

长阿含经新译(悟慈长老)

前言	1
阿含经大意	4
阿含经之成立	5
大本经之大意	6
(一) 大本经{一}	7
(二) 游行经{二-四}	135
(三) 典尊经{五}	158
(四) 阇尼沙经{五}	167
(五) 小缘经{六}	173
(六) 转轮圣王修行经{七}	179
(七) 弊宿经{七}	186
(八) 散陀那经{八}	195
(九) 众集经{八}	200
(一〇) 十上经{九}	209
(十一) 增一经{九}	220
(十二) 三聚经{一〇}	224
(十三) 大缘方便经{一〇}	226
(十四) 释提桓因问经{一〇}	232
(十五) 阿妙夷经{十一}	240
(一六) 善生经{一一}	248
(一七) 清净经{一二}	254
(一八) 自欢喜经{一二}	263
(一九) 大会经{一二}	270
(二〇) 阿摩昼经{一三}	274
(二一) 梵动经{一四}	286
(二二) 种德经{一四}	298
(二三) 究罗檀头经{一五}	303
(二四) 坚固经{一六}	312
(二五) 裸形梵志经{一六}	315
(二六) 三明经{一六}	319
(二七) 沙门果经{一七}	324
(二八) 布咤婆楼经{一七}	329
(二九) 露遮经{一七}	336
(三〇) 世记经{一八-二二}	339

前言

『阿含经』在佛教的藏经里，应该是一部最为有价值的经典。学佛的目的，在于学佛的为人，而『阿含经』即为和佛陀有着直接关系的典籍。佛陀降世，度化众生的一切事迹，均在『阿含经』里面，是一切经典的母胎、根干！

然而自大乘佛教兴起后，这部应该被视为最珍贵的『阿含经』，即被贬为小乘的

经典，导致裹足不前，不想去研究它的为多，其是颠倒本末，莫过于此！

佛教的教祖，释迦牟尼佛在世时代，实没有甚么所谓大小乘之别，有的就是佛陀成道后说法四十余年的漫长的岁月里，因世情之有所变化，乃至表现的形式之不同，致有用句的差异耳。所谓随机应化，所谓随他意的措施。当然是难以避免的一件事，但总不能说佛陀的说法有了相互矛盾之处。衡其量，不过是为了完成救度众生之需而采的不同之言教而已！而大乘兴起后，其所辑成的经典，处处可以窥见意义相左的文句。虽然也是佛说，但佛陀一生说法的岁月，虽曾近于半世纪，虽曾如马不停蹄的往来于印度东北庞大的若干邦国，但是也因受时间的限制，所讲出来的法语必定是有一定的限量。一般来说，藏经之大成，是自佛陀涅槃逝世之三个月后，一而再，再而三的陆续编辑而成。自然的在编辑藏经的过程中，受地理民情的限制，或者是时代政情的变迁，致有今日之大藏经之出现，是研究佛教的学者一致承认之事。

吾人可以推定佛陀在世与涅槃逝世后几百年内，都是以佛陀在世所说的法话，或断片的语句，或综合佛陀的言行，而在印度各地乃至52邦（如锡兰等地），做为修持，弘化的指针。然而还是免不了岁月的推移，致因地方之不同，社会风习之有异，而有了多少的变化。有时寺院里的首席人物，为了使其徒容易了解佛经，而渗入自己的思想，久而久之，各地的此种各人的思想观念和解释，也被编入为佛典，是很自然之事。虽然如是，但在这几百年内，所辑而成的经典，还是以佛陀为中心，也是佛陀成道后的一切教化言行，乃至所发生的一切事迹。这种典籍就是『阿含经』，是最为可靠的『佛说阿含经』！

佛陀在世或稍后，僧团寺院之发展，有如一日千里，印度各地都有佛教的寺院僧众，大家都有密切的关系。僧众互相往来参诣，因很紧密，因而有一定的规律，大家的行动、言论、思想都很一致，都以佛陀为中心，以佛陀的法语，或由法语而形成的经典，而行诸佛事。然而曾经何时，由于各地有各地之信徒，信徒当中，包括一般民众和地方有力之士，自然的形成以寺院为中心的一股很大的力量。如果是佛陀在世或稍后，还会团结而在同一佛教的旗帜下活跃。可是日子一久，佛陀又圆寂（逝世），自然的会各走各人之路，也就是大家会将所记忆的佛陀的法话，或由法话而形成的经典，各加注释阐扬。凭龔庞大的信众为后盾。终于竖起门派来。也许地广人疏，交通通信并未发达的往昔，导致此种情形，是很自然之事，就这样的形成部派佛教！

部派佛教之成立，本来是件很好很自然的现象，只因年久月深，各寺的首脑人物又因急需教养其弟子，而将佛陀在世阐扬教化的一切言行思想，逐步加以讲解整理，加以繁复的阐释发扬，而形成一种学术性的佛教。加之寺院的经济已因大护法的支持，已有好多地方的僧众不乏衣食，均能守在一个固定的寺院，不一定一再的行持乞食的生活，而专心于学术性的研究，因之而造成佛学与民间隙离的现象。僧团以此而自豪，信徒也认为那是出家人的工作，而不以为怪。这样一来，即佛陀在世弘扬真理时，不管是出家或在家，不论是善男或信女，都倾全身的在恭聆佛陀的教训的那种热烈的场面，已不复存在。慢慢的就和大众疏远，未能达到普渡众生的目的，只有出家的僧众，以及少数的佛教研究人员，始能了解佛教的哲理！

当于此时，佛教的贤达们，不甘佛教被世人遗弃，就在原始经典——『阿含经』里，找出一条光明的大道，那就是所谓的大乘佛教！这些革新的佛徒们，是有深思熟虑，有意把佛教复回到民间大众的信仰，故以『阿含经』为根底。将佛陀在世救世救人的辉煌的成绩，再予一次重现于世间！他们是以『阿含经』活现在世间的一切事迹，配合当时的社会民情，而竖起大乘的旗帜！不过他们也不是自作聪明的凭空架屋，并不是另起炉灶，并不是将从来的部派佛教搁在一边而不顾，而另建寺院。而另起规则，是在部派佛教中比较革新的派系里，唱出大乘的口号耳！

欲唤醒那些孳孳于宇宙人生之真理之探讨者，叫他们不要再在那些学术上弄文弄章，要跨出一步去救度那些正在茫茫苦海中打滚的众生，才是释尊在世为救世救人而开的佛教！救世救人，利他的宏愿，即不只是为了他人，也是为了自己，因为救度众生的工作，正是加强自己的修行，故利他即是利己，舍弃利他大愿，即谈不到甚么涅槃（寂灭、成道）。他们的主张，终于得到回响，许多革新的佛门龙象，都从事此工作，不久即形成一股不可磨灭的力量！也许他们所主张的大乘悲愿，即不管是在家或出家，四众弟子均可参加净化浊世的行列。查看大乘经典，即可证明里面所辑的大要。如以七宝布施，起寺盖塔，妻子施与等，尽是在家学佛之士才能做到之事。因为出家人那来的金钱？那来的珍宝？那来的妻子？故其主旨正符在家学佛之人的心愿，适乎在家学佛人能作得到之事！当然为出家佛徒而唱的条例也不小，如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等，皆是学佛人应该修持的事。不过这些功课，即不限于出家僧众。就是在家学佛之人，也可以修学，是出家在家都同样可以修持之事。例如出家有出家之戒，在家有在家之戒。至于忍辱、精进、禅定、智慧等，也是一样，一旦学佛，即不论是出家或在家，都应忍辱到底，都应精进于佛道，都应学禅定，都应求智慧。莫怪大乘唱起后，即佛教的全体，焕然一新，不管是出家或在家，都向鬓度人度己，净佛国土之路跨进一大步！

革新的佛徒们，终以自己为大乘的佛徒，将从来的僧团生活为之小乘，故小乘之名，实为大乘学者赠与的新名称，并不是佛教有甚么大小乘之别。大乘的学者们，因具有敏睿的脑袋与手腕，因之而将『阿含经』里面之故事人物抽出来，依之而辑成很多的经典。内容大都趋向社会大众，是大众很想求得之世间的佛教，也就是最受在家信徒所欢迎之典籍。尤其是描述佛陀在世救世救人之事迹，充满看人情味浓厚之处，使人不得不放弃从来之繁琐的文学典籍，而从事于自利利他之大乘行愿！

『阿含经』如上述，是佛陀一代教化之综合性的原始经典，宇宙人生的真理尽在里面，是佛教的根干，也是贯彻三世十方一切之真谛。可惜传持者，不知时代之演变，不会逢迎时势之潮流，不知怎样把它发扬广大，唯在文学上弄文弄章，致被革新的佛徒贬为小乘的佛教，真是含冤莫白，直叫人为它惋惜！这种将『阿含经』贬为小乘的经典，使其长久以来都在阴暗之处度过其岁月，实在是佛门一大憾事！也许如被枉曲的人一样，一旦被有意无意之批评之三言两语，使其裂痕永缝不全！『阿含经』的命运确实如此，实为革新的佛徒应运所需而设的一言半语，致连今天好像被人抛弃似的命运！

『阿含经』实描述释尊在世教化的一切，不唯适合当时世人所需求的人生真谛，也很近乎现代的世相。里面之佛陀，即为人间的佛陀，虽然也免不了含些神秘，然而确实是生存在世间，由世间而成道的佛陀的一切言行事迹，自然的对于吾人来说，是非常可亲可敬之人间佛陀。人间的苦恼悲痛，唯有人间佛陀始能道出一切，而度其一切，故『阿含经』并不是甚么小乘的佛经，是救苦救难的佛教典籍！

阿舍经大意

阿舍的新译（音译）为阿笈摩（agama），译为「传」，为「教」，是「传集」佛陀所说的教义之意。这是以玄应之『音义』为据的。其它还有几译如下：

2.僧肇『司长阿舍序文』即译为「法归」。所谓法归，即指万法总归于此而无漏之意。是由教理的立场而翻的。

3.『善见律毘婆沙』第一，译为「容受聚集」。例如『长阿舍』是容纳而集那些比较长的经典而成的等，是以结集为主，可说是取自历史性的解释。

4.道安之『四阿舍暮抄序』即译为「归无」。意思是说万法毕竟皆趣于空（无），也是以教理的立场而译的。

5.法云之『翻译名义集』即以阿舍为「无比法」，或为「教」，是说阿舍经乃为无可比对之教法，是有些对抗之译。

佛陀在世时所谓修道的人，都以修持苦行，以期死后升上天界，不然就是将从来的一贯作风抛弃，而尽情的享乐。佛陀成道后，即舍弃其两端，教人学那不苦不乐的中道！

还有一类外道都以学成不可思议的神通，以便向人夸耀其能。也有浸注于哲学的论议，终日只求虚假之学。佛陀认为这些都是戏行戏论，佛陀教人避开这些神力或学说。教人由自身当中寻求解脱之道，也就是活现吾人的生活，以达自救自悟之道！

佛陀首先教人必须由人做起，所以对于初信的人教以布施之道，以期完成仁人的品格。在品格的磨练方面，则教以持戒之重要。严持戒律是修养自身之品德。布施即兼顾公私之德。布施、持戒之事如能做到某些程度时，即能达到人类升天的愿望。所谓人天乘，正为针对世人之要求而开的教！

佛陀之教不只是为了完成人格与升天之愿望就告一段落。佛陀更进而提示吾人之迷惑与迷惑更渊源，教人转迷开悟，教人证悟之道。佛陀说证悟的前兆就是预流之果（初果），彻底证悟了，即为阿罗汉果（无生、解脱、得道）。

『阿舍经』里面所提示的教里，正为完成阿罗汉而开的种种教说。佛陀提示「苦集灭道」之「四圣谛」，也就是欲完成寂静解脱的阿罗汉之指标的四大真理。第一之「苦圣谛」是提示一切皆苦，是说明人生就是苦，苦就是现实的状态。虽然人生也有快乐的一面，然而期待与事实却常会互相矛盾，故大体说来，还是难免有苦的成份。也就是说，所谓药，仍然是在苦的里面，并没有甚么根据可言。因此，人生在世，正在正真正正的苦海中。

第二之「集圣谛」是提示苦的渊源。集为烦恼（无明），是聚集苦之起源。其最为根本，最为利害的莫过于「渴爱」。如人口渴需水一样，吾人之心，有看渴求凉水似的爱念。有时可能如愿以偿，但大抵说来，期待与事实都是互相矛盾的为多，因之而苦恼不已！这是因为对于宇宙人生事物的真相不能彻底明了有以致之，这就是所谓的「无明」！也因脱不离自我之情执，故为「我执」、「渴爱」、「无明」、「我执」，正是人心现存的真象，是为集，是为苦的根源！

第三之「灭圣谛」是灭除苦之集时自会展现出来的证悟的境界。『阿舍经』谓之「涅槃」，或谓「阿罗汉」果。佛陀首先证悟涅槃，佛弟子们也因接触佛陀的人格，也因被佛熏化，而得涅槃所具有的智慧与慈悲之光！

第四之「道圣谛」是欲达到涅槃之境界的道行方法，是佛陀所体验而开显说之

道。里面教人舍弃自我之迷见，要人活现在无我之正见。其次教人离开一切迷信，而正信无我。也教人以佛法僧而自统一，而彻见安住之地之故，则能进入圣者之域而成为预流果之圣者。这是由金刚不坏之

净信而入的（预流分）。虽然住于正见正信时，对于自我之情执还是不能彻底舍弃而有些苦恼，可是此时已因能忆念佛法僧三宝之故，不会再被事物牵走的离谱，能在心平气和当中过鬻其更新的生命！

然而只有正信，还是不能到达涅槃的境地，故佛陀曾叫人以禅定去镇静其心，以智慧去得达涅槃之境。因此，对于定与慧，即开有种种的实践法。前面所举出之施与戒（人天之道），以及为了解脱人天之涅槃之道而阐述的定与慧的中间，曾劝行者「精进」于道。精进是叫人不要停滞在人天之道，要突破三界系缚，也就是叫人发奋，叫人努力于涅槃之道，是和信有看同样的性质。总而言之，道圣帝有种种德目，而要约的说，即可归纳为施、戒、信、精进、定、慧之六法。

在『阿含经』里面可以看到佛陀伟大的人格，以及巧妙的说法的程度。在汉译『阿含经』里，已有所谓十二部经，也就是十二分教之说。其它如十二因缘、三法印、人生观、世界观等，都网罗殆尽。因此而知佛陀在世时的说教的一切！

阿含经之成立

『阿含经』是以佛陀的教说为中心，有佛陀与其弟子们的生活之记录，也包括了教理的注释等之经典，如前述。佛陀之说法，是采随机、随时、随地而应变，而讲述的。诸弟子们即在随时听闻到的法语，依各人理解的程度而自记忆其说法的纲要。这说法的纲要，即成为「法」，而被传诵，而为说教的资料。佛教的「经」就是由这些「法」而编成的。

「经」（Sutra、纽、贯线）的起源，本自印度婆罗门教。他们为便于谳记，而将教义要约简洁的编纂，而为其典籍。「经」之一语被取用在佛教里的初期，即指佛陀阐述宇宙人生的真理之「法」。「经」虽为说「法」之纲要之集录，然而依次而成为繁长的教理之典籍，都一样的统统为之「经」。

『阿含经』现有汉译的四阿含，以及南传巴利佛典之五尼柯耶（五阿含）。而其它零粹的梵文，或西藏所译的大部份都被包括在里，均为经过种种的发展阶段而成的。佛陀寂灭后第一结集时，所合诵（结集）之法，是『阿含经』成立的第一阶段。嗣后将第一结集时所遗漏的法语、事物等搜求网罗，或将第一结集时的那些零散的经文并合，或增长，更进而将诸长老们所说之法语、注释，以及偈颂等，都集结而被承认为「经」。可说是『阿含经』或立的第二阶段，是原始佛教时代就已完成之事（佛在世至佛灭后七十年顷）。

这些属于原始的『阿含经』，大多数都是以单行之本，都是以个别的方式被读诵、传留。到了根本分裂（佛灭百年，分为上座部与大众部）之前，则有人把这些单行之经连贯起来。而成为『阿含经』的原型。可说是属于第三阶段，已被称为『四阿含经』。因上座部与大众部两系里，已有采用『四阿含经』的记载。故根本分裂之前，即已成立『四阿含经』的原型，是无可否认的事实。以南传来说，同样的在于此时也已成

立五部经（长、中、相应、增一、小部）。里面之「相应」是属于四阿舍之杂部，小部即相当于四阿舍外之杂藏。四阿舍为：长、中、杂、增一。

根本分裂以后，也就是到了部派佛教时代（佛灭百年至佛灭四百年顷），在二十部派当中，虽然并不都拥有完整的『阿舍经』，然而有的部派已拥有完整的『四阿舍』，有的即已拥有『五阿舍』，也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如南方上座部一直传承南传五部经，即可以证实其事。在比较显要的部派里，如「有部」即采用『四阿舍经』。化地、法藏、大众等部，以及上举之南方上座部就是采用『五阿舍』的部派。

『阿舍经』在部派的佛教里。自然的会依次而附与部派的特征。而直传至于今天。现在吾人所看到的『四阿舍经』，或南传『五部阿舍经』，就是这样的经过好几次的整理而告大成的！

大本经之大意

本经为称赞佛陀之智德，而藉七佛之诞生、出家、修道、降魔、成道、转法轮、涅槃，以明佛陀观之经。

首先举出1.每位佛陀降诞时之人寿。继之说明2.七佛之种姓。依次为3.七佛成道时之金刚宝座之树名。4.七佛说法之会座及弟子之数目。5.七佛各二位高足之名。6.七佛各一位侍者之名。7.七佛未出家前各有一子之名，8.七佛之父母之名及居城。

其次叙述诸佛的常法，举出毘婆尸菩萨之本末因缘。其顺序为：1.下天，2.托胎，3.出生，4.占相（举出三十二相之名），5.出城游观（巧遇老病死，及出家沙门），6.出家修道，7.成道（十二缘起法），8.转法轮，9.教团成立，10.涅槃（寂灭）。

末后描述释尊曾升上五阿那含天（五净居天、不还天），会见诸天，听诸天对于七佛本末因缘之报告等，以示佛陀之大本。

七佛之尊号如下：

- 1.毘婆尸佛（胜观）。Vi[asyi
- 2.尸弃佛（持髻）。Sikhi
- 3.毘舍婆佛（徧一切自在）。Visvabhuk
- 4.拘楼孙佛（除邪信、应断）。Krakucchandah
- 5.拘那含牟尼佛（金寂）。Kanakamunin
- 6.迦叶佛（饮光）：Kasyapah
- 7.释迦牟尼佛（能仁寂默）。Sakyamunih

佛说长阿舍经

后秦、弘始年，佛陀耶舍，共，竺佛念译

长阿舍经是在后秦弘始十五年（公元四一三），由罽宾国之三藏沙门—佛陀耶

舍（鸠摩罗什之师），和凉州（甘肃省）的沙门竺佛念（前后两秦译人之宗）奉帝王之命而共译。

（一）、大本经{一}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花林窟，与大比丘众，千二百五十人俱

像这种事情（如下面的经文），是阿难我，自佛陀口中听闻过的。那个时候，佛陀正在舍卫城郊外的祇树花林窟（祇园精舍）里，和大弟子们，一共有一千二百五十人，都齐集在一起时的事。

不管是大乘或小乘的经典，其开头，都同样的有「如是我闻」等句的记载。尤其是阿含经典，是一切藏经的母胎，是将佛陀一生的言行，以「如是我闻」的体裁传留下来，也就是将佛陀在世时代的一切言说与活动（包括佛陀入灭以后的部份事情），以透过佛陀的弟子们的耳闻的形式，经过佛子们之记忆所及，而结集合诵，嗣后付诸文字成册，流传下来。藏经里有「如是我闻」等句，始自阿含经教。是很自然之事。

佛陀入灭后，除了荼毘（火葬）佛陀的遗体等有关于佛陀的葬仪之事外，其首要的工作，是怎样才能使佛陀的遗教永恒的传统下去？故结集佛陀在世时代的言行，是为当务之急！所谓结集，就是大家的「合诵」，是集诸弟子们的记忆所及，将佛陀化度的事迹，一一放声把它念诵出来，经过参与编纂大会的大德们认为确实有这回事后，再由大众一一合诵，而定为佛陀亲口所说的经典。

一看并没有甚么多大出入的阿含经典，也因一时来不及将佛陀的遗训统统整理的一事不漏的缘故，导致慢慢的再予补充下去的也不能说为绝对没有。等到佛典全部编纂完成时，已经是历尽沧桑几百回次之事一样，阿含经典也不能例外。幸好这部经典是最早完成的经教之故，除了少部份是经过百余年后才陆续的加以整理编成者外，大抵说来，在佛灭后的第一年，就有了其原型可窥，是纯朴可爱的原典，是最能显示出佛陀在世时的教化的原貌！

有关于佛陀入灭后的第一次结集，都一致认为以律、法（经）为序。至于论，是稍后才开始编纂的。结集的现场，是由大迦叶尊者就于主席之位。首先并由他向五百大众发言说：「僧伽（大众）们！请听我说。如大家认为合乎时宜的话，我就要请问长老优婆离，有关于律仪的问题」。优婆离尊者也同样的向大众中明说：「僧伽们！请听我说。如大家认为适时宜的话，我就要回答长老迦叶，有关于律仪的问题。」之后，就由大迦叶尊者向优婆离尊者询问说：「吾友。优婆离！第一波罗夷（遗弃罪），是世尊在何处制定的呢？」优婆离回答说：「大德：是在毘舍离啊！」「是关于谁之事？」「是关于须提那迦兰陀子啊！」「起因于甚么事情？」「是因不净法（男女之情一媾）的缘故」（以下从略）。律藏就这样的由大迦叶尊者与优婆离尊者之间的

一问一答，然后付诸决议，也就是经过大家的承认，而成为律藏的。等到有关于初步的律仪结集诵完成后，再由大迦叶尊者，以同样的方式，和阿难尊者开始有关于「法」

[经]的问答。如大迦叶向大众说要对于阿难尊者询问有关于法的问题是否适时？阿难尊者也同样的向大家说如大家认为适时的话，他就要回答大迦叶尊者有关于法

(经)的问题。其次大迦叶就问阿难，如『梵网经』（南传长部 等于长阿含经第二十一，梵动经）是在何处讲说的？阿难就说是王舍城与那兰陀之间的庵罗絺园的国王之别馆。问及因何人而开演时，就说因游行者须卑，与其弟子梵施童子的因缘而说的。就这样的由于大迦叶与阿难的一问一答，然后付诸议决，得到大众的承认后，就成为「法」（经）。虽有些记载说明经法为先，律典为次，或每部经与律的先后次序都随着部派而有些不同，可是其主要的人物，结集的时期、地点、方式等，其大纲要都不会因部派不同而有异，这点可以告慰大家，可以认为原始经律之真实性！惟吾人也要特别的注意，如南传的五部诸经（以巴利文为主体），以及北传的四阿含（以梵文为主体），暨诸律藏

的编成，虽有些是在佛陀入灭后的那一年，但其全部完成的时间，应该是在佛灭二百余年之事。因为里面曾经将阿育王的纪事，也以佛陀的预言的方式编纂成册，故应该是在第三结集时（阿育王时代），方算为大功告成。惟佛教最主要的经律，确实是在佛灭后不久就编成，这点还可以公诸于大家，大家还可以从阿含经教里，去窥察佛陀在世时代的一切！

经首置有「如是我闻」等句一事，在诸多经论里已有说明，就是阿含经教也不例外。大抵都以阿那律尊者促励阿难尊者去请问佛陀的方式传流下来，只有『大悲经』是由优婆离尊者催促阿难向佛请问的记载，不过其重点仍然为一致。大抵都是如下的记载：

佛陀将入涅槃时，阿妙楼駄（阿那律）比丘使阿难请问佛陀四种事情：

一、佛陀灭度后，诸比丘们以何为师？二、诸比丘应依何而住？三、恶性比丘应如何和他共居？四、一切经首应置甚么文

句？佛陀回答说：「一切经首应置「如是我闻」等言（一、二、三等不在这里述说）。

「如是我闻」因此而被一切经典采用为经典的首句。也许「如是」是指经中所说的佛陀的言行，「我闻」为编纂者的代表人物——阿难的自言，所以用「如是我闻」等句置在经首，是表示确有其事，确有其据，并不是架空虚构之事！至于所谓六成就，如「信则如是，不信则不如是」等义（如是为信成就，我闻为闻成就），已经是后人的阐释！又外道的经典，开头则有阿（无）、佞（有）二字为吉祥的表示，故佛教的经典就以实际的字句置在经首，以示和外道的经典有别，也是不无理由！

「一时」为某时之意，是佛陀在讲说这些经典的时候之义。这本经虽被列在汉译『长阿含经』教的开头，但不能因之而说明为佛陀最初的说法。佛陀最初的说法是在鹿野苑，是为五比丘而说的有名的初转

法轮，是大家一致承认之事。由于南传五部经里，将相当于此经列在长部经典的第十四经里来看，也可以左证古人留存的藏经的次序，是为了收到阅读与了解之便，并不能认为是原始结集的次第。以里面已提到佛陀的常随众——一千二百五十人等事以推，就会了解为佛陀成道后好几年之事。因此，这里所指的「一时」，只能说为佛陀成道后，学佛的弟子已相当的多，佛陀已阐述过好多宇宙人生的道理，是时大家正需要知道过去诸佛的本缘，也就是过去成道过的佛陀的事迹。释尊也认为阐述过去诸佛事迹的机缘已成熟，故在此时将过去七佛的传记，一一详细的叙说出来。

「佛」为佛陀的简称，译为觉者。是觉知宇宙人生的真理之人。佛陀曾经在赴鹿野苑的中途，对于邪命外道优婆迦表示过他为一一切知者、一切胜者。因之而了解佛陀确实是已察知过宇宙天地，一切的一切之本性与末相的真实面目。所谓「知

者」，是指觉知诸法的事理，是后来所谓已排除一切所知障之人。「胜者」则为察胜烦恼之害。也就是所谓断尽烦恼障之人。同时佛陀也曾经说他打不死之鼓，以及说明无论何人都能和他同样的能成一切胜者，一切知者。所谓「不死」，是指涅槃寂灭的道理。人的肉体一旦停止呼吸，则会死亡，人死后，会随着其业力去转生，生后经过一段期间，还是照样会死亡，死亡后又转生，所谓生生死死、死死生生，总是难脱生死轮回的躯壳。而涅槃寂灭则不但在世时能够自受用觉者的法乐，就是离开世间后，仍然会将涅槃寂灭的心境延续下去，是已没有六道里的躯体，已不免一再的轮回于六道三界。所以佛陀当时所示的不死之法，就是离开生死之意！至于无论何人都能和佛陀同样的成一切知者、胜者，正表露出佛性平等，众生均能成佛之义。佛陀嗣后虽然是以人间佛陀的姿态出现在众人之前，可是其心境，真和大家回然两异！

吾人虽被妄想烦恼充满的缘故，未能彻知佛陀的心境为何，然而吾人可以由于佛陀一代之言教与行动，而窥知其一二。佛陀的一生，可说都是以智慧为基根，而发出慈悲心肠去照护一切，去启导一切。佛陀在世时受佛光普照而得度的人，实在是难以统计之多，尤其是不分阶级，不论智愚、贫富，都同样的能得佛陀的教益，这也正证明其提倡佛性平等的所在！不管后来的佛教是如何的演变，都离不开如上所指出的佛陀觉悟后所透露过的心境！后来的佛教，不容说，都是以佛陀觉悟的内容表面化的几个原则为本的！（有关于佛陀，请参照劣着佛法僧三宝讲话）

「在舍卫国」。舍卫（室罗伐悉底）译为闻物城、好名闻国，是憍萨罗国的首都。本为一都城之名，后来就干脆以舍卫国记录下来。也许南方也有一个名叫憍萨罗的国家，为了不发生混讹，故有时以城为国，舍卫城就这样的成为舍卫国，不过原来的憍萨罗国之国名，仍然被并用也是事实。舍卫城一带曾经出现过好多伟人（如仙家之类）。此地为一物资丰富，多产殊胜之物，名闻远近而有名（地址在于现在之乌德之东，尼泊尔之南）。据说为佛陀在世前后，最为隆盛的都市之一，和恒河南侧「王舍城」并为古时印度二大势力之中心地，也是佛教发展的摇篮地带。

「祇树花林窟」即是祇树给孤独园。地点是在舍卫城外南方约一里处。祇树为该国的王储——祇陀太子所有的树林，也是他奉献的庞大的地上物。花林窟在该花园树林里，建有一座精修之用的窟舍（寺院）之意。该精舍（祇园精舍）为给孤独长者（须达多—善施—长者），也就是生性仁慈爱好哀恤孤危贫困的一位大慈善家，以黄金铺地，向祇陀太子购买该园所创建。地上树林既为祇陀太子所奉献，就以他们二人为功德主，而名曰：祇树、给孤独园。

佛教之有精舍的建立，始自王舍城外的竹林精舍（频婆娑罗王所奉献）。善施长

者的信仰，是佛陀在王舍城广度众生之时。有一次，长者为了贸易上的需要，而到王舍城时，始自他的戚友，——首罗长者处，听说佛陀的威德之如何如何等事。长者听后，则等不及黎明，在天刚报晓时，则谒佛处。佛陀看到长者来临时，就开口招呼长者说：「来！须达多！」。长者是时不知怎的，已禁不住内心的喜悦，就将五体投在佛前，而向佛请安说：「世尊，您好！」佛陀即乘机垂示。此时为长者所说之法，是布施之语，善行之法，升天之说，厌离爱欲之功德等，使长者的心理柔软，障碍除净，获得清净的信念。佛陀嗣后又进一步的开演苦集灭道之四谛——真理。长者因此在短短的时期内，得开纯净无垢的心眼，而誓愿一生皈依三宝，愿为在家学佛的优婆塞（清信士）。长者既获这么大的法益，就决心要为佛教贡献他的力量。翌日就设宴招待佛陀和佛教的僧团。在席上曾向佛陀建议，请佛陀率团降临舍卫城（长者的本居地）安住，以便普

度该地的众生。佛陀说喜欢住在闲静的地方。长者于是和佛陀告别，欲皈舍卫城觅一适当的地点，拟盖一座天下无双的大寺院。沿途曾经劝告大家共同出力，来盖好一

大精舍。他说：「盖精园，建讲堂，施物力！在此世间里，已有一位很有威德的佛陀降世，已接受我的邀请，将经过此地！」长者在地方上很受人的爱戴，故有一呼万应之力！

长者回到舍卫城后，首先考虑到佛陀将安住的地方。佛陀曾经交代过，离城不远不近，来往方便，人易行到，昼无杂沓，夜无骚音的地方为适当的地点。这种地方就唯有祇陀太子私有的游园。因此，就将此事禀告太子，太子听后虽有难色，但终于被长者热诚的恳求所动，不唯将该地愿意让卖给长者，也发心将地上的树木，完全免费奉献出来。祇树给孤独园（祇树花林窟）简称祇园精舍就这样而得名。

「与大比丘众」。比丘译为乞士，是出家受具足戒的男人（年满二十岁）。所谓具足戒，则表示须得戒行庄严，威仪端正。其详细的一切都记载在诸律典里。要约的说，即古时的比丘须受比丘应守的戒律，要护持三衣一钵要依乞食而生，要住在阿兰若（闲静处），要少欲知足，要力除烦恼，要精进修道，以期早得涅槃（寂灭、证果）。至于诸家注释：比丘有怖魔、破恶（破烦恼）、乞士（或出家人、净持戒）等义，均由大智度论卷第三为依而来。据该论阐释比丘时是这样说：「比丘为乞士，清静活命故。又比为破，丘为烦恼，能破烦恼故，名为比丘。又出家人为比丘，如胡汉羌虏，各有名字。又受戒时比丘曾誓愿说：我某某比丘，尽形寿持戒，故名比丘。又比为怖，丘为能，魔王及应民因怕出家人会成就涅槃，故起惊怖，怕那些魔子魔孙会因之而渐见减少！」大智度论亦曾经记载过比丘不翻之义：比丘含有破恶、怖魔、乞士等三种意义之故。因此，古来解释比丘时，都以如上之三义为多。

「千二百五十人俱」。每部经典均有这些数目的弟子俱在一处的记载为多，均采自阿舍经教的编纂样式而来。佛陀一代的教化，虽有好多很重要的记载，但最有次序可资参究的，是在成道后最初之一二年，以及入灭前的几个月。其余的记载，都因太过于繁多，或类同的缘故，很难依次而谈。佛陀的一千二百五十名弟子，是佛陀成道后不久所化度的缘故，不但是最为有具体可指的人数，也是最有史实可资左证之事！

1.五比丘！是佛陀尝试最初的说法时所度的弟子。地点是在波罗奈斯的郊外的鹿野苑。对象是和佛陀曾经在苦行林同修过的五位同参兼侍者。所谓初转法轮，也就是佛陀最初讲说苦集灭道等四谛，使这五人依次而悟道。

2.耶舍等五十名比丘。佛陀化度五比丘后，接着而有该地之长者之子—耶舍青年，突然惊叹世上秽污不堪的实情，而跑至鹿野苑时，巧遇佛陀，终被佛陀叫醒度化，而为佛弟子。耶舍比丘并劝化他的五十几位友人，加入佛教的出家行列（连他自己，实数为五十五位，但都以五十名比丘计。虽在赴王舍城的中途，偶然又度脱三十位青年为比丘。但都不被列在佛陀的常随弟子里面）。

3.千人比丘！王舍城郊外—优留毘罗村，早就住有鼎鼎大名的迦叶（龟氏、）三兄弟，依次为优留毘罗迦叶（木瓜林，拥有五百名弟子）、那提迦叶（河，拥有二百五十名弟子）、伽耶迦叶（城，也拥有二百五十名弟子）。他们均为拜火教的教徒，集诸王舍城一带全体民众的信仰于一身。也是以神异显赫而有名的宗教集团。佛陀一针见血，也以发自内心的神异，使迦叶们皈依。首先是由老大的优留毘罗迦叶下手，老大皈依佛陀后，不但其五百名弟子统皈依佛教，就是老二、老三，以及他们全体弟子，均成为佛陀忠实的信徒。佛陀这时已席卷王舍城的宗教界，而为宗教界的第一人！（佛陀随后率领这庞大的教团进入王舍城去度化频婆娑罗王，以及王宫里的信众，然而佛传都记载他们为在家学佛的弟子，故不被列在常随众里）。

4.舍利弗（身子、鹞子）、目犍连（赞诵、胡豆）等二百名弟子。频婆娑罗王皈依佛陀后，则兴建竹林精舍为佛教僧团安住之所，舍利弗与目犍连，以及南他们所领导的二百名弟子，就在这时候皈依佛陀的。他们原先均为删闍耶（六师外道之一）的弟子。由于舍利弗在城里遇到马胜比丘之缘，而认识佛教后，就劝化目犍连，及其

弟子们皈投在佛陀的团体里，使佛教锦上添花，蒸蒸日上！

由上面的数字以推，已超过一千二百五十名，但都以整数论。如上述，这些人常常出现在经首，是表示这部经典并不是架空虚构之经，也不是只阿难一人的记忆，或者是编者一人所知而已。是有着集诸佛陀的大弟子们于一堂，大家均曾听闻过！不过话得说回来，虽然佛陀曾经谈起过经里面所记载的事情，但吾人亦应了解，当时佛陀所谈过的这些事情，不一定都如现在吾人所看到的有组织有系统的这种经文。因为佛陀的启教，是随机随缘而说，故最初的佛经的编成，也是以「语录」的方式为正确，现在所看到的这种经文，都是经过后人加以整理成册的为多，莫怪容易被人误会。不过吾人也要知道，佛经就是佛经，真理就是真理，这点可以告慰大家！

时诸比丘，于乞食后，集花林堂。各共议言：诸贤比丘！唯无上尊，为最奇特。神通远达，威力弘大。乃知过去无数诸佛，入于涅槃，断诸结使，消灭戏论。

这时正为诸比丘们，到街上去乞食回来吃饭后，齐集在精舍的讲堂。大家相互谈论说：诸位贤兄弟们！唯有我们的佛陀——无上的世尊，才是最为奇异特出的觉者！有着神通广大深远，威德妙力达于绝顶的人。因此，能知过去世算不尽的诸佛，已证入涅槃寂灭，断诸执着烦恼，消灭不实的戏论等事。

「时诸比丘，于乞食后」乞食为向在家信徒行乞食物，以养色身肉体的行动。佛陀在世时，比丘们须在早晨五点，天将亮时起床。是时因利于行动，故起床后，则刷牙洗脸，然后整衣，修习禅定。上午十点后，即到城里或街上去挨户行乞，到了中午以前须皈原住处，将求乞回来之物，除了自己应吃应用之物外，其余的都悉数皈于僧团所有，僧团就将比较美食一点的分给有病的僧人食用。残余的食物即转施给贫困，或鸟兽。衣物或缝衣物之用的零粹布料，即暂时由僧团保管起来。其它物品除了个人之用外，绝不积贮起来。都是当日解决为多。下午即集合在一起。恭聆佛陀或上座们的说法开示，继修禅定，或相互坦白的将自己的修持经过与心境，向大众告白出来，让大家批评纠正，以期有所精进。如需游行他往的人，也得在下午五点左右回归原处。因是时天将黄昏，行动快将受到天色所局制，故须在住处准备用功。到了夜间九点时入眠，直至翌日清晨五点起床（有的夜中一点就不睡，就开始勤加用功）。

古时的佛教，是一种哲学的瞑想的宗教的缘故。都是采取自律主义，并没有如佛灭后千余年所兴起的与婆罗门教类似的那种祈祷、供仪等感情的宗教作法。自然的都是勤于用功打座，以期解脱！

比丘每天的生活，都是这样的有一定的规律，所以他们上街向人乞求食物，回到精舍用过餐后，就「集花林堂」。花林为花林窟，也就是祇园精舍，堂为讲堂。当创建竹林精舍时，是因急需有个安居之处，以便作为千余比丘暂时安住的地方，以及利于弘法利生，故利用现成的房屋为多。而祇园精舍的建立，乃经设计，并经舍利弗监工验收后，始告告成。因此，不但规模相当的大，就是房屋的配置也是非常的讲究。据说有香堂、仓库、厕所、水井，以及厨房等建物。厨房之设，并不是平时炊饭煮食之用，是预防万一，或任施主在那边便利之用。公元五世纪时，法显大师曾经巡礼过该地，其记录为：出舍卫城南门，经过一千二百步，在道路之西侧，是须达多长者所兴建的精舍。精舍坐西向东，开有门户，西边有二石柱，左柱上面，作轮形，右柱上面，作半角。精舍左右，池流清静，树林尚茂，众华异色，蔚然可观。即所谓祇园精舍是也（直到公元七世纪。玄奘三藏法师入印度时，堂宇已经坏颓，已呈荒凉的光景）。

佛陀的诸大弟子们，就是在讲堂里「各共议」，也就是互谈得失，也谈论起佛陀教主，是怎样怎样的伟大等事，如前述。大家既乞食回来后，就应继续用功研究佛

陀所示的真理，也就是须温习从来所学，以及探究佛陀的教训。有时也应将自己的心得，或自己的过失，坦白的表白出来，做为大家共同策励的提示。有时则谈起有关于佛陀的一切。这时大家所共议论的事，正是佛陀的智慧能量！

大家互谈互「言」说：「诸贤比丘！唯无上尊。为最奇特」。无上尊为无上的世尊，是指释迦佛陀而言。佛陀为无上士（十号之一），是人中最胜，没有人能超过者。佛陀的为人，有如人身的头顶一样，已没有再上的缘故，叫做无上尊。奇特为独一无二之谓。佛陀所得之法，是非常的奇妙特出，在吾人所了解的世间里，并没有人曾经发现过。佛陀既与未曾有法合为一体，则他的一切就是真理的化现。吾人在这佛教原始的经典里，已发现如「无上尊」、「最奇特」等对于佛陀的尊称，莫怪后期的佛经会有惊人的发展。其资料虽然是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到处去搜集，但是仍然依据于原始经典，始有可能完成，而被认为是佛陀的真正功能与精神！

「贤」为⁵²于圣之谓。诸位比丘均受佛陀的教导熏化，而达到了脱生死的阿罗汉果位。本来已和佛陀同样的已证涅槃寂静的境界，和佛陀可说是同类的觉悟者。佛陀虽然特具慧眼，但是也和他的弟子一样，都是了脱生死的阿罗汉（无生阿罗汉）。只因大乘经典里，将阿罗汉和佛陀拉开很远，中间并有五十五阶的菩萨果位，令人乍看起来，阿罗汉和佛陀好像有天渊之别，久而久之，已深入佛徒的内心奥处，任你怎样的想将这种观念拂弃，已没有可能！不过这种思想，也不能说并没有依据，如这里已分明的将佛陀称为独一无二，是属于圣中之圣，诸位比丘，则怜近于圣人所谓「贤」者。诸位比丘既为佛陀的弟子，自会尊重教主为圣者，大家自会以贤者自居。他们这时开口就说我们的师父实在是一位无独有偶，一位最为了不起，最为可尊可贵的人！

「神通远达，威力弘大」。神为不可测量，通为无阻无碍，是神异无碍的力用。通常都是鬼神有天眼、天耳、神足、他心、宿命等神通之力。佛陀得证真理后，始发现漏尽通，计为六神通，后来演变为十种神力。鬼神等具有的五通，是依果报而自然感得的，叫做「报得神通」。佛徒所得的神力，都属于修学而得，故曰「修得通力」，外道虽然也有依禅定而修得的通力，但都不能超越五通耳。还有一种叫做「变化通力」，这种通力纯粹是佛徒所证，是能以神通之力变现种种的神异。漏尽的漏，是烦恼。人身都自眼睛等六根门漏泄烦恼，故名。漏尽也可说为烦恼已尽之意。因此，漏尽通则已证入涅槃之境，已具有了无碍自在的神通力用。佛陀的神通既深远又通达，自是所有神通力量之最，自会被后期佛教阐扬为具有了十种神力之人（如下述）。

「威力弘大」。威为威势勇猛，不可测度。力为力用。佛陀具有如下之十种力用：

1.知是处非处智力（处为道理。知物的道理、非道理的智力）。2.知三世业报智力（知一切众生三世因果业报的智力）。3.知诸禅解脱三昧智力（知诸禅定及八解脱三昧的智力）。4.知诸根胜劣智力（知一切众生的根器力用利钝的智力）。5.知种种解智力（知一切众生种种知解的智力）。6.知种种界智力（世间众生种种境界不同，而如实普知的智力）。7.知一切至所道智力（如五戒、十善之行，至人间、天上、八正道、涅槃等无漏法，各知其行因所至）。8.知天眼无碍智力（以天眼见众生生死及善恶业缘无障碍的智力）。9.知宿命无漏智力（知众生宿命，又知无漏涅槃的智力）。10.知永断习气智力（于一切妄惑余气，永断不生，能如实知的智力）。总而言之！佛陀的弟子们因觉得佛陀有一股威德，能折伏，或摄受众生的力量，故赞称佛陀的威力是大的不能形容之事，是有实在性。而佛陀有十种神力之事，是由各角度去推测佛陀的智能，而成为一种有具体的佛力者！

「乃知过去，无数诸佛」。过去为有为有造作的事物作用，是已经消灭过的时间。据『法华经』，曾说五百尘点劫、三千尘点劫等，以譬喻过去久远的程度。宇宙天地的

空间与时间，如认真来说，实在是旷大久远的没法形容。佛陀曾经以无量无边去论空间，也以无穷无尽去谈时间。吾人的现在，曾经是由无数的过去世而来，一切事物仍然同样的有着过去与过去的过去等因缘而演成的。佛陀终于以无始劫来统括过去的一切。过去既这么久远，众生又算不尽之多，自会有好多喜欢恬寂用功修持过的人，在好多修持者当中，定有好多修行深妙之人，这些人当中，会出现修行最为优胜之人，修行到达极顶时，正是成佛作祖的一天！人人都能成佛一事，在原始经典里，已出现过。如这里说过去世当中，已有算不尽的无数诸佛。自然就是说明不只有一位佛陀高高在上而已。如依法修持的话，即大家都是未来的佛陀，因为过去既有无数诸佛，即未来也同样的会有无数的诸佛的出现！故后期的佛教，说十方三世均有好多的佛陀，是有其依据，并不是信口吹吹说说而已。

「入于涅槃」。涅槃译为寂灭，是解脱一切烦恼的系缚，已灭除生死轮回的业因，也就是已断生死的原因的无明，不免一再的在迷界生死里轮转，已和迷界的因果脱节，而进入寂灭的境界。涅槃的原义为「灰身灭智」。如火炎之消灭一样，已将烦恼垢秽充满的吾人的个性消灭殆尽，而进入空寂安隐的境界之意。释尊离开世间时，不叫做逝世或死亡，而叫做「大般涅槃」，也就是进入大寂灭，回皈本来的真如妙性！也许人死后还会生，生后还会死，生生死死，死死生生，并没有停止的期限。而佛陀既脱离生死，离开轮回，即已没有为酬答宿世的业因而来的有漏的轮回根本之残存的因，自不会一再的受着三界生死的系缚。也就是已脱离如车轮之盘旋一样的生死轮回的生命，而换来一个清

净安乐的慧命！佛陀不唯将入涅槃时才叫做涅槃，就是在他成道的一刹那，就已进入涅槃安静的生活。因为当他成道时，也正是他灭除贪瞋痴等烦恼之时，在没有无明烦恼的生活里，总是一切都能自如，精神意识已不会再被业报充满的色身有所左右，已能克服身心等困扰，已不会被有生有灭之法有所缠缚，是已解脱外来的一切干扰，已能安受一切！所谓永尽贪瞋痴，永灭一切烦恼一事，在杂阿含经第十八就已出现过。至于大乘佛教，是将涅槃阐释为不生不灭之义，和如来的法身视为一体，已入如来的法性，说涅槃是具有微妙的功德之灵活的作用，已进入绝对境界。如「实相一如」、「第一义谛」等积极的言辞去表示涅槃的真义，说涅槃有常乐我净等四德，说涅槃已圆满法身、般若、解脱等三德。

「断诸结使」。结使为烦恼的异名。以烦恼为因，而结集生死，系缚众生，使众生不得解脱，就是结。至于使，是有着驱使之义。如人被一切所驱使，而妄动一样，烦恼（使）会驱使众生，随逐众生。结使本口执着而成，也就是吾人既迷惑轮回在生死里，则会有坚执不舍的心，为了永保肉身而执着，为了求生存而执着。执着吾人的身心为实有，执着一切为我而动，执着这个肉身的自我，拼命奋斗争取得来之物为我所有，不能暂时舍弃。因之而愈缠愈缚，愈结愈执！也许吾人具生以来就有了这种心理，如没有这种坚执不舍的心，即一切会实时解体，一时也不能生存！不过因有这种坚执不舍的心理存在的缘故，都在执着的环境生长茁壮一样，终于不能得达解脱一切结缚的境地，而永恒的在凡迷当中过着其被驱使的生活！

据说结有九种，使有十类。九结谓：1.爱结（贪爱）。2.恚结（瞋恚）。3.慢结（憍慢）。4.痴结（不了解事理的无明）。5.疑结（疑惑三宝）。6.见结（身见、边见、邪见之三）。7.取结（见取见、戒禁取见等二种之取着）。8.悭结（悭惜自己的身命财宝）。9.嫉结（嫉妬他人荣富）。十使即分为利与钝之二种：1.贪、瞋、痴、慢、疑等五种，为之五钝使。2.身见、边见、邪见、见取见、戒禁取见等五种，为之五利使。

「消灭戏论」。戏论为儿戏的谈论，是虚虚实实之语。戏论和实论相反。实论是真实之语，也就是合乎真理之说，戏论即违背真理，使人不但不得增进于善法，也会

因戏论而生起邪见，是入邪途，故戏论不唯是没有意义，而且无益于吾人的身心之谈论。佛陀在世时，为使众生解脱身心的苦恼，而常教人谈吐要实在，言语要正真，说话要老实，一旦放出之语，须考虑到对方的立场，如有益于对方的，则不管是摄受或折伏之语，都可以使用，假如是有损于对方的道心，令人迷惑不解之语，即无论是甚么好话，都不得由我之口中放出。教人常注意自己的身心。特别的叮咛大家，叫人善修口业，不得因吾之戏论而使人使己堕落！也许常于戏论的人，不但会令人迷糊错觉，也会因戏论而迷乱自己的心理。也许学道的人，并不人人都已解脱，故佛陀才特别的教人舍弃会迷乱人心的戏论。

戏论亦有好几种解说，如会引起无意义的思惟分别，而发出的语言，是勤加修持之人的敌人。因为此种无意义的戏论，对于善法来说，是一点帮助也没有，对于消灭恶法来说，也没有半点的效用。戏论又有爱论与见论之二种。爱论是对于一切法，会有取着之心之意。见论则对于一切法，会作决定之解之义。如利根的人，则容易生起见论，钝根的人，则容易萌起爱论。可见得戏论是多么的会使人着邪！戏论又有所谓贪爱、我慢、诸见之三种。佛陀已灭尽这些戏论，故以无戏论为事！（其它并有九种戏论之说，见佛性论第三）

以上注释虽已含有大乘的教义，但在阿舍经教里，已有其思想，是没有问题。小乘大乘只不过是朴实无饰，老老实实的将家常道出，与进一步的将事态加以研拟，加以讲究得好像有粉饰的气氛耳。如没有原义，则任尔怎样的想阐释，也得不到要领，也无以下笔。如人本丑，则无论如何的装饰，终归是丑，有了美丽端正的气质，才能因粉饰而益显其洁美！总而言之，何舍经教，不惟是朴素老实，实已露出了大乘经教想阐释的道理！

又知彼佛，劫数多少，名号姓字，所生种族。其所饮食，寿命修短。所更苦乐。又知彼佛。有如是戒，有如是法，有如是慧，有如是解，有如是住。

佛陀又知道过去的那些佛陀的劫数长短，名号姓氏如何？是那一种族的出身等事，以及他们的饮食，寿命长短，所更受的苦乐等，有关于佛陀的生活问题。又知道那些佛陀所有的戒律、教法、智慧、知解、善住等事。

佛陀的诸大弟子们，正继续发言谈论释迦佛陀是如何的伟大之事。他们说：我们的师父，不但知道算不尽的过去诸佛所达到的境地的问题而已。我们的师父确实「又知」道「彼佛」，也就是过去的那些佛陀，他们的「劫数多少？」均能了如指掌。劫为劫波之略，译为分别、长时，是分别时节。是极大时限之意。劫本来为「一时期」之义，如『大毘婆娑论』第一百卅五说：「劫为分别时分，如分别刹那（念顷。一弹指顷有六十刹那）、腊缚（时刻名。一百二十刹那为一怛刹那，六十怛刹那为一腊缚）、牟呼栗多（须臾，三十腊缚。三十牟呼栗多为一昼夜）等时分，以成昼夜，分别昼夜的时分，以成半月、时、年，分别半月等时分，以成劫。劫是分别时分中之极，故得总名。」劫被当极大时限之用的习惯已久，故被译为长时者多。有关于劫的阐释，见诸大乘经里，其中最为普遍的有芥城、拂石、人寿等劫。

1.芥城劫：塞满芥子在方高四十里之城里。每经三年取去其中之一粒，直至满城的芥子都取尽，谓之芥城劫。

2.拂石劫：天人以三钵重的衣裳，每经三年，把一方高四十里大的岩石，拂拭一次，直至该岩石拂尽之期，为之拂石劫。

劫又分为小中大等劫，如上面所喻的期间为之小劫，中劫则方广八十里，大劫为方广一百二十里。其取掉拂去的方式，均和小劫同。

3.人寿劫：如人寿八万四千岁时起，每经百年，减一岁，直至人寿减为十岁（减劫）。人寿减至十岁时，每经百年增一岁，直至人寿增至八万四千岁（增劫）。此一减一增的期间为之一小劫。集二十个小劫，为之中劫，四中劫即称为大劫。

弟子们议论释迦佛陀有了威神之力，能够知道过去诸佛的劫数长短的问题。如那一位佛陀是那一个时劫的人，那一位佛陀是甚么时劫应现于世，以及住世好久，入灭后怎样等事，都能一一了如指掌的可以数出来。

「名号姓字，所生种族」。名为人名，是人物的称谓。号为人的别名。姓是记辨人类家族系统的符号。字为人的别号。种族为人的种类族类。佛陀知道每位佛陀名叫甚么，别号如何，以及那一种类的族姓出身等事，是表示诸佛并不是架空虚构的。如释迦佛陀降生在世，有族姓，有名号等事一样，诸佛自有其家谱可稽。假如释迦佛陀是一位由甚么空中降下，突如其来的诞生在此的话，那可不一定招人信任。为了表示诸佛确是实存的人物，故下面并列有几位佛陀的族谱，以资左证。这种经典既列在原始经教的『阿舍经』里，则不管如何，总是有点近于佛世之事。如果是在大乘经典出现的话，那就另论。不过假如是大乘经典的记载，也是出自有据，也不能随便的捏造出来。只是过去那么久远之事，并没有其它的史册可稽，致容易被人误会耳。释迦佛陀之出现

在此世间，他的言论能被那个时代的人们所证实，自会有其被研究的价值！吾人不能因做不到，或看不到之事，就一概否认其事，因为吾人虽然做不到、看不到，但霖有人已做到，有人已看过！如想了解其是否实在，得看其功行心境如何，并不是因吾人肤浅的见解，就能抹煞一切！

「其所饮食，寿命修短，所更苦乐」。欲食是滋养吾人的色身肉体之物，是谁都缺少不了的东西。寿命是生存人间的期间的生命寿数。苦乐是人生当中无论是谁，都须尝过的感受。过去诸佛既降生人间，即在未皈涅槃之前，均和人类同样的需要饮食，以保肉体。由于饮食适度与否，而有了寿命的长短。同时也因有了寿命，而有了苦乐等感受！总之，凡是出生于此，则须依循此地之一切。不过成道后的佛陀，则其生活的方式与感受，自会与众不同。如佛陀在世时，虽然每天也得吃食由乞食而来的食物，方能维持他的肉体，但是这些食物，对于佛陀来说，实在是一种为众生的示范作用而已。因为不说他的功行已达到不食不眠的境地，已不会受到食物之有所牵制，就是历代的高僧大德，或者现代的行者，如功行高深的话，就有入定的功夫，在入定的期间，端的是不食不眠，也不会对于吾人的身体有甚么妨口，更何况佛陀的功行，是所有功行当中之最，焉有初步的入定的功夫之人，能够排弃饮食，而达到功行最高无上之人，反而会被饮食有所拘局？所以说，成道证悟的人，如不是为了度化众生，则不一定需饮食，即使饮食，也是微其微，是学佛而有所得之人的体验谈！

寿命长短的问题，得需看其时代与环境而定。如世人是以几十年为寿命的一期，则佛陀也同样的以几十的岁数一到，就得告别人世，而进入涅槃。如世人的寿数超过百数为一生，或还要更长的时间的话，佛陀也就不能例外。假如佛陀生存在世间，而和世人的差异太距的话，则当时的人们虽然会相信，但日子一久，就会被误会会在讲神话。如释迦佛陀曾经说明过有一时期的佛陀的寿命，是怎样怎样的长，有时是以劫的时间来计算。此事有时是在阐扬某一意义，但是有时也会就事论事，说个正着，也就是老老实实和盘托出。可是如有功行之人，或有信仰之人来看其事时，虽然是会深信不疑，惟以一般人的眼光来看时，因其超乎常识之外的缘故，不一定会了解，而会疑惑不定。故佛陀在世的寿命，大概都配合其时代。

至于苦乐的问题，应该都是还在凡愚之时才有之事。因为所谓苦与乐，乃是人

类相对的感受作用。如果是超凡入圣的人，则因脱离一切苦乐忧喜的问题之故，自不会再有甚么苦乐可言。唯在法悦里，唯在真正解脱的快乐里过着其余生，绝不会还有甚么苦乐的感受作用。吾人因被过去的业力所驱使之故，有时只听一句不顺耳之语，或看不顺眼之事，就会觉得苦恼难堪。反之而事有凑巧的遇到一切都顺乎眼、顺乎耳，悦乎心之事发生时，就会觉

得快乐得不得了。苦与乐同为一人的感受，是道出人类注定有苦有乐，有悲有喜，是苦乐参半！不过据佛经的记载，与人类的经验，人生实在是苦多于乐。如生老病死，如求不得，怨憎相会，恩爱离别，五阴色身愈炽盛愈苦等，莫不都是苦。不但如此，就是寒暑饥饱（吃物过多），就是天灾地变，就是冤巫劫盗等，没不都是苦。甚至是富贵人家，也有富贵人家之苦，地位权势，聪明伶俐等人，也有他们的苦衷的一面，更何况那些贫穷、愚痴等人？世人既有这么多的苦，则说他在苦中熬过其一生，也不过言。自然的符合于苦多于乐，一切皆苦的了！

佛陀既降生到世间来，即在其未成道前，仍然有其苦乐。惟佛陀在世所更受的苦乐，当然和俗人有点不同。他完全为了度化众生，甘心愿意的在此世间接受一切应受的课程，在每遇苦乐的境遇时，总是在促进他醒悟真理的资粮，故说和人不同。大凡世人每遇苦乐的境遇时，不是悲

哀而消极，就是欢乐过度，除非有宿慧或福报，而遇到善智识们的启导，否则只有任其循环，不知休止！

以上为有关于过去诸佛降生在世时，还未成道前的一切。如和释尊同样的有父母，有族姓，有名字，有饮食，有寿命，有苦乐，也有史实可稽的人生。不像菩萨之显现那种刹那间的灵异，并没有甚么史记之据可比。佛陀每一降世，都欲启导世人，都欲令仁领悟，才会有此和众生同甘共苦的举动！

「又知彼佛，有如是戒」戒为尸罗之译，本为行为、习惯、性格、道德等义。沿用为善的习惯，善的行动。所以戒并不只意味着禁戒命令，是着有由于习惯性而为性格的，是属于善的要求。如硬性的把它解释为禁戒的话，那是明示着禁止的个条的戒律时，才有的现象。因此，能够舍离坏习惯，能够远离恶的行动时，就是善能持戒的人。如舍离杀生、偷盗、邪淫、妄语等事，即通于外道的习惯法。

『沙门果经』（长阿含）里，曾经举出过小戒、中戒，大戒等三种类之戒，并说明戒的集成为「圣戒蕴」。如具足戒蕴时，内心就会感受无垢清净的安乐。不过『沙门果经』里的说明，并不一定就是佛陀所训令的禁戒。依其记事大要来说，就会发现下面的事情：

佛陀在世时的印度宗教家里，有人曾经行过种种的非行。而当时的人们，都赞叹佛陀是已完全离脱这些非行。佛陀已离脱的三大类非行里的小戒一类之戒，曾经举出过二十六条，里面首要的为十条。此十条和现在吾人所了解的十戒，完全同出一辙。所以说，所谓戒的原义，应该是佛陀良好的习惯性。也是佛陀善的性格。到了后来，才演变为禁戒耳。也许佛陀的弟子日见增多，龙蛇混杂，势所难免，到了这时，既有劣性的比丘混进在里，或有一些禁不住这种严格的生活之人。会做出意外之事，所以都是属于随犯随戒的性质。当然也有为了统制庞大的教团的缘故，而规定下来的戒条。每位佛陀在世时，为使学佛人的生活有所规律，故都有随时制定的戒条。这些事情，既成为佛，自会很清楚，所以释尊的弟子们说释尊能够知道过去诸佛所行之戒律，以及所制定的戒律。

「有如是法」。法为达磨之译，是能保持自性，而不改变，又能规范，而生物解之谓。由于其性永恒的不改其规范为据，而直指佛陀所说之教，以及聚集佛陀的教示的圣典，而为之法。由于保持自性为据，而指万物为诸法。在境当中，意识所缘之境，为之法尘、法境。又由于不伴有烦恼、杂染等善法，是佛陀所觉悟之法——真理。所以说。凡是佛陀所阐扬之教，都是属于法。每位佛陀降生在世所开之教，所传授之

法，不管是方便之教，或真实之教，都是欲使众生藉以弃除一切苦恼，破灭迷惑之法，也是宇宙人生的真理，所以其原则大节，均有一定的准则。不过因有时、地、人等种种错综复杂的因素的缘故，其细节方法，有时就会依佛而异，释尊早已把这些事情弄得非常清楚了。已善能了知每位佛陀所有之教法。

「有如是慧」。慧为般若（智慧）之译。智与慧通常都连在一起。如单论慧时，是属于解了之义，智则为照见之用。因此而知，智为了知世谛，慧为了失真谛。智慧合用时，是六度之一，是照见事理，分别邪正之心作用。经典里常譬喻其高，而曰智慧山。譬喻其深，就为智慧海。又譬喻能吹动众生入智慧海，故曰智慧风。照破愚痴黑暗，喻为智慧灯。烧尽烦恼薪，譬为智慧火。喻断生死羁绊，为之智慧剑。消灭烦恼贼，为之智慧箭！智能也是学佛人最高的目标，是度人救世的良药。有了深度的智慧，则能了解宇宙万事万物，一切的一切之真相。能了解一切事物的真相后，则不但不会一再的做错了事，还会因之而怜愍众生，启化众生，导引众生，使众生也能同皈正觉之路。佛菩萨之所以具有了慈悲的心肠，完全是由于智慧的启发，而彻知一切的真相之故。佛

陀的智慧是无上正徧知，是最高无上的智慧，是彻见（智）宇宙天地一切的真理，将宇宙天地间，森罗万象，一切的一切，所有大小事理，都照见的赤裸裸，一点也不余遗！同时也了解（慧）一切的事理，也就是明了事理的来龙去脉，故佛智应该是没有不同。只因度化众生时，需得随顺众生的心机，才能达成普度众生的愿望。自然的在使用智能时，就有了多少的不同。又由于修持的过程中，所得的智慧以论，就有了深浅不同的智慧可言。所以说，释尊知道他们的有关于智慧的问题。

「有如是解」。解为知解，是由于思惟事物之理，而生的了知之谓。由于了知领解事理的真相之故，也叫做领解。又由于信知，故曰信解。心意开悟，就谓之悟解、了解、开解等不同之名。

解也可以解释为解脱，解脱就是解除脱离一切苦恼，已没有迷惑，是三昧，是禅定，已如佛心，达到不动不摇的境地。心理唯有至真至善，并没半点的虚伪，是洒

脱，是净洁。如莲华出自污泥，而不被污泥所染一样，一切境遇已不能左右它，已脱离一切顺逆等境的缚绊。是自由自在，是无罣无碍的境地！佛陀十号的美德里，也有「世间解」一号，是善知世间。如善知众生、非众生等世间，善知世间及世间之因，善知世间之灭，以及出世间之道等是。

「有如是住」。住为安住，是将心安住在真理之住。在大小乘经典里，并有不同的安住的说明。如安住于阿罗汉果，或安住十住等，均为安住的意义。并有安住三昧，住持佛法等种类很多之义。所谓住持佛法，是说安住于世，而保持佛法（真理），使之永恒的流传不逸之谓。净土法门曾就阿弥陀佛的大愿，而列有「住正定众愿」（第十一愿）「住定供佛愿」（第四十二愿）「住定见佛愿」（第四十五愿）等住定之愿。顿悟法门则有「心住无住处」，也就是不住于善恶、有无、内外、中间，不住空、不住不空、不住定、不住不定等奥妙的安住法。

云何？诸贤！如来为善别法性，知如是事，为诸天来语，乃知此事

为甚么会如此呢？诸贤兄弟们！因为我们的佛陀如来，乃为一位善知诸法的真相之人，故能彻知这些事情。也由于诸天来为佛陀禀告之语，而知道这些事情。

「云何」？云何是怎样？为甚么？则为甚么释尊会对于过去诸佛的一切那么的清

楚？怎么会了解每位佛陀那么的详细？真是希有不可思议极了！以吾人的知识来说，不但连自己的宿世命运，都不能了解，就是自己一生运命，还是搞不清楚。有人以为自己之事自己最为明了，所以常常大言不忤的大谈其命运。焉能知道有时却和其言相反，当灾难来时，才在叫苦连天！老实说，不惟是自己的将来还是未知之数，就是自己所经历过之事，也摸不着头绪的为多。以这种凡夫的智慧眼，想知道天地宇宙的一切，实在是差得太远！莫怪有了神奇微妙之事出现时，就会大惊小怪，就会半信半疑。其实，比吾人所经验过的令人不堪设想之事，还是多的不能形容。也许人类的智能，已如佛陀所揭破的：都被烦恼妄想所蔽。有如明月被黑云所遮一样，虽有光明的月亮，也不能显露出来。以这种眼光来看世事，即任尔千看万睹，也无补于事。更何况想明了一切的一切。莫怪每看佛经时，即唯有望经兴叹！

「诸贤」是指一千二百五十位诸大比丘，是互相询问，相互了知的笔法，也就是大家所知道的：「诸位兄弟们！」前面已说过，贤为怜于圣。贤的原义为贤能、贤善。佛陀的诸大弟子均被佛陀的福德智慧所熏陶教化，已将生死解脱，已经真正得达离苦得乐的境地，是智能善德的保有者，也就是所谓善智识！

「如来」是指释迦佛陀，是佛陀十个美称之一。通常都说：乘真如之道，如实而来，故谓如来。也有不去不来之义。一般之人是有去、有来。其去也茫然而去，其来也迷糊而来，来来去去，去去来来。去或来，均为迷迷糊糊，不知觉醒。如来即因证得真知之理，故其来也，是为救度迷界的众生而来。其去也，是度化众生皈寂而去。吾人因迷，故似佛陀已离吾人之身。其实迷时，如来仍然附着在吾人的内心奥处，绝对不是请佛陀去。因为一旦觉悟，佛陀仍然是由吾人的自心显现，并不是请佛再来！

「为善利法性」。法性为真实如常的本性，是诸法本然的实性，也是佛陀正觉后所道出的宇宙的实相。所谓实相即无相，是因宇宙森罗万象，均为有为有造作，有迁移变易，有着无常不实的假相，是暂时假有的现象，也是因缘聚合而成之物，有如幻化，有如梦中之事，终皈是空忙一场。所以说，其原貌是一无相之实相。也许法性是道出佛陀觉悟的内容，故有好多的异名。如真如、法界、涅槃、或实际、空性、如来藏等，真是不胜枚举！

善别为善能分别，也就是能作彻底的了解之义。如来既证悟宇宙的真理，即其中心大纲已在握，有关于其它细节，自然的会依序而解，有如观察玻璃厨里的东西一样，想弄清楚时，只动一动脑筋，则了了然。所以说，不管是空间或时间，其一切的一切，如来都因善于了别其真象—法性。因此，

「知如是事」。是指上面所述的有关于过去诸佛的一切，自「入于涅槃」，乃至「有如是住」等事。有人会奇怪，以为根据佛陀所说。即宇宙之大，时间之久，是任何形容，均不能形容。这么大，这么久的事情，怎能了如指掌？虽然是佛陀，也有点勉强？然而有所谓「一理通，万事彻」，佛陀就是一理通，万事彻之人。如算不尽的家珍，一时虽然不能算得出，可是既为自己的家珍，则想把它算尽，是无问题。因为这是自己之物之故。如果是和自己没有相干之物，则虽然不多，也不一定有机会可以去数出。佛陀觉悟真理，则真理已皈于自己，真理又包括一切，则想用时，定会一一现前，不用时，则退藏于密，是有其理由的！

「为诸天来语」。诸天属于诸天部的众生。天为三界六道之一，分为欲界天（六欲天、六层天）、色界天（四禅十八层天）、无色界天（四空天）。古来说守持上品十善，或修世间禅，即能生在天上界而为天道的众生。佛教未兴起前，印度的宗教家们，都以天为尊敬的对象，甚至都以天为最后的皈宿处。以为世上的万事万物，均自天上界的天神所支配，以为天地万物都是大自在天所创造，所以大家都以虔诚的心情向天供牺、祈祷，祈求上天驱灾降福。这种思想不唯是印度，就是世上到处都在盛行。也许古人对于克服自然灾害一事，不得要领，遇到天灾地变时，都唯会惊魂动魄，脚荒手乱，无所求援。不

但如此，那些瘟疫、动乱等事，屡更扰人。尤其是和猛兽同住一处，动辄被害。在这种环境之下，人类想生存在此天地之间，谈何容易？因此，有人抬头一仰，垂头一思，就想起天地之间定有天神一类的有情。大家与其静待死期的来临，不如祈祷天神，如真有其事，则吾人的生活定会改善，则不必担忧风火水等三灾，或八难的侵虐，多多少少总会得天庇护，而过着安乐一点的生活。此论一出，则响应的人特别的多，在不知不觉中，终于普遍的被人深信不移！此为古人在朴素艰难的生活中，需要克服自然灾害，故不管如何，如有一丝的希望，则求之不得，更何况比人类更伟大的天神思想之出现，莫怪大家会趋之苦鹜！

佛陀成道后，不但不反对天神之存在，还将一切善天神明纳入在教里，为之护法神祇，故佛经处处仍然有诸天之出现。不过佛陀所阐释的诸天，并不是从来所信仰的传说性的诸天，也不是有甚么创造神之

说。佛陀所发现的诸天，是由于人的善业而转生，也是六道众生之一，依然是脱离不了六道轮回，其福德虽高，也有福尽气销，从头再来的一天！

诸天有天眼等五种神通，能看透人所不能看到的事物，能听到远近大小的声音，能知他人的心理，能知过去世之事，能自由自在的来往于其它世界。这些天神，多数都被佛陀的感化，都为佛教的护法伽蓝之神。因此，会协助佛教之弘化，会将他们所知之事告知佛陀。所以说：「诸天来语，乃知此事」。也就是诸天会互传过去世诸佛之一切，会将所知之事一一告知佛陀。佛陀因此对于过去世的一切，都能了知无遗。有人会奇怪，佛陀既有能力教化诸天，即诸天就是佛陀的弟子，老师的佛陀，为甚么还需要弟子的诸天的禀告，才能了知一切？老实说，佛陀的神通虽然比诸天的神通广大的难以形容，但是若将有系统，有次序的事列举出来时，还得一一指出。佛陀是知其大纲，至于细节，有时还得靠大家的分工合作，故佛陀虽知，也得让与他人白出！

尔时世尊，在闲静处，天耳清静，闻诸比丘，作如是议。即从座起，诣花林堂，就座而坐。尔时世尊，知而故问。谓诸比丘！「汝等集此，何所语议？」时诸比丘，具以事答。

这时释迦世尊，在闲静的地方，因天耳清静灵通的缘故，已听到诸位比丘们在议论如上的事情。因此，就从他的座位上站起，移步到了祇园的讲堂，就坐在他的座位上。是时的释迦世尊，明知他们刚才谈话的内容，震故意垂问诸位比丘们说：「你们集在这里，到底是在议论甚么？」这时诸位比丘们就将刚才所谈论的内容，一一禀答佛陀。

「尔时」就是诸比丘们正在讲堂里，谈论释迦佛陀是如何如何的伟大，是怎样怎样的会了解过去算不尽的佛陀降生在世时的一切事迹的时候。

「世尊」梵语为婆伽婆（婆伽梵）。译为有德、有大功德、有名声、众佑等。具有种种功德，利益一切众生，为世间、出世间等所尊重之故，都以世尊为义译。是佛陀十种尊号之一，也为十种尊号的总称。世尊虽然是所有佛陀的尊称，但是单独使用时，都是指释迦世尊（简称释尊）为多。按「婆伽」的原义为德、威德、善法、名声尊贵、吉祥、端严等意。下面之「婆」即为「具」之义，故婆伽婆（婆伽梵）才会被译为有德、有名声等。但是都以世尊来形容其尊号。比较容易了解之故，古来沿用已久。

释尊这时「在闲静处」。前面已述过，比丘们由乞食回来住处吃斋后，即应继续用功。如打坐、经行，或忆念佛陀所训示的内容，或互论佛教的教义。在行诸功行时，

如佛陀认为需要时，才会和大家聚在一起，有时即不一定都在诸弟子们的身边。因为佛陀虽然已觉悟成道，但是有时还会独自一人在冥想、在静坐。所谓闲静处，是指建筑物的外面，那个地方即众人不会往来，不会有喧杂之音。如树下、池边等处，是佛陀生活的另一面。佛陀世尊，这时候正在这闲静的地方。

「天耳清净」。天耳本为色界诸天天人所有的耳根。据说能听闻六道众生的语言，以及远近粗细等声音，是由色界所属清净之四大所造成，故谓天耳清净。佛陀所证得的天耳通，为之天耳智证通，因和清净天耳相应的智慧，证知一切声境，而通达无碍，故云。天耳通有修得与报得之二种。1.修得：在人界修四禅定，依定力发待彼天界的四大于肉眼上，因使为天耳之用者。2.报得：座于色界之因禅为彼天之果报而得之。犹如人界之肉眼者。

「闻诸比丘，作如是议」。佛陀已证悟宇宙的真理。已和宇宙的真理合为一体，已合裹一切，了知一切，一切的一切都在他的胸里，故有天耳通是绝对可靠的。既有天耳通，即不管在甚么地方，如想知道某事时，只要使用它一下，就能了知。因此，虽不和诸大弟子在一起，也能听到他们所谈议的内容。所以说，佛陀因清净的天耳而听到诸位比丘们正在谈论之事。

「即从座起，诣花林堂，就座而坐」。佛陀本来在闲静的地方打座冥想，因听过诸弟子们的谈话之故，就由他的座位站起，到了祇园花林里的讲堂，在那里就他的座位而坐在那里。佛陀的教化，有时虽然是自动的对诸弟子们启教。但都是随机而说，有时必需等到机缘成熟，才有机会阐扬。所谓方便教化，应病与药是。莫怪佛教的教团，在当时的旧有或新兴的宗教中，会脱颖而出。会得到多方面之人的皈依！佛陀此时正因大家只知佛陀的伟大，只知佛陀能知过去无数诸佛在世的情形，而不知其详细情形，故拟趁机阐释几位过去诸佛之事。此事乃有关于佛教全体的家谱，也就是佛陀传承的来源，是根本系统

的问题。这种问题虽然不一定何时才会谈到，但一定得谈到之事。如吾人的祖先，是大家都想知道的一件重要之事，在平时虽不知不觉的过看其大半的光阴，可是总是会想起，会认真的去考究的一天。除非已无办法查考，不然的话，定会想尽办法去查明。世人当中，如有点智识之人，就想整理，更何况拥有庞大信徒的一大宗教的佛教！佛陀在他的一生当中，很有可能不一定如经里所述的这种有系统的说法，但是对于这些事情必定是在佛陀许多谈话开示中，曾经提起过。因为佛陀的答教，既色括无穷无尽的空间与时间的一切事，自会曾经谈到过去的一切事。尤其是诸弟子们更想知道他们的智慧所不能彻知的过去诸佛之事。

「尔时世尊」。佛陀到了讲堂后。就上了诸弟子们为他所说的座位。他这时虽然已知道大家正在谈论的内容，可是卸「知而故问」。也就是所谓明知而故问。不过佛陀的明知故问，是一种好意，不是凡俗

的所谓「难人」，是想由弟子们的口里重述一遍，以便就事论事。佛陀由闲静处移步进入大家集合在一起的讲堂里，是因知道大家正在谈论的话题，而想藉此机缘，把过去诸佛的事迹，详细的介绍出来。所以说，佛陀的明知故问，也是一种大悲的启发！

佛陀就正位后，「谓诸比丘」们说：「汝等集此，何所语议？」佛陀开口垂问他们，问他们聚集在此讲堂里，到底是在议论些甚么？这就是佛陀知而故问的亲切处。也许佛陀想启口开导时，必须将事情弄清楚，一如世人在谈论某事时，有人想启导他们，也得问明大家正在谈论的话题一样，佛陀想将他所知道的事情晓示众人时，也需开明内情，然后才依之而得把事情发挥出来。惟一般之人，不一定是知而故问，都是想先把事情弄清楚，然后才能将所知的事情一一回答，或滔滔不绝的把他想要讲的都讲出来。如果说「明知故问」的话，有时会被误会是在叨难他人。

这点就是凡圣的交叉处，也是佛陀与凡夫不同的地方。

「时诸比丘，具以事答」。大家将刚才互相谈论的事情，在佛陀垂问时，并不隐瞒，都一句不漏，老老实实的向佛回答。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善哉！善哉！汝等以平等信，出家修道。诸所应行，凡有二业。一曰贤圣讲法，二曰贤圣默然。汝等所论，正应如是。知来神通，威力弘大，尽知过去无数劫事。以能善解法性故知，亦以诸天来语故知」

这时释迦世尊，告知诸比丘们说：「好啊！好啊！你们因发平等无差别的信心，来出家学道。你们在诸应做的事，大凡有二种动作。第一叫做贤圣们开口说法。第二就是贤圣们静默不言。你们所论的应该是这样才对。如来因有弘大的神通威力，故能尽知算不尽的过去世之时劫事。由于能够善解法性之故，才能尽知。也因诸天神来禀告之语，故能尽知其事。

「尔时世尊」，静待大家将互议的内容详细的说完后，就赞叹嘉许大家，就「告诸比丘」们说：「善哉！善哉！」善哉为深得吾意时，由衷而发出的赞语。有时也用在持戒、作法等，或赞叹他人之善行时的一种安慰之语。善哉二句连在一起时，是表示善的极点，也就是非常的善。佛陀嘉许大家后说：「汝等以平等信，出家修道」。平等则没有差别。凡是没有不同。均是一样，悉为普遍性的，都叫做平等。佛陀觉悟真如不变的真理后，就以此诸法平等，周徧于一切之法，去教化众生，使众生都能和佛陀同样平等的成为佛陀，故佛陀自身就是证悟平等觉的人。佛陀平时都以平等心，也就是证悟诸法平等之理，对于一切众生，不起怨亲等差别之见。都平等平等，同样的垂诸怜愍之手！平等信就是信仰这种没有高下，没有智愚，没有贫富，没有深浅等，一切均为平等之佛陀所觉悟的真理之意。佛陀的弟子中，不管是那一种类的人物都有，是应有尽有。他们都能虔诚的皈依佛陀，投在佛陀的脚下出家为佛的弟子，认真的精修佛道，都因深信众生平等，众生均有佛性，均能成佛，有以致之。因此，佛陀才说大家是因深信平等的真理，故起平等没有差别的信心，而到这里出家，精修平等之道！

佛陀这时启导他们说：「诸所应行，凡有二业」。业为梵语「羯磨」之译，是造作（行动）之意。如吾人的身体之取舍、屈伸等动作，名为身业。口里发出的声音之粗细曲直等动作，名为语业。以上直指身体更动作与语言之作为，就是业。还有一种就是身、语和第六意识相应而起的「心所」中之思的「心所」。思心所以造作为性，故为业性。如动作身之思，为之身业，动起语之思，就为之语业，动作意之思，则为意业。『俱舍论』以身口意之所作，名为业，是因招致未来果之因的缘故。『唯识』则说因为与第六意识相应而起之思的心所，会策动身口意的动作为业，此为招致未来果之因之故。业，本为身口意的造作之谓。佛陀曾经说过：世间的众生，皆由自业，皆为业之分，皆依业而生，以业为所依。业能分别诸众生类之彼彼的处所、高下、胜劣。所谓世间的众生，皆由「自业」，是因自己作业，还而自受异熟之谓。皆为「业分」，是指如所作之业，受如是的异熟之意。皆「依业而生」，就是以业为生因，而取异熟果，生到彼彼所应的生处之谓。以业为「所依」，是以业为依因。而受彼彼之有，彼彼之有具之义。业能「分判」诸众生类的彼彼处所、高下、胜劣，如上述，因彼彼的生处，是由业而分判高下胜劣之谓。是说明由于众生所作之业之别，而自受种种的异熟的果报。有关于业的说明，都散在诸经，其中最为贴近于人的就是所谓善业与恶业。如善的身口意等善业（善法），恶的身口意等恶业（恶法），或身净行、

口意净行，身不净行、口意不净行，所谓身三、口四、意三等业，没不都是在说明业。佛陀说出家人在诸所应行的，大凡有如下之二种业。

「一曰贤圣讲法，二曰贤圣默然」。贤就是和于善之意，是见道已前，已调心离恶之人。圣则合乎正，正就是理，理则无偏邪，故已证谛理，也是舍离异生性之人。大小乘经典，均有贤圣之分类的记载。『中阿含』等经分类得很繁琐，有待机会研讨，这里只论学佛人在未成正觉，而功行已深之果位。如佛陀在世时的诸弟子们，不是圣者，就是贤者。佛教圈子里，大都以贤圣称，如果是教外的，都以圣贤为惯。也许佛教所谓的贤圣，和教外所谓之圣贤，有所不同，故有是例。圣，有时连同佛陀也被包括在里。如四圣，则指声闻、缘觉、菩萨、佛陀。

「讲法」就是开讲谈法，也就是对于佛陀所启示的法加以研讨，多于谈论，是有关于以身语（口）业的动作。所谓「鼓不

打不响」，真理须要彻底的议论，以期明朗化。如果只说真理就是真理，不劳口嘴，仍然为真理，则不能令人心服口服。同时如果知道真理。又何必要学？真理必须经过人的启发阐扬，始有可能被人知晓！释尊成道后的传教当中，大部份都是以滔滔不绝，殷殷懃懃的大谈其教，都是大开金口，作狮子吼。假如佛陀成道后，只采一言不发的方式的话，则不但得不到人家的同鸣，也不会有那么多的皈依者。释尊有鉴于此，虽知真理不是凡情论议所及，但是仍然不舍语言讲教，是因语言对于真理的启发，有了莫大的益处，所以释尊才采用了它。

至于「默然」，即为不发一言，唯有默思真理，唯有思考真理，是属于意业的范围。如上述，真理和凡情相反，任尔怎样的论议，还是脱不离了妄情推理想象，所以与其论议，不如默然的好。是重于脚踏实地，不须多言之意。吾人未能了解宇宙人生的真理，是因被烦恼妄想所扰，心理

一直都在摇动，致于看到的、听到的，如不如意时，则起愚痴嗔恨，如符于吾意的，则贪欲难舍，终日驰奔于声色，不知终止的一天。缘既如是，焉有解脱的一天？那能不动不摇？故随着妄想烦恼驻逐旋转于轮回里。释尊既知此事，即教人擒贼擒王，教吾人由意识下手，务必将意识调伏。如能将此愚昧根本的意识降伏，则一切都得解决。因为此心一了，则万事皆休，自不会一再的奔驰于外境，自是不动不摇，自由自在。到这时也，吾人的心就是真理，真理就是吾人之心，一举手一投足，没不都是真理的显露！所以说，佛陀有时虽教人多作论议，但有时则叫人默然静寂，不发一言，唯有道业是务！释尊说凡有动作，有二种法。其一为讲法，多于议论，另一为默然，唯有默默精修，可说是旧事重提。一方面在提醒诸弟子。另一方面是在勉励大家，所以说：「汝等所论，正应如是」。也就是大家既身为出家人，则一举一动，都应合乎出家人应有的动

作。大家这时的谈论正合乎第一之贤圣讲法。有了研讨谈论讲究佛法，才有启发智慧的机会，也是佛子应行应做之事。如果不然，把大好光阴白白消耗在无益的谈论，则不但对于自己的身心没有益处。还会增加深厚的业障。这是离开真理愈来愈远，并不是出家人应有的现象！

「如来神通威力弘大」。神通如上述。神为不可测，通则无阻碍，是修业而得的果德。如佛陀，或阿罗汉，均有不可测，无阻无碍的力用。威力为威德神力。佛陀的神异力量，乃超乎一切，是最大无比，能「尽知过去无数劫事」。劫波亦如上述。是分别通常的年月日时等都不能算出的久远前之时节。无数劫则更不能算尽的久远前之事。佛陀说他的神通广大，威力无比，故能了知久远劫前所发生过的一切事，正如诸弟子们互议的一样。佛陀能知过去世诸佛的一切。

「以能善解法性故知」。法性亦如上述，是实相，是真如，也是法界、涅槃。佛陀既能善解真如法界。既能彻知宇宙实相，既已得证涅槃寂静，则宇宙法界，过去未来，一切的一切，尽在他的一念之中，故能了知久远劫来所发生的事。有人会

奇怪，佛陀既有色身肉体，既和吾人同样生存在人间，怎能了知久远劫来的时间、空间等，一切的一切？宇宙天地是那么的大的，时间又那么久远，任尔怎么伟大的佛陀，也不一定能做到。然而佛陀却明明的说他确是如此，是否欲使吾人对于佛陀应万分虔敬而出的杰作？这种忆惻当然是代表吾人欲言而不随便发出之语。不过吾人也应知道，与其说佛理的奥妙，不如了解佛陀所度的弟子。则能了知一二。佛陀的弟子，大半都是古时所谓的仙家道长，也就是大哲学家，这些人如果不是被佛的威力所感化，焉能随便改宗，那肯舍弃从来首座的地位而不顾，而愿意为佛执巾取瓶，寄人篱下，从头再来？至于能知时间空间等问题，以吾人现有的脑袋以推，也会明了一些。吾人如静默的坐在一个幽静的地方，则无论是怎么遥远的事，都会一件一件的想得出来，反之而在心情不好，在闹杂喧哗的地方时，就因情绪大损的缘故，不知在想甚么？吾人的心，以肉体来论，虽不过是方寸，以脑部来说，也不过是几寸，但灵足够想东想西，足够含裹天地，更何况已经调伏过身心的佛陀，其思量定是吾人所想象不到之事。所谓「心包太虚，量周沙界」，一点也不过言！莫怪佛陀说他能够尽知过去算不尽的时劫前之事。

「亦以诸天来语故知」。诸天亦如上述，是拥有五种神通的天神。他们会以他们的神力所知之事转告佛陀。这种记录，是值得吾人研讨的事。譬喻说，佛陀既有神力能知一切，怎么还要诸天神们的转告？这不是表示诸天的神力比佛陀的神力还广大了么？这疑问虽为应有，可是这并不一定是表示佛陀没有神力知道一切。要知道诸天们所知的是属于个条零碎之事，也就是属于枝叶之事。当然也是属于专门

执掌某事之事，如某某天神确是某某佛陀降世时曾经听过那位佛陀在弘化。另一天神则为某佛时的拥护者，有关于某佛之事，确实是某天神最为明了等事！话至这里，大概的事情已明朗化了。也就是说，诸天们有如他们的执掌一样，对于某一事情了解的非常的清楚，而对于其它的事情灵不一定了如指掌。佛陀则万事皆在他的脑中，不过因时间既那么久，事情既那么的多，则不能同一时间把所有的事情统统指滴出来。有时与其要一一想出来，不如让其它专家们各各叙述出来，此之所以有了诸天告知佛陀有关于过去诸佛的详情。尤其是经文曾经记录过，佛陀自己也因神力威大，自知其事，诸天的告知是一种补充，或让他们发表各自所知的事来证明佛陀所知的并不是杜撰的而已。也许古往今来，大家一直相信诸天的神力惯了，如诸天也这么说，则人家会容易接受而深信，并不是佛陀必需靠着诸天的来语。

佛时颂曰：

比丘集法堂，讲说贤圣论。如来处静室，天耳尽闻知。
佛日光普照，分别法界义。亦知过去事，三佛般泥洹，
名号姓种族，受生分亦知，随彼之处所，净眼皆记之。
诸天大威力，容貌甚端严，亦来启告我，三佛般泥洹，
记生名号姓，哀恋音尽知。无上天人尊，记于过去佛。

佛陀这时以偈颂说：

比丘们聚集在法堂（讲堂）里面，正在实行贤圣们应做之「讲说佛法，谈论佛法」的功课。如来世尊虽在静寂的地方，但以清静的天耳，悉皆听到他们的谈论。佛光如太阳般的普照一切，故能善于分别宇宙法界的真象。又能知道过去世的一切事。如三佛陀（正觉）之寂灭、名号、姓氏、种族、受生之分等，均能知道的非常的详尽。随着对方所处的地方，也因有个清静的天耳，而能一一把它记忆回想起来。大威

力的诸天，容貌非常端正严好的诸天，也来告知于我有关于过去三佛陀——正觉者的寂灭涅槃事，以及忆记过去诸佛的受生、名号、族姓、哀苦悲恋等事，没一不知道。无上的天人尊——佛陀，就是这样的善能忆记过去诸佛的因缘！

释尊嘉许诸弟子们的论议，说他们的论议正合行者应论应议的动作。说他们所谈论的内容符合于实际。故佛陀就乘机自我介绍佛陀潜在的能力。首先是以散文的体裁记录下来。后来编者又以偈颂的方式，把其事情编入。考诸南传的五部经里的『大本经』（长部经典第十四），则会发觉其事。在长部经典里所述的都是以散文的体裁，并没有如吾人在研读之经（北传大本经）里面所载的偈颂。不过南传的经文虽无偈颂，但散文方面却比北传的详

细。颂为梵语伽陀之译，是属于韵文体的经文。有首卢偈与结句偈二种。一、首卢偈：凡三十二字，是古印度数经之法。不论长行与偈，只要具三十二字，便名为首卢。二、结句偈：不管是四言，乃至七言，只要四句备足，便为偈。结句偈是因世间流布，以四句为偈之故，也叫做句世。分为伽陀与路伽之二种。一、伽陀：为孤起颂、不等颂。二、路伽：是重颂长行（散文）之偈。偈本为祇夜、偈夜之略音。译为句，或颂。这里所列的颂文，不像是孤起颂，是属于重颂之类，因颂文的大意和散文的大意，都是大同小异，是欲使学经之人容易记忆与读诵而编的，也是和南传的大本经不同之处。

「比丘集法堂，讲说贤圣论」。法堂如上述，是佛陀常集弟子们于是处，以便施与真理，开经讲教的地方。有时也为诸弟子们互谈真理，或集体用功之所。诸弟子们这时正由街上托钵乞食回来，吃完中饭后，聚集在祇园精舍的讲堂里，在释尊还未进来时，大家就谈论起释尊之伟大处，说释尊能知过去诸佛降生在世的一切事迹！这种互相研讨佛理，正为出家人应有的二种行动之一，所谓「贤圣讲法」是。

「如来处静室，天耳尽闻知」。如来释尊这时正在闲静的地方，独自一人自受其寂灭的法药。佛陀所住的闲静处，虽和讲堂有一段距离，但佛陀因具有了清净的天耳之故，诸弟子们在讲堂里所谈论的始末，都听得非常的清楚。也许佛陀虽不在讲堂，可是仍然是在祇园精舍的环境内，故佛陀在定中首先听到的一定就是比较近一点之事。也许佛陀正因关怀诸弟子们的举动，故其注意力都集中在诸弟子的身上，才能了解诸弟子们的谈话内容。也许诸弟子们这时所谈论的内容正为佛徒需知的一件大事，才会首先得蒙佛陀定中加以注意。这些这些，都足够佛陀分神的条件。编者就是依据这些理由，而道破佛陀的清净天耳！

「佛日光普照，分别法界」。界为边际，法即极尽边际，故法界本指宇宙全体。又法为诸法，界为分界，诸法各有自体，分界不同，故名法界（是对于一一之法而名。华严所谓事法界，天台所谓十法界是也）。又法界即为法性（真如），在长行里有二处，都以法性的姿态出现，因为所谓界，乃为因、为性之义，也就是说，此为产生诸圣道，是诸法所依之性之故。华严所谓理法界是也。其它有关于法界的解说分类很多，真是不胜枚举。这里所指的法界，当然是指法性、真如，也是诸法的实相，宇宙的真象。有了智慧，即能照鉴一切，彻知一切，故佛陀的智慧有如太阳之光明一样，是普照，而不是偏照。如太阳的光亮一出，则不管是净是秽，是高是低，都一样平等的普照，绝不会分别甚么美丑好坏，所谓「和光同尘」是也。佛陀的智慧既如太阳之无所不照，即能照知宇宙万事万物的一切真象。

「亦知过去事，三佛般涅槃，名号姓种族，受生分亦知」。三佛为三佛陀，是佛陀的音译。三为正，佛陀为觉，所谓正觉，是觉悟宇宙人生的真理之人。般泥洹为般涅槃，是涅槃寂灭之意。释尊以重颂叙述一位佛陀成就正觉后，即因具有弘大的神通妙力，善能分辨宇宙的真象之故，能知过去算不尽的时劫前之诸佛的一切。如每位佛陀得大涅槃，消灭烦恼，尽诸有结等事，都能了如指掌。不惟如此，就是诸佛在世时，所谓诸佛的出身、名号、受生、饮食、寿命等繁琐之事，也了知的非常的清楚。

「随彼之处所，净眼皆记之」。净眼为清静之法眼。法眼为佛眼、法眼、慧眼、天眼、肉眼等五眼之一，是彻见诸法的事理之眼，是属于菩萨之眼。成佛后则五眼具足，故佛陀也有此种菩萨之法眼（五眼之分，是依佛学之发达，而形成，本来也是佛陀所具之眼。如清静之法眼，乃为佛陀之尊号之一是）。记为记荊，惟这里所谓的记荊，并不是十二部经里所谓之授记，是分别过去的因缘，而将过去的一切示说出来耳。佛陀因具有威大的神力，高深的智慧，清静之法眼，故能随着一切处所，所发生的一切事，均能一一善于分别，善于说示出来。

「诸天大威力，容貌甚瑞严，亦来启告我，三佛般涅槃」。佛陀本有智慧能知过去诸佛的一切，但有时也因过于烦琐之事太多，一时未能一一注意到，是时得须他人从旁协助。如佛陀广度众生时，一有适当的弟子时，就派遣他们到各地去分担如来的法担，去替佛大转法轮是。由此以推，则知任尔怎样伟大的佛陀，也不一定事事都由他一人去包办。对于过去世之事。仍然是同一原理，佛陀一时恐来不及细述。此之所以有了诸天护法从旁告知之事的出现之由。诸天虽然还未脱离三界，然而如诸天王们，乃为菩萨的化现，故不得同时而语。即使是三界里的诸天，有的也已具有了很深的功行，有很大的威神之力，也就是有了神通广大的力量，足够了知算不尽的过去的诸佛之事。这些具有了威神之力的诸天，都是容貌非常端正庄严的神，自是慈善的保有者。不但会赐给人以幸福快乐，也会协助他人完成大事。这些善神曾经皈依过佛陀，亲近过佛陀，是一群护法的诸天，故会为佛陀宣化出尽其力。所以说，那些容貌端正庄严，有大威力的诸天也会来向我禀告有关于过去诸佛入于涅槃寂灭等事情。

「记生名号姓，哀恋音尽知」。他们所知的范围和佛陀同样，能够记别过去算不尽的诸佛出生降世时的劫数，在世时的名号，出身种族性别等事，以及诸佛的哀苦悲恋等事，都能一一知道的非常的详尽。哀恋音如上述，是任何人都免不了的事。虽然是佛陀，也因在世有个肉体的牵累，在未垂证涅槃前，还是和他人同样的有种种喜怒哀乐等感情感受的作用。佛陀之和人不同之处，是在每遇一事时，则因宿慧的启发，而有敏睿的警觉之力，故遇哀苦悲恋等事时，还而会为佛陀成就正觉的资粮，故虽和他人同样会有种种悲哀恋慕苦恼等事之发生，也能当面将其一一解决，不致于不可救药的程度！诸天们会将他们所知的有碍于过去诸佛之事，悉数告知佛陀，所以说：

「无上天人尊，记于过去佛」。无上为没人能比得上，如上述。是佛陀十号之一——无上士。佛陀的智慧、福德、慈悲，均无人赶得上。佛陀在世时，他的一切，确实是超人的一切，在此世间上，不但是他的行动无人赶得上，就是他的论说，也是空前绝后。绝没有人能够讲说出来！如有，也是以他所说的为据，而发挥尽致耳。有人以为谈论得如天花乱坠，就以为可以和佛陀比拟，但是这，还是望尘莫及之事。因为佛陀的言教，不只是一种理想，是实际而证悟过之事，大家如样葫芦的话，则有验证的机会。不是那些高言耸听那样，虽抱有很大的理想，而不能兑现者流可以同时而语！佛陀的智慧是彻见世出世间，佛陀的福德是堪受一切众生供养，佛陀的慈悲是欲度一切众生，佛陀的一切，确实是一切众生梦想也想不到的，真正是一位没能比得上之人！

「天人尊」为天人师。天人指天界之神和人类。佛陀不只是人类的导师，佛陀也是天上界所有诸天的导师。如上述，诸天虽然是人人所敬仰，人人想皈依之地，但是以佛陀的眼光来看，则仍然是在三界六道里，未曾得达解脱的一类众生，不过比其它五道优胜得多耳。人类对于诸天神明的看法，不管是古往今来，不论是洋的东西南北，都一致认为是最为快乐的境界地方。在佛教未诞生前，连神学很有具体化的组织的印度，也同样的认为是最为理想，第一无忧无虑的境地。大家都想生到不死之界的天上界，去享受天福为最好最终的目的地。惟佛教兴起后，才被佛陀看穿，

才有人知道天上界还是三界之内的众生，才知道天神还要皈依佛陀，在佛陀教训之下帮助佛陀，拥护佛教，以服务众生之功德，慢慢的积此功德到了一个时期，才能超越三界。佛陀所说的，不只是一理想，是有好多人依佛之教化而达到解脱的实事，当时的出家在家等人都有目共睹，故佛陀确是一位天人所尊仰所供奉的指导老师！无上士、天人师、佛陀，以上面之事以推，确实能够记别过去诸佛的一切大小事！

又告诸比丘！「汝等欲闻知来，识宿命智，知于过去诸佛因缘不？我当说之」。时诸比丘白（佛）言：「世尊！今正是时，愿乐欲闻。善哉，世尊！以时讲说，当奉行之。」弗告诸比丘！「谛听！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时诸比丘，受教而听。

释尊又对诸位弟子们说：「你们想听如来有关于识知宿世生死的通力，知道过去诸佛的因缘实事么？如愿意听的话，我就会为你们阐说！」这时诸弟子们回答佛陀说：「世尊！说明此事，现在正是适当之时，我们愿意听闻佛陀的阐述。好啊！世尊！请您老人家此时垂示，我们会如说奉行。」佛陀就告诉诸弟子们说：「大家注意的听！仔细的听！好好的思念它。我将会为你们一一分别详细的解说」。这时诸比丘们依佛的吩咐，正下意识的恭聆佛陀的教训。

释尊以偈，将他为甚么会了知过去诸佛的详细情形告知诸弟子们后，「又告诸比丘」，也就是继续发言对诸弟子们垂示。诸弟子们只知佛陀有一股威大神力，了知过去诸佛的一切，但霖未听过佛陀讲过，只凭推测，不能确知真象，故佛陀将为诸弟子们讲说有关于过去诸佛的一切。也许有过去诸佛的出现，才有现在之佛陀之继承，所谓「饮水思源」，身为一位佛教徒，当应了知诸佛的家谱！

佛陀说：「汝等欲闻如来，识宿命智，知于过去诸佛因缘否？我当说之」。「识宿命智」就是「识宿命智通」，是六神通之一，通常所谓「宿命通」是。如单说宿命智，则为知道宿命的智慧，如加一识字，就为之宿命通，是有智力能够认识宿世生死之事，也是认识宿世生死的智慧，是有智力能够认识见知过去世之生死等事。既有这种智慧，则对于宿世的生命等事，已了如指掌。其智力为一自在无碍，能够察知过去世之一切。「因缘」为实事，是诸佛过去的经过，也就是有关于诸佛的一切实事。因缘本为因与缘，因为直接的原因，缘为间接的助缘，一切万事万物，均由因与缘而生，如只有原因，而没有助缘，是不会产生其果报。又如因虽为好因，而遇恶劣之缘的话，那就不一定会产生好的果报。反之而因为坏，而所遇的缘霖是好的，即也不一定成为坏的果报。譬如有好的种子（因），但卸缺少了水分、日光、肥料、空气等缘时，则任尔怎样的好种子，也不能茁壮起来。反之而一被认为不甚么好的种子（因），但霖悉心加以施工照顾，有适当的水分、配料、

日光、空气等配合得适宜的话，终会慢慢的萌芽而茁壮起来（果）。可见得因与缘是何等的重要！有关于因缘，在诸经里有详细的分说，如四缘、十二因缘，或十二部经里所谓的尼陀那（因缘）等是。尼陀那本为说诸佛法本起的因缘。如佛陀为甚么因缘而说此事？（有人问故）或毘尼（律）中说：有人犯是事，故说是戒。所谓佛陀的说法「缘起由序」是。惟因缘既为缘起，即也包括其实事，故所谓因缘，也可解说为经过的原因事缘——实事。佛陀说他有了宿命通，知道过去诸佛的一切事，大家是否愿意听听有关于过去诸佛的因缘实事？如果愿意的话，「我当说之」。佛陀我，就

会将过去诸佛的一切，原原本本的说出来。

「时诸比丘白（佛）言：」诸比丘，也就是在座的佛陀常随众（一千二百五十名比丘），本来就想知道有关于过去诸佛之事。苦无机会已久，此次大家本为谈谈说说，焉会想到此时正是佛陀欲说此事之

时，所以既承佛陀的垂问，就很快的回答佛陀说：「世尊！今正是时，愿乐欲闻」。大家尊一声释迦世尊。也就是叫一声「师父啊！」现在正是师父您，阐说有关于过去诸佛的因缘实事之时。我们久来就想请教师父您，而苦无机会，就在这时趁大家聚在一起时，互相谈谈说说。然而过去诸佛是那么的，历时又那么的久，每一佛陀的真象，实在不是我们能够了知之事。此事又是有关于我们身为佛徒需要了解的重要事，所以我们确实很愿意，很喜欢听闻！

「善哉！世尊。以时讲说。当奉行之。」善哉如上述，是赞美时的用语。佛陀既慈悲垂问，定会讲说出来，所以大家就难免要说声善哉！大家恳切的希望释迦世尊在此时讲说出来，故就请佛陀世尊讲说有关于过去诸佛的因缘实事。如能承蒙佛陀世尊垂慈许允，将此事在此时阐说出来的话，大家定会接受佛陀的教导，而奉行佛陀所交代下来的事。所谓「奉行」，

本为听后接受、遵命去行之意，但是诸弟子既盼望佛陀的垂教，就在佛陀还未阐说前，说一声「当奉行之」。也就是如果承蒙佛陀不弃，而将过去诸佛的一切因缘实事讲说出来后，不但大家对于过去诸佛有了很深的认识，也会由此而增加学佛精进的机会，进而获益，定是不少，所以大家才说，我们听后定会依之而如教奉行！

「佛告诸比丘」们说：「谛听！谛听！善思念之」。谛为含有至理之语，如真谛、第一义谛等是。谛听即注意的听。谛听二句连在一起，是特别叮咛，叫大家应专心一意的听。因为这是有关于佛教的传承渊源之事，等于就是诸佛的家谱，身为佛徒，应该了知得清楚，才不愧为是真正能够传承佛教之人，自然的应于特别注意的听。善思念即为听后应好好的思念，也就是不要只听过就算了事，应该以诸佛的因缘实事为学佛人的范模，要时时刻刻把它记忆、思念，以便效法！「吾当为你分别解说」。分别解说为详细阐说，是一一

详细说明之意。佛陀说他将阐说过去诸佛的一切，大家应当注意的听，应该将它忆记不亡！「时诸比丘，受教而听」。经过佛陀特别的叮咛叫大家注意后，诸大弟子们就照佛陀的吩咐，大家都领受佛陀的意旨，正在静听佛陀的垂示。

佛告诸比丘！过去九十一劫时，世有佛，名毘婆尸（胜观）如来至真，出现于世。复次比丘，过去三十一劫，有佛名尸弃（顶髻）如来至真，出现于世。复次比丘，即彼三十一劫中，有佛名毘舍婆（遍一切自在）如来至真，出现于世。复次比丘，此贤劫中，有佛名拘楼孙（所应断已断），又名拘那含（金寂），又名迦叶（饮光）。我今亦于贤劫中，成最正觉。

佛陀告诉诸弟子们说：过去九十一劫前的时候，世间里，有位佛陀名叫毘婆尸的如来——至其无伪的觉者，出现在此世间。其次，诸比丘们！过去三十一劫前，有位佛陀，名叫尸弃如来——至其无伪的觉者，出现在此世间。其次，诸比丘们！在过去三十一劫前的中间，也有一位佛陀名叫毘舍婆如来——至真无伪的觉者，出现在此世间。又次诸比丘们！在此贤劫当中，有位佛陀，名叫拘楼孙佛，又有一位名叫拘那含佛，又有一位名叫迦叶佛，都同样的在贤劫中出现于世。我现在亦在此贤劫中成就最高无上的正觉佛陀。

「佛」陀「告」诉「诸」位「比丘」们说：「过去九十一劫时，有佛，名毘婆尸如来至

真，出现于世。毘婆尸译为胜观、种种见，是过去七佛的第一佛。据说释尊在修菩萨行的过程中，正修满第三阿僧祇劫（无量劫）时，遇到这位佛陀，而赞仰这位佛陀的精进之力之故，终于超越九劫而成佛，也就是依此赞仰佛陀的功德，而得以提前成佛。所谓九十一劫，是由一百

大劫减去九劫之数。原来释尊和毘婆尸佛相逢事奉时，是释尊在因位修满三大阿僧祇劫后，更进而修持所谓百劫期间的相好之福业之初。据『俱舍论』第十八的记载说：时菩萨（指释尊的前身）勇猛精进，正在行因，偶尔看到底沙如来（毘婆尸如来）坐在宝龕中，入于火界定，威光赫奕，特异于常时。释尊于是专诚瞻仰彼佛。忘弃放下另外一只脚，经过七昼夜之久，未曾怠忽，以清净诚恳的心，用妙伽陀（偈颂）赞叹彼佛说：「天与地，此界与多闻室，逝宫与天处，就是十方。也不得有！丈夫牛王的大沙门（指释尊），徧寻地与山，及林，都找不到能和此佛比等者！」释尊这样的赞叹毘婆尸佛后，就因之而超越九劫，也就是提前九劫，而完成其相好的福业。由此推算，则知毘婆尸佛是离释尊九十一劫前的佛陀（一百劫减去九劫）。

有关于过去七佛之说，可说是行之已久，如南传长部经典里的大本经，即和本经同样的详述过其因缘实事。又阿育王即位后第十四年。曾经增大七佛里的拘那含牟尼佛（第五位佛）的宝塔，即位第二十年即不但亲诣该塔，建立石柱，就是在不久之后所建之塔的栏楯里，也曾经令人塑有七佛道树的浮雕。由此可见，过去七佛之说，并不是后人所插进，是自有佛教以来，就已传承很久的了！

「至真」是佛陀的别称，佛陀已离开一切虚伪，是最为真实的大觉者，故为至真的佛陀。释尊首先提起过去七佛的首位佛陀，他说：在过去九十一劫前的时候，有位毘婆尸佛诞生降世，在此世间成就正觉。

「复次比丘！过去三十一劫，有佛，名尸弃如来至真，出现于世」。复次为其次，是再者。尸弃译为顶髻、火首，是过去七佛中之第二位佛陀。离开现在贤劫三十一劫前时，降生在世、出家、成道的一位佛陀。每位佛陀降生在世时的相隔期间，不一定都一样，如第一之毘婆尸佛是

离释尊九十一劫前，这位佛陀即离释尊三十一劫前，和第一位佛相隔有六十劫之久，南传北传的经典，都一致的同样记载，故不是后人有意表示甚么而作。是释尊依实际之事，依他所了解的介绍出来耳。如果是人数，有时因难以统计之故，都用一、四、五、六、八、十等数，以表示其圆满的数字，至于过去的事，则唯有信从佛陀之说，如有疑问，也难以启疑，只有加功进道，以期愈能明彻实相耳。单说现在的事，就有好多应打疑问的地方，也就是难以相信的事常常发生于世间。更何况谈论出世间的妙理，自然是超越常识之外的为多！

「复次比丘！即彼三十一劫中，有佛，名毘舍婆如来至真。出现于世」。毘舍婆（毘舍浮）译为遍一切自在，是过去七佛的第三位佛陀，也是上面所述过的三十一劫中的第二位佛陀。当然是属于过去庄严劫千佛当中最后出现的一位佛陀。由于同于一劫当中，有了二位佛陀的出现，则愈

显佛佛相隔出世的期间并没有甚么一定的规律，有的经过六十劫之久，有的祇只有半劫的期间，则会相继降临于世。也许时间既如佛陀所说的那么的久远，则用功精进的大菩萨，一定大有人在。这些大菩萨正为补处的佛陀，也就是候补的佛陀，自会在他们功德圆满时降生出现，以便完成其成佛的愿望。因此，在众多的菩萨当中，甚么时候是那位菩萨的功德圆满之时，实在是未知之数，唯有佛智始能了解，经文所举。正是佛陀释尊所看透的过去事。故虽然是释尊，也未能缩短或伸长他们降生的期间，只好原原本本的道出！

在同一劫中有二位佛陀之降生一事，乍看起来，时间好像太短一点，但是所谓一劫，即如前述，实在是非常久远的期间！如再重述一次，即愈会忆起其时间之久的程度。劫是梵语劫波之略，译为分别时节。是通常的年月日时等，不能算得出之远

大的时节，故亦译为大时。所谓时间最小的，是六十念中之一念，如大时，即名为劫是也。劫有二种大中小之说。一、人寿自十岁，每经百年再增一岁，直至增至八万四千岁，为之增劫。人寿自八万四千岁，每经百年减一岁，直至减到人寿十岁，为之减劫。一增一减，都是一小劫，一增一减合起来为之中劫，成住坏空之四期，各有二十中劫。集此八十中劫，就为之大劫（出自俱舍论）。二、合上面的一增一减，而为一小劫，二十个小劫为一中劫，成住坏空四个中劫，合之而为一大劫（出自智度论）。其它如盘石劫、芥子劫等，均如前述。

「复此比丘！此贤劫中，有佛，名拘楼孙。又名拘那含。又名迦叶」。拘楼孙（拘留孙）译为所应断已断，是过去七佛的第四位佛陀，也是现在贤劫一千佛当中的首位佛陀。据说在贤劫中住劫时之第九减劫，人寿六万岁时出现于世（其它因缘事实，均在本经里详细说出）。

拘那含为拘那含牟尼之略，译为金寂，为过去七佛中之第五位佛陀。也是现在贤劫一千佛当中的第二位佛陀。据说为人寿四万岁时出现于世（其它和上面一佛同）。

迦叶译为饮光，是过去七佛的第六位佛陀，也是现在贤劫千佛当中的第三位佛陀，是释尊之前一位佛陀（人寿二万岁时出世）。以上三佛，连同释尊，均为现在贤劫中之住劫二十增减里的第九减劫时出现于世（现在贤劫的住劫——二十增减之前八增减劫中，均没有佛陀之出现）。

「我今亦于贤劫中，成最正觉」。现在之住劫，名为「贤劫」，因为现在的住劫二十增减中，有千佛相继出现，是贤圣特多的住劫，故称之为贤劫，亦赞为善劫。至于过去的住劫，即名为庄严劫，未来的住劫，名为星宿劫。「我」是指释迦世尊自己，释尊说他也是在此现在贤劫里，成就最高无上的正觉，也就是成佛作祖。这样，即释尊也是过去七佛当中的一位佛陀，其因缘事实，是吾人最为清楚的，在本经里，也有详细的叙明。

佛时颂曰：

过九十一劫，有毘婆尸佛。次三十一劫，有佛名尸弃。
即于彼劫中，毘舍如来出。今此贤劫中，无数那维岁。
有四大仙人，愍众生故出。拘楼孙那含，迦叶释迦文。

佛陀这时用偈颂说明说：

过去九十一劫前时，有位毘婆尸（胜观）伸出境在世间。其次在过去三十一劫前的时候，有位佛陀，叫做尸弃（顶髻）的佛陀出现在世间。又在同一劫中，有位毘舍婆（毘舍浮。遍一切自在）佛出现在世间。现在的贤劫中，无数亿（那维、那由他）岁里，有四位大觉金仙——佛陀，因怜愍众生的缘故，出现于世间。所谓拘楼孙（拘留孙。所应断已断）佛、拘那含牟尼（金寂）佛、迦叶（饮光）佛、释迦（能仁）夫（牟尼。寂默）佛是也。

「过九十一劫，有毘婆尸佛」。过去九十一劫前，有位毘婆尸（胜观）佛，出现在世间，是过去七佛中的首位佛陀。上面已述过，北传的长阿舍经里独具之处，就是采用许多的偈颂。也许佛经的编汇，虽然是以散文的体裁为主，但如果想使人背诵的话，还是以偈颂的体裁比较容易，因为长文须一大堆，而偈颂即简短明爽，而且有韵律可以助兴，自然的在佛经里采用其体裁是非常的多。还有一种，就是可使民间当做民谣留传下来，自会家喻户晓，而收到广泛传诵的效用。也许古时的印度人，有的是诗歌的天才。这些人当不会放过在佛经里，以偈颂歌诗的方式，使其

传流下去，致在佛经处处可以看到有好多偈颂的出现。佛教与文学，佛典之流传，当有其一份的功德！

「次三十一劫，有佛名尸弃」。其次，过去七佛的第二位佛陀，叫做尸弃（顶髻、火首）佛，是现在贤劫三十一劫前之事。「即于彼劫中，毘舍如来出」。在同一三十一劫前当中，还有一位佛陀出现过，那就是毘舍（遍一切自在）如来——佛陀。是过去七佛的第三位佛陀。每位佛陀的出现，并没有一定的间隔，如过去七佛的第一佛与第二佛，相隔有六十劫之久，而第二佛与第三佛，即同在一个劫中出现，可见得原始经典的记述。是释尊据实而说，其所用的数字并不像大乘经典里所用的那种含有特殊的意义，是朴实可爱！（如上述）

「今此贤劫中，无数那维岁」那维为那由他之略，是巨大的数目，译为亿。古印度所谓之亿，不一定是现在吾人所用的亿万之数，他们曾经以十万、百万、千万等，为亿的数字。无数那维岁即为算不尽的亿年，是表示一个贤劫是难以数目计出之久。也许所谓一劫，是指一个大劫而言，一个大劫里，有四个中劫，一个中劫，是以人寿十岁，每经百年增一岁，直增至人寿八万岁。人寿八万岁时，每经百年减一岁，直至人寿十岁，一增一减就是前述之一小劫，二十个小劫为一中劫，莫怪这种数目，是无数的亿单位！

「有四大仙人，愍众生故出」。仙为长寿不死之称，总名行者。佛陀就是正真正正的长寿不死（无量寿）之人，故以大仙称之，所谓大觉金仙是。每位佛陀都是为了了一大事因缘，才会出现于世，所谓普渡众生，成佛作祖是也。众生即众苦交迫之身，也是随其业力而永恒的在于三界六道当中，如车轮的旋转一样，不得解脱。佛陀有鉴于此，才以菩萨乘愿再来的姿态，也就是照见众生每受苦恼，不知离脱，而起大慈悲，怜愍众生，才会降生出现于世，藉以度化众生，皈成正觉。

现在贤劫中降生成道的大觉金仙——佛陀，有了如下之四位：「拘楼孙佛、拘那含牟尼佛、迦叶佛、释迦文」佛。释迦文为释迦文尼（牟尼）之略，释迦为姓，译为能仁，是刹帝利（王）种之一族，本称瞿昙氏（地最胜），因几分族而为释迦氏。文尼（牟尼）译为寂默，本为古时得道者的尊称，因释尊是释迦族里出身的圣者，故称之，久而久之，牟尼（文尼）即成为释尊的佛号，一称牟尼时，都是指释迦佛！

汝等当知！毘婆尸佛时，人寿八万岁。尸弃佛时，人寿七万岁。毘舍婆佛时，人寿六万岁。拘楼孙佛时，人寿四万岁。拘那含佛时，人寿三万岁。迦叶佛时，人寿二万岁。我今出世，人寿百岁，少出多减。

你们应该要晓得：毘婆尸佛降世时，世人的寿命长达八万岁之久。尸弃佛的时代，世人的寿命，是七万岁。毘舍婆佛的时代，世人的寿命，是六万岁。拘楼孙佛的时代，世人的寿命，是四万岁。拘那含牟尼佛的时代，世人的寿命，是三万岁。迦叶佛的时代，世人的寿命，也有二万岁之长。而我现在出现在世时的世人的寿命，只不过是百岁，超过此数的人很少，不足此数的人是非常的多。

上面已将过去七佛降世的时期示完，由这里起，是有关于过去七佛当时的人寿的问题。

佛陀说：「汝等当知！」也就是叫大家要把它牢牢的记住。因为既欲知过去诸佛之事，即应注意的听，听后也应把它牢记，才有帮助之处，所以释尊才叫诸弟子们应该要晓得：「毘婆尸佛时，人寿八万岁」。人寿八万岁是增劫之最，也是将转为减

劫的开始。佛陀既以过去七佛为说明的一个区限，即其首位之佛，应该也是增减劫之初，才会令人觉得有首尾相应之感。也许佛经的组织是非常的巧妙，既不突然而出，又不忽然而没，都是有着其健全的组织，令你怎样想微细的去查考，也有其津津之味在！以二千余年来说，这

种结构，实在是妙极了！八万岁之说，实在是根据增劫之劫初之说而来。那么，人不一定有这么多的岁数么？依吾人的身体的结构来论，当然是不可能，最多也只不过是百余岁的光景，超此数字，就属于神话。对了，现在正是谈论过去九十一劫前之人的寿数，那时吾人不但还未出生，就是怎样的一人，大家还是摸不着头绪！如果说没有这回事，则一切佛经，就会大有问题，因为佛经里面处处所谈的都为吾人常识之外的为多，也就是吾人难以了解之事非常的多，吾人正在推研这种不可思议的真理，如果不是在推磨研究的话，焉须下手去整理？大家都知道，佛经里所谈的事，如果只是吾人都会了解的话，那就不需有佛经。因为古人与吾人所发现的善言美事已非常丰富，已足够行于世，何必多此一举？吾人对于佛经之信仰与兴趣，应该是在于里面的真理，真理就是真正的道理，真正的道理一定是人类发挥出最高的智能始能发现，因为所谓真理，应该是

万世不移，不管宇宙世界之如何演变，或科学学术如何的进化，真理并不会因之而失去其真理的价值，假如随着时代的演变，真理也会演变的话，那就不能算是真理，那是一种适应于某时某地某人的道理而已，换一个时间、地点、对象时，不一定还站得住，不一定还能适用，故绝不能和真理同时而语！吾人既知真理就是这么回事，即信仰真理，研究真理的人，一定要虚心以待，不能说吾人不能了解之事，就认为是没有那回事，如果一言咬定，那就只有到此为止，那就没有进步的余地！由于佛陀发现宇宙的真理，而道出七佛世尊在世时的寿数，如果以为是随便说说，那就无话可说，如果想研究真理的话，就须「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也唯有这样，吾人才有求进的余地！

「尸弃佛时」代的「人」类的「寿」命，有「七万岁」之长。「毘舍婆佛时」代的「人」们之「寿」命，有「六万岁」。「拘楼孙佛时」代之「人寿」，是「四万岁」。「拘那含佛时」，「人」的岁「寿」，是「三万岁」。「迦叶佛时」，「人」的「寿」数是「二万岁」。以上自过去七佛中更第二位佛起，至第六佛，计五位佛陀降生在世时代的人类的岁寿，都是以万的单位计，可见得当时的人们之寿命是如何的长。这种长生不老的论说，已如上述，是超乎人类的常识之外。惟经文霖很明显的记载为人类的寿数，这，愈使人堕入五里雾内，真是丈二金刚，摸不看头盖！如果是佛陀成道后的寿命，那就没有话说，如以人类肉体的组成来论，实在有点牵强，莫怪有人会起疑问，而一再的须要加以研讨！假如说佛经巧妙的安排数字，那也有点讲不通，因为里面是七、六、四、三、二，而缺少了五。大凡佛经所用的字数，如六、五、四等，均为圆满的表示。七即超越（六道）的字数，三是三类人物的字数，二为其次之提示，或大乘所谓二乘的字数，不过这时还没有大乘的佛教之独立，故可当做相对的数字看。大本经说古时的人寿，为什么不把八、七、六、五、四、三、二等数排下去，而独漏五的字数？所以说，里面所指的人寿数字，不一定都是在表示甚么，很可能是有其事。如吾人还未接触佛经，深研佛理时，世上虽然存有很多吾人不注意到的道理，但却不会知道。吾人由于佛经而得知或证实的世间的真象，实在太多太多！世上有些长命的动物，如龟蛇，或水族，有的都以千以上的数字计。这些动物同为生存在世上，霖悬殊得难以思议，故肉体如受不同的环境，极可能有长短不同之差距，古佛既离吾人的时代那么的久远，就会产生吾人的猜疑，那是自然的道理！

「我今出世，人寿百岁」释尊说他降世时的人类之寿命，只不过是百岁而已。虽然也有超过百岁之人，但是微乎其微，所以说「少出」，也就是很少有人超过百岁的大关。都是「多减」才是实情，也就是比百岁减少的人为多。释尊所谓的「少

出多减」这句话，即无论何人大概都会相信，因为是大家的肉眼可以窥见之事。佛经里曾经说到末法一万年，如果这个世界，再经过万年的话，情形一定有很大的变动，届时如果人类的寿数超乎现代人的话，是时如谈说吾人的寿数只不过是数十年，那就不一定有人会相信，所谓「鬼才相信」！以百寿的人谈论万寿，是莫明其妙，反之而以万寿的人看百寿，当然也会有莫大的疑问，故寿数的问题，也和真理一样，唯有直接承当的人，才会觉得有理，不然的话，即任尔怎样的解释，有时不一定听得进去。不通像佛陀那样的人所讲的话，定会有相信之人，因为佛陀确实有他证验过的实事。尽管听闻的人不一定是证验过，然而既有人证验，自会有据，而致深信不疑。可惜吾人是凡夫，并没有甚么大的力量说服他人，唯有将佛陀说过的道理，和盘托出，任人挑选耳！

佛时颂曰：

毘婆尸时人，寿八万四千。尸弃佛时人，寿命七万岁。

毘舍婆时人，寿命六万岁。拘楼孙时人，寿命四万岁。

拘那含时人，寿命三万岁。迦叶佛时人，寿命二万岁。

如我今时人，寿命不过百。

佛陀这时又以偈颂说：

毘婆尸佛降世时的人们，他们的寿命为八万四千万岁。尸弃佛降世时的人类的寿命为七万岁。毘舍婆佛降世时的人类的寿数为六万岁。拘楼孙佛降世时的人们，其寿命为四万岁。拘那含牟尼佛降世时的人类的寿命为三万岁。迦叶佛降世时的人们，其寿命为二万岁。像我现在降世时的人类的寿数，大多不超过百岁。

偈颂和散文，文与义，都一样，并没有甚么多大的差异，只在八万岁里，加个四

千耳。也许八万岁是略数，八万四千万岁才是正确的数字，看下文就会了解八万四千万才是整数之所以。所谓八万四千，本为显示物数之多而来。虽然还有无量、无数，或者是劫波，或者是恒河沙，或者是尘点劫等，不胜枚举之数字或譬喻，可以当做是非常多的数字，但那些都是用于算不尽的数目，也就是想正确的统计其数目，确实很困难。如用八万四千，即干脆利落，也是有正确的数目可指，不会令人有着混淆不清之感。在佛教里，说烦恼之多时，就以八万四千之尘劳来形容，说教门之多，也以八万四千法门充之，说须弥山之高时，就说八万四千由旬。说非想天与劫初之人的寿命时，也说八万四千万岁。也许毘婆尸佛降生在世时，正值劫初，故说其时人类的寿数是八万四千万岁。依佛经记载，即每部经典，如关于劫初时，都一致的说劫初之人的寿命为八万四千！

八万四千之数，以「八万细行」来说明，比较容易了解：行、住、坐、卧之四威仪，各有二百五十戒，计为一千。摄律仪戒、摄善法戒、饶益有情戒等三聚净戒，各有一千，计为三千。配合杀、盗、婬（身三）、恶口、妄言、绮语、两舌（口四）之身口七支，计为二万一千。又配于贪、瞋、痴，以及贪瞋痴「三毒之等分」等四烦恼，合计而为八万四千，也就是八万四千律仪（戒、细分）。其它如在佛陀三百五十功德门里，各乘布施等六度，就成为二千一百度门，再乘四大、六衰（六尘）等十能治，而成为二万一千，再乘对治各心的四病（多贪、多瞋、多痴、三毒之等分）之用，就成为八万四千的诸度门。其它还有几种算法，其举出的名目虽有不同，但都是说明八万四千之数。

毘婆尸佛时代之人的寿命，是因劫初之故，正好是八万四千万岁。其它如尸弃佛

时，人寿是七万岁，毘舍婆佛时的人寿为六万岁，拘楼孙佛时的人寿为四万岁，拘那含佛时的人寿，是三万岁，迦叶佛时的人寿，是二万岁，释迦佛时的人寿，很少有人超过百岁等，均和长文里所指出的模一样，令人一读就会了解，故不多赘。

毘婆尸佛，出刹利种，姓拘利若。尸弃佛、毘舍婆佛，种姓亦尔。拘楼孙佛，出婆罗门种，姓迦叶。拘那含佛、迦叶佛，种姓亦尔。我今如来至真，出刹利种，姓名曰瞿昙。

毘婆尸佛的出身，出自刹帝利种族（王种族），其姓为拘利若（僑陈若，火器）。尸弃佛与毘舍婆佛的出身种族、姓氏，均和毘婆尸佛同。拘楼孙佛即出自婆罗门种族（净裔），其姓为迦叶（饮光）。拘那含佛和迦叶佛也和拘楼孙佛同。现在的如来至真佛陀我，是刹帝利种所出，姓为瞿昙。

以上为有关于过去七佛的种族、姓氏的叙明。「毘婆尸佛，出刹利种」刹利（刹帝利）直译为田主，是拥有国土的主人之意。所谓王族、武士阶级是。这些人为治理国家，维护国民的安全，一旦国家有事，即亲自执持干戈，以保疆界，是印度四姓，也就是四种阶级的第二类人物「姓拘利若」。拘利若（拘邻若、僑陈那）译为火器，是毘婆尸佛之姓。佛陀在世时，曾有此种姓，如佛弟子一一五比丘当中的阿若（解了，名）之姓，就是大家所熟知的僑陈如（僑陈那）。

「尸弃佛、毘舍婆佛，种姓亦尔」种就是种族，姓为姓氏。尸弃佛和毘舍婆佛，都同样的降生在王种族里，也同样都是姓拘利若（僑陈那、火器）。连同上面之毘婆尸佛等三佛之出身与姓氏，都同为一系。下面三佛，才有了异样，才有了种族与姓氏的不同。虽然如是，但下面三佛的种族、姓氏仍然是同一体系，都是婆罗门种，姓氏均为迦叶。由此以推，即知诸佛降生在人间时，如不是婆罗门种族，就是刹帝利种族，也就是统为上流阶级，都是望族！也许将成佛陀之人，并不是一位平凡之人，定有其来历，也就是所谓累积功行而来的人。这种人的出身，如果是在平凡的家庭里，就不能算为最完美的人。虽然「英雄不论出身底」，但如果是英雄，出身又是高贵，总比出身平凡之人来的圆满些，故既称为宇宙真理的证悟者，又为三界的大导师，其一切的一切，总应无缺无漏才对。如佛成道后，被认为所有开教者中，出身最好的一位，只这一点，就值得人们的敬仰，莫怪诸佛降世时，其出身总是在于上流的家中。虽然佛陀因成道的缘故，这些事情并不是最为紧要的一件事，可是以未得度的世人来说，仍然会重视这一点，是千真万确之事。因为这是任何代价都不能换得来的！

「拘楼孙佛，出婆罗门种，姓迦叶」。婆罗门译为净裔，是印度四阶级中的第一位。自称为梵天之裔，读诵吠陀圣典，专司祭祀，是职业性的道家。通常都过着如下之四期生活：幼年（七岁）时学吠陀，长而居家结婚（三十岁），也从事于祭祀的工作。五十岁时隐遁修苦行，老年后到处游行。迦叶（迦叶波）译为饮光、龟足，是拘楼孙佛之姓，是古代的姓氏之一。如释尊的弟子中，曾有许多姓迦叶之人。

「拘那含佛、迦叶佛，种姓亦尔」拘那含佛与迦叶佛同样都是出身于婆罗门种族，其姓均为迦叶。里面的迦叶，其姓和名好像有类同之感，因为既和拘楼孙佛之姓同一，即其姓氏既为迦叶，其佛名也是迦叶佛似的了。惟这是以其种族为佛名。如同释迦牟尼佛一样，释迦牟尼佛是释迦族里所出的圣者（牟尼），迦叶佛应该也是迦叶族里所出的圣者（牟尼），故仍然不足为怪！

「我今如来至真，出刹利种，姓名曰瞿昙」。释尊说他的出身是刹帝利（王、武士）种。其姓名为瞿昙。瞿昙（乔答摩）译为地最胜、地种。一般所谓日种、甘蔗种等，是其异称。释迦的幼名为悉达多（一切义成），成道后为释迦牟尼佛，也就是释迦族中出身的圣者。至于瞿昙，即为印度刹帝利种族中的一姓。据说是瞿昙仙人的后裔，释尊的本姓即属于此。刹帝利虽被列为四阶级中之第二，但依实际情形来说，刹帝利种之人才是直接间接的参与国家之大事的人，也就是真正国家的统治者。婆罗门族不过是一种顾问，或导师的身份而已。不管如何，婆罗门或刹帝利，均属于家世清白，血统精纯的望族，故诸佛降世时，不是选择婆罗门，就是刹帝利那种最为优秀的家庭，以免日后被认为是出身低微的人。也许释尊降世时，因人心已不同于初创四姓时那种婆罗门至尊的时代，已到刹帝利将抬头的时候，也就是人们在国家四分五裂时，都渴望有位转轮圣王的出现，以便统一全印，以便安定民心，故同时的刹帝利很可能比婆罗门来得吃香。不过因婆罗门至上的思想已沁人心太久之故，婆罗门与刹帝利同为人们最仰慕的种族。这是证明诸佛的降世，是取自身家清白高贵，而不一定是婆罗门或刹帝利，也就是说，婆罗门与刹帝利，均为家世清白的望族的代表耳。

佛时颂曰：

毘婆尸如来，尸弃毘舍婆，此三等正觉，出拘利若姓。
自余三如来，出于迦叶姓。我今无上尊，导御诸众生。
天人中第一，勇猛姓瞿昙。前三等正觉，出于刹利种。
其后三如来，出婆罗门种。我今无上尊，勇猛出刹利。

毘婆尸佛、尸弃佛、毘舍婆佛等，此三位正觉佛陀，均都出自拘利若（憍陈如、火器）之姓。其余三位如来佛陀，都是出自迦叶之姓。现在无上尊佛陀我，善能引导调御诸位众生。是天人中的第一人，是勇猛之姓，是瞿昙氏。前面的三位正觉者，出身于刹帝利种，其次的三位如来，出自于婆罗门种，现在无上尊的我，是出自勇猛的刹帝利种。

「等五觉」是三藐三菩提之译。诸佛的觉知都是平等，并没有差别，都符于真理，故曰等。诸佛的觉知，均契于真理，故曰正。也就是有中心，有正真的觉知。三藐三菩提就是三藐三佛陀，是佛陀十号之第三，是正徧知（等正觉者）。所谓知，就是觉，所谓觉，也正是知。觉知遍于一切，为之徧，是无所不知，无所不晓，觉知得尽透彻，觉知契于真理，即是正，是有中心，有统一，有皈依，不是只知很多而无中心那种散逸可言。所以说，佛陀的觉知，是徧正觉知一切法！「拘利若」如上述，是憍陈若、憍陈如（火器）。释尊说「毘婆尸如来」与「尸弃」佛，以及「毘舍婆」佛等，「此三」位「等正觉」，也就是这三位正等正觉——佛陀降生在世时，均「出」自「拘利若」之「姓」氏家系。

「自余三如来，出于迦叶姓」「自」此过去佛之前三位佛陀之「余」后的「三」位「如来」，都是「出于迦叶」的「姓」氏家族。也就是自过去七佛的第四位佛陀起，至第六位佛陀（拘楼孙佛、拘那含佛、迦叶佛），计三位佛陀降生在世时，都是托胎在迦叶的姓氏家族里，然后出家去修行而成道。偈颂之叙述，大抵和长文一样，并没有甚么变化，唯有排法的次序有些不同，以及尊称佛陀的不同耳。如长文里，是将种族与姓氏，都一口气的把它记叙下来，而偈颂即先将姓氏叙述，种族即另列在后面。

「我今无上尊；导御诸众生，天人中第一，勇猛姓瞿昙」。释尊说他现在的我——一无上至尊的佛陀，我这位能善引「导」调「御」诸众生的佛陀，是天神人类当中无与

伦匹的第一人。佛陀是欲界、色界、无色界等三界的大导师，也是一位调御丈夫。调御丈夫也是佛陀十种美称之一。一切众生譬喻狂象凶马，佛陀喻为调御象为师，在调御师之前，任尔是怎样难调难伏的猛兽，也没有不被调伏的，有的是时间的问题耳。如假以时日，就会使那些猛兽驯伏，是一定的。也许佛陀已能调伏自己，能使自己的身心自由自在，故能使一切众生被其化度。天人中第一就是天人师，勇猛姓瞿昙的勇猛，是最胜之意。因为瞿昙虽译为日种、甘蔗种、泥土种等义，但是也可以说是最胜之意，如慧苑之说等是。释迦是瞿昙种族的后裔，故以祖先是族种名。如那些不解佛理的外道，常称释迦为瞿昙（乔答摩）是也。由上面的记载里，吾人已发觉佛陀十种美德的大部份。后人说佛有十号，尤其是大乘经典，莫不都是将原始经典里面零粹的佛号彙集在一起，而一口气的把它缀出来耳！

「前三等正觉，出于刹利种」。上面已说过，长行的记载，是将种族与姓氏连叙在一起，而偈颂则分开举出，尤其是先谈姓氏，后示种族，其它并没有甚么变化，唯有不同的佛号之再予出现耳。释尊说过去七佛的前面三佛，是出自刹帝利种，也，就是降生在世时，都托胎在王者的家庭里。「其后三如来，出婆罗门种」。自第四位佛陀，至第六位佛陀等三位如来降生在世时，都是选择婆罗门，为他们投胎出生之处。「我今无上尊，勇猛出刹利」。释尊说他自己降生在世时，是在刹帝利族，也就是王者武士阶级的种族家庭里。至于勇猛二字，则如上述可以当做是优胜，也可以说是王者武士身份的勇猛。还有一种，也是佛陀的形容。因为佛陀是大雄大力，大慈大悲的人，大雄大力则属于优胜勇猛，既能以最大的威力克服自己，也可以因之而发出大慈大悲，普渡众生！

毘婆尸佛坐波波罗树下，成最正觉。尸弃佛坐分陀利树下，成最正觉。毘舍婆佛坐沙罗树下，成最正觉。拘楼孙佛坐尸利沙树下，成最正觉。拘那含佛坐优昙波罗树下，成最正觉。迦叶佛坐尼拘律树下，成最正觉。我今如来至真，坐闲多树下，成最正觉。

毘婆尸佛是打坐在波波罗（重叶）树的树下，成就无上的正觉——佛陀的。尸弃佛是打座在分陀利（白莲花）树的树下，完成最上的正觉的。毘舍婆佛是在沙罗（坚固）树的树下坐禅，而成就最上的正觉的。拘楼孙佛即禅坐在尸利沙（吉祥）树的树下成就最上的正觉。拘那含佛是在优昙波罗（灵瑞）树的树下打座，而成就最上的正觉。迦叶佛即坐禅在于尼拘律（无节）树的树下成就最上的正觉的。而现在的我——释迦如来至真佛陀，是在钵多（毕钵罗，思惟）树的树下打座，得以成就最上的正觉！

「毘婆尸佛，坐波波罗树下，成最正觉」。波波罗（波咤厘）树译为重叶树、重生树，类似于此方的楸树。在春季里，会开紫色的花，会放芳香。『法华经』第六法师功德品所谓的波罗罗华香，就是此种树华所制之香。又『大般涅槃经』第九之波咤罗树，在春季开敷时，即有蜜蜂飞来接取其色香细味，也是指这种树。毘婆尸佛最后成佛的机缘，是在重叶树的树下，入于禅定，而了悟宇宙人生的真理，而脱离一切苦恼的。此经都说成就最上的正觉，也就是成为佛陀。而窗传的『大本经』，即说「世尊、阿罗汉、等正觉」。可见得所谓佛陀，也是指解脱生死，不再轮回于三界六道的觉悟者——阿罗汉（无生）。原始佛教的阿罗汉，也是一位得达真理的境地之人，也是大家都想完成的果位。

「尸弃佛坐分陀利树下，成最正觉」。分陀利（迦）译为白莲华，通常都以水中的莲华举出，甚至因水中莲华更奥妙，而以莲华之譬为经名，如『妙法莲华经』

是。也许莲华确是一不可多得的奇妙之华，故诸经都采之而为妙法真理之喻。尸弃佛之完成正觉，是坐在芬陀利的树下，故虽然都说芬陀利为白莲华，也就是池中莲华之一种。但是这里所指的是名叫白莲华之树，而不一定是池中的莲华。

「毘舍婆佛，坐沙罗树下，成最正觉」。沙罗树译为坚固树『慧苑音义』下，即译为高远。因其林木森竦出于余树之上，故名。释尊入涅槃时，是在这种树木的树林里，是在双株的娑罗树的中间，故通常都以娑罗双树而有名。释尊入灭时，在此种树下，而毘舍婆佛即在这种树木之下完成佛陀的正觉。

「拘楼孙佛，坐尸利沙树下，成最正觉」。尸利沙译为吉祥，是吾国之合昏树，俗名为夜合树。吉祥树又有头树之称，因其果实好像人头之故。此树种类有二，若名尸利沙，即叶果很大。若名尸利驶，则叶果很小。此树时生人间，关东下里家。误名沙罗树。又译为合欢树，南本

『涅槃经』卅二说：如尸利沙果，光无形质，见昂星时，果则出生，身長五寸。拘楼孙佛之成道，是在这种树下。

「拘那含佛，坐优昙婆罗树下，成最正觉」。优昙婆罗译为灵瑞、瑞应。其叶似梨，果大如拳头，其味甘，无花而结实。亦有花而难植，故经中常当做希有之喻。在印度，有此种树，而无其花，都说，轮王出世，此花始现。通常都说三千年始开一次花。拘那含佛就是在这种树的树下成就正觉的。

「迦叶佛，坐尼拘律树下，成最正觉」。尼拘律译为无节，或纵广。此树端直无节，圆满可爱，去地三丈余，方有枝叶，其子微细，如柳花子。原语有生长于下之树的意义，如此间的榕树。迦叶佛就是坐在这种树的树下成就正觉的。

「我今如来至真，坐钵多树下，成最正觉」。钵多罗为毕钵罗之误。钵多罗是比丘六物之一，是食器，所谓钵，所谓应量器是。毕钵罗才是树名。释尊在这种树的树下成就菩提正觉，故通常都以菩提树而名，译为道树，一名思惟树。茎干黄白，枝叶青翠，经冬不凋，至佛入灭之日，变色凋落，过后，又生（详见大般涅槃经）。菩提树为常绿乔木，多产于粤东，高二丈余，叶卵形，端甚尖长。花隐于花托中，实圆质坚不朽。今琼山县谓之金刚子，可作念珠，而有大圈。文如月周罗，细点如星，谓之星月菩提。

佛时颂曰：

毘婆尸如来，往诣波罗树，即于彼处所。得成最正觉。

尸弃分陀树，成道灭有原，毘舍婆如来，坐娑罗树下，

获解脱知见，神足无所碍。拘楼孙如来，坐尸利婆树，

一切智清静，无染无所著。拘那含牟尼，坐优昙树下，

即于彼处所，灭诸贪烦恼。迦叶如来

坐，尼拘律树下，

即于彼处所，除灭诸有本。我今释迦文，坐于钵多树，

如来十力尊，断灭诸结使，摧伏众魔怨，在众演大明。

七佛精进力，放光灭闇冥，各各坐诸树，于中成正觉。

释尊这时以偈颂说：

毘婆尸佛最后到达波罗树的树下，就在那个地方，得以成就最上的正觉的。

尸弃佛即在分陀利树的树下，成就佛道，灭除诸「有」之原。毘舍婆佛是坐在娑罗树的树下，获得解脱，得到佛陀的正知正见，得其神足适，而自在无碍。拘楼孙佛即坐在尸利沙树的树下，达成清静的一切智，到达无染、无所著的佛陀境地。拘那含牟尼

尼佛是坐在优曇树的树下，就在那个地方，灭除诸贪欲，忧悲苦恼。迦叶佛最后禅坐的地方，是尼拘楼树的树下，就在

那个地方，除灭诸有之本。现在释迦牟尼我，是打坐于毕钵多罗树的树下，成就如来，而拥有十力的世尊，已断灭诸结使，摧伏众魔怨，在众多众生之前，演说大智光明的真理。由于过去七佛有精进之力，故能放出智光，消灭闇冥。他们各各都坐在各各的树下，在各树下成就正觉。

「毘婆尸如来，往诣波罗树，即于彼处所，得成最正觉。」往就是赴，诣就是到，往诣均为到达之意。毘婆尸佛成道的地方。是在波波罗树的树下，也就是到达一株叫做重叶树之处，在那株树木的树下打坐用功，最后完成佛陀的果位。偈中虽然并不提到怎样成道，但是每位佛陀既同样的成就最上的正觉，即知是怎样一回事。因有释尊成就果觉的经过，故以释尊成道的过程以推，总不会有多大的出入，故不重述。

「尸弃分陀树，成道灭有原」。有原就是生死相续之源。「有」是由于吾人的贪爱执取不舍而有的，也是造作将来的果报

之业，有此业力，才会永恒的寄托在三界六道里，不得解脱，而在三有、九有、二十五有中打转，也就是常为三界六道里轮回旋转不息的有情（众生）。尸弃佛最后成佛的机缘，是在分陀利树（白莲华树）的树下打坐用功而完成的。他成道成佛后，实时灭除「有」源，也就是完成涅槃寂灭，不免再受生死的羁绊！

「毘舍婆如来，坐娑罗树下，获解脱知见，神足无所碍」。解脱为离开系缚，而得自在之意。是解惑业之系缚，脱三界之苦果。解脱也名三昧（等持、禅定），也名神足。如令修短改度，或令巨细相容，都能变化随意，于法自在！知见为佛陀的认知识见。佛陀的知见，是三智（知）、五眼（见），纯粹是智慧的作用，不像吾人所谓意识云知，眼诚曰见那种凡情的作用。解脱与知见合起来，既已被并入在五分法身（五种功德法成佛身）之第五里，即知已实解脱（解脱知见法身）。所谓后得智是也。神足为神足通，此种神通有游

涉往来自在的通力，故名。又云神境智证通，因有变现不思议境界的通力之故。其它如「身如意通」「身通」（自身得变现自在的神力）等，均就其能量之力而名的。至于无所碍，则是神通之总称，是作用自在无碍之意。总而言之，毘舍婆佛得开正觉，成就佛道，是在娑罗树的树下打坐而完成的。

「拘楼孙如来，坐尸利沙树，（切智清淨，无染无所著）。一切智是了知一切法的智慧，是佛陀的智慧。法华经药草喻品说：「我是一切智者，一切见者，智度者，开道者，说道者」。清则无染，净则不离，清淨是离恶行之过失，离烦恼之垢染，也是佛陀的尊号，所谓「清淨人」是。无染则不被一切事物所染，如莲华出于淤泥，而不染是也。无所著即无着，是无执着于事物之念。拘楼孙佛最后成就这种佛道，是在尸利沙树的树下打坐而完成的。

「拘那含牟尼，坐优曇树下，即于彼处所，灭诸贪忧恼」。牟尼如前述，译为寂静。本为寂止身口意三业之学道者的尊号，自释尊成道后，即为佛陀的异名。贪为染着五欲之境而不离之谓。世人多贪，致不解脱，也就是说，大家都贪爱世间的财色名食睡等境，不知厌离的缘故，致在六道里，如车轮之旋转不息一样，不知解脱为何物。佛陀则与此相反，佛陀因离一切贪爱，已因智慧的启发，而看透一切，自不会被诸贪爱之念所扰，因此，心平气和，已没有半点的忧悲苦恼等凡尘劳累。拘那含牟尼佛是打坐在优曇钵树的树下，而灭除一切贪欲，而得达没有忧悲苦恼的佛陀的境地的。

「迦叶如来坐，尼拘楼树下，即于彼处所，除灭诸有本」。有本和有原同样，如上述。是在在之义，也是异熟的果体，和能招引此种业之谓。有有欲有、色有、无色有，以及本有、死有、中有、生有等，是指众同分，以及随众同分的有情数之五蕴。有，也是指一切有漏之法，如识食能

生起后有，是结生之心，及眷属。又业能相续后有，是能引后有之思。其它有关于有之事，都散在诸经论，其主要在说明有情的异熟的果体之众同分、随众同分的有情数之五蕴，以及招引这种异熟果之结业。迦叶佛最后成道时，是在尼拘楼树下打坐用功，在那里灭除一切生死之根本。

「我今释迦文，坐于钵多树，如来十力尊，断灭诸结使，摧伏众魔怨，在众演大明」。十力为佛陀的十智力，十力尊即为佛陀的尊号。佛陀具有如下的十智力：**1.**知觉处非处智力（处为道理之义，是知物的道理、非道理的智慧）**2.**知三世业报智力（知一切众生三世因果业报的智慧）**3.**知诸禅解脱三昧智力（知诸禅定及八解脱三三昧的智慧）**4.**知诸根胜劣智力（知一切众生之根机优劣等智力）**5.**知种种解智力（知一切众生种种知解的智慧）**6.**知种种界智力（于世间众生种种境界不同而如实普知的智力）**7.**知一切至所道智力（知五戒十善之行至人间天上八正道之无漏法至涅槃等，各知其行因所至）**8.**知天眼无碍智力（以天眼见众生生死及善恶业缘无障碍之智力）**9.**知宿命无漏智力（知众生宿命，又知无漏涅槃的智力）**10.**知永断习气智力（于一切妄惑余气，永断不生能如实知的智力）。

诸结使均为烦恼的异名。魔本为麻罗之略。唐朝时才在麻下加一鬼字为魔，嗣后则以魔字当做麻罗之用，久而久之，已成为华语似的被广泛使用。麻罗译为能夺命、障碍、扰乱、破坏等，是害慧命，障碍他人的善事等意。佛经里常以第六天的天主为魔王，其眷属则为魔臣魔民。因为他化自在天（第六层天）有大神力，会留难修出世法之人之故，并不是甚么令人害怕的魔王。也许佛陀成道后，发见此天主障碍人的道心，会夺人的慧命，是修道者的怨敌，才有魔怨之称。魔虽有八魔、十魔等类，而如下之四种魔，才是最为普遍的被知用：**1.**烦恼魔（贪等烦恼，能恼害身心故）**2.**五阴魔（色受想行识等五阴，能生种种苦恼，故名）**3.**死魔（死能断人的命根，故名）**4.**天魔（自在天能障碍人的善事，故名）。此中天魔为唯一的外来之魔，其它都是内在之魔。大明之明为智慧的别名。反之而无明，即为黑暗无智。会沦落为众生，就是由于无明而来。智慧既为光明，即能破灭诸闇，所谓佛日破诸暗，也就是能灭烦恼之冥闇。释尊说他最后禅坐在毕钵罗树的树下开悟，成为十种智力的佛陀。在那里灭除一切烦恼，摧灭降伏所有的魔怨，而在大众当中演说大智者的真理！

「七佛精进力，放光灭闇冥，各各坐诸树，于中成正觉」。精为精纯无恶杂，进为升进不懈怠，是勇猛的进修诸善法之意。精进为修道的根元，故三十七道品中，立此为四正勤之一，或五根、五力、七觉支、八正道等，里面均立有其一支。精进者能得法益故，心常欢乐，反之而懈怠，则恶法覆心故，恒怀苦恼。又精进者，念念于中，恒常增长善法，没有减损，其极，则得最胜之处，是诸佛之道。精进力则为信力、精进力（勤力）、念力、定力、慧力等五力之一，是发生圣道之力用的一种。如根为能生善法，力则能破恶法，根不倾动，力能摧伏，故精进力是属于上位。不过这里所指的精进力，是过去七佛精进于佛道之力，也是在各各的树下用功精进后，所得而来的智慧之力，因之而能够发生功用，而放出智能光明，除灭无明的冥闇！

毘婆尸如来，三会说法。初会弟子有十六万八千人，二会弟子有十万人，三会弟子有八万人。尸弃如来亦三会说法。初会弟子有十万人，二会弟子有八万人，三会弟子有七万人。毘舍婆如来，二会说法。初会弟子七万人。次会弟子有六万人。拘楼孙如来一会说法，弟子四万人。拘那含如来一会说法，弟子三万人。迦叶如来一会说法，弟子二万人。我今一会说法，弟子一千二百五十人。

毘婆尸佛曾经有三次大会讲座说法。初次的讲座时，所度的弟子有十六万八千位，第二次会座时，度有弟子十万人，第三次大会时，所度的弟子为八万名。尸弃佛也有三次大会讲座说法。初会时弟子十万人，第二次会弟子八万名，第三会时弟子七万位。毘舍婆佛有二次大会讲座说法。第一次会时，弟子有七万人，第二次会时，弟子六万名。拘楼孙佛则只有一次大会讲座说法，所度的弟子为四万人。拘那含佛也只有一次的大会讲座说法，弟子之数为三万。迦叶佛同样的也只有一次大会讲座说法，弟子为二万人。我现在也唯有一次大会讲座说法，常随弟子，就是一千二百五十人。

「毘婆尸如来三会说法，初会弟子有十六万八千人，二会弟子有十万人，三会弟子有八万人」。会为会座，也是法会，是弟子的会合，为听闻说法而集会的听众座场，也是佛陀演说妙法的大会。三会则三回的法会，也就是佛陀成道后，为了济度众生，而行三回之僧众大会合之意。毘婆尸佛开有三次僧会，第一次僧众的会合，演说妙法度化众生时，曾经度化了十六万八千人之多的弟子。这些被度的弟子，都是漏尽的比丘，是一切烦恼都漏尽，已经解脱生死轮回的阿罗汉。其它还未得达究竟解脱的弟子，实不包括在内，可见得毘婆尸佛之法缘之深广！第二次僧会的漏尽比丘，也有十万人之多，第三次僧会时，得达解脱的境地的弟子，也有八万人之众。

「尸弃如来三会说法。初会弟子有十万人，二会弟子有八万人，三会弟子有七万人」。尸弃佛也有三回的大会众。初次说法时，慕道而集合的弟子，曾经达到十万人，都是漏尽的比丘。第二回的僧会，得道的比丘弟子，也有八万人之多。另外一次在演说妙法时的僧众大会合，也有七万人之普的得度高僧（以上第一二位佛陀，均有三会说法的僧众，其它则依次而略有不同的僧会）。

「毘舍婆如来二会说法。初会弟子有七万人，次会弟子有六万人」。毘舍婆佛则开二次僧众的大会合。第一次僧会说法时，有七万人得度的大弟子。第二次僧众的大会合时，听法而解脱生死，而达到无漏的果位的弟子，也有六万人之多。

「拘楼孙如来一会说法，弟子四万人」。至于拘楼孙佛在世时所开的僧会，则只有一回。在他说法的会场里，为了听法而集合的大会众当中，有四万位比丘已经得达无漏落于生死的境地。

「拘那含如来一会说法，弟子三万人」。拘那含佛成道后，也和拘楼孙佛一样，只有一次僧众的大会合。在这一次的僧会当中演说妙法时，有无漏的比丘弟子三万人，也就是已没有烦恼可漏的阿罗汉弟子，有了三万人之众。

「迦叶如来一会说法，弟子二万人」。迦叶佛成道后，所开的僧会，也是只有一会，其说法所度的弟子，虽然是算不尽之多，但是达到涅槃解脱的无漏圣者，是有数目可指，是二万名。

「我今一会说法，弟子一千二百五十人」。释尊最后说到自己开会说法的次数，以及为了真理而集合的大会众的数目。他说他现在说法开会的次数，也只有一次，其中，达到无漏的阿罗汉，是一千二百五十人。释尊的弟子当中，完成圣果的人，实不只此数目，这个数字，只不过是一个根本会众而已，是一般所谓的常随众。前面也曾经说过，一千二百五十人是佛陀成道后，初一、二年所度的出家弟子，在佛陀四十余年的说法当中，成道证果的人，有如流水一样，并没有告断，故佛陀在世时的无漏比丘，确实是难以统计之多，一千二百五十人不过是其中的一部份耳。佛经里面所用的数目，有时会令人

觉得过于夸大其辞，可是有时即如这里所举出的数目那样，令人觉得过于聊少闲寂，实因重于显示里面所含的真义，而不是数目的问题！

以上自第四位佛陀（拘楼孙佛）起，直至释尊，都只开一次僧众的大会合，也就是一生度众时，并不分段去说法，只有遇缘便说，有机便度耳。至于三会、二会等，乃是叙明某位佛陀，曾经把他说法的方式，划几区段而已。如第一会要度那一种根类机智的人，第二会又想度那一种人等是。不过也不是其它根智的人就格格不入之意，是说有个大原则之谓。

佛时颂曰：

毘婆尸名观，智慧不可量，遍见无所畏，三会弟子众。
尸弃光无动，能灭诸结使，无量威德，无能测量者，
彼佛亦三会，弟子普共集。毘舍婆断
结，大仙人要集，
名闻于诸方，妙法大名称，二会弟子众，普演深奥义。
拘楼孙一会，哀愍疗诸苦，导师化众生，一会弟子众。
拘那含如来，无上亦如是，紫磨金色身，容貌悉具足，
一会弟子众，普演微妙法。迦叶一一毛，一心无乱想，
一语不烦重，一会弟子众。能仁意寂灭，释种沙门上，
天中天最尊，我一会弟子，彼会我现义，演布清净教，
心常怀欢喜，漏尽后有，毘婆尸弃三，毘舍婆佛二，
四佛各各一，仙人会演说。

毘婆尸佛之名就是胜观，他的智慧不可思量。能遍见一切，无所畏忌，开三次僧会说。法，得庞大的弟子众。尸弃佛的智慧光明，不可动摇，能灭除诸烦恼。有无量的大威德，不能推测思量得出！此佛也开有三次僧会，弟子也很普广，都共同集在一起。毘舍婆佛已断除诸结使，这位大仙人——佛陀，集诸众生开会说法，其大名乃普闻于各方，演说妙法的大名被称誉。此佛有二次僧会与弟子众，普通的演说深奥的真理。拘楼孙佛只开一次僧会，他哀愍众生疗治众生的诸苦恼。这位三界导师教化众生时，是一次僧会与四万得度的弟子众。拘那含佛，这位无上世尊，也是同样。他具有紫磨的金色身，容貌悉皆具足圆满。开一次僧会，与得度的弟子众，都普演微妙之法。迦叶佛在一一的毛端，能寂然不动，他一心没有乱想，一句话也不曾烦重过。也开一次僧会，得度的弟子也有二万之众。能仁释迦，我的意识已达寂灭的境地，释迦族出身的我，是沙门之上，也是天中之天，是最为尊贵者。我也是开一次僧会，有得度的弟子。在那僧会中，我显现的意义，是宣演布达清净的教理的。我心常怀欢喜，我已漏尽，已灭尽后有身。总而言之。毘婆尸佛与尸弃佛，都开三次的僧会，毘舍婆佛则开二次僧会，最后四佛（拘楼孙、拘那含、迦叶、释迦），各住均开一次僧会，是大仙人——佛陀参与演说真理的僧会。

「毘婆尸名观，智慧不可量，遍见无所畏，三会弟子众」。毘婆尸佛如前译，为胜观佛。观为观察妄惑，达观真理，是智慧的别名。也许有了观智，即能观穿见思、尘沙等无明，能达三谛之理，故有是义。毘婆尸佛，本为优胜的观智之保有者，自会有不可思议，不可测量的妙智慧。毘婆尸佛之译为胜观、广见之见，并不是凡夫介尔起计之见，也不是外道等有所偏不究竟之见，是佛陀的认知识见之见，是彻见宇宙的实相之见，故为偏见，而无所畏忌遮碍，也就是在佛智彻见之下，法界洞朗，

咸皆大明是也。毘婆尸佛在世时，曾经开三次僧众的大会合，拥有得度的比丘弟子，达几十万之众！

「尸弃光无动，能灭诸结使，无量威德，无能测量者。彼佛亦三会，弟子普共集」。尸弃译为顶髻，又译为火。火为光明显赫之物。无动则定。有一位尸弃大梵天王，是入火光定而断欲惑的，故尸弃佛之达到智慧光明，一定也由火光禅定而来，自然的说这位佛陀，乃为一位光明不动的佛陀。他以禅定智慧灭除一切烦恼（结、使），是具有了无量的大威严大智德，是无论何人都未能推测计量得出者！这位佛陀也和毘婆尸佛同样的开设三次的僧会，每次僧众大会合，大说妙理时，都有好多求法的弟子由各地而来听法、用功，而得达解脱的境地。

「毘舍婆断结，大仙人要集，名闻于诸方，妙法大名称。二会弟子众，普演深奥义」。毘舍婆如前译，为一切胜，遍一切自在。结为结缚，是烦恼的异名，如前述。结缚则不自在，此佛既为一切自在，一切胜，则表示早已断除一切烦恼，解脱一切结缚，而得大自在。大仙人是佛陀的别称，所谓大觉金仙是也。这位佛陀，这位大仙人，成道证果后，则集诸弟子，开演真理，也就是演说妙法，度化众生，离苦得乐。名闻于十方，是名誉传闻到各地，也就是他的此种度化众生的要旨一旦放出后，则其声名就很快的传遍各处，他将开大讲座，演说妙法的大名，就被人称誉赞叹不已！他计开二次的僧会，每次僧众的大会合，均有脱离系缚，了脱生死的很多弟子。他就是这样普遍的演说深奥的教义，使人得达无漏的境地的。

「拘楼孙一会，哀愍疗诸苦。导师化众生，一会弟子众」。拘楼孙佛降生在世度化众生的时候，开的是一次僧众大会合。拘楼孙佛既译为灭累，即如其名，发起哀怜悲愍众生，而以种种的方法疗治众生的诸苦，使众生离苦得乐。这位佛陀，以三界大导师的身份度化众生。他开的一次僧会，救度了无漏的弟子四万人。也许拘楼孙佛虽为过去七佛的第四位佛陀，但也是现在贤劫一千佛之首位佛陀，和列在贤劫第四位的释尊同样的开一次僧会，有首尾相应之感！

「拘那含如来。无上亦如是。紫磨金色身，容貌悉具足。一会弟子众，普演微妙法」。拘那含佛的智慧等，是无人能比得上，是和上面几位佛陀一样。拘那含牟尼（迦诺牟尼）既译为金寂、金色，即他的法身全体，自会为紫磨的金色，其容貌自是相好端严具足的佛陀。紫为紫色，磨为无垢浊，紫磨金为金中之最，是最光亮最好的黄金。这位佛陀和拘楼孙佛一样，会开一次，拥有得度的弟子三万人，也普遍的演说微妙之法。

「迦叶一一毛，一心无乱想，一语不烦重。一会弟子众」。一一毛就是一一毛端，是每支发毛的尖头上，也是极小之物。一心无乱想就是一心不乱。一心不乱想则一心正念，一心正念，则归于佛，故一心为万有的实体真如。迦叶译为饮光，会使一切光明不得显现，唯有他的光明是赖。一旦成佛后，身心则已进入圆满光明，已到寂然不动的境地，在一支毛头之小里，震能普遍的含受十方的一切世界！迦叶佛就是这样的寂静道场，能于一一毛端里遍含法界。他滔滔不绝的演说妙法。但一句话也不曾烦重过，也就是不曾重述过，是这样的度化众生。他也和上二佛一样，法开一次僧会，度化得度的弟子为二万人。

「能仁意寂灭。释种沙门上，天中天最尊，我一会弟子，彼会我现义，演布清净教，心常怀欢喜，漏尽后有」。能仁为释迦之译，寂灭为牟尼之翻，能仁寂灭就是释迦牟尼佛。释迦佛陀的意境已达到了悟宇宙人生的真理，已悟本心，知道自性本体的真心为一清净寂灭。是不垢不净，不增不减，已没有三界六道生死的烦累。沙门译为勤息，是专心于勤修真理，息灭烦恼的出家人。释尊是由释迦种族所出的沙门，他既成佛作祖，则是沙门中的沙门，故为沙门之上。天界的天神虽然是福德很高，寿命也非常的长，可是依佛的眼

光看来，仍然是三界六道里的众生，福尽气消时，还是难免六道轮回，故并不是究竟解脱的境地。佛陀即已脱离三界，已不会一再的在六道里如车轮之旋转那样的轮回于六道，故佛陀确是天中之天。释尊既成佛，即和诸佛一样，别称为天中天，故天中天——佛陀，确是最为尊贵的了。释尊说他也开一次僧会，也拥有许多得度的弟子。释尊说：我出现在僧众大会合的意义，是要广说传布清净的教理，也就是要度化众生皈生净土，使大家都能沾润到清净的妙法。到达身心清净，法喜充满的境地。漏尽如前述，是一切烦恼都已灭尽，已没有烦恼可漏。后有即为后世的身心，是来世的果报身。在未解脱前，任何人都不能离开来世轮回的羈絆，定会转生于六道的任何一道，而保有了后有之身。而「尽后有」则已灭尽后有身，所谓烦恼已断，更不受后有。所谓后有爱种已尽是。释尊说他的内心已法喜充满，烦恼已经漏尽，此身已经是最后之身的了。

「毘婆尸佛三、毘舍婆佛二，四佛各各一，仙人会演说」。毘婆尸佛与尸弃佛，法开均三次，也就是都开三次的僧众大会合。毘舍婆佛即开二次僧众大会合。其它四位佛陀——拘楼孙、拘那含、迦叶。以及释迦牟尼佛，均为法开一次僧众大会合。仙人是指佛陀，过去七佛降生在世时，其说法度人，大开会法的情形就是如此！

时毘婆尸佛，有二弟子。一名鞞茶，二名提舍，诸弟子中，最为第一。尸弃佛有二弟子。一名阿毘浮，二名三婆婆，诸弟子中，最为第一。毘舍婆佛有二弟子。一名扶游，二名郁多摩，诸弟子中，最为第一。拘楼孙佛有二弟子，一名萨尼，一名毘楼，诸弟子中，最为第一。拘那含佛有二弟子，一名舒盘那，二名郁多楼，诸弟子中，最为第一。迦叶佛有二弟子，一名提舍，二名婆罗婆，诸弟子中，最为第一。今我二弟子，一名舍利弗，二名目犍连，诸弟子中，最为第一。

毘婆尸佛在世时，有二位杰出的弟子，一位叫做鞞茶（砂糖名），另一位叫做提舍（底沙，圆满），他们是在诸弟子中，最为优胜的。尸弃佛也有二位特优的弟子。第一位叫做阿毘浮，另一位叫做三婆婆，是在诸弟子中最为杰出的人物。毘舍婆佛也同样的有二位大弟子，一位叫做扶游，另一位叫做郁多摩，是诸弟子中之最。拘楼孙佛也有二位突出的弟子，一位名叫萨尼，另一名为毘楼，是诸弟子中的呱呱者。拘那含佛也有二位特优的弟子，一名叫做舒盘那，另二名为郁多楼，也是诸弟子中之最。迦叶佛也有二位大弟子，一名提舍，另一名叫做婆罗婆，也是诸弟子中最为第一的人物。我现在也拥有二位独特的大弟子，一位叫做舍利弗（身子、鹞子），另一位就是目犍连（采菽、胡豆）也是在我一群弟子当中，最为优胜的人物。

「时，毘婆尸佛，有二弟子，一名鞞茶，二名提舍，诸弟子中，最为第一」。毘婆尸佛降生在世时，有二位特优的弟子。一位名为鞞茶（砂糖名），另一位名叫提舍（底沙、圆满）。他们是毘婆尸佛几十万得度高僧当中，名列前茅的人物。虽然一旦得证无漏果报的人，都一样的已脱离生死，其智慧、神力，都同样的已达到可以自度度人的境界，并没有甚么可以分高分低的。惟这些得度的高僧，既在佛陀脚下，继续用功加行，以期达到究竟的大觉，自会还有被品赏的余地。元其是这些人在佛前的表现，一定是有一般人所谓证果人之行动，以及在证果的人群当中，有特别优异的表现的人物。如释尊的那些得度的弟子当中，各人的智慧、神力等均已足够被视为贤者，惟还是有智慧第一如舍利弗，神通第一如目犍连等人，以便协助佛陀的宏法。毘婆尸佛仍然有二位特出的大弟子，其意尽在这里！

「尸弃佛有二弟子，一名阿毘浮，二名三婆婆，诸弟子中，最为第一」。尸弃佛降生在世所度的诸位无漏弟子当中，也有二位值得一提的特优人物。第一位贤者的芳名谓阿毘浮尊者，另外一位叫做三婆婆尊者。在尸弃佛的眼光看来，这二位贤弟子，应该是得到他的真传的弟子。他们在一群弟子当中的表现，是有着如释尊之首席弟子当中的舍利弗和目犍连，是智慧与神通特出的人物。

「毘舍婆佛有二弟子，一名扶游，二名郁多摩，诸弟子中，最为第一」。吾人研读大本经，早已发见其文法是怎样的组织。与其说是传扬真理，莫如说它正在写实！看来令人觉得有些稚拙之感，每事都翻复叙说，并没有甚么多大的变化。虽然偶尔提到学佛须知的教言，但有时霰千篇一律。在提示过去七佛各各拥有的二大弟子时，差不多都是将佛的各弟子之名，换

掉而已，至于其它，则好像同一模型所制造出来的。也许原始经典的编成，还有一些只使人知道内容，只使人容易了解，并不希望他人论长论短，只使人由于过去事而知道怎样的迎头赶上，怎样的需要「见贤思齐」，故只有直说，而不务其它。

毘舍婆佛也同样的拥有二位特贤的弟子，一位叫做扶游，另一位就是郁多摩。

「拘楼孙佛有二弟子，一名萨尼，二名毘楼，诸弟子中，最为第一」。拘楼孙佛也同样的有了二位最为得意的弟子。一位名叫萨尼，另一位为之毘楼。这二位弟子是拘楼孙佛所有得度的弟子当中，最为突出的贤者。是智慧和神力的代表人物，是担任佛陀宏化最为得力的角色。

「拘那含佛有二弟子，一名舒盘那，二名郁多楼，诸弟子中，最为第一」。拘那含牟尼佛也和上面的几位佛陀同样的拥有二位最为得力的大弟子。一位为舒盘那，另一位叫做郁多罗。这二位弟子是在拘那含牟尼佛所有得度的弟子当中，最为出色的人物，具有分疆佛陀的法担，能够协助佛陀大施宏化，普度众生。

「迦叶佛有二弟子，一名提舍，二名婆罗婆，诸弟子中，最为第一」。迦叶佛也不例外，也和上面几位佛陀一样，也拥有二位特别优秀的弟子。一位叫做提舍，另外一位叫做婆罗婆。此二位弟子可说是迦叶佛许多得度的弟子当中最为第一的人物，可以代表诸弟子挺身而出，去宣扬真理，使迦叶佛的宏法工作能顺利的推行下去！

「今我二弟子，一名舍利弗，二名目犍连，诸弟子中，最为第一」。舍利译为鹞鹭，是其母亲之名。其母的眼睛黑白分明，有如该鸟的眼睛，故名。弗为弗多罗之略，译为子，合起来为鹞子（身子），也就是从其母名，而为舍利女之子。舍利弗为所有释尊弟子当中，智慧第一的尊者。本为六师外道之一的删闍耶之大弟子。有一天在途上遇见马胜比丘，被其威容所动，就趋前请问其师尊的上下，与其所学的宗旨。马胜比丘之一的马胜比丘很谦逊的说他只知佛陀所说的无常偈，就将「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亦名是假名，亦名中道义」之偈念出来。舍利弗听后认为这种道理才是他梦寐以求的真理，因此，归后即邀目犍连师兄弟带着二百余名同参去皈投在佛陀的脚下，而为佛陀最为得力的弟子（请参酌目犍连）。

目犍连译为采菽、胡豆，是神通第一的尊者，和舍利弗尊者同为删闍耶的高足，颇为精通外道的教学。虽和舍利弗共同领有二百余名师兄弟，然而还是和舍利弗同样并不以此道为究竟之道，心里仍然常觉不安，因之而与舍利弗互约——如谁先得解脱，或遇明师或真理时，必须互告对方。有一次如前项所述，因舍利弗途遇马胜比丘之缘，而得知佛陀出境在世之事。他们终于拜别师尊，投入佛门，不久即同证阿罗汉果，同为佛陀十大弟子之一。释尊说他得度的弟子当中，首推舍利弗与目犍连，他们是众弟子中的尤物！

佛时颂曰：

蹇荼提舍等，毘婆尸弟子。阿毘浮三婆，尸弃佛弟子。

扶游郁多摩，弟子中第一，二俱降魔怨，毘舍婆弟子。
萨尼毘楼等，拘楼孙弟子。舒盘郁多楼，拘那含弟子。
提舍婆罗婆，迦叶佛弟子。舍利弗目连，是我第一子。

佛陀这时以偈颂说：

鞞荼与提舍二人，是毘婆尸佛的二位大弟子。阿毘浮与三婆婆二人，是尸弃佛的二位大弟子。扶游与郁多摩，是佛弟子当中最为第一之人，他们二人均已降伏诸魔怨，是毘舍婆佛的二位大弟子。萨尼与毘楼二人，是拘楼孙佛的二位大弟子。舒盘那与郁多楼二人，是拘那含佛的二位大弟子。提舍与婆罗婆二人，是迦叶佛的二位大弟子。舍利弗与目犍连二人，是我众多弟子当中的第一大弟子。

「鞞荼 提舍等，毘婆尸弟子」。毘婆尸佛在世时，开二次僧众大会合，每次演说妙法时，都有好多得度解脱的弟子。三次计度三十四万八千位得达无漏落于生死的果位的人。在这众多弟子当中，有二位特出的人物，那就是鞞荼尊者与提舍尊者！

「阿毘浮、三婆，尸弃佛弟子」。尸弃佛在世演说妙法，度化众生时，也开过三次僧众的大会合，所度的解脱的弟子，也有二十五万位之多。在这些得度的高僧里，也和毘婆尸佛同样的有了二位特出的人物，那就是阿毘浮尊者、三婆婆尊者二人！

「扶游、郁多摩，弟子中第一。二俱降魔怨，毘舍婆弟子」。毘舍婆佛在世时，所开的二次僧众大会合里，所度的十三万得道的高僧当中，有二位特优的人物。第一位叫做扶游尊者，另外一位叫做郁多摩尊者，是所有得度的弟子里面的第一号人物。此二位尊者均已降伏一切魔怨，是无漏的果位之人，是毘舍婆佛之二位得力的大弟子。

「萨尼、毘楼等，拘楼孙弟子」。拘楼孙佛降生在世所开的一次僧众大会合时，所化的得度的四万名高僧里，也有二位突出的人物。一位是萨尼尊者，另一位为毘楼尊者。此二位无漏的果位的尊者，是拘楼孙佛最为得力的弟子。

「舒盘、郁多楼，拘那含弟子」。舒盘那尊者与郁多楼尊者，是拘那含牟尼佛降生在世，法开一次僧众大会合时所度的三万名得道的高僧当中，最为出色的人物。他们是拘那含牟尼佛最为得力的大弟子。

「提舍、婆罗婆，迦叶佛弟子」。提舍尊者与婆罗婆尊者，是迦叶佛在世，开一次僧众大会合时，化度的一万名无漏果位的弟子当中，最为优胜的人物。是迦叶佛座下最为得力的大弟子。

「舍利弗、目连，是我第一子」。舍利弗尊者和目犍连尊者，是释迦牟尼我，所开的一次僧众大会合时所度的一千二百五十名阿罗汉，也就是解脱生死的果位的贤者当中，最为出色的人物。可说是释迦我的第一优胜的大弟子。

毘婆尸佛有执事弟子，名曰无忧。尸弃佛执事弟子，名曰忍行。毘舍婆佛有执事弟子，名曰寂灭。拘楼孙佛有执事弟子，名曰善觉。拘那含佛有执事弟子，名曰安和。迦叶佛有执事弟子，名曰善友。我执事弟子，名曰阿难。

毘婆尸佛有一位为他执事的侍者，名叫无忧尊者。尸弃佛也有一位执事的侍者，其名为忍行尊者。毘舍婆佛也有一位名叫寂灭的执事侍者。拘楼孙佛也有一位名叫善觉的执事侍者。拘那含佛也有一位名叫安和的执事侍者。迦叶佛也有一位名叫善友的执事侍者。释迦我的执事侍者，就是阿

难！

「毘婆尸佛有执事弟子，名曰无忧」。执事就是为佛执管日常生活之事，所谓执巾取瓶，所谓执辨杂事是。执事和侍者同，是侍候在佛的身边，以便替佛治理杂事的人，故也可以叫做第一常随的弟子。毘婆尸佛立有一位为他执事的常随弟子，此人叫做无忧尊者。

「尸弃佛执事弟子，名曰忍行」。尸弃佛也立有一位为他执巾取瓶，治理日常生活所需的零碎的杂事之人。这位佛陀的执事弟子，是一位名叫忍行的尊者。

「毘舍婆佛有执事弟子，名曰寂灭」。毘舍婆佛也立有一位第一常随的弟子，其名称叫做寂灭尊者。这位佛陀的执事弟子，是常侍在佛陀的身边，以便听候佛陀的使唤之人。

「拘楼孙佛有执事弟子，名曰善觉」。拘楼孙佛也不例外，也立有一位平时可以使唤，可以协助佛陀日常生活所需的零碎的工作的执事弟子。此人的名就是善觉尊者。

「拘那含佛有执事弟子，名曰安和」。拘那含牟尼佛也同样的立有一位为佛执巾取瓶，照顾佛陀的日常生活的执事弟子。这位佛陀的侍者，是一位叫安和的尊者。

「迦叶佛有执事弟子，名曰善友」。迦叶佛也同样的立有一位侍者弟子，以便看护佛陀的日常起居等零碎杂事。这位佛陀的执事弟子，是位名叫善友的尊者。

「我执事弟子，名曰阿难」陀。阿难陀译为欢喜，是释尊的堂弟（斛饭王之子），释尊五十五岁时，正式立阿难尊者为侍者。在此之前，佛陀并没有指定那一位弟子为他的常随侍者。也许佛陀正式任命一位侍者之前，身体正很壮健，自己的事自己做，很少用得到弟子去效劳，在特殊场合，需用到执事去代劳时，都随时可以使唤任何一位弟子，弟子们都很乐意为佛陀效劳，故无需立一位固定的侍者。自目犍连尊者劝告阿难陀尊者为侍者起，佛门才有了侍者亲炙于佛陀的身边，以便代佛执一切杂事，是为佛门侍者的嚆矢。佛教到了吾国，在禅林里，已发展为五侍者、六侍者之普。方丈（住持）的六侍者为：1.巾瓶侍者 2.应客侍者 3.书录侍者 4.衣钵侍者 5.茶饭侍者 6.干辨侍者，都亲炙于方丈室中。这些人必须为法忘躯，必很严密，始能任之，故侍者虽是杂役似的工作，但也不是随便的执事。

阿难陀尊者担任佛陀的侍者，历有二十五年之久，被称为多闻第一的尊者。佛陀入灭后，在结集佛经时，阿难尊者的贡献非常的大，他是担任诵出经语的主角，在佛经开头之「如是我闻」一句，多为阿难尊者的自白如前述。（佛陀十大弟子之一）

佛时颂曰：

无忧与忍行，寂灭及善觉，安和善友
等，阿难为第七。

此为佛侍者，具足诸义趣。昼夜无放逸，自利亦利他。

此七贤弟子，侍七佛左右，欢喜而供养，寂然皈灭度。

佛陀这时以偈颂说：

无忧尊者与忍行尊者，寂灭尊者和善觉、安和、善友等六位尊者，暨列为第七的阿难尊者，均为各位佛陀的侍者。他们都是具备了解佛教教义的皈依的尊者。不管白天或夜晚，绝不放逸懈怠过他们的工作，是自利，也是利他之行。此七位贤弟子，都常侍在过去七佛的左右。心常欢喜，自愿供奉佛陀，愿意听佛之使唤。他们是一群寂然而归于圆寂的得度者！

「无忧与忍行，寂灭及善觉，安和善友等，阿难为第七」。无忧尊者是毘婆尸佛所立的侍者。忍行尊者为尸弃佛所立的侍者。寂灭尊者就是毘舍婆佛所立的侍者。善觉尊者即为拘楼孙佛所立的侍者，安和尊者是拘那含牟尼佛所立的侍者。善友尊者是迦叶佛所立的侍者。至于排在第七的阿难尊者，就是释迦文佛所立的侍者。

「此为佛侍者，具足诸义趣，昼夜无放逸，自利亦利他」。义趣为义理之所皈趣，具足则为具备充足，也就是说，当一位佛陀的侍者之人，应该了达所有佛教的教义与教理，无论是对于自己，或为他人，才有益处，才能应付自如。放逸则任放偷逸，也就是不精勤之意。一位佛陀的侍者，应具有如下的八种德：1.信根坚固 2.其心觅进 3.身体无病 4.精进 5.具念心 6.心不憍慢 7.能成定意 8.具足闻智。释尊说如上所指的七位尊者，是真正堪任为佛陀侍者之人。他们已具足通达一切义理所皈之旨趣，不管是白天或夜间，都未曾懈怠放逸过，都能遵守担当一位侍者应做的工作之人，是自利，也是利他的功行之人！

「此七贤弟子，侍七佛左右，欢喜而供养，寂然归灭度」。上面的七位尊者，是过去七佛众多弟子当中特别优胜的贤弟子。他们在二六时中，也就是整天整夜，都侍候在过去与现在七佛的身边，以便七佛的使唤。其工作虽很辛苦，可是却很愿意的为佛服务。他们都以供养佛陀，服务佛陀为已务，不但不怨言，心理还而非常的喜悦自足。寂然为寂静无事的状态，寂灭则为涅槃之译，涅槃寂灭就是已经灭除三毒，及诸戏论的境界。七位七佛的侍者的心境，已能达到法喜充满，以奉事佛陀为安心立命的哩！

毘婆尸佛有子，名曰方膺。尸弃佛有子，名曰无量。毘舍婆佛有子，名曰妙觉。拘楼孙佛有子，名曰上胜。拘那含佛有子，名曰导师。迦叶佛有子，名曰集军。今我有子，名曰罗睺罗。

毘婆尸佛未出家前生有一子，名叫方膺。尸弃佛也同样的有一子，名叫无量。毘舍婆之一子，名叫妙觉。拘楼孙之一子，名叫上胜。拘那含佛之一子，名叫导师。迦叶佛之一子，名叫集军。现在的我，也有一子，名叫罗睺罗。

「毘婆尸佛有子，名曰方膺」。过去六佛均和释尊同样的在未出家前，曾经娶过妻，带过子。这表示吾人的自性本体更真心，绝不会因吾人的身心已沦入在凡夫当中，过着凡情的生活，就此一刀两断的已不存在。吾人的身心虽在任何环境过惯任何的生活，但自性本体的真心，依然存在，一点也不会有损，只是暂时不予显现耳。如能把握机会，向着真理迈进不懈的话，吾人的真心觉性，仍然会显现出来，也就是会因用功精进，彻底磨练之行，而能和一切诸佛同样的会有觉悟宇宙真理，成佛作祖的一天。如果释尊是童真入道，而成就正觉的话，很可能会减少了好多欲学佛道之人。因为佛陀的一切，均为众生

的轨范，不论是在家或出家，不管是言论或行动，都是众生之依止所在，故如佛陀不带妻子而出家成道时，就有许多不敢一试之人，以为学佛成佛，必需童真入道，才有可能，你看佛陀不是一个好的例子么？好哉，佛陀不但是为了当时欲学佛道之人着想，也为了永久之计，也就是佛陀在未出家前曾经娶过妻，带过子一事，是一种方便示范。是欲使那些被尘染污之人，也有学佛成佛的机会。不论何人，一旦用功之后，如能抗制一切，如不再被俗情所染的话，就会有成佛证道的可能！这实在是值得重视的一件事！因为凡夫总是只看眼前之事，事情一旦经久了。就会以为是传说，不然就是以为在讲神话，自己不能的事。目前又不碰到，就一概否认，或怀疑事情之真实性。佛陀知此，故设方便，以为永久之计，免得末法时代的众生，不敢

冒试，以为曾经带过妻子之人，凭甚么资格学道成佛？佛陀未出家前有子一事，虽然其它还有好多的理由，但是真正的重点，尽在于此！

「尸弃佛有子，名无量」。不但是毘婆尸佛有子而已，就是尸弃佛在未出家前，也曾经娶过妻，带过子。也和毘婆尸佛一样，唯有一子，其子之名称做无量。每位佛陀都有子，而且都只有一子，也是有相当的理由的。原来以一般人的观念来说，都是急需有子，以便有人能继其后，倘若无子，则已断其后嗣，是为大为不当！尤其是不留个一子或女儿，就去出家的话，其双亲之痛，实在是难以形容！如果有子后才去出家，有时双亲还会因有哲嗣可继其后，而不会致于绝望，还会觉得可慰。有人以为这或者是对，不过如释尊虽留有一子才去出家，但是后来霖连那唯一的独生子也令他出家去，使净饭父王与耶输陀罗（释尊未出家前之妻室）痛苦难堪，这事情不是比没有留子还要令人苦痛了么？然而要知道！释尊这么做，是他成道后之事。一旦成道的人，即比常人还会爱护一切，视一切众生如自己的子女。一切众生既如自己的子女那样的爱护，焉有自己的骨肉不会爱护？所谓爱护悲愍，莫过于使他解脱。因为一旦解脱，即不会一再的在有相对的苦乐当中旋转不休。如果不然，只使他一时之快感，而随后依然免不了痛苦，这种世乐之乐，是无常迁易，随时都有相反的感受，故不是令人会得到真正的快乐。佛陀虽然使他的父王与妻室，一时觉得痛苦难堪似的把他们的独嗣也度去出家，但是他们的痛苦乃短暂的而已，不久就使他俩都得法喜充满，所以说，佛陀成道后之令子出家，并不是使人难堪，而是慈愍之心之所发扬！

「毘舍婆佛有子，名曰妙觉。拘楼孙佛有子，名曰上胜。拘那含佛有子，名曰导师。迦叶佛有子，名曰集军」。以上所举的每位佛陀在未出家前所生的儿子，都同样的唯有一子，只有各位佛陀之子之名字不同耳。佛陀留子的意义如上述，均为欲尽在俗时应有的义务。其用意是相当的正确。因为唯有这样做，才能博得大家的首肯。惟这里还有一个值得一提的问题：如过去的高僧大德，以及现代的出家人当中，并不都有结过婚，并不都是留子后才去学道，这岂不是和佛陀所提的留子后出家之道大勃其道了么？大家要知道！在佛教史传里，处处也有童贞出家学道的记载。在无量的众生当中，定有算不尽的机类之人。有人志愿这，有人志愿那，依各人的业力不同，而造出不同的心念。佛陀看透这一点，所以不但不加以阻止人家的志愿，反而会奖励其志愿，使他的心念依之而发扬广大，以便导引正道，令其皈入涅槃大海！所谓八万四千法门，所谓善巧方便，都是欲导众生脱离苦海的一种方法，故佛陀视人而施，依人而教。自然的在佛教史传里，吾人可以看到童贞入道而证道的一类。这不唯不违背佛意，反而是佛陀度化众生的真意所在。要知道，佛陀是开教者，开教者即需由头至尾，一举一动，均为众生范，绝对不会作出有点「悔之晚矣」的事情来。至于其它人，即

需依照佛陀所开的法门，依各人所兴趣之道入门，自会达到解脱的目的。佛陀既开觉悟之教，即无论如何，总不会入于歧途，佛陀定会引你至于正道！佛陀自身是不想留个话柄给人，故曾经留子后出家，而教化众生时，所渡的群生里，早已包括那些童男童女。嗣后的佛教，仍然依样葫芦，一直相沿至今，故没有留后的出家人，也是依照佛陀的教训，并不能说他为违勃佛教。也许打从有了一念之善起，就应把它把握，令其不失，要使此念发扬广大，不然的话，机会不一定要有再来的一天！如有人想有了后嗣之后去出家，可是一旦结婚后，他的一念之善，霖不知飞到那里去了？也许以为年纪轻轻的，想学甚么道？时间有的是！并不知道有句「孤坟尽是少年人」的名训！

「今我有子，名曰罗睺罗」。释尊说他也和上面几位佛陀一样，在俗时曾经生个孩子，名叫罗睺罗，然后才去出家学道的。罗睺罗译为覆障，出家后为密行第一

的尊者，也是佛陀十大弟子之一。释尊阐述过上面几位佛陀降生在世。在未出家前，均曾履行过人生应尽的义务，也就是结婚生子，是佛陀欲表明他的立场。因为他的结婚生子，是有其前例，不唯是前例，就是过去六佛们，均采同一步调，同一方式？并不是释尊自己要自圆其说！

佛时颂曰：

方膺无量子，妙觉及上胜，导师集军等，罗睺罗第七。
此诸豪贵子，绍继诸佛种。爱法好施惠，于圣法无畏。

佛陀这时以偈颂说：

方膺、无量、妙觉、上胜、导师、集军等，均为过去六佛的独子，罗睺罗为第七佛——释迦我未出家前的独子。这些豪贵的佛陀的嫡子，均能绍继佛陀大法之种子。他们爱好佛法，喜欢布施佛法与人，将真理惠于他人，有着自在无畏的精神。

「方膺」为过去七佛的第一位佛陀——毘婆尸佛未出家前，为了安慰父母，为了尽人之子之义务，而结婚所生的唯一嫡子，是遵循俗例，以表「人成，方有佛成」的道理。也就是说，欲成佛，必须先完成为人的人格。如连人都当不起，那能成佛的道理？佛陀觉悟之道，虽然是超出世间之法，可是所谓正觉，是不能离开世间之觉的。如「离世求正觉」的话，那就是「犹如觅兔角」的了！在佛经里，处处虽均谈论到深妙的真理，但是这是佛陀成道后的心境表露，如欲达到这种境地，则另有其教法在，是由浅入深，自近至远，并不是叫人一口气完成佛道。因此，吾人如欲完成佛道，须从卑近的人道开始。由于人格的完满，才能谈到佛陀之道！佛陀自身就是一个模范，就是一个实验台！过去诸佛既这样做，释尊也就这样做！

名叫「无量」的佛「子」，是第二位佛陀——尸弃佛的嫡子。「妙觉」为第三位佛陀——毘舍婆佛的嫡子。「上胜」为第四位佛陀——拘楼孙佛的嫡子。「导师」为第五位佛陀——拘那含佛的嫡子。「集军」为第六位佛陀——迦叶佛的嫡子。至于「罗睺罗」，乃是排行「第七」，是第七位佛陀——释迦佛的嫡子。由此可知，佛佛道同，连佛子也都尽同都是唯一不二！

「此诸豪贵子」。豪贵子为豪门出身的高贵的子弟，也就是出生在权贵的家庭里之人。如毘婆尸、尸弃、毘舍婆、释迦牟尼等佛。既出身于刹帝利（王族），他们之子当然也是属于权贵的皇族所出。其它如拘楼孙、拘那含、迦叶等佛，即降生在婆罗门的家庭里，是四姓的上位种姓，他们的孩子当然也是婆罗门种，可立享世人的尊敬。因此，过去七佛在俗时所生之子，均为是豪门出身的贵公子。不但如此，他们是很幸运的出生为佛的独子！如单指豪

门出身的贵公子，即天下间，满满皆有，但是出生为佛之子，那是难中之难，是稀有中的稀有！尤其是他们不因为是佛子而过于骄傲，即使有之，也是在年幼无知之时，一旦到了知道世事之年龄时，就会比别人还要认真的追求真理。此之所以最为豪贵子弟之原因！他们每位都是善能「绍继诸佛种」的人！绍继佛种为善能续法，使佛法真理能够连绵不绝，永恒的留传于人间之意。诸位佛陀的独子，后来均随佛陀去出家。均能善继诸佛的法脉，使佛法不致于中断失传，是佛陀真理的接棒者！

「爱法好施惠」。诸位佛子出家后，经过一段时间，均能堪称为是密行第一之人，都是爱法如命，都是默默而修，都是善能守持身口意三业。也能将所得的道理施与他人，他人有困难时，即义不容辞的为人效劳。对于真理未能了解的，即为之解答，去解除人家的困扰。都是负起佛陀与众生的桥梁大任！

「于圣法无畏」。圣法即佛法。佛陀所说之法，是契于正理，是宇宙人生的真理，

依之而能超出三界六道轮回，得大涅槃，而成为超出世间的圣人，故佛陀所阐述之法，叫做圣法。无畏为无所畏，如佛陀在大众中说法，有泰然无畏之德一样，诸位佛子已达到弘扬佛法无所畏忌的境地。也许他们的功行都已到家，都已善继佛种，绍隆佛法，故有是说！

毘婆尸佛父名盘头，刹利王种，母名盘头婆提。王所治城，名曰盘头婆提。佛时颂曰：
遍眼父盘头，母盘头婆提。盘头婆提城，佛于中说法。

毘婆尸佛的父亲叫做盘头王，是刹帝利——王种族。母亲之名称叫做盘头婆提。盘头王治政的首都叫做盘头婆提城。佛陀这时以偈颂说：

遍眼（毘婆尸）佛的父亲是一位名叫盘头的国王。其母亲是位名叫盘头婆提的王后。在那盘头婆提城里，佛陀常在说法度众生。

从这里起，是在述说七佛的父母，以及他们的名字。首先还是由毘婆尸佛的双亲说起，是一佛一佛按照次序而来，不像前面那样一口气的把七佛都连在一起而谈。

「毘婆尸佛，父名盘头，母名盘头婆提」。毘婆尸佛等几位佛陀，是否真的曾经降生过吾人的世上，愈来愈为明显！因为释尊不但阐述毘婆尸佛等佛出世的时期、人寿、种姓、成道、树名、说法的会座（包括所度的高足的数量）、二弟子、侍者、儿子等事情，甚至是如这里所示的有了实存的父母等事。这正显示并不是架空的一件事。

毘婆尸佛是降生在盘头婆提城，也是盘头婆提国。如释尊降生在迦毘罗卫城一样，其城不唯是一国的首都，也是代表着当时的国名。盘头婆提国的国王名叫盘头王，是毘婆尸佛的生身之父。盘头王的王后是和国城同名——盘头婆提妃，也是毘婆尸佛的生身之母。

毘婆尸佛译为种种观佛、种种见佛、种种观、种种见即为胜观、遍见，遍见即须有遍见之眼，也就是有了遍观、遍见的功能眼力，故偈颂里所示的「遍眼」，即为此佛的汉译。偈颂和散文并没有不同，大抵是说毘婆尸佛降生在世时，其父为盘头王，其母为盘头婆提妃，国都也名盘头婆提市，毘婆尸佛就是在此城市里常说妙法度化众生的。

尸弃佛父名曰明相，刹利王种，母名光曜，王所治城，名曰光相。佛时颂曰：
尸弃父明相，母名曰光曜，于光相城中，威德降外敌。

尸弃佛的父亲叫做明相王，是刹帝利——王种族。佛母名为光曜妃。明相王治政的国都叫做光明城。佛陀这时以偈颂说：

尸弃佛的生身之父，是明相王，母为一位名叫光曜的王妃。尸弃佛常在光相城里，以威德去降伏外道魔怨。

「尸弃佛」也不例外，在他降生此世时，须靠生身父母，也就是有父有母可依，并不以神异的姿态出现于世。如佛菩萨降世时，都采神秘化境的方式，即如前述，不但日子久了，会被人误会为一架空的偶言，就是同一时代的人也未必统统亲自遇见过的缘故，一样会产生疑念，也就是说，神异之事，除了穷亲身体验或遇过者外，一律会引起疑惑不解之念，甚至因未受其恩惠之故，由于嫉妬而产生诽谤来！因此，

除了感应道交而显异之外，佛陀出现于世时都是和人同样的有肉身之父母。

尸弃佛降生在世时的生身之父叫做明相，是一位国王，生身之母，名叫光曜，是明相王的王后。明相王治政的国都，名叫光相城，尸弃佛即降生在此城里普度众生。

偈颂的头一二句和散文大致相同。第三句起，是说明尸弃佛常在他诞生国的城市里作大狮吼，是以「威德降」伏「外」道与魔「敌」的。既完成道，即应该是没有甚么敌人可说，惟佛道与魔外是正邪的分界线，故须将邪魔除弃，始有佛道可言！不过佛陀降伏魔外之道，是以威德去使魔怨诚服，而不是以强硬之力，这就是佛道与邪魔不同之处。如果以强硬的手段使人屈服，那是一时屈在你的强势之下，忍痛屈服，并不是心服口服，一有机会，还是「恩恩怨怨何时了」，是树立敌人之道，而不是消灭魔怨之道。尸弃佛是在光相城里，以佛道降伏魔怨，将人的烦恼彻底的弃除的！

（至于魔的原义，即如前述，是障碍正道，自然的是正道的公敌。不过是假名为敌，使人应防应避，以免受阻耳）。

毘舍婆佛父名善灯，刹利王种，母名称戒。王所治城。名曰无喻。佛时颂曰：
毘舍婆佛父，善灯刹利种，母名曰称戒，城名曰无喻。

毘舍婆佛的父亲名叫善灯，是刹帝利（王种族），其母之名称做称戒。善灯王治政的国都叫做无喻城。佛陀这时以偈颂说：

毘舍婆佛的生父是善灯王，生母名称做称戒，是善灯王的王妃。毘舍婆佛是降生在此名叫无喻的城市的。

这一段之散文和偈颂，都一模一样，并没有甚么新的发现。只提示毘舍婆佛的肉身父母之名，以及其种族、都城而已。大抵说来，和上面二佛的记事相同，故如参酌上面二佛里面所述的一切，就会一目了然，这里不作进一步的阐述。

拘楼孙佛父名祀得，婆罗门种，母名善枝，王名安和，随王名故，城名安和。佛时颂曰：

祀得婆罗门，母名曰善枝，王名曰安和，居在安和城。

拘楼孙佛的生父名叫祀得。是婆罗门种族，生母之名称做善枝。那时候的国王叫做安和王，国都是随着国王之名而称之故，叫做安和城。佛陀这时以偈颂说：

拘楼孙佛的生父名叫祀得，是婆罗门种，生母叫做善枝。当时的国王叫做安和王，以安和城为治政的所在地，故佛陀也就住在那里弘法度众。

这一段文也和前面所述的差不了好多，是在提示拘楼孙佛的生身父母之名，与国王、国都等事。其不同之处，是在种姓的问题，以及国都等事耳。前面三位佛陀降生在世时，都一样的选择在刹帝利王族里，也就是都以太子的身份出世。拘楼孙佛即选择婆罗门的家庭为托胎降生之处，自然的他的生身父母均为是婆罗门。虽然是婆罗门出身，但是所成就之道却是地道的佛道。也许没有佛陀降世之前，人们的信仰都掌握在婆罗门的手里，大家都是在婆罗门教导之下过着其信仰的生活，一直到了佛陀成道后，世上才有了佛教可言，因为

佛陀与佛陀降世相隔的期间太久之故，前佛所述的教理已不存在，若论信仰，即唯有由人类自我兴起的婆罗门教。此之，所以佛陀降生在世时，不是在王族，就是在婆罗门种族里之故（婆罗门教在印度兴起，而世界各民族自我兴起的宗教，均和婆罗门教类同，只其名称不同而已，都是奉祀天神。故如佛降世时，那个国家的宗教，虽不是婆罗门之称，但宗旨既同，即也可以叫做婆罗门）。

「拘楼孙」佛降生在世时的生身之「父」，是一位名叫「祀得」的「婆罗门」。婆罗门虽然是宗教家，但是也可以娶妻带子，是以公认的祭祀者（神职）的身份莅临祀祭之故。拘楼孙佛的肉身之「母」，名叫「善枝」，是祀得婆罗门的妻室。他降生在世时，是「名叫「安和」的国「王」在治理政事时。「随」着安和「王」之「名」之「故」，其首都国「城」，也就被称为「安和」城。总之，安和王是在安和国安和城总理国家的大事。拘楼孙佛也因之而降生在此地。出家成道后，就在安和城大宏妙法，广度众生。至于偈颂里所示的，即和散文大抵一致，故以散文而解！

拘那含佛父名大德，婆罗门种，母名善胜。是时王名清净，
随王名故，城名清净。佛时颂曰：
大德婆罗门，母名曰善胜，王名曰清净，居在清净城。

拘那含佛的生父名叫大德，是婆罗门种，生母之名曰善胜。当时的国王名叫清净王，随着王之名的缘故，国城也叫做清净城。佛陀这时以偈颂说：

拘那含佛的生父为大德婆罗门，生母名叫善胜，国王之名叫清净，是在清净城治政。

这一段和上段大致相同，还是名与国之不同耳。拘那含佛降生在世时的生身父母，也和拘楼孙佛的生身父母一样，都是婆罗门种。其父名叫大德，生母之名为善胜。拘那含佛出世时，是清净王治世之时。国城也随着国王之名而名，叫做清净城。国王即在此处治政。拘那含佛后来成道后，也常驻该城宏扬妙法，广度众生。其它因和上段类同之故，不作重述。

迦叶佛父名曰梵德，婆罗门种，母名曰
财主。时王名汲昆，
王所治城名波罗捺。佛时颂曰：
梵德婆罗门，母名曰财主，时王名汲昆，在波罗捺城。

迦叶佛的生身父亲名叫梵德，是婆罗门种族出身，生母名叫财主。当时的国王叫做汲昆，汲昆王所统治的国都叫做波罗捺城。佛陀这时以偈颂说：

迦叶佛的生父是一位名叫梵德的婆罗门，迦叶佛的生母之名叫做财主。迦叶佛出世时的国王叫做汲昆王，是在波罗捺城治政的。

这一段也和上述二段大抵一致，不过少许的变化耳。据上二段所示的国城，均以国王之名为名，也就是说国都是随着国王之名而名。而这段即另立其名，国城并不完全以国王之名而名。这，大概是欲表明当时的实际情形，并不是随便拟出的。也许国王对于该国的贡献很大，人们都诚敬

国王，或其它的事缘，国名或城名就跟之而和王名累同。过去诸佛降世时的时劫，

可说是非常久远，那个时期的一切，已没有甚么文献可资，佛经可说就是唯一的说明，其中的实际情形，也唯有听从佛陀的启示。吾人要知道，不要说过去世诸佛降生时的一切，就是几千年前之事，也未必能考查得绝对正确，有时都是以推想或假定而含糊为多，像佛经这么详细的阐明，实在是难能可贵的一件事！

「迦叶佛」降生在世时，也是撰择婆罗门族，其生身的「父」亲叫做「梵德婆罗门」。生身之「母」，是婆罗门女，「名」叫「财主」。既有阶级制度，即其婚姻定有一定的规制，故迦叶佛的生父既为婆罗门，即其生母必定也是一位上流阶级的婆罗门女。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四姓阶级的制定，始自居住于中央亚细亚之雅利安民族，其历史不过数千年，而过去诸佛出世的时期，起码也以「劫」的时间计算，那个时候怎么也有如印度那种阶级制度？不过吾人应知道！所谓四姓平等，是释尊始倡之事，在劫与劫交递之前后，一切文明须从头再来，须经过很久的期间，才有文化可谈。虽云文化，也不过是很稚拙，都是靠武力来维生存。在此期间，自有特殊脑袋之人的出现，有头脑、有知识之人为了维护其地位，定会创制种种的学说。其中包括人种、宗教，甚至是阶级制度。如现代虽云很文明开化，但是世界各地，还有好多脱不离了古来的特殊制度与观念，只是名目不可而已，并不能一概都已抹煞不存！佛陀降世时的印度，既有婆罗门、刹帝利等阶级的存在，佛陀就唯有从大家使用惯了的名称来阐明过去之事。佛经处处留有外道古来的名目，也是佛陀欲藉大家容易了解的事物，以便使人一目了然，以期达到普度众生的目的耳！如佛陀所用以度化众生之法，都是标新立异的话，即处处须费很大之力，一再的加以解释，始能被人知晓，这是佛陀不取的地方！

迦叶佛降生在世「时」的国「王」，名「叫」吸毘王。汲毘王「所治」政的国「城」是足有其名，并不和国王同名，城「名」叫做「波罗捺」城，也是迦叶佛。常据以普度众生的地方。（偈颂和散文均同，故不作重述）

我父名净饭，刹利王种，母名大清净妙。王所治城名迦毘罗卫田佛时颂曰：
父刹利净饭，母名大清净。土广民丰饶，我从彼而生。

我的家父名曰净饭王，是刹帝利——王种族，家母讳名大清净妙。净饭父王所治政的地方为迦毘罗卫城。佛陀这时以偈颂说：

家父是刹帝利种族，是净饭王。家母名叫大清净妙夫人。迦毘罗卫国的国土非常广大，国民也很富裕。我就是在那个环境之下降生的。

「我父名净饭，刹利王种」。释尊说他降生在刹帝利的种族里，是以净饭王为生父。净饭王为首图馱那之译，是□释迦族所推荐山来的政治的领导人。释尊诞生前后的释迦族，是一拥有清白的家系而有名。据说为久远前更懿摩王的后裔。释迦族领土内之行政司法，均依会议的制度，如有事时，大家都会集聚在城内的议事堂。去讨论，去议决。是时定有一位长老为首席人物，以便膺任督察与议决之责，净饭王就是被好多释迦族的人们拥为担任此一荣职的王者，是释迦族中最为尊贵之人。

释尊的生「母」名叫「大清净妙」夫人，所谓摩耶夫人是也。摩耶夫人意译为「大幻」，是拘利族的王国——天臂城城主之王女，是一位很贤淑的夫人。净饭「王所治」的国「城」，是在「迦毘罗卫」城。迦毘罗卫译为妙德。黄色，传说为过去黄发仙人住处，故以立名。该城近于佛陀入

灭处——拘尸那市，离王舍城最远（六十由旬，一由旬为十二哩），离吠舍离城约五十由旬，离舍卫城六、七由旬（法显三藏说十三由旬）。在舍卫城的西北方，即今尼

泊尔地方是。

偈颂的第一、二句是说明释尊之生父与生母，以及其种族，和散文同。「土广民丰饶」是说迦毘罗卫城地方广大，山产丰富，是一地大物博的地方，故国民都很丰裕良善。该城虽为一小王国，可是震有很多当时残存的贵族聚集一体所组成的一个共和政治之故，其国土也可以算是一个不大不小的地方，四邻都是一片平广，五谷丰登，可以自给自足，不忧有所缺乏，加之事事都是议事制度，自然的诸多释迦族人们均能相安无事，都过着富饶安和乐利的生活。释尊说：「我从彼而生」，也就是说佛陀世尊乃托胎降生在此迦毘罗卫城里。

此是诸佛因缘，名号、种族，所出生处。何有智者，闻此因缘，而不欢喜起爱乐心？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吾今欲以宿命智，说过去佛事，汝欲闻不？」诸比丘对曰：「今正是时。愿乐欲闻。」佛告诸比丘：「谛听！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

释尊结语说：「以上是诸佛的因缘实事，是七佛的名号、种族，所降生的时、地等事。焉有智慧的人听过这此诸佛的因缘实事后，而不会喜悦，而不会生起喜爱快乐的心情的吗？

这时释尊又对诸比丘们说：「我现在想用宿命智，以便阐述过去诸佛降世之事。你们喜欢听我的讲解吗？」诸位比丘向佛回话说：「世尊！现在正是师父您垂示此事之时！我们都喜欢听闻佛陀您的垂示！」佛陀告诉比丘们说：「那么大家就认真的听吧！应倾全精神注意的听！听后要好好的思念它，我会为你们分别详细的解说！」

「此是诸佛因缘」因就是亲因（原因），缘为助缘。所谓力强的为因，力弱的为缘。世上的万事万物，一切的一切，无不都是由于因与缘而得成就。佛教是以因缘为宗，都说一切法不生于因与缘。如离开了因与缘，则没有一法可成。佛教所说的因缘，不但是针对外道之「自然之说」而开说的而已，也是揭开一切事物的真实相貌，是非常科学化的论说。因缘也可以说是经过的实事，故诸佛因缘就是七佛的来龙去脉，也就是七佛降生在世的一切事缘。

「名号、种族、所出生处」。名号为七佛的正名正号。种族则包括七佛的生身父母的出身族姓。所出生处是七佛的降生地，当然是包括国王、国都等事，是七佛出现在世的左证。其它如七佛降世的时期、年寿、道树，会众、二弟子、侍者、佛子等，均包括在「诸佛因缘」里面。名号、种族、生处等，是诸佛出世的确证之故，特予提示出来耳。

「何有智者，闻此因缘，而不欢喜起爱乐心？」智者有智之人，何者为焉有，世上那里有一位有智慧之人听到七佛之因缘实事，而不会生起喜悦的道理？换一句话说，有智慧的人即会明白事理，会知道事物的前因后果，因之而会避恶趣善。凡是善的，莫不向前去行，尤其是对于真理，定会特别喜悦，会向前求进。诸佛因缘不但是发扬善事，也是阐明真理之所以，故凡是有智慧的人，都唯恐求之不得！释尊语中带励，使人激起向善向解脱之心！

「尔时」释迦「世尊，告」诸比丘们说：「吾今欲以宿命智，说过去佛事，汝欲闻否？」宿命智为宿命通，是六神通之一。此种神通能够自由自在的知道过去世的生命，以及有关于宿世的一切行事。由于能够知道宿世之事，故曰智，智力自在无碍，就名为通。释尊既觉悟宇宙的真理，自会具有了超自然的神异之六通。

虽然平时不愿常显，也禁止弟子们的显异，但是为了阐明真理，度化众生的需要，仍然得依藉其已具有的神力去化导，以期达到宏化的目的。释尊说他为了使大家明白七佛的一切，故说要以宿命智来解说过去诸佛降世之事迹，所谓诸佛的「常法」，也就是诸佛降世的法则、法性，可说是「例程」。释尊将阐有关于诸佛的常法，首先问大家是否想了解此事？也许诸弟子们虽然也有很多具有宿命智之人，可是都不像佛陀所知的那么彻底，尤其是那些未具宿命智的人，都需藉仗佛陀阐释的必要！

「诸」位「比丘」听完佛陀的垂问后，回答佛陀说：「今正是时，愿乐欲闻」。大家都说佛陀现在欲示诸佛的常法，正是时候，也就是最适合于阐明过去诸佛降生的一定的方式，大家都愿意听佛的垂示。也许如上所述，虽然有好多人已具有了宿命智，而能知道过去事，如证悟阿罗汉果的人等是。阿罗汉译为无生，是烦恼漏尽的圣者，不但已具有宿命通，就是漏尽通也已具足，不过不像佛陀那么高深，那么深远，其智力有一定的界限，故还不断的恭聆佛陀的阐释，所以说，比丘们全体都说愿意听佛的释示。至于「今正其时」，是因释尊既介绍过七佛的因缘等事，也应介绍七佛的常法，此时应一口气的把它讲完，以免有一知半解之嫌。

佛陀既征求过大家的同意，则应义不容辞的讲下去。所以「佛」陀就「告」诉「诸比丘」们，叫大家应「谛听！谛听！善思念之」。谛为真理，是真实不虚之义，谛听即为实实在在的听，也就是注意的听，重说二句的用意是特别嘱咐注意之意。至于善思念之，就是叫人在听闻的时候，不但要好好的思考它，就是听后也应好好的把它记忆，使之不忘，这样才会有益于学佛之人。「吾当为汝，分别解说」。分别本为思量识别种种事理之谓，

这里是以分类，也就是一一详细的讲解述说之意。下面就是释尊为诸比丘讲说有关于七佛降世的常法，是每位佛陀降生的同一法则。

比丘！当知诸佛常法。毘婆尸菩萨，从兜率天，降圣母胎，从右肋入，正念不乱。当于尔时，地为震动，放大光明，普照世界，日月所不及处，皆蒙大明，幽冥众生，各相覩见，知其所趣。时此光明，复照魔宫，诸天释梵，沙门、婆罗门，及余众生，普蒙大明。诸天光明，自然不现。

比丘们！你们应该知道诸佛的常法！往昔之时，毘婆尸菩萨从兜率陀天（知足）降灵在其母亲的胎内时，是从右肋而入的。这时的菩萨，正念不乱。在那个时候，大地为之震动，有大光明放出，而普照着世界。平时日月所照不到的地方，都因之而蒙受大光明。在黑暗幽冥里的众生，都能互相看见，都能互知所住的地方。当时这个大光明天照到魔王所住的魔宫，诸天上界的天神、帝释天（天帝）、大梵天（清净天）、沙门（勤息）、婆罗门（净裔），以及其它种类的众生，都蒙受到此一大光明，诸天界的光明，自然的被吞没而不现。

释尊叫一声「比丘」们！叫他们应「当」要「知」道「诸佛常法」。常法就是寻常之法，诸佛常法是指诸佛降生时，都有一定的法式，也就是都采取同一样式。常法也是法则、法性。法则为法度，是一定的常规，法性则为真理。在凡不减，在圣不增，其真体完全不变！又通于一切法为性，即显真如通于染净，通于情、非情等深广之义。古来就这样的说诸佛的常法（例程）为诸佛的法性。

诸佛降生的寻常之法（一定的法则），到底是怎样？释尊举出毘婆尸佛将降生在

世时，托胎的经过：「毘婆尸菩萨，从兜率天降圣母胎，从右肋入，正念不乱」。七佛之首的毘婆尸佛在未降世成佛前，是一位补处菩萨。菩萨的舍生趣生，已经是任

运自在，不会被甚么业力有所牵连，只靠其愿力就能随心满愿的托胎降生，更何况一位补处菩萨（候补佛陀的菩萨）。所以他从兜率天（知足）降神在他的肉身母亲的胎内时，违是正念不乱，也就是非常的自在，有定心念力，不动不摇，不会因环境的有所不同，而被外境所扰乱。佛传不但在描写菩萨降灵在母胎时，是从右肋而入，也从右肋而诞生。虽然是有点神秘，但是一位世上难得一遇的佛陀的受胎与诞生，如果也和常人一样的话，那就不能显示出其殊胜，更何况编写佛传的人，并不是随便杜撰的，是有其依据的。如这里已将佛陀未降生前之神秘事描写出来！

菩萨从兜率陀天降胎，是佛陀八相成道之一。是以佛陀成道为中心，而将佛陀的一切事迹划分为八个时期。1.生天：属于佛陀的前生谭。久远的往昔，菩萨已修成功德，而生在兜率陀天的内院为候补的佛陀。2.托胎：菩萨降生的时期已成熟，故由兜率陀天降下母胎。如佛母摩耶夫人梦见乘白象的菩萨投入其胎内是。3.出胎：摩耶夫人在蓝毘尼园诞生太子。4.出家：悉达多太子二十九岁时踰城出家去学道。5.降魔：在菩提树下降伏诸魔。6.成道：在菩提树下成就正觉而为佛陀。7.转法轮：佛成道后在鹿野苑为五比丘初转法轮。8.涅槃（入灭）：于娑罗双树间逝世寂灭。所谓八相成道，实取于这里所举出的毘婆尸佛成道前后的经过，当然这里的一切，也是释迦牟尼佛传的缩图。既云诸佛的常法，则只有时地名号的不同，而法则样式即完全相同！

「当于尔时，地为震动。放大光明。普照世界。」大地震动是天地皆感动之意。光明即为智慧之义。也许菩萨既由兜率陀天降下托在肉身的母胎，则又象征其智慧光明将会普照天地万物，一切众生将有

正法可依，生死苦恼将有机会消灭，故会感动天地，而使大地震动。「日月所不及处，皆蒙大明。幽冥众生，各相覩见，知其所趣。」幽冥为黑暗的世界，是指地狱而言。地狱既为黑暗不见天日的地方。则本来就失去了光明的现象，是太阳与月亮等光明所照射不到的地方。但是菩萨托胎将降世之故，一切就会平等的蒙受智慧光明的普照。所以说，连平时日月所照射不到的地狱苦处，也能蒙受殊胜的光明之所照耀。这种光明既普照到地狱苦处，则托生在地狱的众生，就已没有黑暗可言，到处都成为光明显耀的地方。本来连自己所处的地方也摸不清楚的地狱众生们，已因光明而能相互看得见非常的清楚，也能互相了解彼此所寄托的地方。

「时此光明，复照魔宫。诸天、释、梵、沙门、婆罗门，及余众生，普蒙大明。」魔宫为天魔的宫殿，是指欲界第六天的魔王所居住的地方。释为帝释天，是第二层天，是天帝所住的地方。梵天为清

净的天界，是指色界天而言。诸天则指其余的天界。沙门译为勤息，是勤修正道，息灭烦恼的出家人。婆罗门译为净裔，是指宗教家（神职人物）。其余众生则指其它所有的有情所住的世界与众生。总而言之，一切天人与众生，均因菩萨托胎人间而大放光明似的缘故，自会普遍的蒙受其光明，而被其智慧光明照耀。既然如是，则「诸天光明，自然不现」。也就是因为菩萨托胎时，有一种莫能形容的殊胜的光明在普照一切之故，一切诸天平时所有的光明，不管是外来的，或者是自放的，都被此种光明所吞没，而失去了其光明的作用。是佛光胜于一切光明的提示！

佛时颂曰：

密云聚虚空，电光照天下。毘婆尸降胎，光明照亦然。
日月所不及，莫不蒙大明，处胎净无秽，诸佛法皆然。

佛陀这时以偈颂说：

像密云集聚在虚空里，也似电光普照天下一样，毘婆尸佛降神托在其母亲的胎内时，其放出的光明也是和这种景象同样的慈光普照！连日月的光明所照不到的地方，都没有不蒙受其大光明的。菩萨处在母胎时，一切都是清静，没有垢秽，一切诸佛的常法都是这样的。

「密云聚虚空，电光照天下。毘婆尸降胎，光明照亦然」。密云为稠密的黑云，电为万物所有的一种感受力。电光则由电所发的光，有着迅速无比的威力。古时是采其有如打雷时的电光——闪电，也就是一种绝大的光明之义。譬喻空中黑云密集无际的天空，都成为黑暗的世界，此时的闪电之光，会使一切黑暗顿时消灭，此种光力，是绝大无比！当毘婆尸佛降下兜率天，而托投在母胎时，有一种绝大无比的威力光明，在普照天下，使一切处所都得沾润其光明，其情景是有着如电光扫荡一切黑暗一样！

「日月所不及，莫不蒙大明。处胎净无秽，诸佛法皆然」。这种光明一出，则不但是日月无光，就是平时日月所照不到的地方，也就是如堕入地狱，不见天日的众生们所居住的幽冥世界，都顿时得大光明，都没有不蒙受此种绝大的光明的。毘婆尸佛降神住在母胎时，是这样的清静光明，一点也没有垢秽的现象可言。这种事情不唯是毘婆尸佛如此，就是所有的佛陀由天上降下托在母胎时，都是同样的会放大光明，会普照一切，使一切都觉得清静没有垢秽。

诸比丘！当知诸佛常法。毘婆尸菩萨。在母胎时，专念不乱。有四天子，执戈矛侍护其人。人与非人，不得侵娆，此是常法。

诸比丘们！应该知道诸佛寻常之法。毘婆尸菩萨降灵在其母胎的时候，是正念不乱的。是时有四大天王各执戈矛，在侍候拥护胎内的菩萨与其母亲。因此，人和非人等众生，都不能侵害扰乱他们。这是诸佛住胎时的常法。

佛陀又继续其阐扬诸佛的寻常之法说：「诸比丘」们！你们应「当知」道「诸佛」的寻「常」之「法」。「毘婆尸菩萨」自兜率陀天降下，降灵「在」其「母」亲的「胎」内「时」，是「专念不乱」的。专念为专心注念于一境，不乱则心不驰散，和上面的正念不乱一样，既为补处菩萨，则降灵住胎时，是已离开分别，而念「法」的实性，是舍相入实，而入正定当中。

「有四天子，执戈矛侍护其人」。四天子为四大天王，居住于第一层天的四个角落。所谓东方持国天王，南方增长天王，西方广目天王，北方多闻天王是也。此四天王，是释帝天的外将，各护一个天下，故亦称为护世四王。他们因见菩萨降下人间，寄托母胎之故，觉得责任的重大，故各各都手执戈矛，正在侍候保护这位已托胎的菩萨，使人不得加害。所谓「其人」，是指降灵托胎的菩萨，也包括孕有菩萨的生母。戈为平头戟，矛为长柄而有刀的兵器，都是古时的武器。四大天王有着护国佑民，驱邪逐恶，拥护正道的缘故，自会负起保护降胎的菩萨的责任。既有天王严防以待，则「人与非人，不得侵娆」。人为人类，非人为天龙八部等众的总称，也就是对于人类而谓天龙八部，以及恶鬼等冥众，总称为非人。娆为娇娆，是娇美的样子，侵为侵犯。不管是人，或者是鬼神，如果以武力想予以加害，或者是以柔软的方法想予以破坏伤损菩萨的灵胎与菩萨的生母的话，都因四大天王稠密护卫之故，绝对没有机会得逞其想加害的恶念。释尊说「此是」诸佛际灵住胎时的「常法」！

佛时颂曰：

四方四天子，有名称威德。天帝释所遣，善守护菩萨，
手常执戈矛，卫护不去离，人非人不娆，此诸佛常法。
天神所拥护，如天女卫天，眷属怀欢喜，此诸佛常法。

佛陀这时以偈颂说：

四方的四位天王，均为是有名闻远布与威德的天神，是帝释天所派遣而来的，他们都能称职，善能守护在母胎的菩萨的天王。各位的手里都常执戈矛，在卫护菩萨的母子而寸步不离。因此，恶人与恶鬼神们，都不能妖媚扰乱他们。这是诸佛降世住胎的常法。菩萨降神住胎时，定会受到天神所拥护，犹如天女们卫护诸天一样。诸天的眷属们，都会怀着喜悦的心情，是诸佛的寻常之法。

「四方四天子，有名称威德。」四天子为东南西北，一四天下的四位天王，是古来就名称普闻。他们都具有了威大的神力，都有着堪以驱邪逐恶，拥护正道的能力，凡是邪的都会找机会把它破灭，凡是正的都想尽办法保护，使其永存不灭。他们的这种以善德为基本的威力，去消灭邪恶之事，是人人炙口皆知的。「天帝释所遣，善守护菩萨」。在长文里已述过，四大天王是帝释天的外将，是承受天帝的敕令，而巡视天下，而惩恶奖善的善神。凡是天下的大事，没有不知而注意，而干与的。何况菩萨既由兜率陀天降下人间，住在母胎，自会引起他们特别的关心，而提高警觉，觉得责任之重大。因此会特别的善加保护这位已住胎的菩萨。

「手常执戈矛，卫护不去离」。天王们如果遇到其它的事情发生时，虽然也会以手执武器去应付，不过有时定会交代其它的部下去处理，惟对于菩萨降胎事，是个天大的事之故，不但要亲自出马，还要常时保持手不离器，还要常时守护在住胎的菩萨的身边，不敢有些疏忽，不敢离去。因此，「人、非人不娆」。也就是因为有四大天王随护在身边之故，不管是任何人，不二论是任何鬼神，都不得娆乱，不得破坏。「此」种菩萨降灵住胎时，自会邀到天王的常时保护一事，乃是「诸佛」的「常法」，也就是诸佛一定的程序。

「天神所拥护，如天女卫天」。菩萨住胎时，定会得到四大天王诸神所拥护一事，有如天女们常常侍卫在诸天神的身边，寸步不离一样，可说是生死与共！「眷属怀欢喜」。眷属是指尽忠于天神们的天女，是正指护持住胎的菩萨的四大天王。天女既为诸天的眷属，自会由衷的喜欢服侍诸天，四大天王既为驱邪逐恶的善神，自会喜欢为正法的代表者——菩萨效劳。「此」种事，正是「诸佛」降胎时，自会发生的「常法」。

又告比丘，诸佛常法：毘婆尸菩萨，从兜率天降神母胎，专念不乱，母身安隐，无众恼患，智慧增益。母自观胎，见菩萨身诸根具足。如紫磨金，无有瑕秽。犹如有目之士，观净琉璃，内外清彻，无众障翳。诸比丘！此是诸佛常法。

佛陀又告诉诸比丘们，有关于诸佛的常法说：毘婆尸菩萨由兜率天降神在母胎时，专念不乱，母亲的身体很安隐，不但没有种种烦恼灾患，还增益不小的智慧。其母能自观察其胎，看见菩萨的身体的诸根具足，有如紫磨的黄金那样，没有半点的瑕疵垢秽。犹如明眼的人，在观看清净的琉璃一样，内外清静透彻，没有种种障。诸比丘们！这是诸佛的常法。

佛陀「又告」诉诸位「比丘」，有关于「诸佛」降灵入胎时，必定会有的现象——「常法」。以「毘婆尸菩萨」之例来说，当他「从兜率」陀「天，降神」在其「母胎」之时，

是「专念不乱」，也就是正念而有定力的缘故，心不散乱，意不动摇。「母身安隐，无众恼患」。菩萨的母亲因怀有菩萨的圣胎之故，影响所及，身体不会因有身孕而致诸多不便，是非常的平安隐妥，非常的自在，不像有身孕之人那样会觉得众苦逼迫，百患缠身，烦恼莫大，而是身心安祥之故，不知苦恼灾患为何物。

「智慧增益」。因菩萨在胎内之故，其母也会突然具有深远的智慧。「母自观胎，具菩萨身，诸根具足。如紫磨金，无有瑕秽」。紫磨金为紫磨黄金，是阎浮檀金的一种。据说具有紫色而光。瑕为玉上的毛病，所谓玉上的斑痕污点是。怀有菩萨圣胎的母亲，因有深远的智慧之故，能够亲自观察看到自己的腹内之菩萨圣胎。她看到胎内之菩萨身早已具足了诸根，也就是六根都很完整美好。身体是呈现紫磨黄金之色，是没有半点的垢秽毛病。已经是妙相庄严！

「犹如有目之士，观净琉璃，内外清彻，无众障翳」。有目之士为开觉眼之人，是眼睛睿利之谓。琉璃译为青色宝，是透明清净的物体。菩萨之母，观察看到胎内的菩萨的情形，有如具有了睿利的眼睛之人，在手中观看透明而清净的宝珠一样，不管是内与外，都是清静透彻，绝没有甚么障蔽可言。释尊说后，叮咛诸比丘们说：「此是诸佛」托胎时的「常法」！

尔时世尊，而说偈言：

如净琉璃珠，其明如日月。仁尊处母胎，其母无恼患，
智慧为增益，观胎如金像，母怀妊安乐，此诸佛常法。

这时释迦世尊，用偈的体裁说：

住胎期的菩萨，其清静程度，有如透明的宝珠，其光明好似日月在照耀。菩萨降灵处在母胎时，其母亲因托福而没有烦恼灾患，智慧为之增益，菩萨之母，亲自观察胎内的菩萨时，有如一座金像。菩萨之母怀孕时，非常的安隐快乐。这种现象是诸佛在住胎时的常法。

偈颂长文都大致相同，并没有甚么增减，只是叙述的次序先后有些不同耳。

「如净琉璃珠」是说降灵住胎的菩萨之六根清静程度，有如内外透彻的宝珠一样，一点也不会觉得有甚么毛病垢秽。「其明如日月」是说菩萨的身体会发亮，其光亮的程度有如日月的光明在照耀万物一样。「仁尊处母胎，其母无恼患」。仁尊是指毘婆尸菩萨，因为是补处菩萨，也是将降世成佛。具有了大慈悲度化众生的缘故，堪称为最为有仁慈的圣尊！他处在母胎时，让其圣胎的肉亲，会直接受其福荫，故在菩萨住胎的期间内，已脱离种种的苦恼灾患，自不会再和世人一样的有了甚么苦恼灾患可言。

「智慧为增益，观胎如金像」。既怀有圣胎，自会有了深远的智慧，有智慧即能观察一切，内自体内，外洎天地。当她亲自观察自己体内的圣胎时，即发见体内的圣胎，有如一金人之像，也就是在长文里所谓的紫金色相。「母怀妊安乐」。由兜率陀天降灵住胎的菩萨，是正念不乱之故，俾其母亲在怀妊的期间内，得以过看非常安隐的每天！佛陀结语说：「此诸佛常法」。这就是诸佛住胎时，一定的常法。

佛告比丘：毘婆尸菩萨，从兜率天降神母胎，专念不乱。母心清静，无众欲想，不为淫火之所烧然，此是诸佛常法。

佛陀告诉诸比丘们说：毘婆尸菩萨口兜率陀天降神住入母胎时，是正念不动乱。其母亲的心理，因此而非常的清静，已没有种种的欲望，不再会为淫火所燃烧而引起欲念，这是诸佛降胎时的常法。

「佛」陀又告诉诸「比丘」们有关于诸佛的常法说：「比丘」们，你们应知道！当「毘婆尸菩萨，从兜率」陀「天降神」住入其肉体的「母胎」时，是「专念」而「不」曾动「乱」。「母心清静，无众欲想」。一般来说，都知道有所谓母子连心一事，何况圣胎在其腹内，自会受到菩萨圣胎的影响，而事事都会和平时大异其趣。寻常的时候，如没有菩萨的功行，则是一介凡夫之心而奔声逐色，是妄想多，欲念炽盛之故，都不知如何克制自己的欲念。也许「食色性也」之故，那些男女私情，是凡夫的常念。惟怀有圣胎之人。其心理自会和胎内的菩萨的心理一样，已经是「清」而无染，「净」而无杂，故已没有种种的「欲想」的了。「不为淫火，之所烧然」。贪欲在佛门为三毒之一，淫欲

为贪欲之首，也是贪欲的代表，佛门戒淫，是因淫欲如火，会焚烧吾人的慧命，也就是说，淫欲之热情，有如猛火，所谓淫火内发，自烧而死是也。怀有圣胎的人，其心既清静，既没有种种的欲望，自不会被淫火所燃烧。释尊说这是「诸佛」降神住胎时的「常法」。

尔时世尊，而说偈言：

菩萨住母胎，天中天福成，其母心清静，无有众欲想，
舍离诸淫欲，不染不亲近，不为欲火燃，诸佛母常净。

这时世尊念出偈颂说：

菩萨在母胎里，天中天之福德助成之故，其母亲的心理非常的清静，没有种种的欲望，已舍离了诸淫欲，不再染有欲念，不再会亲近淫事，不会被欲火所燃烧，一切诸佛之母，都是这样的清静！

「菩萨住母胎，天中天福成，其母心清静，无有众欲想」。天中天为佛陀，佛陀是天中之天，圣中之圣。补处菩萨既降灵住胎在世，即将降生完成佛道，故已堪称为天中天——佛陀。毘婆尸菩萨降神住入其母之胎内时，即将完成佛道，其福德自会助成怀有其胎之母，使其母亲的心理由凡夫的妄念一变而为清静心理的保有者，所以这时的菩萨之母之心，已经是非常的清静，已经没有如世人所有的种种欲念！

「舍离诸淫欲，不染不亲近，不为欲火燃，诸佛母常净」。没有欲念，即已表示将淫欲舍离得一乾二净，不再会染有这种垢污之淫事，也不会一再的亲近这种会毒害自己的淫事。总而言之，已不会一再的被欲火所燃烧，与淫欲事，已格为两个世界。凡是怀有佛陀圣胎之母，都是一样的心理，总是常时清静！

佛告比丘，诸佛常法：毘婆尸菩萨，从兜率天降神母胎，专念不乱。其母奉持五戒，梵行清静，笃信仁爱，诸善成就，安乐无畏，身坏命终，生忉利天。此是常法。

佛陀又告诉诸比丘们有关于诸佛的常法：毘婆尸菩萨从兜率陀天降神住入母胎时，是正念而不动乱。其母因之而能奉持五戒，而能梵行清静，而能笃信仁爱，诸善都能成就，能够安乐而没有畏惧之心。肉身坏灭寿命终了时，即会上生忉利天宫，这是诸佛降神入胎时的常法。

「佛」陀又「告」示诸「比丘」们，有关于「诸佛」的「常法」。「毘婆尸菩萨」自「从兜

率」陀「天，降神」入在「母胎」时，是「专念」正定「不乱」。「其母」因此能够「奉持五戒」。五戒又叫做五法。为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是学佛人的通戒。始自做人、生天，终至成佛作祖，均需五戒为下手工夫，是佛道修行最为根本的学处。奉为奉承，持为持守，奉持是表示拳拳服膺，彻底的禁绝，对于五戒已不再冒犯之谓。「梵行清净」。梵行为清净之行，主要在于断除淫欲，通常都为梵天之行法，惟梵则摄四禅四无色定，通取一切戒，也为之梵行。「笃信仁爱」。笃信为忠实可卖，仁爱即对人有同情心，都是值得令人敬佩之人的动作。「诸善成就，安乐无畏」。诸善是所有的人天善行，凡是善业都完满无缺。安乐即身安心乐，所谓身无危险故安，心无烦恼故乐，无畏则泰然自若，无所畏惧之谓。凡是仁慈行善的人，则得身安心乐，无论在什么地方，遇到什么事，都能逢凶化吉，是心安理得之故，自不会有甚么畏惧可言。

「自坏命终，生忉利天」。忉利天译为三十三天，是欲界六层天的第二层天。据说在须弥山顶，四方各有八天，中有一天，是帝释（天帝）所住的地方。怀有菩萨圣胎之母，因有如上所述的种种功德善行，故当他因生产而肉身损坏，而寿命終了后，即会上升到忉利天去享受天福。「此」种事情也「是」诸佛降灵入胎时的「常法」。

尔时世尊，而说偈言：

持人中尊身，精进戒具足，后必受天身，此缘名佛母。

这时释尊又用偈说：

怀有人中尊——佛陀的生身之人，因精进于善，戒律具足，死后必定会受天身，由此因缘，名叫佛母。

「持人中尊身」的人中尊，是指佛陀。佛陀为天中天，人中人，是人中最为尊贵的人。持为把持，是握有。可解释为因怀有人中尊——佛陀的肉身之故，会承其福荫。「精进戒具足」。精进指诸善行，戒指五戒，是一切众生的根本戒律，根本既固，即余未定牢，所以说，一切戒律都守

持得具足不缺。这样，即「后必受天身」，也就是行持禁戒，精进于善行的人，已具有了很大的福德，死后必定会得上天界，去受天神之身。「此缘名佛母」。怀有菩萨圣胎的人，定有如上述的种种功德，是不可思议的一件事。也许如偈颂所说的，因此之故，才叫做佛母。也许佛陀降生后，就会普渡群生，一切众生定会沾润到佛陀的大恩大德，而佛陀的降生必需有一位肉身的母亲，如没有她，佛陀就无从托胎诞生，故佛母的功德也是非常的大，所以方会提到佛母离世后之生处。

佛告比丘，诸佛常法：毘婆尸菩萨，当其生时，从右肋出。地为震动，光明普照。始入胎时。闇冥之处，无不蒙明，此是常法。

佛陀又告诉诸位比丘，有关于诸佛的常法说：当毘婆尸菩萨降生时，是从佛母的右肋下诞生的。是时大地因此而震动，具有大光明普照一切。菩萨初入母胎时，那些幽闇的地方，都没不蒙受其光明。这也是诸佛的常法。

「佛」陀又「告」诉诸「比丘」们，有关于「诸佛」的「常法」说：「毘婆尸菩萨，当其生时，从右肋出」。菩萨的降生，如上述，是八相成道之一。是将佛陀降生时的情形神秘化的。佛院为最高无上的觉者，自始至终，应该是非常的圣洁之体，其降生自

然的不同于凡夫，故有从佛母的右肋下诞生于人世之说。如释尊诞生时，据说也是从摩耶夫人的右肋而生，其开始，就已洒脱，而洁净无垢的表示，正是诸佛诞生时的奇迹！诸佛的一切既同，则毘婆尸佛自不例外。

「地为震动」大地震为一切都被感动的形容。在寻常之时，一切都不会觉得有异，但如有特殊的事情将发生，或发生时，定会令人觉得有些不同，好像天地都在变动似的。以吾人的经验来说，当你有天大的喜事时，不但禁不住你内心的喜悦，也会抑制不了你的身口，所谓「蹈之舞之」是也。一代伟人出世时的一切情形，就有特殊的瑞相，更何况一代教主的诞生，莫怪佛陀的降生，会带来天地之感铭而震动。至于「光明普照」一事。虽然如前述，是菩萨的光明掩蔽了一切光明，但是天地间也会因佛陀的降生而特别的光耀起来似的之论，未尝不无道理，因为佛陀的诞生，将带给世上无上的光明，世上也会因之而特别光明起来，是自然的形态！不过菩萨住胎时，既能放大光明，即出胎时，也同样的会大放光明，也是常情，所以说，「始入胎时，闇冥之处，无不蒙明」。当毘婆尸菩萨住入其肉身的母胎时，幽暗的地方，如平时见不到天日的地狱那一类的地方，以及其它未能常见光明，也就是未得正大光明的众生。均因菩萨初入胎时放出的光明，而能沾润到其光明余辉。这是首尾相应的瑞相。是入胎与出胎，均会带给众生无限的光明的预兆！释尊说「此」种事，也「是」诸佛降生时的「常法」。

尔时世尊，而说偈言：

太子生地动，大光靡不照，此界及余界，上下与诸方，
放光施净因，具足于天身，以欢喜净音，转称菩萨名。

这时释迦世尊，又为大众以偈说：

太子降生时，大地为之震动感铭，大光一明曜，没有照不到的地方。不论此世界，或其它世界，以及上下方，乃至其余诸地方，均被照明。菩萨放出光明，施与清净之因，使天神们也得具有清净之身。大家都以欢喜清净的音声，辗转称叹菩萨之名。

「太子生地动，大光靡不照」。毘婆尸菩萨降生在世时，是投在刹帝利族，是帝王之家，其父王为盘头王如前述。毘婆尸菩萨的肉身之父既为国王，即他就是以太子的身份出现世间。所以说：「太子」降「生」。当太子，也就是毘婆尸菩萨降生在此世间时，大地为之震动，放出的大光明没有不被照到的地方。「此界及余界，上下与诸方，放光施净因，具足于天身」。菩萨降生时，也和其入胎时一样，吾人所住的世界，以及其它世界，不管是上方的世界，或者是下方的世界，乃至诸方的世界，也就是所谓十方世界，都被其所放的光明普照之内。放出光明，即表示他已施与众生清净之因，换一句话说，菩萨放出大光明，将洒净一切垢秽，其恩泽将及天上界的天人身，使天神们也能沾润到菩萨的智慧光明，而愈显出清净无垢！

「以欢喜净音，转称菩萨名」。净音为清净的梵音，梵音为微妙的声音，是令人乐闻的音罄。佛经里面常以雪山所生的迦陵频伽（妙声）鸟所鸣的声音为喻，就是此种声音。当毘婆尸太子降生时，即有令人百闻不厌，令人会生欢喜心情，悦畅身心的清净的声音辗转称叹毘婆尸菩萨的名号，也就是所有的妙音都在赞誉欢悦菩萨的降世。

佛告比丘，诸佛常法：毘婆尸菩萨，当其生时，从右肋出，专念不乱。时菩萨母，手攀树枝，不坐不卧。时四天子，手奉香水，于母前立言：唯然天母，今生圣子，勿怀忧戚，此是常法。

佛陀又告诉诸比丘们有关于诸佛的常法说：当毘婆尸菩萨诞生时，是从其母亲的右肋而诞生的，是正念不动摇。是时菩萨的母亲，正举手攀依树枝，并不坐下来，也不横卧在地上。这时四大天王手捧香水，站在菩萨的母亲前说：啊，天母！您现在所生的是一位圣子，故不可怀有忧戚之心。这是诸佛诞生时的常法。

「佛」陀又「告」诉诸「比丘」们有关于「诸佛」诞生时的「常法」。这位将成为佛陀的「毘婆尸菩萨」，正「当其」诞「生时」是「从」他肉身母亲的「右肋」而「出」生，菩萨降生时，是「专念」正定，心「不」动「乱」。

「时菩萨母，手攀树枝，不坐不卧」。如前述，诸佛道同，降生时也都有一定的常法规则。因此，吾人在叙述毘婆尸佛诞生等事情时，就会连想起释迦世尊降生时的情景，因为记述毘婆尸佛的诞生，即是描述释迦佛的诞生，这种事情和佛传对照一下，就会一目了然。如释尊的母亲分娩的期日将近时，曾经依古时印度产子之例，由迦毘罗城，欲回娘家的天臂城去生产，到了中途的蓝毘尼花园时，摩耶夫人（释尊的生母）即因产期的奇欲，而令一行的人们进入花园里去赏游。园里许多的无忧树，正在盛开，正吐出艳丽的花朵。

夫人此时举出右手，正想攀折一枝美丽的花朵的树枝，而攀依在那无忧树的树枝时，太子（释尊）即于此时从摩耶夫人的右肋下诞生，自然的并不是坐在地上，或倒卧在地上休息时产生太子的。释尊降诞时的情形既是这样，毘婆尸菩萨降诞时焉不是这样？也许一大教主的诞生，是非常神圣的一件事，故才以神秘的妙笔把它描述出来！

「时四天子，手奉香水，于母前言。」四天子为四天王，佛传都记述释尊诞生时，即有四大天王手持香水，现身在佛母之前站立等事，故毘婆尸佛诞生，也不例外。这也是象征佛陀的诞生是如何的尊贵之程度。连天神也为之关心，也为之庆贺效劳！「唯然，天母！今生圣子，勿怀忧戚」。天母是指毘婆尸菩萨之生身之母。菩萨将成佛，成佛即为天中天，圣中圣，其母自然就是天母。四大天王向菩萨的生母安慰庆贺说：好啊，圣母！您现在所生的为一伟大的圣子，是应该庆喜的一件大事，千万不要因为圣子诞生时，和常人不同而忧虑愁闷！也许寻常的产子。不是横卧就是坐下，很少有人站立而生，如遇到这种情形时，定会觉得奇异而难解，致有忧心冲冲之虑，此之所以四大天王会站在圣母之前安慰圣母一番：「此」种情形，也「是」诸佛诞生时的「常法」。

尔时世尊，而说偈言：

佛母不坐卧，住戒修梵行，生尊不懈怠，天人所奉侍。

这时释尊，为大家说偈说：

佛母生佛陀时，并不坐下或横卧，佛母常住于戒律而修清净的梵行。出生于富贵，而不懈怠，是天人们所钦敬奉侍的人。

「佛母不坐卧」如上述，是指毘婆尸佛诞生时也和释尊一样，佛陀的母亲都是手攀树枝时而降生太子的，是站立而异于常人。如一般人的生产，一定是横卧在床上，不然就是坐下来。也许生产是一件痛苦的事，故需倒下来。惟伸母因怀有圣胎，故不

会觉得有些苦痛，同时因佛母自身乃是一位「住戒修梵行，生尊不懈怠」之故，其精神足够抑制其肉体，而不会有甚么痛苦的现象。「住戒」是常时守住戒律，虽是居家之人，也因善根深厚，而能依戒奉行。「梵行」为清净行，也就是举止动作都在清净的规律里过着其生活。「生尊」为出生在尊贵的门户。如前述，毘婆尸佛出身于刹帝利（王）族，其母当然是王种，故说出生尊贵。「不懈怠」是形容她虽贵为王妃，也不会因富贵而只沉醉于快乐里，虽为贵，也能精进不懈！这种人定会得邀「天人所奉侍」。也就是说这种人是很难得一见之事，故不唯是世人所钦佩赞仰而已，就是天神也会受其感动而常起拥护尊敬之心，所以当这位菩萨降生时，即有了四大天王手捧香水，侍奉在佛母之侧，而安慰佛母！

佛告比丘，诸佛常法：毘婆尸菩萨，当其生时，从右肋出，专念不乱。其身清净，不为秽恶之所污染，犹如有目之士，以净明珠，投白缙上，两不相污，二俱净故。菩萨出胎，亦复如是，此是常法。

尔时世尊，而说偈言：

犹如净明珠，投缙不染污，菩萨出胎时，清净无染污。

佛陀又告诉诸比丘们有关于诸佛的常法说：当毘婆尸菩萨诞生时，是从其母亲的右肋诞生的，那时确是正念不动乱。是时菩萨的色身很清净，不曾被秽恶所污染。好像明眼的人，将净洁的明珠放在白缙的上面，珠与缙二者均不会相污垢一样，因为珠与缙二者都洁净之故。菩萨由母胎出

生时也和这情形同样的很清净。这是诸佛诞生时的常法。这时佛陀又再用偈简述说：

好像洁净的明珠放在洁白的丝织品里一样，并不会污染的现象。毘婆尸菩萨自其母胎出生时，也和此事同样的清净，并没有些许的染污事。

「佛」陀又「告」诉诸「比丘」们有关于「诸佛」诞生时的「常法」。这位将成为佛陀的「毘婆尸菩萨」，正「当其」诞「生」时，是从他的肉身的母亲的「右肋」而「出」生。菩萨降生时，是「专念」正定，心「不」动「乱」。以上和上面一项同，都是复述毘婆尸佛降生时的即景，是和常人不同。因为将在此世成就正觉的缘故，自呱呱坠地时就有了奇迹的出现。其圣洁的情形完全和释迦佛陀的佛母——摩耶夫人诞生释尊时同样，是从右肋下而生的。这也是佛佛道同，前佛后佛均没有异的表示，也是佛陀自始至终都是圣洁的描述。

「其身清净，不为秽恶之所污染」。菩萨的降生既不同于常人，既由右肋降生，自不同于常人在生产时应有的污秽不净之事。所以说，菩萨虽降世而为血肉之躯，仍然保持清净不染之体。「犹如有目之士，以净明珠，投白缙上，两不相污，二俱净故」。清净光明的宝珠是极为洁净的物体，缙为丝织品的总称，也是光润洁净之物。将清净光明的宝珠放在洁白清净的丝织品上面时，两物均不会有些许的污垢。因为此二物均为洁净之物之故，自不会被任何一方所污染。任尔怎样的转来转去，到头来，两物还是仍然保持其洁净的自体。「菩萨出胎，亦复如是」。毘婆尸菩萨由母胎降生人世时，恰如明珠投在白缙上面一样，自始至终，都是净洁，并没有甚么如常人出生时所带来的污垢可言。「此」种情形，也「是」诸佛诞生时的「常法」。

释尊说完此事后、又用偈颂的体裁简述说：

「犹如净明珠，投缙不染污。菩萨出胎时，清净无染污」。此偈是赞颂散文里面所述的后段，也就是和散文的尾节同样的述说菩萨降生时是怎样的洁净之意。偈颂的大意是：这位将成佛陀而降生人世的毘婆尸菩萨，其降生时是从佛母的右肋下之故。

好似世上的清静光明的实珠投放在洁白的丝织品上面一样，明珠、白缯两者都不会发生互相污染垢秽的现象。

巴利佛典也同样的记载说：菩萨由母胎降生后，非常的净洁。不会被污水所污，不会被粘液所污，不会被血所污，无谗何物都不能污垢了他，是很洁净。譬喻在迦尸（竹名，可作箭干）绢布上面放置摩尼（如意）宝珠一样，摩尼宝珠不会污染迦尸绢布，迦尸绢布也不会污染摩尼宝珠，因为二者都净洁的缘故。

佛告比丘，诸佛常法：毘婆尸菩萨，当其生时，从右肋出，专念不乱。从右出，墮地行七步，无人扶持。遍观四方，举手而言：天上天下，唯我为尊。要度众生，生老病死。此是常法。

佛陀又告诉诸比丘们有关于诸佛降生时的常法说：当毘婆尸菩萨诞生时，是从其母亲的右肋降生的。那时正念不动乱。菩萨从佛母的右肋呱呱墮地后，就起步而行七步，并不靠人搀扶他。出生后遍观四围，举手指天指地而说：「天上天下，唯有我独为尊贵，没人能比得上！我将度脱众生的生老病死等苦恼！」这是诸佛诞生时的常法。

自佛告比丘起，至于专念不乱等句，都是千遍一律，是编集者欲使人易于记忆而撰的。因为同一文句累次出现时虽会令人觉得过繁，但卸在无形当中使你记忆犹新，对于其事定不会随便忘弃，故经典里面才会常有这种事情的发生。

「从古肋出，墮地行七步，无人扶持，遍观四方，举手而言：天上天下，唯我为尊。」毘婆尸菩萨由佛母的右肋下降生呱呱墮地后，就能依自己的两只平安之足自立，也能举步自行七步，并不需要藉仗他人之手扶持提携，站在地上眼眺四围，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大吼一声说：「天上天下唯我为尊！」这难免会令人觉得有点神秘之感！因为才出生的婴孩，不说他能行步，就是连站立的能力也有问题，通常都在满年后之事。惟三界大导师的降生，自有其异于常人，也是应有的现象，何况这些记录不唯是梵文的经典，就是最原始的巴利文佛典也同样历历分明的照载无误。可见得这是不可否认的实事，莫怪研究佛法的人，都不曾加以评语，也就是大家都相信有这么一回事。也许佛佛道同，释尊的降生也是如此光景，故毘婆尸佛才不例外。一切诸佛都根据于有历史性的释尊的一切举动而描述出来的。其所谓天上天下唯我为尊，实为佛陀自觉的呼声，其存在的意义实很明显！巴利文的记载，即

说：「我为世界第一人！我是世界上最年长者！我是世界里的最胜者！」其欲表达觉者的内心，实有不谋而合之处！

「要度众生，生老病死」。生老病死是任何人都应承当的苦恼，是促成释尊终于发心去出家修行而至于成道的一大原因。他虽然自降生时起，就能步行，并没有甚么所谓「生」的苦痛，但是他的母亲孺生他七日后就离他而去，此事在他小小的心灵里，已深刻的印入，直至他长大后，经过听到的、看到的，以及从书本上得来的，都和生老病死等苦有了牵连。因为生老病死是道出人生的始终与中间必需的经过，也就是人们最为贴身之事。这虽然好似有些悲观，但是有了这种悲念才有突破一切苦恼的机会。释尊未出家前因觉得这正是人生的大事，故凝精聚神的在想如何才能真正解决这些问题，才会毅然决然的舍去王宫的一切享受，而愿为一位乞丐不如的出家行者。他出家的动机，不但是为了解决自己的生老病死，也想早日解决此事。事后好使一切众生也能和他同样的解决这些苦恼的问题。毘婆尸菩萨降世后，即宣言要度化一切众生的生老病死等苦，其据尽在于此，也就是和释尊尽同！「此」种菩

萨降世后就能举步自行，眼观四围，指天指地，将自内证的心声表达出来，说天上天下唯我为尊，发愿度化众生的生死等苦，这些事情：「是」诸佛降世时的「常法」。

尔时世尊，而说偈言：

犹如狮子步，遍观于四方，堕地行七步，人师子亦然。
又如大龙行，遍观于四方，堕地行七步，人龙亦复然。
两足尊生时，安行于七步，观四方举声：当尽生死苦。
当其初生时，无等等与等，自观生死本，此身最后边。

这时释尊又以偈颂说：

好像狮子之步行，眼睛遍观四周，呱呱坠地后就能行七步，人中龙象就是这样的，福慧两足之尊降生时，安步向北是七步，眼观四围而大吼一声说：我将灭尽众生的生死等苦。当他刚诞生时，这位无与能等比的佛陀，与诸佛相等类的佛陀，能自观生死的根本，知道这回的生身为最后的边际身！

「狮子」为兽中之王，吼声能伏群兽，步行亦健稳，故佛喻为狮子，其行步如狮子「步」，所以说毘婆尸菩萨降世行是「犹如」狮子步。「遍观于四方，堕地行七步」如上述，是指菩萨呱呱坠地降生后，不但已能站稳，也能眼看四周而向北步行七步。「人师子亦然」这位人中的狮子——将成佛陀的毘婆尸菩萨，就是这样的自降生后，就已和诸佛降世时同样的眼观四方，步行七步。

「又如大龙行」。龙传说为飞鸟中之王，大龙为之龙象，有大神力，能变化云雨。在水行中，龙力最大，在陆行中，即象力为最，故如大龙行即表示其行步自在之意。这位菩萨刚诞生就能自在步行，就能「遍观于四方」，呱呱「堕地」后就向北「行七步」，这位「人」中之「龙，亦」复然，也就是说他如龙象之行步那样的行履自在。

「两足尊生时」。佛陀为福德智慧两项都完满具足的圣尊，他降「生时」就能「安」隐自在的「行七步」，眼睛「观」看「四方」，「举声」，也就是大吼一声，说：「当尽生死苦」，将会度脱自己以及众生的生老病死等苦！

「当其初生」的「时」候，这位将成「无等等与等」的菩萨。无等为佛陀的尊号，是一切众生绝不能与之相匹等之意。第二字和第三字等字，是等类之意，佛陀与佛陀相等类之故，诸佛为之等。总之，无等等与等就是说这位毘婆尸菩萨是和诸佛同样的是一位佛陀大觉者之义。这位大

觉者出生后就「自」己「观」察「生死」的本元，已了知「此身」已经是「最后」的「边」际，也就是自此不免再在六道轮回中打滚，已能解脱生死的缠缚，已不免一再的被业力所牵而转生，此次的色身，是最后际之身！

佛告比丘，诸佛常法：毘婆尸菩萨，当其生时，从右胁出，专念不乱。二泉涌出，一温#相，以供澡浴。此是常法。

尔时世尊，而说偈言：

两足尊生时，二泉自涌出，以供菩萨用，遍眼浴清静。
二泉自涌出，其水甚清静，一温二清冷，以浴一切智。

佛陀又告诉诸比丘有关于诸佛降生时的常法说：当毘婆尸菩萨诞生时，是从每

亲的右肋而生的，那时正念不动乱。是时有二种泉水自然的涌出来，一是暖水，另一是冷水，以供刚出生的菩萨沐浴之用，这是诸佛诞生时的常法。这时释尊又用偈颂说明说：

福慧两足的世尊诞生时，二种泉水自然的涌出来，以供菩萨之用。遍眼菩萨就依此水洗浴而清净色身。此二泉流——自然涌出的泉水，是非常的清静，是一温暖，一清凉的泉水，是用来沐浴一切智者——佛陀的肉身。

自「佛告比丘」至「专念不乱」等句如上述。是千遍一律，都在说明将成佛陀而降生的毘婆尸菩萨诞生时是如何的隐重自在。

「二泉涌出，一温一冷，以供澡浴」等句是巴利文经典所没有的。菩萨诞生时不唯有冷暖二种泉水自动的涌现而滚滚流出，以供菩萨洗浴之用，使菩萨诞生后就能立刻净身而已。古德曾经进一步的赞颂佛陀诞生时的奇妙事说：「九龙吐水，沐浴金身……」。可见得对于一代教主的敬

赞的程度！也许佛陀诞生是在花园里，而四月正值印度的雨期初季，故天降甘露，沐浴菩萨的色身，定有其事，并不一定是后来所敬饰。如世上特别具有伟大之人的降世，仍然免不了神异的传说，何况一代教主——佛陀的诞生！「此」种巧遇天降甘霖来沐浴菩萨诞生时的金躯，也「是」诸佛初诞生时的「常法」。

偈颂的文句和散文大同小异。重点是放在冷暖二水上面。如简约的说，即：福德「两足」之圣「尊」——佛陀初降「生时」，有了冷暖「二」种「泉」水「自」动的「涌」现「出」来。其用意是「以」便提「供」刚出生的「菩萨洗浴之用」。「遍眼」为毘婆尸之汉译，正为胜观、种种观、种种见等，和遍眼同义。初出生的遍眼菩萨，是依此二种泉水而沐「浴」，而得以「清静」其身的。

此「二」种「泉」水——「自」然「涌出」的冷暖二种泉水，不但是冷暖都配合得适宜实际之用，就是「其水」质，也是「甚」为「清静」的。清静的泉水之「一」是温暖的，「二」为很「清冷」的，这种天然调配适度的泉水，「以浴一切智」。一切智为知一切法之谓，是属于视平等界空性之智，和一切种智（视差别界事相之智）同为佛智之名，故一切智就是佛陀之意。

太子初生，父王盘头，召集相师，及诸道术，令观太子，知其吉凶。时诸相师，受命而观，即前披衣见有具相。占曰：有此相者，当趣二处，必然无疑。若在家者，当为转轮圣王，王四天下，四兵具足，以正法治，无有偏枉，恩及天下，七宝自至，千子勇健，能伏外敌，兵杖不用，天下太平。若出家学道，当成正觉，十号具足。时诸相师，即白王言：王所生子，有三十二相，当趣二处，必然无疑。在家当为转轮圣王。若其出家，当成正觉，十号具足。

太子初生后，他的父王——盘头王就召集占相师，以及诸有道术的人到了宫中，叫他们观占太子将来的命运，以便知道这位太子的将来之好坏。这时诸位占卜相命诸师们受大王之命后，就开始观占太子的命相。他们向前掀开太子之衣，看到太子有具足的相貌，故他们占卜后说：有此种相貌的人，当会趣向二条路，绝对是没有问题的：1.如在家庭的话，就会成为一位转轮圣王，而统治四天下，四种兵队（象、马、车、步等兵）都会具齐，会用正法去治民，不会有偏差的作风。其恩泽会及于天下，七宝会自至，有好多很勇健的子民，能够降伏外敌。不用兵器而能使天下太平。2.如果出家去学道的话，就会成就正觉，觉者的十种德号都能具足。这时诸位占相师们就向大王说：大王所生之子，具有了三十二种大人之相，定会趣向二条路，是绝无疑问的。如果在家庭时，

就会当为一位转轮圣王。倘若去出家的话，就会成就正觉，是时正觉者的十种德号定会具足！

当毘婆尸菩萨，也就是盘头王的「太子初生」的时候，其「父王—盘头」王就因急欲知道此子的将来命运，而「召集」了天下的名「相师」，以及有「道术」的人。印度的相师、道术师，在古时都是以修行得道者当之，如为释迦太子（悉达多太子）占相的人，大家都知道为阿私陀仙人一样，都是以行者、大哲学家的身份来为人看相，来占卜判断人家的吉凶祸福。盘头大王邀集诸占相师后，就命「令」他们开始「观」占「太子」的相貌，以便「知」道此子将来的「吉凶」。

这「时诸」位「相师」们「受」盘头大王之「命」后，就展开其「观」相占卜的工作。相师「即」时趋「前」，披「开」太子的「衣」裳，也就是将穿在太子身上的衣裳掀开一看，即看「见」这位太子「有」了种种相好的「具相」，所谓三十二种具足之相是也。「占」师们说：具「有此相」的人，「当」然会「趣」向「二处」，是「必然」的，是「无」有「疑」问的。也就是将来定会是上二条路，绝对不会有错的。其一为：倘「若」在「家」里，也就是成家立业的话，「当」为转轮圣王。转轮圣王略称转轮王。此王身具三十二种大人之相，即位时传说会感得轮宝，会转其轮宝，降服四方，故名。所谓「王四天下」，即指此王能服四方。神秘一点，即指东西南北的四大部洲（东胜神洲、西牛贺洲、南瞻部洲、北俱卢洲）。「四兵具足」的四兵为：象兵、马兵、车兵、步兵，是拥有足够抵御天下的一切军种、军队之意。其实转轮王之能够隐定天下，并不完全靠着其军队，是「以正法」，正法为真正的道法，是指契理没有差误（正）。以三宝中的法宝—教理行果之四者为体（法），故「治」无不治。这样即大公无私，「无有偏」没有「枉」曲之法，故其「恩」泽会普「及」。

于「天下」所有的老百姓。此王定有「七宝自至」，七宝为：1.轮宝 2.象宝 3.马宝 4.珠宝 5.女宝 6.居士宝 7.典兵宝。轮王的七宝虽依经典的不同，而其名目有异，但都是指轮王应具备而有的无上至宝与相辅的贤者。「千子勇健」。传说轮王有千子，「能伏外敌」，也就是说轮王有好多足智多谋的子民，可以抵御各地的敌对者，使大家都不敢冒险与之争地。「兵杖不用，天下太平」。轮王虽具有如上述的良好条件，但是因为所用以统治天下之法既为正法，自然的无需藉仗这些军人与兵器，而能使天下子民常过太平的盛世。以上为毘婆尸太子如在俗时的话。

然而这位太子如「若出家」去「学道」的话，「当成正觉」。正觉为三菩提之译，是如来的实智，也是一切诸法的真正觉智，故成佛叫做成正觉。同时会「十号具足」。十号为佛陀的十大德号，是由各角度去观察佛陀的为人之美称。通常都以如来、应供、正徧知、明行足、善逝、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以及佛陀为佛的十号。

这「时诸」位「相师」们，「即」将其占卜的结果仰「白」大「王」而「言」，也就是向王报告说：大「王所生」的太「子」，经我们观察占卜的结果，已有了结论。首先得恭禧大王，因为这位太子生来就具「有」了「三十二」种大人之相，具有了这种相好的人，「当趣二处，必然无疑」。将来定会趋向如下之二途，是不会有疑问的。其一为：如果「在」俗「家」的话，「当」然会成「为转轮圣王」，而一统天下，而布善政。第二为：假「若」不喜欢于享受凡俗的生活，而志愿「出家」去用功修行的话，「当」然会「成」就「正觉」而为佛陀，而「具足」诸佛所具的「十」种德「号」。

佛时颂曰：

百福太子生，相师之所记，如典记所载，趣二处无疑。

若其乐家者，当为转轮王。七宝难可获，为王宝自至。

真金千辐具，周匝金辇持，转能飞遍行，故名为天轮。

善调七牙住，高广白如雪，能善飞虚空，名第二象宝。
马行过天下，朝去暮还食，朱髻孔雀胭，名为第三宝。
清净琉璃珠，光照一由旬。照夜明如昼，名为第四宝。
色声香味触，无有与等者，诸女中第一，名为第五宝。
献王琉璃宝，珠玉及众珍。欢喜而贡奉，名为第六宝。
如转转王念，军聚速来去，捷疾如王意，名为第七宝。
此名为七宝，轮象马纯白。居士珠女宝，典兵宝为七。
观此无有厌，五欲自娱乐，如象断

鞞，出家成正觉。

王有如是子，二足人中尊，处世转法轮，道成无懈怠。

释尊又以偈颂说：

具足百福庄严相的太子已诞生了。据相师们所说，即如典记所载的，这种孩子将来定会趋向如下之二途。是没有疑问的。第一：如果喜欢居家的话，就会成为一位地道的转轮圣王。七宝虽为很难具足得手之物，但做轮王后，就会有七宝自然而至！

1.真金的千辐具备，周围都是金辘（框）缠持，一转即如飞而遍行各处，所以叫做天轮之宝。2.调驯的七只牙很安定，体积高且广，有如白雪之白，善能飞行虚空，名为第二—象宝。3.骏马能行遍天下，早晨出发，到了暮色就能还回吃晚餐，如珠的髻，如孔雀的胭美，名叫第三宝（马宝）。4.洁净的琉璃珠，其光明至于一由旬之遥，能照明夜闇，使其清明

如白昼，名为第四宝（珠宝）。5.色相、声音、香气、味道、感触等，都无人能与相匹敌，是女人中的第一位，名为第五宝（女宝）6.呈献给大王以琉璃宝、珠玉，以及种种的珍宝，欢欢喜喜的愿意贡献出来，名叫第六宝（居士宝）。7.能如满足轮王的心念，军众被召，即来去很快速，其健疾的程度，能如大王之意，名叫第七宝

（典兵宝）。以上就是轮王的七宝。所谓轮宝、象宝、纯白的马宝、居士宝、珠宝、女宝，以及典兵宝为之七宝。轮王能欣赏这些宝物不会厌嫌。世上的五欲也能自受用，能尽情的去享受，好像断除绳子之象！如果去出家的话，定会成就正觉。大王您有这种孩子，是福德智慧两足，是人中之尊，会住世而大转法轮度化众生。他成道后定不会懈怠，定会去广度众生！

偈颂里面，是将七宝的一一，详细的陈列出来，此点和散文略为不同之处。不遇首先仍然是由相师们的豫言开始。

「百福太子生」。百福为百福庄严相。

据说一位菩萨行的行者，经过三大阿僧祇（无量数）劫之后，更在一百大劫的久长之间，种植福慧，可至佛果，而感三十二相之福业（一一各种一百福，也就是以一百福庄严一相，一一之相都以百福之业因感得之故，才叫做百福庄严相）。「相师之所记」就是经过相师道术师（婆罗门）们观察占相之后，记明这位太子具有三十二相（百福庄严相）之意。「如典记所载」，典记为古典传记经书等书籍。相师们说如古典所记载的，即这种百福相的人，将来定会「趣」向「二处」，是「无」有「疑问」的「若其乐家者」。如果这位太子长大后，其性格喜欢于俗家主持国事的话，「当」会成「为」一位统一天下的「转轮王」。

「七宝难可获，为王宝自至」。七宝是转轮王始有可能具足之事物。一般来说，是难以期望得到。不过这位太子既有百福三十二相，自会成为转轮王，到时七宝自会出现在转轮王的家里。七宝如下：

1.轮宝：「真金千辐具」。辐为车轮中直的木头，轮宝具有如车轮的辐辏千只，尤其是以真金打造的。「周匝金辘持」。辘为车轮周围的外框。转轮圣王具有的车辆，

其周围外框均为纯金所造「转能飞遍行」轮宝不但是轮王的象征之物，其宝自体就是神秘的化现。如轮王绍继王位，经过半个月，斋戒沐浴，升高台殿，臣僚辅翼，东方即忽有此种金轮宝显现。或早晨起来，在树上，或在地面，发现光明晃耀，寻之，或掘之，即得此宝。在王游行之处，此宝必自前进，而调伏四方，故此宝物虽为物体，霁因一转而能飞行自在似的各处遍行。也因如此之「故」，其「名」又叫做「天轮」。

2.象宝：「善调七牙住」善调为善调伏，是象中之王。佛经到处记载都是嘴里有六只牙的白象，很少有七只牙的白象，也许是象王中之王之故。这种象宝是轮王为乘驾而感得之象中最胜者。其体「高」又「广」，其「白」有「如」白「雪」之白。此象王「能善飞虚空」，所谓健步如飞是也。象有大威力，而其性柔顺，故圣者都表乘象而来的为多。这种象既柔顺又有威力，能符圣王统御天下之意，故「名」为转轮圣王的「第二」种宝物——「象宝」。

3.马宝：轮王所有的骏「马」一旦「行」跑起来，即能「周」遍「天下」各地。其疾捷的程度很惊人，如「朝」晨跑「去」，而夕「暮」黄昏时就已「还」回本处，还来得及吃晚「食」。此马是「珠鬣孔雀腮」，珠为真珠，鬣为毛中最长之毛（也是毛之意）。孔雀为产在热带的鸟名，雄的尾有长羽，能张开作扇状，翠绿斑纹，很美丽，腮为脂，是女人化妆时所用之物，代表美好，故轮王的宝马之美，可以和孔雀媲美！这种宝马「名为」轮王的「第三宝」。

4.珠宝：轮王拥有宝珠，比珠是「清静」的「琉璃」（青色宝）的如意宝珠，其「光」明能普「照一由旬」之遥。由旬为计里程的称目，据说有大中小（八十里、六十里、四十里），其实一由旬约为七哩程，或三公哩。能光「照」黑夜，使其清明有「如」白「昼」，是「名为」轮王「第四」种的宝物。

5.女宝：「色、声、香、味、触」是形容绝色的女人的一切，不管是色相形貌，或声音、香气、味道、感触等，都与人不同，所谓天香国色，是「无有与等者」，也就是所有天下的美女，都不能与之匹敌，是绝无仅有的女人！可说是「诸女」人当「中」的「第一」人。轮王拥有此女「名为第五」种之「宝」。

6.居士宝：呈「献」给轮王「琉璃宝、珠玉，及众珍」。琉璃宝如上述，具音为吠琉璃、毘琉璃，译为远山宝、不远山宝等，都是就山而名。如须弥山为远山，不远山即离波罗奈城不远之山。是青色的宝石，一切宝皆不能坏，莹彻有光，凡物近之皆同一色。其它如珠玉，以及众珍宝物，均为世人舍不得之物，但因轮王之威德能感化天下，便那些拥有庞大财物与希世之宝的长者（居士）们，自动的贡献出其及时需用之物，是「欢喜而贡奉」出来，而不是强制勒令使其非贡献出来不可的。这就是「名为」轮王「第六」种「宝」物。

7.典兵宝：典兵为掌管兵事，是指挥军士与军务等事，通常是指拥有将军的头衔而言。能「如转轮王」之意「念」，一旦需召集大军时，「军众」都能「速来」速「去」，其「捷疾」快速的程度，都能「如」轮「王」之「意」，一点也不会差误，而能达成其任务。这是「名为第七宝」的典兵宝。

「此名为七宝」。以上所列举的为之转轮圣王的七宝。缩记之，即：「轮、象、马、纯白、居士、珠、女宝、典兵宝为七」。所谓1.轮宝，2.象宝，3.马宝，4.居士宝，5.珠宝，6.女宝，7.典兵宝是。

「观此无有厌，五欲自娱乐」。一般所谓五欲，是指财色名食睡，而佛教所指的五欲，是色声香味触等五境，因为此五境能起人的欲心，故名欲，也会污垢真理，故通常都叫它为尘。总之，转轮圣王有了如上述的七宝，随时都可以观赏取用，而不会觉得经久生厌，所谓百观不厌，愈观愈有味！对于世人所追求的五欲都具足，都能随心满意的取之娱乐，自受用有余！「如象断羈絆」，羈絆通于羈絆，羈为马的

络头，绊为系马脚的绳子，通用于其它兽类，是牵制束缚之义。象既断除其绳索，即能放纵自如，也就是说轮王的一切是无束无缚，可以自由自在的享受一切。

以上为如居世俗的情形。如果太子愿意舍弃世上的荣华富贵，而「出家」去用功修行的话，必定能「成正觉」无疑，也就是在世为大王，出世为法王，定能大彻大悟宇宙真理！

相师们说盘头大「王」您，有如是这般的王「子」，真是可喜的一件事。太子如果出家，是福德智慧「二足」之尊，是「人中」最为「尊」贵无与伦匹者。会「处」于「世」间，大「转法轮」，也就是会普度众生。「道」—真理「成」就后，也「无懈怠」，不会成道后就只顾自己的享受，就想进入涅槃，定会将他所得的真理宏扬不怠！

是时父王殷勤再三，垂问相师：汝等更观太子三十二相，斯名何等？时诸相师，即披太子衣，说三十二相：一者足安平，足下平满，蹈地安隐。二者足下相轮，千辐成就，光光相照。三者手足网缦，犹如鹅王。四者手足柔软，犹如天衣。五者手足指纤长，无能及者。六者足跟充满，观视无厌。七者鹿膊肠，上下臃直。八者钩锁骨，骨节相钩，犹如锁连。九者阴马藏。十者平立垂手过膝。十一：一一孔一毛生，其毛右旋绀琉璃色。十二：毛生右旋绀色仰靡。十三：身黄金色。十四：皮肤细软，不受尘秽。十五：两肩齐亭，充满圆好。十六：胸有万字。十七：身长倍人。十八：七处平满。十九：身长广等，如尼拘卢树。二十：颊车如师子。二十一：胸膺方整如师子。二十二：口四十齿。二十三：方整齐平。二十四：齿密无间。二十五：齿白鲜明。二十六：咽喉清静，所食众味，无不称适。二十七：广长舌，左右舐耳。二十八：梵音清彻。二十九：眼绀青色。三十：眼如牛王，眼上下俱眇。三十一：眉间白毫，柔软细泽，引长一寻，放则右旋，螺如真珠。三十二：顶有肉髻。是为三十二相。

这时盘头父王殷殷勤勤，一再的垂问诸位相师说：「你们再次观察太子的三十二相，其名为何？请一一告诉我有关于详细的名目」这时诸位相师即再次掀开太子身上的衣。然后详说太子身上具有的三十二种相好。（三十二相语译省略）

三十二相为三十二大人之相，由脚下之足安平相至头上之顶髻相，计有三十二处庄严之相，全身均没有丝毫的缺点，而且都是超人之处！

1.足安平相：脚底并满（脚裹无凹处），踏在地上很安隐。**2.足千辐轮相**：脚下不但有千辐轮之形象，也很光润相映。**3.手足缦网相**：手间、脚间都有缦网，像鹅王，交互连络。**4.手足柔软相**：手与脚都像天衣那样的柔软。**5.手指纤长相**：手指脚指均纤细而长，没有人比得上。**6.足跟满足相**：脚踝圆而没有凹处：令人百观不厌。**7.臄如鹿王相**：经文之膊为上肢，通常都写做臄，臄为股肉，股为下肢的上部，是说臄肉纤圆如鹿王。**8.骹锁骨相**：骨节相互相骹，好像连锁的样子。**9.马阴藏相**：男根密藏于体内，如马阴。**10.手过膝相**：手长，站立垂直过膝。**11.毛孔生青色相**：由一一的毛孔出一枝青色的毛。其毛都向右旋而不杂乱。**12.身毛上靡相**：身毛之头右旋向上而偃伏。**13.身金色相**：身体之色如黄金。**14.皮肤细滑相**：皮肤细软而滑，不着尘秽。**15.肩圆满相**：两肩齐停，圆满而丰腴。**16.胸万字相**：胸表有卍字之象。卍（万）字为吉祥之标相。**17.身长相**：身长倍于他人也就是体格魁梧。**18.七处平满相**：两足下、两掌、两肩，以及顶中之七处皆平满。**19.**

身纵广相：头足之高度与伸长两手时的长度相齐等，有如尼拘卢树（无节树、纵广树——榕树。）。

20.颊车如师子相：两颊（颜的两旁）隆满如狮子之颊。

21.狮子臆相：胸膺（心胸）方而整，有如狮子。

22.四十齿相：具足四十齿。

23.身端直相：身形端正，威仪严肃。

24.齿齐密相：齿坚密无间。

25.白齿相：齿皆白净鲜明。

26.咽中津液得上味相：咽喉常清静，所食众味无不称适。也就是说咽喉中常有津液，故食物因之能得上味。

27.广长舌相：舌广而长，柔软而细薄，伸展面发，及舐左右两耳。

28.梵音深远相：梵为清静，音启清彻而远闻。

29.眼色如紺青相：眼睛之色如紺青之色。

30.眼睫如牛王相：眼毛殊胜如牛王，眼的上下均鲜明。

31.眉间白毫相：两眉之间有白毫，柔软细泽，引长达一寻（八尺），常放光明，向右螺旋，有如真珠。

32.顶成肉髻相：头顶上有肉，隆起而为髻形（亦名为无见顶相，肉眼不能见故）。以上就是印度古来相传的三十二大人之相。

即说颂曰：

善住柔软足，不蹈地迹现，千辐相庄严，光色靡不具，
如尼俱类树，纵广正平等，如来未曾有，秘密马阴藏，
金宝庄严身，众相互相映，虽顺俗流行，尘土亦不污，
天色极柔软，天盖自然覆，梵音身紫金，如华始出池，
王以问相师，相师敬报王，称赞菩萨相，举身光明具，
手足诸支节，中外靡不现，食味尽具足，身正不倾斜，
足下轮相现，其音如哀鸾，臃形相具，宿业之所成，
臂肘圆满好，眉目甚端严，人中师子尊，威力最第一，
其颊车方正，卧肋如师子，齿方整四十，齐密中无间，
梵音未曾有，远近随缘到，平立不倾身，二手摩打膝，
手齐整柔软，人尊美相具，一孔一毛生，手足纲纒相，
肉髻目紺青，眼上下俱胸，两肩圆充满，三十二相具，
足跟无高下，鹿膊肠纤臃，天中天来此，如象绝羴鞞，
解脱众生苦，处生老病死，以慈悲心故，为说四真谛，
开演法句义，令众奉至尊。

偈颂和散文的次序有些不同（语译省略）

「善住柔软足，不蹈地迹现」。

1.足安平相：善住安隐的脚，是很柔软轻安，虽踏地面，也不会留存足迹。

「千辐相庄严，光色靡不具」。

2.千辐轮相：足下有千辐轮之形象，很庄严，光明色相都具足。

「如尼俱类树，纵广正平等。」

3.身纵广相：身长如尼拘卢树（纵广树）那样的纵广都正均等——身高和手伸宜时的长度相等。

「如来未曾有，秘密马阴藏。」

4.马阴藏相：此相特殊，是从来很难见到的马阴藏相，也就是男根密藏于体内如马阴。

「金宝庄严身，众相互相映」。

5.身金色相：好像以黄金庄严的身体，众相互相映照光润。

「虽顺俗流行，尘土亦不污」。

6.皮肤细滑相：虽然顺入于俗世而流行转身于世，但是其皮肤乃因细软而滑，故虽为入身，而尘土也不能着污了它。

以下几句，只是赞颂，而不一定都列在大人相之内：

「天色极柔软，天盖自然覆。梵音身紫金，如华始出池」。

太子出世时，祥瑞百出。太空中，一看起来，已呈现一片令人觉得很和顺柔软的气象。仿佛有宝盖自然的盖覆。有如频伽鸟鸣叫的美音令你听到。这位太子的身体是紫金色的，有如莲华刚出池。

面一样的美丽庄严。因此，「王以问相师，相师敬报王」。有这些灵瑞和太子的出生具时而现。故盘头大王就邀诸位占卜的相师，垂问其将来的命运。相师们就依据古来的相传，而老老实实，恭恭敬敬的禀报了大王。「称赞菩萨相，举身光明具。手足诸支节，中外尘不现」。相师们称赞这位毘婆尸菩萨的降生，全身都是光明润泽（同13.）。无论是手是足，或者是身体的每一肢节，都是美好脱俗，身体内外都没有些许的尘垢之气（同14.）。

「食味尽具足」。7.咽中津液得上味相：咽喉中常有津液，凡食物因之而得上味，故谓食物入口时，都能具足美味无遗。「身正不倾斜」。8.身端直相：身形平正，威仪严肃，无倾斜偃曲。「足下轮相现」。脚底下现出轮形（同2.）。「其音如哀鸾」。鸾的形状像凤，同为瑞鸟，其音偕和，故形容具有三十二相之人的声音有如鸾鸟之哀鸣（同28.）。「臃形相具，宿业之所成」。9.足趺高好相：趺和同为足背，足背高起而圆，其圆满的形相都具备，是宿世善福所形成的。「臂肘圆满好」。10.髀髀骨相：上下胳膊骨节相连如连锁相髀而圆腴丰满。「眉目甚端严」。11.眉间白毫相：眉与目都清秀而端正庄严，尤其是两眉中间有白毫，常有慈光的样子。

「人中师子尊，威力最第一」。狮子为百兽之王，其威力无比，众兽畏服，未敢与之一较长短，故常以佛陀出世度化众生喻为兽中狮子。相师们虽由占卜毘婆尸太子之相，而说此子将来会趋向二条路，也就是在家为轮王，出家为法王。但是依文里以推，已预卜其将来会成就大觉无疑，故有如是的赞颂。「门其颊车方整」。12.颊车如师子相：两颊隆满，大方整齐。「卧胁如师子」。13.狮子臆相：胁为胸旁有肋骨的部分，心胸方而正，有如狮子。「齿方整四十」。14.四十齿相：牙齿大方整齐，具有四十齿。「齐密中无间」。15.齿齐密相：牙齿皆整齐坚密。「梵音未曾有，违近随缘到」。16.梵音深远相：音声清彻，不论远近，均能随缘而听到。「平立不倾身，二手摩扞膝」。17.手过膝相：站立时身不倾斜（如第8.），两手垂直时可以摸到膝。「手齐整柔软，人尊美相具」。18.手足柔软相：手足端整而柔软得有如天衣。人中尊的大人相，实在是无微不具。「一孔一毛生」。19.毛孔生青色相：由每一毛孔生出一枝青色的毛，其毛都向右旋。「手足网缦相」。20.手足缦网相：手足指与指间有缦网的经纬交互连络如鹅鸭。「肉髻、目紺青」。21.顶成肉髻相：头的顶上有肉隆起为髻形。22.眼色如紺青相：眼睛的颜色如紺色。「眼上下俱眇」。23.眼睫七牛王相：眼的上下均鲜明。「两肩圆充满，三十二相具」。24.肩圆满相：两肩圆满而丰腴，三十二种大人之相都具备。「足跟无高下」。25.足跟满足相：足跟没有凹凸处，都很圆满。「鹿膊（膂）肠纤臃」。26.膂如鹿王相：膂肉纤圆如鹿王。

偈颂因有一定的字数，自会在一句或偈当中表示出一相或二相以上。有的重复的叙述，有的只是赞颂，虽不一一将三十二大人相统统列举来，可是其多数与大体，已尽在文字间！以下几句均为结颂这位太子将来解脱而成正觉的使命！

「天中天来此，如象绝羈鞅，解脱众生苦，处生老病死」。天中天形容佛陀。佛陀降生娑婆，好像大象断离羈绊，能自由自在的行走自如。佛陀是为了解脱众生的苦恼，才降生此世，才和众生同样的生存在有生老病死的人生当中，去过着和人类同样的生活。

「以慈悲心故，为说四真谛」。四种真理是地道的大真理，是佛教的根本道理，成就佛陀后，会有大慈大悲的心，也就是会积极的去开导众生，救度众生，使众生早日解脱生老病死的病苦。四真谛之前二谛——苦与集，是说明人类的种种苦痛，以及其原因，是道出人类轮回于三界，得不到解脱的理由与感受。所谓苦，虽为大家日常生活中常会尝到，不能忘怀之事，只因人生的过程当中，也有短暂的快乐的感受之故，遇苦时才会知道苦，而苦痛暂去时震又不肯去回想它，好像苦痛之事已完全遗弃似的，好像没有苦痛这回事。也许回忆苦痛就是悲观，也就是厌世，所以人们都不想去谈它。其实任你怎么的想抹煞，怎样的想把它遗忘，也不是就此能够一

乾二净的罢休。因为人生苦痛一事，是具生以来就有的现象，随着肉体的发达，而苦恼就会随之而起，是怎样也不能想把它消灭就能消灭。不管是快乐的后面，或快乐的当体，都具有了苦恼！所以想将苦恼抹煞，不但是不可能之事，也不是对治苦恼的办法。佛陀知此，首先说明苦与集是轮回性，是谁都不能离脱。如想解脱苦集的枷锁，则唯艰消灭其根本原因，想消灭其根本原因，须研修真理（真谛），唯有研习真理，才有可能将吾人久来的坏习慢慢的改观，而至于达到解脱涅槃（寂灭）的境地。苦集灭道四真谛之道，就是趋向解脱的唯一要道，向此道（八正道）迈进，才是趋向涅槃之大道！所以说，苦集是世间的因果，而灭道才是出世间，也就是解脱苦集的因果！「法句义」为妙法的偈颂。佛陀因慈悲而讲说四真谛，也以偈颂开示演说宇宙人生的妙法，便众生彻知妙法真理，而了解「至尊」之用心良苦，而能肃然起敬奉养效法，直趋解脱之道。

佛告比丘：毘婆尸菩萨生时，诸天在上，于虚空中，手执白盖宝扇，以障寒暑、风雨、尘土。佛时颂曰：
人中未曾有，生于二足尊，诸天怀敬养，奉宝盖宝扇。

佛陀又对诸比丘们说：这位毘婆尸菩萨降生的时候，诸位天神在其上面，在太空里，手里拿着白色的宝盖、宝扇，以便防阻严寒、酷暑、吹风、雨水、尘沙等事。

佛陀说后实时又以偈颂说：

人间里从来未曾有过之事，竟然降生这位将能完成福慧两足之佛尊。诸位天神们，因此怀念愿意恭敬供养这位菩萨太子，就执奉宝盖、宝扇，以保护初诞生的菩萨的安全与舒适。

在原始佛教里，有关于菩萨的降诞的叙述，已经是很神秘化。不但是以梵语为译本的汉译经典是如是，就是传至南方佛教

国家的巴利文佛典，也同样的有这些记录。这种事情以未开悟的吾人来说，有时会觉得为后人因恭敬佛陀之余，而想出来的神话。然而以开悟的心境的保有者的诸弟子们来看佛陀的一切时，卸是一点也未予过份的装饰夸大！也许佛教是地道以实修实证的宗教，故功行愈深，证悟愈彻的人，就会愈近于佛陀的心境之故，就会将其所证所得的心境完完本本的描述出来。这种自叙自己的心境，正符于佛陀的一切！如未解悟的人在描述佛陀的一切时，不但有点怪怪，就是愈描述愈会令人发见其装模作样的丑态。因为此人定会像写神话，像拟故事那样的愈离愈谱，愈使人觉得不自然！而佛经处处的神秘的叙述，霖会使初学与学至高深的程度之人赞不绝口！所以乍看神秘一点的事，实在是老老实实的事哩！

佛教阐扬解脱之法，也论及六道轮回，如舍此六道轮回一节，即无从谈起。六道色括天上界的天神，天神不但是往昔之

人，就是现在的人也认为是最神圣的，是人人所欣慕，所敬重的。天上界是被人认为是绝对者君临的地方，舍此，并没有好去处。佛陀成道后，霖不以为然，他发见诸天还是在于六道轮回中，并不是真正最高至上之人，于是开始将其所看所知的六道轮回之事，元元本本的演说出来，叫人认清真正的解脱自在的去处。佛经处处有诸天为佛教的护法等事，就是由于佛陀的阐述提示而来的。莫怪原始经典早已有有了诸天护法等事。这里的描述，是本着佛陀救度一切众生的宏愿而来，故说当「毘婆尸菩萨」降「生」于此世间的「时」候，就有了「诸天在上，于」太「虚空中」，「手」里「执」持着「白」色的宝「盖」宝扇，以「便」障「塞」，也就是遮蔽防御「寒暑、风雨、尘土」，使太子的身上不会受到娑婆世界的恶劣气候环境所扰，风雨不能袭，尘土不能染，而

能够舒舒适适的生长下去！

偈颂的文义和散文的意义大抵相同，偈

颂是以预知太子将来成佛为始的，偈颂说：这位毘婆尸菩萨降生在世，将来一定是天「人」当「中」，未尝有「过」之事。在此娑婆世界里，既然降「生」了福德智慧「二」项都具「足」之圣「尊」，故邀来诸天的拥护是必然之事。「诸天」们，已预知这位太子的降生并不是平凡的事，也因期望这位太子将来有一番的大作大为，使世界能够承邀光明，众生能够被救度，因之而「怀」着「敬」仰和供「养」的虔情而「奉」持「宝盖、宝扇」等物来护持太子的肉体。

尔时父王给四乳母：一者乳哺，二者澡浴，三者涂香，四者娱乐，欢喜养育，无有懈倦。于是颂曰：
乳母有慈爱，子生即付养，一乳哺一浴。
二涂香娱乐。世间最妙香，以涂人中尊。

这时盘头大王就赐下四个人给这位太子当奶娘。第一位是喂乳的，第二是洗澡的，第三是抹香水的，第四是逗乐的。诸位奶娘均欣喜依命去养育太子，少许也不曾懒惰或觉得疲倦过。佛陀于是又以偈颂说：

大王勅赐的几位奶娘都很有慈爱心之人。太子由生后就交与她们去养育。有位乳母的工作是喂乳的，一位是为之洗浴的，另外二位是为太子涂抹香水与逗乐的。所用的涂油，都是采取世间最好的香料，用这些去涂抹这位人中最为尊贵的太子佛陀。

释尊继续不断的称叹这位过去的佛陀的诞生。释尊说：「尔时父王给四乳母」。当诸位大相师占卜这位太子的将来是如何伟大等事叙述完了后，盘头大王就觉得这位王子实在太珍贵，必需予以特别的照护养育，使这位王子能够安安舒舒的长大，以期完成其特殊的使命，就下令四种类的乳母去专司养育照顾，太子的工作「一者乳哺，二者澡浴，三者涂香，四者娱乐」。第一类乳母是专门给太子喂乳。所谓乳哺，是指哺育小儿，因为小儿最需要的是喂乳，故有是言。第二类的乳母是专门给太子洗澡，使其常保净洁。第三类的乳母是专为太子涂香。涂香是将香水抹于身体，使其身上常有香气。热带的印度，对于涂香一事，是缺少不了的工作之一。因为天热，人身常会流出汗水而发臭味，所以洗身后需要常时涂抹香料，或香水，以便驱除身臭。总之，涂香是一种清净之义，既可以净垢秽，也能息除热恼。涂香，有的以檀木，有的用种种杂香捣以为末。涂香不只涂抹在身上，也用以熏衣服，以及全在地与壁。第四类的乳母是专为太子取悦娱乐，是使婴孩能够欢欢喜喜快快乐乐的过着其生活。也许因呱呱堕地的婴孩已不像在母胎时的温暖，也许所感触的均和从前不一样，其精神肉体都会觉

得异常，是时因未能开口讲话，故唯有哭哭闹闹，所以需有种种娱乐的物品与设施，而且还要有位慈爱的人想尽办法去抚养，以逗孩儿的欢悦。大王对于这位太子是如此这般的「欢喜养育，无有懈倦」。这位太子出生后既具有三十二大人之相，将来的成就又如相师们所占卜的那么的伟大，故会引起大王细心的培育是必然的。即使不如相师们的预卜那么伟大，也因大王的宠子之故，同样的也会不惜物质与人力，去为太子的成长安排，更何况太子的人相已值得大王的欣慰，莫怪大王会欢欢喜喜愿意为太子选择那么多的乳母去照顾。大王曾吩咐诸乳母们不得粗心大意，要随时注意太子的成长，不可懈怠厌倦！

偈颂和散文大抵一样，其大意谓：

「乳母有慈爱」。大王赐下的几位乳母，都是经过挑选出来的，是很有仁慈爱心

的。「子生即付养」。太子降生不久，大王就马上传令要选几位乳母来抚育这位太子。经过选择后，就交付这几位乳母去

抚养。「一乳哺、一浴、二涂香、娱乐」。一位乳母专供乳喂哺太子，另一位乳母是专为太子沐浴洗澡。其它二位乳母当中，一位是专为太子的身体涂抹香料，以维太子身上常保香洁。另一位是专为太子逗乐，奉侍抱拥在身，常使其喜悦，令其不会觉得有些苦痛。所用的涂香，都是「世间最妙」之「香，以涂人中尊」。也就是说如涂香一事，是集聚世上最为珍贵的香料，是不惜其任何代价，都尽情的为太子之舒适而着想的！

以现在南传长部经里的『大本经』所举出的太子的乳母，是说：一为喂乳，一为沐浴，一为侍奉，另一为常抱太子于其膝上。同时述及其照顾的情形如下：

不管是白天或夜间，都用白伞来遮饰太子。无论是寒暑，或毒草，或尘埃，或露水，都因事先有了预备之故，些许也不会伤及太子的玉体！

为童子时，举国士女，视无厌足。于是颂曰：
多人所敬爱，如金像始成，男女共谛观，视之无厌足。

太子在幼童时代，因受全国的民众所敬爱之故，大家争相观视而不会看久生厌。其颂词如下：

受全国民众所敬爱的太子，其身体有如刚塑成的金像。无论是男是女，在仔细的瞻仰其金驱时，任你看了好久，也无饱厌之态。

「为童子时」。毘婆尸太子在幼年时，就已惊动全国的老百姓。其理由是：具足三十二大人之相，在幼少的肉体上，已因宿世的福慧之故，而会逗人的敬爱。太子因过于圣洁之故，「举国士女，视无厌足」。既逗人喜爱，即大家自会百看不厌，不但是争先恐后的能够观瞻太子一眼为荣，就是因看后，愈会令人敬爱之故，愈想爱看。看着、看着，愈看愈令人喜悦，怎样看，也不会满足，看久了也不会生厌！

由偈颂来看，即更明显，偈颂说：「多人所敬爱」。这位太子很受大家所敬仰喜爱，是天生逗人欣悦的孩儿。「如金像始成」。其形体有如刚塑成的金像，可说是金光闪闪，漂漂亮亮。「男女共谛观，视之无厌足」。不管是男士或妇女，包括老幼大小等人，也就是全国的老百姓，大家一旦看到太子，都会仔细的瞻仰，都会停滞在那里，好像欣赏珍宝似的跼足不动，而详细的观察一番。因太子的金躯过于尊贵庄严，故都依依不舍，不肯离去。其肃穆庄重的程度，是使人愈看愈欣悦，些许也不会令人会生起讨厌与饱足的心理。

为童子时，举国士女，众共怀抱，如观宝华。于是颂曰：
二足尊生时，多人所敬爱，展转共怀抱，如观宝花香。

太子在幼童时，全国的男女们，都争相怀抱，好像在观赏宝华一样。偈颂说：福慧两足尊的太子降生时，受大家所敬仰喜爱。大家轮流怀抱这位太子，好像在观赏很馥香的珍贵的宝华一样。

太子的幼年期，一直被称赞奉承，其文说：毘婆尸太子「为童子时，举国士女，众共怀抱」。大家喜爱这位太子之余，都争先恐后想一抱为快。由于想抱太子的人太多，所以只有以轮流的方式，相互让抱。如旋转的轮盘一样，某甲抱后，即让给某

乙拥抱，某乙之后为某丙……，回持怀抱不绝！「如观宝华」。也许太子的相貌有其特殊之处，所以引起大家的争相怀抱，好像在观赏名贵的宝华一样，想看想抱的人，实在是太多哩！

偈颂解释说：「二足尊生时，多人所敬爱，展转共怀抱，如观宝花香」。二足尊如前述，为福德智慧两足之尊，是从其出家学道而成为佛陀这方面去称述的。佛陀降生为太子时，因得大家敬仰喜爱之故，不但得以瞻仰其尊容为快，还要将他怀抱在膝上为乐。而因欲抱持太子的民众太多之故，好似旋轮一样展转抱来抱去，使每人都能抱持过这位令人敬爱的太子。其热爱怀抱太子的程度，恰似人们喜欢观赏芬芳扑鼻的珍贵的花朵一样！

菩萨生时，其目不瞬，如忉利天。以不瞬故，名毘婆尸。于是颂曰：
天中天不瞬，犹如忉利天，见色而正观，故号毘婆尸。

菩萨降生时，其眼睛不会常常闪烁，有如三十三天的天王。在观看物像时都是正观的缘故，名叫毘婆尸（胜观）。偈颂重复叙述说：这位将成为佛陀的太子，眼睛是不会常于闪烁的，好像三十三天的天王的眼睛的。因观看物像时都是正观之故，才号为毘婆尸（胜观）。

「菩萨生时，其目不瞬，如忉利天」。瞬为眨眼，所谓眨眼，也就是眼睛一开一闪之意。凡夫的眼睛每经几秒钟，即需眨眼一次，不然的话，即其眼睛就会疲劳而发生毛病。天眼即不需眨眼，也不会觉得疲劳，尤其是帝释天（忉利天）之眼，是天眼中之最，故其眼睛瞪莹不瞬（不瞬）！忉利天译为三十三天，是欲界六层天中第二层天。巅之四方有峯，每峯有八天，连同中央之喜见域（帝释天所居）计为三十三，故名。毘婆尸译为胜观、种种见等如前述，是广见而正确之意。毘婆尸菩萨降生在世时，眼睛不闪而能观察一切之故。才叫做胜观者。

偈颂和散文差不多，都是称叹他的名号由来。偈颂说这位将成为天中之天（佛陀）的太子，其眼睛并不像吾人一样，是不曾闪动而直视，和最为标准的眼睛之保有者——忉利天（三十三天，帝释天）同样，观看一切物象时，都是正视而透观的，因此，而拥有了毘婆尸（胜观）的名号。

菩萨生时，其声清彻，柔软和雅，如迦罗频伽鸟声。于是颂曰：
犹如雪山鸟，饮华汁而鸣。其彼二足尊，声清彻亦然。

这位菩萨降生后，讲话声音非常清彻柔软而和雅，有如迦罗频伽鸟（妙声鸟）的声音：偈颂解释说：

太子的声音好像雪山所生的妙声鸟的声音，此鸟因饮用华汁之故，发出的声音非常的微妙。这位将成为佛陀的太子的声音，其清雅透彻的程度也和此鸟一样！

以上为称赞太子具有的声音之雅的程度。将成一大教主的佛陀，自幼就具有了妙好的声音，声声都能令人喜爱，使人百听不厌。所谓清彻、柔软、和雅，均指其声音清丽柔和如蜜，使人喜爱，能适人情。迦罗频伽鸟译为好声鸟，其音甚美，在壳中即能鸣，佛陀说法的声音，和这种鸟声类似，故常喻为迦陵仙音。

偈颂解说此鸟出自雪山，以华蕊的蜜汁为饮食，而鸣出声音之故，所鸣出的声音非常的和雅，使人愈听愈爱听。这位将成为福德智慧两足之尊的佛陀太子，其发

出的声音完全和频伽鸟类同，其声音清彻和雅，很适人意！

菩萨生时，眼能彻视，见一由旬。于是颂曰：
清净业行报，受天妙光明，菩萨目所见，周遍一由旬。

这位菩萨降生后，眼睛能够透视远近，其能见度为一由旬（三十里）之遥。偈颂说：

清净的业行的果报，承受先天微妙的光明故，菩萨的眼睛所看到的地方，达周围一由旬之广。

以上是说明其生以来就有了天眼之意。毘婆尸太子因累世以来就行菩萨大道，故自出生以来，就具有了天眼，在周围三十里（一由旬）之遥的一切物象，都能看得很清楚。由旬为踰善那，谓古圣王一日行军之程，旧译为四十里，印度国俗为三十里，圣教所载即惟十六里（一踰善那为八拘卢舍，一拘卢舍为大牛鸣声所极闻，一拘卢舍为五百弓，一弓为四肘，一肘为二十四指，一指为七宿黍）。不管里数多少，都是指具有天眼才能看到的一个单位。

毘婆尸太子因累世修来的福报，才能透彻清楚的看到这么遥远之处，是凡夫所不能及的事。偈颂解释是其宿修清净之业行之果报。所谓业的异熟果，才具有了天眼，而能日夜遍视一由旬之遥的周围。

菩萨生时，年渐长大，在大正堂，以道开化。恩及庶民，名德远闻。于是颂曰：
童幼处正堂，以道化天下，决断众事务，故号毘婆尸。
清净智广博，甚深犹大海，悦可于群生，使智慧增广。

毘婆尸菩萨诞生后，年龄随着岁月之增而渐渐的长大起来。于是就在大厅正堂布仁道，去启发，去感化天下。其恩泽普及于老百姓，名誉德行，已远闻于全国。偈颂说：幼年时就在大厅正堂处，以仁义道德去感化天下，已能法断是非辨理大事，所以叫做毘婆尸（能察者）。他具有广博的清净智慧，其深广的程度，有如大海。能使众生欣悦，令大家增广智慧。毘婆尸太子的宿慧早已成熟，故能在他未及成年时，就能察看天下事，而以道德去启发他人，去感化天下的老百姓。也许有智慧，即有慈悲，故能以仁慈的心肠去应付每件事。他的这种深广的智慧德性，深得其父王的赏识，就让他在大正堂，也就是国王的办公厅堂，去治理天下事。他承命后，即以道德仁慈为治国之本，去开启化导天下的老百姓。庶民也就是老百姓，都受其仁政的恩泽慈润，大家都能安居乐业，都能过着太平盛世，安和乐利的生活。太子的这种名符其实的德政，很快就传闻天下，就得到民众的拥护支持！

偈颂更详细的描述其事。偈颂说太子在童年时，就秉持父王之命，在统治天下万事的宫廷大厅里，也就是宫廷的正殿，是国王办公的地方，正以道德仁慈为本，开启化导天下的老百姓。基于此，而决断天下的是非轻重等重大事务。因此，他的名字才叫做毘婆尸（能观察者）。

能观察天下大事的太子，是有其由来的。因为他自久远的宿世以来，就已开始修慧，故他已经不是凡夫之体，而是具有了清净的智慧之人。其智慧广大渊博而深妙的程度，有如大海那样的广博无际，渊深莫测！智慧愈广，即愈能体察民心与万事。也唯有智慧愈深广之人，愈能发挥其广大的慈悲，而使众生得到真正的安乐。所

以说，太子的智慧，使众生欢悦安乐，也使愚痴的众生，增长不小的智能。

于时菩萨欲出游观，告勅御者，严驾宝车，诣彼园林，巡行游观。御者即便严驾讫已，还白：今正是时。太子即乘宝车诣彼园观。于其中路，见一老人，头白齿落，面皱身佝，拄杖羸步，喘息而行。太子顾问侍者：此为何人？答曰：此是老人。又问：何如为老？答曰：夫老者，生寿向尽，余命无几，故谓之老。太子又问：吾亦当尔，不免此患耶？答曰：然。生必有老，无有豪贱。于是太子怅然不悦，即告侍者，佻驾还宫，静默思惟，念此老苦，吾亦当有！佛于是颂曰：见老命将尽，拄杖而羸步，菩萨自思惟，吾未免此难。

有一天，毘婆尸太子欲到宫外园林去游览视察。就吩咐御者说：「快将吉祥的宝车驾好马匹，我想到园林去巡行游观一番！」御者依令而将宝车严饰，将宝马驾完后，回禀太子说：「一切都准备好了，是出发的时候了！」太子于是就乘宝车，欲至园林去巡游。在中途，不意看到一位老人，其头发已白，牙齿脱落，面部满是皱纹，身体屈佝不直，依仗拐杖，瘦弱不堪，呼吸急促，移步而行。太子看此情形后，回顾侍者而问说：「这是甚么人？」侍者回答说：「这位就是老人。」太子又问说：「甚么叫做老人？」侍者回答说：「所谓老，是因生命寿量快要尽头，残余的寿命已不多。故名！」太子又问：「我也同样免不了这种老人之患吗？」侍者回答说：「是的！因为有生，定会有老。是没有甚么富贵贫贱之别。大家都会老！」太子听后懊恼失望，甚为不悦，就叫侍者将车子驾回王宫。太子回宫后，静静的坐在那里，默然不语，而思思念念回想此事。他想：这种老人的苦患，我也同样会有！佛陀又以偈颂说：

太子看到一位寿命快要灭尽的老人。此老人依仗拐杖，瘦弱无力，勉强慢步。当时的毘婆尸菩萨太子，很灵敏的私自想道：「这种到了老龄的苦患，我同样也是难免！」

毘婆尸菩萨在太子时期，虽然具有广大的智慧与渊深的仁慈，而能行德政，而能以道德仁义恩泽群生。可是因深居宫内之故，对于人生世事，还是不甚涉入了解。有一天，他想到宫外去游观，故令专司车马的侍者整备王侯所乘的吉祥车辆，预定到达园林去巡游观赏。园林为一王侯专用的御苑，故为太子首先想到的去处。太子的命令一下，吉祥的宝车就由侍者驾了宝马，而告就序。太子乘此宝车，直向园林前进，到了途中，不意看到一位苦痛难堪的老人的动作！人一到老，即不管是身体的任何部位，都会随着岁月的迁移，而陈旧衰败，其行动已迟缓难堪，想做事时，也因身心的消耗快尽，而不得已！此之所以被佛教列为人生四大苦恼——生老病死之一。释尊在王宫为太子时，也是因出游观而遇到这些世人的苦痛，才引起他出家的动念。所谓佛陀的出家，是欲解脱生老病死等苦，也就是想藉仗修持的功行，好使这些苦恼脱离自身，进而开辟一条解脱人生苦恼的途径，以供大家遵循，以免大家永恒在此苦痛当中过着！

此事本为释尊自身的经验，但是以佛佛道同的立场来看，即释尊藉毘婆尸太子的出游一事，是很自然之事。这正证明在后期的阿含经部里，已道出佛佛不二的道理！

人一到老。首先是头发变白，牙齿脱落，颜上满是皱纹。身体已佝偻，也就是背脊弯曲不直，行动不便，如行走时，须靠拐杖扶持，所谓羸（瘦弱）步是也。至于喘息，即是气喘，是呼吸急促之苦。

太子初次步出宫门，在宫外即看到这种行动不便，众苦缠身的老人的肿态，莫怪会引起其思苦脱苦之念。宿慧殊胜的太子，看到他人，即反应到自身的问题，故经文里面，曾经与侍者一问一答，而问出了自己的将来一到老年时期，即会和这位老人一样。仍然脱离不了众苦交缠的这种老人的残生的问题。所谓老，是人生的寿命将尽，残余的生命已没有几何，故任尔是达官显贵，或者是匹夫走卒，均同样的将会来临，而不能逃避免离。因为既出生，必定会老，故为人生必需经过的一环。太子为了此事，回宫后，觉得非常的不安，干脆一言不发，默然静寂，惟在思惟这件事！

偈颂只用简单明了的四句，也就是只将干要的部份描颂出来。如「见老命将尽，拄杖而羸步」二句，即已述尽老人的苦态。因为人将到了结束此一生时，则其残余的寿命不多，百病丛生，不得自由，不得如意，只待死期之来临。到了需用拐杖扶持才能行步时，身体已显得非常的衰弱，行动起来，已有栗态。至于「菩萨自思惟，吾未免此难」，是道出太子内心的感受。太子见景生情，他人有这种痛苦，自己必定也会有此痛苦，是由人推己，也是道出人人皆会遭遇之人生大苦事！对于这种将于来临的苦痛，应如何去应赴？是为路遇老人所牵引而出的问题。

尔时父王问彼侍者：「太子出游欢乐不耶？」答曰：「不乐」。又问其故，答曰：「道逢老人，是以不乐」。尔时父王默自思念：昔日相师占相太子，言当出家，今日不悦，得无尔乎？当设方便，使处深宫，五欲娱乐，以悦其心，令不出家。即便严饰宫馆，简择婣女，以娱乐之。佛于是颂曰：父王闻此言，方便严宫馆，增益以五欲，欲使不出家。

盘头父王在太子回来后，就问那位侍者说：「太子出游时是否逛的快乐？」侍者回禀说：「并不欢乐」。父王又问其故。侍者就回答说：「因为在途中遇到一位余命不多的老人，所以很不愉快就回来了」。父王听后，默然不语，想起了从前的那位相师为太子占卜相命时曾说过「太子将会出家」一事。父王想：太子这次遇见老人而觉得不安不乐，莫非正中相师之语？我应该多方设计，使他深居宫内，以五欲去娱乐他，去欢悦他的内心，使他不萌起出家之念！盘头大王想后，就令人严饰宫馆，选择美女，俾太子娱乐之需。释尊述后，并用偈颂说：

盘头父王听说太子出游不乐而回之语后，就施方便，将太子的宫馆装饰的非常的庄严美丽，并用五欲想增太子的娱乐，想以此而使太子萌不起出家之念。

太子出游不悦而皈一事，很快就传入盘头王之耳里。大王对于此事非常的着急焦虑，深恐毘婆尸太子真的会应从前那些婆罗门为其占相结果的那句话——这位太子可能会出家去修行！故当太子回宫后即召见那位和太子同行的侍者，想问个清楚。侍者即将经过的情形禀告父王。侍者回禀父王的情形大概是这样：这次太子的出游，很不幸的，不但不快乐，还而带着忧闷的心情回来。因为太子到了园林的途中（巴利佛典为在园林），不意遇见一位余命不多的老人。太子见此老人的头发已白，牙齿已落，呼吸又那么的急，身体弯曲，需依拐杖才能行步，行起步来是那么的惴栗缓慢，令人一看即会为其矚忧！因此，曾经垂问太子自身是否也会步上这种命运？我就实情实说。因为人一生到世间，定会随着岁月之增，而终于到老，无论贵贱，都不能免。因此，太子就觉得不是味道，就忽忽忙忙的还驾回宫，在宫内忧郁不乐，惟思此事！

盘头王听后，焦急的心情露于言表。他深恐太子这次的表情正中昔日那些相师

婆罗门之断言。也就是「在家为伟大的王者，出家为觉悟的佛陀」。如不设法遮挡的话，太子定会舍弃继承王者之位，而出家去过着行者的生活。这是盘头王最为忧虑的一件事。大王随后即想起如何才能使太子永住王宫，过着家庭快乐的生活。由于沉湎于世乐，即不会萌起出家修行之念。大王为使太子深居宫内，终于下令增置五欲之乐种种设施。五欲为眼睛、耳朵、鼻子、舌头、身体等五处之乐，也就是五感欲乐之谓。当然不出于严饰太子所居住的宫殿馆舍，撰择若干多彩多艺钓美女，以娱太子的心，使太子在日常生活中不但不会觉得寂寞。也会在五欲围绕之下，过着人生最为快乐的每天。

偈颂还是以四句简明的将重点描出说：

盘头大王听侍者的报告后，得知太子出游后，路遇老人而悲郁，而提早回宫。

因

怕太子真的会怀着出家修行之念，故欲打断太子出家之念，而拟出如下的措施。首先令人将太子的宫殿馆舍整修，美饰的庄严，然后选出美女，以充太子娱乐之需。都是占对人的眼耳鼻舌身等五处娱乐的增强。这样做，是想藉娱乐，以减其心理的空虚，以断其出家之念！

又于后时，太子复命御者，严驾出游。于其中路，逢一病人，身羸腹大，面目黧黑，独卧糞秽，无人瞻视，病甚苦毒，口不能言。顾问御者：此为何人？答曰：此是病人。问曰：何如为病？答曰：病者众痛迫切，存亡无期，故曰病也。又曰：吾亦当尔，未免此患耶？答曰：然！生则有病，无有贵贱。于是太子怅然不悦。即告御者回车还宫，静默思念：此病苦吾亦当尔。佛于是颂曰：

见彼久病人，颜色为衰损，静默自思

惟，吾未免此患。

嗣后某一天，太子又命令侍者严饰车辆，到了宫外去游观。在中途遇到一位病人，身体很衰弱，肚子很大，脸上黑中带黄，独自倒卧在糞秽里，并没有人在看护他，病情非常的恶化痛苦，口里不能说话。太子回顾侍者而问说：「这位是甚么人？」侍者回答说：「是病人」。太子又问说：「甚么叫做病？」侍者回答说：「所谓病，是种种苦痛交迫，身体很虚弱，生存或死，一时不能确定。故谓病」。太子又问说：「我也会有罹病的一天？也难免此一种患难吗？」侍者回答说：「是的！因为有生就会有病，是没有贵贱之别！」太子懊恼不快，就令侍者驾车回宫。回宫后，就静默默唯思此事：「这种病苦，我当然也会有！」佛陀又以偈颂对诸比丘们说：

太子遇见一位久病的人，此人的颜色黄

黑，衰微不堪。太子因此静默想念：我仍然免不了这种病患！

太子第一次出游就遇见老人，知道人类出生后，经过一段期间，定会衰老，虽然是王侯显贵，也是免不了。为了此事心里一直闷闷不乐。虽然父王已使人增益其娱乐等设施，但是对于有生而会有老一事，仍然悬在他的内心奥处。有一天，又想到了宫外去游观。这次不但是欲亲自看看宫外之实情，也是想去解解心中的郁结！因此又令驾御的侍者，严整吉祥的车辆，就坐在宝车出宫而去。这次在途中还是巧遇一位久病的患者「病苦」也是佛陀欲阐明的人生的真谛。人的肉体是地水火风四大原素所组成的，一旦四大不调，就会有病，其极者，会导致死亡，病也是人生的一大痛苦！太子所遇见的生病之人，其身体已很羸瘦。很大的肚子，也就是身体的全部都已消瘦衰弱，惟有一个大肚子，一看已不是人的模样。「面目黧黑」的黧黑为黑中带黄，因为病情剧烈，面目皆非，

已逞出一副垂死之相！「独卧粪秽」是指其倒卧在自己所放出的屎尿秽污不堪当中生存。也许病情过于恶化，自己已不能行动，须靠别人的扶持始能移动其体。又「无人瞻视」，也就是并没有甚么亲朋好友在其旁边照护，任其自生自灭，粪便与倒卧都同一个处所。病情至此，必定是痛苦难堪。加之已没有气力说出话来，唯有呻吟，所谓「口不能言」，已不能开口说话。

太子第二次出游，遇见病情恶化，正在苦痛不已的病人，就垂问侍者，有关于「病」人之事，其重点还是在于「人必有病」，不管是贫富贵贱，都同样的一旦四大不调，即会有病，任何人都是难免的一件事。就是太子自身也难逃病患之苦。太子追问至此，即觉得此事重大，不能以儿戏视之，好像旦夕之间，病苦将临似的。因此，就忽忽忙忙，草草了事，不敢贪恋游观，而令侍者驾车回宫。回到宫内后的太子，对于人有之病苦，而自己也将轮到

同样苦痛一事，已不能忘掉，已缠绕在他的内心，使他常时静默思念此事。

释尊说到这里，并用四句偈颂，简要的将毘婆尸太子所遇见的病苦一事，述及如下：

「见彼久病人，颜色为衰损」。太子第二次出游，途中遇见一位病情恶化的患者。此人因久病没人照顾，致其面目皆非，衰弱损坏的不像一个人。「静默自思惟，吾未免此患」。太子看到的患者，因过于离开常情，故使他回宫后，独自一人静默思惟此事。他自幼不离王宫，在宫内每天都有许多人在照顾他，并没有甚么营养不良的现象，故虽然有时难免有些疾病，但那是很轻微，且随时都有御医来医治，故在幼小的心灵里，并不发觉病患为何物。一直到了出游观赏时，方知道自己现在虽然并没甚么病，可是总有一天会生病。也许会 and 这位患者一样，所谓久病不孝子，任尔如何的显贵，也会因病情过于恶化，过于久长，而被人放弃其治疗之念，而被置一隅，任其自生自灭！太子想到这里，越想越不对，然而一时震不知如何是好，唯有一言不发，默然自思！

尔时父王复问御者：太子出游，欢乐不耶？答曰：不乐。又问其故？答曰：道逢病人，是以不乐。于是父王，默然思惟：昔日相师，占相太子，言当出家，今日不悦，得无尔乎？吾当更设方便，增诸伎乐，以悦其心，使不出家。即复严饰宫馆，简择婣女，以娱乐之。佛于是颂曰：
色声香味触，微妙可悦乐。菩萨福所致，故娱乐其中。

这时盘头父王又问那位侍者，有关于太子出游后，是否快乐？侍者回答说：因为在中途遇见病人的缘故，才会不乐。大王听后就静默的回忆起从前为太子占相的往

事：从前曾经邀请相师为太子占卜，那位大师说太子将来会出家去修行。今天遇见病人而不快乐，莫非真应那位相师之语？我应该加强方便，增添众多的伎乐，来欢悦太子的心，使他不致于出家去修行。因此，就一再的严饰太子的宫殿馆舍，精选婣女，去使太子娱乐。释尊讲到这里，又用偈颂对诸比丘们说：

色相、声音、香气、滋味，感触等五感娱乐等设施，都增添的非常的微妙，可使太子欢悦快乐。是毘婆尸菩萨（太子）宿植福德所致的，所以才能享受这些福报，而在其中娱乐。

太子第二次出游归来后，和第一次出游归来时一样，内心都觉得闷闷不乐，只顾静思而失去了甚么似的。这种情形随时传到盘头王的耳边，故大王实时叫侍者来问话。和前段一样，大王垂问的重点，是在太子出游后是否快乐？如不快乐，定有

原因。其原因虽由侍者说出，但还是大王关心太子之故，侍者一定是被迫而道出实情

的。侍者在这里道出太子途遇病者才觉不乐。由此而知道太子所遇见的病者的病态一定是非常的严重，才会道致太子的悲念。大王听侍者的报告后，觉得事态愈来愈严重。因为从前曾经延请相师来为太子占卜过，据其结论，曾说太子会出家去修行，此事是最令大王伤心的一件事。大王早已多方设便，欲使太子能够平平安安，快快乐乐的过着宫中的生活，能继其位，君临民众。故太子遇见老人、病者，而不乐等事，使大王非常的关注。大王愈想愈不对，然而除了增加太子在俗之享受的五欲等设施，以挽留太子萌起出家之念外，并没有甚么其它妙计可施！

佛陀讲述盘头王为使太子享受更多的娱乐，而增添五欲之乐，精选美女，以娱乐太子之事后，又以偈颂说：

「色声香味触，微妙可悦乐」。光色、声音、香气、滋味、感触等，为五欲的乐境。人类最高的享受都不出于此五欲。人类的快乐感受，首先由眼睛的感受，依次为耳朵听声音，鼻子嗅香气，舌头尝滋味，身体感摩触。此五种会燃起欲念等事，已足够述说人类的享受。五欲之境，均为直接间接的会浸透吾人的内心，使吾人的身心会觉得舒畅，故不另说对于意识所起的快感一事。佛陀说：盘头王为使其太子不蹈出家之途，而增设光色等五欲乐具，所增设的都是最上之选，非常的奥妙，足够太子欢悦快乐之需。「菩萨福所致，故娱乐其中」。这种五欲之乐，并不是人人都能享有的，必须具足累世所积的福德。始有可能享受得到。毘婆尸菩萨因累世之善根福德，才能在未出家前享有这种人间最大的快乐之五欲。也许他应该享有的就得享受，故在未正式出家修行之前，以他的宿植善本福德，而正在其娱乐当中过着其快乐的生活。

又于异时，太子复勅御者，严驾出游，于其中路，逢一死人。杂色缯（杂）幡，前后道引，宗族亲里，悲号哭泣，送之出城。太子复问：此为何人？答曰：此是死人。问曰：何如为死？答曰：死者尽也。风先火次，诸根坏败，存亡异趣，室家离别，故谓之死。太子又问御者：吾亦当尔，不免此患耶？答曰：然。生必有死，无有贵贱。于是太子怅然不悦。即告御者，回车还宫。静默思惟念：此死苦吾亦当然。佛时颂曰：
始见有人死，知其复更生。静默自思惟，吾未免此患。

又在某一日，太子再次命令侍者严饰车辆，到了宫外去游观。在中途逢遇一位死亡的人。其前后都有穿着杂色衣的人拿着杂色的幢幡在引导。亲朋好友都在悲伤而大声大哭，或悲泣。这样的将那位死者抬送出城外。太子看此情景后，问侍者说：

「这是甚么人？」侍者回答说：「这是死亡的人」。太子又问说：「甚么叫做死亡？」侍者回答说：「死就是尽之谓。首由呼吸，其次为热量，依次而其余的诸根均告败坏，生存和死亡各奔其途，和家族离别，永不再见，所以叫做死亡」。太子听后又问侍者说：「我的将来也会如此，也不能脱离此种灾患吗？」侍者回答说：「是的！有生必有死，并没有贵贱之别」。因此，太子觉得很懊丧不快。就令侍者驾车回宫。回到宫内后，太子就静默的思念：这种死亡，我也一样会来临的一天！释尊又用偈颂对诸比丘们说：

太子第一次看到有人死亡。直觉得人死后还会再次转生。太子为了此事独自一人静思：我到头来，还是难免有此种死亡的苦难！

人生最后总要死亡。在人生的过程中，因生存力很强，肉体也能支持得住，故

不自觉得死亡的来临。都是以为经过老年而肉体衰败后，才会死亡，因此，不会觉得死亡是怎么的一回事。其实「人命无常」，死亡的人不一定是老人或身体衰弱的人「一旦无常万事休」，任尔身体怎样的强壮，一旦死亡的机缘一到，就得与世隔离。世人死亡的因素，可说是多种多样，在不注意当中，在天灾地变当中，随时都有死亡的可能。总之，有生必有死，死是人生苦痛的一件事，是佛陀欲阐明的人生真谛之一。佛陀觉知不但人生有死，就是死后也因未能脱离三界六道的枷锁之故，还是照样会转生来，唯其转生的地方，即不一定是人类，或沉或升，须看他的业力。这种轮回般的生死，如不得达心境解脱的境地，就会在永恒的生死死生当中打滚，而未能解脱，故佛陀才叫人念死而修永生（解脱）之道。

太子第三次出游，巧遇死者，虽然有点加以有系统的整理之嫌，但由人生而会老，而会病，最后皈于死亡，乃为自然的程序，故大家还是依照佛经的记载，而依次解说。太子遇见的死人，是将出殡的情景，当然还可以看到死者的真面目。古时的印度人，不一定都将死亡之人收入棺木里，有的用被，或其它布类盖在亡者的上面。有的露干脆不遮盖物品，亡者即被放在简陋的木板或木架上，都是露天的，自然的在未火葬或土葬之前，还可以看到死亡的人。

「杂色缙（杂）幡，前后导引」。杂色是指穿着杂色衣之人，也就是送殡的人都身穿破损的杂衣，去参与丧仪之谓。至于缙幡为杂幢之误，因为此时的幢幡，并不纹彩，不讲究色彩的坏杂布料所制而成的幡幢。导引为引道，前后导引即为前后围绕而行。「宗族亲里」为亲朋好友，是至亲与乡亲或至友之类，是和亡者有着缘系之人。这些丧家们，都因眼看亲人忽离他们而去，从今以后再也看不到其人，故大家都「悲号哭泣」。悲号为悲伤而放声大叫，号哭即为大哭，泣为不出声之哭。大家都非常伤心的将亡者「送之出城」，也就是因墓地或火葬场所都在城外的缘故，须将亡者送到城外去举行葬仪。太子眼看

这种情景，就开金口垂问侍者。其问答都和前二段一样，只换其老、病等句为「死者」等句而已。太子由侍者之口得知此人为死人后，就问死亡是甚么？侍者回答说：「死者尽也，风光火次，诸根坏败，存亡异趣，室家离别，故谓之死」。死就是寿命已尽，也就是已失去了生命。人类的身体是以地水火风等四大原素所构成的，生存时得需呼吸空气，虽然还需其它物质与因素，才能活现在世间，但一旦呼吸空气（风）的机能停止不活动，即告死亡，虽有其它物素的存在，也未能保持生命，所以说：「风先」，也就是呼吸首先息止而死亡。依次为火、水、地（肉），火为热能，呼吸停止，即热度会随之而慢慢的消灭，水分也会依之而消减而至于零，最后肉体（地）即告销散败坏而不像人样。所以说：「火次」，「诸根壤败」。「存亡异趣」是说人既死亡，即和生存的人不能同在，死者已到另一个世界去，从今以后。不会再在世间和人见面。

「室家离别」，人一死亡，既不能再和生存的人同在一起，就得和人离别，任尔怎样的至亲也不例外，是永久的告别，才叫做死！

毘婆尸太子问来问去，还是问到自己的身上来。「吾亦当尔，不免此患耶？」也就是贵人太子的我，也会死亡，也不能免除这种死亡的灾厄与否？侍者每次的回答，都同样的说「然！」也就是必定的！因为「生必有死，无有贵贱！」有生命即定会有死亡的一天，虽然贵为九五，仍不例外，卑贱的人也是一样，是没有显贵下贱，或智愚之别，死亡之路是人人必须经过的！太子听完侍者的分析后，闷闷不乐，已无心情游观下去，就忽忽忙忙的令侍者驾车回宫。回宫后，仍然为了死亡一事冥想不已！释尊话及于此，又用偈颂，将上面的情形对诸比丘重述一遍，释尊说：

「始见有人死」。太子初次在宫外看到出殡的行列，而知道人终皈会死。死亡的人虽已不知甚么，但是却永远不能再和亲朋友戚同在一起，而且留给亲朋友戚无限

的忧伤痛苦；「知其复更生」这一句是描述太子的宿慧过人之人之处。由于人死而知道死后并不是单纯的一了百了。这种事情是佛陀成道后证悟的道理，也是人生宇宙的真理。因为人不但是只由地水火风等物质所构成而已，还得靠着心灵始能存在。这个心灵精神并不是甚么物体可以制造替代的。须有原始的灵性之存在，由种种因缘凑合而诞生。所谓有个「宿命」的由来。自然的死后还会由于未得解决恋恋不舍，恩恩怨怨之业识，而依其业力一再的转生到其应转生的地方，和车轮的盘旋一样，永远不会解脱生与死的问题！

毘婆尸太子也由于看到死者而想起了这些事，可见得他的宿慧是如何的深！也许他将在此世成就五觉的缘故，虽然还无人开导他，也能靠着自己的宿慧而了解这种道理，莫怪释尊会道出他当时的心境，而以偈颂把它重描出来！

毘婆尸太子看到死者而知道自己也难免一死之事，是由侍者提醒他的方式描述出来。释尊说：「静默自思惟，吾未免此患。」太子对于生后定会有死一事，非常的关切，在他出游遇到上述之事后，已没有心情于游甚么观，实时命令侍者驾车回宫，回宫后即为了此事独自一人默然静思：为甚么人终皈会死亡？不管是显贵，是微贱，都一律平等，都难逃此种厄难？自己也同样的难免这种死亡的来临？那么生在此世间又有甚么快乐可言？他想起此种死患之将来，愈想愈不是味道，心神愈来愈烦闷！

尔时父王复问御者：太子出游欢乐不耶？答曰：不乐。又问其故？答曰：道逢死人，是故不乐。于是父王默自思念：昔日相师占相太子，言当出家，今日不悦，得无尔乎？吾当更设方便，增诸伎乐，以悦其心，使不出家。即复严饰宫馆，简择婣女，以娱乐之。佛于是颂曰：
童子有名称，婣女众围边，五欲以自娱，如彼天帝释。

这时盘头父王又问那位驾车的御者说：「太子出宫观游，是否愉快？」侍者回答说：「并不快乐啊，大王！」大王即又问其为甚么不快乐的缘故。御者回答说：「因为在中途遇着死亡的人，所以不快乐」。因此，盘头王就静默的独自思念：「从前那位占相的大师为太子占卜其将来的命运时曾经说过：『这位太子，将来可能会生家去修道』。以今天太子途遇死人而不乐的情形看来，莫非应其所占，而会出家去？那么，我应该更进一步的设诸方便，大大的添增其种种伎乐，以便取悦太子的心，使其满足世乐而忘掉出家之念才对」。大王实时又令人庄严粉饰太子所住的宫殿馆舍，精选很多的婣女，去使太子娱乐。释尊又以偈说：

这位毘婆尸菩萨太子很有名望，有好多的婣女围遶在他的身边，世上的五欲任他去娱乐，好比帝释天那样的豪华。

毘婆尸太子每次出游回来后，其父王总是要召那位和太子同行的侍者来盘问。太子第三次出游回宫后，也不例外。因为盘头大王不但非常关心太子日常的生浩，也很关心太子将来的去向，故太子的每一动作都被其关注！大王问明侍者有关于太子第三次出游时，是否愉快？而侍者都答并不快乐。因为在中途逢着一位死者，正在准备出殡，是时亲朋友戚都伤悲得大哭大叫，情形很悲惨，使太子闷闷不乐，无心于游观。盘头大王听完侍者的报告后，又回忆起从前那位相师曾经为太子占卜而断言太子将来会出家一事。因此，深恐太子真的会应那句出家之语，而又想起应该多增娱乐设备，使太子能够享受更多的世乐而断除出家之念。个中文字大致和上面几节相同，均为精选婣女，严饰宫馆为主。

至于偈颂即说太子自此以后因受大王极力的安排，而过着和天帝般的生活。偈颂说：

「童子有名称，娉女众围达」。童子为菩萨，这位毘婆尸太子，因得盘头大王特别关照的缘故，在宫廷过着非常豪华的生活，其事已传遍全国。如宫殿馆舍，一再的增设严饰，宫娥女婢也经过几次的精选添增，而日夜围遶在太子的身边，使太子得以过着很舒适的生活。这些措施，均欲使太子在日常当中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浩，以便弃除他万一想欲出家去修行之念。太子这时可说是「五欲以自娱，如彼天帝释」。天帝释就是帝释天。虽然只居于欲界第二层天，但其享受与权力，是欲界当中无能与比，故太子对于人生五欲的娱乐，既如帝释天，即表示其正在享受最高无上的人生福报！可见得盘头大王对于太子用心之如何！

又于异时，复勅御者，严驾出游。于其中路，逢一沙门，法服持阌，视地而行。即问御者：「此为何人？」御者答曰：「此是沙门」。又问：「何谓沙门？」答曰：「沙门者，舍离恩爱，出家修道。摄御诸根，不染外欲。慈心一切，无所伤害，逢苦不戚，遇乐不欣。能忍如地，故号沙门」。太子曰：「善哉！此道真正，永绝尘累，微妙清虚，惟是为快」。即勅御者，抖车就之。尔时太子问沙门曰：「剃除须发，法服持阌，何所志求！」沙门答曰：「夫出家者，欲调伏心意，永离尘垢，慈育胥生，无所侵扰。虚心静寞，唯道是务」。太子曰：「善哉！此道最真」。寻勅御者：「赉吾宝衣，并及乘轡，还白大王，我即于此，剃除须发，服三法衣，出家修道。所以然者，欲调伏心意，舍离尘垢，清静自居，以求道术」。于是御者，即以太子所乘宝车，及与衣服，还归父王。太子于后，即剃除须发，服三法衣，出家修道。

太子又在某一天，再次命令御者，严饰车马，到宫外去观游。在中途遇见一位出家的沙门（勤息），身穿法服，手持阌器，直视地面而走。太子就问侍者说：「这位是甚么人？」侍者回答说：「这一位叫做沙门」，太子又问：「甚么叫做沙门？」侍者回答说：「沙门就是舍离世俗的恩爱，出家去专心修道，用功于克服他的六根，使其不沾染于外界的欲境。以慈悲心肠对诸众生，从不伤害众生。遇着苦境时，不会忧戚，面对乐境时，也不会有所欣喜。能忍受一切，好像大地一样的不动于心，这样的人叫做出家的沙门（勤息、修道者）」太子听后说：「好啊！行这种道的人，方是真正永远断绝尘劳之累的人。是微妙清虚，真是快哉！」实时命令侍者驾车到了那位沙门之处。这时太子请问沙门说：「你剃除须发，身穿袈裟，手持钵器，其目的是甚么？」沙门回答说：「所谓出家，是想调伏吾人的心理，使其永远脱离尘劳垢秽。以慈悲心化育众生，不起侵扰之念。虚心静寂，唯向追求真理这条路迈进！」太子听后说：「好啊！此道敢为实在！」就令侍者说：「将我所穿的宝衣，以及所乘的车辆，交还大王。并向大王说我就在此要剃除须发，要穿出家人应穿的三种袈裟，要出家修道去。为甚么缘故呢？因为我要调伏我的心识，欲拾离尘劳垢秽。欲清静自居，专心寻求真理！」因此，侍者就将太子所乘的宝车及衣服，载回归还于盘头大王。毘婆尸太子等候侍者离开后，就剃除他的须发，穿三种出家人应穿的袈裟，出家去学道。

毘婆尸太子第四次出游时，恰巧遇到一位出家的沙门。这虽然是编辑经典时巧妙的安排，但也可以说是很自然的一件事。例如首先看到老人之苦，依次为病、死等苦，每次出游所遇见的几乎都是人生的苦恼事，最后才遇到清静洒脱的沙门，而一口气的出家去学道。也许研究真理的动机虽然依人而异，但是大抵说来，都是觉得人生乏味，才想追求解脱的为多。这，一

看令人觉得佛教是有一种厌世之感，也是一般人不知佛教为何物而断言为厌世主义之所以！说实在的，所谓厌世，虽然也是由于人们遇到困境而身心不宁，致萌遁世或弃世之念，但霖不知怎样寻求解脱的方法，而一味的厌世下去。佛教即不然，虽然也因觉得人生总是苦多乐少而萌厌世之念，但是这种厌世只是一种踏入真理之门径，而不是终止在此厌世而不顾不问可比。一旦进入寻求真理之佛教圈内，即会晓得如何用功以求解脱，解脱后就会积极的去普渡众生。也有如学菩萨大道之人，一方面寻求自己的解脱，另一方面即积极的为诸众生着想，而兼度众生为职责，故所谓厌世，在佛门来说，宝在是讲不通的。如硬性的要说佛教为厌世，那只能说佛教里面也有人因厌世为动机而进入佛教圈

内，但是只能说这一种人是因厌世为动机，而不能说佛教为厌世。不管你的动机如何，一旦进入佛门，即须用功寻求真理。不管真理已探究得到与否，在你进入佛门的那一天开始，你的行动总须为自己与他人的善行而努力。在日常生活当中，多多少少已显示出度人度己的行为，这才是真正的佛教，才是真正佛徒应遵应行的一件事。不然，即不能算是甚么佛教徒！

毘婆尸太子第四次出游，「于其中路，逢一沙门，法服持阌，视地而行」。沙门译为息，或息心，是出家勤修而息灭烦恼识心之意。本为宗教生活的总称。也就是不管学那一道门，凡是出家学道之人，都被称为沙门。后来都指学佛的出家人，而和婆罗门（净志，外道）有异。法服为法衣，是出家人所穿的袈裟（染衣、法服），是三衣的总名。有法制，也就是佛制。称为衣，即为袈裟，而不是后世别袈裟与衣之衣。

1.僧伽梨：译为众聚时衣。

大众集会为授戒、说戒等严仪时所穿。

2.郁多罗僧：译为上衣。穿在安陀会衣之上。

3.安陀会：译为中着衣。属于衬衣。穿在肉体上面之衣。钵为钵多罗之略，译为应器、应量器，因体、色、量三，皆应法故。是出家人盛饭之器。有泥与铁二种。太子最后出游时，在中途遇看一位出家的行者，身穿袈裟（染衣、法衣），手捧应量器，走路时，头都垂在下面，眼睛直往地上看，是一副非常庄严的形相。

太子「即问御者，此为何人？」太子深居宫内，很少看到身穿法服，手持钵器，视地而行的庄严貌相之人，故觉得很新奇，而垂问驾车的侍者：「这位是甚么人？」「御者」就回「答曰：此是沙门」（勤息）。太子并不知道沙门到底是作何事业之人，故「又问：何谓沙门？」也就是沙门到底是干甚么的？「答曰：沙门者，捨离恩爱，出家修道。摄御诸根，不染外欲，慈心一切，无所伤害。逢苦不戚，遇乐不欣，能忍如地，故号沙门」。

沙门译为息、息心，具音为室摩那拏，译为功劳、勤息，是劳苦修道，也是勤修息灭烦恼之意。至于勤修戒定慧，息灭贪瞋痴等义，是以佛学精义，而专指学佛的出家人而言。本为一般性的出家学道之人的总称，也就是不管是学佛，或者是外道，一旦出家修行，过着宗教生活的人，即称为沙门。如南传大本经在此项即不用沙门二字，而以「出家」的字句出现，故沙门和出家人，在原始经典时，是同一意义。

「捨离恩爱，出家修道，摄御诸根，不染外欲」。出家为沙门的目的，是在求解脱，故须将在俗时的一切恩爱舍离。为了真理，须把一切俗务暂时放弃，才能专心一意的「修」持学「道」。虽然也有居家学道的人，然而欲达到解脱的境地，就需付出代价。那些居家学道的人，是因机缘环境等，一时不能随意，故有权假之法。不过居家学道，仍能得到部份的真理，而完遂其愿，也是实事。也许在家学道，即难免家庭生计等事，常时缠扰，而未能专

心于道业。而出家即割爱辞亲，能将一切繁杂的俗务放下，能收「摄」他的「诸根」（五根，眼、耳、鼻、舌、身），「不」使其一再的被「外」来的五「欲」之境（色、声、香、味、触）所惑。也就是说，在俗时享受一切欲境，是自然的现象，而出家即会将奔尘逐欲的一切，认真的用功把它渐渐消灭，而至于零。也会因之而将他的心性凑近于

真理，而生「慈」愍之「心」去对付「一切」众生，「无所」会一再的「伤害」众生。如在俗时，眼睛看到美色，耳朵听到好声等，都自然的会去追逐其美好的一面。至于坏的颜色、声音等，自会厌嫌而逃避，这是正常的观念。惟因为大家都争逐好的之故，不但由竞争而产生是非，甚至构成不可收拾的场面。也会因过于追逐一切，不知节制为何物，而伤害到自己的身体！如能收摄身心，即不但会养成与人无争的好习惯，也会由于彻悟真理，而愍念一切，而大施其所得之法！

「逢苦不戚，遇乐不欣，能忍如地」。一旦出家，即应修持，使其身心渐近于道。自然的不管「逢」遇到任何「苦」恼，也能「忍」耐，「遇」到快「乐」之事，也不会「欣」喜。因为他的举止动作，都为解脱一切苦乐而努力，故遇苦不忧戚，逢乐不欣喜。如遇苦能忍，逢乐即不能忍，而仍然有欣喜之心的话，此人还是被五欲六境所缠，是未尽功夫之能事。因为遇乐会欣喜之人，即逢苦时定会忧戚，故学道之人不但要忍受一切苦，还要忍受一切乐。如为「佛教修道之大纲」之原始经典——『梵网经』等都曾经谈及忍受人家诽谤之苦境，与忍受人家赞叹之乐境，方能为学佛之人！至于「地」，是指大地，大地能载净秽轻重等物，任人怎样的践踏也能忍受，故以喻出家沙门之行。因为能如是之「故」，才「号」为出家的「沙门」。

「太子」听后很被感动，就赞叹沙门之行而「曰」：「善哉！此道真正永绝尘累，微妙清虚，惟是为快」。善哉为赞美之辞，如遇有善举，就得赞叹一声「好极了！」太子觉得沙门的行动值得效法，因为「此道真正永绝尘累，微妙清虚，惟是为快」。这种出家沙门所行之道，才能真正断绝一切尘劳烦累。是非常的奥妙清静，能虚心处世，无挂无虑。唯有这种生活，才是真正的快乐的生活。如前述，人类的生活，因习惯上，随时都为俗情纠缠不清。不管对于事物之大小，或好或坏，处处都在诱引吾人，使吾人的身心随之而追逐不放，致有凡情未了，不得解脱之感。而沙门即脱离凡情的羁绊，一时虽然不一定解脱得了，可是都向解脱之路迈进，故其生活习性，已和俗人迥然不同。太子的宿慧深远，一遇沙门，即能唤起其慧性，故有是叹！

太子随「即敕」令驾「御」车辆的侍「者」，「抖车就之」。也就是叫其侍者将车辆驶近那位沙门之处。御者受命后，就将太子连同车辆，驶至沙门的前面。

「尔时，太子」趋诣沙门后，就询「问」那位「沙门」说：「剃除须发，法服持钵」，请问沙门你，为甚么剃除你的面须与头发，而穿上杂染的怯服，手上还拿着饭钵（应量器）呢？到底是「何所志求」？也就是为甚么要出家，有甚么目的而现出家之相？在这里应加以注意的是：剃须发，穿染衣，手持钵，而行乞食，已为佛弟子出家之相。其用意在于弃余憍慢之心，同时也以辨别佛教与外道而取的形相。所谓断除烦恼系，弃除习障，是三世诸佛出家共同之仪式。而外道即不一定如此。不过吾人亦应知道，毘婆尸菩萨在太子时代，因还未出家成道，故还未有佛陀在宣扬佛教，自然的一旦出家之人，即不管是那一教，均须剃除须发，以便和俗人有所分别，莫怪太子所见的沙门，和佛教的出家沙门同一形相。

「沙门」一听太子的问话，就回「答」说：「夫出家者」的目的，是欲调伏心意，永离尘垢」。吾人的意识心虽为自己之物，可是遇苦即忧，逢乐即喜。刹那刹那生灭不住，未能抗制，因之而奔尘逐境。有时虽为善，有时霰为恶，都随着久远劫以来的业识团团转。这样下去，即未能得到真正的安乐，自不会有解脱的一天。而出家为沙门的话，即能专心一意的用功修持，慢慢的能够将自己的心意调伏，使其一劳永逸，永远不再染着尘世垢秽烦恼。自己的身心既解脱一切尘垢，即会以此功德去「慈育群生」。消极一点说，即能做到「无所侵扰」。解脱后定有智慧，有智慧就会发大慈悲，去救度他人。所以说，出家志在解脱凡尘，慈济众生，不会一再的和众生相杀相残（南传大本经谓：善行法，行五业、善业、福业、不杀生、行慈悲）。总之，沙门的日常生活，在于「虚心静寞，唯道是务」。虚心为谦虚的心，静寞即为静寂冷静。所谓虚心求达，所谓事事都小心求进

步，脑袋都常保静寂，不使其烦恼一再发生，唯有道业是从。也就是每天都以追求真理（道

业）为他的要务，凡是一举一动，均为精进于道业，其它并没有甚么紧要的工作！

「太子」听完沙门分析出家的生活与目的等语后，很被感动，就「曰」：「此道最真」。也就是说出家沙门所行而追求之道才是最为真实，最有意义。就「寻敕御者」，也就是随后命令御者，而说：「赉吾宝衣，并及乘辇，还白大王」。太子这时因想出家为沙门，去过着清静无虑的生活，就将他所穿的珍贵华丽的衣服，以及所乘的宝车，暨其它大王赐与其使用之物，统统叫侍者拿回王宫呈还大王，同时吩咐侍者，叫他向大王禀告，说「我即于此，剃除须发，服三法衣，出家修道」。也就是太子我已决定暂时不回宫，决定在此和出家沙门一样——要剃除我的面须头发，要穿学道之人应穿的三种法衣，要出家学道！为甚么要出家为沙门呢（所以然者）？你就向大王说：「欲调伏心意，舍离尘垢，清静自居，以求道术」。太子因宿慧启发，一旦遇着善缘，即禁不住其

深厚的善根，而从善如流，遂决定出家学道。他说出家学道的目的，是为了要调伏自己的身心，使吾人的心意能够自由自在。吾人的心意都奔尘逐境，尘世又是那么的垢秽，故需下大功夫，始能克制自己的身心，所以要舍离尘世之垢秽，要居住在清静无染，与人无争的环境中生活，以期求得道术——真理。

「御者」既承太子的吩咐，「于是」即以太子所乘的「宝车」，以「及」身上所穿的「衣服」，统统「还归」其「父王」。也就是将他在俗时所用的一切，统统归还盘头大王。「太子」在「于」御者离开他的身边「后」，「即剃除」他的「须发」换「服三」种出家人所穿的「法衣」，就此「出家」去「修道」。

佛告比丘：太子见老病人，知世苦恼。又见死人，恋世情灭，及见沙门，廓然大悟。下宝车时。步步中间，转远缚着。是真出家，是真远离。

释尊告诉诸位比丘们说：毘婆尸太子因见老人、病人，而知道世间上有这种到了老年，以及患病时的种种苦恼的事情。又看见人死后所遗留的悲惨场面，而将贪恋世情的念头断灭。至于遇见出家沙门的洒脱行动，而豁然大悟需出家修行之必要性，就决心当一位沙门，而由宝车下来时，即在他的一步一步当中，渐与结缚执着的行动远离。太子是真正的出家，真正的远离俗尘！

释尊说到这里，又叫一声比丘们！释尊说：「太子见老病人，知世苦恼」。人生在世，谁不会老？大家都知道老之将至。可是大家却忙于奔尘逐境，不当老之将至为一回事。都认为人生会老是应该的，并没有甚么可以大惊小怪之事，而不知人一到老，即百病丛生。如眼睛耳朵等六根已退化，行动已不便，将向死神报到的日子已接近。然而都不晓得应怎样去做才能脱离这种苦恼。有的以为年青么，怕甚么？到老时再作道理。然而人生一到衰老，已来不及如何去应付一切，是实事！老态熊肿的模样，已不堪人世，只有任其自然的排布。

又太子所看到的疾病，即不分男女老幼，要病就病，叫疾即疾，随时随地都会有疾病之发生。贫贱之人会有疾病，富贵人家未尝不会有病，无论何人都不能得免之事！对了，毘婆尸太子既降生在世，在王宫时，照理，一定也和常人一样，曾经患过病才对，怎说他出宫游观时才知病患之苦痛情形？然而仔细一想，即知他之出宫年龄当在年青力壮时，在此期间虽有小疾，也因御医随侍在侧，使他的疾病不致恶化，故不会觉得真正疾病之苦。虽说疾病不分老幼贵贱，然而也不表示幼年时就

会有大的疾病，故虽有小疾，也不会引起他的注意（如前述）。

太子「又见死人，恋世情灭」。太子第三次出游而遇见送葬的行列，如前述。在他的心灵里，已彻知世上的悲惨苦痛之事，而无心于贪恋世情。他觉得世上的一切，并没有甚么值得恋慕。因为倘大的享受，倘大的快乐，一旦死了，则一了百了，何况人在世上须得和病魔、老衰等争斗，实在谈不到有甚么真正快乐的依据，故已断灭世情，不再贪恋世情！太子在宫里时。虽然宫里也有死人之事发生过，然而不是他的至亲之死亡，故不一定曾经参加过其出殡的行列与目覩其悲痛的情景。所以说，他之知道世情不值得贪恋一事，纯粹是在宫外所遇过之死亡等幕所引起！

「及见沙门，廓然大悟！廓然本为朗然了悟真理，得无生忍之义，而这里是形容太子最后遇见一位出家沙门，被其清净无染的行动所感动，而一时心里非常爽朗明快，觉得眼前的此种人，这种事，才是自己应行应走之道，故说及见出家沙门而豁然有悟，朗然有所决定！太子决心要出家为沙门，在「下宝车」之「时」，其趋近沙门的脚步当中，已一「步」一「步」的转次而远离「缚着」。缚为烦恼的异名，烦恼能缚系人，使人迷惑不自在。着即为执着、贪着，心情缠绵于事物而不离，故名。吾人的内心，都充满烦恼，都被一切事物所缠缚，而起执着爱念，无时或舍。不管是衣，是食，是住，乃至贪着光色声音等，而不得远离。学道之人，则和这相反，都力求生活之简化，对于五欲世乐等，均尽专力排脱，祈能清净身心，故其行动即为远离烦恼，远离执着，终能达到解脱迷情执着之念，故说太子由宝车下来，趋近沙门，即是渐渐的远离一切甩尘缚着！是时太子已很明显的身心都毅然决然的欲出家去修持，所以说，他是「真」正的「出家」，也是正「真」的「远离」一切！

时彼国人，闻太子剃除须发，法服持
闍，出家修道，咸相谓言：此道必真，乃令太子，舍国荣位，捐弃所重。于时
国中八万四千人，往就太子。求为弟子，出家修道。佛时颂曰：撰择深妙法，彼
闻随出家。离于恩爱狱，无有众结缚。

这时举国民众听到毘婆尸太子已将须发剃除，已穿法服，已持钵器，已出家去学道的消息后，大家都说：太子出家之道，一定是真实之道，方会使他舍弃国家荣华的王储地位，才能令太子放弃人人所敬重的国王之继承之位！因此，在国内有八万四千那么多的人，都到太子出家之处，去求太子收他们为弟子，俾能达到出家修持真理的目的。释尊讲到这里，又以偈颂说：

太子终于撰择出家学习甚深微妙之法之途。民众闻此消息后，有好多人跟随太子去出家。此道正是离开俗情之恩爱系狱，没有种种烦恼结缚之道！

太子出家一事，不径而走，不但其父王以及宫内之人，就是一般老百姓，也已普闻及其消息。原来太子为王储君，是未来的国王，由其诞生后，就已受民众特别的关怀。大家都期望太子能活活泼泼，平平安安的生长，能成为智勇双全之太子，以便日后继承王位而治理邦国，故其一举一动，都很受人注目！然而太子霖采出家之道，使人觉得很意外。大家虽然议论纷纷，但也终于有一个眉目。大家认为会使太子将他的须发剃除，穿上杂染之法衣，手里持钵器，实行出家托钵乞食的生活，一定是非常有魅力之道，才会使太子动心，才会使太子毅然决然的踏上出家之道。不然的话，怎能会令太子连九五之尊，非常荣耀的国王之继承地位也不要？国王为一国之尊，是人人梦想也想不到的最尊最贵的地位，太子却欣然的把它抛弃。出家为

沙门而修道一事，如不是千真万确的真实之道的話，绝对不会使太子这样做的。大家想到这里，一时兴起出家之念的人非常的多，其数是以万计，所谓八万四千人是也。这么多的人觉得像太子那么尊贵之人都愿意出家为沙门，而我们是何等人物？故一蜗蜂的往诣太子出家之处，去恳求太子收留他们为弟子，愿和太子一同出家学道！

释尊讲后，又用偈颂将其情形概说：

「撰择深妙法」。太子出游几次，均遇人生不如意事，已觉得人生乏味可寻。至于遇见出家沙门，则被其庄严形相所动，而和沙门谈话后，异常的欣喜，觉得曲家学道方能解决生死苦恼等问题，于是下大决心，「撰择」出家学此甚「深」微「妙」之「法」。「彼闻随出家」。太子出家的消息，令许多的民众百思莫解。最后惟有认为太子所选择之道一定是最为正确之道，必定值得大家效法。故大家都不约而同的跟随太子去出家学道。其数目很可观，是以万计。这么多人和太子同样的唯一希望，就是「离于恩爱狱」。也就是

出家后，即表示已离一切家眷，已脱离缠绵不了的恩爱牢狱。在俗时，有好多恩情爱念，不但任尔怎样想予拂去，也拂弃不了，还而会加深其情念，到头来，只能享受一时的快乐，而快乐的后面，接着而来的并不一定是快乐。恐怕是乐极生悲，故恩爱世情，并不是真正的快乐。而一旦出家去学道的话，即能享受不染俗缘，无挂无虑，恬寂清静之乐，所谓「无有众结缚」堤。结缚为烦恼的异名，因会系缚吾人的身心，不使解脱出离，故名。无有众结缚就是因出家学道，专心于真理，不再会被烦恼有所烦扰恼乱，能依其功行而脱离一切系缚执结！

于时太子，即便纳受，与之游行，在在教化。从村至村，从国至国，所至之处，无不恭敬，四事供养。菩萨念言：吾与大众，游行诸国，人间愤闹，此非我宜。何时当得，离此群众，闲静之处，以求道真？寻获志愿，于闲静处，专精修道。

这时太子就接受他们的志愿，而和这些弟子过着乞食游行的生活，到处都顺便度化众生。由一村落而至另一乡里。由一邦国而至另一个国家。凡是所到的地方，都受人的敬重，都有人供养他们的生活所需之物。虽然如是，而毘婆尸太子菩萨这样想：我虽和诸弟子们游化诸国，然而人间到处都昏乱不静，这些地方并不适合于我，不知甚么时候才能离开繁杂的群众，而到闲静的地方去推究真理？然而不一时，即已获得其志愿——在于闲静的地方，能专心一意的精进修道！

有好多探知太子出家修行的消息，而往诣太子，祈望太子收他们为弟子，好与太子一同修道等事，如上述。此时「太子」看到这么多人发心愿意学道，「即便纳受」，也就是义不容辞的答应他们的要

求，而收留他们。太子带领这么多出家学道的弟子，就「与之游行，在在教化」。太子们最初修道的方式是采自古来到处游行教化的方式。一旦出家，即专心于道，故衣食住等所需之物，得靠施主的供给，故须到处去乞食。在乞食的生活当中，藉以磨练自己的身心。另一方面可说也是依此机会和众生结大善缘。因为出家的弟子虽然上万多，然而在俗的人还是多得算不尽其数。这些俗人平时为了生存与享受，而终日忙忙碌碌，不知种植甚么善根，修甚么福慧？出家人之到处游行教化，就是欲使人们都有机会接触真理，大家都能种植善根。人人由于善缘而得功德，也受学道之人之启示化导，而得以改善其生活，而以在家的身份精进于真理！

太子率领众弟子到处游行，宣化真理，「从村至村，从国至国」。在某一乡村停

留一段时间后，就转往另一村落去托钵，去教化宣道，以期与众生接触，多给众生带来福音。所以说，由一乡村转到另一乡

村，从一个国家，转到另一个国家，并不停止在于一处，是菩萨大道的典范！太子「所至之处，无不恭敬，四事供养」。四事为衣服、饮食、卧具、医药等，是有关于日常生活之必需品。太子出家的徒众虽然非常的多，但是因为非常认真的用功修道，大家都受太子的感化而非常的庄严，故到处都受人的欢迎，大家都争先恐后的想供养太子之出家团队，故日常生活的一切必需品，都不缺乏。

「菩萨念言：吾与大众，游行诸国，人间愤闹，此非我宜」。毘婆尸太子菩萨虽然到处受人的欢迎恭敬。然而他却觉得这种修道方法如常久下去，并不是真正会解脱之道。他想着想着，而后说：「吾与」这么多的「大众」，这么多的弟子，在「诸国」「游行」教化，原为和众生结大善缘，也藉此以修炼身心，然而「人间」到处都很「愤闹」，「此」种处在杂闹的世人中间，并「非」适「宜」于「我」！愤为昏愤，是昏乱不明，闹为热闹不静。

在繁华杂乱，热闹不静的环境来往，并不适合于初出家之人的地方。如在静处修一段期间，进而教化众生，那是另论。虽云菩萨入世不染，然而还是须要打定自己的工夫，故毘婆尸太子菩萨就想起了不应每天只过看这种游行托钵的生活。

太子这时的心理是「何时当得离比群众」。也就是不知甚么时候才能脱离这些处于繁华之境遇，这些杂乱的众生之群？而能到「闲静之处」，「以」便专心一意「求」诸真理——「道真」？太子内心的思惟，「寻获志愿」，也就是想了一会儿，终于找出心内的愿望——在「闲静处」，去「专精修道」。太子这时一心一意想能彻悟宇宙人生的真理，所以在他的脑袋里，不久就浮出一事——无论如何得需暂时脱离这些愤闹当中的生活，应到闲静的地方去修持一段时间。因此，而毅然决然的选择他心目中的去处——闲静处。他终于独自一人到了寂静的地方，就在该处专心一意的精修真理—道！

复作是念：众生可愍，常处闇冥，受身危脆。有生有老，有病有死，众苦所集，死此生彼，从彼生此，缘此苦阴，流转无穷。我当何时，晓了苦阴，灭生老死？

在静处的太子，就又冥想如下之事：一切众生实在太可怜！大家都永恒的住在这幽闇的地方！所受的色身是那么的危险脆弱。人有生，而会老，有疾病，也会死。集众苦恼于一身，在此地方死后，又转生到他方，由别地方，又转生至此处，都因这苦阴而流转生死没有穷尽。我到底甚么时候才能觉离苦阴身，才能灭除生老病死？

毘婆尸太子知道被大众围遶，每日在杂闹的街市里往来穿梭的生活，并不能觉悟

宇宙人生的真理，故独自一人到了人烟不及的寂静处去用功，如上述。在寂静处时，觉得已没有甚么牵挂，好像舍了重疆似的安乐。然而心理上的变化，还而未曾解决。他在静坐冥想当中，首先想起了众生愚蠢的行动，当然也想起了自身也和众生同样的在生死当中。虽然他本已大觉大悟，是位快成佛的人。可是身受肉体之累，在未揭开自己本来的面目前，还是不敢自信，唯有从头做起，以便留给众生的轨范，故他只好想着、想着、想起了如下面之事，所谓，「复作是念」是也。他想：

「众生可愍，常处闇冥，受身危脆」，太子菩萨首先感叹世人可怜的现状。在太子时代的他，曾因游观而知人生世态苦惨的情形。知道这个世界充满着危机，是个苦海，人们都陷入苦恼当中而不自觉。所以说：「众生」实在太「可」怜「愍」的了。大家都恒「常」的「处」在这「闇冥」不见天日的世界里，而不自觉。所

「受」的「身」体都非常「危」险不平安，是那么的「脆」弱不牢固，可是却无人会想起须要怎样才能排脱？

众生「有生」之痛苦，也会「有老」衰更凄惨情景。在人生的过程中，还「有病」魔会来缠身。不但如此，最后还是脱不离了「死」别之剧若！综观人生，是「众苦」之「所」聚「集」。菩萨所指的生老病死，确是人生最大的问题。然而人生因有短暂的快乐，会将这些苦惨冲淡，软不觉得苦痛是怎样的一回事。当你苦恼时，会叫苦连天，然而苦恼暂时解决后，就将苦痛悲惨的往事忘得一乾二净，须再遇苦时才会再叫苦。人在苦时叫苦，而在苦后，却又忘掉其苦，好像没有苦的一回事，可是人生悲惨事却一连穿的接踵而来，想拂也拂不掉，故唯有任其排布！大家就这样的习以为常，终日忙忙碌碌，在苦乐参半中，结束其一生。

「死此生彼」。在此世间死亡后，并不是一了百了，因为死亡后，还会依其业力而转生到另外一个地方去。转生在另一个地方后，还是不断的造业，不管是恶或善，均为是业，均为造业而结成的业识，故「从彼生此」，也就是在另一个地方死后，又再转生到这个地方来。

「缘此苦阴，流转无穷」。阴为吾人的身心全体，通常都指色（物质）、受、想、行、识（精神）等五阴，是构造吾人的身心的全体。而身心有苦如前述，故为苦阴。流转就是轮回。毘婆尸菩萨觉得生生死死，从无休止，都是有了吾人的身心而有之事。他说因依此身心苦阴，而像车轮般的轮回转生，无穷无尽！

「我当何时，晓了苦阴，灭生老死？」他虽为菩萨现身，现在又出家学道，可是此时此刻的他，还是难免受此身心苦阴之牵累，可能也和众生一样的流转无穷？不过因他的宿慧不灭，早已觉知如不用功修持，而彻悟其理的话，还是难免轮回，所以极力的想予以排脱！他说：我到底要到甚么时候才能「晓了苦阴，灭生老死？」也就是不知何时才能解脱身心之牵累，而能将生老病死等苦恼灭除？这就是他宿慧超越的地方！如果是凡愚的话，则只知生老病死之苦痛，只任其自然发展流转，焉会想到解脱的问题。

复作是念：生死何从，何缘而有？即以智慧，观察所由。从生有老死，生是老死缘。生从有起，有是生缘。有从取起，取是有缘。取从爱起，爱是取缘。爱从受起，受是爱缘。受从触起，触是受缘。触从六入起，六入是触缘。六入从名色起，名色是六入缘。名色从识起，识是名色缘。识从行起，行是识缘。行从痴起，痴是行缘。

毘婆尸菩萨又想起下面之事：人们的生死到底是从何而来？是依甚么因缘而会发生的呢？于是就以他的智慧去观察其由来

——因为有了生，才会有老死，老死确由生的因缘而有的。而生到底是从何而来？生是由有而起之故，有就是生的缘由。有是从执取而起之故，执取就是有的缘由。取是由爱而起之故，爱就是取的缘因。爱是由受而起之故，受就是爱的缘由。受是由触而起之故，触就是受的缘因。触是由六入而起之故，六入就是触的缘因。六入是由名色而起之故，名色就是六入的缘由。名色是由识而起之故，识就是名色的缘由。识是由行而起之故，行就是识的缘由。行是由痴而起之故，痴就是行的缘由。

毘婆尸太子菩萨感叹身陷黑闇之世界，身心都被苦恼侵浸，不得解脱。因此在闲静的地方打座用功冥想，如上述。他在修持的过程中，首先想起「生死何从，何缘而有？」为甚么会有生死？生死到底由何而来？到底生死是依着甚么原因而有的呢？吾人承父母之精血，而出生在此苦恼众多的世界，那不过是肉体上的寄生，吾

人出生于世一事，定有其它的缘因，不然的话，一旦出生，怎能知饥寒冷暖？渐次而知一切世情？虽为父母，也只能赐与吾人的肉体，其它之事，只能从旁帮助，一切苦恼未必都能为吾人解决，惟有自身去领受其苦！所以说，必定是另有其出生的来源！又出生后渐次而至衰老，最后还要一死！这些这些方都不是做父母的能为其子弟解决得了之事。因为吾人的父母自身的这些问题，还是解决不了，怎能替儿孙解决这些事情？莫怪古德都认为「生死事大」！

「即以智慧，观察所由」。太子以禅定思惟，以宿慧观察，想藉以了知生死的来源。太子在静处用功，在短短的时间里，就能启发智慧，是因他是补处的佛陀，故一旦回忆起往事，则其宿智会滚滚而流，加之此生机敏，早入修持用功之途，所以在遇困难事时，也能依次而解决！他思惟观察的结果，依序而发觉「从生有老死，生是老死缘」。因为有了出生在世的缘

故，才会由幼而少，由少而壮，由壮而老，由老而皈于死亡。其中欲揭开的还是因有生死才会有苦恼等事。也就是说，有生死即有一切苦恼！太子为了解决生死苦恼的问题，才会以智慧观察人生老死的问题。他了知由于有「生」才会带来「老死」，故「生」就是正真正正的「老死」的缘由。也就是说，「老死」就是依「生」之缘而有的。换一句话说，有生才会有老死！如无出生，那来的老死？

「生从有起，有是生缘」。「生」到底是何而发生的呢？是因为「有」才会生「起」的。「有」就是「生」的起因「缘」由。所谓有，就是「所有」之意。吾人首先有了身体，渐次而有金钱财物。当然也有苦恼之本的精神作用。凡是吾人生存在世而有的一切，均为「有」。如以精神来说，即因有了为善而为善人之有，为恶而有恶之有等，均属于「有」。因你有了名符其实之所「有」，方会出生在世间，故「有」就是转「生」的基本原因

「缘」由。这是属于因果关系。即：「有」为因，「生」为果。有了宿世之一切（有），才会导致诞生于此世间！

「有从取起，取是有缘」。有到底由何而来？「有」就是由于有了「取」，才会生「起」的。故，「取」就是「有」的基本原因「缘」由。「取」为执取，是强烈的执着的意念。所谓执取不放，是自主之念非常之坚固。如心向外驰求，其极了，就因固执而取着不已，都想填满自己的欲望而执取的为多。一旦孜孜执取，即会有了种种之有。一业所以说，有是由执取而来，执「取」不放，就「是」「有」的基本原因「缘」由。

「取从爱起，爱是取缘」。会执「取」的原因，是「从」「爱」念而生起的，「爱」念正「是」执「取」的基本原因「缘」由。爱为渴爱，如喉渴需水，人都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而追逐声色，致于沉迷不醒。也许衣食住等为人们日常生活必需之对象，故会令人起爱念而去追求。

然而人心如大海，怎样填也填不满，故有贪爱之名。由于贪爱不止，而取执不放，故说执取是由贪爱而生起，贪爱正为执取的机缘，也就是有了贪爱才会不择手段的争取而执着不放！

「爱从受起，受是爱缘」。受为感受，眼睛、耳朵等六根，会感受外在之色相、声音等，而起快感与否等情之故，属于感情作用。吾人看到美色而生好感，听到美妙的声音也同样的由内心生起快适之感。反之而是丑景，坏声的话，就会产生不快。因遇境生乐，故会生起爱念不已，而求美景之能够常在。其结果就变为贪爱不舍，常怀于心。所以说，贪爱是由感受而生起，感受正为贪爱的基本缘由。

「受从触起，触是受缘」。触为感触。如受外界的刺激而感触青黄红绿等色相，或感触大小好坏等声音，乃至冷暖饥渴等感觉是。有这些感受才会发达而起感受感情的作用。故触虽为幼稚的感觉，还不能够谈到识别苦乐，然而所谓苦就是苦，痛就是痛，饥就是饥，饱就是饱，暖就是暖，这些事都能觉知，只不能形容而已，故已具备了冷暖苦痛的感觉作用，而进而领受感受一切，所以说，感受是由于感触而

生起，感触就是以感受作为基本缘因。

「触从六入起，六入是触缘」。六入是六处之意，因有六根将会涉入于六境，如眼睛会涉入于色相，耳朵会涉入于声音等，可说是身心已具备之意。已具备了人身的条件，才会生起感触的作用。如没有六入，也就是如没有眼睛、耳朵、鼻子、舌头、身体、意识等六根的话，就不能称为人。有了身心，就会感触一切，故说感触是由六入（六根）而生起，六入就是感触的基本缘由。

「六入从名色起，名色是六入缘」。名色之名就是心（只有名，而无形体），是指精神的作用。色则为有形体之色相，是指肉体生理而言。名色可说是身心的总和。吾人的业力与父母之业力。中间连结着因缘，而受相应于吾人之业力之形式与性质，而成为吾人的身心。身心发达到了细微的活动时，就成为六入的作用。如没有意识的对境，而形成身心的发达，就不能完成六入而成为一个完整的人，所以说，六入是由名色而生起的，名色就是六入的基本缘由。

「名色从识起，识是名色缘」。识就是意识，是认识分别的主体，也是会引起迷惑系列的根本。吾人所谓「天性」，所谓「天生」，也就是所谓「先天性」，是指此意识而言。吾人有此意识——遗传性。才会托胎于母内，而发达形成为身心兼备的肉躯。所以说，名色（身心）是由意识而生起，意识是名色的基本缘由。

「识从行起，行是识缘」。行就是行为、行动，是属于业。通常都指身口意三业，可说是吾人生活行为的全体。因佛教注重于心理作用，故通常都以心业为中心，自然的，所谓行，就是指精神作用的心行！吾人的心行都是妄动、而构成为今生此世之意识，故说意识是由业行而生起的，业行就是意识的基本缘由。

「行从痴起，痴是行缘」。痴为愚痴，是无明，也是烦恼的别名。对于宇宙人生的真理起了相反的见解，也就是不明白事物之真象，是无知的心理作用，通常都指此为迷惑一切之心。因迷惑愚痴无知，才有了盲目的行动，而造诸业，故说业行是由愚痴无明而生起，愚痴无明就是业行的基本缘由。

是为缘痴有行，缘行有识，缘识有名色，缘名色有六入，缘六入有触，缘触有受，缘受有爱，缘爱有取，缘取有有，缘有有生，缘生有老、病、死、忧悲、苦恼。此苦盛阴，缘生而有，是为苦集。菩萨思惟，苦集阴时，生智、生眼、生觉、生明、生通、生慧、生证。

这叫做由于有了痴，才有了行之发生。

因有了行，方有了识之发生。由于识，而有名色发生。由于名色，而有六入之发生。由于六入，而有触之发生。由于触，而有受之发生。由于受，而有爱之发生。由于爱，而有取之发生。由于取，而有了有之发生。由于有，而有了生的发生。由于生，而有老、病、死、忧悲、苦恼等之发生。此苦聚身，是由于生而有的，于是而有此苦集。毘婆尸菩萨聚精会神的思惟此苦阴之集时，生起了智，开了眼，发起了觉，产生了明，达于通，启其慧，悟于证。

由「痴」至「老」「病」「死」为十二因缘法。「痴」就是无明，是构成十二因缘法的首要条件。也就是说，有了「无明」（痴）才会有「行」，乃至有了「老死」等十二因缘之发生。其中之「病」，以及「忧悲苦恼」等为诞生在世所感受的一切苦境。

十二因缘之「因」为「正因」，也就是事情会发生之主因。「缘」为「助缘」，是帮助主因之环境。现在的一切事物。均由过去的因缘之力而产生的果报。未来（将来）的一切事物，即由过去与现在的一切因缘所构成而招来的。

十二因缘之「无明」（痴）与「行」，是属于过去世之因。吾人依过去世之无知（痴）的心理，也就是不明白宇宙人生的真象，而迷惑一切（无明）。如一切世相等均为无常（诸行无常），可是吾人却认为是永恒常住等是。吾人过去都依此痴迷无明，而盲目行动（行），造出身口意三业。此「无明」（痴）「行」，就是延续今生此世之主要原因与助缘！

「识」「名色」「六入」「触」「受」等五支因缘是受过去世之痴（无明）与行之因而产生的，是为现在五支果。如「识」为依过去世之「无明」与「行」之因缘，始有吾人的心「识」托生于母胎，而构成吾人身体之五蕴。不遇初托胎时，因偏胜于心识，故只立名为「识」。「名色」就是由过去而托胎的第二刹那以后，在胎内约四星期余，还未完备六根时而有之名。所谓名，如前述，是除色蕴外之受想行识四蕴，也就是精神作用之谓。精神（心法）因为没有形体，只能以名而显之故，为之名。至于色，就是指色蕴而言。此位因未具足六根，只有五蕴之故，才叫做名色。「六入」就是眼睛、耳朵、鼻子、舌头、身体、意识等六处，所谓六根是也。在胎内时虽然还未具备根、境、识等三和之作用，然而已具备眼耳等六根，而六根将会入于六境，故以六入而名「触」即为生生以后（至二、三岁）时，由于六根、六境、六识之三和合而发生触觉之谓。是时因不能了知由于苦、乐、舍之三受而来的原因，故为单纯的感觉。「受」就是心识已发达而能分别外境之爱、非爱等，也就是苦、乐、舍之三受之相已能明了之意（由四、五岁而至十二、三岁之间）。

现在世之「爱、取、有」等三支因缘会生未来世之「生」与「老死」，是属于现在之因。「爱」为贪爱。如十四、五岁至十七、八岁间。其爱念已渐强盛，对于华美的衣服、器具生起爱念，对于男女间之色相已知爱慕，不过还未达到顶极耳。「取」为执取。为了达到取着一切，而遍求驰逐。也就是贪爱增长，执取之念非常的坚固，不管自身的享受，或者名誉利益等，都因耽着胶缠不放，终日为了贪欲，不厌其劳的驰驱！「有」为所有。不论是物质，或者是精神，都受「爱」与「取」之烦恼所驱使，而造种种之业，而积聚招引未来果报之因，是摄尽现在一生所造之业。

「生」与「老死」二支因缘是承现在世之「爱、取、有」之因，而招未来之果，故为未来果。「生」为转生。由于现在起惑造业，而结未来之生。也就是因为对于一切事物生起「爱」念，而执「取」不放，致于「有」其转生之业因，而至轮转生死。生虽然属于未来一再转生之义，但也是人生的开始，是接受人生的考验，故名「老、病、死、忧悲、苦恼」通常都只举出「老死」为十二因缘之最后一支。在未来结生以后，其间会染疾病，也会常遇忧悲苦恼等事情，是「一切皆苦」之表现。也许出生以后，有所谓夭折，有所谓横死，也就是说人生之结束不一定活到老，有的胎死腹中，有的刚于出世，有的年幼，有的少年，有的青年，有的壮年，一旦无常，则万事皆休，并不能等到老衰才是接近死期，故「老」衰不另立为一支。至于病，或忧悲苦恼，则限于人畜等耳，并不通于三界，所以也不另立，而摄在「老死」之内。毘婆尸菩萨以智慧观察人生的一切，而知道人之本原就是「痴」，也就是「无明」。由于无明愚「痴」之因，而有了妄动之业「行」之果。又由于业「行」妄动之因，而有了吾人之意「识」托生于母胎之果，乃至由于一再的造成轮转之「生」之因，而有了「老、病、死」之果。其间还会常遇到忧悲苦恼等不如意之痛苦！

「此苦盛阴，缘生而有，是为苦集」。苦盛阴就是「苦聚」「苦蕴」。旧译为阴，新译为蕴。蕴或阴，是构造吾人的身心，而人身难免有种种的苦恼，故为盛苦之五阴（五蕴）色身。「苦集」之苦，是指业烦恼之结果，是生死之苦患，也就是一切生死之果报。而其集成生死苦果之业烦恼就是「集」，是生死之原因。毘婆尸菩萨以智慧观察而得知吾人的身心，是因造出种种业缘、故不得不转生而来，所以说，有了五阴色身完全是依转生在世而有的现象，因此，而构成为生死苦果之业烦恼——苦集身！

「菩萨思惟，苦集阴时，生智、生眼、生觉、生明、生通、生慧、生证」。苦集阴就是

「苦阴之集」，是「苦聚之因」。智、眼、觉、明、通、慧、证等七，在舍利佛典即只举出「眼、智、慧、明、觉」之五。如将智与慧合而为一，即符合三转十二行所云之「眼、智、明、觉」。眼智明觉是「见道中智」之别称。眼为苦法智忍，智为苦法智，明为苦类智忍，觉为苦类智。又所谓眼，乃是亲见之意，智即为决断之义，明者照了，觉就是觉察。总而言之，毘婆尸菩萨此时因智见而观见吾人之苦集身，而察知其由来！（以上为众生流转生死之来龙去脉。由于过去而至现在，再口现在而至未来之生死流转。依此流转生死而名「流转十二因缘」，也就是「流转门」。

于是菩萨，复自思惟：何等无故。老死无？何等灭故，老死灭？即以智慧，观察所由：生无故老死无，生灭故老死灭。有无故生无，有灭故生灭。取无故有，取灭故有灭。爱无故取无，爱灭故取灭。受无故爱无，受灭故爱灭。触无故受无，触灭故受灭。六入无故触无，六入灭故触灭。名色无故六入无，名色灭故六入灭。识无故名色无，识灭故名色灭。行无故识无，行灭故识灭。痴无故行无，痴灭故行灭。

这时毘婆尸菩萨又一再聚精会神的思惟：到底没有甚么的缘故，才会没有老死之事？要消灭甚么，老死才会消灭？于是就用其智慧去观察其由来：生若没有了，就没有老死，生消灭的缘故，老死也会消灭。有若没有了，生也就没有，有消灭的缘故，生也会消灭。没有取之故，有就不会再有，取消灭后，有也会消灭。爱若没有，即取也没有，爱消灭之故，取也会消灭。没有受之故，爱也没有，受消灭之故，爱就会消灭。没有触之故，受也没有，触消灭之故，受就会消灭。没有六入之故，就没有触，六入消灭之故，触就会消灭。没有名色之故，就没有六入，名色消灭之故，六入就会消灭。没有识之故，就没有名色，识消灭之故，名色就会消灭。没有行之故，就没有识，行消灭之故，识就会消灭。没有痴之故，就没有行，痴消灭了，行也就消灭。

毘婆尸菩萨以智慧探究人生老死等现象，到底是由何而来，而发现其原始的动力就是「痴」（无明）如上述。他又一再的加以观察思考如下的问题：「何等无故，老死无？何等灭故，老死灭？」无论何人都会渐渐衰老，终至死亡。这老死到底要如何解决才会没有？会老、会死，加之忧悲苦恼等不断的侵蚀吾人。如没有老死，不是很好么？而到底须灭除何物，老死才会消灭呢？菩萨以智慧观察探究老死消灭的条件（即以智慧，观察所由），而发现「生无故，老死无，生灭故，老死灭」。有生才会有老死，如不诞生于世，如不一再的转生，那来的老死？菩萨探究而发现老死的直接原因是在于生，而了知没有诞生，就老死也没有。如将生消灭，即老死自会消灭！

「有无故，生无，有灭故，生灭」。菩萨一再的以智慧探究人生的来龙去脉，而彻底的推究来源后，就想予以还灭。也就

是解铃还是系铃人。须作一番的大了解，才能对症下药！他想：生从哪里来？从有而来！那么欲想没有转生，到底要怎么样？当然是没有了有。因为有既没有，那来的转生？有已消灭之故，生就自会消灭！有就是所有，是包括所有会转生的一切条件，如上述。「有」也是众生生死的根源。因为有了此会转生于三界六道轮回不绝之「有」，才会生生不绝！如解决了「有」，而已没有了此「业有」的话，就不会一再的转生。而灭除了此「有」，正也是「生」会消灭之时！

「取无故，有，取灭故，有灭」。业有会令人转生，那么欲将业「有」化无，须如何？业有是由执「取」而来，故若无执取，自然的没有业有，执取消灭之故，业有

自会消灭，自无业有之存在「爱无故，取无，爱灭故，取灭」执取不放，致有业有而一再转生，故欲将执取化无，该怎么办？执取纯粹是由贪爱而来，故如没有贪爱一切的话，就没有执取可言，所

以说，贪爱已无之故，执取也无有，贪爱消灭之故，执取自会消灭「受无故，爱无，受灭故，爱灭」。有贪爱才会执取不放，那么欲将贪爱化无，应如何？贪爱是由感受（感情）作用而来，如没有感受作用。就没有贪爱之可怕，所以说，感受已无有之故，贪爱就自会无有，感受已消灭之故。贪爱也就会消灭。

「触无故，受无，触灭故，受灭」。有了感触境象才会有感受作用，欲将感受化为无有，当然得由感触（感觉作用）下手，如没有感触作用，自会没有感受（感情）之作用，所以说：感触作用没有之故，感受作用也会没有，感触作用消灭了，感受作用也会消灭「六入无故，触无，六入灭故，触灭」。会有感触作用是由有了六入（六根）而来。如没有六入，自会没有感触作用。所以说，六入没有之故，感触作用也会没有，六入消灭之故，感触作用也会消灭「名色无故，六入无，名色灭故，六入灭」。会具备六根之

作用（六入），完全是由于有了名色（五蕴，投胎的第二刹那至四星期余）而来，如没有身心合一之名色的话，就不会成熟而为六根完备（六入）的作用，故说：名色没有之故，六入就没有，名色消灭之故，六入自会消灭「识无故，名色无，识灭故，名色灭」。身心合一之名色是从心识而来，如没有此托生于母胎之心识的话，那会有名色之构成？所以说：托胎之心识没有之故，五蕴之名色也没有。心识消灭之故，名色自会消灭。

「行无故，识无，行灭故，识灭」。识是由妄动之业行而来，如没有业行时，焉会有投托母胎之心识的道理？所以说，业行没有之故，心识也就不会有，业行消灭之故，心识自会消灭「痴无故，行无，痴灭故，行灭」。宿世以来之妄动业行，是由宿世以来之无知心理——愚痴（无明）而来的，如果没有愚痴的心理的话，就没有宿世以来之妄动的业行，所以说，愚痴没有之故，业行也没有，愚痴消灭之故，业行自会消灭。

是为痴灭故，行灭。行灭故，识灭。识灭故，名色灭。名色灭故，六入灭。六入灭故，触灭。触灭故，受灭。受灭故，爱灭。爱灭故，取灭。取灭故，有灭。有灭故，生灭。生灭故。老死，忧悲苦恼灭。菩萨思惟苦阴灭时，生智，生眼，生觉，生明，生通，生慧，生证。尔时菩萨逆顺观十二因缘，如实知，如实见已，即于座上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这就是愚痴消灭之故，业行会消灭。业行消灭之故，心识会消灭。心识消灭之故，五蕴名色会消灭。名色消灭之故，六入（六根）会消灭。六入消灭之故，感触作用会消灭。感触消灭之故，感受作用会消灭。感受消灭之故。贪爱会消灭。贪爱消灭之故，执取会消灭。执取消灭之故，业有会消灭。业有消灭之故，会流转之生会消灭。生消灭之故，老死、忧悲苦恼等会消灭。毘婆尸菩萨观察思惟而知道此苦阴身之消灭等事时，实时生起智，生起眼，生起觉，生起明，生起通，生起慧，生起证。此时，毘婆尸菩萨逆观、顺观此十二因缘，因之而如实知道生死苦恼的真相，也如实而彻见其一切，就在他的座位上成就无上正偏知——佛陀的智慧！

毘婆尸菩萨静思观察人生流转的来龙去脉，而彻知人生实由过去世之愚「痴」（无明）——不明白真实之相，而妄动（业「行」），而构成诸业，而致有个转生于胎内之心「识」托寄于母胎内，而开始为第一刹那之人生。他了知此事后，就一再的

以宿智观察思惟，而明白应消灭愚「痴」（无明），愚痴无明一旦消灭，其它的十一支因缘自会烟消雾散！（如上述）

毘婆尸菩萨下结论说：「是为痴灭故，行灭」。菩萨说欲消灭十二因缘，这就是！这就是「还灭十二因缘」——「还灭门」。因为最根元的「痴」（无明）之消灭，就会导致业「行」之消灭。愚「痴」的反面就是智慧，愚痴无明既消灭，就不再会有愚痴之现象，自不会一再的妄动而做出种种恶业（包括善业，以及不善不恶的无记业）。如是这般，一连串的消灭十二因缘（以下只举其名，不另加以详述）。

由于业「行」消「灭」之「故」，已没有转生之心识，所以说，心「识」自会消「灭」。既没有心识的存在，心「识」既消「灭」的缘「故」，就没有托胎的第二刹那的身心（名色、五蕴），所以说，身心兼备之「名色」自会消「灭」。身心兼备之「名色」既消灭之故。就没有在胎内之六入（六根）之具足作用，所以说，「六入」自会消「灭」。「六入」（六根）消「灭」之「故」，那个出胎后之感「触」作用也会消灭。感「触」作用消「灭」之「故」，有感情作用的感「受」也会消「灭」。感「受」既消「灭」的缘「故」，贪「爱」的作用也会消「灭」。贪「爱」既消灭了，即会执「取」之作用也会消「灭」。执「取」不放的作用既消「灭」，就一切业「有」也会消「灭」。一切业「有」既消「灭」，即转「生」之事自会消「灭」。转「生」的作用既消「灭」，就衰老死亡，乃至忧悲苦恼等事自会消灭，也就是说，既不免一再的转生，就不会有衰老、死亡，以及人间的一切忧愁、悲哀、苦痛、懊恼等一切的一切！

毘婆尸「菩萨」就是这样的观察「思惟」此「苦阴」消「灭」之时，也就是会流转生死之苦聚身，由还灭的方式而彻底了解一切的一刹那，就在那个「时」候「生智」、「生眼」、「生觉」、「生明」、「生通」、「生慧」、「生证」。智等七种果证相等于三转十二行所云之眼、智、明、觉，如前述。然而和次文照会时，即会了知所谓智等之七，并不一定是随着佛学的发达而产生之有条不紊之佛陀觉悟前之学术性的名称而已。因为阿舍经以外之经典，实后起于阿舍经，阿舍经即为佛陀时代前后之佛教，故阿舍经所举出的才是最为基本的佛教。由此以推，即智为实智，眼为智眼，觉为觉悟，明为明了，通为透彻，慧为实慧，证为证道，均为表示佛陀觉悟人生的真理，彻见宇宙的实相！

「尔时菩萨，逆顺观十二因缘」。十二因缘就是十二缘起，是佛陀成道前后思考观察人生的起因与皈趣的根本问题。佛陀出家的动机是为解脱一切苦恼，而苦恼即在吾人自身。有了吾人的身心，才会有苦恼，如无此身心，那来的苦恼？而吾人的身心到底又从甚么地方来？也就是其「起因为何」？佛陀最初的思考，一定是很单纯的：为甚么会有人生？人生从哪里来？由于观察探讨此构成人生的基本要素，而知道过去世一定是有一个心识才会托胎于

母腹内而降生于人间。如没有意识，即物体只皈物体，物体必定要有精神插进去，才会活动起来，不然的话，即只有如树木之唯有欣欣向荣，而只限于一定的范围内生存。物体里面有了精神之插入，就大大不同。如人，如动物，都因有精神作用之故，不只唯吃食，还会避凶趣吉。尤其是人类，即更能创造一切，发明一切！不过因会活动，会有恩爱怨嫌等心理的产生之故，致会产生出种种苦恼来，也是事实。总之，人类因有心识而出生，由生而受苦，是吾人最为确切知道的。释尊未成道前，为了解决苦恼的问题，而聚精会神的思考，其所悟出来的就是所谓十二因缘，也就是人生的缘起。

释尊最初一定是思考如下之事：「有甚么？才会有老死？」接看而悟到「有生才会有老死！」如是这般加以前后推进，终于有一系列的十二因缘之产生（巴利佛典之大本经只记十因缘—由识至于老死。至于过去世之无明、行等二支因缘，可能被包括在心识内）。

毘婆尸菩萨逆顺观察十二因缘，是以常说的十二种缘起，也就是以因缘而生起的道理去观察吾人现实的生存的真相，以便探究解决其苦恼的问题。如现实人生之老死之相，是依何而有？而探究其「老死」的原因，终于发现就是因「生」而来。又探究「生」的原因，而发现「有」，依次而探究，终于找出最为原始的「无明」（痴）。由此「无明」（痴）而有「行」，依「行」而有「识」，乃至有「生」，有「老死」。这种观察叫做「缘起」的「顺观」，也就是「顺观十二因缘」。这是提示迷惑之生起的次序之故，就叫它为「流转门」！反之而探究欲消灭「老死」时将如何？也就是想没有「老死」，到底该没有甚么才能达到其目的？是探究老死之消灭的原因。由于思惟探究的结果，而知道如没有「生」，也就是消灭「生」，就不会再有老死。其次探究「生」之灭之方法，而知道如没有业

「有」，也就是消灭了业「有」时，就不会一再的转生。依次而探究「有」之灭的原因，乃至「无明」（痴）之灭的原因。因此而知道消灭「无明」（痴），即业「行」自会消灭，消灭业「行」，即心「识」自会消灭，乃至消灭「生」，即「老死」自会消灭。这就是所谓的「逆观」缘起，也就是「逆观十二因缘」。这是提示消灭迷惑的次序之故，叫做「还灭门」。

「如实知，如实见已，即于座上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如实知为如实相而知，如实见即为如实相而见，都是说明佛陀之正知正见。佛陀如实而知见三界之一切真象，也就是宇宙人生之原貌与动态及皈局，佛陀都能彻知彻见，知道其一切！「阿耨多罗」译为无上，「三藐三菩提」译为正徧知（旧译），是佛智之名。无上为没有比得上，也就是最为高深之意。正徧知即为知道得正确而徧徧，是无所不知无所不晓之意。新译为无上正等正觉，是真正平等觉知一切真理之无上智慧之义。

佛陀观察十二因缘而悟道，而成佛，是原始佛教一贯的道理。十二因缘的道理确为佛教所以成为佛教的真谛。因为十二因缘是佛陀在菩提树下修持、思惟而体悟出来的真理，佛陀是依之而立教，以破从来大家公认的宇宙「自然」的学说。佛陀在说教的过程中，始终不离这种「缘起」之说，不但如是，就是构成识别佛教与外教之「三法印」（或四法印），以及其它佛教的教理，没不都基于此种「十二因缘」而发挥出来的。难怪毘婆尸菩萨的成道，也以观察十二因缘而悟道的！至于大乘佛教兴起后，将「十二因缘」列为缘觉的学佛人所修的道理，实因佛学的发达，以及另需标立其帜，以便唤醒佛徒的自觉的一种措施耳！

佛时颂曰：

此言众中说，汝等当善听！过去菩萨观，本所未闻法。

老死从何缘？因何等而有？如是正观已，知其本由生。
生本由何缘？因何事而有？如是思惟已，知生从有起。
取彼取彼已，展转更增有，是故如来说，取是有因缘。
如众秽恶聚，风吹恶流演，如是取相因，因爱而广普。
爱由于受生，起苦罗网本，以染着因缘，苦乐共相应。
受本由何缘？因何而有受？以是思惟已，知受由触生。
触本由何缘？因何而有触？如是思惟已，触由六入生。
六入本何缘？因何有六入？如是思惟已，六入名色生。
名色本何缘？因何有名色？如是思惟已，名色从识生。
识本由何缘？因何而有识？如是思惟已，知识从行生。
行本由何缘？因何而有行？如是思惟已，知行从痴生。

如是因缘者，名为实义因，智慧方便观，能见因缘根。

释尊这时用偈赞颂说：（偈颂和长行的经文，大同小异，很容易了解，故不另予详述）。

「此」等事「言」，将在你们大「众」当「中」重「说」一遍，「汝」们「当」应好好的「听」我说！「过去」毘婆尸「菩萨」静坐在闲静的地方，「观」察思惟「本」来人所「未」曾听见过之「法」。

他想：人终会衰老死亡，而这衰「老死」亡之事，到底是「从」甚么「缘」，「因」「何等」事，「而有」的呢？这样认真的「观」察探究后，「知」道老死「本」来就是「由」于有了转「生」才会有的。

而「生」到底是由甚么「缘」，依（因）甚么「事」才会「有」的呢？像这样的观察探究后，「知」道会「生」之事，乃远从业「有」而生「起」的。他依次思惟而发现如下之因缘：吾人执「取」「彼」物——贪求世事，执「取」「彼」事，贪着世情，而执取不放的结果，只有「展转」而「更增」业「有」。因此之「故」，「如来」乃断言而「说」：执「取」不放就是造成业「有」的「因缘」。如「同」众秽恶「集」聚「在一起」，遇「风」一「吹」，即「恶」臭之气「流」会「演」布一样。

像这样以推，即知执着「取相」之「因」，是由于贪「爱」而「广」大「普」遍的。而「爱」乃由感「受」而「生」。而生「起」苦「恼」，犹如天「罗」地「网」之根「本」。由于爱「染」贪「着」的「缘」故，致有「苦乐」参半，互为「相应」，缠缚不休。

感「受」本来到底是「由」于甚么「缘」因，为「何」「而有」了感「受」之发生的呢？这样「思惟」观察探究后，「知」道感「受」乃「由」于感「触」的作用而产「生」的。

感「触」作用之「本」源到底是「由」于「何」种「缘」因，依于甚么而「有」这种感「触」作用的呢？这样的「思惟」观察探究后，知道感「触」乃「由」于具足了「六入」（六根）而「生」的。

「六入」（六根）的「本」源到底是甚么「缘」因，依甚么而「有」这种「六入」的呢？这样的「思惟」观察探究的结果，乃知「六入」是依于「名色」——身心合一之五蕴而产「生」的。

身心合一之「名色」的「本」源到底是由于「何」种「缘」因，依于甚么而「有」了这种「名色」的呢？这样的「思惟」观察探究之后，才知道身心合一之「名色」是「从」心「识」而产「生」的。

心「识」的「本」源到底是「由」于「何」种「缘」因，依于「何」种因而「有」这种心「识」的呢？像这样的「思惟」观察探究的结果，才「知」心「识」乃「从」业「行」而「生」起的。

业「行」到底是「由」于「何」种「缘」由，依于「何」种因缘而「有」了这种业「行」的呢？像这样的「思惟」观察探究后，「知」道业「行」乃「从」愚「痴」无明而「生」起的。

像这样的「因缘」，「名」叫真「实义」之因缘。以「智慧」「方便」而思惟「观」察探究，即「能」彻「见」这些「因缘」之「根元」！

苦非贤圣造，亦非无缘有，是故变易苦，智者所断除。
若无明灭尽，是时则无行。若无有行者，则亦无有识。
若识永灭者，亦无有名色。名色既已灭，即无有诸人。
若诸人永灭，则亦无有触。若触永灭者，则亦无有受。
若受永灭者，则亦无有爱。若爱永灭者，则亦无有取。

若取永灭者，则亦无有有。若有永灭者。则亦无有生。
若生永灭者，无老病苦阴，一切都永尽，智者之所说。
十二缘甚深，难见难识知，唯佛能善觉，因是有是无。
若能自观察，则无有诸人，深见因缘者，更不外求师。

苦并不是「贤圣」之人所「造」出来的，然而「亦非」是「无缘」无故而「有」的。因此之「故」。巧知这种「变易」无常之「苦」，是「智」者——佛陀所「断除」的！倘「若」「灭尽」愚痴「无明」的话，此「时」就没有业「行」的存在。如果业「行」已「不存在」的话，则心「识」也会「没有」。「若」心「识」「永」远断「灭」的话，就身心合一之「名色」也「不会存在」。身心合一之「名色」「既已灭」尽，即并「没有」六根之「诸入」。六根「诸入」「如果」「永」远断「灭」的话，就感「触」作用也「不会存在」。假如感「触」作用「永」远断「灭」的话，就已「没有」感「受」的作用。如感「受」「永」远「灭」尽的话，就贪「爱」一切已「不会存在」。如果贪「爱」一切「永」远断「灭」的话，就已「没有」执「取」的存在。如若执「取」不放的能「永」远断「灭」的话，就业「有」也「不会存在」。如果业「有」「永」远断「灭」的话，就已「不会」一再的转「生」。倘若一再转「生」的问题「永」远解决，已断「灭」的话，就「不会」有衰「老」疾「病」等「苦阴」身，乃至死亡等「一切」的一切「都」会「永」远灭「尽」，这是智者——佛陀「所」启发阐说的！
「十二」因「缘」的道理是「非常」的「深」奥，是很「难」彻知，很「难」认「识」了「知」的道理，「唯」有「佛」陀始「能」完全「觉」知！依于「是有」——有了愚痴无明，乃至有了老死，「是无」——由于灭尽愚痴无明，终于灭尽老死，一切都灭尽无有，而至解脱。「自」己倘「若」善「能」「观察」十二因缘法的话，就「不会」「有」「诸入」——毛病之根元的六根等物。能「深」入彻「见」「因缘」法之人，则已不需一再的向「外」去恳求导「师」的指导！

能于阴界入，离欲无染着，堪受一切施，浮报施者恩。
若得四辩才，获得决定证，能解众结缚，断除无放逸。
色受想行识，犹如朽故车，能谛观此法，则成等正觉。
如鸟游虚空，东西随风游，菩萨断众
结，如风靡轻衣。
毘婆尸闲静，观察于诸法，老死何缘有？从何而得灭？
彼作是观已，生清净智慧，知老死由生，生灭老死灭。

对于五「阴」，六「入」（十二处）、十八法「界」——宇宙人生等事物放得下，善能「离」开诸贪「欲」，而「不」再「染」着的人，就能「堪」以承「受」人家的「一切」布「施」，能够真正「报」答布「施者」的「恩」惠！倘「若」能够「得」到「四」种无碍辩才（法、义、辞、乐说等无碍）的话，就能「获」得「决定」性的「证」悟，而「能解」除所有的「结缚」——烦恼系缚，「断除」诸迷惑而不会有丝毫的「放逸」。「色」相、感「受」、思「想」、妄「行」、意「职」等五蕴，好像朽坏的旧「车」。善「能」彻底「观」察「此」法时，就能「成就」「等正觉」——佛陀。是时犹「如」飞「鸟」之自在翱「游」于「空」中一样，欲「东」欲「西」，都能顺「风」般的飞「游」自在。毘婆尸「菩萨」已「断」除「众结」——诸烦恼，好像大「风」之「倾倒」「轻衣」那样的轻快。毘婆尸菩萨很幽「静」的「观察」人生的诸法：衰「老」、「死」亡到底依于「甚么」「缘」因而「有」的呢？又「怎样」而能「得」以消「灭」老死？他这样反复的思惟「观」察推究，终于产「生」「清静」无垢的「智

慧」，而彻「知」衰「老」「死」亡等，乃「由」于诞「生」而来，也彻知将「生」灭尽，即衰「老」「死」亡等事也会「灭」尽！

毘婆尸佛初成道时，多修二观。一曰安隐观，二曰出离观。

佛于是颂曰：

如来无等等，多修于二观，安隐及出离，仙人度彼岸。

其心得自在，断除众结使。登山观四方，故号毘婆尸。

大智光除冥，如以镜自照。为世除忧恼，尽生老死苦。

毘婆尸佛最初成佛道之时，多修二种静观。第一叫做安隐观，第二为之出离观。释尊于是以偈赞颂说：

毘婆尸如来——无能匹等之平等正觉者，多修二种静观，是安隐观以及出离观。这位大觉金仙已渡过苦海，而到达清净之彼岸，他的心已经得达自由自在的境界。已断除所有的烦恼，如登上高山观察，而明了一切一样，因之而被称为毘婆尸（遍观）佛。他大智的光明，能照破迷惑黑暗，好像用光镜照明自己一样，能为世间除弃忧悲苦恼，度尽一切之生老病死等苦痛！

毘婆尸佛最初成道之时，不惟观察思惟十二因缘，也「多修二」种静「观」。第一就是「安隐」观。安隐为身安心隐，是身心泰然之意。菩萨修观而得道成佛，必须达到寂静妙常的境界，也就是世事永息，攀缘心已断。所谓不为五浊八苦所危，不被炎日暴风等所动的心境是也。第二就是「出离」观。出离为出离生死，证入涅槃（寂静）之意。也就是调伏内心，究竟出离之义。凡夫都深着世乐，不乐出离，致在三界六道轮回不息。毘婆尸菩萨因久远劫前以来所修的菩萨道，故能在短暂的时间内修习「出离观」，而达到佛陀涅槃寂灭的境界。

释尊又用偈赞颂说：「如来无等等」如来为佛陀十号之一。如就是真如，乘真如之道而来，也就是从真如（因）而来之果，故名。无等即为无能匹等，第二字之等字为相等，也就是唯佛与佛始称相等，其它众生即不管得道与否，均不能与佛相等，故无等等就是最高无上之佛道，以及佛之圣号。释尊赞颂毘婆尸菩萨成就佛道时，不但观察思惟人生来龙去脉之十二缘起法，也修「安隐」自在「观」，以及观察修习出离一切凡圣之「观」，而达成究竟的涅槃的。

「仙人度彼岸」。仙人本为外道有高深德行之人之称，因多系入山行道，故有仙人之称。而这里所指的为大觉金仙，也就是佛陀之意。度彼岸之度就是渡。生死譬喻为苦海，彼岸为解脱之岸，是渡过生死苦海而到达涅槃彼岸，是形容称颂毘婆尸佛已度脱一切生死，已成就佛陀涅槃妙果之意。「其心得自在，断除众结使」。自在为自由自在。菩萨之心已离开一切烦恼之系缚，已通达无碍，故云。结与使均为烦恼之异名。由系缚身心，结成苦果方面来说，为之结，依随逐众生，又驱使众生。就为之使。总之，毘婆尸佛已将凡迷的心情抛开，已达到无烦无恼，自由自在最高无上的境地。

「登山观四方，故号毘婆尸」。毘婆尸

译为胜观、种种观、种种见等，如前述。因在修持的过程中，思惟观察人生的来龙去脉。由观察思惟而解脱生死，到达涅槃彼岸。已没有甚么烦恼结使可缠缚他，或指使他。人生世相已了如指掌，故譬喻人一登上山峰的绝顶，则能观见到人生世相的一切一样，已彻悟宇宙人生的真理，故他的佛号，就依他之能观种种之相而名为胜观、种种观、种种见（毘婆尸）！

「大智光除冥，如以镜自照」。大智为广大的智慧，是通达一切事理之智慧。佛陀

的智慧深广，故佛陀的智慧为之大智。智慧如日光，能破诸冥暗，一旦智慧启发，即无不普照。譬喻用大块圆镜自照一样之显明。佛智喻如大圆镜，在镜智当中、能现众生诸善恶业，能现能生身土智影，无间无断，穷未来际，故有是喻。

「为世除烦恼，尽生老死苦」。出家的动机，不但为了解脱自己的种种苦恼的问题，也因了然世界，欲将世界人心净化，才会有发心用功，才有想欲早日达成其愿望之举。毘婆尸佛的出家动机也不例外。他出游观察到世间的生老病死等种种忧愁苦恼，而想到自己仍然脱离不了这些悲痛苦恼等事，才会毅然决然的舍弃王宫荣华不要，甘心当一位乞丐不如的出家生活。因此，在他启发智慧，成就佛道后，即不但自己的忧悲苦恼已能除灭殆尽，也能为了世间的一切众生除弃一切忧悲苦恼等事。烦恼既除，即已解脱，故自己已尽生老病死等苦恼，也能开一条令人得以灭尽生老病死等忧悲苦恼之大道！

毘婆尸佛，于闲静处，复作是念：我今已得此无上法，甚深微妙，难解难见，息灭清静。智者所知，非是凡愚，所能及也。斯由众生异忍、异见、异受、思学。依彼异见，各乐所求，各务所习，是故于此甚深因缘，不能解了。然，爱尽涅槃，倍复难知，我若为说，彼必不解，更生触扰。作是念已，即便默然，不复说法。

毘婆尸佛在成道之闲静的地方，又生起如下之念：我现在已成就此种无上之法，此法乃非常深远奥妙，难以了解，难以得见之法，是息灭垢污之心，已清静无染之心，是智者——佛陀始能了知，并不是凡愚所能了达的。是因众生具生以来不同之忍、不同之见解，不同之领受，不同之学所致。大家都依那些不同的见解之故，各人都快乐各人所求之事，各人都专务于各人之习惯性。因此之故，对于此种非常深奥的缘起法，并不能了解。然而此种恩爱之灭尽，涅槃倍增之法，既然很难了如，即我现在如果为他们阐说，他们不一定会了解，不但如此，恐会增加他们的困扰！想到这里时，就默然不语，不想起座去开教。

「毘婆尸佛」成道后，还在「于闲静」的「处」所，「复作」如下之「念」。此事仍然是释尊成佛后的翻版！释尊当时在菩提树下成道后，并不因成佛而随时由座位上站起来开始他度化众生的生涯。佛传描述是时释尊的心境与动作！说释尊成道后，经过七天，还在那里耽于冥想！

毘婆尸佛成道后，不肯随便开教度人一事，和释尊在菩提树下成道后的心境类同。都述及佛陀所证悟的解脱之道是很深奥之故，并不是愚昧成性的世人所能了解的，是唯有佛陀始能解了之法。那些凡愚都被欲念包裹，并不容易彻悟此种宇宙人生的真理。对于这些不知真理，迷惑成性的众生，如果说此无上之法，即不但不会被领纳，恐怕还会增加他们的疑惑，会导致他们的诽谤、讥笑，而增添他们的罪业。如果是这样，即不如不起此座，默然的入于涅槃（逝世）为妙！

毘婆尸佛坐在那里，自言自语说：「我」现「今」「已」经得「此」「无上」的真理——「法」。此法乃是「甚深微妙」，是宇宙人生的真理，是解脱之道，和凡愚之被缚结相反。妙法不只是一种学说，是有实际体验解脱的滋味，是非常的奥妙，是难以言辞理论可解之法，真正是很「难」了「解」，很「难」彻「见」之法。也是休「息」一切苦痛「灭」除一切烦恼，身心完全「清」而无杂，「净」而无染的境界。是「智者」，也就是佛陀始能有「所」了「知」，并「非」「是」那些「凡」迷「愚」惑成性的众生「所能」逮「及」之事「也」。众生会如「斯」这般，不能了解此法之原因，乃「由」于「众生」们之「异忍、异见、异受、异学」而来。「异忍」之忍为忍耐。「异忍」则异于忍耐，也就

是不能忍耐。凡愚对于违逆吾人之事物，不管是有情或无情，都忍耐不住。而起瞋心，不是愤勃，就是报怨。忍也是安住之意。觉悟之人，都安住于法实相，凡愚则与此相反，故为异忍。「异见」为差异之见地，也就是迷惑真理，违背真理之见解，是凡夫之迷情，固执于己见，愈离真理愈远！

「异受」之受为正受。如明镜之无心见物，而物自现，是无念无想，而纳法在心，故为受。正即离杂乱，也是心定不乱之意。凡愚都异于此，均被物动，未能纳受正法真理，故为异受。「异学」即异于正法，和真理正法之学相异，是凡愚迷执所学之学，故为异学。

「依彼异见，各乐所求，各务所习」。凡愚都因「依」着「彼」种差「异」的「见」解，盲目的「各」自追求自己「所」欣「乐」之事，「各」人都专「务」于「所习」而来之事。也就是见解既异于正法，即唯有随着其业去追求其所好，去延续其凡愚的举动。因「是」之「故」，对于「此」种「甚深」的「因缘」缘起之法，已「不能」解了。也就是坠于凡迷，即不知宇宙人生的来龙去脉，已不能了解会有种种苦恼是怎么的一回事！

「然」而凡愚并不永恒的为凡愚，不能说他永远不得解脱。如果贪「爱」执着之念一旦灭「尽」，即当体就是「涅槃」寂静，当体就是解除一切结缚，而进入自由自在的妙境。不过这种贪爱灭尽，涅槃显现之深妙的奥义，并不是凡愚所能了知，恐怕会「倍复难知」，也就是更加难以了知。「我」如「若」开始弘法，「为」他们解「说」此种深奥的教义时，「彼」（那些凡愚们）「必」定「不」会了「解」个中奥义，只有「更」加他们生起感「触」而搅「扰」不已，是不能发生甚么弘法之效！

释尊说当时的毘婆尸佛兴「作」「是念已」，也就是心理思惟这些事情后，「即便默然，不复说法」。就静默不想开其金口，不想去说法弘教度化众生。

每位佛陀成佛后，都会有这种思惟。如释尊在菩提树下成道后，也是同样的静默在那里一些时日，如上述。说实在的，成佛后，即宇宙人生，一切的一切，所有的事理，均在佛陀的心胸中，自然的不加考虑，就应立即去说法度众为是。然而为甚

么佛陀会有成佛后的冥思，为甚么会一时踌躇不决呢？原来一切的一切虽在佛陀的脑海里，可是所谓一切的一切，即为算不尽的事理之表示，自然的应加以逐条整理，在其脑海心胸隐藏之事，必须逐条浮现，才能有所取舍，并不是同时都可以显现！所以佛陀成道后的思惟，正是佛陀在整理如何去应付众生，是渡化众生的前兆，自然的不是一种学术理论而已，是有其实性的！

毘婆尸佛并不例外，他成佛后，随时想起度化众生之事。不过他也想起佛陀所证悟的真理太过于深奥，是超理论，需自体验的妙法。而众生已深染爱欲，喜乐爱欲。对于这些着于爱欲，喜欢爱欲的众生，怎能了解会坠落之缘由的缘起法？怎能彻见舍弃一切，断尽爱欲后之涅槃寂静之法？对于这些人说法，不是自讨没趣么？就这样的认为说法度众为多余之举，而心理倾现于恬淡不说！

时梵天王，知毘婆尸如来所念，即自思惟：今此世间，便为败坏，甚可哀愍。毘婆尸佛乃得知此深妙之法，而不欲说。譬如力士，屈伸臂顷，从梵天宫，忽然来下，立于佛前，头面礼足，却住一面。时梵天王右膝着地，叉手合掌，白佛言：唯愿世尊，以时说法。今此众生尘垢微薄，诸根猛利，有恭敬心，易可开化，畏布后世，无救之罪，能灭恶法，出生善道！

这时梵天的天王，知道毘婆尸佛在思惟的心念，就私自这么想：现在这个世间的众生们，已很败坏，真可哀怜！毘婆尸佛已经证得能救世间的深奥微妙之法，然

而震不想去弘法度众。譬喻大力士之屈伸他的手臂的快捷，从他的梵天皇宫，突然降下来站在毘婆尸佛之前，以他之头颂礼拜佛陀的足下，然后退住在一边。时梵天王

又以右膝跪在地上，合起双手的手掌，而仰白毘婆尸佛说：但愿佛陀世尊您，能在此时说度法度众！因为现在这些众生里，有好多尘垢烦恼很微的人，他们的诸根都很锐利，有诚意恭敬之心，容易教化，大家都恐怖后世不得救赦之罪业，能灭除恶法，能向新生之善道迈进！

毘婆尸佛因恐说教是多余，故不想弘法。这种思念，被大梵天王知道，故说此「时」大「梵天王」，「知」道「毘婆尸如来」内心之「所念」。梵天王为色界初禅天之王，故亦称为大梵天王。梵为清静之义，是离婬欲之色界诸天之称，也是娑婆世界之主。

梵天王在每位佛陀成道后，都担任代众生向佛请愿的工作。如释尊成道后，本拟弘法度化，然而震如上所述——深恐众生根智微劣，不堪接受真理，故想静默不言。是时曾使大梵天王着了一惊，急忙的出现在佛前为众生请愿。毘婆尸佛成道后，也是大梵天首先得知佛陀之心，故

「即自思惟」，也就是私下想起了如下之事。

「今此世间，便为败坏，甚可哀愍。毘婆尸佛乃得知此深妙之法，而不欲说」。梵天王虽不是达到解脱的境地，可是却有特殊的神力，如知道他人内心的思念之「他心通」。同时也因久积的经验——每逢佛陀成道后的思念，故能知道毘婆尸佛成佛时是否会刻去弘扬真理之事。他说现「今」转生在「此」「世间」的人，已因业力深重，不知修复自己的佛性，因之「便」使这个世界愈来愈腐「败」。快将「坏」灭不可救药的时代了。这实在「甚」为「可」以使人之为「哀愍」的。幸好「毘婆尸佛」乃「因宿智启发，暨今世之修持，而「得」以觉「知」宇宙人生的真理。「此」种「深妙之法」，佛陀虽已了知，可是佛陀震「不欲」将此深妙的真理「说」，以便救度芸芸的众生，使他们也有解脱的机会，实在太可惜！

大梵天因负有请佛说法的责任，故实时

下了梵宫。他从梵宫降下的速度，是须臾之间而已。「譬如」大「力士」，将手「臂」「屈」曲，或「伸」直那样的敏速，是「顷」刻之间就能「从」他所住的「梵天」皇「宫」「忽然」降「下」「来」。降下后，就站「立」在「于」毘婆尸「佛」之佛前，以「头」与「面」朴在地面，「礼」拜在佛陀的双「足」之下，然后「却住一面」，也就是以尊贵之头，礼拜佛陀最下贱之脚，以表最为虔恳的礼节。行此五体投地之礼后，就退在一边。其仪礼完了「时」，「梵天王」又将他的「右」足之「膝」盖「着」在「地」上，「叉手合掌」，也就是将双手交叉，合起他的双掌于胸前，然后就开口仰「白」「佛」陀而发「言」说：

大梵天王之请愿是：「唯愿」毘婆尸佛陀「世尊」您老人家，「以时说法」。是请佛及时将其觉悟之法阐说出来。为甚么缘故梵天王会这样请愿佛陀呢？因为现「今」在「此」娑婆世界的「众生」虽然

业障很深，但是还有好多「尘垢微薄」的人。尘垢就是尘劳之垢染，是烦恼的通称。尘垢微薄即为烦恼轻微。如果好好的开导，还有得救，不致无可救药。「诸根猛利」之诸根为一切善根，或者是善法。吾人的眼耳鼻舌身等五根，也属于诸根。大梵天王为吾人辩解，他说吾人虽带有诸烦恼，然而还有得救，尤其是具有诸善根，其善根又是非常锐利，可以启发，使其成长。大家的内心都具「有恭敬」仰慕真理之「心」，如善于教化，即为容「易开化」训导之人。大家出生在此五浊恶世，所受的苦恼非常的多，深恐这样下去，后世还是同样的苦痛，故都「畏怖后世」，深恐愈坠愈深，在那「无」得「救」度之「罪」业当中打滚。此为不闻正法，有以致之。如果有人讲说正法，即他们便有机会得承教化，终会了解真理，而「能」够「灭」除「恶法」，最后得以超「出」苦海，「生」于「善道」！

佛告梵王：如是，如是，如汝所言。但我于闲静处，默自思念，所得正法，甚深微妙。若为彼说，彼必不解，更生触扰，故我默然，不欲说法。我从无数阿僧祇劫，勤苦不懈，修无上行，今始获此难得之法，若为淫怒痴众生说者，必不承用，徒自劳疲。此法微妙，与世相反，众生染欲，愚冥所覆，不能信解。梵王！我观如此，是以默然，不欲说法。

佛陀告诉大梵天王说：是啊，是啊，确实像你所说的。不过因为我在闲静的地方，在禅定中思惟观察探究所得的真理，实在是过于深奥微妙之故，如果老实为他们讲说的话，他们不但不会了解，还会增加困扰。所以我就静默不言，不想去讲说真理。我自从无数的无量劫前以来，勤劳克苦，不曾懈怠的修持最高之行，现在才得到这种难以得到的真理，假如去为那些着于贪婬、瞋怒、愚痴的众生们讲说的话，必定不会承受有用，只有讨个疲劳而已。我所得的这种真理是非常的奥妙，是和世间法相反的。而众生们乃染着于爱欲，被愚痴暗冥所蔽，不能信受了解的。大梵天王！我观察而知这样的缘故，所以我就唯有静默不语，不想为众生说法。

大梵天王虽代众生请愿，请佛说法度众，然而佛陀不因而随便答应他之请愿。毘婆尸佛「佛」「告」诉大「梵」天「王」的内容，首先是嘉许大梵天王之热诚为人服务的精神，继而将婉辞的理由说出来。佛陀当初出家修行的目的不惟求个自己的解脱，也想众生共同的苦恼早日灭除，故佛陀成道后，应该义不容辞的阐说真理，普渡众生才对。这事在佛陀成道后的初时，也曾想过，所以佛陀听完梵天之请愿后，就嘉许梵天王，说他替众生请愿的心情是值得嘉许的，因为佛陀我成道后的一刹那，就有意说法度众，故说「如

是，如是」，你为众生的设想请愿是对的，「如汝所说」，我应启导他们，度脱他们，实在和你所请的为一致。不过我想为众生说法的同时，却因有如下的思念之浮现之故，不得不取消说法度众的念头。毘婆尸佛就是这么说的：「但我于闲静处，默自思惟，所得正法，甚深微妙」。我虽想说法度众，「但」是「我」在「于」「闲静」的「处」所，静「默」的私「自」「思惟」观察探究而「所得」到的「正法」——宇宙人生的真理，是一种「甚深微妙」之法，也就是非常的深奥，很难觉证，很难窥见的真理。是超理论的真理，如果不是累劫修来的话，是很难了知的。假「若」为了度众，而「为」「彼说」，也就是为那些凡愚的众生讲说的话，「彼必不解」，他们不但必定不会了解，「更生触扰」，还会因被高深难懂的真理所困扰。因此之「故」，我就采取「默然」，「不欲说法」。

「我从无数阿僧祇劫，勤苦不懈，修无上行，今始获此难得之法」。阿僧祇劫译为无数劫，劫为劫波（长时节），如前述。毘婆尸佛说他自从求道开始，已经历尽沧桑不可计劫之久。在这么久长的劫数当中，为了修成无上之佛道之故，都时时刻刻的在用功勤勉，不曾懈怠过。因此，始有今天能够达到佛陀的境地，而获得这种难得的真理！这种真理必须经过久远劫的修习，始有可能成就，以凡夫的心境是难以推测窥见的。假「若」将此深奥的真理「为」那些「婬」欲、瞋「怒」，愚「痴」心重的「众生」们讲「说」的话，「必」定「不」能「承」受享「用」，不但得不到宏法的效果，还而会「徒劳」无功，「自」然的会弄得你我的筋「疲」力竭，实在是没有甚么好处可言。

「此法微妙，与世相反」。此种真理，是宇宙人生的真实之相，是很深妙不可思议，是离欲清净之法。而世人都耽着于爱欲，动辄瞋怒，稍不如意，即愚痴满腹，是和真理背道而驰。真理乃和世上的一切相反，是世相之反面。「众生」既被「欲」念等污「染」，已被「愚」痴闇「冥」所覆蔽，

自「不能」深「信」了「解」！

毘婆尸佛讲到这里，已不想多说，就再叫一声大「梵」天「王」！说他的看法是如上所分析的（我观如此），实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因「是」之故；「以」「默然」「不欲说法」，也就是想静静的座在那里，不予宏教说法为宜。因为说了，也没用！

时梵天王，复重劝请，殷懃恳恻，至于再三。世尊！若不说法，今此世间，便为坏败。甚可哀愍。唯愿世尊，以时敷演，勿使众生，坠落余趣。

这时大梵天王又重新劝请佛陀为众生说法，其诚意恻隐之心。曾经三次，他说：毘婆尸世尊！您如果不说法度众的话，现今住于世间的众生们，就会至于废坏惨败，非常令人可哀可怜的一件事！但愿世尊您，及时说法，千万不可使诸众生坠落诸恶道才好！

大梵天王再三劝请毘婆尸佛说法的经过，和释尊当时成道后的情形有了一致之感，是表示佛法真的是最高无上的真理，是凡夫俗子望尘莫及之事，可说是不容易了解之法。因此，成道后的佛陀，都一再的想在禅定中过着其禅悦的生活，而不想自讨没趣。然而学道成佛的目的是在普度众生同出苦海，也是佛陀本有的慈悲心肠。故成佛后，绝对不会不顾众生，不会只在自受用的法乐里，因之而有了矜任劝请之任的大梵天王之出现。大梵天王之劝请都经三次，是表示最诚恳之义。

经文说：这「时」大「梵天王」，「复重劝请」，也就是听完毘婆尸佛无意开教度众之语后，着惊不小，他明知佛陀最后定会启步开教。可是佛陀之想入定去的理由，也不无道理。如果这样的让佛一再的进入禅定，即不知甚么时候众生才能听到佛法，才能受佛的教化而被救度？所以就一再的劝请佛陀看在众生有点善根，而开始说法度脱他们「殷懃恳恻，至于再三」，是大梵天王殷殷懃懃，诚意周到之意。大梵天王「恳」切的程度，一看会令人生起同情的模样，至于言表，是为众生请命的一幅可怜之相——悲「恻」！大梵天王就是这样的恳求佛陀「至于再三」，也就是所谓三次劝请！

大梵天王说：「世尊」啊！假「若」佛陀您「不」为众生开始「说法」，不将宇宙人生的真理阐扬开来的话。即现「今」住于「此」个「世间」的众生，「便为坏败」！众生本来虽有佛性，然而已坠入凡尘，只顾贪欲，只被瞋怒所塞。唯起愚痴心理，心内一片都染成为黑闇，如没有人开导，即随其业力所转，愈坠愈深，愈离佛性愈远，也就是说，如无真理的润泽，即不知向善向解脱之好处，只知偷生，不知脱离，因此，就会愈为腐坏朽败，至于不可救药！这是「甚可哀愍」，是非常可怜悲哀的一件事！

大梵天王继而请愿说：「唯愿」大智大悲的「世尊」您，「以时敷演」，也就是及时说法救度那些愚痴成性的众生，「勿使众生」「坠落余趣」。余趣为善趣之余，是指地狱，饿鬼、畜生之三恶趣。大梵天王虽知其理难证，众生难度，然而他也知道舍佛即没人能救度这此众生。故请佛陀慈悲，及时救济，使这些欲念填胸的众生有被救度的机会。不然即会随着各人的业力，而愈坠愈深，其极处就是地狱、饿鬼、畜生之余趣，所以三请佛陀慈悲启教，使众生免坠三途之苦！

尔时世尊，三闻梵王殷懃劝讲，即以佛眼，观视世界众生，垢有厚薄，根有利钝，教有难易，易受教者，畏后世罪，能灭恶法，出生善道。譬如优闲罗花、钵头摩华、鳩勿头华、分陀利华，或有始出污泥，未至水者。或有已出，与水平

者。或有出水，未敷开者。然皆不为水所染着，易可开敷，世界众生，亦复如是。

是时毘婆尸佛，一共三次听到大梵天王殷懃的劝请为众生说法后，就用他的佛眼，去观察此世界的一切。佛陀发见众生们之烦恼有重的，有轻的。根性有利的，有钝的。对于教理有难接受的，有容易接受的。容易接受教法的人，即畏惧来世之罪业，而能灭除恶法，因之而能出生于善道。譬喻优钵罗花（青色莲华）、钵头摩华（赤色之莲华）、鹄勿头华（一种黄色的莲华）、分陀利华（白莲华），有的才由污泥中生出，而还未到了水面。有的已经由污泥中生出后，也已到了水面的。有的虽已出于水面，而还未展开的。可是均同样的不会被水所染着，而容易展开其花朵。在此世间的众生们，也是和此道理一样！

「尔时」毘婆尸「世尊」，一共「三」次听「闻」过大「梵」天「王」的「殷懃劝请」其阐述真理度化众生之故，已没有理由再子婉拒说法度众之事。前面说过，佛陀本为慈悲的结晶，其发辉慈悲的机缘一触，就会积极的去说法度化。不过佛陀也遇过些微的难题（如前述）。因此，还是慎重的「以」他的佛「眼」，去「观」看「视」察「世界」里的「众生」一番。毘婆尸佛在遍观世界时，发见众生们的根智等事，其内容如下：

他发见众生当中，「垢有厚薄」。垢为烦恼的别名，烦恼会染污净心，使人妄动迷惑，故名。厚薄即为重与轻。有的众生的烦恼微薄，污垢很少。有的众生即结业深重，污垢很大。佛陀并发见众生当中，「根有利钝」。根为人的根性（天性）。人的根性，有生善恶作业之力，有利根与钝根之别。利为锐利、速疾，根为能生之义。利根为速疾产生妙解之人。钝根即为愚钝之根机，是指不堪成就佛道之人。有的众生，累世修来，有良好的根智，有的却善根微薄，根性卑劣。对于这些众生，欲施「教」化，定「有难易」之别。众生当中，有的依凭宿世以来的信心，一旦受教，即会深信而启悟。有的信心不足，想使其觉悟，是件难事。佛陀以佛眼观察，而知道这些种类不同的众生的一切。

佛陀又观察这些众生当中，「易受教者，畏后世罪」。也就是一旦听到佛陀的说法，即会痛改前非，不会一再的贪染世欲，定会欣然接受佛陀的教化，而欣然接纳真理之熏陶。其原因就是听闻真理后，已知轮回之可怕，故会畏惧未来世之流转不息等罪业，而精进于学道。这种人定「能灭」诸「恶法」，终会「出生」于「善道」。

佛陀以譬喻来形容这些众生。他说：「譬如优钵罗花、钵头摩华、鹄勿头华、分陀利华」。优钵罗花为青的莲华，是青色中略带赤白等色之莲华。钵头摩华为赤色莲华，是赤色当中略带青黄等色之莲华。鹄勿头华为一种黄色的莲华。分陀利华是白色的莲花，经典里所谓的白莲华，或莲华，大概都是指此莲华。「或有始出污泥，未至水者」。莲华自污泥，生长在水中，有的才由水中而出，但是还沉在水中，未出水面，而能育大。莲华虽和污泥连在一起，可是不会腐败，还能放出清香之气，真是妙极，莫怪佛经处处以莲华喻妙法，尤其是『法华经』即以妙法莲华为经名。

「或有已出，与水平者」。有的莲华生于水中，已和水面平齐而成长。也就是还未露出水面以上，其顶最高和水齐立而已。「或有出水，未敷开者」。有的莲华生于水中，成长于水，已由水面露出，也就是已由水中拔出，不过还是含苞待放，并未展开其花瓣耳。佛陀将这些成长过程中，由小至大，由幼至长的不同的莲华的形态举出后，总结其欲阐之语而说：「然皆不为水所染着，易可开敷」。莲花依泥，依水，在污泥，在水中成长，而不会被泥与水所染所腐，都容易开展其清香之华，绝不会受泥与水之所影响，而不成长开花。一般来说，水与泥会将华草浸污，至于腐败不能成育，唯独莲花不落此套，故有是喻。佛陀以莲华为喻的用意，在于「世界众生，亦复如是」。也就是毘婆尸佛本不弘扬

真理，其原因是怕众生未能领悟真理。然而既受大梵天王之三请，即义不容辞，已想开其教，而先予以佛眼观察世界的众生之一切。他观察后发觉众生的根智参差不齐，有的被烦恼污染很深，有的被污的程度较轻微，有的利根，有的劣根，有的有信心，有的信心微薄，有的会悟，有的难解，有的畏惧未来世之罪业，然而都能接受真理的熏陶，总会深信佛理，终能成就道业。此世界里的众生，和莲华之在泥水中一样，不会因泥水而会有所损，还而会容易开展其美丽的花朵。众生被尘垢所染，致有不同的种类之产生，但如能学佛，即成道之事，并没有甚么问题！

尔时世尊，告梵王曰：吾愍汝等，今当开演，甘露法门。是法深妙，难可解知。今为信受，乐听者说。不为触扰，无益者说。尔时梵王，知佛受请，欢喜踊跃，达佛三匝，头面礼足，忽然不现。

这时毘婆尸佛告诉大梵天王说：我因悲愍你们，现在将开教演说如甘露之法门。此法是非常的深奥，是很难了解得知的。现在将为那些能够起信接受，愿意听法之人讲说，不为那些不耐烦，不能得到法益之人讲述。这时大梵天王知道佛陀已接受他的劝请，因之而欢喜的雀跃异常，因之而环遶佛陀的身边三次，五体投地礼谢佛陀后，突然之间，已杳无行踪！

毘婆尸佛遍观世间的众生之一切后，已决定大启其教，救度众生。因此之故，「尔时」的毘婆尸「世尊」，就「告」诉大「梵」天「王」而说：「吾愍汝等，今当开演，甘露法门」。甘露为天人所食之物，为命长身安不死之药，味甘如蜜，故喻为能滋润众生之身心。甘露法即为如来之教法。佛之教法是清净解脱之法，也是涅槃寂静之法，是令人启发智慧德性，永离生死，得大安乐之法，故名。甘露法门即为甘露涅槃之法之门户。毘婆尸佛说他因悲愍大家，所以决定不入涅槃（逝世），决定开甘露法门，广度众生，使众生早日解脱一切苦恼，同登涅槃寂静安乐的彼岸！

「是法深妙，难可解知」。甘露之法门是到涅槃最上之法门，和世间之法相反，是非常的深奥微妙之故，很难得以了解知道的。也许世人都被欲念所燃烧，每日都在追求享乐之法。虽然快乐并不因追求而能达到，如幸运的得到，也不能常保快乐，相反的还会增加其痛苦的为多，但是世人却心甘情愿的随心所欲去追求，终日忙忙碌碌的为生存而出尽其力，结果还是苦多乐少的一生。如前面述过，生老病死，以及其它所谓四苦八苦，所谓天灾人祸等，都无时不在吾人的身边环遶，而不自觉知，当苦难临头时，才知一切都是苦。然而叫苦皈叫苦，谁不想找一条永恒快乐之道。不过这实在也不能全怪众生，因为凡愚生性就是这样，以自己的脑袋实在找不出真正快乐之道来。佛陀知此，而想开甘露之法门，惟佛陀也声明在先，使人有个心理准备！

佛陀说：「今为信受，乐听者说，不为触扰，无益者说」。佛陀如站在高山观察一切一样，他的智慧足够了解众生的内心奥处。他知道那一种人可以用那一种教去开导，那一类众生应暂时搁置不说，所以说，毘婆尸佛欲开教时，先予声明——他现在要开始讲说无上之法，要为那些能够接受真理之人启教，暂时不为那些不能接受真理之人启说！因为能契悟真理之人，正在渴望人去开导，故听后定会信受奉行，而增益其智慧，终会完成道业。而那些机缘还未成熟之人，虽听真理，也不一定会信受，不但如此，恐会因为不信而做出诽谤等罪业来，这样，即不会有甚么好处。佛陀之用心，可谓良苦，诚如大乘经典所明示的：不懂真理之人，不得不暂时放弃，并不是佛陀的慈悲不平等。佛陀是等候这些人接受种种的磨练，到了走头无路时，

自会回到真理这一边来！

毘婆尸佛既许大梵天王之请，既决定开教，即大梵天王请愿的使命已达成，故说：「尔时」大「梵」天「王」，「知」道毘婆尸「佛」已接「受」他的劝「请」，将真理弘扬于世，就因之而「欢喜踊跃」，也就是非常的欢喜，所谓手舞足蹈，禁不住其喜悦！大梵天王于是「遶佛三匝」，从佛的右边环遶了佛陀的身边三圈，然后「头面」和手脚都投在地上，「礼」拜佛陀的「足」下，所谓五体投地之礼完成后，「忽然不现」，也就是他的工作已完，就离开那个地方，其速度之快，是凡愚不得而知之事，故说突然隐形似的不见其影！

其去未久，是时如来，静默自思：我今先当为谁说法？即自念曰：「当入盘头城内，先为王子——提舍，大臣子——鞞茶，开甘露法门」。于是世尊，如力士屈伸臂顷，于道树忽然不现，至盘头城，盘头王鹿野苑中，敷座而坐。佛于是颂曰：

如师子在林，自恣而游行，彼佛亦如是，游行无罣碍。

梵天王去后不久，那个时候，毘婆尸佛即静静的冥想如下之事：我现在该对谁开始说法？然后就自言自语说：「应该先入盘头城内，首先为国王之子——提舍，以及大臣的公子——鞞茶，开甘露法之门！」于是毘婆尸佛就像大力士之屈伸手臂一样之快，忽然不在波波罗树之处，就到盘头城，在盘头城王所有之鹿野苑中，敷一座位，而坐在那里。释尊这时以偈赞颂说：好像狮子在树林里，自由自在的在游行一样，那位毘婆尸佛也是同样的游行自在，无罣碍。

大梵天王三请毘婆尸佛开教说法的目的已达成后。就离开其现场，如上述。在「其」离「去」佛前后「未久」，「是时」毘婆尸「如来」，既决定开教度众，即首先会想到之事就是先度何人？因此，就「静」静的「默」不作声的独「自」冥「思」：「我今先当为谁说法？」我现在该对谁开始说教？佛陀想着，想着，「即自念言」：也就是想起了首先应予教化的对象而自言自语说：

「当入盘头城内」。前面说过，毘婆尸佛的出身是刹帝利（王族），父王之名为盘头，是盘头城之国王。故佛成道后，首先想到的地方为盘头城。佛陀想入盘头城内，首「先」想度之人就是「王子——提舍」，以及「大臣」之「子——鞞茶」。鞞茶和提舍二人，是毘婆尸佛最为得意的弟子，已在前面提过。国王之子就是毘婆尸佛的堂弟，大臣之子即为王师之子，二人之出身都不错，同住于王都盘头婆提市，是受过相当的教养之人，也是非常聪明之人。如施以教化，定会很快就能完成道业。佛陀因此想首先大「开甘露法」之「门」给他们进入「甘露法门」如前述。佛陀证悟之法有如上天之甘露，能滋润众生之慧命，故开甘露法门即为佛陀将他所证悟之大法施与人，使人们都能尝到此种不生不灭之涅槃妙味！

「于是世尊，如力士屈伸臂顷」「于道树，忽然不现」。这是形容毘婆尸佛离开他成道的菩提道场之快速的程度。大力士之力非常的大，将屈曲的手臂伸直，或将伸直的臂腕屈曲，是容易而敏速的一件事。道树是菩提道场之树。如释尊成道在于毕钵罗树下，故其树便名叫菩提道树，简称为菩提树。而毘婆尸佛坐在波波罗树下成最正觉，故该树也就同样的为之菩提之道树。佛陀在刹那间令人不见其影，很快的就「至」于「盘头城」外盘头王私自拥有而御用的「鹿野苑」，也就是放牧群鹿的树园。在那里「敷」设一个「座」位，而禅坐在那里。

释迦牟尼「佛」讲到这里，「于是」以偈赞「颂」而说：「如师子在林，自恣而游行」。恣为任意之义。兽中之王——狮子，在林中的行动是不须顾虑到其它动物之偷袭，因

为群兽都很怕牠，逃避都来不及，焉会去和牠一较长短？故狮子在树林的行动是任意无忌，纵横自在！「彼佛亦如是，游行无罣碍」。罣碍为牵掣阻口，无罣口即不会受到任何的牵掣与阻口，是自由自在之义。毘婆尸佛的游行。也就是其一切游化行动，均不会受到任何的阻扰，是自在如狮子之在树林里一样，并没有所忌口！

毘婆尸佛告守苑人曰：汝可入城，语王子提舍，大臣子骞荼，宁欲知不？毘婆尸佛今在鹿野苑中，欲见卿等，宜和是时。时彼守苑人，受教而行，至彼二人所，具宣佛教。二人闻已，即至佛所，头面礼足，却坐一面。佛渐为说法，示教示喜。施论、戒论、生天之论，欲恶不净，上漏为患，赞叹出离，为最微妙，清净第一。

毘婆尸佛对于守苑之人说：你到城内去对提舍王子，以及大臣之子——骞荼们说：你们想知道么？毘婆尸太子已成正觉，现今正在鹿野苑，想见你们，你们应知道此事之重要性！这时那位守苑之人接受其教示而到了王子们所住的地方，将佛所言，一字不漏的传达。王子们听后，就到佛陀所住的地方。他们到达时，即五体投地，礼拜佛陀后，就退坐在一边。佛陀就依次而为他们说法，提示教理令他们得到法利而法喜。依序为：有关于布施之论，戒律的问题，上升天界之事等。又谈论到贪欲为恶，是不清净之法，是现起的烦恼为毛病所在。并赞叹那此出离三界，是为最微妙，最清净之第一法。

「毘婆尸佛」安坐在盘头王之鹿野苑后，就对该苑之「守苑人」，也就是守护该苑的管理人员。佛陀对他说：「汝可入城」——请你到王都内，「语王子提舍、大臣子——骞荼」，你就对他们说：你们想知道么（宁欲知否？）有位成就正觉的佛陀——毘婆尸佛，现在正在「鹿野苑中，欲见卿等」，也就是毘婆尸佛想传授佛法给你们，因此，叫你们到鹿野苑来，「宜知是时」，这是很难得的机会，应该认为是大好机会才对。

这「时」那位「守苑」之「人」听后，即「受教而行，至彼二人所，具宣佛教」。守苑人接受毘婆尸佛的吩咐，就马上到了城内，去向王子以及大臣之子们说佛陀要召见之事，都一五一十的说了。

「二人闻已，即至佛所，头面礼足，霏坐一面」。他们既承佛陀的重视，欲传教给他们，自会欢喜异常，随时到了城外之鹿野苑去拜见佛陀。鹿野苑离盘头城有一段路程，故他们曾乘吉祥的车辆，直奔目的地。到郊外时，有些小路，车辆不通，就徒步而行。他们至佛所时，即行礼如仪，然后就退坐在一边。

「佛渐为说法，示教利喜」。毘婆尸佛看到他们后，就慢慢的开导他们。依次而讲解佛陀所证悟的道理给他们听，使他们得到法喜充满。所谓「示」，就是将真理提示出来，使他们知道这就是真理之意。「教」即进一步的教化他们，是叫人怎样修，怎样做，即能得到其真理，所谓欲到真理之处所之方法是也。「利」就是使人因知道真理。认真的修持后所得到的法利。「喜」就是达到其境地时的一种喜悦心理。「施论、戒论、生天之论」等，为

学佛最起码的条件。施论就是有关于布施之言论，如施舍金钱或物品等事。不过佛教所阐的布施，是包括1.财施。2.法施。3.无畏施。就中法施与无畏施是真正认真于修学佛道之人的分内事。一般来说，都以财施为布施，谈不到甚么法施、无畏施等事。惟布施可以弃除人家之贪欲，使人不会斤斤计较于财物，而能清除自心的贪念。故佛陀虽说财施，也是要人依之而能得达解脱的心境，何况法施、无畏施？这点就是佛陀所云的「施论」和一般人所谓因慈善，因想求福报才会施舍之不同处。「戒论」即为学佛人应遵守的规则。一般来说，都着重于待人接物，不易轻举妄动之面。而佛教

所谓的戒，是包括五戒、十戒，乃至繁琐的其它戒律。就中起居生活应行的规则，乃至为达成正觉所需的戒条，应有尽有。佛陀既有心度他们，自会简单扼要的谈论到身口意三业应戒之事。如没有戒，即等于没有规则，如不授戒，即身口意三业会放逸不摄，不能

达成预期的目的，故佛陀对于戒，是非常的重视。「生天之论」虽属于有漏法，也就是在俗之法，但是佛教之生天论是欲人藉此而更进一层楼之措施耳。一般来说，都以为生天为人类修行的最终之目的。而佛陀成道后，已彻底明了天神所皈之处，也就是天神所占有的地位。所谓天神，实为人类的老祖先所想出来的。尤其是往昔的宗教家，他们在天地间遇到困难重重，或百般莫解时，就想起宇宙之神秘——必有天神在主宰一切，于是而祈祷天神以保身命财物。在偶尔得到神秘的灵应时，就以为天神之所赐，就依之而创说好多的神话来。渐进而有人把它加以整理，便其成册。都以天神具有绝对的权力，其所住处，即为是乐园，就是天国。吾人生存在天地间所遭遇的困难，确实是非常的多，大家在此万难交加的生活中，一切都受天神所支配似的过着其每天。有的即想如何才能皈到天国，去享受乐园的生活，而有了生天之论的产生。此生天之论一旦被人

掘起，就会有专志于此道之人。生天之论就是这样的愈被重视，愈为发展。此论为使人行善止恶，本来无可厚非，惟是否能真正生天，才是值得推究之事。佛教之生天论，虽承继先人所论为据，但佛陀传教的目的在于解脱三界的系缚，故所谓生天之论，也是为了使人由于善道而直通于涅槃，是所谓方便之教耳！

「欲恶不净，上漏为患」欲为贪欲，是希求尘境，染受世乐。毘婆尸佛说欲念为生苦之本，一切烦恼由之而生，故为恶，是不清净之法。欲漏为欲界之见思二惑。因欲界为见思二惑而造作诸漏，而漏落于欲界而不能出离，故贪欲为恶业之本，是不清净之原因。「上漏」即为烦恼强盛之意，也是现起之烦恼之形容。人们不但不知解脱，都在不净的欲乐的罪恶里，尽情的去追逐，终于愈坠愈深，实起因于烦恼深重之故，所以说，「上漏为患」，也就是受烦恼业障之所驱使，而致漏落于生死轮回而不自觉！

「赞叹出离，为最微妙，清净第一」。毘婆尸佛慢慢的开导，依次而赞叹出离这些贪欲染缚之功德，说能够毅然决然的将这些欲念除掉。将这些烦恼消灭，才是最值得赞叹奉行。也是世上最为奥妙不过之法，可说是最为清净解脱的第一之法！

尔时世尊，见此二人，心意柔软软，欢喜信乐，堪乱正法。于是即为说苦圣谛，敷演开解，分布宣释，苦集圣谛，苦灭圣谛，苦出要谛。尔时王子提舍，大臣子骞茶，即于座上，远离尘垢，得法眼净。犹若素质。易为受染。

这时毘婆尸佛，看到此二人的心已渐渐的柔软，已欢喜信受，堪以接受正法。于是就为他们讲说一切皆苦的真理。并广演开示解释，分别详细阐述苦集的真理、苦灭的真理、出离苦的要道的真理。是时提

舍王子，以及大臣之子——骞茶，就在于听法席上离开凡尘之垢秽，得到法眼清净。犹如素白之质料，容易受染一样。

毘婆尸世尊最初以布施、规戒、生天等，人们容易了解之法开导提舍与骞茶，进而晓示贪欲不净，不得解脱之因，激起他们厌恶趣净的意愿。二人果然受佛的教训、在短短的时间内，心理的变化非常的大，所以说，「尔时」毘婆尸「世尊」见此「提舍，骞茶」二人」的「心意柔软」，也就是他们的心，因被法熏陶，而起信之故，已柔和而随顺于道。因之而起「欢喜」之心，「信乐」佛陀所说的话。佛陀看此，而知道他们已能「堪」以接「受」「正法」。道无差曰正，正法为真正之道法，也就是宇宙人生本来真实

之道！

佛陀「于是，即为」他们「说苦圣谛」。谛为谛实之理，圣为圣智之人，如佛菩萨，及解脱的圣者。苦圣谛为四谛之一，是叫人了解一切皆苦的最为尊贵的真理。如三界生死的果报，毕竟是属于苦患，并没有安乐之性。生存在宇宙中的人们，所遇的一切，确实如此，故此理是通于古今的真理，故谓苦谛。是圣者始能彻知，非凡愚所能了解者，故为苦圣谛。毘婆尸佛说一切皆苦的真理，也「敷演开解，分布宣释，苦集圣谛」。苦集谛为四谛之二，集为业，为烦恼。集成生死苦果之业烦恼就是集，是属于生死的原因。人们会苦恼不已，就是有此业烦恼，故苦集可说就是令吾人受报生死苦患之主要因素。敷演开解，分布宣释，是指佛陀将此真理分别详细的加以解释，使人直至了悟为止之意。

毘婆尸佛说一切皆苦的真理，说会受一切生死果报之原因之集，是欲使人了知轮回六道的原因结果，使人彻悟其非。其次所阐述的就是出世间的因果关系，所谓「苦灭圣谛，苦出要谛」。灭为寂灭，是灭生死苦果之涅槃。苦灭谛就是灭谛，是圣智所能了知的。苦出要谛正译为「苦灭导法圣谛」，是属于道谛。道为圣道，谓可得涅槃之正道，是导人至于苦灭之境界。此灭谛与道谛为出世间的因与果。寂灭为圣果，正道为圣果之正因，故名。苦集灭道之四谛，是生死与涅槃的一双因果，如苦为生死之果，集为生死之因，灭为涅槃之果，道为涅槃之因。都以果为先，以因为后。也许因属幽微难知，果则显著易晓，故其列次有异耳（四谛请参酌劣着佛法僧三宝讲话）。

这时「提舍王子」，以及「大臣」之「子」「鞞茶」等人，谛听佛陀阐述四谛真理后，就在于听法的「座」位「上」，「远离尘垢，得法眼净」。尘垢为烦恼，法眼是指听说法后，即开智慧的心眼，也就是深信佛陀所说之语的惯用之语。提舍王子们听佛演说四谛的真理后，心眼已开，已将烦恼消灭，也就是将整个人生观都改变，已能深入经藏！

「犹若素质，易为受染」。素质是没有垢秽之布，是极为清洁的对象之形容。受染即为接受染色。洁白清静之布，是极容易接受颜色之染着，故用来形容王子们之心情，在此时已没有其它的烦恼，而能容纳佛陀所说的真理，所谓得度是也。

是时地神，即唱斯言：毘婆尸如来，于盘头城，鹿野苑中，转无上法轮。沙门、婆罗门、诸天、魔梵，及余世人，所不能转。如是展转，声彻四天王，乃至他化自在天。须臾之顷，声至梵天。

这时地神即发言而说：毘婆尸佛成道后，在盘头城郊外之鹿野苑里，大转无上道之法轮。此法轮是出家的沙门（勤息）、婆罗门（净裔）、天上界的诸天神、魔王、梵天，以及其它世上的贤人都不能讲说得出的大法。像这样的展转互响的声音，响彻至四大天王所住之处，乃至到了他化自在天所住的地方。在短短的时间内，其声音就达于梵天宫。

「是时地神，即唱斯言」。地神为地下之神，因安住不动，故别名坚牢神。坚牢地神看见毘婆尸佛开始度化众生，演说妙法，而禁不住他的喜悦，乃将此好消息传达于诸天住处。她带着一股欣喜的心，大声疾呼的说：「毘婆尸如来」已经在「于盘头城」郊外之「鹿野苑中」，大「转无上」的「法轮」。也就是将佛陀自身所证悟的宇宙人生的真理，原原本本讲说出来。她称赞佛陀所证悟而开演的妙法，是「沙门」（勤息——一般学道的出家人，后为佛陀出家弟子的专有名词）、「婆罗门」（净裔——婆罗门教自称为天神的后裔，是宗教家）、「诸天」（天上的诸位天神）、「魔」（麻罗，译为障，

唐时麻下加一鬼字而为魔字，是天魔中之王。欲界第六天之他化自在天，名为波旬，是成佛之障道者，故名）、「梵」（梵为净，是梵天王，是色界初禅的天主），以「及」其「余」的「世人」（指长者、学者、有德之士）「所不能转」。佛之教法谓之法轮，说教就是转法轮，故转为启示开导，是说教度化之意。坚牢地神称赞毘婆尸佛所开的佛教，是任何人都不能阐扬得来的最妙之教。

「如是」这般「展转」，展转为展张而移转于他，也就是其声音由此世界而舒展转传到天上界。其「声」音响「彻」至「四天王天」（第一层天），也响彻到其它诸天，「乃至」响彻到「他化自在天」（第六层天）。在「须臾」短短的时「顷」内，其「声」音就响「至」「梵天」（色界天）所住的地方。

佛时颂曰：

欢喜心踊跃，称赞于如来，毘婆尸成佛，转无上法轮。

初从树王起，往诣盘头城，为鞞荼提舍，转四谛法轮。

时鞞荼提舍，受佛教化已，于净法轮

中，梵行无有上。

彼忉利天众，及以天帝释，欢喜转相告，诸天无不闻。

佛出于世间，转无上法轮，增益诸天众，减损阿须伦。

升仙名普闻，善智离世边，于诸法自在，智慧转法轮。

观众平等法，息心无垢秽，以离生死厄，智慧转法轮。

苦灭离诸恶，出欲得自在，离于恩爱狱，智慧转法轮。

释尊于此时以偈颂称赞说：

禁不住欢喜的心情，我要称赞毘婆尸佛的伟大！毘婆尸菩萨已成为佛陀，而开始讲说无上的妙法。当初从他所坐的树王之下站起来，直接到了盘头城的郊外，为了鞞荼与提舍们讲说四谛的真理。是时鞞荼与提舍们，承受佛陀的教化后，在清静

的教法当中所得的清静的梵行，是最高无上

之法。那些忉利天（三十三天）的天众们，以及天帝释天，都欢喜此事而互相转告，所有的天众都因此而能听到此事——佛陀出现在世间，在阐说无上的妙法，使天神们也能增加法益，而消减那些不正派的阿须伦（阿修罗、非天）类。直升大觉金仙之名，普遍的被闻知，善智识——佛陀已离世间法，对于诸法都能自在的佛陀，以他的智慧去讲说妙法。观察众生本来均为平等没有差别之法，使人息灭烦恼心，使人弃除尘垢烦恼，脱离生死之苦厄，用他的智慧讲说妙法。苦恼已灭，诸恶也已离开，脱出欲念而得大自在，离开恩爱牵缚之牢狱，以佛智慧大转法轮！

释尊将毘婆尸佛大转法轮，化度提舍与鞞荼的经过叙述后，又以偈颂的方式重新赞颂而说：

我回想过去毘婆尸佛成道后，接受梵天的劝请，而踏入讲经说法化度众生的步伐事。首先化度提舍王子与大臣之子鞞荼，使他们达到解脱烦恼的境地。释尊一时兴起，而说「欢喜心」由衷而兴，所谓踊跃，就是禁不住喜悦，同喜之心由然而起，滚滚而兴，也就是非常热衷之意。释尊以此心情「称赞」毘婆尸「如来」成道，转法轮的情景！他说：「毘婆尸」菩萨已「成」就「佛」陀的智慧，而为天上天下唯我独尊的佛陀。成佛后的毘婆尸佛既受梵天三次之劝请，就义不容辞的开始大「转」其「无上」的「法轮」，也就是将宇宙人生的真理老老实实的阐释出来，使诸众生都能沾润到其法雨！

毘婆尸菩萨成佛后，当「初从」那株菩提「树王」的树下，由禅座中站起，直「往」

趋「诣」首都——「盘头城」的郊外，住锡于鹿野苑，而派人至城内将提舍王子、大臣之子、骞茶等人找来。二人听佛陀的恩召，即刻备车赶至鹿野苑。他们到达目的地行礼如仪后，毘婆尸佛即为他们大「转」「法轮」。最初是由布施、持戒、生天等法开始，继之即为他们讲解欲念之弊，清静其心，超出凡迷之优点，将他们的心净化。此时他们的心情确有一大转变，慕法之心由然而起！毘婆尸佛眼看他们将成大器，就为他们大「转四谛」之「法轮」。也就是讲说宇宙人生实实在在的真理。所谓苦集灭道，乃道尽在世与出世之因果。一看简单明了之四谛，不但为修道者入门之真谛，也是修道者彻悟的真理！由了解世相而舍弃了凡迷之心，由于修道而达到涅槃寂灭的境地，是佛教的入门，也是佛教的皈趣！

此「时」大臣之子「骞茶」与「提舍王子」们，因闻毘婆尸佛所说的真理，而启发他们的宿智，他们言下顿悟，故说他们承「受」毘婆尸佛的「教化」后（已），在「于」清「净」的佛「法轮」廓当「中」，得到清静的「梵行」。梵行为清静之行，本为断淫欲而生梵天之行。但佛教之涅槃也属梵行，所谓证涅槃清静梵行之相是也！此涅槃梵行，是佛教至高的深理，故说他们已经得到「无有」比得「上」的「梵行」！

佛陀成道后大转法轮，度化王子们的消息，很快就被诸天神们相传，所以说「彼」「忉利天」的「众」神们，「以及」「帝释天」，都非常的「欢喜」而「转相告」知，终于遍及「诸天」的耳朵里，使他们「无」人「不闻」到此消息。忉利天译为三十三天，属于欲界天六层天的第二层天。忉利天的四方各有八天，中央的天城即为天帝释（帝释天）所居的地方。据说为掌握人间的善恶，有赏罚善恶之大权，故通称为天帝。诸天即统摄其它的天神，如色界天等诸天是。

他们相传的消息是：毘婆尸「佛」出「现在」「于」「世间」，也就是娑婆世界，在那里成道，大「转无上」的「法轮」。佛陀讲经说法，度化众生，不只是为了凡愚的众生，也会普及于诸天。诸天均能听到无上的法音，而得大法益，所以说，佛陀出世说法，也会「增益诸天」的「众」生。诸天既能增大法益，即表示会「减损阿修罗」。阿修罗为阿修罗，译为

非天（果报胜，似天而非天）、无端正（容貌丑陋）。阿修罗常与帝释天争斗，被认为并不是甚么善类，故虽为天，但震不受诸天之欢迎。所以说，诸天一增益，即好斗的阿修罗类会减损。也许佛陀在世讲经说法，普渡众生时，阿修罗类也因受佛的感化，而改变他们好斗的作风，而成为护法的神祇。由此可知，阿修罗这类众生，也因佛陀之降世而带给他们以福音！

「升仙名普闻」。仙为仙人，是长寿不死的通称，故佛陀也被译为仙，所谓大觉金仙是也。又菩萨、缘觉、声闻等，有时也被译为仙（长寿不死），而佛为最上之仙，故为大仙。毘婆尸佛「升仙」，也就是成道，其「名」声，很快就「普」遍的被众生传「闻」。「善智离世边」之善智为智识之意，也是菩萨之义，所谓善智识就是趣向一切智门，令我得入真实道等是。释尊赞称毘婆尸善智识已离开俗世之一边，也就是已觉悟而超越世间的一切。对「于法」——真理，已能起大「自在」之作用，故能以他的佛陀「智慧」大「转法轮」，度化众生！

「观众平等法」。平等法为一切众生均平等，均能成佛之法。平等和差别相反。众生眼见一切现象，都是有高有下，有深有浅，以及贵贱聪愚、善恶美丑等，而有很大的差别观念。因之而有亲疏好恶，争斗是非等心，而不得解脱。平等法即如「天平」，故常覆，「地平等」，故常载，「日月平等」，故四时常明，乃至「涅槃平等」，故圣凡不二，「人生平等」，故高低无争！总而言之，毘婆尸佛观察众生都平等，本来都具有佛性，不过在真心的外壳加了一层难以磨灭的无明烦恼，如果静思真理，用功修持，将无明烦恼之心一息，实时回复无垢秽之清静心，所以说，「息心无垢秽」！毘婆尸佛讲经说法，度化众生，使人离开烦恼，得大清静之法，是「以离生死厄」，也就是将吾人在生灭变化，灾难苦厄多多的生死当中挽回回来，使人脱离生死

轮回，是以他的智慧启「转」「法轮」的。

「苦灭离诸恶，出欲得自在」。恶和善相反，是乖理之行。由于身口意三业而造诸恶，故招现在与将来之苦。毘婆尸佛大转法轮，使众生的一切「苦」恼消「灭」，使众生「离」开苦恼之本的「诸恶」行，使人超「出」一切「欲」念，而「得自在」。自在就是进退无口，同时也是心离烦恼之系缚，而能自由自在，无挂无碍之意。

「离于恩爱狱」。恩爱狱是形容凡愚常为恩爱之所系缚，如被关在牢狱似的不得自由自在之义。毘婆尸佛以「智慧」大「转法轮」，使人消灭烦恼，离开结缚，得大解脱，而过着自由自在的生活！

正觉人中尊，二足尊调御，一切缚得解，智慧转法轮。
教化善导师，能降伏魔怨，彼离于诸恶，智慧转法轮。
无漏力降魔，诸根定不懈，尽漏离魔缚，智慧转法轮。
若学决定法，知诸法无我，此为法中上，智慧转法轮。
不以利养故，亦不求名誉，愍彼众生故，智慧转法轮。
见众生苦厄，老病死逼迫，为此三恶趣，智慧转法轮。
断贪瞋恚痴，拔爱之根原，不动而解脱，智慧转法轮。
难胜我已胜，胜已自降伏，已胜难胜魔，智慧转法轮。
此无上法轮，唯佛乃能转，诸天魔释梵，无有能转者。
亲近转法轮，饶益天人众，此等天人师，得度于彼岸。

成就正觉——天人中之最尊者，福慧两足的佛尊，善调训驾御身心者，对于一切结缚烦恼均得解脱，而以智慧大转法轮。

能善教化，能善导师的师尊，能降伏诸魔怨，已离开了诸恶业，而以智慧大转法轮。以无漏的神力降伏诸魔障，诸根已定净而不懈怠，已尽漏业，离魔之束缚，而以智慧大转法轮。教人若能学习决定法，即能了知诸法无我，这是诸法当中最上者，而以智慧大转法轮。不是为了利养之故，也不是为求名誉，纯粹悲愍那些凡愚的众生的缘故，而以智慧大转法轮。看见众生受诸苦厄，被那些衰老、疾病、死亡所逼迫，为了这些造业而将坠三恶道的众生，而以智慧大转法轮。断除贪欲、瞋恚、愚痴，拔除贪爱之根源，使人不动不摇而得解脱，而以智慧大转法轮。难胜的魔，我已胜了，胜后即自己降伏诸魔，已经能胜难胜的魔军，是以智慧大转法轮。此种无上的法轮，唯有佛陀始能转的，诸天、魔王、帝释、梵天们，均没有能转的人。亲近这位能转法轮之人，他是能饶益天人们。这位天人师，已得度到净土的彼岸！

释尊继续其赞颂而说：「正觉人中尊，二足尊调御，一切缚得解，智慧转法轮」。正觉为佛的实智，是一切诸法之真正觉智，故成佛叫做成正觉。人中尊也是佛陀的德号，因为佛陀是人中最尊最胜之人，故名。二足尊为两足尊，是福德、智慧都圆满具足，也是佛的德号（二足又为有二只脚的生物当中，最为具足，最为尊贵之意，原始佛教可能就是有此意义）。调御为调御师、调御丈夫，是佛十号之一。众生譬为狂象恶马，佛即喻为象马师，能调御之，故为调御师。至于丈夫，乃为男人之美称。总之，正觉、人中尊、二足尊、调御等，均为佛陀的德号。毘婆尸佛对于「一切缚」结，也就是一切烦恼，都已「得解」，一切烦恼已不能系缚他，已得解脱自在，故能以他的佛「智慧」大「转法轮」，度化众生。

「教化善导师，能降伏魔怨，彼离于诸恶」。导师为佛菩萨之通称，因能导人入于佛道，故名。恶魔为佛之怨敌，故云。

毘婆尸菩薩成佛后，善能教化一切众生，是位善于导引众生改恶行善之导师。是善能降伏一切正教之怨敌，使那些外道邪魔皆能降伏称臣。是一位离开一切邪恶，奉行一切善，自净其心的佛陀，故能以他的「智慧」大「转法轮」，普渡众生。

「无漏力降魔，诸根定不懈，尽漏离魔缚」。漏为烦恼之异名，是漏泄之意。如贪瞋痴等烦恼，日夜由眼耳等六根门漏泄流注不止，故名。漏又为漏落之意。如烦恼能令人漏落于生死，故云。无漏即为无烦恼之法，也就是离开烦恼，已不漏落于生死苦海。佛智为无漏智，故说毘婆尸佛以「无漏」智慧之神「力」，降伏「诸「魔」障」。诸根指六根，六根清静而有定力，不被一切所摇，已破诸乱想，一心不乱不懈怠，是指毘婆尸佛能降魔境，不被魔境所动之意。尽漏为烦恼已尽，也就是无漏。魔缚为天魔之系缚。毘婆尸佛已弃尽无明烦恼，已离开一切系缚，故能以他的智慧去开教，去度化众生。

「若学决定法，知诸法无我，此为法中上，智慧转法轮」。决定谓事定而无动，所谓决定必成无上正觉是也。诸法无我之诸法，是包括世间与出世间之法，也就是一切有为法（世法）与无为法（出世法）均被包容无遗。在此一切法当中，并没有我之实体可得。然而也不是恍惚忘我的状态，更不是入于所谓无念无想之境地。也不是压杀个己，或者是放弃自身之谓。是叫人在此诸法当中去捉住常、一、不变之实，所谓完成大我，不偏于苦，不偏于乐，是中道！佛陀知道众生不是妄求就是执鬚，故说诸法无我，以便勉励众生早日抛弃厌苦求乐的心理，而了达究竟清静的自我。诸法无我是最高无上之法，故毘婆尸佛也用他的智慧大阐此法！

偈颂继续赞叹而说：毘婆尸佛讲解妙法，并「不以利养故」，不是为了财利，也不是想受人家之供养才开教，「亦不」是追「求」「名誉」，纯粹悲愍那些「众生」之故。也就是怜愍众生之苦恼，想予以救度，令众生早日解脱，所以才以他的「智慧」大「转法轮」！

毘婆尸佛看「见众生」每受「苦厄」，被衰「老」疾「病」，「死」亡所「逼迫」，而且造业造罪，将会导致坠于地狱、饿鬼、畜生之三恶趣，因此，「为此三恶趣」，也就是为了即将坠入三恶趣的众生，以「智慧」大「转法轮」，使这些众生免入三恶道之苦！

「断贪、瞋、痴，拔爱之根原，不动而解脱」。贪欲、瞋恚、愚痴为之三毒，这些烦恼在荼毒人当中，最为剧毒利害，故名。也许此三烦恼不但会毒害自己，还会毒害他人，故佛常教人断灭，佛陀已将三毒完全「断」灭！「爱」为爱欲、贪染，此烦恼为根本，会生其它的烦恼。「爱之根原」即为无明，佛陀已将其拔除，使其永不萌芽。「不动」为定，「解脱」即离缚而得自在，所谓解惑业之系缚，脱三界之苦果是也。毘婆尸佛已断三毒，已拔除爱欲之根的原，其心已不乱，已不被任何境遇所动摇，已解脱一切系缚，而得自由自在。以此「智慧」去大「转法轮」。

「难胜我已胜」之难胜是指难胜之魔。魔（麻罗）译为障。能夺命、扰乱、破坏等，会障碍人之善事，会断人之慧命，使人放逸，不得向善向解脱之路迈进，终致害己害人。凡愚只知顺其业力而动，是有种种难以克服之魔障的缘故。如能克服魔障，降服难胜之魔的话，就能植诸功德善本，而得解脱。释尊说毘婆尸佛已胜过难胜之魔障，而「胜已自降伏」，也就是战胜恶魔后，以自己的智慧降伏那些令人会沉迷昏昧的恶魔，所以说，「已」经战「胜」凡愚最为困「难」战「胜」的恶「魔」，而开大智慧，佛陀就是以此「智慧」大「转法轮」！

「此无上法轮，唯佛乃能转」。无上法为没有能比得上之法，在一切法中，涅槃最上，故无上法就是涅槃。无上法轮即为佛陀的说法，所谓转无上法轮，教化诸菩萨是也。释尊成道后，在仙人住处鹿野苑中转无上法轮，毘婆尸佛即在盘头城郊外之鹿野苑转无上法轮，所以说，此法轮唯有佛陀乃能转，是「诸天」「魔」王、帝「释」天，或「梵」天王等人都「无有」一人能够「转」此法轮「者」！

「亲近转法轮」是说有许多众生都亲近这位毘婆尸佛，而听其所闻的真理。由于亲近，才有机会将过去的坏习舍弃，而受佛之教化熏陶，而得大法益。这位毘婆尸佛有如此这般的智慧慈悲，「饶益」那些「天」众与「人」们，使人天等一切「众」生，都能因之而趣向解脱之道！「此等天人师」之天人师为如来十号之一，所谓天神人类之导师是。佛陀曾经开过人天乘的道理，以期众生了解做人升天的真义。不过佛陀降世的目的，是欲使众生弃除烦恼。得达解脱的境界，故一切天人均须进一步依佛所示的真理去修持，以期达到解脱的目的，故说佛为天人的导师！「得度于彼岸」之彼岸为得道解脱的

境界。以生死譬喻为苦海，彼岸即为解脱生死的涅槃之彼岸，故超生死而到涅槃为之得度于彼岸。总而言之，这位天人师——毘婆尸佛，已超生死而到涅槃彼岸，故能以他所完成之法，去度脱众生！

是时王子提舍，大臣子騫荼，见法得果，真实无欺，成就无畏，即白毘婆尸佛言：我等欲于如来法中，净修梵行。佛言：善来比丘！吾法清净自在，修行以尽苦际。尔时二人即得具戒。具戒未久，如来又以三事示现，一曰神足，二曰观他心，三曰教诫，即得无漏心解脱生死无疑智。

这时提舍王子、大臣之子——騫荼等人，受佛开示而正见法性，而得入真理的果位。已了悟正真实在，不再自欺欺人，成就无所怖畏的心境。因此，而向毘婆尸佛表白说：我们愿在佛陀您的教化中，净修清净之行。佛陀就允许其愿而说：好啊，来吧，比丘们！我所开之法就是清净自在之法，由于修持而能灭尽一切苦恼！此时他们二人，因之而得以受具足之戒。受具足戒后不久，佛陀又以如下之三事教示他们。第一为神足，第二为观他心，第三为教诫。他们因此而得到无漏心解脱生死无疑的智慧！

王子们受毘婆尸佛的开导，而得法眼清净，而「见法得果」，也就是分明见真佛，所谓始见道迹之谓。「见法」即住于无染无着之清净「真实」之心，所谓谛观真实之相，善通其实义是。而所谓「得果」等于就是初见真理而得的果法。虽然还不是解脱的境地，但他们已因闻法而和既往之凡愚不同，已能「真实无欺」。真实即绝虚妄而无欺，所谓法离迷情，彻见其真实，故不会一再的过着自欺欺人的生活。他们已「成就无畏」。无畏即泰然自若，不再会被世上之凡境所惑，不再贪恋

世俗！他们已因听法而见法、知法，也就是已了解，已彻知真理之好处，已不会有疑，而有充分的把握其信仰之皈依，故能成就其不摇不动之心理！

他们于是仰「白毘婆尸佛」而说：「我等欲于如来法中，净修梵行」。梵行为清净之行，是指佛陀所开的清净无染的法门。他们听佛教训后，即觉知如将倒下去的树木得被扶起，如隐微不知之事已被光显明示出来一样，知道佛陀对于迷惑之人示之以正道，开人眼目，如闇得灯，得见光明！佛陀能以种种方便开示妙法，所以发大志愿，愿在佛陀的脚下，愿在真理妙法当中过着清净无染的出家生活！

毘婆尸「佛」听后而「言」说：「善来比丘！吾法清净自在，修行以尽苦际」。善来为欢迎来人之辞，善来比丘等句，即为诸佛核准人出家的常法。如释尊在世时，遇人发心，愿出家为沙门时，定会嘉许其志，而说声：善来比丘，以遂其愿。是欲出家之当事者之愿力，与佛陀威神之

力，而完成剃发、染衣，而为出家沙门。原始经典，处处都是这样的记载过，就这样的完成具足戒的手续。至于后来，出家之众渐多，所遇之事自会愈来愈繁，因此而必须先予说戒、学规，然后才能成为出家的沙门。毘婆尸佛说：「吾法清净自在」，也

就是说佛陀所证的真理（法），是摒除尘垢，是一尘不染，是非常清淨，如得之，即能在尘不染，游化自在。要好好的在此佛法当中「修行，以」便「尽」诸一切「苦」恼的边「际」。也许如在佛法中修持佛法，行诸梵行，即得尽诸苦际，故有是言！

「尔时二人，即得具戒」。具戒为具足戒，具足为圆足所有应持应守之谓，是出家人应守持之戒。戒之用意在于防止恶行，而止恶之理想，即在于作善，故戒为清淨之道元。王子们此时已受毘婆尸佛简要之教诫，而完成当一位出家人首先应辨的手续——具足戒（后来出家人一多，所遇之事愈来愈繁，自然的必需遇事告诫，致有繁琐的戒律之产生。如四分律所谓的比丘二百五十戒，比丘尼五百戒，实际为三百四十八戒等，即欲出家时须受这些戒条，如不然，则不能算为是一位比丘或比丘尼。这都是止恶行善的根本，是应时之需，有以致之）。

「具戒未久，如来又以三事示现，一曰神足，二曰观他心，三曰教诫」。神足为神足通，又名神境智证通（神境通），是六神通之一。此通为游涉往来自在之通力，故名神足通。又为变现不思议境界之通力，故云神境通（神境智证通）。所谓通，即为作用自在无碍之谓。佛、菩萨、外道、仙人均有此通力。第二之他心为他心通。是知他人之心念之智自在无碍，故谓「知他心通」。「教诫」之教为教示，令彼生善之意，诫则为诫盟，令其罪灭之义。如来对诸弟子们教诫是法应作，是法不应作等，有关于指导学佛人应走应行之法，是属于语言口业方面。至于神足即为修持身业，观他心就是修持意业，故所谓

三事示现，就是教导修持身口意三业之谓。

总之，提舍王子们出家受具足戒后，经毘婆尸佛的指导、勉励，以种种的方法教诫诱导，使他们知道诸行无常，是生灭法，生灭灭已，寂灭为乐等法，令他们在最短的时间内，「即得」「无漏心解脱生死无疑智」。漏为漏泄，贪瞋痴等烦恼，日夜由眼耳等六根门漏泄流注而不止，故名漏，是烦恼的异名。又漏为漏落，烦恼能令人漏落于生死当中，故名（以上如前述）。无漏心即已没有烦恼可漏之心，也不会一再的漏落于「生死」当中，已经「解脱生死」的系缚，已得涅槃之「无疑智」。无疑即不疑惑，是闻法而深信不疑，是解脱生死，得证涅槃之谓。

尔时盘头城内，众多人民，闻二人出家学道，法服持钵，净修梵行，皆相谓曰：其道必真，乃使此等舍世荣位，捐弃所重。时城内八万四千人，往诣鹿野苑中，毘婆尸佛所，头面礼足，却坐一面。佛渐为说法，示教利喜：施论、戒论、生天之论，欲恶不净，上漏为患，赞叹出离为最微妙。清淨第一。

这时盘头城里面的许多民众，听到王子等二人已出家学佛之道，身穿法衣，手捧钵器，净修清淨之行之消息后，大家一齐说：王子们所学之道，一定是真实不虚之道，才会使他们肯放弃世上的荣华富贵的地位，舍弃世人所看重的一切！那时在城里面有八万四千人，都往鹿野苑，毘婆尸佛所住的地方，大家将头着地，礼拜佛陀，然后退坐在一边。佛陀就为他们方便说法，提示教理，使他们得大法利，令他们皆大欢喜。其内容为：布施、持戒、生天等夸，以及说贪欲不净之现前烦恼就是生死来元，赞叹出离生死之法为之最微妙最为清淨第一之法！

提舍王子等人出家的消息，很快就传到首都盘头城。大家所听到的消息是：毘婆尸菩萨成佛后，已到了郊外的鹿野苑，在那里召见提舍王子，以及大臣之子——鞞茶。因为这位佛陀知道他们二人之慧根深厚，所以首先度脱他们。他们「二人」已在佛陀的座前出家修「学」佛「道」，身穿「法服」，手持「钵」器，正在「净修」清淨的「梵行」。

法服为出家人所穿的法衣，是长、中、内等三衣的总名。钵为休多罗之略，译为应量器，为比丘六物之一，是乞食时盛饭之饭器（如前述）。梵行为清淨的道德的行为，是出家生活上之基本德目。

城里的民众悉「皆」互「相」谈论王子们的出家之事。他们都异口同音而说：「其道必真，乃使此等舍世荣位，捐弃所重！」他们所修的梵行，必定是真实不虚，绝对可靠正确之行。不然的话，怎能使他们心甘情愿的放弃了世荣之位而不顾，愿舍弃受人所尊重的荣住？王子为将

继承王位之人，得享全国特殊的荣华富贵？得受举国民众所敬重，此种世荣地位，为一国当中绝无仅有！大臣指国师，国师之子，托其父亲之福，其地位与荣华，仅次于王子，可说也是相当有名望有地位之人。然而他们愿将既有的荣华富贵捐弃而不要，却甘心身穿法衣，手持钵器，每日都须励行托钵乞食的出家生活。如果他们所选择之道，不是真实之道，焉肯这样做？莫怪大家谈议，猜想他们所学之道，必定是非常高超而实在！

城内的民众既认为其道必真，就就有了好多人愿效其法，所谓「八万四千人」，乃形容非常多之意，也是大多数的民众都肯定之义。许多的民众一时兴起，都「往诣鹿野苑中，毘婆尸佛所」，也就是离城不远的郊外，佛陀正在那里安居说教的地方。大家到了鹿野苑后，就「头面接足」，以最尊贵的头颜，着在地上，礼拜佛陀最卑下的双脚，所谓五体投地，是行最敬之礼节，然后「却坐一面」，也就是礼佛后，即退却到另一边，坐在那里，等候佛陀的开示！

毘婆尸「佛」就「渐为说法」，是依序开教，所谓由浅入深，深入浅出的为这些人讲演佛法，「示教利喜」。示为提示，是将好坏之事提示出来，以便人家了解何者为善，何者为恶，何事可行，何事不可做等，均为对方启蒙的作用。例如生死为坏，涅槃为好等是。教则指教导，如教人舍恶行善等是。利为利益（法益），所谓导之以利是也。如未得善法，则心易退却，而勤劳精进于善，必定会得到法利！喜则同喜，如精勤行善，则随其所行而赞叹之，使其心喜。总之，佛陀都以此事而说法，以便引迷入悟，令发无上道心！

毘婆尸佛此时也同样的以「施论」（布施之法）、「戒论」——严守规则而不犯，则心自会清涼，也是使人径行正道之法。「生天论」则为行善而能转生善道等法。「欲恶不淨，上漏为患」之上漏为最会生出毛病，使人不得解脱之烦恼。欲恶则为贪欲、恶念。这些均为吾人自己的业识所鼓动，是具生以来的业因，是不清淨，是会受灾难困苦的根本。「赞叹出离，为最微妙，清淨第一」。赞叹就是极力的推荐。毘婆尸佛说脱离生死之功德才是最为要好，也是最为清淨之法（以上均如前述）。

尔时世尊，见此大众，心意柔软，欢喜信乐，堪受正法。于是即为说苦圣谛，敷演开解，分布宣释，苦集圣谛，苦灭圣谛，苦出要谛。时八万四千人，即于座上，远尘离垢，得法眼淨。犹如素质，易为受色，见法得果，真实无欺，成就无畏。即白佛言：我等欲于如来法中，淨修梵行。佛言：善来比丘！吾法清淨自在，修行以尽苦际。时八万四千人，即得具戒。具戒未久，世尊以三事教化，一日神足，二曰观他心，三曰教诫。即得无漏心解脱生死无疑智。

这时毘婆尸世尊看到这些人的心意已经很柔顺和软，已起欢喜皈信之心，已堪以接受正法。于是就为他们讲说一切皆苦的真理，广泛的为他们开示讲解，分别详细的为他们宣说解释苦集的真理、苦灭的真理、超出苦恼之坚要的真理。是时在座的八万四千人就在于听经的席位上远离尘垢烦恼。得到法眼清淨。好像素白的质料容易

受染彩色一样的见法得果，真实无欺，成就精进无畏的精神。因此而仰白毘婆尸佛说：我们很愿意在于佛陀所开的真理当中，净修清净的梵行。佛陀欢迎他们说：善来比丘！我所讲的真理是清净自在，好好的用功修持便能因之而消灭一切苦恼！这时八万四千人同时完成出家的具足戒。受具足戒后不久，毘婆尸佛又用三事教化他们。第一叫做神足通，第二为观他心通，第三就是教诫。他们受教后，就得到无烦恼心，解脱生死无疑的智慧。

毘婆尸佛的说教，都有一定的程序。首先是有关于人天福报之法，使人由欣慕善报而弃除恶念，恶念既除，即善心由之而生。其次就是论说进入解脱之道的门径，也就是提示人放弃人天福报。因为任你有多大的福报，都带有垢秽不净的成份，故须清除这些心念，始有解脱的机会。

毘婆尸佛既为他们开导，使他们能够由止恶行善的浅近之事进而引道他们厌秽欣净，大家自会心神清爽，故说是时毘婆尸「世尊」，「见此大众」的「心意」已经由刚愎自强而转为「柔软」之心。柔软就是心意柔和而随顺于道。这种心是由于「欢喜信乐」，也就是制伏自己喜怒无常之心，而绝对的信赖真理，欣乐真理，所谓「质直意柔软」是也。大家既欣乐真理，由是「堪受正法」——堪以接受佛陀所证悟的宇宙人生的真理——正法。

「于是」就为他们讲「说苦圣谛」。从此以下诸句，均和前面开导王子们时所说的类同。是佛教的根本教义——苦集灭道。

四谛的道理。首先使人知道一切皆苦。人生在世，一举身，一投足，没不都是苦。假如有时会觉得快乐，那也是短暂的快乐，并不能保持常乐。尤其是在享受快乐的当体，仍然带有苦恼的成分。故所谓乐，只不过是暂时假有的现象而已，并不能保持恒久不变，故说人生有「苦」就是不变的真理（圣谛）。

毘婆尸佛说苦圣谛，也「敷演开释，分布宣释，苦集圣谛」。也就是分别详细的将「苦集」的真理提示给大家了解。苦集圣谛就是「集谛」。集就是业，就是烦恼。人生会有种种的苦恼，完全是自此业「集」而来。也就是说，人们未能证悟宇宙的真理的原因就是有烦恼而迷惑一切。烦恼迷惑即为苦的来源。由于烦恼而使吾人本有的佛性埋没不现，而迷惑一切，追逐一切，致于苦恼不止而轮回于三界六道当中永不脱离。集（烦恼）可说就是生死苦患的主要因素！

上面是生死的因果，也是构造众生世界的因缘果报，是属于在世之法。至于「苦灭圣谛，苦出要谛」，即为超出世间，得解脱的因果。首先所提示的「苦灭圣谛」就是四谛当中排行第三之「灭」谛。灭为寂灭，是涅槃，是脱离生死系缚的境界。「苦出要谛」即属于第四之道谛，是道入于涅槃之道，所谓八正道等是。此灭、道二谛，是属于出世间的因果。道为因，灭为果，修正道即可达到寂灭的涅槃，而能超出生死轮回（详如前述）。

听四谛真理的阐述后，是「时八万四千人」，「即」于听席的「座」位「上」，「远」弃「尘」劳，「离」开了「垢」秽，而「得法眼净」。尘与垢合而为尘垢，是烦恼。法眼为心眼，是深信真理不谬更惯用语。他们也和王子们一样，受毘婆尸佛的教化熏陶，而开心眼，而消灭烦恼，已深信真理，而在真理当中过着其新生的慧命！这种心境，「犹如素质」，没有污染过的白布，「易为受色」，也就是容易染受彩色，是形容他们此时的心境已达到容纳真理的程度！他们此时可说是一群「见法得果，真实无欺，成就无畏」之人。见法之法为真理，见法即了知法之真实面，已彻知法，已能将世法抛弃，是确信而不再依赖别法的心境，故说「得」达安乐的「果」报。他们的心境已谛观实相，自会「真实」而不再虚伪，已「成就」无疑无惑之「无畏」的境地！

他们觉得身心安隐，如隐者已显，如暗得灯，听佛方便说法而亲尝奥妙的真理之故，「即」于是时仰「白」毘婆尸「佛」而「言」说：「我等欲于如来法中，净修梵行」。

梵行为清静之行，是出家人应修之行，是一种道德行为，为宗教上基本德目之总称。他们已愿倾全身心，尽形寿投在佛陀的脚下，皈依三宝，修持佛法！

毘婆尸「佛」接受他们的皈投，而「言」说：「善来比丘！吾法清静自在，修行以尽苦际」。善来为古印度人欢迎来人之口头语，而其下面几句，即为诸佛允许人出家学道之常法（如前述）。毘婆尸佛核准他们的出家，而说明学佛的好处。他说佛陀所证悟的真理，是弃除一切烦恼，是最为清静之法，大家如好好在佛法中修持用功，即能消灭一切苦恼，定会脱离苦海的边际，而到达涅槃的彼岸。

这「时」在座的「八万四千人，即得具戒」。他们既承佛陀核准为出家人，即当场会接受佛陀传授之具足戒，而完成出家人应具备的手续。即得具戒就是完成「受具足戒」而成为正式的出家人（如前述）。

「具戒未久，世尊以三事教化，一曰神足，二曰观他心，三曰教诫」。八万四千人受戒而为出家人后，经过不久，毘婆尸佛还是以如前述过之三事——神足通、他心通、教诫等教示他们，使他们能够尝到出世间的法味。神足等三事如前述，是解脱的首要条件。如具神足，即能往来自在，无罣无碍。观他心即能了解众生的心理，而能解除人家的苦恼。教诫即属于辨

认是非，了解世出世法之相，也是属于语言之教法规诫，故神足（身）、他心（意）教诫（口）等三事就是教导修持而得身口意二事清静之谓。

他们经过佛陀的示范教诫，而「得」到「无漏心解脱生死无疑智」。也就是已没有烦恼，已到达解脱生死，绝不会一再的轮回于六道之果报。像这样，只听佛陀的教法，只受佛陀的教化、激励，就能得达解脱的境地，可说是一针见血，也是宿慧的启发？

现前八万四千人，闻佛于鹿野苑中，转无上法轮。沙门、婆罗门、诸天、魔、梵，及余世人所不能转。即诣盘头城毘婆尸佛所，头面礼足，却坐一面。佛时颂曰：如人救头燃，速疾求灭处，彼人亦如是，速诣于却来。时佛为说法，亦复如是。

现在世上，又有八万四千位出家之人，听说毘婆尸佛出现于首都郊外之鹿野苑，正在大转无上的妙法。此法是沙门（勤息）、婆罗门（净裔）、诸天神、魔王、梵天，以及其它的人们所不能讲说的大法。因此，就往诣盘头城外毘婆尸佛所住锡的地方，到后，行礼如仪，然后退坐在一处。释尊此时以偈颂说：

好像有人为了急救其头被燃烧之苦，而速求息灭火炎之处一样，他们也似这情形，而快速的去参诣佛陀！其时毘婆尸佛就为他们说法，其一切内容，也和前面所述过的一样。

「现前八万四千人」，在南传大本经里，是以「以前八万四千出家人」出现，这里虽没有明言为出家或在家之人，然而所谓八万四千人等事，已于上面述过，自然的在这里再出现的八万四千人，应该是毘婆尸佛未成佛前，在各地修持各种教理之修行者，因此，应从南传佛典加以解释，才为自然。

所谓八万四千人，当然也是形容很多人之意。有好多出家的修行者，听「闻」毘婆尸「佛」在「于鹿野苑中」，正在大「转无上」的法轮。他们所听到的「法轮」（本为外道讲说真理之形容），和从来所听到而了解的「法轮」有些不同，听说佛陀的法轮才是真正能够超越生死，解脱一切苦恼之法轮，是「沙门」（勤息，本为修道者的通称）、「婆罗门」（净裔，一般的宗教家）、「诸」位「天」上的神祇「魔」王（第六天，他化自在天）、「梵」王（色界初禅天主），以「及」其「余」的「世人」，也就是一切贤哲，

「所不能转」的。是地道的真理，是超越于一切者！他们既听说世间有这种人，自会放弃从来所学；愿就教于毘婆尸佛。因此，刻不容缓的「即」时赶去参「诣」于正在「盘头城」外，「毘婆尸佛所」住的地方——鹿野苑。大家到齐后，都行礼如仪，然后退坐在一边。

「佛时颂曰」之佛，是指释尊。释尊将提舍王子等人，以及城内八万四千人求道、得道的经过详述后，为了避免一再的叙述详情之繁。在这些人求道、学道、得道的经过，是以短短的几句偈颂去形容。不过虽然是几句，但可说已足够描尽其一切的了。偈颂说：

「如人救头燃，速疾求灭处」。头在人体上，为最敏感的地方，一旦头有损失，即其苦难当，自古以来，所谓头不可失，不无道理。也许人的眼睛、耳朵、鼻子、舌头等尽在头面，尤其是主精神枢纽的脑袋，也在头里，故为最被人所爱惜保护的部位。头被火燃烧，是件大事，是刻不容缓，急需加以抢救息灭！所谋「灭处」，是指消灭火炎的方法，也就是欲赶紧求灭火燃，以免痛苦难堪！是形容「急急如律令」之意。「彼人亦如是，速诣于如来」。这些出家人也和上述的情形一样，其欲追求真理心切的程度，于此可窥其一斑！

他们参诣佛陀后，其「时」毘婆尸「佛」即「为」他们启导「说法」，其程序均和上述一样——「亦复如是」。

尔时盘头城，有十六万八千大比丘众。提舍比丘、鞞荼比丘，于大众中，上升虚空，身出水火，现诸神变，而为大众，说微妙法。尔时如来默自念言：今此城内，乃有十六万八千大比丘众，宜遣游行，各二人俱，在在处处，至于六年，还来城内，说具足戒。

这时在盘头城的管辖内，已有十六万八千位大比丘的僧团。提舍比丘和鞞荼比丘为上首人物。他们常常上升空中，由身上化出水火等，显现诸神异，在为比丘们讲说微妙之法。毘婆尸佛曾经有时暗中思惟说：现在这个城里拥有十六万八千位大比丘的团体，应该令他们到处去游行度众。各路都二人同行，各到各地去弘化，到了六年后，大家再回到城里，继续诵戒修持。

「尔时」在「盘头城」这个地方，已拥「有」庞大的僧团——「十六万八千大比丘众」。所谓十六万八千，仍然是很多的表示，在原始经典里，已有如此数目之记载，莫怪大乘经典会一再的把它扩充而为无量无数等数字。原来古印度都以四或八，五或九为圆满完整之数目，如四方，如四方四维（八），或四方加中央（五），或四方四维加中央（九）去概述完整，也就是很多都齐之意。至于八万四千，或十六万八千，均为八或四之迭乘所成的，是想形容大多数，也是最为完整之意耳。

在这庞大的僧团里，最为突出的人物就是毘婆尸佛初转法轮时所度的二位尊者——「提舍比丘、鞞荼比丘」。二人在佛座前，已有相当的造诣，堪以代佛领导大众。因此，常常在「于大众」当「中」，「上升虚空」，「身出水火，现诸神变」。神变之神为不可测量，也是天然之内慧。变为变动、变化，是改常事之谓，是属于神足通（神境通）。二人之果证而有诸神通，如前述，故能变化自在。至于升上空中，由身中出诸水火等，即为神通变化，必便降伏增上慢之人。这里所示的神变，是一种示范作用耳。当然也是显示其功行之深度，好使大家信服。他们如果连起码的神变也不能的话，焉能代佛领导这么大的僧团？所以说，他们都常变神异，「而为大众」讲「说微

妙」的佛「法」。

毘婆尸佛眼看这么庞大的比丘众在一起，必须加以好好的安排，使他们都有为诸众生服务的机会，所以说，「宜」于派「遣」至各地去「游行」。也就是为了大众的利益，为了大家的安乐，为了怜愍凡愚，叫他们到各地去遍历游化，行诸法益，使更多的众生能够脱离一切苦恼！他

安排「各二人俱」，也就是二人一组，「在在处处——到各所在，各各地方去行诸菩萨大道，广度众生。

毘婆尸佛想叫大家到各地去弘化，一期为六年，「至于六年」后，大家应该「还」皈回「来」盘头「城内」。以便大家「说具足戒」，也就是为了讽诵戒经，为了验明大家的功行，叫大家再予一次的大会合！

时首陀会天，知如来心。譬如力士，屈伸臂顷，从彼天没，忽然至此，于世尊前，头面礼足，却住一面。须臾白佛言：如是。世尊！此盘头城内，比丘众多，宜各分布，处处游行。至于六年，乃还此城，说具足戒。我当拥护，令无伺求，得其便者。

这时首陀会天（净居天），晓得毘婆尸佛内心所想之事。好像大力士屈伸其手臂之速那样，由他所居的地方消失，突然间已到了鹿野苑来。在佛前行礼如仪后，退坐在一边，遂向佛陀说：对啊！世尊！在此盘头城内，有这么多的比丘众聚在一起，不是办法，应该把他们分散至各地去游化，于六年后，再回皈此城来诵持具足戒。我会在暗地里，拥护他们，使那些邪魔们不得伺机搅乱，使恶者不会有机可乘！

在毘婆尸佛私自思惟如上述之事「时」，「首陀会天」，已察「知如来」之「心」所思惟之事。首陀会天就是首陀娑婆天。首陀译为净，娑婆译为宫（舍、处），指五净居天，是色界第四禅，证不还果之圣者所生之处（一、无烦天——无造天，无一切烦杂之处。二、无热天，无一切热恼之处。三、善见天，能见胜法之处。四、善现天，能现胜法之处。五、色究竟天，色界天最胜之处。以上依本经所列次序）能察知佛心一事，通常都以大

梵天来膺任，如南传佛典的记载，也是以大梵天出现，然而这里是以净居天在膺任，也许净居天为色界最高之天，而且释尊在下面的记述里，也曾到过五净居天，故以净居天为是。

净居天这时察知佛心动向，有意促成佛陀之意念，刹那间，即到佛前。其快捷的程度，「譬如」大「力士」之「屈伸臂顷」。屈为曲，伸为直，大力士伸直手臂，或屈曲手臂，不但轻而易举，也是转瞬之间就能完成之事！大力士这么轻快就「从彼」所住的净居「天」宫隐「没」，「忽然」之间已「至此」地——毘婆尸佛所住的鹿野苑来。到达后，即「于」毘婆尸「世尊」之「前」，「头面礼足」，也就是行最敬之礼，然后「霏」退而「住」在「一面」——一旁。

「须臾」（随时）仰「白」毘婆尸「佛」而「言」说：「如是，世尊！」佛陀您所关心之事是正确的。在「此盘头城内」有「比丘」之「众」这么「多」，「宜各分布，处处游行」，应该把他们分散，应该派遣他们到各地去游化度众，叫他们「至于六年」之后，再「还」回「此城」，以便听佛讲「说」讽诵「具足戒」。净居天神继续其言而说：「我当拥护，令无伺求，得其便者」。也就是说，净居天会担当护法之任，会全力支持拥护出家大众，如有恶魔想来侵扰时，定会挺身而出，会使那些欲破坏正法之恶魔们不能如愿以偿。

尔时如来，闻此天语，默然可之。时首陀会天，见佛默然许可，即礼佛足，忽然不现，还至天上。其去未久，佛告诸比丘：今此城内，比丘众多，宜各分布，游行教化，至六年已，还集说戒。时诸比丘，受佛教已，执持衣钵，礼佛而去。佛时颂曰：
佛悉无乱众，无欲无恋着，威如金翅鸟，如鹤舍空池。

这时毘婆尸佛听到净居天所献之语后，就默然允许其所请。是时净居天见佛默然答应，就礼拜佛陀后，突然已不见其影。已还回天上去。净居天离去后不久，毘婆尸佛就对诸比丘们说：现今在此城内有这么多的比丘，大家应该分散至各地去游化度众，六年后，大家再回来诵持律戒。此时诸位比丘们受佛的指示后，各人就穿衣持钵，行礼如仪，告别佛陀，分散至各地。释尊以偈颂说：

毘婆尸佛的弟子，都是无杂乱的徒众，是不贪恋执着的圣者群！他们的威严，有如金翅鸟，也如白鹤之舍弃空池一样的干脆！

净居天猜中毘婆尸佛内心思惟之事，就刻不容缓的请佛分散诸弟子。佛陀听「闻」「此天」之「语」后，「默然可之」。也就是虽然默不作声，可是已经点头首肯其请愿！这「时」「首陀会天」

（净居天）「见佛默然许可」，也就是已会佛意。晓得毘婆尸佛已接纳他的建议，「即」时「礼」拜「佛足」，「忽然不现，还至天上」。其请愿的目的既达成，即多留无用，就以他的神力，在刹那间已不见其影，已回到其所住的净居天宫去。

净居天离开佛前不久（其去未久），毘婆尸「佛」就「告」诉「诸比丘」们说：「今此城内，比丘众多」在盘头城外鹿野苑之闲静处，计有十六万八千位出家「比丘」的佛弟子，不一定都住于城内，但也离开不了盘头城，故说现「今」在「此」盘头「城内」「比丘」之「众」非常的「多」。「宜各分布，游行教化」。分布为分散。十六万八千人虽只为了表示很多之意，但以一位佛陀降世而度的比丘之数，一定也够可观，故以常用之整数充之。拥有这么庞大的教团，如不把它分散而常众在一起的话，虽说四事供养，不会或缺，然而好多地方的众生，即恐不能常时听到真理，佛法不一定能偏布，故需分

散比丘于各地，去「游行教化」，也就是到各地去游化，去现身说法，度化众生。

各人在各地游化，「至」于满「六年已」后，即应「还」回「集」合到盘头城来，以便「说」具足「戒」。说戒是就其日之作为而言。佛制：每半月后，集大众于一堂，读戒经。又于半月令忆出所犯之罪，而说其罪，以长善除恶。说戒即为布萨（净住、长净），是就其功能而言。所谓「说罪」，是就比丘之忏悔而言。是欲使当事者说已先愆，改往修来，至诚恳责。所谓长其善，除其过是也。说戒属于秘密行事，如不受过具足戒之人，则不许听。佛陀在世时虽不一定如现在之具足戒那么的细繁，但当一位出家人，应行应守之规律，一定已略具规范，故已有「说具足戒」之名之出现！

此「时」「诸」位出家的「比丘」们，既「受」毘婆尸「佛」的「教」训遣令，即大家就唯命是从，大家都「执持衣钵」，也就是将需穿的袈裟，以和乞食时所用之钵器，都准备妥适，持的持，穿的穿，然后「礼」辞「佛」陀后，就各就各的地方「去」。释尊于此「时」以偈「颂」说：

「佛悉无乱众」。无乱为无杂乱，是没有烦恼扰乱之意。毘婆尸佛派遣他们的众多弟子到各地去的用意在于使每位弟子都能遍历各地去游行度化，也是为了大众之利益与安乐着想。佛陀为慈悲平等的智者，故哀愍天人，爱怜一切众生，而把大众遣送到各地去普渡众生，不会止留大众于一处。大家也都听佛之令，很有秩序的到各

地去。所以说，「佛」陀的弟子「悉」为有秩序，能体佛陀哀愍众生之心，而各就各之途去弘化，是一群「无」扰「乱」，无烦恼之圣者，可堪膺任佛陀之使命的大「众」！他们是「无欲」「无恋」的觉者，无意永留在佛身边，随时都会听佛的使命。佛陀把他们遣散，他们一点也不留恋！倘大的享誉，都留不住他们，是没有半点欲念之众！其「威」

严，有如「金翅鸟」，又「如」白「鹤」之舍弃「空池」的干脆！金翅鸟为旧译，新译为妙翅鸟（迦楼罗）。金翅鸟王譬喻为佛，能飞行自在，以清净眼观察大海龙王宫殿，奋勇猛力，以左右力搏开海水，悉令两辟。知龙男女有命尽者，而摄取之。佛亦如是，安住无碍虚空之中，以清净眼，观察法界诸宫殿中一切众生，若有善根已成熟者，即奋勇猛大力，止观两翅，搏开生死大爱海水，随其所应出生死海，除灭一切妄想颠倒，安立如来无碍之行。鹤为白鹤。譬喻娑罗双树之白。佛陀降世，说法利生，化缘事讫，于娑罗双树间，二月十五日入涅槃，是时双树皆悉变白，犹如白鹤之色，故以为喻。综观偈颂的内容，大抵为称赞毘婆尸佛教导有方，诸弟子们均能听其教训，个个都成为不烦乱的圣者，都堪以担任佛教弘化的使命，故听佛陀宣布遣令后，都不会有半点的依恋不舍之念，都愿受支遣，愿到各地去度化！至于金翅鸟之威，白鹤之舍，虽常譬

为佛之慈悲喜舍，但诸弟子们也因已学到佛陀的长处，故已不再会有贪恋的心理，其威如金鸟，其舍如白鹤，该聚即聚，该去即去！

时首陀会天，于一年后，告诸比丘：汝等游行，已过一年，余有五年。汝等当知，讫六年已，还城说戒。如是至于六年，天复告言：六年已满，当还说戒。时诸比丘，闻天语已，摄持衣钵，还盘头城，至鹿野苑，毘婆尸佛所，头面礼足，却坐一面。佛时颂曰：
如象善调，随意所之。大众如是，随教而还。

净居天经过一年后，告诉诸比丘们说：你们在各地游化，已经过一年，残余的时间为五年，你们应该要记得，经过六年后，要还皈盘头城诵戒之事。这样，时间过得很快，已到了六年期限之时，净居天又对他们说：六年的期限已到了，你们应该回城诵戒！这时诸比丘们，听闻净居天之语后，就穿衣持钵，还回盘头城，到了郊外之鹿野苑——毘婆尸佛所住的地方。到后，行礼如仪，然后退坐在一旁。释尊此时又以偈颂说：

好像大象之善被调驯一样，能随其心所欲。比丘大众也像这样的随顺佛之教训，准时还回该城。

大家告别毘婆尸佛后，就到各地去游化。他们虽为修行途中，但已堪任大法，各据一处，故受佛命，不敢怠慢，到处去游行化度。大抵说来，比丘所到之处，一定都是有人口密集的城市或乡村的郊外，以利托钵宏化之便。（此经记载为二人一路，而南传大本经即为各就各之路，也就是一人一路，不可以一路二人同行。各人一路即能多一倍的教化地区，在同一时间，能多与人接触度化。二人一路，即有个同参之伴，可以互相切磋，相互照应。

如一人有疾，或其它事故，不能行诸乞食，教化度人时，即另一人可以担负其责。总之，一人一路，或二人同途，均为佛教，故都能符合佛教应化之能事）。

那「时」「首陀会天」，在「于」比丘们到处游化，已经过了「一年」之「后」，就「告」诉「诸比丘」们说：「汝等游行，已过一年，余有五年」「汝等当知，讫六年已，还城说戒」净居天在诸比丘们到各地去游化时起，就很关怀大众的一切，尤其是六年后

必须回皈盘头城去诵持具足戒一事，是他们无时或释之事。为了大众能将大好时光好好的运用，为了僧众不致忘弃大会合之事，在大家离开佛陀经过一年后。他就负起提醒大家一次。他说大家「游行已度化后，「已」经「过」了一年，离六年的时限，残「余」的时间唯「有五年」，也就是只残五年，再过五年就是大家应该回皈盘头城之时，所以说，「讫六年已」，讫为完毕，也就是六年期满后，大家不忘「还」

回盘头「城」去实行「说戒」——持诵波罗提木叉（别解脱，戒）。是时佛陀会令众人在游行各地时的一切经过坦白的吐露出来。大凡佛陀之说教，是因哀怜众生、为大家之法益安乐。众生即包括天人，故其说都是由浅入深，从近至远，终能达到解脱的境地。不管是阐扬人天之乘，或者是出世之道，都是初亦善，中亦善，后亦善，由始至终，均为引入最妙之法——解脱之法之故，法虽浅，而义即深，不使人停滞于浅近之法。毘婆尸佛之授教与弟子们之传教，均遵此原则。为了证实大家之所作所为是否遵守佛诫，故需举行一次大会合，以便考察大众之一切，才有六年后须回城说戒（布萨）之需要。净居天也很重视此事，因他们也想藉其说戒的机会，磨练精进，以期有所成就！

「如是」这般，「至于六年」时，净居「天」复告「诸比丘」言：「六年」期限「已」经届「满」，大家「当」应「还」回盘头城「说戒」。据南传大本经记载，则每经一年，诸天神众，就提醒诸比丘们一次，直到六年届满。比丘们虽然都会记得六年后应该回皈盘头城，以便诵持波罗提木叉（别解脱，戒）。可是这么多的比丘当中，难免为了度化而忙于应赴，致于误时而不便报到，故此天之提醒关心，并不是多余的！

这「时」「诸」位「比丘」们，听「闻」净居「天」敬告之「语」后，即「摄持衣钵，还盘头城，至鹿野苑，毘婆尸佛所」。比丘们有的有神力，有的神力未必具备，因此，具足神力的比丘，则以自己的神力，在一日当中就已回城报到。而未具神力的比丘们，也因得诸天神之神力帮助，同样的很快就能由各地回到盘头城来。大家收拾（摄）袈裟，捧持钵器，也就是穿好法衣，手里拿着乞食之用的饭器（钵），都争先恐后，而很有威仪的还回盘头城的郊外之鹿野苑——毘婆尸佛所住的地方来。到后，免不了行礼如仪，然后各就各的位置，都在佛陀身边的另一边。释迦「佛」陀在此「时」又以「偈」赞而「曰」：

「如象善调，随意所之」。象为地上最大的哺乳动物，其力很大，虽人驯之，还是攀不倒牠，除其愿意，不然，还是牵不动牠。如台北圆山动物园，为使牠迁入新居，还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也就是用尽种种的方法，始能令其就范。佛陀为调御丈夫，如善能调驯庞大的野兽一样，能够将顽强刚愎的众生教化，使其柔软和顺。故说毘婆尸佛的诸弟子们，犹「如」野「象」已被「善」于「调」驯一样，能够及时「随」其「志」愿「所」及，而趣「之」于鹿野苑！比丘「大众」们，确实「如是」这般的随顺佛陀的「教」训「而还」回盘头城毘婆尸佛所住的鹿野苑，接受诵持波罗提木叉的仪式。

尔时如来，于大众前，上升虚空，结跏趺坐，讲说戒经，忍辱为第一。佛说涅槃最，不以除须发，害他为沙门。时首陀会天，去佛不远，以偈颂曰：

如来大智，微妙独尊，止观具足，成最正觉。愍群生故，在世成道。以四真谛，为声闻说，苦与苦因，灭苦之谛，贤圣八道，到安隐处。毘婆尸佛，出现于世，在大众中，如日光曜。

说此偈已，忽然不现。

这时毘婆尸如来，当大众之前，升至空中，结跏趺之坐。讲说戒经，以忍辱为第一条。佛陀又说涅槃寂静为最胜。又说不因为剃除须发，而行伤害他人之事，而作沙门。是时净居天在离开佛陀不远处，用偈赞颂说：

如来的智慧，非常的微妙，唯我独尊。止、观都圆满具足，成就最上的正觉。为了悲愍众生之故，降生在世而成道于世

间。用四种真理为声闻弟子开解——一切皆苦的真理，以及会苦的原因——集的真理，灭苦后的真理——灭谛，应持的贤圣之八正道，令人到达安隐自在的境地。毘婆尸佛降生于世间，在大众当中，有如太阳之光曜那样！

净居天说此偈颂后，突然间再也看不到其影！

「尔时」毘婆尸「如来」看到诸位比丘们都已到齐，就在「于大众」当「前」，以佛具有的神通，「上升」到「虚空」，在那里「结跏趺」之「坐」。跏为足背，结跏趺即为交结左右足背，而置于左右陞上，是全跏坐，所谓结跏趺坐是也。先以右趾押左股，后以左趾押右股，手亦左上右下，为之降魔坐（禅宗均采之）。先以左趾押右股，后以右趾押左股，手亦右上左下，名为吉祥坐（释尊成道时，足身安吉祥坐，手作降魔之印）。又置左右之一足，置于左右之中陞，为之半跏趺坐。

毘婆尸佛升上空中，结跏趺而坐在那里

后，就为大众「讲说」有关于出家「戒」规的「经」典（法语）。首先叫人「忍辱为第一」。忍辱为忍受一切侮辱、恼害，而没有半点怨恨之心。也就是内心能安忍外来所辱之一切境遇。佛陀首先教诫比丘，叫他们在修行的过程中，会遇到外来的侮辱，以及会恼害行者之事情，是时应以忍辱、隐忍去对于一切，内心不可生起瞋恨之念，要克服一切的困难，才是学佛人应修之行！所谓「火烧功德林」，也就是凡事不忍辱，而生瞋恨时，则你所积的好多功德，均会被瞋火烧毁殆尽，故应用功行持忍辱，以免常起瞋恨之心，而破坏自己的功德。同时万事如能忍辱，则有师范作用，能使众生安隐快乐，故忍辱行对于行者是多么的需要：

毘婆尸「佛」又「说」涅槃最胜。涅槃译为灭、寂灭。灭为灭生死因果，是将生死之大患灭除之意。寂灭即为生死果报已灭除而得达空寂安隐的境界。总之，涅槃就是觉悟宇宙人生的真理，而解脱一

切结缚，是成道之义，如前述。学佛人最大的目的在于涅槃，得达涅槃的境界时，即所有的业障消尽，所有的智德都已具备，故毘婆尸佛说涅槃最为优胜！

「不以除须发，害他为沙门」。除面须，剃头发，是比丘之相，是出家修道之沙门。此二句为教诫出家之人不可有伤害他人的行为。出家之人所行之道，是在用功克服一切困难，将自己的无明愚痴心理化为智慧慈悲，在修持的过程中，不但为己，还要为诸众生着想，故应戒慎一切有害他人，恼怒他人之行为。伤害他人就是造恶业之因，所谓「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是诸佛教」，故佛教徒应力行除恶行善，清净自己之心行。如不然，即不能算是出家的行者——沙门。

这「时」「首陀会天」（净居天），离「去」毘婆尸「佛」的身边「不远」之处，「以偈」赞「颂」说：

「如来」为大「智慧」的觉者，其「智慧」是非常的「微妙」，可说是唯我「独尊」，也就是唯有佛陀始有这种微妙的智慧，除佛与佛之外，任何人都不能与之相比，是唯独佛陀最为尊贵！「止观具足，成最正觉」。止观之止为停止，是停止于谛观之理而不动之意。观为观达，是观智通达，契会真如之义。止属于定，观则属于慧，故定慧都具足圆满。正觉为佛陀之实智，是一切诸法之真正觉智。净居天称赞毘婆尸佛为禅定智慧都具足圆满，成为最高无上的智慧之佛陀。佛陀为了慈「愍群生」之「故」，才降诞于「世」间，「在」这个世间「成」就佛「道」。

「以四真谛，为声闻说」。四真谛就是四圣谛。声闻为直接听「闻」佛陀说教的「声」音（教言）而悟道证果之圣者，是指佛陀的弟子。由于大乘佛教之兴起，而将声闻

贬为小乘的佛弟子。其实佛陀在世时，凡是佛陀的出家弟子均为是声闻。佛陀观察十二因缘而悟道成佛，大转法轮，也就是说教度众时，都以四谛的真理为中心，从始至终，没不在阐扬四圣谛。而弟

子们都由四圣谛入门，而悟道证果，故声闻确实是指佛陀的弟子！毘婆尸佛为诸弟子们所阐述的四圣谛，是「苦与苦因」。苦为苦谛，说一切都是苦，苦因为集谛，是苦的原因。「灭苦之谛」即为灭谛，是将苦因与苦果都灭掉，而得达涅槃寂灭的境界。「贤圣八道」之八道为八正道，是道谛。八正道为：1.正见。其见正而离偏邪之见解。所谓见四谛之真理而明白四谛，也就是正确的认识一切，不会偏差之意。正见是以无漏之慧为体，故为八正道之主体。2.正思惟。正确的思想，是将其正见四谛之理思惟，使其增长其智，是属于心理作用。3.正语。言出必正确，不作一切非理之语，是属于修其口业。4.正业。正确的行动，是修清净之身业。摒除一切邪业之谓。5.正命。正确的生活，其生活均顺于正法，身口意三业均不作不正当的邪命（生活）。6.正精进。正确的勤修，惟正道是勤，发挥其强有力的精进力。7.正念。正确的忆念，将一切邪念拂

弃，唯一忆念正道。8.正定，正确的禅定，全力入于无漏清净之禅定。不修不正确之禅定。以上八法均离邪非，故为正，由之而能达到涅槃，故谓之道。此八正道是贤圣所修之道，也是学佛人必修之道，依之而能完成道业，能「到」达自由自在解脱一切生死苦痛，能至「安隐」快乐之「处」。八正道是出世间之因，灭苦之谛为出世间之果，故四谛为世、出世间之双重因果。至于贤圣之贤，是和善之义，圣则会于正之意。和善虽已离恶，然而未发无漏之智，故还未证理，还未断惑，还在凡夫之位，不过以邻于圣是事实。如发无漏智，而证理断惑，舍弃凡性，则为之圣。佛教以外之典籍，都以圣贤出现，而佛教则以贤圣列出，是欲人明了其果证之深浅，解脱与否者！

首陀会天说毘婆尸佛成佛后，教化很多弟子，都以四谛完成弟子之正觉。最后说彼佛降生「出现」「于」此「世」间，处「在」「大众」当「中」，犹「如」「日光」晃「曜」那样的将闇冥的世道人心普照，使世间、众生，都得大智慧光明！

净居天「说此」「偈」赞颂毘婆尸佛之伟大功德，慈悲救世之事后，「忽然不现」，也就是说完后就离开现场，转瞬之间，已不见其影，其动作之快速，至于如是！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我自思念，昔一时，于罗阅城耆闍崛山，时生是念：我所生处，无所不遍，唯除首陀会天。设生彼天，则不还此。我时，比丘！复生是念：我欲至无造天上。时我如壮士屈伸臂顷，于此间没，现于彼天。时彼诸天，见我至彼，头面作礼，于一面立，而白我言：我等皆是毘婆尸如来弟子，从彼佛化，故来生此。具说彼佛，因缘本末。

这时释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我想起往事，要对你们说。那是从前某个时候，我在王舍城外的灵鹫出之事。那时曾经这样想过：我所降生过的地方，没有不遍到的，除了首陀会天之外。假如生到首陀会天去的话，就不会再回到这个世界来。比丘们！我那个时候，又这样想：我想走一趟无造天（无烦天）。我就像强有力的壮丁在屈曲伸直其手臂之快速那样的从此世界隐没，刹时已到了无造天。那时那些天神们，一看我到达那里，就到我的前面行起五体投地之礼。礼毕，即站在一边。他们向我表示说：我们均为毘婆尸佛的弟子。大家都从那位佛陀的教化之故，升上此天来。他们均将毘婆尸佛的一切因缘始末讲给我听过。

「尔时」释迦「世尊」，将毘婆尸佛降生度众等一切事迹阐述后，拟藉诸天之口述，以证实过去七佛的因缘本末，故又「告」诉「诸」位「比丘」们说：「我自思念」，也就是

释尊想起了往事，趁大家都在布萨诵戒的期中述说，所以说，「我」现在「自」已「思念」起往事，想对你们说。

往「昔」的某「一」个「时」候，我在「于」罗闍城（王舍城）郊外的「耆闍崛山」（灵鹫出）的时候。罗闍祇城译为王舍城，是摩竭陀国的首都，是当时印度二大强国之一（另一为乔萨罗国，国都在舍卫城）。耆闍崛出译为鹫头山，出顶像鹫，同时有好多鹫鸟栖于此，故名。山在城外东北处，释尊常在此说法，故通称为灵鹫出，或灵出。

那个「时」候，我曾经「生」起如下之「是念」。「我所」辗转降「生」之「处」，「无所」「不」周「遍」，「唯除首陀会天」。也就是说，除了首陀会天以外，无论甚么地方，释尊都曾经降生过。为甚么唯独首陀会天不曾诞生过呢？因为「设生彼天，则不还此」。首陀会天是色界第四禅天，已证「不还」果（阿那含）之圣者所生之处。依次为1.无烦天

（无造天，无一切烦杂）。2.无热天（无一切热恼）。3.善见天（能见胜法）。4.善现天（能现胜法）。5.色究竟天（色界天最胜之处）。如果转生到首陀会天的话，就不会再转生到此娑婆世界来，所以说，「设」若「生」到「彼天」（首陀会天）的话，「则」「不」会再「还」「此」世界来。因此，释尊说他不曾生到首陀会天去。

释尊继续说：「我」要告诉你们有关于那个「时」候之事。「比丘们！」我「复」「生」起「是念」。也就是释尊在那个时候曾经又起了如下之心。释尊说：「我」「欲至」「无造天」。无造天为无烦天，是阿那含（不还）之圣者所居之处，故为阿那含天（如上述）。由无造天至色究竟天（阿迦尼咤天）计为五天，都是不还果的圣者所居之处，故为五净居天（五首陀会天）。释尊说他唯有首陀会天不曾投生过，这次要到那边去看看。首先想至五净居天之第一层天——无造天（无烦天）去，心头一动「时」，「我」即犹「如」「壮士」之「屈」曲。「伸」直其手「臂」之「顷」，「于此」灵鹫山隐「没」，「现」身到达「于彼」天——无造「天」。佛陀有神足通，故其心念一动，即不管是何处，说到就到，其疾捷的程度，有如大力士将他的手臂动一动之间！

释尊到达无造天「时」，「彼诸天」，「见我至彼」处时，也就是无造天的诸天神们看到释尊光临时。大家都趋至佛前，「头面作礼」，都行五体投地之礼。行礼如仪后，就退至「于」「一面」（一旁），都站「立」在那里。诸天于是「而」仰「白」「我」。发「言」而说：「我等皆是，毘婆尸如来弟子」。大家都说他们均为毘婆尸佛的弟子。「从彼佛化，故来生此」。他们曾经皈依遇毘婆尸佛，都承受毘婆尸佛的教化熏陶，虽然一时未得脱离三界枷锁，可是已因用功修持而能上生到这五不还天来。生到此天后，已不再回到娑婆世界，唯在此处继续修持用功，最后总会得达解脱的境地。释尊也曾经说过，「设生彼天」，「则不还此」娑婆来，故可证实生到不还天则不会再生到娑婆来之事。

诸天将他们生到不还天的因由报告释尊后，又「具说彼佛，因缘本末」。因为习因，也就是从前所习的为后之种，如善人习善而益善，恶人习恶而增恶等是。缘为助缘，如五谷之种为因，雨露、水土、太阳、肥料等为缘，也就是有了这些帮助之环境，才能萌芽生长，故缘与因，是不能混淆而谈。本为原本，是初相，末为后报。净居天们虽未达到解脱的境地，可是他们曾经都是毘婆尸佛的弟子，故对于毘婆尸佛之一切的一切，均在其皈依受教时恭聆过，故能将毘婆尸佛之经历，一事不漏的说出来。

又尸弃佛、毘舍婆佛、拘楼孙佛、拘那

含佛、迦叶佛、释迦牟尼佛，皆是我师。我从受化，故来生此。亦说诸佛因缘本末。

至生阿迦尼咤诸天，亦复如是。

净居天的天神们又说：尸弃佛（顶髻 火首）、毘舍婆（浮）佛（遍一切自在）、拘楼（留）孙佛（所应断已断）、拘那含（牟尼）佛（金寂）、迦叶佛（饮光）、释迦牟尼佛，均为我们的师父。我们都从他们接受教化，才能果证此地。也叙述诸佛成佛之因缘实事与本末。至于生到阿迦尼咤天（色究竟天）等诸净居天的天神们，也都异口同音的向我报告这些事！

净居天的天神们，所皈依过之师，不只是毘婆尸佛一位。所谓「历劫修行」，在修习佛法当中，欲成就果证，必须长期的用功修持，在久长的岁月里，定会遇到好多的佛陀降生。佛陀的诞生是千古难遇的

机会，故大家定会去参诣降世之佛陀。而受其教导，莫怪净居天的诸天们都说是他们曾为上述七佛的弟子。所以说，「尸弃佛」等诸佛「皆是」他们的导「师」，「我」们均「从」尸弃佛等诸佛那边「受」过教「化」，「故」知精修而能「来」到这里，「生」到「此」天！「亦」叙「说」尸弃佛等「诸佛」的「因缘」果报，究竟「本末」等事。

「至生阿迦尼咤诸天，亦复如是」。阿迦尼咤天为色究竟天，是色界最上之天，也是五净居之最。「至生」就是至于这里，生到这里之意。释尊到无造天（无烦天）后，又层次而至其它的净居天，最后到色究竟天（阿迦尼咤天）。所到之天，均和停留在无造天时一样，都接受他们的礼敬、报告，故说「亦复如是」（也是如此这般）。

佛时颂曰：

譬如力士，屈伸臂顷，我以神足，至无造天。
第七大仙，降伏二魔，无热天见，叉手敬礼。
如昼度树，释师远闻，相好具足，到善见天。
犹如莲华，水所不着，世尊无染，至大善见。
如日初出，净无尘翳，明若秋月，诣一究竟。
此五居处，众生所净，心净故来，诣无烦恼。
净心而来，为佛弟子，舍离染取，乐于无取。

释尊这时又以偈颂而说：

譬如强有力之人屈曲伸直他的手臂之快速那样，我用我的神力，在转瞬之间，就到达无造天界。我这位排行第七的大觉金仙——佛陀，已降伏强软二魔，嗣后到了无我热天去的时候，他们见我一到，都合掌敬礼。犹如昼度树（梅檀树）之香，释师我，远远就被嗅闻到，具足身相妙好的我，其次到了善见天。犹如莲花，不被污水所著，世尊我，已无染无着，其次到了大善见天（善现天、大妙见天）如太阳刚升，清静而没有尘土之遮翳，光明犹如秋天的月亮，最后到了色究竟天。此五净居天，是众生自净而成之处，他们的心净之故，能生到此处，而趋向无烦恼的境地。他们欲清静其心，才来为佛的弟子，大家都舍离染污取着，喜欢无执取者。

释尊以偈颂首先说明到了无造天，乃至最后到了色究竟天之事。偈颂说：「譬如」强有「力」之士，也就是很健旺的壮丁，这种人的动作是非常的灵敏轻快。他若「屈」曲「伸」直其手「臂」的话，那是转瞬之事。释尊说像大力士伸直他的手臂那么轻快之「顷」那样，「我以神足，至无造天」。释尊说他——「我」「以」（用）神足通，在顷刻之间，就到

了无造天（无烦天，五净居天之第一层）。

「第七大仙」之第七，是指释尊。由毘婆尸佛（一）起，依次为尸弃佛（二）、毘舍婆佛（三）、拘楼孙佛（四）、拘那含佛（五）、迦叶佛（六）、释迦牟尼佛（七），已如前述。大仙为大觉金仙，是佛陀的别称。「降伏二魔」。二魔为强软二魔，是指释尊在菩提树下打坐。快要成道时，遇到以乱箭向释尊挑战，想使释尊退震道心之强魔，以及以美女弄姿想来破坏释尊的道心之软魔。这些强软二魔，都被释尊「降伏」，而未能触近释尊，大家都只有挟其狐狸尾巴而四散。是描述释尊的内心已没有半点牵挂怖畏贪爱等心理，从而得道成佛！释尊说他有着自在无畏的精神力量，带着若干的无造天的天神们一同到了「无热天」（第二净居天）。无热天的天神们看「见」释尊光临，就争先恐后的到了佛前，「叉手敬礼」，也就是合掌问讯，行五体投地之礼。

「如昼度树」，「释师远闻，相好具足，到善见天」。昼度树译为白檀树，是很香的树木，也可译为栴檀树。释尊其次到了五净居天之第三层天——善见天，是带着无造天（无烦天）和无热天的若干天神一同去的。「释师」（释尊）全身发香，有「如昼度树」（栴檀树）之香一样，令善见天的诸天们，在遥「远」的地方就已嗅「闻」到其香气。三十二「相」，八十种「好」，都「具足」的释尊，举起他的妙色身，而「到」了第三净居天之「善见天」。

「犹如莲华，水所不着，世尊无染，至大善见」。释尊在善见天停留一会儿，又带着无造天、无热天、善见天的诸天们，到了五净居天之第四天——大善见天。大善见天就是善现天，可译为妙见天。释尊犹如莲华那样，虽出自污泥水中，然而震不被其所染，故说「水所不着」。「世尊」（释尊）因解脱一切之故，如莲花不被染污一样，已「无染」着，自由自在，而到达「大善见天」（善现天）。

「如日初出，净无尘翳，明若秋月，诣一究竟」。究竟为色究竟天，是五净居天的最上层之天。如日初出，净无尘翳，是形容释尊之高贵洁净，没有些许的尘染，没有烦恼，没有甚么能遮住其行趾！释尊内外明澈，既光明、又凉爽，故曰光「明，若」（如）「秋」天的「月」亮。释尊就这样一尘不染，带着无造天、无热天、善见天、善现天的若干诸天「诣」（到）这「一」处色「究竟」天。

释尊历巡五净居天时，到处都受到热烈的欢迎，虽然不像吾人在行祭典，或喜事时那样的热狂欣舞，但是人山人海，万头钻动之天神们的欢迎，已足够表示其热诚！如南传『大本经』描述每到一天，则有数千的天神代表来迎佛，来礼拜，然后则将他们生到该天的始末——道出。也叙述毘婆尸佛等七佛的因缘本末！故释尊这时阐述五净居天们的因果而说：「此五」净「居」天所住之「处」，乃为「众生」用功「所」清「净」的。行者之「心」已清「净」之「故」，能升上这里「来」。已经参「诣」到达「无」有「烦恼」的境地。他们是清「净」其「心」而「来」。为佛「陀」的「弟子」。也就是发愿修持清静梵行的，才出家为佛的弟子的。大家都已「舍离」一切杂「染」执「取」不放之心，都是喜「乐」于「无」有「取」着的圣者！

五净居天之一为无烦天（无造天）的诸天所居住之处，是没有一切烦杂造业之处。其二为无热天，是没有一切热恼之处。其三为善见天，是能见胜法之处。其四为善现天（大善见天），是能现胜法之处。其五为色究竟天，是色界最胜之处。此五天均为不还果的圣者所居之处，是没有异生之杂闹（如前述）。是释尊借机晓示吾人之重点，也是由之以介绍七佛之本末！

见法决定，毘婆尸子，净心善来，诣大仙人。
尸弃佛子，无垢无为，以净心来，诣离有尊。
毘娑婆子，诸根具足，净心诣我，如日照空。
拘楼孙子，舍离诸欲，净心诣我，妙光焰盛。

拘那含子，无垢无为，净心诣我，光如月满。
迦叶弟子，诸根具足，净心诣我，不乱大仙。
神足第一，以坚固心，为佛弟子，净心而来。
为佛弟子，礼敬如来，具启人尊，所生成道，
名姓种族，知见深法，成无上道。比丘净处，
离于尘垢，精勤不懈，断诸有结。此是诸佛，
本未因缘，释迦如来，之所演说。

彻见法相，决定无疑，心不动摇的毘婆尸佛的诸弟子们，都是清净其心，真诚而来参诣我这位大觉金仙。尸弃佛的弟子，没有污垢，没有业行，以清净心来参诣我这位离开有为的释尊。毘舍尸佛的弟子，六根具足清净，以清净心来参诣我这位如日照空的佛陀。拘楼孙佛的弟子，舍离诸欲念，以清净心来参诣我这位妙光焰盛的佛陀。拘那含佛的弟子，无垢秽无业行，以清净心来参诣我这位光如满月的佛陀。迦叶佛的弟子，诸根具足，以清净心来参诣我这位不烦乱的佛陀。神足通第一的诸天，以坚固心，曾经当过释尊我的弟子，这时也以清净心来参诣于我。为佛弟子的诸天们，都来礼敬佛陀我，都向我叙述诸佛降生之处，以及成道、名字、姓氏、种族等事。也忆述诸佛正知正见，甚深妙法，最后成就无上道之事。比丘的净处，乃离开尘劳垢秽，精勤而不懈怠，断诸烦恼结缚。这就是诸佛的本末因缘，是释迦佛陀之所开演阐说的！

释尊说生在五净居天的诸天们，都是过去七佛的弟子，他们都跟七佛学过清净之法，因之而得以生到此不还天来。如「见法决定」的圣者，也就是彻见真理（法），已生无染无着的清净心的圣者。所谓谛观实相，善通其实义，决定就是彻底信任，所谓事定而无动！这类彻见真理（法）的圣者，曾经是「毘婆尸」佛的弟「子」，他们都已清净其心，这次也真诚而来参诣我这位大觉金仙。一位得证无还果的行者，必须经过算不尽的岁月，始有可能达到此种境界。在修行的过程中，定会遇过很多佛陀，会在诸佛之前继续不断的努力用功。在净居天的众多诸天，有的就是毘婆尸佛的弟子，曾经亲近过毘婆尸佛，故说这类「见法决定」的圣者，曾经是「毘婆尸」佛的弟「子」，现在已住于净居天的这些天神，都以他们已有的清「净心」，「善来诣大仙人」。也就是很诚恳的到我这里来参诣我这位大觉金仙——佛陀。

七佛排行第二之「尸弃佛」陀的弟「子」，也就是曾经皈依过尸弃佛，受其教化而修持用功，终于修到净居天来的若干天神。这些曾经是尸弃佛的弟子们，都已得达「无垢、无为」的境地。无垢为清净没有垢染，也就是没有烦恼（无漏）。无为之为就是造作，无为即为无因缘造作，是虚无寂寞，妙绝于有为，是真理之异名。这类天神也以其清「净心，来诣」于我这位已脱「离有」为之最「尊」之人——佛陀。有就是有为造作，也就是有因有果，所谓结缚（烦恼）。离有，即为脱离诸有，所谓离诸有结，心得自在是。他们具表示曾经是尸弃佛的弟子。

曾经是排行第三之「毘婆（舍）婆」佛的弟「子」，「诸」善「根」都已「具足」。诸根为诸善根，信、勤、念、定、慧等五根，一切善法均为根深蒂固之向上之法，故名。他们也以清「净心」来参诣于我这位犹「如」「日」光「照」耀在天「空」般之佛陀。

曾经是排行第四之「拘楼孙」佛之弟「子」，他们都已「舍离诸欲」。诸欲为诸欲念，如对于色、声、香、味、触等五境而起欲念等是。这些天神都已舍离这些欲念之境地者，都以他们的清「净心」，来参「诣我」这位「妙光焰盛」——慧光普照的佛陀。

曾经是排行第五之「拘那含」佛的弟「子」，他们也是「无」有「垢」秽烦恼，脱离有

为造作之业——「无为」的圣者，都是以清「净心」来参「诣我」这位「光」明「如」「月满」，能弃除人家之烦热心的佛陀。

曾经是排行第六的「迦叶」佛的「弟子」，他们均为「诸」善「根」都已「具足」的圣者，大家也以清「净心」来参「诣我」这位心「不」散「乱」的「大」觉金「仙」——佛陀。乱为乱心，是心不住于一处，是散乱放逸之心，也是烦恼的别名。佛陀已没有诸烦恼，心常定而不乱，故名。

有些天神是「神足」通「第一」的圣者，他们都「以坚固」之「心」，曾「为」排行第七之释迦牟尼「佛」的「弟子」，也都以清「净心」而来参诣于我。心念不变不动为之坚固心，坚如树木之根株不能拔，从他物不变原态为之固。是形容诸天不被物迷之意。

诸天曾经均「为」七「佛」的「弟子」，他们都来「礼敬」「如来」我。在我之前，大家「具」（都）「启」白我这位「人」天中之圣「尊」。他们悉将每位佛陀「所生，成道」等事，告诉过我。所生就是佛陀所降生之处，成道即为佛陀用功修持，最后成道之谓。如毘婆尸佛是九十一劫前降生为盘头婆提城之盘头王的太子，后来出家修行，终于在波波罗树下成道。而释尊即现在降生于迦毘罗卫城，为净饭王之太子，出家后，终于在毕钵罗树的树下成道等是。「名姓种族」是有关于

七佛降生时之姓与名，以及出身之种族。如毘婆尸佛之姓为拘利若（僇队若，火器），是刹帝利族（王种）出身，释尊之姓为瞿昙（乔答摩，最胜、地种），也是刹帝利族出身。其它有关于七佛之一切，尽如前述。这些事情，诸天都能一一举出，并向释尊报告！经文到这里，已不再详述，只举出大家最为关心之事，其意如下：

「知见深法，成无上道」。知见为正知正见，如毘婆尸佛乃至释尊，都在其修道之树下顺逆观察十二因缘，而了悟宇宙人生的真理，也就是正见正知宇宙人生深妙的法相（真象），而成就无上之正觉——佛陀。「比丘净处，离于尘垢，精勤不懈，断诸有结」。有结就是烦恼，是有结缚不得自在之意。毘婆尸佛乃至释尊，均于出家为沙门，当起比丘向人乞食的生活，最后都在清净无杂的闲静处，离开尘劳污垢的凡尘，在那里专心一意的精进勤勉，不曾懈怠，终于因之而断诸有结——烦恼，而脱离三界轮回，而成就大觉——佛陀！

「此是诸佛，本末因缘」。以上为七佛降生成道之经过，从始至终，一切因缘实事。至于「释迦如来，之所演说」，乃为结语。其义为释尊将七佛的一切讲解后，又说他有一次到了五净居天，在那时。听取诸天们叙述七佛之一切，其内容和释尊所开演的并无二致。这些事情，经过释尊当面和他们的弟子演说，故为释尊之所开演！

佛说此大因缘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释迦「佛」陀「说此」七佛的「大」事「因缘经已」，也就是释尊讲过『大本经』后，「诸」位「比丘」们恭「闻」释迦「佛」陀「所说」的一切，都非常的「欢喜」，都庆幸为佛弟子，大家都愿效佛陀，愿将佛陀所阐述的教义为据，而努力用功，尽形寿「奉行」不怠！

(二)游行经{二一四}

游行经（初）

佛陀在世时，常常游行到各地去教化众生，去解除人家的困惑。佛陀以游化各地时，所遇到的很多事情为机，对出家的诸弟子，以及在家的信徒，甚至是异教徒，都不遗余力的去为他们开演说法，律令教诫，使好多人增添法益，解脱困境，此经即为其中概要的经典。

里面曾经描述过佛陀将入涅槃（寂灭、离世）时的遗教、训诫，以及佛陀入灭后的舍利分配（分为八分），暨盖塔供养等事。

（一）首先叙述阿闍世王（未生怨。中印度摩揭陀国王—频婆娑罗王之子。已登基为国王。本为残忍之人，皈依佛陀后，为佛教一大外护者），欲出兵攻打跋祇国（十六大国之一，以离车族为盟主）。阿闍世王皈依佛教后，一向都听佛的教训，故遣禹舍（雨舍，筑华子城之大臣）至灵鹫山（耆闍崛山，位于中印度摩揭陀国王舍城之东北），去请示佛陀是否可行？原来阿闍世王因看不惯跋祇国民自恃勇健，刚愎自强，不肯驯伏于他，才引起其不满，而想以强大的军力去折伏跋祇国人。

佛陀不欢迎其行动，就趁禹舍大臣来访请示的机会，对阿难提示跋祇国之难以攻破之原委。里面是以佛陀和阿难一问一答的方式记录下来的。佛陀开导的内容如下：

1.跋祇国的君臣很和顺（常集会议事）。2.长幼有序。3.孝顺父母。4.敬重师长。5.尊崇宗庙。6.诸多贞妇。7.尊重沙门持戒者（以上为七不退法）。佛陀说其国人民既具有这些美德善行，即不容易会被侵害，也就是并不能以武力就会容易被人攻破！

禹舍大臣听后向佛表白说：「只行七法当中的一法，即很牢固有力，何况跋耆国的国民已完具七不退法！」说后即以国事多忙为由，礼谢佛陀，而回去复命。

（二）佛陀随后即到王舍城，集诸比丘于讲堂，藉阐跋祇国之七不退法，而叙说五种七法，以及。

佛陀在讲堂为诸比丘阐释七不退法之一，和跋祇国民所遵奉的七法类同。兹志其文于左：

1.常常集会，讲论，则长幼和顺，法不可坏。2.上下和同，敬顺无违。则长幼和顺，法不可坏。3.奉法晓忌，不违制度，则长幼和顺，法不可坏。4.若有比丘，力能护众，多诸智识，宜敬事之，则长幼和顺，法不可坏。5.念护心意，孝敬为首，则长幼和顺，法不可坏。6.净修梵行，不随欲态，则长幼和顺，法不可坏。7.先人后己，不贪名利，则长幼和顺，法不可坏。

佛陀在这里另启五种七法，原文如下：

第一种七法：1.乐于少事，不好多为，则法增长，无有损耗。2.乐于静默，不好多言。3.少于睡眠，无有昏昧。4.不为群党，言无益事。5.不以无德，而自称誉。6.不与恶人，而为伴党。7.乐于山林，闲静独处。如是，比丘！则法增长，无有损耗。

第二种七法：1.有信，信于如来，至真、正觉，十号具足。2.知惭，耻于己阙。

3.知愧，羞为恶行。4.多闻，其所受持，上中下善，义味深奥，清静无秽，梵行具足。5.精勤苦行，灭恶修善，勤习不舍。6.昔所学习，忆念不忘。7.修习智慧，知生灭法，趣贤圣要，尽诸苦本。如是七法，则法增长，无有损耗。

第三种七法：1.敬佛。2.敬法。3.敬僧。4.敬戒。5.敬定。6.敬顺父母。7.敬不放逸。如是七法，则法增长，无有损耗。

第四种七法：1.观身不净。2.观食不净。3.不乐世间。4.常念死想。5.起无常想。6.无常苦想。7.苦无我想。如是七法，则法增长，无有损耗。

第五种七法：1.修念觉意，闲静无欲，出要无为。2.修法觉意。3.修精进觉意。4.修喜觉意。5.修猗觉意。6.修定觉意。7.修护觉意。如是七法，则法增长，无有损耗。

六不退法有二，第一为：1.身常行慈，不害众生。2.口宣仁慈，不演恶言。3.意念慈心，不怀壤损。4.得净利养，与众共之，平等无二。5.持贤圣戒，无有阙漏，亦无垢秽，必定不动。6.见贤圣道，以尽苦际。如是六法，则法增长，无有损耗。

第二种六不退法是：1.念佛。2.念法。3.念僧。4.念戒。5.念施。6.念天。修此六念，则法增长，无有损耗。

(三)佛陀由王舍城到竹园（巴利本说庵摩罗树园，然而可推为迦兰陀竹林精舍—迦兰陀竹园），在堂上演说解脱道之基本学—戒定慧三学，其原文如下：

与诸比丘说戒定慧。修戒获定，得大果报。修定获智，得大果报。修智心净，得等解脱，尽于三漏—欲漏、有漏、无明漏。已得解脱，生解脱智，生死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不受后有。

佛陀其次到了巴陵弗城，就在该城外的树下，为诸优婆塞（近士男，在家信徒）说五戒（不杀、不盗、不婬、不欺—不妄语、不饮酒）。诸居士们随后兴筑大堂舍于其处。佛陀在该堂舍为诸善信演说破戒之五衰耗，以及说持戒之五功德。原文如下：

凡人犯戒，有五衰耗：1.求财所愿不遂。2.设有所得，日当衰耗。3.在所至处，众所不敬。4.丑名恶声，流闻天下。5.身坏命终，当入地狱。

凡人持戒，有五功德：1.诸有所求，辄得如愿。2.所有财产，增益无损。3.所往众人敬爱。4.好名善誉，周闻天下。5.身坏命终，必生天上。

时已夜深人静，佛陀就将诸善信遣散。

佛陀嗣后在后夜，明相出现时，以他的清静的天眼，看到诸大天神各各持守宅地之景，就对阿难预言巴陵弗城将来会繁荣等事。此预言是佛陀回皈讲堂后之事。经文是以佛陀垂问阿难，说造此城之人是谁？阿难回答为禹舍大臣所筑，是为了防御跋祇国而造的。佛陀称赞造此城时正得天意。佛陀说：佛陀我在闲静处时，因天眼而知诸大天神，以及中、下等神都在封守宅地，佛陀说大天神所封守之地，人住其处，即会安乐炽盛。中神之封处，即为中人所居住之处。下神封处，就是下人所居住之所。这个地方是贤人所居住之处，是商业繁荣之所，国法真实，没有欺罔等事，可说是胜地，是不会容易被破坏的！佛陀虽这样说，但曾经也预言历时久后，会衰坏之因果，好像是在警告巴陵弗城之人！佛陀说：此城久后，如果会衰坏，那就是由于1.大水。2.大火，以及3.中人、外人之谋，也就是内奸通外敌，有以致之！

此时城里的善信，于彻夜到讲堂来供养佛。大家手自斟酌，食讫，行水，也就是大家亲手奉仕佛陀吃了后，即行水。行水就是用水洗钵与手。佛陀趁诸位在座，就启示说：「现在此处为贤智所居之处，持戒的人很多，都净修梵行，善神会因之而很欢喜。」佛陀即为咒愿说：「可敬知敬，可事知事，博施兼爱，有慈悲心。是诸天称赞之处，常与善俱，不与恶会！」

佛陀说后，受大家欢送而离城。禹舍大臣随后即想：沙门瞿昙现在出此城门，应将此门名为瞿昙门。又见佛陀渡河之处，就名为瞿昙河。佛陀至河边时，看见有人坐船渡河，有的乘筏，有的乘桴，就略施神力，刹那间，已到彼岸！佛陀有颂说：

佛为海船师，法桥渡河津，大乘道之舆，渡一切天人。
亦为自解结，渡岸得升仙，都使诸弟子，缚解得涅槃。

(四)佛陀渡过河后，游行至拘利村。在一树林下对诸比丘们说明戒、定、慧、解脱之四深法。佛陀说：有四深法，其一为圣戒，第二为圣定，第三为圣慧，第四为圣解脱。佛陀说此法唯佛与佛始能分别了解，大家都不得晓知之故，才会在此生死流转而无穷无尽，佛陀以偈说：

戒定慧解上，唯佛能分别，离苦而化彼，令断生死习。

佛陀随后至那陀村，在那里说明十二居士（1.伽伽罗，2.伽陵伽，3.毘伽陀，4.利输，5.遮楼，6.婆耶楼，7.婆头楼，8.菟婆头楼，9.陀梨舍妙，10.菟达利舍觅，11.耶输，12.耶输多楼）巴断五下分结（身见、疑、戒取、欲贪、瞋），而生天之事。又对于阿难提示法镜。佛陀在那陀村时，是住在犍推处，也就是砖瓦的房屋，是一休息所。阿难于此处请问已逝世之十二居士之生处，也问到其它五十人，及五百人之生处。佛陀回答说：「伽伽罗等十二位居士已断除五下分结，命终后已生天，在那里般涅槃（寂灭），已不还此土来。五十人即已断除三结（身见、疑、戒取），已无婬怒痴，已得斯陀含（一来果），后还此土一次，以尽苦本。五百人也已断除三结，已得须陀洹（预流果），已不免再堕恶道，以后往来于此土七生，而尽苦际。」

佛陀其次阐述「法镜」说：「为使圣弟子得知所生之处，尽三恶道而得须陀洹（预流果，初果）。——不超过七生，必尽苦际」，佛陀也应为他人说此事。所谓「法镜」，即为圣弟子得不坏信之谓（金刚不坏之信仰，绝对皈依之心性）。首先欢喜信受「佛陀」为一无所著、等正觉、十号具足之智者。其次欢喜信受佛「法」为真正微妙，是自恣而说，是不择时节，其所示的涅槃之道，是智者所行的。又欢喜信受「僧」，是善共和同，所行的都质直，并没有谄谀，是道果成就，上下和顺，法身具足，向于须陀洹，而得须陀洹（预流），向于斯陀含，而得斯陀含（一来），向于阿那含，而得阿那含（不还），向于阿罗汉，而得阿罗汉（无生），四双八辈（四向四果之圣众），是如来的贤圣众，是很值得恭敬之众，也是世人之福田。贤圣之戒，是清净无垢，没有缺漏。信其明哲之所行，能获三昧定！

(五)在毘舍离国应妓女庵婆婆利之请，而说法开示，并授与优婆夷之五戒。

佛陀随后到毘舍离国，坐在一树下。当地的妓女——庵婆婆利听闻此消息后，即往参诣献供。佛陀即示教利善，也就是说法开示。使其得大法喜。庵婆婆利女听佛的教训，而发愿皈依三宝，而为在家学佛的优婆夷，愿自此以后受持五戒。她同时邀请佛陀，及佛陀的千二百五十位弟子住宿于其园观。此时毘舍离的隶车族们，听此消息后，非常的兴奋，也拟参诣佛陀。经中描述他们出门时的豪华程度——如严驾五色宝车——或乘青车青马，衣盖幢幡，官属等均为青色。其它四色车马，悉皆如是。服色分为五色，而尽同的五百位隶车族门，其队伍在中途刚好遇到辞佛后拟回家办供的庵婆婆利女。该女的车辆因奔驰疾速，就和宝车的队伍共相戮拨，损折幢盖，也就是车轮及轭等相接冲，致被冲拨，而毁损旗帜。因不让路而被隶车族们责难。庵婆婆利女说她因请佛明日应供，急需归办饭食，车辆当然需疾驰如飞，来不及闪避为由，硬不让路。隶车族们听后，已不再发怒，就趁机与该女言谈，拟给与该女百千两金为条件，请该女让供。庵婆婆利女说她先请已定。不得相让，也就是请佛在先，已经定案，不能随便让人先供佛僧。隶车族虽再三请她让供，其条件为：如十六倍的百千两金，或国财之半数等，但都不能打动该女之心。该女说举国的财宝相与，也不能抢走我先供佛僧之决心！隶车族无奈，只有挥手叹异，而径诣佛陀暂时驻锡的地方。

佛陀于此时遥见隶车族们与其车马和部属数万，将正条道路都填满似的壮观，就对诸弟子们说：「大家如想知道忉利诸天之游戏园观，即看眼前那威仪容饰，这

就是了！」佛陀并警告诸弟子，叫他们收摄

自心，具足威仪。佛陀说：「所谓自摄其心，即是：内身身观，精勤不懈，忆念不忘，舍世贪忧；外身身观，精勤不懈，忆念不忘，舍世贪忧。内外身观，精勤不懈，舍世贪忧。受、意、法观，亦复如是。」也就是将自心收摄，不可被世上之兴衰苦乐所迷，要精勤于真理，不了放松其意！所谓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之四念处是。至于具诸威仪，即为可行知行，可止知止，左右顾视俯仰，摄持衣钵，饮食汤药，不失宜则，善设方便，除去阴盖，行住坐卧，觉寤语默，摄心不乱！

五百位隶车族们到了庵婆婆梨园，行礼如仪后，退坐一旁时，看见佛陀的光相独显，有如秋月，又如天地清明，净无尘翳，好似太阳，悬于空中，光相独明！会中有一位梵志，名叫并既，就从坐位站起，以偈颂说：

摩竭鸯伽王，为快得善利，身披宝珠铠，世尊出其土。
威德动三千，名显如雪山，如莲花开敷，香气甚微妙。
今观佛光明，如日之初出，如月游虚空，无有诸云翳。
世尊亦如是，光照于世间，观如来智慧，犹闍覩锭镡，
施众以明眼，决了诸疑惑。

隶车族们因欲详细了解偈颂，而再三请并既梵志重说偈颂，事后即脱宝衣布施并，并即转奉给佛陀。佛陀趁此机缘，而为他们阐述五宝 1.如来出世，是甚难得 2.能演说如来正法之人，是很难得 3.能信解如来演法之人，是很难得 4.能成就如来演法，能成就人，是很难得 5.能如临危救厄之反复的人，是很难得。

隶车族们听后，得大法喜，即席请佛明天受他们之供。经佛陀加以说明已允庵婆婆梨女之请，不可失约等语后，他们只有礼辞佛陀，而回去。佛陀于隔日应庵婆婆利女之供养后，该女曾于佛僧餐后，捐献

园林给佛陀。她说：「在毘耶离城中之园观当中，我所有之此园最好，我愿奉献给佛，愿佛慈悲纳受。」佛陀许尤其献而说：「汝可以将此园，施佛为首，及招提僧。所以然者？如来所有园、林、房、舍、衣、钵六物，正使诸魔释梵，大神力天，无有能堪受此供者。」招提僧为欲招来菩提而努力用功之僧伽，也就是僧团之义。而这里所指的六物，即如经文之 1.园，2.林，3.房，4.舍，5.衣，6.钵等是。魔为恶魔（障），释为帝释，梵为梵天。佛陀允许其献园给佛和僧团，而阐明唯佛及僧，堪以接受其献，其它任何天神均不堪接纳其施。佛陀接受其所献之园后，有偈赞颂说：

起塔立精舍，园果施清凉，桥船以渡人，旷野施水草，
及以堂阁施，其福日夜增，戒具清静者，彼必到善方！

庵婆婆利女献园告一段落后，即坐在小凳，也就是较矮的坐席。佛陀即为其闻说

佛理，其内容大致和毘婆尸佛为提舍王子等二人所说之法相同。首先都是以布施、持戒、生天等论，以及欲念为大患，污秽不净、上漏（烦恼中之最上者）为碍，须求脱离苦乐之道（出要）为上策！佛陀讲这些法后，已知该女之心已柔软和悦，荫盖微薄，容易接受进一步开导教化，因之而说苦集灭道之四谛。庵婆婆梨女听后，很有所获，就皈依三宝，受持五戒，正式为在家学佛的优婆夷。

（六）佛陀其次到竹林丛（竹林聚），为毘沙陀耶婆罗门说法，毘沙陀耶即以饮食供养佛僧。佛陀在这里曾以偈颂称赞布施的功德，偈颂说：

若以饮食，衣服卧具，施持戒人，则获大果。
此为真伴，终始相随，所至到处，如影随形。
是故种善，为后世口，福为根基，众生以安。
福为天护，行不危险，生不遭难，死则

上天。

竹林地方因陷入饥馑之故，佛陀即禁止诸弟子们之托钵乞食。佛陀叫他们在毘

舍离，以及跋祇国安居，以便解决大众之饮食的问题。佛陀和阿难二人，就留在竹林。佛陀在结夏安居中，觉得肉身全体开始疼痛，觉得八十岁之老躯，恰似老旧的车辆，觉知临终之期已近。然而佛陀觉得众弟子悉皆不在，若取涅槃（寂灭、逝世），不适其时，因此，而自力精勤，以留寿命。佛陀由静室到清凉之处，而默座在那里。阿难遥看佛陀的气息不对。就跑至佛前而说：「弟子观看师傅的容貌，好似有疾？」又说：「世尊有疾，我心惶惧，忧结荒迷（忧悲结使，也就是被烦恼迷惑），而不识方面（不知一切）。世尊的气息未绝，然而我犹少醒悟，我默思如来一定还不会灭度，世眼还未灭，大法还未损。不知世尊您，到底如何，并没有教令给众弟子？」佛陀知道阿难的心思，即说佛陀所说之法，内外已讫，终不自称，所见通达。又说他已老，年粗八十。譬如故车，方便修治，得有所至。吾身亦然，以方便力，得少留寿。自力精进，忍此苦痛，不念一切想，入无想定，我身安隐，无有恼患。

佛陀自知临终期近，就阐述自皈依、法皈依，自灯明、法灯明之法。佛陀说：当自炽燃，炽燃于法，勿他燃然。当自皈依，皈依于法，勿他皈依。佛陀解说此法说：比丘观内身精勤不懈，忆念不忘，除世贪忧，观外身，观内外身，精勤不懈，忆念不忘，除世贪忧，受、意、法观，亦复如是。佛陀并说他灭度后，修这样之法，才是第一佛子！

(七)佛陀欲到遮婆罗塔，然而背痛加剧，遂止其念。佛陀叫阿难敷一坐席，而坐在那里。佛陀此时述说：如修四神足，即得留住寿命于劫余之间。然而阿难不解佛意。佛陀就叫阿难礼辞佛陀，在不远的一株树下静思其意。这时天魔波旬，曾来劝告佛陀早入涅槃。佛陀回答要等到诸

弟子皆来集会，大家又能自调，勇捍无怯，到安隐处，逮得己利，为人导师，演布经教，显于句义，若有异端，能以正法，而降伏之，又以神变，自身作证，是时，自会进入涅槃。经波旬请佛进入涅槃之语三次后，佛陀即答应于三个月后，在本生处——拘尸那竭之娑罗园双树间，将入涅槃，等天魔去后不久，佛陀即在遮婆罗塔，定意三昧，舍命住寿。此时地大震动，举国人民都皆惊怖，衣毛为竖。佛陀于是放大光明，彻照无穷，幽冥之处，莫不蒙明，各得相见。佛陀以偈颂说：

有无二行中，吾今舍有为，内专三昧定，如鸟出于卵。

阿难眼看此景，即请问佛陀，有关于地大震动之事。佛陀说：地动有八因缘。1.地在水上，水止于风，风止于空，空中大风，有时自起，则大水扰。大水扰，则普地动。2.得道比丘、比丘尼，及大神尊天，观水性多，观地性少，欲知试力，则普地动。3.菩萨从兜率天，降神母胎，专念不乱，地为大动。4.菩萨始出母胎，从右肋生，专念不乱，则普地动。5.菩萨初成无上正觉，当于此时，地大震动。6.佛初成道，转无上法轮，魔若魔天，沙门、婆罗门，诸天世人，所不能转，则普地动。7.佛教将毕，专念不乱，欲舍性命，则普地动。8.如本于无余涅槃，盘涅槃时（入灭时），地大振动。以是八因缘，令地大动。佛陀并说偈颂，如经文。

二、游行经（中）

首先是佛陀为阿难说明佛陀胜于八众之事。又说无常之法，以明佛与法之未曾有事。其次又在香塔说四念处、四意断、四神足、五根、五力、七觉意、八正道等三十七道品，以及四禅。佛陀述说此等法门，都收摄在十二部经。佛陀也提起天魔波旬曾劝告他进入涅槃，而佛陀也曾经答

应预言三个月后将进入涅槃。佛陀此语一出，诸弟子们都一时愕然，悲哭不已！佛陀乃为大家述说无常无我之教，以及如第六第七项里所说过之教诫。

八众为：1.刹帝利众。2.婆罗门众。3.居士众。4.沙门众。5.四天王众。6.忉利天众。7.魔众。8.梵天众。

佛陀说过去曾与刹帝利众互相来往，或坐或起，谈论过无数次。佛陀因精进定力，能随处现身，刹帝利众虽有「美色」（优胜的色彩），不过佛陀的光色震胜过他好多。刹帝利众有「妙声」（微妙声音），然而佛陀的音声天胜过他。刹帝利众常辞我而退，我震不辞过他。刹帝利众善能谈话，佛也能说，而刹帝利众所不能谈说的，佛陀震能说。

佛陀说他广为其说法，使他得大法益后，佛陀就在那个地方隐没。因此，刹帝利众根本不知我是天神，或者是人类。像这样的屡次往还于第八众之梵天众之处，都一一为他们广说真理无数次，他们都不

知我为何人。阿难听后说：「甚奇世尊，未曾有也，乃能成就如是」。诚为赞叹佛德之余，所发出之语：如怪哉，甚奇甚特，甚奇甚特未曾有等是。所谓甚为奇特，也就是非常的奇妙特殊，难得有这种事，佛陀所说之此法，唯有如来始能成就！

佛陀又说他能知受起住灭，想起住灭，观起住灭，也是如来甚为希有之法，故叫阿难应当受持。

佛陀到香塔，坐在一株树下，令阿难集诸附近一带之比丘弟子到此讲堂来。香塔译为楼房或重阁，所谓重阁讲堂是也。这里所指的香塔，是在毘舍离国，猕猴池之边，位于大林里。佛陀等到大家聚齐后，则入讲堂，开始说法。佛陀说他将述之法，是佛陀本身成道之法。所谓：(1)四念处（1.身念处，观身不净。2.受念处，观受是苦。3.心念处，观心无常。4.法念处，观法无我）。

(2)四意断（四正勤。1.对已生之恶为除断而勤精进。2.对未生之恶，更为使不生而勤精进。3.对未生之善为生而勤精进。4.对已生之善为使增长而勤精进）。

(3)四神足（1.集定断行具神足。2.心定断行具神足。3.精进断行具神足。4.我定断行具神足）。

(4)四禅（色界四天之四禅，初、二、三、四等禅）。

(5)五根（信、精进守念、定、慧等根）。

(6)五力（信、精进、念、定、慧等力）。

(7)七觉支（1.择法觉支。2.精进觉支。3.喜觉支。4.轻安觉支。5.念觉支。6.定觉支。7.行舍觉支。）

(8)贤圣八道（1.正见。2.正思惟。3.正语。4.正业。5.正命。6.正精进。7.正念。8.正定）。

其中除四禅外，即所谓三十七助道品是。佛陀叫大家当在此法中和同敬顺，切勿生诤讼。佛陀说同事一师，接受同一的

水乳，大家应该于此法中勤勉学研，以期得大法益。佛陀说他就是以此法得道，现在流布的十二部经就是！十二部经为一切经的根本圣典，同时也是经典的型态之提示，其名目为：

1.贯经（修多罗，契经。一般用为经典，但在十二部经时是指经典中主要的部份，如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等精要的教义。所谓教化的主体，是散文体的部份）。

2.祇夜经（应颂、重颂。指韵文体的部份，易于诵诵与引人兴趣之作用）。

3.受记经（授记、记说。记说为详细说明，或直说，或分析，或反问，或舍弃不顾。授记就是为大弟子们预言将来成佛作祖等事）。

4.偈经（孤起颂。与散文体并无关联，是独立之韵文体的歌颂）。

- 5.法句经（感兴。对于忧悲等事而自然发露即兴所颂出之句经）。
- 6.相应经（因缘。说种种因缘实事）。
- 7.本缘经（本事。佛陀以外之人们的前生谭）。
- 8.天本经（本生。佛陀本身之前生译）。
- 9.广经（广说。广说种种甚深之法义）。
- 10.未曾有经（未曾有过之人、事等）。
- 11.证喻（譬喻。集各种之喻示说法）。
- 12.大教经（论议。将教理批注分别解说）。

佛陀叫大家好好信受持守，藉以加功进道，期得法益！因为如来在不久之后，也就是三个月后，将入涅槃（入灭）离开世间。大家听完佛陀突如其来之教语后，都一时愕然，殒绝迷荒，自投于地，举声大呼而说：「一何驶哉？佛取灭度！一何痛哉？世间眼灭！我等于此，已为长衰！」有的比丘，悲泣蹉跎，宛转吡咷，不能自胜。犹如斩蛇，宛转回遑，莫知所奉。佛陀看此情形，而安慰大家说：「大家不要过于忧悲！天地人物，无生不终。欲使有为，不变易者，无有是处。我亦先说，恩爱无常，合会有离，身非已有，命不久存。」佛陀也用偈颂重说过（偈略）。

佛陀说无常无我之义，以慰大家后，又说他会教诫大家的因由。佛陀说：天魔波旬曾于再三请我进入涅槃。并说当佛成道时，天魔也曾经劝佛进入涅槃，如来说他那时并不答应。佛陀这次曾答应天魔，等到众弟子齐到，乃至天人见神变化，乃取灭度。现在佛陀的弟子已集，佛陀也显示过神变，应入涅槃之时。佛陀因此，答应三个月后进入涅槃，天魔才满足其愿，才欣喜离去，其它如前述。

阿难这时由座而起，行礼如仪后，请佛怜愍众生，饶益天人，而留住世间一劫。经过三次的请愿后，佛陀才回答阿难说：佛陀已修习四神足，可以自在如意的留住世间一劫有余。以便广度冥顽的众生。佛陀曾提示过此事，当时因阿难你不曾请我留住不灭度。经三次垂示，还不请我留住，到了现在，我已说过三个月后将入灭度，此言既出，好像豪贵长者吐食于地，已不能还食一样，佛陀绝不能自违其言，故此案已定，无需再三触娆于我，也就是不可一再的烦我！

（二）佛陀其次和阿难等人进入庵婆罗村，在一山林为诸大众讲述戒定慧三学。佛陀说：修持戒律，能得大果报。修定能获智慧，得大果报。修智即心净，而得等解脱；而能灭尽三漏（欲漏、有漏、无明漏）。这样的已得解脱，生解脱智，生死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不受后有，也就是已脱离三界，已和生死轮回绝离的了！

佛陀其次进入瞻婆村、鞞茶村、婆梨婆村，以及负弥城。到负弥城后，则住于其城北之尸舍婆林。佛陀在此阐扬四大教法，大意谓：对**1.佛**，**2.和合众僧**多闻耆旧，**3.众多比丘持法、持律、持律仪者**，**4.一比丘持法、持律、持律仪者**等，亲受持之法与律，应信而不毁。

第一大教法：从佛亲闻亲受之教，不应不信，亦不应毁。当于诸经推究其虚实，依律、依法，究其本末。若其所言非经、非律、非法的话，就告诉对方，说佛陀不曾说过此话，你受错了。因为我依诸经、依律、依法，而你所说的与法相违，故不可受持，不可授与人，应该舍弃不用。反之而对方所言的都依经、依律、依法的话，则应肯定为佛说。因为我依诸经、依律、依法去对照时，你所说的乃与法相应，故应鼓励对方受持，广为人说，不可捐舍！

第二大教法是，从和合僧、多闻耆旧，亲闻亲受之法、律、教，不应不信，亦不应毁。当于诸经推究其虚实，依法、依律，究其本末。如其所说的并不是经，不是律，不是法的话，即应告诉对方，说佛不曾说过此话，你受错了。因我依诸经、依律、依法，发见你所说的与法相违，故不可受持，不可为人讲说，应于捐舍不用。反之而对方所言的都依经、依律、依法的话，则应肯定为佛说。因我依诸经、依律、

依法去对照时，你所说的均与法相应，故应鼓励对方受持，广为人说，不可捐舍。

第三大教法是从众多的比丘之持法、持律、持律仪者处亲闻亲受之法、律，是否取舍适当的问题。

第四大教法即从比丘（长老）之持法、持律、持律仪者处亲闻亲受之法、律，是否取舍适当的问题。其叙述的内容均和第一、第二之大教法相同，故不重述。

（四）佛陀其次取路于末罗（力士，十六大国之一。本为种族名，而为国名。此族之本所生处在拘尸竭城），而进入波婆城（末罗族之一都城，位于跋祇国之南方。此处为周那供养佛陀之处而有名），住于闍头园中（林名）。有一位工师子（打铁店之老板）名叫周那（纯陀、淳陀），他听说佛陀由末罗而至此地，就诣佛所，听受佛陀的教法，而得法喜。他随即请佛翌

日降临其宅，受其供养。到时，即以饮食供佛及僧。在食物里，另备很名贵的栴檀树耳（栴檀树之茸），独奉佛陀。因佛陀曾禁止纯陀将此茸施给诸比丘们食。其时曾有一位晚年出家的长老比丘，「以余器取」，也就是将其余的食器，取残余之食。

饭食后，纯陀曾请教佛陀有关于沙门的种类。佛陀以偈回答，说有四种沙门：一、行道殊胜。二、善说道义。三、依道生活。四、为道作秽。

第一种类的比丘是善能度脱恩爱之刺，能入涅槃无疑。是超越天人之路，是行殊胜之道。第二类为：善解第一义，说道无垢秽，慈仁决众疑，故为善说道。第三类为：善敷演法句，依道以自生，遥望无垢场，是依道生活的沙门。第四类为：内怀奸邪，外像如清白，虚诞无诚实，这种沙门就是为道作秽的沙门。

在佛陀回答的偈颂里，曾经训诫说：善与恶，净与不净，应认清清楚才好。佛陀说：假装显露在外面的类似于善净的外相，好像铜涂金，凡愚一看，则以为是圣智的弟子。其它的则不予认同，是很不对之事。千万不可舍弃清净的信仰。虽一人，也应保持大众的形象！如内心秽浊，而外装清净，显现出关闭奸邪的行媠，而实在却是怀着放荡的人。因此，不可只看外貌，不可一见便亲敬他。因为外表虽绝奸邪，而内心真是放荡的沙门，故不了被其外貌所虚弄！

佛陀受供，使纯陀（周那）获得法益后，即离开其处，中途在一树下，曾对阿难说他背痛，叫阿难敷一座位，而坐在其处后，对阿难说：「刚才的那位周那，无悔恨（后悔）意耶？」阿难说周那虽设斋供佛，然而并无福利可言。因为佛陀在其舍宅受供后，便即进入涅槃。也就是加紧佛陀肉体之痛，致佛不得不早入涅槃。佛陀听后，即开金口，指阿难的见解不对。佛陀说：「周那会获得大利，会得延寿命，会得大色力，会得善名誉，会多生财

宝，死后定会升上天界去享受快乐！」佛陀又提示说：「佛陀初成道时，能施食给佛的人，和佛临灭度时，能献食给佛的人，二者的功德相同，都有很大的功德！至于因供物而加重肉体上的疼痛，并不是有意的，自和加速佛陀进入涅槃之事无关。」佛陀说后，叫阿难去转达此事给周那。

（四）佛陀抱病涉路，向拘夷城（十六大国之一，是末罗族之本所生处，也是佛陀入灭的地方）前进，在一株树下，又对阿难说他的背痛很利害，叫其敷一座位，就在那里休息。这时有一位阿罗汉（阿罗迦迦罗摩。为一仙人，佛初出家时，曾就其学，佛成道时已逝世）的弟子，名叫福贵，由拘夷那竭城的波婆城前进的途中，忽见容貌端正，诸根寂定的佛陀坐在树下，即生起欣慕之心，就到佛前，行礼如仪后，道出他的师傅之内心寂定的程度。他以为佛陀的心境也类似于此种境地。他说：「出家之人在于闲静处，喜乐于闲居

之乐，是很特殊之事。如五百辆车经过其旁，也不闻见似的闲静！我师曾在拘夷那竭城与波婆城的中间的道侧树下静坐。那时有五百辆车经过其旁，车声虽轰轰，也不被其所扰。此时有人向我师请问说：『刚才曾有群车经过，是否看到？』我师回答说：『不见！』那人又问『听到其声音与否？』我师又回答说：『不闻！』那人又问：

『你是在此处呢？或在他处呢？』我师回答说：『在此处』。那人又问：『你是否醒悟（意识到）？』我师回答说：『意识到』。那人又问『你是觉醒呢？还是在寝睡呢？』我师回答说：『我不寝。』那人听后哑然无语。这是很希有之事。出家人专精的程度是如此，自会引起那个人之感动，而礼谢吾师后离去」，佛陀听其一席话后，就垂问福贵说：「群车震动之声，虽醒而不闻，与雷电震动天地时虽醒而不闻，那一种比较难？」福贵回答说：「千万的车声，也不能和雷电之声相比较，所以雷电震声时，虽醒而不

闻，当然是比较难！」佛陀即说：「我曾经于从前游行阿越村，住在一草庐。那时有异云（雨云）暴起，雷电霹雳，打死四只牡牛（耕作用牛），和二位耕者兄弟（农夫），一时人群骤聚。是时我出草庐，徜徉经行（漫步行走）。大众当中有人至于我处，行礼如仪后，随我漫步。我曾经问那人说：「那些大众在干些甚么？」那人反问我：「您刚才在那里呢？是醒醒呢？还是睡觉呢？」我回答说：「我在此地，我并没睡寝。」那人叹为奇闻而说：「得禅定即如佛，雷电霹雳，声震大地，而独寂定，醒而不闻！」然后回答我说：「刚才雨电暴起，雷电霹雳，打死四只牡牛和二农夫，大家因此赶集而来，其发生的地点正在此处！」此人因此而得法益后，礼谢佛陀而去。

这时福贵，礼佛后，拟将身被的很高贵的二黄迭（光泽的金黄色之衣，常为紫色如迭，故名）献给佛陀。佛陀令他一迭施佛，一迭施阿难。佛陀就此对福贵开教，其内容和前面教人之法一样，都由布施、持戒、生天、弃欲、净心之道等开始，然后见机成熟而说四谛之法，使福贵得开法眼，皈依三宝，愿持五戒，而为优婆塞。同时请佛如游行教化到了波婆城时，则愿佛降临其贫聚中（指福贵所住的村落），以便奉供。

福贵礼谢佛陀离席后不久，阿难则拿被施之黄衣，奉献佛陀。此时阿难看见佛陀的颜貌纵容威尤炽盛，诸根清净，面色和悦，就请问佛陀说：「弟子侍奉佛陀已届二十五年，未曾看过像今日之佛陀的面色这样的光泽，如金发明！这是甚么缘故？」佛陀说：「有二种因而有此相。一为佛陀初得道，成就无上正真之觉时，二为佛将灭度，欲舍世命，进入涅槃时。此二因缘，致佛显现金色光曜！」

（五）佛陀口渴，令阿难取水。阿难说刚才因五百车辆在上流渡过，致河水浊秽不清，只供洗足，未便饮用。经佛陀再三令其取水，阿难则说：「离此不远处，有拘孙（留）河，河水澄清，可饮可浴。这时有位鬼神（药叉）居住雪山（印度北方），笃信佛道，即持八种净水奉献给佛，佛陀愍之而纳受。佛陀用偈描述此事，内容和长行同，里面的八音为：极好、柔软、和适、尊慧、不女、不误、深远、不竭等音，是佛所得的八种声音。

佛陀到达拘孙河边，饮完河水与澡浴后离去，在中途休息于一树下。佛陀又说他背痛，故令周那取僧伽梨（大衣，是礼服），四牒而敷，也就是将大衣迭折四重，敷一座位之意。周那依命敷置后，佛陀即坐在其上。这时周那向佛表白他欲先于佛而进入涅槃之事，佛陀许之，周那就这样的自取涅槃（逝世）。佛陀在此说偈，内容和长行同。

（六）阿难向佛请教佛陀灭度后的化葬规则。佛陀教他如同转轮圣王（大圣德之国王）之仪式。佛陀并应阿难之请，而描述其礼节，如下文：

先以香汤洗澡其遗体，用新劫贝（新的绵布）缠于全身，再用五百张迭（五百对之着衣绵布）缠之，然后将身放入金棺。用麻油灌入，之后举金棺放在第二大铁椁之中，再用栴檀香之椁包于外，堆积种种的名香，厚堆在上，付之阇维（荼毗，火葬）后，检拾舍利（遗骨），在四衢道（十字路）盖起塔庙（墓标），在表刹（表面之柱石一塔）悬绘，让过路的全国民众均能见塔而思慕如来法王之道化，使生者得福，死者升天！（佛陀有偈，和长行

同)

佛陀对阿难说：天下有四种人值得起塔供养。一为如来，二为辟支佛，三为声板，四为转轮王（又有偈，意同）。

佛陀将到拘尸城，末罗双树间（并立的娑罗树的中间）。时有一梵志，由拘尸城拟往波婆城，在中途遥见佛陀，被佛端严的妙相所吸引，遂到佛前，他说他的住处离此不远，请佛到其房舍止宿，等翌日受供后再入城。佛陀并不允许，就叫阿难将此意对其说明。其内容是：时既暑热，彼村遥远，佛陀已疲极，已不堪到那个地方去，也就是佛陀已决定进入涅槃，故未能接受其请。后面又有偈，其意亦同。偈里所指的净眼，为清净法眼之具有者，也就是佛陀。监藏即为看顾六根之藏之人，是侍者，是指阿难。有为法为因缘所生之法，是迁流不常住。无漏身即为没有烦恼之身体，选择为舍恶取善之意。

佛陀终于进入拘尸城。佛陀向着末罗族之本生处之拘尸罗之娑罗树的树林，在双树间叫阿难敷一床座，头在北，面向西。其理由为：佛法流布，当会久住北方。阿难听从佛命，将床座敷在双树的中闲。是时佛陀即在四牒的僧伽梨上面，右胁偃下，如狮子王，迭足而横卧在那里。这时在双树间的所有笃信佛陀的鬼神，都将奇特之花，散布于地，想藉以供佛。释尊却对阿难说这并不是真正的供养。如能受法，能行法之人，才是真正供养如来。释尊并说偈颂，以阐其义。内容和长文同。里面之「觉华而为供」，是以觉悟喻为华，也就是能行法而至觉悟才是真正的供养。又「阴界入无我，乃名第一供」之阴界，为色受想行识之五取阴之要素。无我即为佛教的根本教义，是没有常、一、主宰之自我，是教人不执着基本存在，以达成解脱的目的！

这时梵摩那（另一奉仕于佛之比丘），在佛前执扇扇佛，佛陀震令他离开。阿难因之而默然私自思念：「这位梵摩那，他是常在佛陀身边供给佛陀所需，并不嫌烦，一直尊敬佛陀。现在值佛末后，也就是佛陀最后之时（临终时），急须其在佛前看顾。而佛陀震令他闪开，必定有甚么原因？」于是就将其意请教佛陀。佛陀说：「此拘尸城外十二由旬（一由旬约为三、四里），均为诸大神天（有大威神力之神）所居，诸大神天都嫌这位比丘立在佛前。因为现在为佛将入灭度，是最后之时，天神们都渴望最后得以奉觐佛陀。而这位比丘，因有大威德，曠蔽光明，使天神门，不得亲近礼拜佛陀我。因此，我才叫他避开！」阿难趁机请教佛陀，有关于这位比丘过去所修所积之德业。佛陀说：「在九十一劫的久远之前，毘婆尸佛（过去七佛之第一）在世时，这位比丘曾以欢喜心手执草炬照亮其塔。因此胜因，现在的威光，上彻二十八天，是诸天神之光所不能及！」

阿难此时向佛请愿说：「请不要在此鄙陋的小城，荒毁之土，进入涅槃灭度。应在瞻婆、毘舍离、王舍、婆祇舍、迦维罗卫、波罗捺等七大强国之任何一个国家当中进入灭度为妙。这些国家的人民众多，都信乐佛法，佛灭后定能恭敬供养佛陀的舍利！」佛陀在此纠正阿难的错误观念。佛陀说此城并不是鄙陋之城。佛陀说此城在过去时，曾为大善见王（转轮大王）所住过之城，国名叫拘舍婆提。纵长四百八十里，横广二百八十里。其城七重，遶城栏杆又为七重。雕文刻镂，中间曾悬宝铃。谷米丰贱，人民炽盛。城基三仞（二丈余），高十二仞。城上楼阁之高度为十二仞，柱围三仞。金城、银门，银城、金门，琉璃城、水精门、水精城、琉璃门。城周围都以四宝来庄严，间错的栏杆同样以四宝庄严。金楼、银铃，银楼、金铃、宝璽七重，其中有花，如优钵罗（青莲花）、钵头摩（红莲花）、俱物头（白团花）、分陀利（白莲花）等花，都常开。池底有金沙，狭道两边，生多邻树（贝多罗—高竦树，其叶干燥后，可刻字）。其金树为银叶花实，其银树即金叶花实，水精树为琉璃花实，琉璃树为水精花实。多邻树之间，有众浴池，清流深潭洁净不秽，以四宝

之砖为其边之间砌。金梯银蹬，银梯金蹬，琉璃梯金蹬，琉璃梯之陛，是以水精为蹬，水精梯之陛，以琉璃为蹬。周匝的栏楯，遶遶相承，其城处处生多⁵²树。其金树为银叶花实，其银树即为金叶花实，水精树为琉璃花实，琉璃树为水精花实。树间亦有四种宝池，生四种花。街巷齐整，行伍相当，风吹众花，纷纷路侧。微风四起，吹诸宝树，而出柔

软之音，犹如天乐。其国人民，男女大小都游于树间，而自误乐。其国常有十种声——贝声、鼓声、波罗声（小鼓声）、歌声、舞声、吹声（吹奏乐器之声）、象声、马声、车声，以及饮食戏笑声等是。

大善见王具足了金轮、白象、紺马、神珠、玉女、居士、主兵等七宝，有四德，为四天下之主。

1.金轮宝：大王常于十五日月满之时，以香汤沐浴，然后登上高殿，被婁女围遶，轮宝则自然的忽然现在其前。此轮有千辐，光色都具足，是天匠所造，非世所有，所谓巧夺天工是也。为真金所成，直径为丈四。大善见王曾默然自语说：「我曾由先宿耆旧（德高望重的长者）处听到这种话：『刹帝利王水浇头种之人（以水浇头，顶戴王冠，新即位之王族出身之王），于十五日月满时，以香汤沐浴，登上宝殿，婁女围遶。在这时，自然的忽现金轮于前。轮有千辐，光色具足，天匠所造，非世所有。真金所成，径有丈四，是则名为转轮圣王』。现在此轮出现，岂不是耆宿们所描述之事么？我现在应该试一试此一轮宝才对！」

这时善见大王即召集四兵（象、马、车、步等兵，为转轮圣王出游时之随从军队），向金轮行礼如仪，以右手摩挲金轮而说：「汝（金轮）向东方，按法则转，不可违异常则」。金轮则向东而转。王就率四兵随其后面而行。在金轮宝之前，有四神在引导。金轮停住时，王也止驾。

此时东方诸小国王，看到大王驾到，即以金钵盛诸银粟，以银钵盛诸金粟，到了王所，行礼后说：「善来，大王！我们所住的东方的地方丰乐，人民炽盛，生性仁和，慈孝忠顺。唯愿圣王您，能在此处治政。我们当会随侍左右，协助大王您！」大王听后说：「不、不，诸位贤王们！你们已表达对我的恭敬。你们应自用正法治世，不可偏枉。千万不可有些非法行于国内，这也是我治世的方法！」这时诸小国王听此教训后，就跟随大王巡行诸国，而

至东海之表。依次而至南方、西方、北方，都随着金轮所到之处而行。所到的地方，其国王们都愿意献出其国土，大王都一一予以婉谢，其事如同东方诸小王。善见王既随金轮周行四海，到处都以道开化民众，安抚大家，至此，即取道回到其本国——拘舍婆城。到时，金轮宝就安住于宫门之上的空中。大善见王很欢喜此事而说：「此金轮宝是我的瑞相，我现在已经是正真正正的转轮圣王的了！」以上为金轮宝成就的由来。

其次叙述白象宝成就的由来。

善见大王于清晨在正殿坐好时，有象宝忽然现在其前。象毛纯白，全身七处都平隐，有健步如飞之力。象首杂色，六牙纤靡，以真金填其间。大王见后，私自念言：「此象非常的好，如善于调驯，定合于我乘骑！」大王即时令人试探调习，而发现诸能悉备。大王于是亲自试骑，于清晨出城，周行四海，到吃饭时，已回到本城。大王觉得很满意，而说：「此紺马宝

是我的瑞相，我现在是正真的转轮圣王！」

其次描述神珠宝成就的由来。

大王于清晨坐在殿上，神珠忽现于前。神珠的质色清彻，没有半点的瑕秽。大王看后说：「此珠妙好，如有光明，既能照明宫内」。大王欲试探此珠，就召集四兵，叫他们将此珠置于高幢上面。在冥暗中捧幢出城，神珠的光明照诸军队，犹如白画。

珠光普照在军众外之周围，有一由旬之普。住于城内之人，都以为已经是天亮时刻，而开始各人的工作。善见大王看此情形，非常的欢喜而说：「此神珠是我的瑞相，我确为转轮圣王无疑！」

其次描述玉女宝成就之由来。

一时玉女宝忽然此现。颜色从容，面貌端正。不长、不短、不粗、不细、不白、不黑、不刚、不柔。冬天则身温，夏天则体凉。由全身之毛孔放出栴檀之香。从口里放出优钵罗华之香气。说起话来很柔软，举起动来很安祥，先起后坐，不失规矩。大王因清静无着之故，短时也不被其所动，何况亲近？不过大王也因得此玉女而喜悦，大王说：「此玉女宝真是我的瑞相，我今为正真的转轮圣王！」

其次为居士宝成就之由来的描述。

有一时，居士丈夫，忽然自出，宝藏自然的藏有无量的财富。居士的宿福之眼光，善能彻知地中之伏藏。不管是有主人的，或无主人的，悉皆得见而知！其有主人的，能为之拥护，没有主人的，即取而为王之所需。这时居士宝往白大王而说：「大王！如有所需，是不成问题的。我自会办得到的！」这时大王欲试探居士宝，即令严饰船只，在水中游戏，大王对居士说：「我需要金宝，汝赶快与我吧！」居士回答说：「大王！且待片刻，到岸上就会与您！」大王霖逼令而说：「我停靠岸时急用，今正为此而来！」这时居士宝受大王的严令所逼，即跪在船上，以右手插入水中，宝瓶即由水中随手而出，有如昆虫之攀树那样之容易。其它的居士宝们，也同样的将手插入水中，即有宝瓶随手而出，刹时宝物充满于船上，然后向善见王说：「刚才令我献丑了，不知王所需要的为几何？」大王听后说：「好啊！好啊！我实在不急用，刚才是欲试探而已。你现在的表现就是已供养我似的了！」居士听后，即将宝物还投水中。大王看在眼里，喜在心中，大王说：「此居士宝真是我的瑞相。我现在是正真的转轮圣王的了！」

其次为描述主兵宝成就的由来。

有一时，主兵宝忽然出现。此主兵宝，乃一智谋雄猛，英略独决之人。他诣于王处而说：「大王！如需讨罚的地方，即请王不免忧虑，我自会为王辨理！」这时大王欲试探主兵宝，实时召集四兵，而告主兵宝说：「你现在指挥兵队吧！你将未集合的，令他们集合，已集合的，即把他们皈放，未严装者令严装，已严装者即令解散，未去者令去，已去者令停住下来！」主兵宝听王之语后，就将四兵调遣—未集者即集，已集者就放。未严装的即令其严装，已严装者即解之。未去者令去，已去者令停住下来。大王看后，非常的满意，大王说：「此主兵宝是我的瑞相，我现在真是转轮圣王了！」

佛陀话说到此，而叫一声阿难说：「阿难！以上就是善见转轮圣王之成就七宝之由来」。（成就七宝之事，巴利本虽亦有其记事，然而并不一一详说）。

佛陀其次叙述善见大王具有四神德（四种功德）之事，其项目如下（巴利本缺）。

1.长寿不夭，无能及者。2.身强无患，无能及者。3.颜貌端正，无能及者。4.宝藏盈溢，无能及者。

佛陀又对阿难说：善见大王后来令人驾车出游后园。大王曾对御者说：「我想观察全国民众是否安居乐业？你驾车时应特别的注意。」王出游时，民众都夹道而观，都对各自带来的侍从们吩咐而说：「应慢慢的走，我想仔细的拜观圣王的威颜」。如是这般，善见王之慈育民物，有如父亲慈爱其子，民众仰慕国王，即如孩子敬仰慈父一样，凡是有特殊珍奇之物，都想贡奉给大王而说：「大王！愿您慈悲纳受，这都是出自我们愿意奉献的」。大王回话说：「大家的诚意我已心领了。我自有所需的宝物，你们还是拿回去自用吧！」

有一个时候，大王曾欲盖个宫殿，此事被人一传开来，民众即纷纷诣于大王，大家都愿意出资出力为王造作宫殿。大王都一一婉谢，大王说他很愿意接受大家的好意，但是大王他自有宝物可供盖殿之用。民众卸一再的请愿，愿和大王共同建造宫殿。大王终于随从民意，不再婉拒。民众因此而以八万四千那么多数量之车辆，运载金钱，到了拘舍婆城，建造大王施法的宫殿。这时在忉利天（三十三天）之第二天子一妙匠天子，曾自默想如下之事：「只有我才能与善见王堪以盖造正法殿（正法堂、法殿）」。佛陀在这里，又叫一声阿难，然后又说：那时妙匠天所造的法殿，纵长六十里，宽度三十里，是以西宝去庄严的，地基非常的平整，以七重宝砖砌其阶。其法殿有八万四千的支柱。金柱托银栴，银柱搭金栴，也有琉璃水精的栴柱。殿的四周都有栏楣围绕，均为四宝所成的。四阶陛也同样的以四宝所成。其法殿的上面，有八万四千的宝楼。金楼以金缕织成，而布在其座上。水精琉璃楼，其状亦同。殿的光明眩曜人眼，犹如太阳之盛明，使人不得正视似的。

善见王于此时曾自想念说：「我应在此殿的左右多起造**52**园池」。于是即造纵横一由旬的园池。又私自念言：「应在法殿的前面造一法池」。于是又施造纵横一由旬的法池。池里之水，清澈洁净无秽。以四宝之砖砌其下。池的四边，有栏楣围绕，均为黄金、白银、水精、琉璃等四宝所合成的。在水池里有众杂华之生殖，如优钵罗华（青莲花）、波头摩华（红莲花）、俱物头华（黄莲花）、分陀利华（白莲花）等是。这些华会放微妙的香

气，馥馥四散！池四边的陆地也有花的繁殖，如旃檀多华（善思华）、瞻葡华（金色华）、波罗罗华（喇叭华）、须曼陀华（素馨华）、婆师迦华（雨生华）、檀俱摩梨华（美丽华）等是。那些路过的人，一看此池，没有不被吸引，而想入池中一浴为快者！在那里游戏时，会觉得清凉，会随其心之所欲。如须浆时，就会给他浆，须食时，就会给他之食。不管衣服车马，香华财宝，都不会逆人之意。

佛又叫一声阿难而说：那时善见王有八万四千只象，都以金银校饰，宝珠络用。其中以齐象王为第一。又有八万四千只马，都以金银校饰，宝珠络用。其中以力马王为第一。有八万四千车辆，都以狮子革络，四宝庄严，其中以金轮宝为第一。有八万四千宝珠，其中以神珠宝为第一。有八万四千玉女，其中以玉女宝为第一。有八万四千城市，以拘尸婆提城为第一。有八万四千殿，以正法殿为第一。有八万四千楼，以大正楼为第一。有八万四千

幢，均以黄金白银所成的，而以毳毼毼毡，蜿蜒细软之物，布放在此床上。有八万四千亿之衣物，以初摩衣（麻衣）、迦尸衣（竹丝衣）、劫波衣（绵布衣）为第一。有八万四千之食物，每日所供设之食的滋味，都有所不同。

阿难！那时善见王骑在所有象群当中之齐象王上面，拂晓时由拘尸城出城外，去巡察天下，共行迹周遍于四海，而只费须臾的时间，回城时还来得及吃早餐。又乘在马群中之王—力马宝上面，拂晓时到了天下去巡察，足迹遍及四海，须臾之间，已还回城内吃早餐。又在群车中之最一金轮车里，驾力马宝，乘此车，拂晓出城去巡察天下，遍及四海，须臾之间，已回到城内吃早餐。王以众神珠当中之神珠宝照明宫内，使昼夜都常明。一群玉女中，以玉女宝善贤，侍奉其身边。众居士当中，最能供给的人，即任命为居士宝。众刹帝利（武士）当中，善能讨罚的，即任命为主兵宝。八万四千城中，以拘尸城为政府

的所在地。在众殿中，王常莅临之处，是在正法殿。在众楼当中，王常止居之楼，是在大正楼。在众座位当中，王常止坐的，是在颇梨座，是取安禅之故。所穿的衣物上面，虽都以妙灵庄饰，但都随意而穿，是表惭愧的缘故。在所有的食物当中，二所常吃的，为自然饭，是表知足之故。

那个时候曾有八万四千只象出现，但因太多之故，众象当中互相冲突蹈蹋，伤害了很多的众生。因之而私自念言：「这些象，常常出现，致伤众生，自今以后，每

经百年，只许出现一象」就这样的每百年转次而出现一象，始终都一样的周而复始！

游行经（后）

佛陀对阿难说此善见大王的果报，是由于布施、持戒、禅思的三种因缘而来的。并说大王在其法殿修四禅时，玉女宝曾经看见大王之异瑞，而生起大王是否将临终之念。大王即为玉女说「诸行无常」之理后，就真的命终逝世，而生到第七梵天。佛陀并说佛陀之涅槃逝世后，不会再受「后有」等事。其夫简述如下：

佛陀对阿难说：当时的善见大王私自念言：我从前到底是积甚么功德，修甚么善本，而能于现在获得果报（福报）巍巍如是？又私自念言：此福报一定是由于三种因缘所致！一为布施，二为持戒，三为禅思（禅定）。

善见大王继又私自念言：我已得此人间福报，应该进一步去修天上福利之业（业者为善、恶、无记之所作）。我宜自抑损，远离愤闹，至一隐闲寂静之处，以崇道术（道术为道法技术，通于内外、世出世之法，如五明道术等是）就將此事告知善贤宝女，宝女承命，即通告内外大小，说王已婉绝所有的侍觐！

大王修道之心既决，实时升上法殿，进入金楼观，坐在银床上，开始用功打坐。下面是有关于修持四禅之事，其较详细，即出在『众集经』。

首先观察贪、嗔、欲、恶、不善之害，而除去这些恶念，而达到有觉有观之境，终于完成「离生喜乐」之禅定（初禅）。继而除灭觉与观，内信欢悦，舍心专一，而达到无觉无观之境，终于完成「定生喜乐」之禅定（二禅）。其次舍喜而专念，守护而不乱，达到自知身乐之境，而完成贤圣所求之护念的乐行——「离喜妙乐」的禅定

（三禅）。更进而舍灭苦乐，除去忧与喜，而达到不苦不乐，完成护念清静之「舍念清静」之禅定（四禅）。

大王得此四禅后，即由床坐而起，出金楼观，到了大正楼，而坐在琉璃堊。在此专修慈心。由片面的慈心，而达到遍满无量的慈心的境界。此时已将瞋恨心（瞋恚为三毒之一）弃除，也已没有嫉恶之心，

纯粹以静默慈柔而自娱乐！悲、喜，舍之心，也同样的发挥到遍满无量的境地（慈、悲、喜、舍为四无量心）。

同一时期，玉女宝曾经默自念言：「久违颜色（久已不拜见大王之颜，已久疏大王），思一侍觐（想谒见大王一面）。」因此而对诸嫒女们说：「妳们应以香汤沐浴身体，衣服要穿的整齐。因为我们已久疏大王，应该一齐到大王处，去拜谒大王，去侍奉大王才对」。嫒女们依命，都回去沐浴打扮，洁身待命。善贤宝女又对主兵宝说：「大家久疏朝觐（谒见帝王），故应集诸四兵，以便奉觐大王。主兵宝也同样的依命是从。大家准备完毕后，宝女即率领众嫒女，由四种兵队引导随从，而诣于多邻园。大王因听到大众震撼的声音，即倚牖窥视，发见宝女已到户侧。大王即令说：「不可进来，因我将出观」。大王说后，由颇梨座站起，出大正楼，下正法殿，率玉女宝同到多邻园，而坐在其座位。此时王的容颜非常的光泽，

其焕发的一样相，踰于常时。宝女见之而惊疑，就请问大王说：大王的颜色异于常时，此异瑞是否表示大王将舍寿命？大王拥有好多象，尤其是金银交饰宝珠络用之第一白象宝，是大王所有。愿大王暂于留意，共同享受其乐。也就是说，千万不可舍寿而遗弃万民！」

玉女依次而提起力马宝、轮宝，玉女宝、居士宝、主兵宝，以及城中之最的拘尸城、正法殿、大正楼、宝饰座、柔软衣，以及珍异美味等，均为大王之所有，所以极力

劝谏大王暂息舍寿，以便使大家能够分享大王之福。大王听后即说：「这些人中之宝，为从来就恭奉与我，都慈柔敬顺，现在何必又提起它呢？」玉女不察其意，就求大王开示。大王即说：「妳所提起之象、马、宝车、宫观、名服、肴馐，均为无常之物，不能久保其常态！所以劝我暂留于世去享受，那是不妥的。」五女还是不解，仍然一再的请问大王。意思是不知如何向大王讲话，才符慈顺？也

就是讲什么话，才能顺大王之意？王即教她说：「妳如能说这些象马宝车等物均为无常，不能久保。因此，愿大王您不要恋着，不要劳神。因为大王的寿命已经无多，即将弃世，而进入来生。是有生必有死，有合定会有离，绝没有人能永保其寿命。故愿大王割断恩爱，发起力求无上道之心。妳如能这样的劝我，才为敬顺之言！」

佛陀将这段话讲完后，叫阿难一声，接着而说：那玉女宝听大王之一席话后，悲泣号（唬）啼。稍后将眼泪擦干，就将大王教她说话的要领，原原本本向大王说一遍。玉女宝将话说完后，善见大王即忽然命终，其速度，有如壮士吃一美饭之间，并没有半点的苦恼，是安祥逝世。其灵魂即上升到第七梵天（二十梵天世界中之第七层梵天，属于色界天）。善见王逝世后七天，其轮宝，珠宝等，就自然隐没，象宝、马宝、玉女宝、居士宝，主兵宝等所有珠宝都同样的寿终正寝。城、池、法殿、楼观、宝饰、金多⁵²阁，悉变而为土木。

佛陀又告诉阿难说：「此有为有造作之法，是无常，是会变易，终皈磨灭。如贪欲而不知厌弃的话，就会消散人命。大家都着于恩爱，而不知足者多。唯有得到圣智，谛见真理之人，始会知足。阿难！我想起我于过去世曾经六次返至于此，而做过转轮圣王，终于放置骨骸于此世界。现在我已成就无上的正觉，又要将此性命舍弃于此，将肉身置于此处。从今以后，永绝生死，已没有地方可放吾身之处，因为此生为最后的边际，更不会再受后有之身！」

佛陀此时正在拘尸那竭城本所生处：也就是末罗族（力士）之发生地之拘尸那竭城。在其郊外之娑罗园（娑罗树之林）中的娑罗双树并列的中间。佛陀将临灭度，而告诉阿难说：「你到城里告诉诸末罗族们说：『诸位仁者们！要知佛陀将在今天的后夜。在娑罗园的双树间，将入般涅槃

（圆寂、灭度）。你们如有甚么疑难，应到该处去请教佛陀，去面受佛陀的训诫。这是难得的好机会，这样即不会有后悔之憾！』」阿难听佛之令，就和一位比丘洒于眼泪，即到拘尸那城。这时城里有五百名末罗族，因事而聚在一起，他们一看阿难，即问阿难为甚么这么晚降临此地？阿难垂泪而回答说：欲为你们带来饶益之故，这么晚才来相告的！你们应知！佛陀于夜半（巴利本说初、中、后夜之后夜）将进入涅槃。你们应该趁此良机，诣于该处，去面受佛陀的教诫，以免以后看不到佛陀而后悔！」末罗族的人们听此消息后，都举声大哭，大家悲哀宛转，都倒在地上，一时气绝，而又复苏。其情形有如大树根拔，枝条摧折！大家异口同音而说：「佛陀为甚么这么快就要进入灭度？众生们将长衰，世间的眼目将灭亡！」阿难看此情景，即劝慰大家说：「不要再叫苦了，不要再叫苦了，不要再悲伤啦！天地万物，生者必会灭！是有为有造作之

法，虽欲常存，也勉强不得！佛陀不是说过合者会离，生必会尽（灭）之话么？」末罗族听后互言而说：「我们应各自回家率从家属，拜持五百张的白迭，共诣双树才对！」等到大家再聚时，大家就即刻出城，诣于双树园，到了阿难之处。阿难遥见其情形，即自念言：「来了这么多的人，如一一拜见佛陀，则恐来不及，深恐佛陀会早已进入涅槃。我应在这前夜（初夜）和他们同时谒见佛陀为妙。」于是统率五百末罗及其眷属，至佛住处，行礼如仪后，都站在一边。阿难趋前向佛报告说：「某末罗族和诸末罗族，及他们的眷属，都来问候世尊您！」佛陀说：「有劳大家光临！你们定会因之而寿命延长，无病无痛！」大家即感谢佛陀的恩赐，都铭记阿难率大众拜谒佛陀之情。就一再的礼拜佛陀，然后都坐在一旁。这时佛陀即开示无常的真理，

去教利喜大家。末罗族们得大法喜后，就将搬来的五百张白毡奉献于佛。佛陀接纳其献后，末罗族们即由座站起，礼谢佛陀后离开其处。

这时拘尸城里有一位名叫须跋陀罗的梵志（外道出家求道之游行者），是一位一百二十岁的耆旧，为一多智的行者。他得知沙门（指佛教的道人）瞿昙（指佛陀，本为他的族姓）于今夜在双树间将入涅槃，就自言自语说：「我对于法（真理）疑虑未决，唯有瞿昙始能解开我意。我须到彼处求教！」于是连夜出城，诣于双树间，至于阿难住处，问讯后站在一边，然后向阿难表达其来意而说：「听说瞿昙沙门于今夜将取灭度，故特来拜谒，求个接见一面。因我对于真理抱有疑问，愿见瞿昙，以决心疑！」阿难听后说：「不成了，不成了，须跋啊！因佛身有疾，不可打扰其最后的调息！」须跋梵志震不听其制止，他再三的恳请能拜见佛陀一面，他说：「我曾听过，如来时一出世，如优昙花应开花之时（千年一次）才会开花一样，故来求教，欲决所疑。如能暂得相见，则幸莫甚！」阿难仍然不肯引他拜见

佛陀，还是同样的婉拒再三。佛陀已知此事，乃告知阿难说：「你不可阻止他，应请他进来，我会为其决疑。这，不会有甚么扰乱！假若闻我教法，必得开解（了解）的！」阿难于是依佛之命，就告诉须跋，叫他好好的把握机会。须跋喜出望外，到了佛所，行礼如仪后坐在一处，然后向佛请问说：「我对于法有疑问，如有时间，则请佛解决我之滞念！」佛陀说：「你尽放心，有的是时间。将你的疑问通通讲出来好了！」须跋说：「为甚么有好多的行者自称为师？如不兰迦叶（六师外道之一）、末伽梨犍舍利（同上）、阿浮陀翅舍拔罗（同上）、波浮迦梅（同上）、萨若毘耶利弗（同上）、尼犍子（同上。裸形外道。以上六师为佛在世时，逆于婆罗门之潮流，又想对抗佛教之行者。详阅沙门果经）。这些人均为异法。瞿昙沙门（指佛陀）对此是否详知？」佛陀说：「不要说了，不要提起这些人之事！如硬要说，我的回答是尽知其

事！不过我还是为你讲解深法要紧，你当注意听！」须跋也已觉得佛陀在世的时间不多，故还是听佛的法要。于是佛陀即说：「在诸法当中，如没有八圣道（请参阅众集经）的话，即没有第一之沙门果（预流果），以及第二（一来果）、第三（不还果）、第四的沙门果（罗汉果）」。佛陀说在诸法中，因有八圣道，才有第一乃至第四之沙门果。在佛法里有这八圣道，故有第一乃至第四之沙门果！佛陀有偈说：

我年二十九，出家求善道。须跋我成佛，今已五十年。戒定智慧行，独处而思惟，今说法之要，此外无沙门。

（此偈虽和巴利本有少异，但是其要震为一。尤其是佛传中二十九岁出家，三十五岁成道，八十岁入灭之说，即梵文和巴利文都一致，是值得注意的地方）。

佛陀又告诉须跋说：「如果诸比丘们均能自摄（正住，也就是在佛法中学佛没有缺失）的话，则此世间，会充满阿罗汉

（无生，得道）不尽」。也就是会有算不尽的人都会得道证果。这时须跋对阿难说：「所有沙门都已从瞿昙行持梵行。现在正在行持的，或将行持的，都能得大法利。阿难！你在如来之处修持梵行，亦得大法利。我能得拜谒如来请问我的疑问，也已得大利！现在唯有谨候如来，则以弟子的记荊，而记荊于我耳」（指允其出家为佛子）。须跋话讲完后，就向佛陀表白说：「我现在是否可以在如来法中出家，受具足戒吗？」佛陀说：「如有异学的梵志（外道），欲在我法中修持梵行，必先头四个月中试观其行，及观察其志性（个性）。如具足威仪（举止动息，都无损威德）的话，则能在我法中受具足戒。须跋，你要晓得！事在人为，是否肯行不肯行耳！」须跋听后说：「外道异学在佛法中，当试四个月，以便观其人之行动，以便察其个性。如具足威仪无缺失的话，乃得具戒。我现在能在佛陀正法中，经过四年之使役，具

足诸威仪没有缺失后，愿受具戒！」佛陀很被感动，而说：「我已说过，虽有规定，但主要还是在其人之行耳」须跋于是在其夜出家受戒，净修梵行（完成梵行），于现法中（现实世界中），自身作证，已尽生死之业，梵行已立（已完成梵行），所作已办（已办完一切世业），已得如实的智慧，已不会一再的受「后有」之身（以上几句，均形容罗汉之向果，是阿罗汉的作行果位的特质）。入夜未久之时，则成阿罗汉果（至真、应供）。此人就是如来最后的弟子。须跋得道后，即先于佛陀而进入灭度（涅槃去世）。

阿难这时站在佛院的后面，抚床、悲泣不已。他歔歔而说：「如来为甚么这么快就要灭渡？大法之沦墮，怎么会这么速？众生将长衰啦！世间之眼会消灭啦！到底为何如此？我承蒙佛恩，虽得以在于学地（学处、指戒），然而所业未成，而佛陀即告灭度？」佛陀知此，而故意问诸弟子们说：「阿难比丘现在在此么？」诸弟子们回答说：「阿难现在站在佛陀您的后面」。大家继而述说阿难之自言自语，将阿难悲叹的一切，都一一报告于佛。佛陀听后对阿难说：「止、止！千万不可忧虑，切勿再悲泣！你自侍奉我以来，身行有慈，无二无量。言行有慈，无二无量。意行有慈，无二无量（嘉许阿难身口意三业都有大慈行）。」佛陀继之而说：「阿难！你供养的功德是非常的大。那些诸天、天魔、梵天、沙门，婆罗门们，虽然也曾经供养遇我，但都不及于你。你只用功精进，将于不久，会完成道业！」

佛陀并告诸比丘们说：「过去诸佛之给侍弟子，亦如阿难，未来诸佛的给侍弟子，亦如阿难。然而过去诸佛的侍者，须用语告诉他，然后才能知晓。阿难举目即知，知道如来须这样，世尊须这样等事。这是唯独阿难特殊的未曾有法，你们应以为范。我告诉你们一件事：转轮圣王有四种希特的未曾有法—圣王有所行时，举国民众皆来奉迎。拜见王已，即非常的

欢喜，听王教示亦喜。瞻仰王的威颜，都不会觉得厌足。转轮圣王不管是住，或者是坐，或者是卧，国内的臣民到王所去拜见王时均会喜，听王之教亦喜，瞻仰威颜并不厌足。这就是转轮圣王的四希特之法（指王之住坐卧四法。巴利本即说刹帝利、婆罗门、居士、沙门之四众）。如今的阿难亦有此四种希特希特之法。如阿难虽默然而入比丘集团中时，大家都欢喜。为众说法，大家听到也欢喜。大家看到其仪容，听其说法，都不会觉得厌足。其次阿难至此比丘尼众中，优婆塞众中、优婆夷众中，大家一见都欢喜。如为他们说话，大家一听都欢喜，大家看到其仪容、听其说法，都不会觉得厌足（指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等四众，都赞仰阿难之德）」。

这时阿难行礼如仪后，向佛表白说：「世尊！现在那些由四方而来的沙门，他们都是耆旧多智，明解经律，清德高行之众，大家都欲觐世尊您。我也因之而得以礼敬、亲覩、问讯他们。佛陀如灭度后，他们不一定会再来，欲瞻仰已不能，当如何？」佛告阿难说：「你切勿忧虑，诸位族姓子们（善良家庭出身的子弟）常有四处可以怀念：**1.**怀念佛诞生之处（蓝毘尼园）。大家会喜欢欲拜谒其处，会常念不忘而生恋慕之心。**2.**怀念佛陀初得道之处（尼连禅河畔，毕波罗树下）。会喜欢欲拜谒其处而常念不忘，而生恋慕之心。**3.**怀念佛初转法轮之处（波罗捺斯之鹿野苑）。喜欢欲拜谒其处，而忆念不忘，而生恋慕之心。**4.**怀念佛陀般泥洹之处（拘尸那城外之沙罗树园）。喜欢而拜谒其处，而忆念不忘，而生恋慕之心。阿难！在我般泥洹之后，族姓的男女们，念佛降世时的功德是如此！佛得道时的神力如是，转法轮时度人如是，临灭度时，遗法如是。大家如到这些地方游行，拜谒这些处所，而礼敬塔寺（修行道场）的话，即大家一旦临终时，均会转生到天上去（已得道之圣者除外）。」

佛陀又告诉阿难说：「我入涅槃后，遇有欲求道之诸释种来时，即应听许其出家，应授与具足戒（比丘、比丘尼应受之戒，是别解脱戒中之最具足之戒，后来所谓比丘二百五十戒，比丘尼五百戒是）。不可刀难其出家的愿望。如有其它异学的梵

志（指外道）欲来求道时，亦应听许其出家，授与具足戒。从前所规定之先试四个月之惯例不应再用。因为他们虽有异论，但若稽留少时，在学习佛法当中，就会发生本见（有关于事物起原之见解）」。

这时阿难跪在地上，合起手掌而向佛说：「这位阐怒（车匿 释迦族之奴隶之子，佛出城时为御者。佛初次皈国时出家。常有恶口之性难解，佛涅槃时，以梵檀罪罚他），因虏扈（奴隶侍从者）成性难改，佛灭度后，应如何对付？」佛告阿难说：「我灭度后，如车匿比丘不守威仪，不受教诫的话，你们即应实行梵檀罚（默摈之刑罚。则众僧不和受刑者交谈。

本为在梵王宫前立一檀，如天众中有不如法而行的话，则令其立在檀上，而禁止其它天众与之往来 交谈，是由此演变而来的） 应命诸比丘不得和他交谈 往来 教授、从事等，以期其改善」。

阿难又向佛请问说：「佛灭度后，诸女人们不受教诲者，应如何对付？」佛陀说：「不和她见面」阿难说：「假如相见时，应如何？」佛陀说：「不可和她讲话」阿难说：「假如和她说话时，应如何？」佛陀说：「当自检心！」佛陀接着而说：「阿难！你以为佛灭度后，已没有覆护，已失去了所持了么？千万不可这么想！我成佛以来所说的经与律，就是你的护身符，就是你所持的！阿难！从今天起，允许诸比丘们可舍弃小小之戒，上下相互称呼时，当顺礼节法规！这就是出家敬顺之法（佛之遗训——戒律护持之原则）」佛又告诉大家说：「你们如对于佛、法、众（僧）有疑问，或对于道有疑的话，即应赶快咨问。应该趁此时提出，

不可有后悔。在我还存在于人间的此时，当会为你们解说」。这时诸比丘们却无人发言，唯有默然无语。佛陀又对大众提示同样之语，大家同样默然无语。于是佛陀又对大众说：「你们如果因自我惭愧，而不敢咨问的话，当因知识，速来咨问，应把握此机会，不可以后发生后悔才是」。然而诸比丘们仍然默然无语。这时阿难就向佛陀说：「我相信诸大德们均有净信。并没有一位比丘对于佛法众（僧）有疑，或对于道有疑」。佛陀说：「我也知道这些人中，最小的比丘也是同样的都见道媯（指道行。是入圣道之行法），不会趣入恶道。极尽七次的往返于此界后，必定会脱离一切苦际！」这时佛陀即记莈一千二百余位之比丘们未来当得的道果！

佛陀于此时将身上所披的郁多罗僧（大衣）露出金色的手臂，告诉诸比丘们说：「你们应作此观念：如来有时诞生于世，好似优昙钵花，好久才会开花中次一样！」佛陀于是以偈颂说：

右臂紫金色，佛现如灵瑞（优昙钵花）。

去来行无常，现灭无放逸（来去如诸行无常）。

因此，大家不可放逸。我因不放逸之故，才会成正觉的。算不尽的众善，均由不放逸而得的。一切万物，没有常存者。这是如来最后所说之语！」

佛陀于是即进入初禅定，由初禅定起而入第二禅，由第二禅起，而入第三禅，由第三禅起，而入第四禅，由四禅起，而入空无边处定，由空无边处定起，而入识无边处定，由识无边处定起，而入不用定（无所有处定），由不用定起，而入有想无想定（非想非非想处定），由有想无想定起，而入灭想定（以上四禅 四空定 灭尽定，详解在众集经）。是时阿难问阿那律（佛陀堂弟，十大弟子之一）说：「世尊是否已进入涅槃？」阿那律回答说：「还没有。世尊现在是在灭想定。我从前亲自闻佛说过：由四禅，乃入涅

槃」。这时佛陀由灭想定起，而入有想无想定。由有想无想定起，而入不用定，由不用定起，而入识处定，由识处定起，而入空处定，由空处定起，而入第四禅。由第四禅起，而入第三禅，由第三禅起，而入第二禅，由第二禅起，而入第一禅。再由第一禅起，而入第二禅，由二禅起，而入第三禅，由三禅起，而入第四禅，由四禅起，佛陀即进入涅槃。当于是时，大地即起大震动，诸天、世人，皆大为惊怖，所有

幽冥之处，也就是日月的光明照不到之处，均蒙大光明，各各都得相见，相互谈论而说：「那一个人，生在这个地方，某某人生在某某地方」。其光明普照，胜过于诸天之光。时忉利天（三十三天，欲界第二层天）在于虚空中，以曼陀罗花（白团华）、优钵罗华（青莲花）、波头摩花（红莲花）、拘摩头花（黄莲花）、分陀利花（白莲花）等花散在如来之上，也散在众会之上。又以天上之栴檀抹香，散在佛下，及散于大众，佛即入于灭度。

时梵天王（初禅王）在于虚空中，以偈颂而说：

一切昏萌类，皆当舍诸阴，佛为无上尊，世间无等伦。

如来大圣雄，有无畏神力，世尊应久住，而今般涅槃。

释提桓因（帝释天）也作偈说：

阴行无有常，但为兴衰法，生者无不死，佛灭之为乐。

毘沙门王（多闻天王，四大天王之一，属北方）也作偈说：

福树大丛林，无上福娑罗，受供之良田，双树间灭度。

阿那律（阿那律陀—无贫，佛堂弟，十大弟子之一）也作偈说：

佛以无为住，不用出入息，本由寂灭来，灵曜于是没。

梵摩那比丘（另一专职奉仕佛之比丘）也作偈说：

不以懈慢心，约己修上慧，无着无所染，离爱无上尊。

阿难比丘也作偈说：

天人怀恐怖，衣毛为之竖，一切皆成就，正觉取灭度。

金毘罗神（威如王，千手观音之眷属）也作偈说：

世间失覆护，群生永盲冥，不复覩正觉，人雄释师子。

密孃力士（金刚神，守护神）也作偈说：

今世与后世，梵世诸天人，更不复覩见，人雄释师子。

佛母摩耶（大术大幻，佛陀生母）也作偈说：

佛生楼毘园，其道广流布，还到本生处，永弃无常身。

双树神也作偈说：

何时当复以，非时花散佛，十方功德具，如来取灭度。

沙罗园林神也作偈说：

此处最妙乐，佛于此生长，即此转法轮，又于此灭度。

四天王也作偈说：

如来无上智，常说无常论，解群生苦缚，究竟入寂灭。

忉利天王（三十三天，第二天）也作偈说：

于亿千万劫，求成无上道，解群生苦缚，究竟入寂灭。

焰天王（善时天，第三天，焰摩天）也作偈说：

此是最后衣，缠裹如来身，佛晚灭度已，衣当何处施？

兜率陀天王（知足天，第四天）也作偈说：

此是末后身，阴界于此灭，无忧无喜想，无复老死患。

化自在天王（化乐天，第五天）也作偈说：

佛于今后夜，偃右胁而卧，于此娑罗园，释师子灭度。

他化自在天王（欲界主，第六天）也作偈说：

世间永衰冥，星王月奄坠，无常之所覆，大智曰永翳。

诸比丘也作偈说：

是身如泡沫，危脆谁当乐？佛得金刚身，犹为无常坏。

诸佛金刚体，皆亦归无常，速灭如少雪，其余复何冀？

佛陀已入涅槃，诸比丘们都悲恸殒绝，都投在地上，宛转号咷，不能自胜！大家歔歔而说：「如来之灭度，为甚么这么快？世尊之灭度，为甚么这么疾？大法之

沦没遮翳，怎会这么迸？群生将长衰，世间将冥灭！譬如大树根拔，枝条摧折！又如轩蛇，宛转回遑，不知湊所」！诸位比丘们又哀伤而言说：「如来灭度，何其驶耶？世尊之灭度，何其疾耶？大法之沦翳，何其速耶？群生将长衰，世间将眼灭！」

这时阿那律告诸比丘们说：「大家不要一再的悲伤，因诸天在上面，佻来恠责！」诸比丘们即请问阿那律说：「上面有几许诸天？」阿那律回答说：「充满于虚空，不可计量！都在空中徘徊骚扰，悲号跃踊，而流泪说：『如来之灭度何其驶耶？世尊之灭度何其疾耶？大法之沦翳，何其速耶？群生长衰，世间眼灭！譬如大树之根拔，枝条摧折。又如斩蛇，宛转回遑，不知湊所！』」阿那律所说之语一点也不错，诸天都是这样的在空中悲伤徘徊，不知所措！

这时诸比丘，从夜至晓，讲说法语完了后，阿那律即对阿难说：「汝可入城，对末罗族们说佛已灭度。如有施作之人，应趁此机会」。阿难答应他，就由座位起立礼佛，然后带一位比丘，连涕带泣，进入城内。他遥见五百位族人，因有事而集在一处。他们看见阿难到此地来，都站起来迎接，大家对阿难行礼如仪后说：「今天为甚么这么早？」阿难回答说：「我现在是为你们之法益而来的！你们要晓得！如来已于昨夜圆寂。你们如果欲施作，就趁此机缘！」末罗族们听后非常的悲恸，大家过一会儿，拭掉眼泪后说：「佛陀之入灭，为甚么这么快？世间眼灭，何其疾耶？」阿难劝止他们的悲恸而说：「大家不要过于悲伤，欲将有为之法，使其不变易，那是不可能之事。佛陀生前不是常常说过吗？有生必有死，聚合必会离散，一切恩爱，绝没有常存的！」末罗族们听后，即异口同音而说：「大家赶快回去准备香花，以及种种伎药（乐器、乐人、乐器都以铜为代表），然后赶赴双树园，以便礼拜供养佛陀的舍利（佛身）」大家同时商议的结果，等过一日后，将佛身安置在床上，令末罗族的童子们在堊的四角处抬举。并擎持幡盖，烧香、散华、伎乐，而作供养。出殡的路线，将由城的东门入城，遍绕诸里巷，使国人均能得以礼拜供养。然后从城的西门到郊外，在高显处举行荼毘（荼毘、火葬）。商量决定后，大家都依之而回去准备。翌日，末罗族们已将一切准备妥当，欲将佛堊抬举起来，然而却不能动。这时阿那律即对他们

说：「你们且止，勿空疲劳。现在诸天将来举堊！」大家听后，就请问阿那律而说：「诸天要来举堊之意何在？」阿那律说：「你们以香花伎药供养舍利，经过一天，以佛舍利放置床上，令末罗族的诸童子们举堊之四角，擎持幡盖、烧香、散花、伎乐，而供养之。预定由东门入城，遍绕诸里巷，使国人皆能得以供养，然后从西门出城，欲在高显处荼毘佛身。然而诸天神之意，是欲将佛身逗留七天，在这期间，以香花、伎乐、礼敬、供养。然后将佛身安置于床上，令末罗的童子们举床的四角，擎持幡盖，散花、烧香，作诸伎乐，供养舍利。从城的东门进入城内，遍绕诸里巷，俾国人民皆得供养。之后由城的北门出城，渡过熙连禅河，到天冠寺（俱尸那邑之东郊外。古来已有制底之处），去荼毘佛陀的遗身。诸天因有此意，因之而使堊抬不动！」末罗族们听后都非常的欢喜，都愿顺天之意。他们于是相互言说：「我们应该入城内去整治诸街

道，去扫洒烧香，然后回到此处，于七日间，供养舍利」。大家商议决定后，都依之而行。大家办完这些事后，都一齐到了双树园，都以香花伎药供养佛舍利。经过七天后，于日向暮之时，即举佛舍利于堊上，末罗族的童子们捧举堊之四角。大家擎持幡盖，烧香、散花，作诸伎乐。前后都有引导侍从之人。队伍都很安祥而行。切利诸天在此时都以曼陀罗花、优钵罗花、波头摩花、拘物头花、分陀利花，及天之末檀散在舍利之上。也充满于街道。诸天作诸乐，鬼神都歌咏。末罗族们听到天乐等事后，都说：「且放弃人乐，请设天乐，供养舍利！」佛陀火葬的队伍就这样的慢慢的渐进，由城的东门而入，在各街道都停留一个时间，让人烧香、散花、伎乐供养。

这时有一位大臣名叫路夷，他的女孩，平时笃信佛道，手持如车轮那么大的金花，供养舍利。同时有一位老妇人，举声赞颂说：「这些末罗族们的福气很大，能逢佛陀最后在此处灭度，举国士民也都很虔诚的供养舍利，大家将会得到大法利！」等到末罗族们都一一供养后，即由北门出城，渡过熙连禅河，到达天冠寺，将窆安奉在地上，然后向阿难说：「我们又应如何供养？」阿难说：「我亲从佛闻，亲受佛教，如火葬佛舍利时，应采用转轮圣王之葬法之仪！」大家就请教阿难有关于转轮圣王之葬法之仪，阿难即一一详细的说出（如前述），兹将其纲要，再予述说如下：

首先以香汤沐浴其身，以新的劫贝（绵布）周徧缠身。其次以五百张之迭（着衣绵布）缠之。将身置于金棺之内，灌以麻油。作完后，将此金棺举起，放置于第二之大铁椁内。其次以栴檀香椁重围于外，积集诸名香，厚厚的覆其上，然后荼毘火化。火化后收舍舍利，在于四衢道盖起塔庙，标立的刹竿悬有画绘，令全国路过之人，均能看到其塔而思慕正化，而得大饶益。

阿难说当时如来曾经述说过这些事。也曾经一再的交代过阿难我。阿难说如来曾经对他说：

「阿难！你如果欲葬我时，首先应以香汤沐浴我的遗体。要用新劫贝将佛身周匝缠好。用五百张迭再次缠之。将身放在金棺之内，灌入麻油。其次将金棺举起，放在第二大铁椁内，将栴檀香椁依次而围在外层。积诸名香，厚厚的迭在其上面，然后付之荼毘。完了后，收检舍利，在四衢道盖起塔庙，悬有画绘的表刹，使诸过路之人，皆见佛塔，而思慕法王之道化，使生者获大福利，死者得升天界，除得道者外」。

诸末罗族们互为言说：「我们应回到城内去准备葬具。如香花、劫贝、棺椁、香油，以及白迭等是」。大家说做就做，不久即将这些葬具办完，而回到天冠寺。大家以清淨的香汤沐浴佛身，以新劫贝周缠佛身，再以五百张迭如次缠之，然后将佛身安放在金棺内，灌入香油。其次，将金棺捧举放置于第二之大铁椁中，以栴檀木薪，重积棺外，以众名香，积其上面。

这时有位末罗的大臣，名叫路夷（巴利本不举其名，只说四位末罗之大臣），拿大火炬，欲点燃佛薪（堆薪），然而却点不燃。又诸大末罗（其它三位大臣），趋前欲点燃堆薪，但也同样的点不燃。这时阿那律对诸末罗们说：「诸位贤者们！这种事并不是你们的分内事。火灭而不燃，乃为诸天神之意！」末罗们听后问说：「诸天令火点不燃，其用意在那？」阿那律说：「因大迦叶（头陀第一。摩竭陀国婆罗门，皈依佛教后为十大弟子之一。佛灭后第一结集时之领头人物），已率五百位佛弟子，由波婆国向此地而来，现在在中途，正在赶路，欲参加佛身荼毘之场面。诸天知其意，故把火制住，使人燃点不起来」。末罗们听后，都赞成诸天之举。此时大迦叶与五百名弟子，在中途曾遇一尼干子（裸形外道，指奢那教徒。巴利本为邪命外道。邪命外道为末伽梨拘舍

利派，多与奢那之一派之裸形外道混用），手里拿着曼陀罗花。大迦叶遥见他，就趋前问他而说：「你从哪里来？」尼干子说他从「拘尸那城」来。迦叶说：「你知道我师吗？」答曰：「知道。」又问：「我师还存在人间么？」答曰：「灭度后已经过七天，我就是从那边而得到此天华的。」大迦叶听后怅然不悦。五百名比丘听佛灭度的消息后，都很悲伤哭泣，宛转号咷，不能自禁！大家异口同音而说：「如来灭度何其驶耶？世尊灭度何其疾哉？大法沦翳何其速呢？群生长衰，世间眼灭！譬如大树根拔，枝条摧折！又如斩蛇，宛转回遑，不知湊处！」这时在大众当中，有一名叫跋难陀的比丘（巴利本为须跋陀。是一位听佛涅槃而大喜之恶比丘。会促成第一结集的动机，是由他而起的）。他止诸比丘们说：「你们不要忧悲。由于世尊之灭度之故，我们可得自在了！世尊在世时，常叫我们这事可行，这事不可行，真麻烦极了。自今已后，

我们

得以随所欲为了！」大迦叶听后怅然不悦，就对大众说：「大家赶快严整衣钵，速诣双树！趁佛还未荼毘，得见佛陀最后之场面！」大众就依之而行。大众经过拘尸城，渡过尼连禅河（河水流过优留毘罗村之傍，是佛六年苦行后，进入沐浴之河。然而由拘尸那竭至天冠寺之道之河为熙连禅河。汉本之注也以尼连禅为熙连禅，故应以熙连禅河为正）。而到达天冠寺，到后，至阿难处，问讯后坐在一边，而对阿难说：「我们欲当面觐见佛陀的遗身，趁今还未荼毘前，是否能如愿？」阿难回答说：「佛身虽然还未荼毘，然而想觐见一事，恐怕很难了。因为佛身已用香汤沐浴过，也已劫贝缠好，更以五百张迭如次缠紧，而放置在金棺，且置铁椁内，再以栴檀香椁重围在外。如这样的重重迭迭，如仪行事已毕，故欲觐佛身，那是非常困难之事！」大迦叶虽然经三次请求，但阿难三次都同样的已不可能来回答他。大迦叶即慢步向佛积处行过来。这时

佛身从重椁之内伸出双足，足有异色。迦叶见后觉得奇怪，就问阿难说：「佛身应为金色，为甚么有异？」阿难回答说：「刚才有一位老妇，悲哀佛灭，而向前以手抚摩佛足，其滚落在佛足，故有异色耳。」迦叶听后又大不悦。他向香积处礼拜佛身。这时出家在家的四众弟子，以及诸天，都同时礼拜佛足。于是佛足即忽然不现。大迦叶即遶佛积三匝，而以偈颂说：

诸佛无等等，圣智不可称，无等更圣智，
我今稽首礼。无等等沙门，最上无瑕秽，
牟尼绝爱枝，大仙天人尊，人中第一雄，
我今稽首礼。苦行无等侣，离着而教人。
无染无垢尘，稽首无上尊，三垢垢已尽，
乐于空寂行，无二无畴匹，稽首十力

尊，

远逝为最上，二足尊中尊，觉四谛止息，
稽首安隐智，沙门中无上，回邪令入正，
世尊示寂灭，稽首湛然孺，无热无瑕秽，
其心当寂定，练除诸尘秽，稽首无垢尊，
慧眼无限量，甘露灭名称，希有难思议，
稽首无等伦，吼声如师子，在林无所畏，
降魔越四姓，是故稽首礼。

大迦叶有大威德，具足四无口辩（法、义、辞、乐说）。他说此偈后，即见佛务积点燃火而火自动的燃起来。诸末罗们看其火焰过于猛烈，就相互言说：「现在火焰这么炽盛，难以禁止。这样，即荼毘的佛身，是否会消灭殆尽？大家赶快将水寻来，以便扑灭火焰！」这时笃信佛道的

娑罗树神，即以神力扑灭佛积之火（巴利本记为天之流水，与地之涌水）。末罗们看火已灭，就又相互言说：「我们应该去采集拘尸城左右十二由旬内所有的香花，以便供养佛陀的舍利！」商议既决，就依之而行。

时波婆国的末罗的民众，听到佛陀于双树间灭度等消息后，就相互言说：「我们宜于此时去求『舍利分』（舍利之分配），在本土盖塔供养！」大家决定后，波婆国的诸末罗即下令国内严整象兵、马兵、车兵、步兵等四种兵队，到了拘尸城来。他们到后，即派遣使者而说：「我们听闻佛陀众佑（众神庇佑），在此处灭度。佛陀亦是我们之师，我们因敬慕佛陀之心，欲来请求佛陀舍利，在此盖塔供养！」拘尸城王回答说：「诚如是。但是世尊垂降于此灭度，吾国民众自会在此盖塔供养。虽然远劳诸位，然而舍利分实不能外流！」同一个时候，遮罗颇国（近于摩竭陀国之一小王国）之跋罗（该国之住

民之名) 民众, 以及罗摩伽国 (拘利族之邑) 之拘利 (罗摩伽国住民) 民众, 昆尔提国 (昆留提) 之婆罗门众, 迦维罗卫国 (释尊诞生国) 之释种民众 (释迦族), 毘舍离国之离车 (隶车) 民众, 暨摩竭国王——阿闍世等, 均因听到如来已于拘尸城之双树间取入灭度, 都自发言而说:「我今应该去求舍利分!」诸国之国王, 以及阿闍世王等, 即下令国内严整四兵 (象、马、车、步), 浩浩荡荡的都渡过恒水 (恒河) 。阿闍世王即勅令香姓婆罗门 (教导拘留、班陀波等人民战术之婆罗门。佛灭度时被选而将佛舍利分为八分者), 王说:「你持我名入拘尸城, 问候诸末罗门之起居轻利, 游步强否? 我对于诸位贤者们, 每相宗敬! 邻境义和, 曾无诤讼! 然后对他们说: 我闻如来在贵国内取入灭度 唯无上尊 (佛陀) 是我尊敬如天者 因此, 由远处到这里来请求舍利分回去本土盖塔供养 如能与我的话, 当会以重宝回偿!」诸末罗回答香姓说:「你说的不错! 然而世尊垂降此土, 于此灭度, 国内士民自当起塔供养, 不敢远劳诸位, 故舍利分是不能让你们带回去的!」诸位国王被婉拒后, 即集群臣相议, 大家作偈说:

吾等和议, 远来拜首, 逊言求分, 如不见与。

四兵在此, 不惜身命, 义而弗获, 当以力取!

拘尸国也集诸群臣, 也作偈说:

远劳诸君, 屈辱拜首, 如来遗形, 不敢相许。

彼欲举兵, 吾斯亦有, 毕命相抵, 未之有畏!

这时香姓婆罗门晓示众人说:「诸位大德! 长夜受过佛陀的教诫。口中诵法言, 心内服仁化, 一切众生为的是追求心安理得 如为了佛舍利而诤, 即会相互残害 如欲以如来之遗形为广益, 即舍利现在于此, 应该平均分配奉回, 才是上策!」大家听后, 都非常的赞同其说, 而就地商

议, 当场斟酌堪以分配舍利的人物。大家一致认为以香姓婆罗门之仁智足以担任其事! 诸国之国王就任命香姓婆罗门而说:「请为我们均分佛陀的舍利为八份!」香姓听从诸王之命, 即诣舍利之处, 行礼如仪后, 徐步向前, 首先将「上牙」取出放在一处, 然后遣使交代说:「你斋佛陀上牙至阿闍世王处」(巴利本无上牙此举)。又吩咐使者说:「你向大王传我的话:『大王起居轻利, 游步强耶? 舍利还未分配就绪, 抱歉得很! 现在先将如来上牙呈奉大王, 并可供养, 以慰企望。等到明星出现时, 舍利就能分配妥当, 届时自当奉送!』」。使者依令, 就到阿闍世王处, 将香姓交代下来之语, 一一禀告大王。香姓婆罗门即以一瓶, 纳入舍利差不多一石更量 (巴利本无明示分量), 将舍利均分为八分后, 告诸大家说, 「愿大家各奉一分, 回皈各处, 自盖塔庙供养」。大家都非常的满意, 而听从其分配!

这时有毕闾村 (摩利耶族所居的地名)

之人, 向众人说:「愿乞地上焦炭, 回皈盖塔供养」。大家都同意其请 拘尸国人得舍利分后, 即在其土起塔供养。而波婆国、遮罗国、罗摩伽国、昆留提国、迦维罗卫国、毘舍离国等人, 以及摩竭国之阿闍世王等, 得舍利分后, 各皈其国盖塔供养。香姓婆罗门即持舍利瓶回去起塔供养。毕钵村人即收拾地上焦炭回去。当此时也, 佛陀的舍利, 已盖有八个塔。第九塔为之瓶塔, 第十塔即为炭塔。第十一就是佛陀在世时的发塔 (巴利本无发塔之文)。

佛陀到底是在甚么时候诞生的? 甚么时候出家 (诸本缺此句)? 甚么时候成道? 甚么时候灭度的呢? 其答案如下: 是沸 (晓) 星出时诞生, 沸 (晚) 星出时出家, 沸 (晓) 星出时成道, 沸 (晓) 星出时灭度! (此段巴利本缺, 颂亦缺)

偈颂说:

何等生二足尊? 何等出丛林苦?

何等得最上道, 何等入涅槃城?

沸星生二足尊，沸星出丛林苦，
沸星得最上道，沸星入涅槃城。
八日如来生，八日佛出家，
八日成菩提，八日取灭度。
八日生二足尊，八日出丛林苦，
八日成最上道，八日入泥洹城。
二月如来生，二月佛出家，
二月成菩提，二月取涅槃。
二月生二足尊，二月出丛林苦，
二月得最上道，二月入涅槃城。
娑罗花炽盛，种种光相照，
于其本生处，如来取灭度，
大慈般涅槃，多人称赞礼，
尽度诸恐惧，决定取灭度！

(三)典尊经{五}

大意

里面以执乐天的般遮翼子（奏乐神）亲闻帝释天之谈话内容，向佛报告之记事为始。佛陀听完其报告后，即对般遮翼子开始说教。佛陀说：记事中之大典尊确为释迦牟尼我。也就是佛陀肯定其记事中之佛陀的本生谭。佛陀并说大典尊虽有大威德，能教化诸弟子，但不及于我现在对诸弟子们之教化（因大典尊虽度很多出家的弟子，也为他们开导，惟所说之教，至高只能得生梵天，故不是究竟道）。我（指佛陀自己）现在是为诸弟子们说得究竟道究竟梵行、究竟安隐，令皈涅槃！般遮翼子的谈话概要如下：

1. 般遮翼子于佛所，说净修梵行所得的果报——五福（天寿、天色、天名称、天乐、天威德）。

2. 帝释天赞叹佛德，对诸天说如来之无等法。

3. 说亘于三世，一时只有一佛出现之思想。

4. 梵天王之化身，五角髻（头上五角髻）童子之出现于虚空，帝释天之听如来八无等法（八圣道）。然后童子即说大典尊之故事来历。

5. 大典尊和梵天相见，说净修四无量心（慈、悲、喜、舍）和梵童子相见，而说世之不净，以及出家修道等事。

5. 说七大王、七大居士（七位富豪婆罗门）、七百梵志（七百位婆罗门）、四十夫人等，与八万四千人遂俱出家，而游行诸国，广弘道化，多所饶益。并就大典尊即今释迦文佛等事，而请教佛陀之本生详是否实事。

大意：本经叙述般遮翼子（执天乐的天神）将亲闻梵天与帝释天，在忉利天共议之事，向佛报告的事缘为始，然后佛陀乃告诉般遮翼子：有关于记事中的大典尊，正是释迦牟尼我，而肯定世尊的本生谭，不过当时的大典尊的威德，还是不能达到彻底教化其弟子们的能事，佛陀现在才能为诸弟子说尽究竟道、究竟梵行、究竟安隐，使他们趣至于涅槃。

像如是的经教，乃为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罗阅祇（王舍城）的耆闍崛山（灵鹫山，位于王舍城的东北），和大比丘众，一千二百五十人俱在。

那时，执乐天的天神，般遮翼子（南传为乐神之子五髻，般遮译为五），在于夜间静寂无人的时候，放出大光明，照耀于耆闍崛山，到了佛所住的地方而来。到达后，就将其头面礼拜于佛足，然后站立在于一边。这时，般遮翼白世尊说：「昨天（前些日），梵天王（初禅主），曾经到过忉利天（三十三天，第二层天），和帝释天（忉利天主）共议。我乃亲从他们的谈话中听到其论议，现在是否可以向世尊您报告吗？」佛陀说：「你欲说的话，便可以把它说出来。」

般遮翼说：「有一个时候，忉利天的诸天们，都集聚在于法讲堂（善法堂，忉利天主施教之堂），有所讲论（在议论一些事）。那时，四天王（第一层天，居于须弥山的东西南北的四方，已为佛教的护法神），都随着自己的方面，各各都当着其应坐的座位而坐。

提帝赖咤天王（持国天）在于东方而坐，其面乃向于西方，帝释天就在于其前面。毗楼勒天王（增长天）坐在于南方，其面乃向于北方，帝释天就在于其前面。毗楼博叉天王（广目天）乃坐在于西方，其面向于东方，帝释天则在其前面。毗沙门天王（多闻天）乃在于北方而坐，其面乃为南向（向于南），帝释天就在于其前面。这时，四天王都皆先坐定后，然后我才坐下来。

又有其余的大神天，都为从前在于佛所，去净修过梵行（清净之行），他们命终之后，乃转生在于忉利天，使那些诸天们，增益其五福：第一就是天寿，第二就是天色（天神的色相庄严），第三说是天的名称，第四就是天乐（诸天的快乐），第五就是天的威德。这时，诸忉利天，都踊跃欢喜而说：『增益诸天众，减损阿须伦众。』（阿须伦为阿修罗，译为非天。诸天都庆喜同类的诸善神的增益，而阿修罗的恶类则为渐渐的减少）。

那时，释提桓因（帝释天）知道诸天人都有欢喜心，就为了忉利诸天们作偈颂而说：

忉利诸天人 帝释相娱乐 礼敬于如来 最上法之王
诸天受影福 寿色名乐威 于佛修梵行 故来生此间
复有诸天人 光色堪巍巍 佛智慧弟子 生此复殊胜
忉利及因提 思惟此自乐 礼敬于如来 最上法之王

（忉利天的诸天人们，和帝释我，都相娱乐，都礼敬于如来，礼敬于最上的法之王〔如来为法王〕。诸天们都受佛的教化的影响，而具有了天福、天色、天名称、天乐、天威的五福。都在于佛所修持梵行，因此之故，才来生到于此天上之间的。）

（又有诸天人，他们的光色都非常的巍巍〔高大〕。佛陀的有智慧的弟子，生在

于这里，又为殊胜的了。忉利天的诸天们，以及释提桓因我，都思惟此事，而自乐，而礼敬于如来，礼敬于最上之法的王！)

那时，忉利天的诸天们，听此偈颂之后，又加倍的欢喜，都不能制抑其欢喜之心，都增益诸天众，而减损阿须伦之众。释提桓因（帝释天）看见忉利天的诸天之欢喜悦豫的情景，就告诉他们说：『诸位尊！你们颇欲听闻如来的八种无等法（没有比类之法，最优胜之法）吗？』忉利天的诸天们说：『愿乐欲闻。』（非常欢喜，愿意听说）。

帝释天告诉他们说：『你们要谛听！要注意的听！听后要善思念其意义。诸位尊！如来乃具有了至真、等正觉，等等十尊号。不管是过去，是未来，是现在，都看不见有这样的如来、至真，十号都具足，如佛陀的。佛法的微妙，善能讲说，为智者所行的这种法，并不能看见到在过去、未来、现在的世间里，有如此微妙之法，有如佛陀所说的。佛陀乃由此法，自己去觉悟，而通达无碍，以此而自娱乐，并不看见过在过去、未来、现在当中，有能够对于此法，自己去觉悟，去通达而无碍，以此为自己的娱乐，有如佛陀那样的。诸位尊！佛陀以此法自己去觉悟后，也能以此法去开示涅槃（寂灭，证悟）的径路，教人亲近而渐至，而入于寂灭（涅槃）。譬如恒河之水与炎摩之水（恒河的上流的别名），此二河之水都并流，而流入于大海那样。佛陀也是如此这般的善能开示涅槃的径路，教人亲近而渐至，而入于寂灭。并不看见过在过去、未来、现在的世间当中，有人能开示涅槃的径路，有如佛陀那样的。

诸位尊！如来乃能成就和他同样的证悟的眷属，如刹帝利（王种、武士阶级）、婆罗门（净裔、神职人物）、居士（在家有力势的人）、沙门（本为宗教生活的游行僧）当中，有智慧的人，均为是如来所能成就的眷属。并不看见过在过去、未来、现在世当中，能成就其眷属，有如佛陀的人。诸位尊！如来乃能成就大众的，所谓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是。并不看见过在过去、未来、现在的大众的成就者当中，有如佛陀那样的。诸位尊！如来乃言与行都相应，所言的，都如其行，所行的，都如其言。像如是的，则为法法成就。并不看见过在过去、未来、现在当中，有人能言行相应，法法成就，有如佛陀的。诸位尊！如来乃多所饶益，多所安乐，用慈悲心去利益天与人，并不看见过在过去、未来、现在当中，有人能多所饶益，多所安乐，有如佛陀的。诸位尊！这就是如来的八无等之法！』（八种无与伦比之法）。

这时，忉利天的诸天们，乃作如是之言说：『假若使世间有八佛之出现的话，当会大增益于诸天众，而会减损阿须伦众的。』同时，忉利天又说：『且搁置八佛的出世之事，就是正使七佛，或六佛，乃至二佛出现于世间的的话，也就能大大的增益诸天众，大大的减损阿须伦众，何况有八佛之多呢？』这时，释提桓因（帝释天）告诉诸忉利天的天众说：『我乃亲自从佛听闻，亲自从佛领受：欲使同一时间，有二位佛陀之出现于世间，乃无有是处（不会有此道理的），但使如来如能久在于世间的的话，就会有多所慈愍，多所饶益，天人都能获安，也就是能大增益诸天众，而大大的减损阿须伦众。』』

这时，般遮翼白佛说：『世尊！忉利天的诸天，所以会集聚于法讲堂（善法堂）之上的，都共议思惟，称量观察，有所教令的，然后乃为四天王而说，四天王受教之后，各当其位而坐，他们坐后不久之时，有大异光（广大的光明），普照于四方。这时，忉利天们看见这种光明后，都大为惊愕，都发言说：『现在有这异光，是否将有甚么怪异之事呢？』诸大神天之有威德的，也都惊怖而说：『现在有这异光，是否有甚么怪异之事吗？』』

这时，大梵天王，即化作一位童子，其头上有五角之髻（又作般遮翼），在于大众的上面的虚空而立，其颜貌很端正，超绝于他众，其身为紫金色，而蔽诸天之

光（诸天之光明均被摄于其光之中）。当时，忉利天的天众，并不站立去迎接，也不恭敬他，又不请他就座。这时，梵童子，乃随其所诣而坐，坐后，乃生起欣悦的心情。譬如刹帝利王之以净水浇在于头上之种（灌顶而正式成为王的仪式），而登王位之时，乃会踊跃欢喜那样（禁不住其喜悦）。他到这里来坐不久，又自变化其身，化作为童子之像。其头上有五角髻，在于大众的上而之虚空中而坐，譬如力士之坐于安座，巍然而不动那样。他乃作偈颂而说：

忉利诸天人 帝释相娱乐 礼敬于如来 最上法之王
诸天受影福 寿色名乐威 于佛修梵行 故来生此间
复有诸天入 光色甚巍巍 佛智慧弟子 生此复殊胜
忉利及因提 思惟此自乐 礼敬于如来 最上法之王
（语译如前）

这时，诸忉利天的诸天们，对童子说：

『我们听到帝释天之称说如来的八无等法后，乃欢喜踊跃，乃不能自胜。』（不能抑住其喜悦的心情）。当时，梵童子乃对忉利天的诸天说：『甚么叫做如来的八无等之法呢？我也愿乐听闻其详。』这时，天帝释就为了童子，而讲说如来的八种无与伦等之法（八无等法）。忉利天的诸天，和童子听后，都倍复欢喜，都不能自胜。可说是增益诸天众，减损阿须伦众的了。那个时候，童子看见诸天这么欢喜，又增欣喜踊跃，就告诉忉利天的天众们说：『你们欲听闻另有一类的八无等法吗？』诸天们说：『善哉！愿乐欲闻。』（愿意！很乐意听闻其详！）

童子告诉他们说：『你们如乐意听闻的话，就请注意的听！要真实的纳受！当会为你们说。』然后就告诉诸天而说：『如来在往昔为菩萨之时，在所生之处，乃为聪明多智的。诸位贤尊们！当知！在久远的过去之时，世间有一位大王，名叫地主，其第一太子名叫慈悲。大王的大臣名叫典尊，典尊大臣有一位儿子名叫焰鬘。慈悲太子有朋友，其朋友也和六刹利大臣（六位王种出身的大臣）为朋友。地主大王，欲进入深宫去作游戏娱乐之时，就将国事委付给与典尊大臣，然后才入深宫去作倡伎乐，去五欲（对于眼等五感官而起的欲）而自娱乐。这时，典尊大臣欲治理国事之时，都先问其孩子，然后才作决断，对于有所处分（刑罚）之事，也先问其孩子。』

后来典尊大臣，忽然命终而离世。其时，地主大王听到其命终的消息后，乃愍念哀伤，抚膺（拍胸）而说：『咄哉！（怪叫之声）何辜（有甚么罪业）而失去了国家的良辅呢？』慈悲太子乃自念而说：大王失去了典尊大臣，正以此事而在忧苦，现在我乃应该去谏劝大王，不可为了大臣之死亡而生忧苦才是。为甚么呢？因为典尊大臣有一位公子，名叫焰鬘，其聪明智慧的程度，乃超过其父亲，现在可以征召他，请他协助治理国事。这时，慈悲太子就这样的往诣王所，就将其上面所想之事，禀白其父王。大王听到太子之语后，就命召焰鬘，而告诉他说：我现在将您填补为卿父的地位，授你以宰相之印。那时焰鬘接受相印后，大王就欲入后宫，就又付托其治国的大事。』

这时，宰相焰鬘，对于治理国事，乃非常的明白。其父亲先前所为之事，焰鬘也都知道，父亲所不及之事，焰鬘也非常的清楚。后来，其名称乃流闻于海内，天下都称他为大典尊。当时的大典尊，后来乃作如是之念：现在地主大王的年龄已朽迈，残龄的寿命已不多，如果以太子绍继王位的话，并不是为难的一件事。我现在宁可先去对那六位刹帝利大臣说：现在地主大王已经朽迈，残余的寿命已不多了，如果以太子绍继王位的话，那是不会有甚么困难之事（顺理成章之事）。君等（您们）也当会别封王土的。如居位之日，请不可把我忘掉！

这时，大典尊就往诣六位刹帝利大臣，

而告诉他们说：诸位君侯！当知！现在地主大王已经朽迈，残余的寿命已不多了，如果以太子来绍继王位的话，并不会有什么困难之事。您们可以去向太子表白此意：我们和尊（您）同生（年龄差不多，也是同为王族出身），从幼小时就为知旧（亲爱的友伴），您有苦时，我们也为您之苦而苦，您有乐的话，我们也和您同乐（同甘共苦）。现在大王已经衰老，年龄已朽迈，残余的寿命已不多了，现在太子您来绍继王位的话，并不会有什么困难之事。您假如登位的话，当应封国土给我们。这时，六位刹帝利大臣听他的话后，就往诣太子，去说如上之事。太子回报说：假若我登位的话，列土封国，当会更与谁呢？（除了您们之外，还有谁呢？必定会封国土给您们的。）

当时，大王在于不久之时，忽然大告驾崩，国内的大臣就随拜太子，即大王的正位。王登位后，乃默自思念：现在应该立一位室相，应该以先王的准则为准。又自思念：到底那一位堪能当此大任呢？正应委任此位给大典尊吧！这时，王乃慈悲，就告诉大典尊而说：『我现在封你就于宰相之位，授给印信，您应当勤劳忧念，综理国事。』这时，大典尊听王的教言后，就接受印信。王每次将入宫时，都常以后事（综理国事）付托给大典尊。

大典尊又自念而说：我现在应该往诣六位刹帝利之处，去问他们是否还忆记从前所约之言？就这样的往诣刹帝利大臣之处而说：『您们现在还能忆记从前所约之言吗？现在太子已经登上王位，隐处在深宫，以五欲自娱乐。您们现在可往问国王而说：王居天位，以五欲自娱乐，宁（是否）又能忆起从前所说之言吗？』这时，六位刹帝利听此语后，就往诣王所，仰白大王而说：『大王居在天位，以五欲自娱乐，是否又能忆起往昔所说之言吗？所谓：列土封邑，还有谁能当之？』大王说：『我不会忘记往昔之言的。所谓：列土封邑，非卿而谁？（列土封邑之事，除了你们之外，还有谁呢？唯有你们才有之事。）」王又自念：此阎浮提（胜金洲，南瞻部洲）的土地，内广外狭（北广南狭），谁能分此国土为七分呢？又自念而说：唯有大典尊乃能分此土地的工作。就告诉他说：你去分此阎浮提的土地，使它成为七分。

这时，大典尊听王令，就去进行分割国土之事。王所治的城，以及村、邑、郡、国，都悉皆部分，六刹帝利之国，也分部给他们。王对于此事，乃自庆喜而说：我的愿已经完成了。这时，六刹帝利又自庆幸而说：我们的愿已经达成了。能够成就此大业，乃为大典尊之力的。六刹帝利王又自思念：我们的国家刚建立，当然须要一位宰辅的大臣，到底谁能堪任呢？如大典尊的话，就当使用他，请他通领国事。那时，六刹帝利王就命令大典尊，告诉他而说：我们的国家，须要一位宰相，你当为我们通领国事。于是，六国都各授相印给大典尊。

这时，大典尊受相印后。六王入后宫去游观娱乐时，都均以国事付托给大典尊。大典尊综理七国的大事，没有不成办的。这时，在国内有七位大居士，大典尊也为他们料理家务，又能教授七位梵志，教他们讽诵经典。七王敬视大典尊宰相，有如神明那样，国内的七居士视他如大王，七位梵志视他如梵天。这时，七位国王、七大居士、七位梵志，都皆自念而说：大典尊相爷，常常和梵天相见，和梵天相言谈、坐起，非常的亲善。

这时，大典尊乃默识七王、七居士、七位梵志的心意，所谓我乃常常和梵天相见，和梵天相言谈、坐起（同坐同起）。然而我实在并不看见过梵天，也不和他相互言谈，不可餐默（不可以默默的纳受此见闻），不可以虚受此称誉。我也曾经听过诸位先宿（从前的宿德）说：在于夏季四个月（一年分为夏季、雨季、冬季，南传为雨季四个月），闲居于寂静之处，去修学四无量（慈悲喜舍之四无量心）的话，梵天就会降下，就会和他相见。现在我宁可修学四无量，使梵天降下，共相得以谒见也未可知？于是，大典尊就到七王之处，而白王说：『唯愿大王顾临国事！』

我欲在于夏季的四个月里，修学四无量。』七王告诉他说：『正是时候了。』（宜知是时）。大典尊相，又告诉七居士们说：『你们应该各勤己务。我欲在于夏季的四个月中修学四无量。』居士们说：『诺！（好的！）宜知是时（正是时候了）。』又告诉七百位梵志说：『你们应当勤于讽诵，要转相教授，我欲在于夏季的四个月里修习四无量。』梵志们说：『诺！（好的！）现在大师！宜知是时（应该知道时宜）。』

这时，大典尊就在于其城东，建造一闲静之室，在于夏季四个月，就在于那个地方休止，而修四无量，然而那位梵天，仍然不降下来。大典尊自念而说：我曾经听闻先前的宿旧（长老）说：在于夏季四个月，修学四无量的话，即梵天会降下而出

现。现在却寂然，聊无髣髴（好像一点也没有动静）。这时，大典尊在于十五日月满之时，出其静室，在于露天的地面而坐。坐下来不久之时，有大光明出现，大典尊就默念而说：现在这异光，是否为梵天将欲降下来的瑞相吗？

这时，梵天王即化为一童子，为五角髻，在于大典尊的上面的虚空而坐，大典尊看见后，即说偈颂而说：

此是何天像 在于虚空中 光照于四方 如大火积燃

（这是那一位天尊在于虚空中？其光明乃普照于四方，有如大火积之燃烧那样呢？）

这时，梵童子，也用偈回答而说：

唯梵世诸天 知我梵童子 其余人谓我 祀祠于大神

（唯有梵天界的诸天，知道我就是梵童子。其余的人，都说我为奉祀在于祠庙里的大神）。

这时，大典尊又用偈报告而说：

今我当谘承 奉海致恭敬 设种种上味 愿天知我心

（现在我应该要谘承〔请教〕，要奉您的教诲，而致于恭敬您。因此，而设种种的上味，愿梵天您，知道我的诚心。）

这时，梵童子又用偈回答而说：

典尊汝所修 为欲何志求 今设此供养 当为汝受之（大典尊！你所修之行，到底是有甚么志求呢？现在你所设的这种供养，当会为你而纳受它。）

又告诉大典尊而说：『你如果有所询问的话，就在于此自恣之日（夏安居的终日，使诸清众，如有所犯之罪，就在于此日自举出来，以便忏悔灭罪）提出来问，当会为您解说。』这时，大典尊就自念而说：我现在当问现在之事呢？或者问未然之事好呢？又自念而说：现在世的现在之事，有甚么可问的呢？当问未然的幽冥之事为是。就向梵童子，用偈请问而说：

今我问梵童 能决疑无疑 学何住何法 得生于梵天

（现在我要请问梵童子您！能决断疑问而致于无疑之地。到底要学住于甚么法，才能得生于梵天呢？）

这时，梵童子又用偈回答而说：

当舍我人想 独处修慈心 除欲无臭秽 乃得生梵天

（当应除断自我的人想〔我执，我所执〕。应独自于静处而修慈心。应除弃欲贪，使其无臭秽，这样乃能得以生在于梵天的。）

这时，大典尊听此偈后，就自念而说：梵童子所说之偈，乃教我应该要除弃臭秽。然而我不能了解此义，现在应该更问他。这时，大典尊就再用偈而问说：

梵偈言臭秽 愿今为我说 谁开世间门 堕恶不生天

（梵童子您所说之偈所谓的臭秽，愿您现在为我解说！到底是谁开着世间之门，而堕入于恶业，而不能生天的呢？）

这时，梵童子又用偈回答说：

欺妄怀嫉妒 习慢增上慢 贪欲瞋恚痴
自恣藏于心

此世间臭秽 今说令汝知 此开世间门 堕恶不生天

(会欺妄人，会怀嫉妒于人，习惯于懦弱、增上慢〔未得谓得，未证谓证〕的人，贪欲、瞋恚、愚痴的人，自恣而藏于心的人，这些都是世间的臭秽，现在说给你知道，这些人正是开世间之门，而堕落于恶道，而不能生在于天界的人。)

这时，大典尊听此偈后，又自念而说：梵童子所说的臭秽之义，我现在已经了解了。但是如在俗家的话，就无理由可得而除，现在我宁可舍弃俗世，去出家，而剃除须发，而穿法服去修道吧！

这时，梵童子知道他的志念，就用偈告诉他说：

汝能有勇猛 此志为胜妙 智者之所为 死必生梵天

(你能有这种勇猛之心，这种志愿就是最为胜妙的。是有智慧的人的行动，这样，则死后必定会生上梵天界的。)

于是，梵童子乃忽然隐形而不现。

这时，大典尊就还诣七王，向七王们表白说：『大王们！唯愿垂神，善理国事(请大王们留意：赶快寻觅一位善于综理国事的宰相)，现在我乃发心欲出家而离开俗世间，要穿法服而修道。为甚么呢？因为我曾亲自在于梵童子之处听说世间为臭秽之事，听后，内心非常的厌恶它。如果一直在俗家的话，就没有理由可以得除这种臭秽事。』七位大王听后就自念而说：凡是婆罗门(指大典尊为婆罗门族出身的)，都是多贪财宝的人，我们现在宁可大开库藏，恣其所需(任他所需要的)，或者可以使他断灭出家之念。这时，七国的国王，就命令大典尊，而告诉他说：『假如有所须要的话，我们会尽量给与你的，不足出家(千万不可以去出家)。』这时，大典尊就仰白大王们说：『我现在已经承蒙大王们赏赐很多了，我也大有财宝可用的。然而我现在将这些财宝尽留给上于诸大王们，愿大王们听允我的出家，完遂我的志愿吧！』

这时，七国的大王又作如是之念：凡是婆罗门都是多贪美色，现在我们宁可拨出宫内的嫖女，以满足其心，使其不去出家。大王们就命令大典尊，而告诉他说：『如果须要嫖女的话，我们会尽量供给与您的，不足出家(你不可以去出家)。』大典尊回答说：『我到了现在，已蒙受大王们的赏赐了，我的家内自有非常多的嫖女，现在都统统放回遣散，求离恩爱，而要出家修道。为甚么呢？因为我乃亲从梵童子之处，闻说世间为臭秽之事，听后，心内非常的厌恶它。假如一直在俗家的话，就没有缘由可以得除的。』这时，大典尊，乃向慈悲王，以偈颂而说：

王当听我言 王为人中尊 赐财宝嫖女 此实非所乐

(大王您应当听许我的愿！大王乃为人中之尊，虽然因此而能赏赐很多的财宝与嫖女，但是这，并不是我所可喜乐的。)

这时，慈悲王也用偈回答说：

檀特伽陵城 阿婆布和城 阿盘大天城 鸯伽瞻婆城

数弥萨罗城 西陀路楼城 婆罗伽尸城 尽汝典尊造

五欲有所少 吾尽当相与 宜共理国事 不足出家去

(那些檀特国〔或谓城名，或作捺多布啰〕的伽陵城，阿婆国〔阿湿波，位于苏罗婆之南，十六大国之一〕的布和城，阿盘国〔阿般提，位于阿婆国之南〕的大天城，鸯伽国〔十六大国之一，位于摩竭陀之东〕的瞻婆城，数弥国的萨罗城，西陀国的路楼城，波罗国的伽尸城，均为是典尊你所造的〔国与城名都借用当时已有之名，为配七国的国王，而示有七国七城。这些均为是大典尊为宰相时有所献力而成的都市〕。假如五欲有所缺少的话，我会尽量相与你的，应该留在国内共理国事，不足〔不可以〕出家去。)

这时，大典尊乃以偈颂回答而说：

我五欲不少 自不乐世间 已闻天所语

无心复在家

（我的五欲所须的，并不缺少，乃自己不喜乐于世间的一切。因为已听闻梵童子所说之语之故，已经没有心情又留在于俗家了。）

这时，慈悲王乃用偈问他而说：

大典尊所言 为从何天闻 舍离于五欲 今问当答我

（大典尊你所说的，到底是由那一位天神之处听来？而致于愿意舍离五欲的呢？现在问你！你就应当回答于我。）

这时，大典尊也用偈回答说：

昔我于静处 独坐自思惟 时梵天王来 普放大光明

我从彼闻已 不乐于世间

（从前我独自在于寂静之处，独坐在那里而自思惟。这时，梵天王降下来世间，当时乃普放大光明，我从大梵天王之处听此道理后，我就不乐于世间。）

这时，慈悲王乃以偈告诉他说：

小住大典尊 共弘善法化 然后俱出家

汝即为我师

譬如虚空中 清净琉璃满 今我清净信 充徧佛法中

（你且小住一下！大典尊！我们可以共同弘扬善法之教化，然后乃一同去出家，您就是我的师父了。譬如在虚空中，都充满清净的琉璃〔青色宝〕那样，现在我的清净的信念，已充徧在于佛法中了〔我已确信无疑〕。）

这时，大典尊又作偈颂而说：

诸天及世人 皆应舍五欲 蠲除诸秽污 净修于梵行

（诸天，以及世人，都应该舍弃五欲，而剔除种种的秽污，应净修诸清净之行。）

那时，七国的国王对大典尊说，『你是否可以留住于俗世七年的中间，极尽世间的五欲，共相娱乐，然后才舍弃国家。也就是到时各人都将事务交付给各人的子弟，然后我们都一同去出家，这，不是很好么？如你所能获得的，我们也当然都能获得。』这时，大典尊回答七王而说：『世间是无常的（世上的一切事物，均为变易不常，没有一项能恒久不变的），人命之逝，乃非常的速（人命逝速。人的生命在一刹那一刹那间，都变动衰微，未能保证活得多久），在喘息之间，犹然也不一定能保持，何况乃至七年之久，不是很远的吗？』七王又说：『如果七五太久的话，就限于六年，或五年，乃至一年，留住于静宫，极享世间的五欲，而共相娱乐，然后乃舍弃国家，各人将要务交付各人的子弟，届时俱共去出家，不是很好吗？如你有所获，我们也应该是同样的有所得。』这时，大典尊又回答七王说：『这世间乃为无常的，人命之逝去，乃是很迅速的，在喘息之间，犹然难以保证生存，乃至于一月之间，尚且也是久长的啊！』像如是的，谈商为七个月，至于一个月，犹然又是不肯留下来。

大王们又对他说：『可至于七天，留住在于深宫，极享世间的五欲，共相娱乐，然后舍弃国家，各人都将一切交付各人的子弟，然后一同去出家，不是很好么？』大典尊回答说：『七天的时间并不算久远，自可以留住，以便料理一切。虽愿大王们！千万不可违信誓。经过七天后，大王们如果不去的话，我就自己出家去了！』

这时，大典尊又到了七居士之处，去对他们说：『你们各理自己的工作，我乃欲去出家，去修学无为之道。所以的缘故就是这样的：因为我曾亲从梵天之处听说世间为臭秽之事，因此，内心非常的厌恶它。假如在俗家的话，就没有缘由于以得除的。』这时，七居士回答大典尊而说：「善哉！斯志！（很好啊！这种志愿）应该

知道是时候了。我们也想和你一同去出家，如你有所得，我们也应该是同样的有所得。」

这时，大典尊又诣七百位梵志之处，而告诉他们：『你们应当勤于讽诵，要广探道义（深究真理），要转相教授，我乃欲出家去修学无为之道。所以的缘故就是：因为我乃亲从梵天听说世间为臭秽之事，因此，内心乃非常的厌恶它。假若留在俗家的话，就没有缘由可以得除。』这时，七百位梵志乃白大典尊而说：『大师！请不可以去出家。因为在家时可以安乐，有五欲可以自娱，也有很多侍从可使用，心里并不会忧苦的。假如出家的话，则独自在于空野，所欲的人物都没有，都无可以贪取而乐。』大典尊回答说：『我如果以在家为快乐，出家为艰苦的话，我就终究不会想去出家。然而我乃以在家为苦恼，出家为安乐，因此之故，欲去出家耳。』梵志们说：『大师如欲出家，则我们也要去出家。大师所行的，我们也都同样的去行。』

这时，大典尊乃到了诸妻妾之处，去告诉她们说：『你们如果欲住下去的话，就随意可以继续住下去，倘如欲归家的话，也可以随意归家（再嫁给人之义）。我乃欲去出家，去求无为之道。』都和上面所谈论过的一样，以明示其出家之心意。这时，诸位妇人回答说：『大典尊在俗时，一方面是我们之夫，另一方面是如同我们的父亲。假若要出家，我们也当随从去出家，大典尊您所行的，我也应该照样去行。』

经过七天后，那个时候，大典尊就剃除须发，服三法衣（1.僧伽梨—大衣，2.郁多罗僧—外衣，3.安陀会—内衣。是出家所穿的三种袈裟），舍弃俗家而去。这时七国王、七居士、七百位梵志，及四十位夫人，像如是的展转，而有了八万四千人同时去出家，去跟从大典尊。这时，大典尊乃和诸大众，都游行于诸国，广弘道化，多所饶益诸众生。

那时，梵天王告诉诸天众说：『那个时候的典尊大臣，岂为是他人吗？不可以作如是的观念，因为现今的释迦文佛（释迦牟尼佛，释迦为能仁，牟尼为寂静，文为牟尼之讹略），即是其身啊！世尊在那个时候经过七天后，就出家去修道。出家后，都率导大众，游行于诸国，到处都广弘化道，多所饶益于诸众生。你们（指诸天众）如果对于我所说之语有甚么疑问的话，世尊现在正在耆闍崛山，可以到那个地方去问他。如佛有所言训的话，就应当受持不怠。』

般遮翼说：「我就是由于这因缘（听梵天告诉诸天，有关于世尊曾说大典尊的本生谭），因此之故，才来诣于此的。唯然！世尊！（是啊！世尊啊！）那位大典尊，即是世尊您，是吗？世尊您在于那个时候，经过七天后，去出家修道，和七国的国王，乃至八万四千人同时去出家，去游行诸国，去广弘道化（广大的将真理传给诸众生，化导诸众生），多所饶益诸众生吗？」

佛陀告诉般遮翼说：「那个时候的大典尊，岂为是他人吗？不可造这种观念，因为即是我的前身之故。在那个时候，全国的男女都皆行动，都同时到我们之处行来之故，有所破损（人多而互挤，致有跌倒等事之发生）。大家随即举声，而说：『南无（皈依，依投）大典尊，七王的大宰相！南无大典尊！七王的大宰相！』像如是的至三次称誉。般遮翼！这时，大典尊虽然已有大威德的神力，但是还不能为弟子们阐明究竟之道（所谓最高无上之道，也就是成佛作祖之道），不能使诸弟子们得究竟的梵行，不能使诸弟子们至于安隐之处。其所说之法，其弟子受持而行，在身坏命终之后，只能往生于梵天而已。其次，弟子当中，功行浅一些的，即转生至于他化自在天（第六层天），次一些的就生于化自在天（第五层天），或者生于兜率陀天（知足天，第四层天）、焰摩天（时分天，第三层天）、忉利天（三十三天，第二层天）、四天王天（第一层天），或者为刹帝利（王族）、婆罗门（净裔，神职）、居士（长者）、大家（有力人士）等，都能所

欲自在。

般遮翼！那些大典尊的弟子们，都是没有疑而出家，而有好的果报，有善的教诫，然而所行的并不是究竟之道，立不能使得究竟的梵行，不能使他们至于安隐之处。在他们的行道中，最为优胜的人，最极的果报，也只能往生于梵天而已。现在我为弟子们说法，则能使他们得到究竟之道，使他们究竟梵行、究竟安隐，而终归于涅槃。我所说之法，弟子们如果能受持而修行的话，就能舍有漏（烦恼），而成就无漏（已证果而没有烦恼可漏的境界），会得心解脱（内心已脱离欲贪）、慧解脱（消灭无明而得智慧的自在作用）。在于现法当中，自身已作证果，所谓生死已尽（已不须再受生死轮回），梵行已立（清净的梵行已确立完成），所作已办（所应作的都已完就），更不受有（不会再受后有之身）。

其次，其功行浅一些的人，也能断除五下结（五种下界之分的结缚烦恼：身见、戒禁取见、疑、贪欲、瞋恚为欲界的烦恼），即在于天上而般涅槃（生在于色界天，然后解脱六道轮回），不再回到此欲界来（得不还果—三果而解脱）。其次的人，能够灭尽三结（身见、戒禁取见、疑惑），其淫（贪欲）、怒（瞋恚）、愚痴的心，已经非常的微薄，只须一次来到世间（一来果，二果），而得入于般涅槃（解脱生死）。再其次的人，也能断三结（身见，戒禁取见，疑），而得须陀洹（入流，初果），不须再堕诸恶道，极七往返（最多七次往来于人天）后，必定会得涅槃。般遮翼！我的弟子不疑（有信心）而出家，而得有果报，而有良好的教诫，而能究竟道法，究竟梵行，究竟安隐，终归于灭度（涅槃）。」

那时，般遮翼听佛所说，乃欢喜奉行！

(四) 阇尼沙经{五}

大意：

经中叙述佛陀对于十二大臣之预言，说他们命终后，得不还果（三果），五十余人得一来果（二果），五百人得预流果（初果）等事。又对于十六大国之民众之命终后，都授与记莛（预言成道之事），唯独摩竭国之人，即不蒙其授记（不另预言记莛）。阿难因此而替那些人向佛请愿，请佛授与他们之记莛。

佛陀后入那伽城乞食，食后在一树下冥想这些人之事。是时有位鬼神—阇尼沙出现于佛前，他自我介绍，说他自己本为国王，后为优婆塞，深信佛陀，供养佛陀，专心念佛，命终之后，转生为毘沙门天

（多闻天）的太子，名叫阇尼沙。佛陀将此事说给阿难知晓。佛陀并说那位鬼神已得须陀洹果（预流果，初果）。

其次是以阇尼沙神所说的形式记录下来的，大意谓：梵童子对于忉利诸天（三十三天，第二层天），以大梵天王之化身自居，现身于虚空中，记莛与如来的弟子以及摩竭陀国之优婆塞等人。又说如来之善能分别解脱四念处（身不净、受是苦、心

无常、法无我）、七定具（正见、正志、正语、正业、正命、正方便、正念）、四神足（集定断行具神足、心定断行具神足、精进断行具神足、我定断行具神足）。同时说因修四神足之故，自己得以变化三十三身。最后就如来的最正觉之授与，而开三径路（为达喜乐而开三种径路，经文详）。梵童子之三十三化身之说，可说就是观世音菩萨之三十三应身之渊源。

大意：本经叙述佛陀曾对十二大臣记说（预言），说他们命终之后，能得不还果（三果罗汉），五十余人能得一来果（二果），五百人能得预流果（初果）。对于十六大国的民众之命终后，会如何，都预言不遗，唯独对于摩竭陀国中的一些人，并不蒙受记别（不另预言）。阿难乃替他们向佛请愿。佛陀后人那伽城乞食，在一树下冥想其事时，有位鬼神—阍尼沙，出现于佛前，自我介绍他曾为国王，后为优婆塞，深信佛陀、供养佛陀，专心念佛陀，命终后转生为毘沙门天（多闻天）的太子，名叫阍尼沙。佛陀说此事给阿难知道，而记那位鬼神已得须陀洹果（初果）。其次是以阍尼沙神所说的方式记录下来，大意是：梵童子对于忉利诸天（三十三天，第二层天），以大梵天王之化身自居，现身于虚空中，而记别佛的弟子，及摩竭陀国的优婆塞等人。又说佛之善能分别解说四念处（身不净、受是苦、心无常、法无我）、七定具（正见、正志、正语、正业、正命、正方便、正念）、四神足（集定断行具神足、心定断行具神足、精进断行具神足、我定断行具神足）。同时说明由于修四神足之故，自己得以变化三十三身。最后就佛之最正觉之授与，而开三径路（为达喜乐，而开三种路径，译文详）。

（此经之题解，以及下面诸经的大意，均录自劣述长阿含的单行本。）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游行在于那提（那伽村，靠近于牛角娑罗林），住在于捷稚住处（以炼瓦建筑的房屋），和大比丘众，一千二百五十人都俱在。

那时，尊者阿难，在静室中打坐，他默自思念而说：甚奇！甚特！如来曾授与人记别（记别预言弟子们死后往生何处，乃至证果等事），乃多所饶益给众生。如那位伽伽罗大臣命终之后，如来乃预先为之记别，说此人命终之后，已断五下分结（身见、戒禁取见、疑惑、贪欲、瞋恚），即在于天上，取入灭度（涅槃），不再来此世间（不还果，在于色界天解脱）。第二之迦陵伽，第三之毗伽陀，第四之伽利输，第五之遮楼，第六之婆耶楼，第七之婆头楼，第八之薮婆头，第九之他利舍妙，第十之薮达梨舍妙，第十一之耶输，第十二之耶输多楼，这些诸大臣等人之命终后之事，佛陀也为他们记别，说他们命终之后，因断五下分结，就在于天上，而取入于涅槃，不再来此世间受生。又有其余的五十人命终后之事，佛陀也为他们记别。说他们断除三结（身见、

戒禁取见、疑），其淫、怒、痴（贪瞋痴）也已微薄，而得斯陀含（一来，二果），只要再一次来此世间，便会尽诸苦际（解脱生死苦恼）。又有五百人命终后之事，佛陀也为他们记别，说他们的三结已尽，而得须陀洹（预流，初果），不会再堕于恶趣，极七往返（最多七次往来于人天）后，就必定能尽苦际。有佛陀的弟子，在处处（到处）命终后之事，佛陀都为他们记别，说他们当中的某人，会生于某某地

方，某某又会生于某某之处。那些住在于鸯伽国、摩竭陀国、迦尸国（位于摩竭陀国的西边）、居萨罗国（拘萨罗，位于中印度的北部，和上列之摩竭陀当为强国之一）、拔祇国（跋耆，隔恒河，在摩竭陀国之北）、末罗国（位于拔祇国之北，以佛陀入灭之拘尸那城为首都）、支提国（在迦尸国之西，以憍赏弥城为首都）、拔沙国（跋蹉，在支提国之南）、居楼国（拘留，恒河上流西岸，现在之德里）、般闍罗国（般遮罗，隔恒河，位于

居楼之东）、频婆波国（阿说迦）、阿般提国、婆蹉国、苏罗娑国（位于盐牟那河西岸，北邻婆蹉，以末土罗为其都城）、干陀罗国（占五河地方，旁遮普的西北，以咀叉始罗为首都）、剑并沙国（在印度河西岸，干陀罗之西南，首都为墮罗钵底。以上为典型的十六大国，依经典而有多少的不同名称，南传即只列十国之名）当中，所谓十六大国里，如有人命终的话，佛陀都悉皆为他们记别。就中，摩竭陀国的人，均为是王的族姓，为国王所亲任的，然而有人命终的话，佛陀却不为他们记别。

那时，阿难在于静室起来，到了世尊之处，以头面礼拜在佛陀的双足下，然后退坐在一边，而白佛说：「我刚才在于静室时，乃默白思念如下之事：甚奇！甚特！佛陀都授与人的记别，多所饶益于众人。那些十六大国里面，如果有人命终的话，佛陀都受记于他，唯有摩竭陀国的人们，乃为国王所亲任的，如有命终的人的话，独不承蒙佛陀的受记。唯愿世尊！当为他们受记！唯愿世尊！当为他们记别！如能饶益一切众生的话，天人就能得以安隐的！再说，佛陀乃在于摩竭陀国的国内得道成佛的，而其国人命终之后，却独不受记与他们。唯愿世尊！当为他们记别！唯愿世尊！当为他授记！又摩竭陀国的𩇛沙王（频婆沙罗，译为影胜，有力的护法的一国王），乃归依而为优婆塞（近事男，在家学佛，亲近奉事三宝的弟子，四众之一）。王乃笃信佛陀您，都恭设很多的供养，然后才命终，国人都由于此王的信仰深固之故，有好多人都起信解，而晓得供养三宝，然而现在，如来却不为他授记。唯愿世尊！当应记别于他，以饶益于众生，使天人都能得到安隐！」那时，阿难为了摩竭陀国的国人，而劝请世尊后，就从其座起，礼拜佛陀后，离开现场。

那个时候，世尊乃着衣持钵，进入那伽城（那提）去乞食后，到了大林的地方，坐在于一树下，在那里思惟摩竭陀国的国

人命终之后的往生之处。在这时候，离开佛陀不远的地方，有一位鬼神，自称自己的名，而白世尊说：「我是闍尼沙！我的名叫做闍尼沙！」（译为人仙、胜威，频婆娑罗王死后，生在于毘沙门天宫）。

佛陀说：「你到底是出于甚么事，而自称自己的名叫做闍尼沙呢？你到底是出于何种法，自己以妙言而称说你已得见道媯呢？」（从于佛道，而现垂迹）。闍尼沙回答说：「我并不是其余之处的人。我本来为人的国王，在于如来之法中，为一优婆塞。我乃专心一意的念佛，而取于命终（虔信三宝，至于死亡），因此之故，得生为毘沙门天王（北方的多闻天）的太子。自从为天的太子以来，都恒常的照明诸法，而得须陀洹（入流，初果），已不会再堕于恶道，在于七生中，都常为名叫闍尼沙。」

这时，世尊在于大林之处，随宜而住后，就诣于那陀撻稚处（那提市郊的炼瓦的房屋）。回到其屋后，乃就座而坐，而

告诉一位比丘说：「你持我的声（传我的话），去叫阿难来。」那位比丘回答说：「唯然！」就承受佛令，去叫阿难来。

阿难就随时报到，到了世尊之处，以头面礼拜佛陀的双足，然后住在于一边，他白佛说：「现在观察如来您的颜色，乃胜于平常之时，诸根（眼等六根）都非常的寂定。到底是安住于何等的思惟，容色才会这样的胜于平常呢？」

那时，世尊告诉阿难说：「你曾经为了摩竭陀国的国人，而来到我处，请愿为他们授记，然后离去。我就在于随后，着衣持钵，进入于那罗城（那提城）去乞食，

乞食之事完毕之后，就到大林，坐在一树下，正在思惟摩竭陀国的国人之命终后的生处。这时，离开我不远的地方，有一位鬼神，自称自己的名，而白我说：『我叫做闍尼沙！我叫做闍尼沙！』阿难！你曾经听过那位闍尼沙的名吗？』阿难白佛说：「未曾听过的。现在听到其名，乃生怖畏，衣毛都为倒竖起来。世尊！这位鬼神必定有大威德，因此之故，名叫闍尼沙吧！」

佛陀说：「我刚才问他：『你到底是依于甚么法，自己以妙言，而称说已见道媻呢？』闍尼沙说：『我并不是在于其余之处，不依在于其余之法。我往昔之时，乃为人王，而为世尊的弟子，由于笃信心而为优婆塞，专心一意的念佛，然后在命终之时，作为毗沙门天王的太子，而得须陀洹（预流，初果），已不会再堕于恶趣，极七往返（最多来回转生于人天各七次），就能尽诸苦际。在于七生当中，都常名叫闍尼沙。有一个时候，世尊在于大林中的一树下而坐，我在那时乘天上的千辐的宝车，有了少少的事缘，欲诣于毘楼勒天王（增长天王，居南方）时，遥见世尊在于一树下，颜貌很端正，诸根都寂定，譬如深渊，非常的澄净清明那样。我看见之后，就自念而说：我现在宁可往问世尊，有关于摩竭陀国人之有命终之人的话，当会转生于何处之事。』又有一时，

毗沙门天王，曾亲自在大众当中，说偈而说：

我等不自忆 过去所更事 今遭遇世尊 寿命得增益

（我们自己不能忆念自己的过去世所更生过之事。而现在由于遭遇世尊的缘故，寿命都得以增益。）

又有一时，忉利天的诸天们，由于一些少事缘，而聚集在于一处。那时，四天王则各当其位而坐，提帝赖咤（持国天），在于东方而坐，其面即向于西方，帝释天正在他的前面。毗楼勒天（增长天）在于南方而坐，其面向于北方，帝释天就在于他的前面。毗楼博叉天王（广目天）在于西方而坐，其面向于东，帝释天则在于他的前面。毗沙门天王（多闻天）在于北方而坐，其面向于南，帝释天在于他的前面。这时，四天王都先坐定后，然后我才坐下来。又有其余的诸大神天，他们均是从前曾在于佛所，净修梵行，而在这里命终，而生在于忉利天，而增益诸天，而受天的五福的。所谓第一就是天寿，第二就是天色，第三就是天的名称，第四就是天乐，第五就是天的威德。这时，诸忉利天，都踊跃欢喜而说：能增益诸天众，而减损阿须伦众！那个时候，释提桓因（帝释天）知道忉利天的诸天众，都具有欢喜心，就作偈而说：

忉利诸天人 帝释相娱乐 礼敬于如来 最上法之王
诸天受影福 寿色名乐威 于佛修梵行 故来生此间
复有诸天人 光色甚巍巍 佛智慧弟子 生此复殊胜
忉利及因提 思惟此自乐 礼敬于如来 最上法之王

（忉利天的诸天人们，都和帝释我，互相得娱乐，都礼敬于如来，礼敬于最上之法之王〔如来为法王〕。诸天们均为是受佛的教化的影响，而具有了天福、天色、天名称、天乐、天威的五福。都在于佛所修持梵行，因此之故，才来生到于此天上之间的。）

（又有诸天人，他们的光色都非常的巍巍〔高大〕。佛陀的有智慧的弟子，生在这里，又为殊胜的了。忉利天的诸天们，以及释提桓因我，都思惟此事，而自乐，而礼敬于如来，礼教于最上的法之王！）

闍尼沙神又说：『忉利天的诸天们会聚集在于法堂（善法堂）的所以（原因），就是要共议思惟，观察称量，而有所教令的，然后乃敕教于四天王。四天王受教后，就各当位而坐。坐后不久之时，有一大异光，普照于四方。这时忉利天的诸天们看见此异光后，都大大的惊愕而说：现今的此异光，是否将会有甚么怪异呢？其余的大神天之有威德的，也皆惊怖而说：现在此异光，将会有甚么怪异呢？这时，大梵天

王即化作一位童子，其头上有五角之髻，立在于天众的上面的虚空中。其颜貌乃很端正，乃超绝于众。其身为紫金色，会遮蔽诸天之光。这时，忉利天的天众，也不起迎，也不恭敬，又不请其坐下。当时，梵童子就随所诣之座而坐，坐后即生欣悦。其欣悦的情景，乃譬如刹帝利之用水浇其头之种（以水灌顶，正式登基为王的仪式），而登王位时，会踊跃欢喜那样。他坐下不久之时，又自变化其身，作为童子之像，其头上有五角之髻，在于大众的上面的虚空中坐下，譬如大力士之坐在安座，巍然不动那样。乃作偈颂而说：

调伏无上尊 教世生明处 大明演明法 梵行无等侶
使清净众生 生于净妙天

（调伏〔调御丈夫，指佛能调伏众生〕的无上尊，乃教导世间的众生，生起光明之处。大明〔明行足，指佛智慧光明，行遍一切〕能演说光明之法，其梵行乃没有人能相匹等侶的。能使众生得清净，而往生于净妙之天！）

当时，梵童子说此偈后，告诉忉利天们说：『凡是其有音声的，如具有了五种的

清净的话，才能名叫梵声（大梵天王所出的馨音）。那五种呢？第一就是其音为正直，第二就是其音为和雅，第三就是其音为清彻，第四就是其音为深满，第五就是周遍远闻。具有了此五种音，才能名叫梵音。我现在要再说，你们要善听！如来的弟子当中，出身在摩竭陀国的优婆塞（在家虔信的弟子），有的在其命终之后，得证阿那含果（不还，三果），有的得证斯陀含果（一来，二果），有的得证须陀洹果（预流，初果），有的往生于他化自在天（第六天），有的往生于化自在天（第五天），有的生于兜率天（知足天，第四天）、焰摩天（时分天，第三天）、忉利天（三十三天，第二天）、四天王天（第一天）。有的转生为刹帝利（王族）、婆罗门（净裔，神职）、居士（长者）、大家（有力势的人），而享五欲自然的。这时梵童子，又用偈颂而说：

摩竭优婆塞 诸有命终者 八万四千人 吾闻俱得道
成就须陀洹 不复堕恶趣 俱乘平正路 得道能救济
此等群生类 功德所扶持 智慧舍恩爱 惭愧离欺妄
于彼诸天众 梵童记如是 言得须陀洹 诸天皆欢喜

（摩竭陀国的优婆塞当中，诸有命终的人，有八万四千人，我都听说均为已得道，而成就须陀洹〔入圣人之流，初果〕，不再会堕入于诸恶趣了。都乘着平正之路，而得道，而能救济。像这些众生之类的，都是功德所扶持的。都有智慧，而舍弃恩爱，有惭愧而离开欺妄的。对于那些诸天众，梵童子的我，乃忆记如是。我说他们都得须陀洹果，诸天们都非常的欢喜。）

这时，毘沙门（多闻）天王听此偈后，欢喜而说：世尊出现在世间，而演说真实之法，甚奇！甚特！乃为未曾有之事！我本来不知道如来出现于世间，演说如是之法。在于未来世当中，当会又有佛陀说如是之法，而能使忉利天的诸天们发欢喜心！

这时，梵童子告诉毘沙门天王说：『你为甚么缘故，而作此言呢？你为甚么说：如来出现于世间演说如是之法，为甚奇！甚特！为未曾有之事呢？如来乃以方便力，而说善与不善。虽具足而说法，而无所得，说空的净法，乃有所得。此法乃为微妙之法，有如醍醐味（五味中的最上之味）哩！』

当时，梵童子又告诉忉利天的诸天们说：『你们要谛听！听后要善思念其义，当会更为你们说。如来、至真（真正究竟证悟者，应供），乃善能分别而说四念处。那四种呢？第一就是内身之身观（观身不净），都精勤而不懈，专念而不忘，而除弃世间的贪爱。对于外身之身观（一切世上万物）也是一样，也是精勤而不懈，专念而不忘，而除弃世上的贪忧。对于内外身之观察，也都同样的精勤而不懈，专念

而不忘，而除弃世上的贪爱。对于受、意（心）、法的观察，也是一样的精勤而不懈，专念而不忘，而除弃世上的贪忧。对于内身的观察后，而生他身之智。内自观受后（观受是苦），而生他受智。内自观意后（观心无常），而生他意智（他心智）。内自观法后（观法无我），而生他法智。这就是如来之善能分别而说四念处。

又次，诸天！你们要善听！我当会更为你们说如来的善能分别说的七定具（正见、正志、正语、正业、正命、正方便、正念等七种修学正定的资粮）。那七种呢？所谓正见、正志、正语、正业、正命、正方便、正念，这就是如来的善能分别说之七定具。

又次，诸天们！如来乃善能分别而说四神足（为神通之成就圆满所须要的四道，也就是四种禅定），那四种呢？第一就是欲定灭行成就修习神足（修习欲定勤行成就的神足。欲为希向喜乐，修习诸法，如无乐欲之心，就不能达成，如有乐欲，就所愿都能达成，所谓欲如意足），第二就是精进定灭行成就修习神足（精进就是专心观察真理，并没有间杂。修习诸法如没有精进的话，就不能达成，如有精进，则所愿均能完成，所谓精进如意足），第三就是意定灭行成就修习神足（意就是念，也就是专念于其境，一心正住。如不能至于一心专念的话，就不能观法，如能一心，即所愿皆得，所谓意一念如意足），第四就是思惟定灭行成就修习神足（思惟就是思惟真理，心不驰散，修习诸法时，如能思惟的话，就所愿均能达成，假如不思惟的话，就不能完成，所谓思惟如意足），这叫做如来善能分别而说四神足。

又告诉诸天们说：『过去的诸沙门、婆罗门，能用无数的方便，而显现无量的神足（种种的神通），都是由于四神足所起的；正使当来的沙门、婆罗门之能用无数的方便，而显现无量的神足的话，也是均由于四神足所起的；如今现在的沙门、婆罗门之能用无数的方便，而显现无量的神足的话，也都是由于四神足所起的。』这时，梵童子即变化自己的形体为三十三身，而一一都和三十三天的天神们同坐，而告诉他们说：『你现在看见我的神变力吗？』回答说：『唯然！已见。』梵童子说：『我也同样的修习四种神足之故，才能如是的作无数的变化。』

这时，三十三天的诸天们，都各作如是之念：现在梵童子独在于我之坐，而说此话，而那位梵童子之一化身（变化之身），如一发语时，其余的所化之身，也同时发出其语音；一位化身如默然的话，其余的化身也同样的默然。

这时，那位梵童子还摄神足（收拾其神通），而处在于帝释之座，然后告诉利天的诸天们说：『我现在当应说，你们要善听！如来、至真，乃自己用自己之力，而开辟三条径路（欲完成喜乐而开的路径），而自致于成就正觉的，那三种呢？或者有一种众生，亲近于贪欲，习于不善之行。那个人后来亲近于善知识，而得以听闻法言，而法法成就（体得真实之法，成就真实之法）。于是，而离欲，而舍弃不善之行，而得欢喜心，而恬然快乐。又在于其快乐之中，再生大喜。有如有人之舍弃麤食，而餐具有百味之饭，食后充足，又求胜者那样。修行的人，像如是的离不善之法，得欢喜快乐，又在于其快乐之中，再生大喜那样。这就是如来乃以自己之力，去开辟的初径路，而成就最正觉。

又有众生，多于瞋恚，不舍弃其身口意的恶业。那个人后来遇到善知识，得以听闻法言，法法成就（体得而成就真实之法），而离开身的恶行，离开口与意的恶行，而生欢喜心，而恬然快乐，又在于其快乐当中，再生大喜。有如人之舍弃麤食，而餐具有百味之饭，食后充足，而又求其胜的那样。修行的人，像如是的离开不善之法，而得欢喜快乐，又在于其快乐当中，再生大喜，这就是如来所开辟的第二径路。

又有众生，为愚冥无智，并不识知善恶，不能如实而知苦、集、尽（灭）道。那个人后来遇到善知识，得以听闻法言，而法法成就（体得成就真实之法），而识知

善与不善，而能如实而知苦、集、尽（灭）、道，而舍弃不善之行，而生欢喜心，恬然快乐，又在于其快乐当中，再生大喜。有如人之舍弃麤食，而餐具有百味之饭，食后充足，再求其胜的那样。修行的人，像如是的离不善之法，而得欢喜快乐，又在于其快乐当中，再生大喜，这就是如来所开的第三条径路。』

这时，梵童子在忉利天上说此正法，毘沙门天王又为其眷属说此正法，阍尼沙神又在于佛前说此正法，世尊又为阿难说此正法，阿难又为诸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说此正法。

这时，阿难听佛所说，乃欢喜奉行！

佛说长阿含经卷第五完

(五)小缘经{六}

大意：

此经叙述佛陀破除婆悉咤，及婆罗堕之二婆罗门之对于种姓观的僇慢心。佛陀说四姓中之任何一姓，如能行持善行，就会受到清而白的善报，反之而行不善行，即会受到黑而冥之恶报。在佛法中。并没有贫富贵贱之差别，都一样的能证道。佛陀教人尊敬那些笃信三宝之人，因为三宝者堪受世人之供养，经中曾举例说波斯匿王之礼敬三宝之美举。

其次即说四姓之本缘，而阐述佛教之宇宙观。概要如下：

佛陀说天地的始终，劫尽坏时，也就走

经过非常久长的时期，这个世界会坏灭之时，于此时，众生都命终而至光音天（极光净天，色界二禅之顶天），在那里等候世界之再次成就（劫尽时，破坏至初禅天之故）。是时众生都是自然化生，以念（意）为食（所成就之喜为食）。

此时世界之**1.地**，尽变为水。经过长劫后，依次而**2.水变为大地**。此时聚合在光音天的诸天，福尽命终，再次生到世界来。嗣后这里的**3.大地涌出甘泉**。**4.众生饮甘泉**，念地味而生育。因之而失去了天之妙色，已无神足适，身相转为粗，肌肉已坚口。食多者，颜色粗丑，食少者尚保色泽光润，好丑端歪，由此始矣。此后端正者生僇慢心，而轻视丑陋者，丑陋者即生嫉恶心，而憎恨端正者，因之而有忿诤之起。其次甘泉已枯涸，此**5.地生肥**，色味具足，香洁可食，而食之。此后地肥失，而**6.粳米生**，有男女，都食粳米。**7.男女情欲起而亲近**，而习非法。转增媾欲。不过也因惭愧而盖房屋。久之而**8.懈**

惰性生，都争积资粮。也因互为积粮而未尽。大地残余的**9.唯生糟糠**。众生至此而忧迷，而忆念起本初生（由天上降下之始末）。**10.不久虽立田地之疆畔**，然而尚有偷盗作物者，致有纷争不已。**11.为治诤讼而立王**，而有刹帝利（王者）之产生。依次而生婆罗门（神职者）、居士（商人）、首陀罗（农奴）之四姓。最后**12.说第五种为沙门（勤息，修道者）之生起**。并说四姓中任何一姓，如出家修道，即得五种

中之第一之沙门。

大意：本经叙述佛陀破斥婆悉咤，及婆罗堕之种姓观的僇慢心，而说四姓平等，不分贫富贵贱，只要行善，则能得善果，反之而行恶，就得恶报。当时也教其敬信三宝，因三宝足为世人恭敬供养，而为良福田。又由于此，而称誉波斯匿王的礼敬

三宝之事。其次为说四姓的本缘，而阐述佛教的宇宙观。所谓1.地尽而变为水，2.水变为大地，3.大地涌出甘泉，4.众生念地味而得养，5.地肥生而为食，6.粳米生，男女食之，7.情欲起而亲近习于非法，8.因懒惰性起，而行积粮，而米尽，9.唯生糟糠，众生乃忧迷，而怀念本初生，10.虽立田地的疆畔，而又有盗争之起，11.为治其争讼而立王，而生刹帝利（王种），渐次而生婆罗门、居士、首陀罗（劳工）的四姓，12.又生起第五种的沙门，如四姓当中任何一种人出家修道的的话，都能得为第五种类沙门。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僇萨罗国的都城，演变而为国名）

的清信园，鹿母讲堂（位于中印度，系鹿母之女毘舍怯，为捐献佛陀而兴建的大讲堂，又叫作东园鹿子母堂），和大比丘众，一千二百五十人俱在。

那时，有二位婆罗门，以坚固的信仰，而往诣佛所，去出家学道。第一名称做婆悉咤（婆私咤），第二名称做婆罗堕（婆罗豆婆遮）。那个时候，世尊由静室出来，在讲堂上徜徉（徘徊）经行（慢步思道）。这时，婆悉咤比丘看见佛陀正在经行，就快速的往诣婆罗堕比丘之处，对他而说：「你知道与否呢？如来现在步出静室，正在堂上经行，我们可以同诣于世尊之处，倘闻（或者可以听到）如来有所说法。」这时，婆罗堕听闻其语后，就和他共诣于世尊之处，到后，头面礼拜在佛陀的双足下，然后乃随佛经行。

那时，世尊告诉婆悉咤说：「你们二个人，乃出身于婆罗门种，由于坚固的信仰，而在于我法当中出家修道，是吗？」回答说：「如是！」佛陀说：「婆罗门！你们现在于我法中出家修道，诸婆罗门，是否不嫌责于你们吗？」回答说：「唯然！我们虽蒙佛的大恩，而出家修道，然而实在自己乃为那些婆罗门所见而嫌责啊！」

（婆罗门都认为自己的种姓为最优胜，而舍弃优越的种族去就刹帝利出身的人学道，认为是可耻的一件事，下文详）。

佛陀说：「他们是以何事而嫌责于你们的呢？」寻（慢慢的）白佛说：「他们说：『我们婆罗门种乃是为第一优胜有，其余的都为卑劣的种姓。我种为清白，其余种姓都为黑冥。我婆罗门种，乃出自梵天，从梵天（不是佛教所指的梵天，是外道所谓的创造主）之口而生的，在于现法中，能得清静解脱，此后也是清静的。你们为甚么舍弃清静的种姓，而入于那位瞿昙（佛之姓，乔答摩）的异法中呢？』世尊！他们看见我们在于佛法当中出家学道，乃用如此之言而呵责于我们的。」

佛陀告诉婆悉咤说：「你观看（依你们婆罗门之见）诸人为愚冥无识（没有识别的能力），犹如禽兽。虚假（并不实在）而自称：『婆罗门种最为第一优胜，其余的都为卑劣。我种为清白，其余的都为黑冥。我婆罗门种乃出自梵天，从梵天之口所生的，现在能得清静，此后也是清静的。』婆悉咤！现在我的无上正真之道当中，并不须要甚么种姓，也不依恃吾我僇慢的心

（佛教强调无我，自不会有僭慢贡高之心）。如果为世俗之法的话，就须要这些种姓为傲的问题，然而我法却不是这样的一回事。假若有沙门、婆罗门，自恃其种姓的优越，而怀僭慢心的话，在于我法当中，就终究不能得成无上的证悟的。如果能够舍离其种姓的观念，而除弃其僭慢心的话，则能在于我法当中得成道证，堪受正法的。人们会厌恶（讨厌）下流，而我法却不尔的。」

佛陀又告诉婆悉咤说：「有四种姓（为吠陀圣典所起的四阶级，嗣后人都信它）的话，就有善恶居在里面（四姓均为有善恶人才对），乃为有智的人所举出，也为有智的人所责数的。那四种呢？第一就是刹帝利种（王族、贵族，被列为第二级），第二为婆罗门种（吠陀典认为是最优胜的种姓，为净裔，是神职世家），第三为居士种（昆舍、农工商人），第四为首陀罗种（劳工，奴仆）。婆悉咤！你听我说：在刹帝利种当中，也有杀生的人，也有盗窃的人，也有淫乱的人，也有欺妄的人，也有两舌的人，也有恶口的人，也有绮语的人，也有悭贪的人，也有嫉妒的人，也有邪见的人。那些婆罗门种、居士种、首陀罗种，也都同样的有了这些烦杂的十恶的行业动作。

婆悉咤！凡是行不善行的话，必定会有不善之报，作黑冥之行，就会有黑冥之报（黑代表恶业、恶报）。假如说，这种报应唯独在于刹帝利、居士、首陀罗等种姓里面，而不在于婆罗门种姓里面的话，则婆罗门种姓的人就应该可得自言：『我婆罗门种姓乃最为第一，其余的都为卑劣。

我的种姓为清白，其余的种姓为黑冥。我婆罗门种姓乃出自梵天，乃从梵天之口而生，现在为清静，后来也是清静。』的了。倘若说，行不善之行的人，必定有不善之报，作黑冥之行的人，必定有黑冥之报，必定在婆罗门种姓、刹帝利、居士、首陀罗等种姓里面都一样的话，则婆罗门就不得独称而说：『我的种姓清静，乃最为第一。』的了。

婆悉咤！如那些刹帝利的种姓当中，有不杀生的，有不盗的，有不淫、不妄语、不两舌、不恶口、不绮语、不悭贪、不嫉妒、不邪见的那样，婆罗门种姓，以及居士、首陀罗等种姓，也都同样的，都同修十善。凡是行善法的话，必定会有善报，行清白行的人，必定会有白报的（白的代表善行善报）。假如说，这种善报独在于婆罗门种姓，而不在于刹帝利、居士、首陀罗的话，则婆罗门就应得自言：『我的种姓为清静，乃最为第一。』的了。倘若四姓都同样的有此善报的话，则婆罗门就不得独称：『我的种姓为清静，乃最为第一。』的了。」

佛陀并告诉婆悉咤说：「现在可以看到婆罗门种的人，也须嫁娶，然后才能生产，其一切都和世间的动作无异，然而却作诈而称：『我是梵种，是从梵天之口而生，现在得清静，后来也是清静。』婆悉咤！你现在应当要知道！现在我的弟子，其种姓都不同，其所出身的都各有异，都同样的在于我的法中出家修道，如遇有人问而说：『你是谁种的？』的话，就当回答而说：『我是沙门释种之子啊！』也可以自称：『我是婆罗门种，乃亲从口而生，从法而化生，现在得清静，后来也是清静。』为甚么这么说呢？因为大梵的名称、就是如来的名号，如来为世间的目（能彻见世间），为世间之人的智慧，为世间之人的法（轨范），为世间之人的梵（清静道行），为世间的法轮，为世间的甘露，为世间的法主。

婆悉咤！如果刹帝利种姓当中，有人笃信佛陀的话，则信佛为如来，为至真，为等正觉，为十号具足！笃信于法的话，则信如来法为微妙清静，现在可以依之而修行，说无时节（不待时节，也就是不费时，实时而说），而指示泥洹（涅槃、寂灭、解脱）之要，为有智之人所知，并不是凡愚所能及之教。笃信于僧的话，则信僧为性善质直，道果成就，眷属成就。为佛的真弟子，法法成就（体得而成就法）。所谓众者（僧），乃戒众成就，定众成就，慧众成就，解脱众成就，解脱知见众成就（完成戒、定、慧、解脱、解脱知见之五分法，

分为分齐），而向于须陀洹（须陀洹向），得须陀洹（入流，初果阿罗汉），向于斯陀舍（斯陀舍向）、得斯陀舍（一来，二果），向于阿那舍（阿那舍向）、得阿那舍（不还，三果），向于阿罗汉（阿罗汉向）、得阿罗汉（无生，四果），四双八辈（四对，八辈为四向四果的圣者），这就是为之如来的弟子众（僧）。是可敬可尊，为世间的福田，

应该值得人的供养的。如果笃信于戒，圣戒具足，没有少许的缺漏，没有诸瑕隙，也没有半点的秽污，就是智者所称赞，是具足善寂。婆悉咤！诸婆罗门种们，以及居士种、首陀罗种们，也应该如是的笃信于佛，笃信于法，笃信于众（僧），而成就圣戒。婆悉咤！刹帝利种姓当中，也有供养罗汉，恭敬礼拜的人。婆罗门、居士、首陀罗们，也应该都供养阿罗汉，恭敬礼拜！」

佛陀又告诉婆悉咤说：「现在我的亲族的释种，也尊奉波斯匿王（拘萨罗国之王），都宗事礼敬于他，而波斯匿王又来供养礼敬于我，他并不念言而说：『沙门瞿昙乃出身于豪族，我的种姓为卑下的；沙门瞿昙乃出身于大财富、大威德之家，我乃出生在于下穷鄙陋的小家之故，致于须要供养礼敬如来的。』波斯匿王乃对于法而观察法，明识真与伪的道理，因此之故而生净信，致于尊敬如来的。」

婆悉咤！我现在当会为你讲说四姓的本

缘。在天地的始终，劫尽而坏灭之时（经成住坏空之劫一久远的时间），那个时候的众生都命终，而都往生于光音天（色界第二禅天之顶天。劫尽而坏时，初禅天都被牵连而破坏灭尽，众生唯有至于二禅天，等候世界之再度结成，以便再来）。是自然化生的，都以念为食（心意的喜悦为食物），自有光明自照，有神足可飞于空中。其后此地，都尽变而为水，没有不周遍的，当于那个时候，不存有日月星辰，也没有昼夜年月岁数可言，唯有大冥（黑闇）而已。其后此水又变成大地，光音天的诸天们，其福尽命终的，都来此世间受生。虽然来生于此世间，但是仍然以念为食，也以神足飞空，同时都以身光自照的。一直到了久住于此世间时，就各自称言而说：『众生！众生！』嗣后，此地有甘泉之涌出，其状有如酥蜜（熟酥及蜂蜜）。那些初来的诸天，天性轻躁的，看见此泉后，乃默自念言：『这是甚么东西？可以将其试尝便知。』就用手指入于

泉中，而试尝它。像如是的再三的试尝，渐渐的感觉有其美味，便用手去抄掬，而自恣而饮食它。像如是的乐着，遂不会有厌足，其余的众生又同样的效仿他，而饮食它。像如是的再三，又觉其美味，就食之而不知其止，其身体乃因此而转为麓，肌肉也渐渐的坚仰（印、丝履），而失去了天的妙色，也不再有神足，都履地而行，身光也转灭，天地已一变而为大冥闇。

婆悉咤！应当要知道！这是天地的常法（法则、大道）！天地大冥之后，必定会有日月星象，显现在于虚空，然后才会有昼与夜，晦与明，日月岁数等事。那个时候的众生，唯食地味（甘泉），而久住于世间。其食多的人，其颜色就变为麓丑，其食少的人，其色还能保持一些悦泽。所谓好丑端正的人，于是，而有了其开始的。里面那些端正的人，乃生憍慢之心，而轻视那些丑陋的人。其丑陋的人，乃生嫉恶之心，而憎妒那些端正的人。众生于

是而各各共为忿诤。这时，甘泉即自然的枯竭。其后，在此地乃生自然的地肥（如菌的土壤之块），其色与味都具足而香洁，可以为食。这时，众生就又取之而食它，而久住于世间。其食多的人，其颜色就变为麓丑，其食少的人，其色还能保持一些悦泽。里面那些端正的人、憍慢的人，而轻视那些丑陋的人，其丑陋的人，乃生嫉恶之心，而憎妒那些端正的人。众生就由于此，而各起相互诤讼，这时，地肥也就不再复生的了。

其后来，在此地，又生麓厚的地肥（如菌的土壤），虽然也是香美可食，但是却不如从前的甘泉。这时，众生又取而食之，而久住于世间。其食多的人，其色乃转

为麓丑，其食少的人，其色还有些悦泽。由于有了端正与丑陋，而迭相是非（互生是非），而逐生诤讼，地肥也就于是而不再复生。后来，此地乃生自然的粳米，并没有糠粃（没有谷皮，没有米糠），色味都具足，也香洁可食，这时，众生又取而食它，而久住于世间，便有男女，互相凝视，渐渐的有了情欲，而转相亲近。其余的众生看见后，发言而说：『你所做的为不是！你所做的为不是！』就被排摈驱遣，而被赶出于人群之外，经过三个月后，然后才回归而入于人群之中。」

佛陀又垂告婆悉咤而说：「往昔之所谓非的（不对的，非法），现在却以为是的（对的，正法）。这时，那些众生习惯于非法，极于情而恣于欲，并没有时节

（不节制）。然而渐渐的觉得惭愧之故，遂建造屋舍，世间于是始有房舍的建筑，在他们翫习非法，淫欲转增之下，便会有了胞胎，胞胎乃因于不净而生的，世间的胞胎，乃开始于此的（自此而有胞胎，其前都是化生的）。这时，那些众生所食的自然粳米，乃随取而随生（粳米刈，又再生粳米，不须播种），粳米乃不会穷尽的。这时，那些众生当中，有一些懒惰的人，他们曾默自思念而说：朝食时，要朝取，暮食时，须夕暮去取，这对我来说，为一劳勤的工作（每天的朝晚都须勤劳去取粳米，又辛苦，又麻烦），我现在应该去并取，以终一日（取一次，可以供一整天）为是。嗣后就这样的去并取。后来他们的等侣（同伴，同为懒惰的人）曾经也同样的想起此事，就来唤他去共取粳米。那人就回答说：『我早已并取，以供一天之用了，你如欲取的话，自可随意去取吧！』彼人又自念而说：此人非常的有黠慧，能先于取而储积，我现在也应积粮，以供给三天之用。其人就这样的储积三日的余粮。又有人来对他说：『可共同去取米。』回答说：『我已经预先积储三天的余粮了，你如欲取的话，自己可以去取吧。』那人又念：此人为有黠慧，会预先积储余粮，以供三天之食，我也应该要效法他，我应多积粮，以供五天之用，就这样的去取五天份的粳米。

那个时候，那些众生竞相储积后，粳米也就因此而荒秽，而转生糠粃，一旦刈后，就不会再生。这时，那些众生看见此情形之后，就不喜悦，就成为忧郁迷惑，就各自念而说：我本来初生之时，乃以念为食粮（不食一切谷物），有神足可以飞行于空中，身上有光明自照，在于此世间久住。到了后来，此地有甘泉的涌出，其状如酥蜜，为香美可食之物，我们就常时将其取之而食。食后渐渐的一转而久，则其食多的人，颜色就转而为麓丑，那些食少的人，其颜色仍然为悦泽。由于此食之故，使我们的颜色为有不同而各异，众生于是各怀是非，迭相憎恨嫉妒，这时甘泉也自然的枯竭。其后这里的土地上，乃生自然的地肥，色与味都具足，为香美而可食，这时我们都又取之而食。那些食多的人，其颜色都一变而为麓丑，那些食少的人，其颜色还是有悦泽。众生于是又各怀是非，迭相憎嫉，那个时候，地肥就遂不再生。其后又生麓厚的地肥，也是香美可食，那时我们又取而食它。多食的人，则其色变而为麓丑，少食的人，还是色泽可

悦。因此，而又生是非，又一再的互相憎嫉，那个时候地肥就遂不再现。嗣后就更生自然的粳米，并没有甚么糠粃，这时我们就又取而食之，而久住于世间。里面多有懈怠的人，就相互竞争而储积起来，由此而粳米即一变而为荒秽，而转生糠粃，一刈则不再复生，现在应该要如何是好呢？又自相互的言说：『应当要互相分地，各别立一标帜。』就这样的各分其地，各别立标帜（为私人的土地财产，供自我管理种植。）

婆悉咤！由于此因缘，始为有了私人的田地之名之产生。那个时候的众生，都各别而封其各人的田地，各立疆畔，而渐渐的产生有偷盗他人之物的的心，而偷窃他人的禾稼。其余的众生看见后，就对他说：『你所作为非！你所造的为不是！各人自有各人的田地，而你却偷取他人之物，自此以后，千万不可以再这样。』然而那位众生仍然偷盗他物而不休止，其余的众生又一再的呵责他，可是还是不能制止他，

便用手打他，或用杖、土块等加在偷人的身上，而告诉众人说：『此人自有自己的田稼，然而却还要偷盗他人之物。』而那个人却说：『此人打我。』这时，那些众人，看见此二人的争执，就愁忧不悦，懊恼而说：『众生已转而为恶，世间才会有此不善的人，而生此秽恶不净之事。这就是生、老、病、死之原，就是为烦恼苦报，而堕于三恶道，都是由于有了私有的田地，致有此争讼的。当今之计，宁可立一人为王，以便治理大众，那些可护的人，就保护他，应该要呵责的人，就应呵责他。众人则共同减些自己的食米，以便供给国王，使他能治理众人的争讼。』

这时，在那些众生当中，就自选一人，其形体长又大，颜貌又端正，而有威德的人，就对他说：『您现在为我们作平等之主，对于那些应该保护的，就保护他，应该呵责的，就呵责他，应该遣走的，就把他遣走。我们当会共同聚集米粮，以供给于您的。』这时，那一人听闻众人之言，就承诺而为众人之主，而断理争讼之事，众人也就聚集米粮去供给他。这时，那个人又用善言去慰劳众人，众人听后，都皆大欢喜，都共称而说：「善哉！大王！善哉！大王！」于是，在世间上便有国王之名，而以正法去治民，因此之故，名叫刹帝利（王者），于是，世间上始有刹帝利之名之产生。

经过一段时间，在那些大众当中，独有一人，曾作如是之念：『家就是一大患，家就是一毒刺，我现在宁可舍此居家，独在于山林，在那些闲静的地方去修道为妙。』就这样的舍弃其居家，而入于山林，在那里寂默而思惟。到了将食之时，就持钵器，进入村内去乞食，众人看见后，都乐意供养他，都欢喜而称赞他而说：『善哉！此人能舍弃其家居，而独处在于山林，静默而修道，而舍离众恶不善之法。』于是，在世间上始有婆罗门之名之产生。后来婆罗门一多，就在那些婆罗门中，有不乐于闲静坐禅而思惟的人，便

入于人群当中，以诵习圣典为业。又自称而说：『我是不禅人（不是坐禅这一类的人）。于是，世人就称他为不禅婆罗门（不在深山坐禅思惟，而入人群，为人服务的神职人物）。由于入于人间之故，名叫人间婆罗门（专事诵念祈祷的神职人物）。于是，在世间上乃有了婆罗门的种姓。在许多众生当中，有人乃好营居业，多积财宝，因此，就被众人名叫居士（毘舍种姓）。在众生当中，也有多于机巧，多有所造作的人，于是，世间上始有首陀罗工巧之名（以苦力、技术换取生活的人）。

婆悉咤！现在于此世间里，有了四种姓之名，而有第五的种类，为之沙门众之名。所以的缘故为何呢？婆悉咤！在刹帝利众当中，或者有时会有人自厌自己之法（生活的方式），而剃除须发，而披法服，于是，始有沙门之名之产生。在婆罗门种、居士种、首陀罗种当中，或者有时也有人会自厌其自己之法，而剃除须发，披诸法服而修道的人，都名叫做沙门。

婆悉咤！在刹帝利种当中，其身行不善，口行不善，意行不善的人，在其身坏命终之后，必定会受苦报的。在婆罗门种、居士种、首陀罗种当中，如其身行不善、口行不善、意行不善的人，则在其身坏命终之后，也必定会受苦报的。婆悉咤！在刹帝利种当中，有人身行善，口与意也行善的话，则在其身坏命终之后，必定会受乐报的。在婆罗门种、居士种、首陀罗种当中，如有人其身行善，口与意也行善的话，在其身坏命终之后，也必定会受乐报的。婆悉咤！在刹帝利种当中，其身如行善恶二种，其口与意，也行善恶二种的话，则在其身坏命终之后，会受苦与乐之报的。在婆罗门种、居士种、首陀罗种当中，其身如行善恶二种，口与意也行善恶二种的话，则在其身坏命终之后，会受苦与乐之报的。

婆悉咤！在刹帝利种当中，如有人剃除须发，披诸法服而修道，而修七觉意

（七

菩提分，1.择法，2.精进，3.喜，4.轻安，5.念，6.定，7.行舍，此为完成无学道之法的话，其道果之成就，乃指日可待的。为甚么呢？因为那些族姓子（良家子

女)，披法服而出家，而修无上的梵行，在于现法当中，能自身作证，所谓生死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不再受后有之身之故。在婆罗门、居士、首陀罗种当中，如有人剃除须发，披法服而修道，而修学七觉意的话，也同样的成道之事，乃为不久之事。为甚么呢？因为那些族姓子（指婆罗门等三种姓的良家的子弟），如披法服而出家，而修无上的梵行的话，同样的也会在于现法当中，至于自身作证，所谓生死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不再受后有之身。婆悉咤！在此四种姓中，都出于明行成就（明为三明，行为身口意的行业，都圆满成就。所谓智慧与所行的都究竟之义），都证悟阿罗汉，在于五种类当中，是最为第一的。（四姓、沙门为五种）。」

佛陀又告诉婆悉咤说：梵天王曾经有偈颂说：

生中刹利胜 能舍种姓去 明行成就者 世间最第一

（在众生当中，刹帝利为优胜的，然而却能舍弃其种姓而去，而去成就明行〔三明三业行〕，这是世间当中为第一的〔都称赞世尊之能弃荣华，而成道之事〕。）

佛陀并告诉婆悉咤而说：「此梵天王之说为善说，并不是不善之说。此梵天王为善受，并不是不善受。我在于那时，实时印可〔印证认可〕其所说的偈言。为甚么呢？因为现在如来的我，为至真（正觉），也是演说其义，所谓：

生中刹利胜 能舍种姓去 明行成就者 世间最第一

（语译如前）

那时，世尊说此法后，婆悉咤，和婆罗堕，都得无漏心解脱（心不被缚，已没有烦恼），他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六)转轮圣王修行经{七}

大意：

此经叙述如游行经里所说的「自炽燃，炽燃于法，切勿炽燃于他。自皈依，皈依于法，不皈依于他」。教人须修四念处观。

为说明其义，而举出过去世中，名叫坚固念之王（是一位转轮圣王）。王具有七宝，修持正法，以治邦国。不过大王虽具有七宝及正法，但日久生变，他所拥有的金轮宝却忽然离去，致轮王终于舍王位而出家去修行。

其次说明七转轮王之展转相承（正法时）。到了第七转轮王之时，因不如法治，渐生恶法，成为灭劫。其中叙说因轮王将财宝误施与盗贼，到后来想将盗贼付诸刑罚，以断盗根。然而却带来贫穷，终致盗贼、兵杖、杀害等相继而起。加之，四万岁之人寿也短缩为万岁、千岁、百岁。更有甚者，后世很可能缩至十岁。其原因就是因为世上没有修十善之人，反而唯行十恶（像法时至末法时）之故，又说刀兵劫后，渐次而人若修十善的话，人寿就会由十岁而至四万岁，更会延长至于八万岁。不过人寿虽延至八万岁，但八万岁之初尚有九种病（寒、热、饥、渴、大便、小便、欲、鬻鬻、

老) 到这时, 弥勒佛会出现于世, 其弟子之数, 有无数千万之多。如释尊的弟子为释子一样, 弥勒(慈氏)佛之弟子也叫做慈子。时有名叫儂伽之轮王, 在位时, 善能布施一切, 然后舍位而出家去修行, 而得道果。最后佛陀说比丘之具戒, 以及成就四禅, 行四无量心, 观四圣谛。

大意: 本经叙述佛陀对于诸比丘演说自炽然(以自己为洲)的炽然法, 不于他而炽然, 自归依, 而不于他归依, 而教他们应修学四念处观。为了说明其理, 而借过去世的转轮圣王的七宝具足, 而修正法, 而治国家之事。其次为依其金轮宝忽然不现, 而去出家修行, 而述示七转轮王之展转相承等事。如在正法时, 到了七转轮王, 则不能如法而治, 渐渐的生起恶法, 而成为减劫。所谓轮王, 曾以财宝布施给贼, 后则刑罚其贼, 欲断盗根, 却而引来了贫穷, 盗贼、兵杖、杀害等, 却陆续不断, 尤有甚者, 四万岁的人寿, 乃短缩而为万岁, 而为千岁, 而为百岁, 最后可能会减为十岁。这都是世上无人修十善, 只有十恶之横行。刃兵劫之后, 如渐次有人行十善的话, 就会由于人寿十岁而渐增, 而至于四万岁, 更延长而为八万岁, 然而还是逃不过九种病。此时弥勒佛乃出现于世, 弟子会有算不尽之多, 弟子都如世尊之弟子为释子那样, 弥勒佛的弟子均名叫慈子, 这时七宝具足的轮王—儂伽, 会舍弃其一切, 而出家去修行。最后并说比丘之具戒, 成就四禅, 行持四无量心, 观察四圣谛!

像如是的经教! 乃结集者的我们, 都同样的听过的: 有一个时候, 佛陀住在于摩罗酰搜(搜为国, 摩罗楼国为摩竭陀国中的一域名), 在其人间游行, 和一千二百五十名比丘们, 渐次而到达此摩楼国(城市)。

那时, 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 「你们应当要自炽燃(要以自己为海中之洲), 要炽燃于法(以法为洲、为依), 勿他炽燃

(不可以其它为洲)。应当要自归依, 而归依于法, 勿他归依(不可归依于其余的, 指邪法)。为甚么比丘当以自己为炽燃, 当炽燃于法, 勿他炽燃? 当自归依, 归依于法, 勿他归依呢? 于是(因为), 一位比丘, 乃须内身身观(观察自身为不净), 要精勤而没有懈怠, 要忆念不忘, 以便除去世间的贪忧。其次为外身身观、内外身身观(观察外境的一切都为不净, 内身外境的一切均为不净), 而精勤无懈怠, 忆念而不忘, 以便除去对于世间上的贪忧。对于受、意、法之观察(观受是苦, 观心为无常, 观法为无我), 也是同样的道理, 这就是一位比丘, 须要以自己为炽燃(洲), 要炽燃于法(依于正法, 如依洲), 不他炽燃(不要依其它为洲)。要自归依, 归依于法, 不他归依(不要归依于他, 指邪法)。

像如是的行者的话, 则魔不能烧害他(魔为麻罗之简语, 译为障, 凡障佛道的均为是恶魔), 功德会与日俱增。为甚么

呢? 在往昔过去久远的世间里, 当时有一位国王, 名叫坚固念, 为刹帝利水浇头种(王之登基, 须举行以海水灌其顶的仪式, 才正式为国王)。他为一位转轮圣王, 领有四天下。这时, 国王乃能自在的以正法去治世, 去化世。人中殊胜的七宝都具足: 第一为金轮宝, 第二为白象宝, 第三为紺马宝, 第四为神珠宝, 第五为玉女宝, 第六为居士宝, 第七为主兵宝。也有千子之具足, 都是勇健雄猛的王子。国王因此, 能伏怨敬, 都不用兵仗, 自然的天下都得太平。然而坚固念王久治世间后, 在于那个

时候，其金轮宝即在于虚空中忽离其本处。这时典轮的人，就速往告白于国王而说：『大王！当知！现在金轮宝忽离于本处了。』这时，坚固王听后，自念而说：我曾经在于先宿耆旧之处听过如下之事：如果转轮王轮宝移到他处的话，其王的寿命就未几（不多了）。我现在已享受过入中的福乐，应该更加方便（努力用功），以便得以享受天上的福

乐，应该要立太子去领统四天下，另外封一都邑给下发师，叫他剃下我的须发，然后服三法衣去出家修道为妙。

这时，坚固念王就命令太子而告诉他说：『你知道吗？我曾经从先宿耆旧之处听过：如果转轮圣王的金轮离开本处的话，王的寿命就已不多了。我现在已享受过入中的福乐了，应该要更加方便，以便迁受于天福才对。因此，我现在欲剃除须发，欲服三法衣去出家学道。现在将四天下委付给你，你就应该自己勉力，要存心体恤民物才是。』这时，太子受王的教训后，那时，坚固念王就剃除须发，穿三种法衣，出家去修道。

这时，国王出家过七天后，那个金轮宝就忽然不现，那位典轮的人就去报告国王而说：『大王！当知！现在金轮宝已忽然不现了。』那时国王很不悦，就往诣坚固念王之处，到达后，白王说：「父王！当知！现在金轮宝已忽然不现了。」这时，坚固念王对其王子说，『你不可怀忧，不可不悦。此金轮宝并不是你的父王所产制的。你只要勤行圣王的正法就是了。如行正法后，在于十五日月满之时，用香汤沐浴，然后被婁女围遶之下，升上正法殿之上，那个时候金轮神宝就会自然的出现。轮有千幅，其光色都具足，可说是天匠所造的，并不是世间所有的。』

王之子白其父王说：『转轮圣王的正法是如何？应当要怎样去实行呢？』王告诉其子说：『当依于法，要立法而具法。要恭敬尊重，观察其法，要以法为首，要守护其正法。其次，应当要用法去诲诸婁女，又应以法护视教诫诸王子，以及大臣、群僚、百官，和诸人民、沙门、婆罗门，下至于禽兽、都应该要护视。』

又告诉其子说：『其次，在你的国土境内所有的沙门、婆罗门当中，如有履行清真，功德具足，精进不懈，离去憍慢，忍辱仁爱，在于闲处独自修习，独自于止息，独到于涅槃的，而自除其贪欲，化导他人除去贪欲，自除其瞋恚，化导他人除去瞋恚，自除其愚痴，化导他人除去愚痴。处在于污染之世，而不被染，在于恶世，而不作恶，居于愚而不愚，可着执而不去执着，可住而不住，可居而不居（这几句均一样的提示行道之人不被一切所污染，不同污入流）。其身行都质直，口言也质直，意念也质直。身行清静，口言清静，意念清静，正命清静，仁慧无厌，衣食知足，持钵而乞食，以福荫众生。有如是的人的话，你就应当常常去拜谒，随时去谘问如下之事：凡所修之行，到底是以甚么为善？甚么为恶？甚么为之犯？甚么叫做不犯？甚么人可以亲近？甚么人不可以去亲近？甚么事可以作？甚么事不可以作？施行甚么法，才能长夜受乐？你谘问了后，就用你的意去观察，应该要行的就去行，应该舍弃的就舍弃。国内如有孤老之人的话，就应该去拯给他，有贫穷困劣的人如来求助于你的话，就千万不可违逆他。国家既有的旧法，你不可以把它改易，这就是转轮圣王所修行之法，你当奉行！』

佛陀告诉比丘们说：「这时，转轮圣王受父王之教言后，就如说去修持履行。后来，在于十五日月满之时，以香汤沐浴，然后升在高殿上，被婁女所围遶之时，自然的，轮宝乃忽现在于其前。轮有千幅，光色都具足，为天匠所造，并不是世间所有的。乃为真金所成，轮径有一丈四尺之大。这时，转轮王默自念言：『我曾经从先宿耆旧之处听过，如刹帝利王以水浇于其头上之种（正式灌顶为王），在于十五日月满之时，以香汤沐浴，然后升上宝殿上，被婁女围遶之时，自然的，有金轮之忽

现于前。其轮有千辐，光色都具足，为天匠所造的，并不是世间所有的，是真金所成的，轮径有一丈四尺之大，此则名叫转轮圣王。而现在此轮宝之出现，是否是这种道理的灵验呢？现在我宁可试一试此轮宝为是。』

这时，转轮王就召集四种军兵，向金轮宝，而偏露自己的右臂，右膝着在于地，又用右手去摩扞金轮，而对它说：『尔向东方，如法而运转，不可违逆常则。』金轮就向东而转。这时，王则率领四兵，随从在其后面，金轮宝之前，有四神在引导，轮所休住之处，王就止其驾。那时，东方的诸小国王看见大王之来临，就用全钵去盛银粟，用银钵去盛金粟，趣至于王所，礼拜后白王说：『善来！大王！现在这东方的土地都丰乐，人民炽盛，其志性都仁和，都慈孝忠顺，唯愿圣王，能在于此，以便治正！我们当会为您的给使，在您的左右，承受所应当做的！』这时，转轮大王对诸小王说：『止！上！诸位贤者！你们则为供养我，但当以正法去治国，不可使有偏枉，不可使国内有非法的行为，这样做，就名叫做我之所治的了。』

那时，诸小国王听此教言后，就从大王巡行诸国，而至于东海之表。其次，乃向南方、西方、北方而行，都随在金轮之后而行。所至之处，当地的诸国王都各献其国土，都一如东方的诸小国之比类。这时，转轮王既随金轮，周行于四海，都以王道去开化，去安慰庶民，然后，已还回其本国。这时，金轮宝就在于宫门上的虚空中而住。当时的转轮王乃踊跃而说：『此金轮宝确实为我的瑞兆，我现在为正真正正的转轮圣王了。』这叫做金轮宝成就。

那位转轮王久治世间后，当时，金轮宝就在于空中忽离其本处，其典轮的人就速往白王而说：『大王！当知！现在金轮宝，忽然离开其本处了。』这时，大王听后就自念而说：我曾经在于先宿耆旧之处听过，如转轮圣王的轮宝移迁其处的话，大王的寿数就不多了。我现在已享受过人中的福乐，宜应更加方便，以便享受天上的福乐，当立太子去统领四天下，另外封一都邑给与下发之师，令他为我除下须发，而服三法衣，出家去修道。

这时，国王就命太子，而告诉他说：『你知道吗？我曾经从先宿耆旧之处听过：如转轮圣王的金轮宝离开其本处的话，王寿就不多了。我现在已享过人中的福乐，当设方便，以便迁受天乐。现在欲剃除须发，服三法衣，出家去修道，因此，将四天下委付于你，你就宜自努力，存恤民物。』那时，太子受王的教令后，国王就剃除须发，服三法衣，出家去修道。这时，国王出家经过七天后，其金轮宝就忽然不现，典金轮的人就去向国王报告说：『大王！当知！现在金轮宝乃忽然不现。』这时国王听后，并不以为忧，也并不往问其父王之意。这时，其父王就忽然命终。

自此以前，六位转轮王都皆展转相承，都以正法治世，唯有这位国王乃自用其自己的方法去治国，并不继承旧法，其政治就得不到太平，天下就皆怨诉，国土就损减，人民也就自然的凋落。这时，有一位婆罗门大臣到国王之处，白国王说：『大王！当知！现在国土损减，人民凋落，展转而为不如往常之时。大王！现在国内有好多有知识的人，他们都聪明博达，明自古今之事，也备知（完全知道）先王治政的方法。为甚么不命令他们集体报到，以便请问他们所知的呢？他们自会将所知的回答于国王您的。』这时，国王就召集群臣，问其先王治政之道。这时，诸位有智的大臣，都具以实答。国王听他们的话，即行旧政，用正法去护世。然而仍然还不能拯济孤老之人，也不及于下穷的人。

这时，国内的人民，展转而至于贫困，就逐至于相互侵夺，盗贼就这样的滋甚（产生好多的盗贼）。官员就伺察盗贼所得的财物，就将他带至于国王之处而白王说：『此人作贼，愿国王惩治他！』王就问而说：『你实在作贼吗？』回答说：『实在作贼！因为我乃贫穷饥饿，不能自存，因此之故，而沦入为贼的。』这时，国王就出库中之物，去供给他，而告诉他说：『你可以用此财物去供养你的父母，并且可以愍恤亲族，自今已后，千万不可再作贼！』其余的人乃展转传闻，有人作

贼的，国王则给他财宝。于是，而有人又行劫盗他人之物，又被有司的人伺察其所得，也将他带至于王所而白王说：『此人为贼！愿王惩治他！』王又问说：『你实在作贼吗？』回答说：『实在作过贼！因为我乃贫穷饥饿，不能自存，因此之故，而为沦入为贼耳。』这时，国王又出库内的财物供给于他，又告诉他说：『你可以用这些财物去供养你的父母，并可以去愍恤亲族，从今以后，不可再作贼！』

又有人听说有作贼的人，国王就给他财宝，于是而又有入行那劫盗他物之事。又被有司所伺察其所得，也将其带至王所，而白王说：『此人为贼！愿大王惩治他！』王又问说：『你实在为贼吗？』回答说：『实在的！因为我乃贫穷饥饿，不能自存，因此之故，才沦入为贼耳。』这时国王思念说：『最初作贼的人，我察见他为贫穷，才与财宝给他，以为这样做，就能止息贼盗之滋生。然而其余的人听到此消息后，就展转而更相效，使盗贼一天

一天的滋大起来，像如是的话，乃为没有休止的一天。我现在宁可以桎械加在他的身上，令在街巷行走，然后将他载出城外，在旷野之处处刑他，以便警诫后人之为作贼者！』

这时，国王就敕令其左右，使他们去收系贼徒，而击鼓唱令，遍行诸街巷之后，就把他载出于城外，处刑在于旷野。国人就因此而都知道那些作贼的人，都被国王所收系，便令他遍行于街巷，处刑在于旷野之处。这时，人们都展转自相谈论而说：

『我们假如作贼的话，也当会受如是的果报，和他并没有不同（会被示众后处死）。』于是，国人为了自己的防护之故，就造兵杖、刀剑、弓矢，致于迭相残害，或者劫掠强夺。由于此国王以来，始有贫穷，有贫穷的人之后，始有劫盗，有劫盗之后，始有兵杖、有兵杖之后，始有杀害，有杀害后，则颜色会憔悴，寿命会短促。这时，人间的正寿为四万岁，其后就转少，寿数为二万岁。然而在其众生

里，虽然有全寿的，但是也有夭折的，有苦的，也有乐的。那些有苦的众生，便会生起邪淫、贪取之心，而多设方便，图谋他人所有的人物。这时，众生乃因贫穷躬而劫盗，致有兵杖之杀害等事，都展转而更滋甚，人命就转减，寿命为一万岁。』

寿命一万岁之时，众生又一再的相互劫盗，而被有司所伺察而抓到，就将其带到王所而白王说：『此人为贼，愿王惩治他！』国王问说：『你实在作贼吗？』回答说：『我并不作贼。』就这样的便在于大众当中故意打妄语。这时，那些众生实在是因为贫穷之故，便会去行劫盗的，由于劫盗之故，便会有了刀兵，由于有了刀兵之故，便会有了杀害，由于有了杀害之故，便会有了贪取、邪淫，由于有了贪取、邪淫之故，便会有了妄语，有了妄语之故，其寿命就会转减，而至于千岁。在寿命千岁之时，便有口的三恶行，始出于此世间。第一就是两舌。第二就是恶口，第三就是绮语。此三恶业乃展转而炽盛，因此，人寿便会稍减，而至于五百岁。人寿五百岁之时，众生又有三恶行之生起，第一就是非法而淫，第二就是非法而贪，第三就是邪见。此三恶业乃展转而炽盛，人寿也就因之而稍减而为三百、二百，像我现在的时人那样，乃至为人寿一百岁，都少有超出于百岁，大多数都是减的为多（活不到一百岁的为多。）

像如是的展转而作恶不止，其寿命也就愈为稍减，而当至于人寿十岁。人寿十岁之时的人，女人出生五个月（南传为五年，可能南传的年数为正确），便行出嫁。那个时候世间的酥油、石蜜（砂糖）、黑石蜜（盐）等诸甘美味，已不再听到其名，那些粳粮、禾稻都便成草莠、缯、绢、锦、绶、劫贝、自鬘，如现世的这些名贵的衣服，那时均不显现，都织麓毛缕，作为最好的衣服了。这时，在此地上乃多生荆棘，蚊、虻、蝇、虱、蛇、虻、蜂、蛆等毒虫，乃非常的多。那些金、银、琉璃、珠玑、名宝，都尽没于地，唯有瓦石砂砾出现在于地上。

当于那时，众生之类，乃永不再听闻十善之名，唯有十恶充满在于世间。这时，因为没有善法之名，那些人有什么因由得以修学善行呢？这时候，众生们能作极恶

之事，能不孝父母、不敬师长、不忠不义、反逆无道的人，便会得到他人的尊敬，有如现在之能修善行，能孝养父母、敬顺师长、忠信怀义、顺道修行的人便会得到他人的尊敬那样。那时，众生都多修十恶，多堕于恶道。众生相见之时，就常欲相杀，犹如猎师看到群鹿那样。这时，这里的土地上，都多有沟坑，多有溪涧深谷，土地旷大而人却稀少，往来都非常的恐惧。那时，当会有刀兵劫之起，手里所执的草木，均成为是戈铤，在于七日当中，展转而相害。

这时候，那些有智的人，都远逃而入于丛林，都依倚在于坑坎，在七天当中，都怀着怖畏之心，而发慈善之言：『你不要害我！我也不会害你！』唯有食草木之子，以存生命而已。经过七天后，就从山林出来。这时，还有生存的人，就得以相见，就欢喜而庆贺说：『你不死呢？你不死呢？』好像父母唯生有一子，久别之后再得相见之时那样，欢喜的不得了！那些人就这样的各怀欢喜，迭相庆贺，然后推问其家庭的状况，而知其家的亲属死亡的为多。又在于七天当中，都因丧事而悲泣号咷，啼哭相向。经过七天后，又在于七天当中共相庆贺，娱乐欢喜，就自念而说：『我们积恶弥广，因此之故，才会遭遇这种灾难，亲族都死亡，家属都覆没，现在应该少共修善。到底应该修习甚么善业为是呢？应当不要杀生！』

那时，众生都尽怀慈心，都不相残害，于是，众生的色寿就转增，其十岁的，就增为二十岁。增长为二十岁时的人，又作如是之念：我们由于少修善行，不相残害之故，寿命乃能延长而至于二十岁，现在宁可更增少善为是。到底要修学那一种善呢？现在已不杀生，就应当不窃盗。由于已修不偷盗的缘故，别寿命就延长而至于四十岁。增至四十岁之时的人，又作如是之念：我们乃由于少修善业，而得以延长寿命，现在宁可更增少善为妙。到底那一种可以修习呢？应当修习不邪淫。于是，那些人都均不邪淫，其寿命就延长而为八十岁。

增长为八十岁之时的人，又作如是之念：我们乃由于少修善业之故，寿命才能得以延长，现在宁可更增少善。到底那一种善可修呢？应当要修学不妄语为妙。于是，他们就这样都不妄语，寿命也就因此而延长至于一百六十岁。一百六十岁时的人，又作如是之念：我们由于少修善业之故，寿命才能得以延长，我现在宁可更增少善。到底那一种善可修学呢？当应不两舌。于是，他们都均不两舌，寿命也就延长而至于三百二十岁。三百二十岁之时的人，又作如是之念：我们乃由于少修善业之故，得以延长寿命、现在宁可更增少善。到底那一种善可修呢？应当要修习不恶口。于是，他们都均不恶口，寿命也就得以延长而至于六百四十岁。

寿命六百四十岁之时的人，又作如是之念：我们乃由于修习善业之故，寿命才能得以延长，现在宁可更增少善为妙。到底要修习一种善呢？应当修习不绮语。于是，他们就尽修不绮语，由于不绮语之故，寿命就得以延长而至于二千岁。二千岁的寿命之时的人又作如是之念：我们由于修习善业之故，寿命才得以延长，现在宁可更增少善为妙。到底要修习那一种好呢？应当要修不悭贪。于是，他们都均不悭贪，而行布施，寿命也就因此而延长至于五千岁。五千岁之时的人，又作如是之念：我们乃由于修善之故，寿命才能得以延长，现在宁可更增少善为妙。到底要修那种善业呢？应当要不嫉妒，要慈心修善。于是，他们均不嫉妒，都以慈心而修善，其寿命也就因此而延长至于万岁。

寿命万岁之时的人，又作如是之念：我们乃由于修善之故，寿命才能得以延长，现在宁可更增少善为妙。到底那一种可修呢？应当要修学正见，而不生颠倒为是。于是，他们都去行持正见，而致于不颠倒，其寿命就延长至于二万岁。寿命二万岁之时的人又作如是之念：我们乃由于修善之故，寿命才能得以延长，现在宁可更增少善为妙。到底有甚么善可修呢？应当要灭除三不善之法。第一就是非法而淫，第二就是非法而贪，第三就是邪见。于是，那些人就尽灭三不善之法，其寿命也就延长而至于四万岁。寿命四万岁之时的人，又作如是之念：我们乃由修善之故，寿命才能

得以延长，现在宁可更增少善为妙。到底要修何善呢？应当要孝养父母，敬事师长为是。于是，他们就开始孝养父母，敬事师长，因此，其寿命就延长而至于八万岁。

寿命八万岁之时的人，女人则到了五百岁时才会嫁人。那时，人类当会有九种病，第一就是寒，第二就是热，第三就是饥，第四就是渴，第五就是大便，第六就是小便，第七就是欲，第八就是饕餮，第九就是老。那个时候的大地都坦然平整，并没有沟坑、丘墟、荆棘，也没有蚊、虻、蛇、蚁、毒虫，瓦石、砂砾都变成琉璃，人民很炽盛，五谷都非常的平贱（多而价钱便宜），可说是丰乐极了！这时，当会起八万大城，村与城都邻接，鸡之鸣声都相互可以听到。当在那个时候，会有佛陀之降世，名号为弥勒（慈氏，名阿逸多，译为无能胜，为后继释迦世尊的佛陀。通常都说他现在为补处的菩萨），为如来，至真（应供）、等正觉，佛陀应有的十号都具足，都如现在的如来之十号具足那样。他会在于诸天、释、梵、魔、或者是魔天、沙门、婆罗门、诸天、世人当中，以自身而作证。证悟成道后，他当会说法，所说之法，则最初所说的也是善，中与下（后）所说之语也是善（始终都说善妙之法），义味都具足，而教人净修梵行。有如我今天的说法那样，上中下（初中后），均为是真正，义味都具足，都教

人清净其梵行。他的众弟子有无数的千万（算不尽之多），有如我现在的弟子之数百那样。那个时候，人民称呼他的弟子之号，都叫做慈子，如我的弟子都号曰释子那样。

那时，有一位国王，名叫儂伽，为刹帝利正式以水浇头（灌顶即位）之种的转轮圣王，为典四天下（统治四天下），都以正法去治国，并没有人不降伏的。也是具足七宝的圣王，所谓第一为金轮宝，第二为白象宝，第三为紺马宝，第四为神珠宝，第五为玉女宝，第六为居士宝，第七为主兵宝。王也有千子，都勇猛雄烈，能抵却外敌！那时四方都敬顺，都不加兵仗，而自然的太平。那个时候，圣王乃建大宝幢（以宝珠庄严的竿幡）其围为十六寻（一寻为八尺），直上的高度为千寻，有千种的杂色，在严饰其幢。幢有百觚（棱角），觚有百枝，都是以宝缕织成的，而用众宝间厕（交杂在中间）。于是（经过一段时间之时），圣王乃将此宝幢废弃，将此宝幢的宝物处理后，就布施给与沙门、婆罗门，和国内的贫穷之人，然后剃除须发，穿服三法衣，去出家学道，而修无上之行。在用功修行后，终于在现法当中自身作证，所谓：生死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不受后有之身的了。」

佛陀并告诉诸比丘们说：「你们应当勤修善行，由于勤修善行之故，则寿命会延长，颜色会增益，会安隐快乐，财宝丰饶，威力也会具足。犹如诸王之顺行转轮圣王的旧法，则寿命会延长，颜色会增益，而得安隐快乐，财宝丰益，威力都具足那样。比丘也是如是，也应当修习善法，则寿命会延长，颜色会增益，而得安隐快乐，财宝丰饶，威力也会具足。」

怎样叫做比丘之寿命延长呢？像如是的比丘，乃修习欲定（欲定灭行成就修习神足，所谓修习欲定勤行成就之神足），而精勤不懈，灭行成就，以便修成神足。也修习精进定（精进定灭行成就修习神足，所谓修习精进定勤行成就之神足），修习意定（意定灭行成就修习神足，所谓修习意定勤行成就的神足），修习思惟定（思惟定灭行成就修习神足，所谓修习思惟定勤行成就的神足），都精勤不懈，灭行成就，以便修习神足，就叫做比丘之寿命延长（修习欲定、精进定、意定、思惟定，就是修习四神足，而得神通威德）。甚么叫做比丘之颜色增益呢？于是（像如是的），比丘之戒律具足，而成就威仪，看见有些小罪之时，也会生大怖畏。都均等而学习诸戒，学到周满备悉，就叫做比丘之颜色增益。甚么叫做比丘之安隐快乐呢？于是（像如是的）比丘，乃断除淫欲，离开不善之法，有觉、有观（摄心而调和气息），由于离（寂然不迷不乱）而生的喜、乐，而行第一禅（离生喜乐地）。其次，再进而除弃此觉与观，内信而欢喜，敛心于专一，而为无觉无观，由于定而生的喜

与乐，而行第二禅（定生喜乐地）。其次，再进而舍弃此种喜悦，而守护其心，而专心不乱，向知身乐，为贤圣所求，而护念其妙乐，而行第三禅（离喜妙乐地）。其次，再进而舍灭苦乐，先除忧喜，而为不苦不乐，而护念清净，而行第四禅（舍念清净地），就叫做比丘的安隐快乐。

甚么叫做比丘之财宝丰饶呢？于是（像如是的），比丘乃修习慈心，其慈心遍满一方，遍满于其余的地方也是如是，而至于周遍广普，都没有二样而无量（都同样的以慈心遍满而无量）。除弃了众结恨，心已没有嫉恶，而静默慈柔，以自娱乐（慈无量心）。悲、喜、舍之心，也是同于慈心那样的无量（慈悲喜舍为四无量心），这叫做比丘之财宝丰饶。甚么叫做比丘之威力具足呢？于是（像如是的），比丘乃如实而知苦圣谛（唯为圣智所知），对于集谛、尽（灭）谛、道谛，也同样的如实而知（如实而知道苦集灭道的四圣谛），这叫做比丘之威力具足。」

佛陀最后垂告诸比丘们说：「我现在遍观诸有威力的众生，都不能超过魔之力，然而漏尽（烦恼灭尽）的比丘之力，乃能胜那魔力的！」

那时，诸比丘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佛说长阿含经卷第六完

(七)弊宿经{七}

大意：

此经叙述迦叶童子（鸠摩罗迦叶。经文说童女迦叶，为童子迦叶之误），对于弊宿婆罗门之恶见邪说一断见论。举出十二譬喻以攻破，而说有他世，有业果之存在等事。其譬喻的种类如下：

1.日月之喻，2.盗贼之喻，3.坠入深厕之喻。4.盲目者之喻，5.事大梵志之喻，6.铁丸之喻，7.贝声之喻，8.智愚二人朋友之喻，9.二队商主之喻，10.养猪豚之喻，11.妊扫自杀之喻，12.戏丸之喻。

弊宿婆罗门一直都在静听这些譬喻，在其听到月亮之喻时，就已了解，唯欲见闻迦叶童子之辩才，藉以牢固其信解，故从始至终，都恭聆其说，听后，即皈依佛法，而为优婆塞。

大意：本经叙述童女迦叶（为童子迦叶之误）以十二种譬喻去破斥弊宿婆罗门的断见论，也就是破其恶见邪说，而说有他世，有业果的存在。所谓1.日月，2.盗贼，3.堕入深厕者，4.盲目者，5.事火梵志，6.铁丸，7.贝声，8.智愚二人朋友，9.二队商主，10.养猪豚，11.妊妇自杀，12.戏丸等譬喻是。弊宿婆罗门听后，说他听说日月之喻时，就已了解，由于

要彻闻童子之智慧辩才，以固其信耳。最后乃皈依佛法而为优婆塞。

那个时候（有一个时候），童女迦叶

（为童子迦叶，八岁出家，已得阿罗汉果的比丘），和五百名比丘游行在于拘萨罗国，渐诣于斯波酰（僑萨罗国之一个村）一婆罗门之村，这时，童女迦叶乃休止在于斯波酰村之北方尸舍婆林里。当时，有一位婆罗门名叫弊宿，止住在于斯波酰村。此村乃很丰乐，民众也非常的多，树木很繁茂。为波斯匿王（僑萨罗国王）特别封村（由国王分割给与的村里），赐与弊宿婆罗门，以为梵分（所谓净施之地，不需纳税金之地）。这位弊宿婆罗门，为一常怀异见的人，他向人说：「并没有他世（他界，也就是说没有甚么后世），也没有更生（没有轮回而再生为其它的众生），更没有甚么善恶的果报。」

这时，斯波酰村的民众听到童女迦叶和五百名比丘，从拘萨罗国渐至于此尸舍婆林来，就自相谈说而说：这位童女迦叶有很大的名闻，已经证得阿罗汉果，为一耆旧长宿，多闻广博，聪明叡智，辩才应机，善于谈论的比丘，现在得以拜见，不亦善哉（非常荣幸的一件事）！当时的该村的民众，都每天按次顺第的前往礼拜迦叶。那个时候，弊宿曾在高楼上，看见村民群队相随（结队成群而行），不知道到底到甚么地方去？就问其左右的那些持伞盖的侍从而说：「那些人为甚么群队相随而行呢？」侍者回答说：「我听说童女迦叶曾率五百名比丘游行至于拘萨罗国，而住在于尸舍婆林内。又听说此人有很大的名称。已经证得阿罗汉。是一位耆旧长宿，而多闻广博，聪明叡智，辩才应机，善于谈论的比丘。那些人们，群队相随而行，乃欲前诣迦叶之处，去和其相见耳。」

这时，弊宿婆罗门就敕令侍从说：「你赶快去向他们说：『大家请等一下！当会和你们同行去看看那个人。』为甚么呢？因为那个人乃为愚惑，而欺诳世间的人，说甚么有他世，说甚么有更生（死后一再的转生），说甚么有善恶报（作善恶之因，而会受善恶的果报）。其实并没有甚么他世，也没有甚么更生，更没有甚么善恶的果报的。」

当时，使者受其敕令后，就去对那些斯波酰村的人们说：「婆罗门有话说：『你们且停一些！我会和你们同往去看看那个人！』」村人回答说：「善哉！善哉！如能赶来的话，当可以同往。」使者听后回去报告主人而说：「那些人已暂停下来了，如可动身的话，就可以去了。」

这时，婆罗门就由高楼下来，就令使者严饰其驾车，就和那些村人，被他们前后围遶，而往诣尸舍婆林。到达后下车，行步而进诣于迦叶之处，到后问讯，然后退坐在一边。那些村人当中的婆罗门居士，有的礼拜迦叶，然后坐下来的，有的问讯后就坐下，也有自称其名后就坐下来的，更有叉手（合掌）后就坐下来的，有的甚至是默然而坐下来的。当时，弊宿婆罗门对童女迦叶说：「现在我欲有所问，是否有闲暇得见听许吗？」迦叶回答说：「随你所问，我听后，当会了知其问。」

婆罗门说：「现在我的论说，就是：并没有他世，也没有更生，更没有罪福的报应。你的论说是如何呢？」迦叶回答说：「我现在问你，你就随意回答我。现在得以看见的上空的日与月，这些是此世界的呢？或者是为他世界的呢？是人呢？是天呢？」婆罗门回答说：「日月是他世界的，并不是此世界的。是属于天，并不是属于人。」迦叶回答说：「由于此，可以知道，必定有他世间，也必定有更生，更有善恶的果报的。」婆罗门说：「你虽然说有他世间，也说有更生，及善恶的果报。然而如我之意见的话，这些均为没有的。」

迦叶问他说：「是否有甚么因缘（因由，道理），可以知道并没有他世，也没有更生，更没有善恶的果报呢？」婆罗门回答说：「有因缘的。」迦叶问说：「由于甚

么因缘，而说没有他世间呢？」婆罗门说：「迦叶！我有亲族知识的人，遇罹困苦的疾病，我就去慰问，也对他说：

『诸位沙门、婆罗们，都各怀异见（各人都抱着不同的见解）。而曾经说：如果有人有生之时，都行杀生、盗窃、邪淫、两舌、恶口、妄言、绮语、贪取、嫉妒、邪见的话，在其身坏命终之后，都会堕入于地狱。我始终都不相信，为甚么呢？因为到了现在，并未曾见过死后回来说他所堕入之处的人。假若有人来说他所堕入之处的话，我就必定会相信的。你现在是我所亲的人，你行十恶，也很齐备（十恶都具全），假如像沙门所说的话，则你死后，必定会堕入于地狱之中，现在我是否会相信，都从你的一切而取定的。假若实在有地狱的话，你就回来对我说，使我知道有地狱之事，然后就当会相信的。』迦叶！我的那位亲戚命终之后，到了现在还不回来。他是我的亲戚，不应该会欺骗我，然而许允我，而却不来。可知！并没有甚么后世的。」

迦叶回答他说：「诸有智慧的人，用譬喻就得以了解，现在当为你引喻来解答。譬如盗贼，都常怀奸诈，冒犯国家的禁令，而被有司伺察而得，就将他牵往王所，而白王说：『此人作贼，愿王惩治他！』国王就敕令左右，系缚那个人，遍令街巷的人都知见，然后将他押载在囚车，出城外而交付给行刑的人。当时，左右的使人，就将那个贼人交付给行刑的人。那个盗贼乃用柔软之语，对守卫的人说：『你可以放我回去看看我的诸亲里的，和他们谈话辞别，然后当会回来。』到底如何呢？婆罗门！那位守卫的人是否肯放他回去吗？」婆罗门回答说：「不可能的。」

迦叶又说：「那些同于人类的人，都俱存在于现世，尚且不会放人，何况你的亲戚，为一十恶都备足的人，身死而命终之后，必定会堕入于地狱。地狱的鬼卒并没有仁慈之心，同时又不是和他同类，死与生为不同的世间，他如果用软言去求狱鬼而说：『你暂时放我，还回人间，看看那些亲族，和他们谈话道别，然后当会还回

这里。』这，是否可得而放吗？」婆罗门回答说：「不可能的。」迦叶又说：「以此来作为比类，自会足以知道。为甚么守执其迷惑的见解，而自生邪见呢？」婆罗门说：

「你虽然引此譬喻，说有他世间，但是我，仍然说没有的。」

迦叶又说：「你是否更有其它的因缘，可以证知没有他世之事吗？」婆罗门说：「我更有其余的因缘，知道没有他世间的。」迦叶问说：「由于甚么因缘而知道呢？」

回答说：「迦叶！我有亲戚，遇患危笃而很严重，我曾经去看他而对他说：『诸沙门、婆罗门，都各怀有异见，他们说有他世。说如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欺诳、不两舌、不恶口、不妄言、不绮语、不贪取、不嫉妒、不邪见打话，在其身坏命终之时，都得往生于天上。我始终不信其言。为甚么呢？因为我从来未曾看见过死后又回来，而说他所堕之处的。如果有人来说他所堕而生的地方的话，我能

必定会相信的。现在你是我的亲戚，你十善都具备，假若如沙门所说的话，则你现在命终之后，必定会生于天上。现在我会相信与否，乃从你而取决定的。如果真正有生天之报的话，你就应当必定回来告诉我，使我知道，然后我就会相信的。』迦叶！他命终之后，到了现在还不回来告诉我。他是我的亲戚，不应该会欺骗我，怎么许诺于我，而不回来告诉我呢？必定没有他世的。」

迦叶又说：「诸有智的人，以譬喻而得以了解的。我现在当应为你再说譬喻。譬如有人，堕入于深厕（便所、厕所的深处），其身与首都没溺在里面。王曾敕令其左右，去挽引此人上来。用竹作的篋，刮其身体三次，用澡豆净灰（豆屑、灰粉），依次而洗个清静，然后用香汤，沐浴其身体，用细末众香，盆在其身上。也敕令除发师（理发师），去净他的须发（修整须发）。又敕令左右，去重新洗沐，像如是的至于再三。用香汤去洗，用

香末去盆，乃至给他穿上名贵的衣服，以庄严其身。又用百味甘膳，以恣其口，将他引到高堂，以五欲给他娱乐。那个人再会还入于厕所里吗？」回答说：「不可能的。」

那个地方（指厕所）乃很臭恶，怎么可以再还入呢？」

迦叶说：「诸天也是同这道理的。此阎浮利地（阎浮洲，胜金洲），乃为臭秽不净。诸天在上面，离开这里有百由旬（一由旬为二哩乃至三十里等）之远，诸天在那里遥闻人臭，乃超越于厕溷的。婆罗门！你的亲戚知识，具足了十善，必定会生在于天上，会以天的五欲而自娱，可说是快乐无极，怎么又肯还回人间而来，而入于此阎浮如厕呢？」回答说：「弗也！」迦叶又说：「用此譬喻以相模拟，就可自足而知，为甚么还要守迷，而自生邪见呢？」婆罗门说：「你虽然引此譬喻，以明有他世，但是我犹然说没有他世间的。」迦叶又说：「你是否更有余缘，可以引知为没有他世间吗？」婆罗门回答

说：「我更有其余的因缘，可以知道为没有他世间的。」迦叶问说：「由于甚么缘由，而可以知道呢？」

回答说：「迦叶！我有一位亲族，遇患而笃重，我就去对他说：『沙门、婆罗门都各怀不同的见解，而说有后世，他们说：如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欺诳、不饮酒的话，其身坏命终之后，都会往生于忉利天上。我乃是不信这种事。为甚么呢？因为始终未曾看见过死后再回来，而说他所堕之处的人。如果有人回来说其所堕而生之处的话，我就必定会相信耳。现在你是我所亲的人，你又具足了五戒，身坏命终之后，必定会生在于忉利天上。现在能令我相信与否，乃从你而取定！假若真正有天福的话，你就应当会回来对我说，使我知道其事，然后我当然会得相信的。』迦叶！我的那位亲戚命终之后，到了现在还不来告诉我。他是我的亲族，不应该会欺骗我。也就是说，他许允我回来说明，然而却不会来，必定是没有他世间的。」

迦叶回答说：「此人间一百岁，正当忉利天（三十三天，第二层天）上的一日一夜而已。像如是的，他们也以三十日为一个月，十二个月为一岁。像如是的，其天寿为那边的一千岁。你的意见如何呢？婆罗门！你的亲族具足了五戒，其身坏命终之后，必定会往生于忉利天上。他生在天上后，曾作如是之念：『我初生于这里，应该在二三日当中，娱乐游戏，然后由天上下来去回报对你的诺言。』的话，是否能得相见吗？」回答说：「弗也！那个时候我已经死亡，怎么能得相见呢？」婆罗门又说：「虽然你这么说，但是我乃不相信的。到底谁来告诉你有忉利天？其寿命是如是的呢？」

迦叶说：「诸有智慧的人，用譬喻可以得解，我现在更当为你再引一个譬喻。譬如有人，从出生以来就是盲人（失明的人），不能识五色，所谓青、黄、赤、白等（包括黑为五色），不知麤、细、长、短，也不看见日、月、星象、丘陵、沟壑。有人问他而说：『青、黄、赤、白等五色为如何呢？』盲人回答说：『没有五色。』像如是的，对于麤、细、长、短、日、月、星象、山陵、沟壑，都说为没有。你的意见如何呢？婆罗门！那位盲人所说的是正答吗？」回答说：「弗也！为甚么呢？因为世间现在确实有五色，如青、黄、赤、白，麤、细、长、短，日、月、星象、山陵、沟壑等物，然而他却说没有。」婆罗门说：「你也是像如是的。如忉利天的天寿，确实为有，并不是虚妄，是你自己看不见，便说他为没有。」婆罗门说：「你虽然说为有，但是我，犹然不信的。」迦叶又说：「你又作甚么因由，而知其为没有呢？」

回答说：「迦叶！我所被封赐的土地的村人，有作贼的人，后来被伺察而被执，就将其带到我所来，那位有司对我说：『此人作贼，唯愿您惩治他！』我回答说：

『将此人收缚起来，放在于大釜中，围盖厚泥（用盖盖它后，用皮围起来，然后涂以厚厚的泥土），使它牢固紧密，不可使其有些泄漏之处。做好后，就遣人围遶，用火把他煮熟。』我在于那个时候，欲观知那犯人的精神所出的地方，就率诸侍从，围遶其釜而观看，然而都看不见其精

神之出来的地方，又启釜盖而看，也看不见其有精神之往来的地方。由于此缘故，就知道并没有他世。」

迦叶又说：「我现在问你，如能回答的话，就随意回答好？廿 婆罗门！你在高楼息寝而卧之时：是否曾经梦见山林 江河 园观 浴池 国邑 街巷与否吗？」回答说：「梦见过的。」又问：「婆罗门！你当作梦之时，居家的眷属，曾经侍卫你吗？」（婆罗门为其传承，实为一小邦国之君，故都有人日夜守护他，以防不测）。回答说：「有人在侍卫我的。」又问：「婆罗门！你的诸眷属看见你的识神有出入吗？」回答说：「不看见的。」

迦叶又说：「你现在还活现在世间，而对你的识神的出入，尚且不可能看见，更何况死后之时呢？你不可以用目前的现事来观察众生。婆罗门！有一种比丘，在初夜（下午五至九点），以及后夜（凌晨一点至五点），都捐除其睡眠（不睡眠），都精勤不懈，专念道品（专心于佛法）。以三昧（禅定）之力，修习清净的天眼，而用此天眼之力，去观察众生。那些众生的死此生彼（于这里死后，转生至他处），从彼生此（从那个地方转生到这里）等事，以及其寿命的长短，颜色的好丑，随着其所做之行而受其果报，趣于善或恶的地方，一切的一切，都尽知尽见。你不可以用秽浊的肉眼，而不能彻见众生所趣等事，就说它为没有。婆罗门！由于此，而可以知道，必定有他世间之事的。」

婆罗门说：「你虽然引喻来说有他世间之事，然而如我所见的，犹然为没有的。」迦叶又说：「你是否更有甚么因缘，知道没有他世间的呢？」婆罗门说：「有的。」迦叶说：「到底是以何因缘，而知道呢？」

婆罗门说：「在我被所封的土地里的村人，有作贼的人被有司伺察所执，就将其带至我所来，对我而说：『此人作贼，唯愿惩治他！』我就敕令左右收缚此人，活活的剥其皮，以求其识神，然而都看不见。又令左右割其肉（一块一块的割），以求其识神，又是看不到。又敕令左右截他的筋、脉、骨间，以求其识神，也都看不见。又敕令左右打其骨，出其髓，想在其髓中求其识神，但是又不看见。迦叶！我乃由于此缘，而知道并没有他世间/。」

迦叶又说：「诸有智慧的人，由于譬喻而得以了解，我现在应当再为您引喻：在过去久远的世代之时，有一国家已败坏，荒毁而未复。那时，有商贾，为五百乘之车，经过其土地，有一位梵志，为奉事火神的，常止于一林内。这时，诸位商人都去投宿在林中，到了清旦之时，告别而去。那时事火的梵志曾作如是之言：刚才的那些商人曾宿上于此林中，现在都已去了，倘若有遗漏的，可以一试去查看。就诣于那个地方，然而都没有所见，唯有一小儿，年只一岁，独住在那个地方而坐。梵志又作此念：『我现在怎么忍心看见这位小儿在我眼前死去呢？现在军可将此小儿带至我所住的地方，去把他养活为妙吗？』于是，就抱起那位小儿，回到自己所住的地方，去把他养育。小儿就展转而长大，而至于十几岁。

这时，这位梵志，由于有少因缘，欲游行于人间，而对那位小儿说：『我有少缘（一些少事情），欲暂时外出，你就好好的守护此火，要谨慎，不可使它消灭。假如火灭之时，就用钻去钻木，而取火去燃烧它。』将此事都诫敕交代后，就出林外，去游行，梵志离开后，小儿因贪戏，并不依吩咐去视察火炎，火炎就因此而灭。小儿由游戏回来后，看见其火已灭，乃懊悔而说：『我所造的为不是，我的父亲要外出时，曾交代我，叫我守护此火，叫我要谨慎，不可使火息灭！然而我却贪戏，致使其火息灭，将怎样是好呢？』那个时候，那位小儿就吹灰而求火，然而不能得火，就以斧头去劈薪，去求火，又不能得火，就又斩薪放置在于臼中，把它捣之，以求火，然而又不能得火。

那时，那位梵志从人间（俗世间）还回，回到其林所，而问那小儿说：『我曾

经敕令你，叫你守护火炎，火炎不灭吗？」小儿回答说：『我刚才出去游戏，不能随时护视，火炎现在已经熄灭了。』又问小儿说：『你到底是甚么方便，去求火的呢？』小儿回答说：『火乃出自于木，我乃用斧去破木求火，然而不能得火。又斩它使其段碎，而放置在于臼中，用杵捣它去求火，又不能得火。』这时，那位梵志即用钻去钻木而出火，积薪就燃起来，而告诉小儿说：『如果欲求火时，其方法应该如此，不应该破析木材，杵碎木材去求火啊！』

婆罗门！你也是如是，你并没有方便，而剝剥死人而求识神，你不可以用目前的现事去观察众生。婆罗门！有一类比丘，在于初夜后夜，捐除睡眠，而精勤不懈，专念于道品，以三昧之力，而修得清净的天眼，用天眼之力，去观察众生。那些众生的死于此，而生于彼，从彼处而转生至于此等事，以及其寿命长短，颜色之好丑，随着其行而受果报，善恶之业趣等，都能悉知悉见。你不可以用秽独的肉眼，而不能彻见众生所趣为何，就说为没有这回事。婆罗门！由于此事，可以得知，必定有他世间之事。」

婆罗门说：「你虽引喻，说明有他世间之事，但是如我所见的，犹然为没有他世间的。」迦叶又问：「你是否更有因缘，知道没有他世间吗？」婆罗门说：「有的。」迦叶说：「由于甚么因缘，而知道的呢？」

婆罗门说：「在我所被封的土地的村人当中，有作贼的人，被有司伺察而被抓到，就缚他至于我处，向我而说：『此人作贼，唯愿惩治他。』我就敕令左右而说：『将此人用称（秤）去称他。』侍者就受命，就用称去称他。又告诉侍者说：『你将此人，安徐（慢慢）的杀，不可以损伤其皮肉。』侍者就受我之教，徐杀而无损。我又敕令左右说：『再次的用称去称他。』称后回报说：比原本还重。迦叶！活活时去称他，那时识神还在，颜色还是悦豫，犹然能说话，其身体却轻一些。死后重称之时，其识神已灭，已没好颜色，也不能说话，然而其身体却更重，我乃由于此因缘，知道没有他世间的。」

迦叶对婆罗门说：「我现在问你，你就随意回答我：如人之称铁那样，首先冷时称它，然后火热时去称它，到底那一种为光色柔软而轻？那一种为无光色，而坚仰而重呢？」婆罗门说：「热铁有色泽，柔软而轻，冷铁无色悦，则刚强而重的。」迦叶对他说：「人也是如是，活活时有颜色，就柔软而轻，死后就没有颜色，就刚强而重，由此可知，必定有他世间。」

婆罗门说：「你虽引喻，说明为有他世间，然而如我所见，必定没有的。」迦叶说：「你又有甚么因缘，知道没有他世间呢？」

婆罗门回答说：「我有亲族，遇患而危笃很严重，那时，我曾到过其处，对待从说：『扶此病人，使他右胁而卧。』其视瞻、屈伸、言语，都如常。又使其左胁而卧，反复宛转，其屈伸、视瞻、言语，都如常。不久就命终。我又叫人将他扶转，使其左卧、右卧，反复的谛观他。发见他已不再会屈伸、视瞻、说话，我乃由于此，而知道必定没有他世间。」

迦叶又说：「诸有智慧的人，乃以譬喻而得以了解，现在我应当为你引喻：从前有一个国家，不曾闻到贝声，这时有一位善能吹贝的人到了那国家。他进入一村内，执拿其贝吹三次，然后放置在地。这时，村里的男女们，闻声而惊动，就都往其处去问他而说：『这是甚么声音？会哀和清彻，乃至于如是呢？』那个人指其贝而说：『就是此物的声音。』这时，那些村人都用手去触贝而说：『尔可作声！尔可作声！（贝啊！发出声音来吧！）』然而其贝都不鸣声。贝主就取贝三吹后放置于地。这时，村人说：『刚才的美声，并不是贝之力。乃由于有手有口（用手用口）和有气（用气）去吹它，然后才会鸣声的。』人也是如是，由于有其寿，有其识，有息（呼吸）的出入，就能屈伸、视瞻、语言。假如没有寿，没有识，没有出入息的话，就不会再有屈伸、视瞻、语言的了。」

又对婆罗门说：「你现在应该要舍弃此恶邪见，不可为它而长夜自增苦恼。」婆罗门说：「我乃不能舍弃的。为甚么呢？因为我自出生以来，就长夜的讽诵它，都翫习坚固，怎么可以舍弃呢？」

迦叶又说：「诸有智慧的人，乃以譬喻而得以了解的，我现在应当更为你引喻：在过去久远之时，有一个国土，其国土位于边疆，人民乃荒坏。其国有二人，一为有智，一为愚痴，他们自相谓言：『我是你的亲族，和你一同出城去采稻（采拾野生的谷物），以便求取钱财。』就这样的相随而到达一空聚（空地积物之处），看见地上有麻，智者就对愚者说：『我们同取而带回去。』此时，他们二人就各取一担，又过了前村，看见有麻缕，其中的那一位智者说：『麻缕已成功（成就），这很轻细，可取回去。』其中之一愚人说：『我已经取麻了，已经系缚得非常的牢固，不能舍弃它啊！』其中的那一位智者就取麻缕，重新担上而去。又再共同前进时，看见有麻布，其中的一智者说：『麻布已成功（已织成为布），为轻细可以取回去。』那位愚者说：『我已取麻，已系缚得很牢固，不能再舍弃。』其中的那位智者，就舍弃麻缕而取布，自能担得起之重。又共同前进，看见有劫贝（树棉花为绵），其中那位智者说：『劫贝的价值很贵，又轻细可取。』那个人说：『我已经取麻了，已把它系缚得很牢固，赍来道远（从远处担过来的，已经过这么远路了），不能舍弃它。』这时，那一位有智者就舍弃麻布而取劫贝。

像如是的前进，又发见劫贝缕（绵丝），其次发见白迭（绵布），依次而发见白铜，发见白银，发见黄金，其中那一位有智的人说：『假如没有黄金的话，当应取白银，如果没有白银的话，就当取白铜，乃至麻缕，假如没有麻缕的话，即当取麻而已。然而，现在于此村里有好多的黄金，为众宝物当中最上之物！你应该舍弃麻，而我即应当舍弃银，同取黄金，自己负得起的重量回去为是。』那一个人说：『我已取这些麻，又把它系缚得很牢固，赍来道远（担这些物而经过这么远的路了），我不能舍弃它啊！你如果欲取的话，自当随着自己的意去取好了。』那一位有智慧的人，就舍弃银而取金，重担而回归其家。亲族们遥见那人大得金宝，就很欢喜的去奉迎他。这时，得金的人看见亲戚们之欢迎，就又大欢喜。那位无智慧的人，乃负麻而归其居家，亲族们看这种情形，都不悦，也不去迎接他，那位负麻的人即倍增其忧愧。婆罗门啊！你现在应该要舍弃过去的恶习与邪见，不可因邪见而长夜自增苦恼，有如负麻之人那样的取意坚固，不取金宝，而负麻回去，只有空自疲劳，亲族又不悦，都长夜贫穷，自增忧苦啊！」

婆罗门说：「我始终不能舍弃此见解的。为甚么呢？因为我乃以此见解去多所教授他人，多所饶益他人。四方的诸王都听我的名称，也尽知我是一位主张断灭之学的人（断见之论，死后甚么也没有）。」

迦叶又说：「诸有智慧的人，以譬喻而得解，我现在应当更为你引喻：在很久以前之时，有一国土，其国土乃位于边疆，人民都荒坏。那时，有一些商人，计有一千乘车，经过其国土，水谷与薪草，都不能供足自己之用，这时，商主乃念而说：我们的伴侣非常的多，水谷、薪草都不够用，现在宁可分为二分（二队），其中一分人员在于前面发引。在其前面发引的导师（引导者），看见有一人，身体非常的庞大，眼睛赤而面黑，以泥涂在其身上，遥见从远处而来，就问他而说：『你从甚么地方来的呢？』回答说：『我乃从前村而来的。』又问他说：『你所来的地方，是否有好多的水谷与薪草吗？』那个人回答说：『我所来的地方，乃有丰富的水谷与薪草，并没有缺乏。我在半路遇到天空降下暴雨，那个地方有好多的水，也有丰富的薪草。』又对商主说：『你们的车上如果有谷草的话，就可以统统把它捐弃，那个地方很丰富的，不须为了这些物而使车辆加重。』

这时，那位商主乃对众商人说：『我刚才在前行时，遇见一人，眼睛赤而面黑，

将泥涂在其身上，我乃遥问而说：你从甚么地方来的呢？那人就回答我说：我乃从前村而来的。我又问他：你所来的地方，是否有丰富的水与谷，以及薪草吗？他回答我说：那个地方乃非常的丰富的。又对我说：刚才在中途时遇天降下暴雨，那个地方有很多的水，又有丰富的薪草。又对我说：你们的车上如果有谷草的话，就可以统统把它捐弃，那个地方乃非常的丰富的，不须使车加重。你们应该各弃诸谷草，可以轻车而速进。』就这样的听其所说之语，各人都捐弃谷草，都轻车速进。

像如是的经过一天，都看不见有水草，经过二天、三天，乃至七天，都看不见有水草的地方。这时，商人乃困穷在于旷泽，就被鬼所食。其后面的一部人，又依次而前进。其商主在于这时又见一人，眼睛赤而面黑，以泥涂在其身上，遥见时就问他而说：『你从甚么地方来的呢？』那个人回答说：『从前村来的。』又问：『你所来的地方，有丰富的水谷、薪草吗？』那个人回答说：『是的！非常的丰富的。』又对商主说：『我在中途时，遇天降下暴雨，那个地方有很多的水，薪草也非常丰富。』同时又对商主说：『你们的车上如果有谷草的话，便可统统捐弃，因为那边自有丰富的，不须要这样的使车轮这么的重荷。』

那时，商主就还向诸商人们说：『我刚才在前面行走时遇见一个人，他对我这样说：你们的车上如果有谷草的话，可以统统捐弃，那个地方自为丰有，不须重车而行。』商主说后，同时对他们说：『我看你们的谷草还是谨慎一些，不可随便把它捐弃，须得新的谷草，然后方可舍弃。为甚么呢？因为须有新陈相接，然后才能得以度过此旷野的。』这时，那些商人就依其言，而以重车而行。像如是经过一天，看不到水草，经过二天、三天，乃至七天，还是看不到，唯有看见前队之人之被鬼所食的遗留下来的骸骨的狼藉而已。

婆罗门！那位赤眼黑面的，就是罗刹鬼（暴恶鬼）。那些随你之教的人，其长夜受苦的情形，也和他们一样。前部（前队）的商人没有智慧之故，就随着导师（导引）之语，而自没其身。婆罗门！诸有沙门、婆罗门之为精进而有智慧的，如有所言说，而承用其教言的话，就会长夜获安，有如那些后部（后队）的商人之有智慧之故，得以免除其危难。婆罗门！你现在宁可舍弃此恶见，不可长夜自增其苦恼。」

婆罗门说：「我始终不能舍弃我的见解的。假如有人来强谏我的话，只会生我之忿怒而已，终究不会舍弃我所见的。」

迦叶又说：「诸有智慧的人，以譬喻而得解，我现在当再为你引喻：在过去久远之前，有一个国土，其土因位于边疆，人民乃荒坏，这时有一个人，好喜养猪，曾到其它的空村，见有干粪，就自念而说：这个地方有丰富的粪便，我的猪豚很饥饿，现在当取草叶包裹这些干粪，戴在于头上回去为妙。于是，就去寻取草叶，裹粪而戴在于头上将回去，行至于中途时，不巧而逢遇天空降下大雨，粪汁因之而流下来，至于脚跟，众人看见后，都说：『此人为狂人！粪涂为臭秽之物，假如为天晴时，尚且不应该戴在头上，何况是大雨当中，怎么可以戴在头上而行呢？』那个人却反而忿怒，逆骂詈言而说：『你们自己为愚痴的！你们不知我家的猪豚饥饿的情形，你们如知道的话，就不会说我为痴的了。』婆罗门！你现在宁可舍弃此恶见，不可执守迷惑，而长夜受苦。如那位痴子戴粪而行，受众人诃谏时，却反而起瞋骂，而说他人不知其猪豚饥饿。」婆罗门对迦叶说：「你们如说行善能生天，死后胜于生的话，你们就应当以刀自刎，或者饮毒而死，或者五缚其身体，自投于高岸，而现在却贪生而不能自杀，由此则知死后不胜于生的。」

迦叶又说：「诸有智慧的人，乃以譬喻而得解，我现当再为你引喻：往昔之时，在此斯波酰村里，有一位梵志，是一位耆旧长宿，年龄已到一百二十。他有二位妻妾，一位先有子，一位为刚怀娠。这时，

那位梵志不久之后，乃告命终。其大母（梵志的正室）之子，乃对其小母（梵志的妾妇）说：『所有的财宝，都尽应皈于我，你没有分的。』这时小母说：『你且小等待，须待我的分娠。假如生男的话，就应有一分财产，如果生女的话，您就自为她嫁娶，当得应有的财物的。』大母子殷勤再三的索财，小母也回答如初。大母子还是急迫不已，这时，那位小母就用利刀去自决其腹（割破其肚子），以便知道肚子之孕为男或为女。」

又对婆罗门说：「小母于今自杀，又害了其胎子，你这位婆罗门也是如是。既自杀身，又欲杀人。如沙门、婆罗门，精勤修善，具足了戒德，而久存于世间的的话，就会多所饶益，天人都会获安。我现在最后为你引喻，当使你知道恶见之殃。往昔之时，在此斯波酰村里有二位伎人，乃善于弄丸（丸状树子作成的骰子），二人曾角斗（赌博）其伎，一人得胜。这时，不如（输的）人对得胜者说：『今日且停，明天当再共试。』其不如人的，就归家中，取那戏丸，将毒药涂在其上，然后曝它而使其干。翌日则持此丸，诣于胜者之处，而对他说：『可以再来角伎。』就向前去共同伎戏（赌博）。首先即以毒丸（涂毒药之骰子）授与那位得胜者。那位得胜者即吞（吞对自己不利的骰子）。那位不如的人又授与毒丸，得胜者得此丸后，又随吞下去（吞下对于自己不利的骰子）。吞下后，其毒气乃在于身内转行，全身都战动（中毒而动）。这时，不如的人，就以偈骂詈而说：

吾以药涂丸 而汝吞不觉 小伎汝为吞 久后自当知

（我用药涂在于骰丸上，而你却吞下而不觉知为有毒。小伎！你却会吞骰子！久后自会知道哩！）

迦叶并对婆罗门说：「你现在应该快舍弃此恶见，不可再执迷，而自增其苦毒，有如那位伎人之吞毒而不自觉。」

这时，婆罗门白迦叶说：「尊者您最初

设那日月之喻时，我在于那个时候就已了解了。所以会和您往返问答，不随时而接受的原因，乃欲拜见迦叶您的辩才智慧，以便生牢固之信而已。我现在已信受，愿皈依迦叶您！」迦叶回答说：「你不可以皈依于我，应该如我所皈依无上尊（指佛陀）那样，你应当皈依于佛。」婆罗门说：「不知所皈依的无上尊，现在在于何处？」迦叶回报说：「现在我师世尊，已灭度不久。」

婆罗门说：「世尊如在世时，则不管在远近，我当亲自去拜见，去皈依礼拜。现在听迦叶您说，如来已灭度，现在就皈依灭度的如来，以及法，和众僧。迦叶！且听许我在于正法当中为优婆塞！自今已后，尽形寿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欺人（不妄语）、不饮酒，我现当为一切，作大施（大布施供养）。」

迦叶对他说：「如果你宰杀众生，挝打僮仆（急推而鞭鞑人），去设布施大会的话，这就不是净福。又如硤确的薄地（贫瘠之地），多生荆棘，即使在其中种植的话，必定没有所获那样，你如果宰杀众生，挝打僮仆，而去作布施大会，去布施那些邪见之众的话，这并不是净福。假如你举行大施，不杀害众生，不用杖楚（朴挞犯礼者的用具）去加在僮仆之身，而欢喜设会，而去布施清净之众的话，就罢获得大福利的。有如在良田里，随时种植的话，必定能获得果实那样的。」婆罗门说：「迦叶！自今以后，当会净施众僧，不会使其有断绝。」

这时，有一位少年的梵志，名叫摩头（摩头译为少年的梵志，其名为优多罗），立在于弊宿梵志的后面，弊宿就回顾而对他说：「我现在欲设一切的大施，你就去为我经营处分（设法筹妥）。」这时，年少的梵志听弊宿之言后，就去为他设法，去经营而大行布施后，曾作如是之语而说：「愿使弊宿今世、后世，都不获得福报。」

这时弊宿听说那位年轻的梵志去经营布施后，曾作如是之语：「愿使弊宿在于今世与后世，都不获得果报。」就命梵志去对

那位年轻之人说：「你是否有作如是之言吗？」回答说：「是的！实在曾经说过这种话。为甚么呢？因为现在所设的食物，乃为龌涩弊恶之物，而用此粗食去布施僧伽。假如用以示王，王尚且不能用手去暂向（不肯用手去触食物），更何况当会食它呢？现在所设之物，乃令人不可以喜乐，怎样能由之而得后世的净果报（广大的果报）呢？」

这时婆罗门又告诉那位年轻的梵志说：「从今以后，你就用我所食与所穿着的衣服，去布施众僧。」这时，梵志就承受教旨：用王所食，用王所穿着的衣服，去供养众僧。这时，婆罗门设此净施后，在其身坏命终之时，转生在于一下劣的天中（次于忉利天之天），年轻的梵志，替他经营布施大会的人，即在其身坏命终之后，往生于忉利天。

那个时候，弊宿婆罗门、年少的梵志，以及斯婆酰婆罗门，和居士们，听童女迦叶所说，都欢喜奉行！
佛说长阿含经卷第七完

(八)散陀那经{八}

大意：

散陀那居士到乌暂婆利梵志女林（梵志之园），拜访尼俱陀梵志，及其五百名梵志弟子。在相互论议的场合时，梵志们曾对他夸言而说：欲论破佛陀之说，是件很容易之事。此事被佛陀以天耳听到，佛陀就前往他们所住的林中，去论破他们所修的苦行法。佛陀说苦行并不是解脱的道法，佛陀说净修五戒、十善，乃至四无量心，才是苦行之第一胜。佛陀又说解菩提，导众生于彼岸，使人解脱等事。是时因波旬（魔王）欲扰乱梵志们听佛说法的道心，佛陀不理他，就和散陀那居士离开现场，而梵志们听佛说法后，即欢喜奉行！

大意：本经叙述散陀那居士在于乌暂婆利梵志女林，而诣尼俱陀梵志和五百梵志共为谈论之处时，梵志们曾对他说欲说破佛陀乃易如反掌之事。佛陀以天耳听到此事时，就诣于他们所处的林中，去说破他们所修的苦行法，并不是解脱的道法。佛陀乃阐述净修五戒、十善，乃至四无量心，为苦行的第一胜，也说明菩提，以导引众生至于彼岸等法。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罗阅祇（王舍城）的毗诃罗山（位于城东，

为王舍城周围的五山之一），在那七叶树的窟内（第一次结集乃在这里举行的），和大比丘众，一千二百五十人俱在。

这时，王舍城内有一位居士，名叫散陀那（和善优婆塞）。他乃好行游观，日日（每天）都出城外，而至于世尊之处。那个时候（有一天），那位居士，仰头观看太阳时，默默自念而说：如现在去观见佛陀的话，并不是时候。因为现在世尊必定是在静室，正入于三昧（禅定）而思惟真理之时，诸比丘众也同样的正在禅静之时，我现在宁可往诣乌暂婆利梵志女林（优昙婆罗林，为异学者之园）之中，须待太阳升高一些之时，当诣世尊之处，去礼敬问讯，并诣诸比丘之处，去致敬问讯。

这时，在梵志女林中，有一位梵志，名叫尼俱陀，和五百名梵志之子同止住在于那个林园里。当时，诸位梵志们都聚在于一处，都在放高声而作大论，然而都俱说遮道浊乱之言（无意义，没有法益等谈

话），都以此而终其日。或者在论国事，或者就是谈论战斗兵仗之事，或者论国家义和之事，或者论大臣及庶民之事，或者论车马游园林之事，或者论坐席、衣服、饮食、妇女之事，或者论山海龟鳖之事，唯有谈说像如是的这些遮道之论（对于学道之事来说，均为是背道而行的俗事），都是以这些谈论去度过其日子而已。

这时，那些梵志曾经遥见散陀那居士到这边来，就敕令其徒众，叫他们都应静默而说：「所以的缘故为何呢？因为那位沙门瞿昙的弟子现在从外边向这里来。在沙门瞿昙的白衣弟子中，这位是最上的人，他必定会来这里，所以你们应该要静默！」这时，诸梵志就依令而各自默然。

散陀那居士也就于此时到达梵志们之处，就向他们问讯后，退在一边坐下来。他对梵志们说：「我的师父世尊，乃常乐于闲静，不爱喧闹，不如你们与诸弟子们处在于人中，都高声大论，但说遮道无益之语啊！」

梵志就向居士说：「沙门瞿昙是否曾经和人共言论吗？众人由于如何而得以知道沙门有大智慧呢？你的师父常好独处在于边地，犹如瞎牛在吃草，而偏逐其所见的。你师也是像这情形一样，乃偏好独见，喜乐在于无人之处。你的师父如到这里来的话，我们当会称他为瞎牛。他常自说他自己有大智慧，然而我乃用一言就可以使他穷竭，能使他默然无语，有如龟之藏六（龟的四脚头尾都缩入其壳内，这样可以保持没有甚么灾患。）我乃以一箭射中他，使他没有逃逸之处！」

那时，世尊正在闲静室，世尊用天耳听到梵志居士之作如是之论，就出七叶树窟，往诣乌暂婆利梵志女林。这时，那位梵志遥见佛陀到这边来，就敕诸弟子说：「你们应静默！因为瞿昙沙门欲到这里来。你们慎勿起迎、恭敬礼拜，也不可以请其坐。就取一别座，给他，随他去坐就成了。他如果坐下来后，你们就应当问他：沙门瞿昙！你从本来，到底是用甚么法去教训你的弟子，叫他们得安隐之处，叫他们净修梵行的呢？」

那时，世尊已渐至于那个林园，这时，那位梵志却不知怎样的自己站起来，而去渐迎世尊，而作如是之语：「善来！瞿昙！善来！沙门！很久不相见了，今天是由于甚么因缘而到于此地的呢？（被甚么风把你吹来的呢？）可以在前面小座！」那时，世尊即就其座、曾经熙怡（欣悦的样子）而笑，默默的自念而说：这些诸位愚人，都不能自专，先立要令（要旨），竟不能全（佛未来时，说甚么要以一语道破佛法，以一箭可以射中，使佛不能逃避，而佛来时，却这样的谦逊起来？为甚么言行不一致呢？）所以会这样的原因，乃是佛的神力使他的恶心自然的败坏的！

这时，散陀那居士即礼拜世尊的双足，然后在于一边而坐。尼俱陀梵志问讯佛陀后，也坐在于一边，他白佛说：「沙门瞿昙！从本以来，是用甚么法教去训诲你的弟子，使其得安隐之处，使其净修梵行的

呢？」世尊告诉他说：「且止！梵志！我法乃很深广，从本以来，教诲诸弟子，而得安隐之处，而净修梵行，并不是你所能及的。」又告诉梵志说：「就是你的师父，以

及你的弟子所行的道法，有清淨的，也有不清淨的，我都统统能尽说的。」

这时，五百位梵志的弟子们，各各都举出声音，自己相互而说：「瞿昙沙门有大的威势，有大的神力（神通变化之力），他问己义，乃开他义（他人问他的教义，他却抑制自己的教义，而反问他人的教义，也就是以他人的教义为论议。）」

这时，尼俱陀梵志白佛说：「善哉！瞿昙！愿您分别此义（请开示）。」佛陀告诉梵志说：「谛听！谛听！当会为你阐说。」梵志回答说：「愿乐欲闻。」（很欢喜听您的教法。）

佛陀告诉梵志说：「你所行的都是卑陋之法，如离服（不穿衣服）而裸形（裸体），而用手去障蔽，不受瓠食（不从瓶口去取食物），不受盂食（不从碗，或皿去取食物），不受两壁中间食（不从闾的内侧去取食物），不受二人中间食（二人正在受用食则不取），不受两刀中间食（两杖中间的食物即不取），不受两盂中间食（不取置在乳钵内的食物），不受共食家食（不受共俱而食的食物），不受怀妊家食，看见狗在其门前，就不受其食，不受多蝇之家之食，不受邀请之食，他言先识，就不受其食；不食鱼类，不食肉类，不饮酒，不食两器的食物，一餐一咽，乃至七餐而止，受人的益食，不过七益，或者一日一食，或者二日、三日、四日、五日、六日、七日而一食，或者又食菜，或者又食莠（秽杂之草），或者食饭汁，或者食糜米，或者食稗稻，或者食牛粪，或者食鹿粪，或者食树根、枝叶、果实，或者食自落之果实。

或者被衣，或者披莎衣，或者穿树皮，或者以草褙身，或者穿鹿皮，或者留头发，或者被毛编，或者着冢间之衣，或者有常举手的，或者不坐床席，或者有常蹲的，或者有剃发而留鬣须的，或者有卧在于荆棘的，或者有卧在于果蓏之上的，或者裸形而卧在于牛粪之上的，或者一日浴三次，或者有一夜浴三次，用算不尽的众苦，去苦役此身体（以上都以苦行为主而修的行）。你的意见如何呢？尼俱陀！像如此的修行者，可以名叫净法吗？」梵志回答说：「此法乃为清淨，并不是不清淨之法。」

佛陀告诉梵志说：「你说这些法为清淨之法，我应当在于你所谓的净法中，阐说有垢秽之事。」梵志说：「善哉！瞿昙！请您随便讲说，我很乐意听您所讲的！」

佛陀告诉梵志说：「那些苦行的人，都常自计念而说：我行如此（指其苦行为优胜），当得供养恭敬礼事。这乃是垢秽之事（会妄惑净心，为污染的秽法，也就是带有烦恼之法。）那些苦行的人，得人的供养后，乐着坚固，爱染而不舍弃，不晓得远离，不知道出要（不知出离生死的要道），这就是其垢秽（烦恼法）。那些苦行的人，遥见人来之时，就会和人一同坐禅，假如没有人时，就随意坐卧，这就是垢秽。那些苦行的人，听他人所说的正义，却不肯印可（不认为是对的），这就是其垢秽。那些苦行的人，他人有正问，却愒而不回答，这就是其垢秽。那些苦行的人，假若看见有人供养沙门、婆罗门时，就会呵责而喝上，这就是其垢秽。那些苦行的人，如看见沙门、婆罗门食更生之物的话，就会呵责人，这就是其垢秽。那些苦行的人，有不净食，则不肯施人，如有净食的话，就贪着而自食，不见自己的过错，不知出要，这就是其垢秽。那些苦行的人，都自称自己为善，而毁谤他人，这就是其垢秽。」

那些苦行的人，会为杀生、偷盗、邪淫、两舌、恶口、妄言、绮语、贪取、嫉妒、邪见等颠倒之法（有时仍会行十恶业，并不是苦行就不犯规），这就是其垢秽。那些苦行的人，会懈怠而喜于忘，不修习禅定，没有智慧，犹如禽兽那样的不知在作甚么？这就是其垢秽。那些苦行的人，会起贡高、憍慢（自视为胜，他人为劣之心，五上分结之一）、慢、增上慢（未得谓得，未证谓证的慢心），这就是其垢秽。那些苦行的人，没有信义，也没有反复（不反悔），不修持净戒，不能精勤而受人的训诲，都常和那些恶人为伴党，都

作恶不知休止，这就是其垢秽。那些苦行的人，都多怀瞋恨心，喜好做巧弄伪，自怙（自恃）自己的见解，爱好求人的长短，恒怀邪见（拨无因果），和边见（执常、执断都偏于一边的见解）俱在，这就是其垢秽。你的意见如何呢？尼俱陀！像如是的行为的话，可以说是清静与否呢？」

回答说：「是不清静的，并不是清静的。」佛陀说：「我现在当会在于你的垢秽法里面，更说清静没有垢秽之法。」梵志说：「唯愿阐说！」

佛陀说：「那些苦行的人，并不自计念：我的修行乃为如是（指很用功），当会得到他人的供养、恭敬、礼事，这就是苦行者的无垢法（没有烦恼，没有垢秽的清静法。虽为用功修持，也不思念人的恭敬）。那些苦行的人，得人的供养后，其心不会贪着，晓知远离，知道出要之法，这就是苦行者的无垢法。那些苦行的人，坐禅均有常法，不管是有人，或者是没有人在那里，都不会有不同（坐禅不是坐给人看的，是为自己的功行。故都有一定的常法）。这就是苦行者的无垢法。那些苦行的人，听说他人的正义，就欢喜而印可（承认其功德），这就是苦行者的无垢法。那些苦行的人，他人向其正问（问的有理），就为人欢喜解说，这就是苦行者的离垢法。那些苦行的人，如果看见有人供养沙门、婆罗门的话，就会代其欢喜，而不会呵止人，这就是苦行者的离垢法。那些苦行的人，如果看见沙门、婆罗门食更生之物时，也不会呵责他，这就是苦行者的离垢法。那些苦行的人，有不净食

时，其心也不会吝惜；如有净食的话，也不会染者，都能反见自己的过咎，而知出要之法，这就是苦行者的离垢法。那些苦行的人，并不称誉自己，也不毁废他人。这就是苦行者的离垢法。那些苦行的人，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两舌、不恶口、不妄言、不绮语、不贪取、不嫉妒、不邪见（以上为十善业），这就是苦行者的离垢法。

那些苦行的人，乃精勤而不忘，好习禅坐的功行，多于修习智慧，不会如兽之愚痴，这就是苦行者的离垢法。那些苦行的人，不起贡高，不憍慢，不自大（不增上慢），这就是苦行者的离垢法。那些苦行的人，常怀信义，都修反复之行（忏悔之法），能持守净戒，勤受人家的训诲，常和善人作为伴党，而积善不已，这就是苦行者的离垢法。那些苦行的人，不怀瞋恨，不作巧伪，不恃怙自己的见解，不求他人之短，不怀邪见，也没有边见，这就是苦行者的离垢法。你的意见如何呢？梵志！像如是的苦行的话，是否为清静离垢之法吗？」

回答说：「如是！这实在是清静离垢之法的。」梵志又白佛说：「齐于此苦行（这种范围的苦行），是否名叫第一，名叫坚固之行吗？（得第一、得真实之行吗？）」佛陀说：「未也，始是皮耳（还不是，还是刚起步，如树之外皮而已。对于最上位来说，是属于开始，对于真实位来说，是属于树皮的程度）。」梵志说：「愿说树节！」

（节为禁制，也就是由树皮而进行到树的核心的修行阶梯）。佛陀告诉梵志说：「您应当善听！我现在当会为你说。」梵志说：「唯然！愿乐欲闻！」

佛陀说：「梵志！那些苦行的人，自己不杀生、不教人杀生。自己不偷盗、不教人偷盗、自己不邪淫，不教人邪淫。自己不妄语，也不教人去说妄语（四禁制）。他也以慈心而遍满于一方，其它的各方也同样的以慈心遍满。其慈心广大，没有其他之第二可比类，而为无量，而没有结恨，而遍满于世间（都以慈，而没有怨）。心以悲与喜与舍，也同样的道理。能齐于此苦行，名叫树节。」（慈悲喜舍四无量心）。

梵志白佛说：「愿说苦行坚固之义！」佛陀告诉梵志说：「谛听！谛听！我当会为你解说。」梵志说：「唯然！世尊！愿乐欲闻。」（是的！世尊！我很乐意听佛的阐说。）

佛陀说：「那些苦行的人，自己不杀生，也教人不可杀生。自己不偷盗，也教人不可以偷盗。自己不邪淫，也教人不可以邪淫。自己不妄语，也教人不可以妄语。他

乃以慈心遍满于一方，遍满于其余的他方，也是同样的。其慈心乃广大，无二而无量，没有结恨，而遍满于世间。其悲心、喜心、舍心，也是同样的道理。那些苦行的人，自己识知往昔之无数劫前之事，过去一生、二生，乃至于无数生，其国土的成败，劫数的始终，都尽见尽

知。同时又能自己见知如下之事：我曾经出生为那些种姓，为如是的名字，食如是的饮食，有如是的寿命，如是所受的苦乐，从彼处而转生于此处，从此处而转生于彼处。像如是的尽能忆起无数劫之事。这就是，梵志！就是那些苦行者的牢固无坏！」

梵志白佛说：「甚么为之第一呢？」佛陀说：「梵志！谛听！谛听！我当会为你解说。」梵志说：「唯然！世尊！愿乐欲闻！」

佛陀说：「那些苦行的人，自己不杀生，也教人不可以杀生。自己不偷盗，也教人不可以偷盗。自己不邪淫，也教人不可以邪淫。自己不妄语，也教人不可打欺诳人的妄语。他乃以慈心遍满于一方，其余之他方，也同样的遍满。其慈心广大，无二无量，没有结恨，而遍满于世间。悲心、喜心、舍心，也同样的道理。那些苦行的人，自己能识知往昔无数劫之事，如一生、二生，乃至于无数生的那些国土的成败，劫数的终始，都能尽见尽知。又能自知白见如下之事：我曾经转生于那种姓族的家庭，为如是的名字，食如是的饮食，有如是的寿命，像如是的所经过的苦乐，从那个地方转生于此地方，从此地方又转生于那个地方等，像如是的，都能尽忆起无数劫前以来之事。他能以天眼净观众生之类，众生之死在于此，而转生于彼，其颜色的好丑，由善恶业而所趣的地方，随行业之所堕处，都能尽见尽知。又能知道众生之身行不善，口行不善，意行不善，诽谤贤圣，信邪倒之见，其身坏命终之后，堕入于三恶道（地狱、饿鬼、畜生）等事。或者有众生，其身行善，口与意也行善，都不诽谤贤圣，见正信行（正见正信之行），在其身坏命终之后，往生于天、人当中等事。那些行者都能天眼清净，而观见众生，乃至他们的随行所堕之事，都没有不见知，这就是苦行的第一优胜的。」

佛陀又告诉梵志说：「在这些法当中，又有优胜的，我都常说此法去化度诸声闻，他们都以此法而行梵行！」这时，五百名梵志的弟子，都各大举声（都发出高大的声音），大家自相谓言：「现在观察世尊，发见世尊为最尊最上，我师乃不及于世尊。」

这时，那位散陀那居士对梵志说：「你从来自己说：『瞿昙如果到这里来的话，我们应当要称他叫做瞎牛。』世尊现在来在这里，你为甚么不称世尊为瞎牛呢？再者，你刚才说：『当用一言，去困穷那位瞿昙，能使他默然无语，好像龟之藏六那样（头尾四脚都缩入其壳内）。你说可以无患，而能用一箭去射中，使他没有逃避之处。』你现在为甚么不用你的一言，去穷困如来呢？」

佛陀乃问梵志说：「你能忆记刚才曾经说过这种话吗？」回答说：「实在说过。」佛陀告诉梵志说：「你是否不从先宿的梵志之处，听闻诸佛如来，乃独处于山林，乐于闲静之处，如我今天乐于闲

居，不如你们之法之那种乐于愤闹，而说无益于修行之事，以过终日吗？」梵志回答说：「听到过去的诸佛乃乐于闲静，独处于山林，有如今天的世尊那样，不如我们之法之乐于愤闹，说无益之事，以终日呢？」

佛陀又告诉梵志说：「你岂不念：瞿昙沙门能说菩提（道，为觉者所证的真理），自己能调伏自己，也能调伏他人。自己得止息，也能使人得止息。自己能渡至彼岸，也能渡人至于彼岸。自得解脱，也能解脱他人。自己得灭度（寂灭，涅槃，佛法最高的境界），也能灭度他人等事吗？」

这时，那位梵患，乃从他的座位站起，到佛前，头面向佛作礼，双手扞摩佛足，自称自己之名而说：「我是尼俱陀梵志！我是尼俱陀梵志！现在要自归依，而礼拜

在世尊的双足下。」佛陀告诉梵志说：「止！止！且住！我要使你的心能知解，那时，便可以来礼敬。」这时，那位梵志就重新礼佛双足，然后退在一边而坐。

佛陀告诉梵志说：「你是否认为佛陀乃为了利养才为人说法的吗？千万不可以起此心！如果有利养的话，就尽施给你。我所说之法，乃为微妙第一之法，都是为了灭除不善，增益善法的！」又告诉梵志说：「你是否认为佛陀乃为了名称（称誉），为了被人尊重之故，为了为导首（领导人物）之故，为了眷属（为多诸徒众）之故，为了大众（为得大众的赞仰）之故，才为人说法的吗？千万不可生起这种心！现在你的眷属，都尽属于你。我所说之法，乃为了灭除不善，乃为了增长善法的。」又告诉梵志说：「你是否认为佛陀乃以你放置在于不善聚，在于黑冥聚之中吗？千万不可生起此种心！诸不善聚，以及黑冥聚，你但舍弃，我自会为你说善净之法的。」

又告诉梵志说：「你是否认为佛陀乃黜（绝、退）你在于善法聚、清白聚吗？千万不可以起这种心！你但在（尽可）于善法聚、清白聚中，精勤修行，我自会为你说善净法，为你灭除不善之行，使你增益善法。」

那个时候，五百名梵志的弟子，都端心正意（诚心诚意）的听佛所说。这时，魔王波旬（为恶魔波旬的音译，为障碍学佛之人的道行的鬼神）曾作如是之念：此五百名梵志的弟子，现在都端心正意的从佛听法，我现在宁可去破坏他们之心。那时，恶魔就用其自己的大力，去坏乱大众之心。那个时候，世尊就告诉散陀那说：「此五百位梵志的弟子，乃端心正意的从我听法，天魔波旬却来坏乱其心。现在我欲回去，你可以一同回去。」那时，世尊即用右手接散陀那居士，放置在其手掌中，就乘虚空而归去。

这时，散陀那居士，和尼俱陀梵志，以及五百位梵志的弟子，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九)众集经{八}

大意：

佛陀在波婆城，庵婆园（芒果园），觉得背痛，欲调身心，故以舍利弗代佛说法的形式记录下来的。说法的对象为诸比丘，说法的缘起是尼干子（六师外道之一，苦行者）之逝世后，奢那教的教团就分裂为二部，其弟子们都在互相诤讼骂言，是因其法不是真正之法之故。为防佛灭后，佛教教团之诤讼分裂，而说如来之法才是真正出要之法，也就是解脱道之教。经里面所收之法，其内容为：一正法，依次是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等，而列举法相，是记述所说明的种种增一之法。此经与下面之十上

经增一经、三众经等，均具有论部的色彩，其圣教解释的集录之编纂，是值得注意的！

大意：本经叙述佛陀在波婆城时，曾患背痛，舍利弗则代佛说法。说法的缘起乃由于尼干子死后，其教团即分裂为二，弟子们则互为诤讼骂詈，其原因在于其教理之不健全，不是真实之教之故。为了防御佛陀寂灭后的教团的诤讼分裂，而阐述如来之法才为真正出要之教，也即是解脱之道。此经所集的为由于一正法，而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等，将法相增一而列举的方式的说法。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曾在于末罗（力士，住在拘尸那地方的种族）的地方游行，和一千二百五十名比丘俱在，而渐至于波婆城（末罗族的都城），在于闍头（纯陀，工匠之子，最后供养佛而有名）的庵婆园（似芒果的树园）。

那时，世尊以十五日，月亮圆满照空之时，坐在于露地，诸比丘僧即前后围绕在那里。世尊在于夜间，由于讲说很多法，而有点疲劳之故，在讲法后，即告诉舍利弗说：「现在四方的诸比丘们都集在一处，共同精勤，捐除其睡眠（放弃睡眠而用功听法）。我现在患些背痛，欲暂时止息一下，你现在可为诸比丘们说法。」舍利弗回答说：「唯然！当如圣教！」

那时，世尊就将僧伽梨（大衣）为四牒（为床版），偃倒右胁，有如师子那样，将其足累迭而卧。

这时，舍利弗告诉诸比丘们说：「现今在此波婆城里，有一位尼干子（耆那教的教祖，以苦行为宗旨之教）命终不久，其后的弟子就分为二部，都常常在诤讼，相互在求对方的长短，迭相骂詈，各相是非而说：『我知道此法，你不知此法，你为邪见，我乃在于正法这一边。』其言语都为错乱，并没有前后秩序可言，都自称自己所言的为之真正而说：『我所言的为胜，你所说的为负。我现在能作为谈论之主，你如果有所问的话，就可以来问于我。』」

诸比丘们！当时的国人，其奉承尼干的信徒们，都厌患此辈之斗讼之声，均为是由于其法并不真正之故。其教法既不真正，就无由出要（不得超生脱死），譬如朽坏之塔，已不可以再圻（不能缮治，治也无用，快倾倒之故），这并不是三耶三佛（等正觉）所说之法。诸比丘们！唯我们的释迦无上尊所说之法，才是最为真正可得出要之法，譬如新塔，乃容易而可以严饰那样，这是三耶三佛（等正觉）所说之法。诸位比丘！我们现在，应该撰集法与律（教法与戒律），以预防诤讼，使梵行（清净不淫之行）能得久立于世间，能多所饶益，使天、人都能获得安。

诸比丘们！如来曾说一正法，一切的众生，都皆仰赖于食（饮食物），乃得以生存。如来所说的，又有一法，一切众生均由于行（业），而得以住立。这就是一法乃由如来所说的，应该共同把它撰集，以防诤讼，使梵行能得久立于世间，而多所饶益众生，使天、人都能获得安隐。

诸比丘们！如来乃说二种正法。第一为名，第二为色（名为心，色为身）。又有二法，第一为痴（无明），第二为爱（贪爱）。又有二法，第一为有见（常见，认为一切都为固定的实体），第二为无见（断见，主张死后断灭为无）。又有二法，第一为无惭，第二为无愧。又有二法，第一为有惭，第二为有愧（无惭为作恶，心不知耻，无愧为作恶后，心不知后悔，有惭、有愧，即和此相反可知）。又有二法，一为尽智（灭尽之智），第二为无生智（由无生而起之智，解脱后不生一切烦恼）。又有二法，为二因二缘（二种因与缘），而生起欲爱（欲念之爱），第

一就是由于净妙色（清净妙好之色，所谓客观界的色相），第二就是由于不思惟（盲目而奔走）。又有二法，由于二因二缘，而生起瞋恚（忿恨），第一为由于怨憎，第二为由于不思惟。又有二法，由于二因二缘，而生起邪见（不正确的见解，会误人误己的恶见解），第一为由于从他闻（由他人之处听来的），第二为由于邪思惟（凭自己的妄断妄想而来的恶见解）。又有二法，由于二因二缘而生于正见（八正道之一），第一乃由于从他人而听到的，第二乃由于正思惟（八正道之一）。又有二法，由于二因二缘的，第一为学解脱（解脱为脱离系缚，而离开三界的苦恼，学为学习而断妄惑），第二为无学解脱（无学就是究竟真理，而断尽妄惑，已没有再学的了，解脱则同上）。又有二法，由于二因二缘，第一为有为界（因缘所生的世界，为迷界），第二为无为界（本来自尔，并不是由于因缘所生之法，为悟界）。诸位比丘！这就是如来所说的，大众应当共同把它撰集，以防诤讼，使梵行能得久住于世间，能多所饶益众生，使天、人都能获得安隐。

诸比丘们！如来乃说三种为正法，所谓有三种不善根，第一就是贪欲，第二就是瞋恚，第三就是愚痴（也叫做三毒）。又有三法，所谓有三种善根，第一就是不贪，第二就是不恚，第三就是不痴（不贪欲、不瞋恚、不愚痴，和贪瞋痴为正相反，是不恶，不毒的三种善的根本。）又有三法，所谓有三种不善行，第一就是不善的身行，第二就是不善的口行，第三就是不善的意行（以上为身口意的三种不善之业）。又有三法，所谓三不善行，就是身的不善行、口的不善行，意的不善行（身口意三不善行为三种的不善之业，和上面的三恶业同）。又有三法，所谓三恶行，为1.身的恶行，2.口的恶行，3.意的恶行（身口意之三恶业，和上二项同类）。又有三法，所谓三善行，为1.身的善行，2.口的善行，3.意的善行（身口意三种的善行，和上面之三恶业相反，为三善根）。又有三法，所谓三不善之想（想为将事物之相，浮在于心上，为起身口意之业因，所谓心性作用是），为1.欲想，2.瞋想，3.害想。又有三法，所谓三善想，为1.无欲想，2.无瞋想，3.无害想。又有三法，所谓三不善思（思为思惟、为使心造作的作用），为1.欲思，2.恚思，3.害思。又有三法，所谓三善思，为无欲思、无恚思、无害思。

又有三法，所谓三福业（三种可以导致于福报的基本行为），为1.施业（布施的福业），2.平等业（平等为慈，不分贵贱贫富，都以平等心对待，南传为戒业），3.思惟业（思惟为发智，由于定而致于智之启发，南传为修业）。又有三法，所谓三受（感受性的，也就是感觉），为1.乐受，2.苦受，3.不苦不乐受（舍受）。又有三法，所谓三爱（三种根本欲动），为1.欲爱（欲界的爱念），2.有爱（色界的爱念），3.无有爱（无色界的爱念）。又有三法，所谓三种有漏（漏为烦恼），为1.欲漏（欲界的烦恼），2.有漏（上二界的烦恼），3.无明漏（无明能令人漏落于生死，为三界的通惑）。又有三法，所谓三火（火喻烦恼），为1.欲火，2.恚火，3.愚痴之火是。又有三法，所谓三求（三种欲望希求），为1.欲求，2.有求，3.梵行之求是。又有三法，所谓三增盛（为三种至上至尊，而能左右吾人者），为1.我增盛，2.世增盛，3.法增盛是。又有三法，所谓三界（三不善界），为1.欲界，2.恚界，3.害界是。又有三法，所谓三界（三善界），为1.出离界，2.无恚界，3.无害界是。又有三法，所谓三界（其它三界），为1.色界，2.无色界，3.尽界（灭界）是。又有三法，所谓三聚（三学），为1.戒聚，2.定聚，3.慧聚是。又有三法，所谓三戒（三种增盛之修行），为1.增盛戒，2.增盛定，3.增盛慧是。

又有三法，所谓三三昧（三种禅定），为1.空三昧，2.无愿三昧，3.无相三昧是。又有三法，所谓三相（相为将显现在于外面的事物的相状，而想象于心之义），为1.止息相，2.精勤相，3.舍相是。又有三法，所谓三明（三种的智明，已除尽烦

恼，知道三事而通达无碍之义），为**1.自识宿命智明**（了知自己和众生的宿命的智明），**2.天眼智明**（其天眼的智明，了知众生的一切，如生时死时等事），**3.漏尽智明**（解脱漏心，证得四谛的真理的灭尽有漏的智明）。又有三法，所谓三种变化（依于神通力，而能现奇迹），第一为神足变化（以神通力的变化去教化众生），第二为知他心随意说法（以神力而能了知众生的一切，而施教化），第三为教诫（以神力而能依众生的智愚，而依教理去教化）。又有三法，所谓三欲生本（由于三种欲，而为再生的根本），第一就是由于现欲，而欲生人天，第二就是由于化欲，而欲生于化自在天

（化乐天，第五层天），第三就是由于他化欲，而欲生于他化自在天（第六层天）。又有三法，所谓三乐生（三种产生安乐的根本之三种天），第一就是众生自然的成办，而生欢乐之心，有如梵光音天之初始生时那样（初禅顶），第二为有众生。以念为乐，而自唱『善哉！』有如光音天那样（二禅顶），第三为得止息乐，有如遍净天那样（三禅顶）。

又有三种法，所谓三苦，为**1.行苦**（诸法迁流无常，逼恼身心之苦。通常为色界之苦），**2.苦苦**（苦中之苦，为欲界的种种苦），**3.变易苦**（变易无常，所谓坏苦，通常是指无色界之苦）。又有三法，所谓三根（知根之三种），为**1.未知欲知根**（未知当知根。以意、乐、喜、舍、信、勤、念、定、慧之九根为其体。其体均为胜故，得以知道其根之优胜的程度。在见道位为未知当知根），**2.知根**（已知根，在修道位为之已知根），**3.已知根**（俱知根，在无学位为俱知根。请参阅本人译述之俱舍学一二八页的末段。）又有三法，所谓三堂（生活样式的三种住处），为**1.贤圣堂**，**2.天堂**，**3.梵堂**。又有三法，所谓三发（三种举发人罪之事），为**1.见发**，**2.闻发**，**3.疑发**。又有三法，所谓三论（议论的三种原因），为**1.过去有如此之事，有如此之论**，**2.未来有如此之事，有如是之论**，**3.现在有如此之事，有如此之论**。又有三法，所谓三聚（三种决定众生之类），为**1.正定聚**（得正定能证果之类），**2.邪定聚**（行恶业，会堕恶道之类），**3.不定聚**（尚未决定会趣向于升或堕之类）。又有三法，所谓三爱（三种忧悲）**1.身忧**，**2.口忧**，**3.意忧**。又有三法，所谓三长老（比丘之上尊的三类），**1.年耆长老**，**2.法长老**，**3.作长老**。又有三法，所谓三眼，**1.肉眼**（吾人所具有之眼），**2.天眼**（能观照显露，或不显露的物体），**3.慧眼**（能照一切法之眼）。诸比丘们！这就是如来所说的正法，都应共同把它撰集起来，以防诤讼，

使梵行能得久立于世间，能多所饶益，能使天、人获得安隐。

诸比丘们！如来曾说四种正法，所谓口的四恶行，第一就是妄语，第二就是两舌，第三就是恶口，第四就是绮语。又有四种法，所谓口的四种善行。第一就是实语，第二就是软语，第三就是不绮语，第四就是不两舌。又有四法，所谓四不圣语：为**1.不见言见**（对于某事物并不看见，而说他看见），**2.不闻言闻**（对于某事物并不听到，而说他曾经听过），**3.不觉言觉**（对于真理并不觉悟，而说他已觉悟），**4.不知言知**（对于真理并不证知，而说他已证知）。又有四法，所谓四圣语。**1.见则言见**（对于某事物曾经看见，就说他已看见），**2.闻则言闻**（对于某事曾经听过，就说他听过），**3.觉则言觉**（对于真理已觉悟，就说他已觉悟），**4.知则言知**（对于真理已证知，就说他已证知）。又有四法，所谓四种食：**1.抔食**（固形的饮食物，段食），**2.触食**（感触

喜乐之事物，以长养身者），**3.念食**（以思考、意志作用以资身者），**4.识食**（以意识而支持有情的身命）。又有四法，所谓四受（四法摄受，对于苦行与乐行，而为有苦乐之报的四种类组）：**1.有现行苦行，后受苦报**（行错了路的苦行，只耗自己的身心，而不得乐果，只会得苦报耳），**2.有现作苦行，后受乐报**（现在用功苦练，后来能得乐果），**3.有现作乐行，后受苦报**（现世享乐，福尽气消，后世会受

苦报），4.有现作乐行，后受乐报（现在世修正确而安乐之行，后世仍然会受安隐快乐的果报）。又有四法，所谓四受（四种执受取着）：1.欲受（执受欲念），2.我受（执取为我），3.戒受（把受戒律），4.见受（执取己见）。又有四法，所谓四缚（四种令身心受系缚者）：1.贪欲身缚（由贪欲而缚系身心），2.瞋恚身缚（被忿恨心所缚其身心），3.戒盗身缚（被戒律所恼，如戒禁取见），4.我见身缚（所谓执此为实，也就是对于教理的执着）。

又有四法，所谓四刺（四种如刺棘，也就是障碍）：1.欲刺（贪欲如刺），2.恚刺（瞋恚如刺），3.见刺（邪见如刺），4.慢刺（我慢如刺）。又有四法，所谓四生（四种出生的形态，也就是出生时的形式）：1.卵生（由卵而生的鸟兽动物），2.胎生（由胞胎而生的），3.湿生（由湿气的因缘而生的微生物），4.化生（变化而生的有情）。又有四法，所谓四念处（如实而观察身内外的一切，所谓身受心法之观察）：于是（这样的），1.比丘内身身观（观察内身为不清净之物），而精勤不懈的忆念不忘，以期舍弃对于世间的贪忧；对于外身身观（对于身外的色相之观察，也同样的认为是不清净），而精勤不懈，忆念不忘，以期舍弃对于世间的贪忧；对于内外身身观（对于自身和身外之物，均观察为不清净），而精勤不懈，而忆念不忘，以期舍弃对于世间的贪忧。2.受（观受是苦），3.意（观心无常），4.法（观法无我）等观察，也同样的如对于观察内身、外身、内外身那样。又有四法，所谓四意断（四正勤）：于是（像这样的），比丘！1.对于未生起的恶法，要用方便而使其不生起，2.已生起的恶法，要方便而使其消灭，3.未生起的善法，应方便而使其生起，4.已生起的善法，应方便而思惟，而使其增广。

又有四法，所谓四神足（四如意足，为四种禅定）。于是，比丘！1.思惟欲定灭行（欲神足，欲于加行位起此定，依于欲之力，故定引发而起），2.精进定（勤神足，在加行位勤修此定，依勤之力，故定引发而起），3.意定（心神足，于加行位，一心专注依心之力，故定引发而起），4.思惟定，也是如是（思惟定为观神足，于加行住观察理，依观之力，故定引发而起。所谓四神足乃次于四意断，也就是四正勤所修之法。前面之四念处中，乃修实智慧，四意断，也就是四正勤中，而修正精进。精进乃智慧增多，而定力小

弱，这里乃得四种之定，以摄心，则定慧均等，所愿皆得，故名如意足。又名神足）。又有四法，所谓四禅：于是（就这样的），身为比丘的，1.能除欲，除恶不善之法，有觉（寻），有观（伺），由于离而生的喜与乐（离生喜乐地），而入于初禅。2.灭除有觉（寻），有观（伺），而致于内信一心，而无觉、无观，而由于禅定而生的喜乐（定生喜乐地），入于第二禅。3.离开喜而修习舍，而进于念，而自知身乐，为诸圣所求的忆念舍之乐（离喜妙乐地），而入于第三禅。4.离开喜与乐之行，灭除先前之忧与苦，而为不苦不乐，而舍念清净（舍念清净地），而入于第四禅。又有四法，所谓四梵堂（四无量心）：第一为慈，第二为悲，第三为喜，第四为舍。又有四法，所谓四无色定（无色界之四空处天）：于是（就是这样的），比丘！1.超越一切的色想，事先灭尽瞋恚之想，而不念异想，只思惟无量空处（空无边处），2.舍弃此无量空处后，而入于识处（识无边处），3.舍弃识无边处后，而入于不用处（无所有处），4.舍弃不用处（无所有处）后，而入于有想无想处（非想非非想处）。

又有四法，所谓四法足（对于衣食住药之四法能知足）：1.不贪法足，2.不瞋法足，3.正念法足，4.正定法足。又有四法，所谓四贤圣族（有关于四依，也就是衣服、饮食、卧具、医药）：于是，比丘！对于衣服能知足，得到好的也不喜，得到恶的也不忧，不染污，不执着，知道有所禁忌，知道出要之路，在于此法当中精勤不懈。而成办其事，至于无阙无减，同时也能教化他人成办此事，这就是第一知足，

而住于贤圣族。从本以来，至于今天，未常恼乱。诸天、恶魔、梵天、沙门，婆罗门、天神，以及世间的人，都不能毁骂。有关于**2.饭食**，**3.床卧之具**（卧具），**4.病瘦时的医药**，对于这些生身须用之物，都是一样的知足，都和衣服之项同样。又有四法，所谓四摄法（待人接物

的基本条件）：**1.惠施**，**2.爱语**，**3.利人**（利行），**4.等利**（同事）。又有四法，所谓四须陀洹支（入流，四种入圣人之流的基本要素：对于佛、法、僧、戒，而得不坏的净信）：比丘！对于**1.佛陀**而得无坏之信念，对于**2.法**，对于**3.僧**，对于**4.戒**，而得无坏的净信。又有四法，所谓四受证（四种应证之法）：**1.见色受证**（死生之事，应由眼证），**2.身受灭证**（八解脱，应由身证），**3.念宿命证**（宿住之事，应由念证），**4.知漏尽证**（漏尽，应由慧证）。又有四法，所谓四道（四种神通道）：**1.苦迟得**，**2.苦速得**，**3.乐迟得**，**4.乐速得**。

又有四法，所谓四圣谛（四种由佛陀所知见而证悟的宇宙人生的真理）：**1.苦圣谛**，**2.苦集圣谛**，**3.苦灭圣谛**，**4.苦出要圣谛**（通说的苦、集、灭、道）。又有四法，所谓四沙门果（四种阿罗汉果）：**1.须陀洹果**（入流，初果阿罗汉），**2.斯陀含果**（一来，二果），**3.阿那含果**（不

还，三果），**4.阿罗汉果**（无生、解脱、涅槃，为四果）。又有四法，所谓四处：**1.实处**，**2.施处**，**3.智处**，**4.上息处**。又有四法，所谓四智：**1.法智**（证法的真理之智），**2.未知智**（世俗智，世人所起之智，带有烦恼之智），**3.等智**（模拟之智，境智均类似于法智之智），**4.知他人心智**（能观察他心，知其善恶邪正。其它请参酌俱舍学三二五页）。又有四法，所谓四辩才（四无碍解、四无碍智）：**1.法辩**，**2.义辩**，**3.词辩**（辞辩），**4.应辩**（乐说）。又有四法，所谓四识住处（色、受、想、行为识之安住之处）：**1.色识住**乃以色为缘而住，与色与爱都俱为增长，**2.受**，**3.想**，**4.行之于识中**而住，也是如是而住（受识住乃以受为缘而住，想识住乃以想为缘而住，行识住乃以行为缘而住，都与受与爱，与想与爱，与行与爱俱为增长）。又有四法，所谓四扼（扼为轭，为牛车的颈木，喻有情与烦恼不离）：**1.欲扼**，**2.有扼**，**3.见扼**，**4.无明**

扼。又有四法所谓四无扼（与四扼相反）：**1.无欲扼**，**2.无有扼**，**3.无见扼**，**4.无无明扼**。

又有四法，所谓四净（下列的四种清净）！**1.戒净**，**2.心净**，**3.见净**，**4.度疑净**。又有四法，所谓四知（有关于受、行、乐、舍的知识）：**1.可受而知受**，**2.可行而知行**，**3.可乐而知乐**，**4.可舍而知舍**。又有四法，所谓四威仪（有关于行、住、坐、卧的知识）：**1.可行则知行**，**2.可住则知住**，**3.可坐则知坐**，**4.可卧则知卧**。又有四法，所谓四思惟（有关于少、广、无量、无所有的思惟的知识）：**1.少思惟**，**2.广思惟**，**3.无量思惟**，**4.无所有思惟**。又有四法，所谓四记论（四种的问答法）：**1.决定记论**，**2.分别记论**，**3.诘问记论**，**4.止住记论**。又有四法，所谓佛四不护法（佛陀的身、口、意，命也清净，无须再防护）：**1.如来仍身行清净**，并没有阙漏，可以自己防护，**2.口行清净**，**3.意行清净**，**4.命行清净**，也是同样的道理。这些就是如来所说的正法，大众都应当共同撰集，以防诤讼，使梵行能得久住于世间，而多所饶益，使天、人能获得安隐。

又（再者），诸比丘！如来乃说五正法，所谓五入（五入处，五种感官，以及对应的客观的事象）：眼、色，耳、声，鼻、香，舌、味，身、触。又有五法，所谓五受阴（色受想行识之五种受集阴，所谓五蕴，所谓吾人的身心）：色受阴、受受阴，想受阴、行受阴、识受阴。又有五法，所谓五盖（五种覆盖吾人的本性，使其不能解脱，为五障、五烦恼）：**1.贪欲盖**，**2.瞋恚盖**，**3.睡眠盖**（昏睡盖），**4.掉戏盖**（掉悔盖），**5.疑盖**。又有五法，所谓五下结（结为系缚，为五种下界—欲界的烦恼）：**1.身见结**，**2.戒盗结**（戒禁取结），**3.疑结**，**4.贪欲结**，**5.瞋恚结**。又有五

法，所谓五上结（为五种上二界一色界、无色界的结缚）：1.色爱（色贪），2.无色爱（无色贪），3.无明，4

慢，5.掉。又有五法，所谓五根（根能生善法）：1.信根，2.精进根，3.念根，4.定根，5.慧根。又有五法，所谓五力（五根增长，不为烦恼所坏，能治邪信、懈怠、邪念、乱想、诸惑之势力）：1.信力，2.精进力，3.念力，4.定力，5.慧力。又有五法，所谓灭尽支（勤求灭苦之道，而得涅槃的要素）：第一就是比丘乃信仰佛陀为如来、至真（应供）、等正觉，十号都具足（如来、应供、正徧知、明行足、善逝、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为之世尊）。第二就是比丘乃无病，身常安隐。第三就是质直而没有谄诌，能如是的话，如来就会垂示涅槃的径路。第四就是自专其心，使其不错乱，往日所讽诵的，都能忆持不忘。第五就是善于观察法的生起消灭之事，乃以贤圣之行，而灭尽其苦本。有五法，所谓五发（五种不正确的举发他人的罪过）：1.非时发，2.虚发，3.非义发，4.虚言发，5.无慈发。又有五法，所谓五善发（出自

善意的对于他人的内心的激发，而举发人的犯过）：1.时发（适宜于其时间而举发），2.实发（依实在而举发），3.义发（依于义而举发），4.和言发（善语而举发），5.慈心发（由于慈心而举发—检举）。又有五法，所谓五憎嫉（五种嫌恨妒忌）：1.住处憎嫉（对于住处的嫌恶妒忌），2.檀越憎嫉（对于施主的嫌恶妒忌），3.利养憎嫉（对于利养的嫌恶妒忌），4.色憎嫉（对于色相的嫌恶妒忌），5.法憎嫉（对于法的嫌恶妒忌）。

又有五法，所谓五趣解脱（垂示趣向于解脱的五种道）：第一就是身不净想（观察身为不净之物），第二为食不净想（观察饮食不是清净的，只会增加烦恼耳），第三为一切行无常想（诸行都是无常住，而会有变易之法），第四就是一切世间不可乐想（观察诸世间都是苦的，不可为乐之想），第五就是死想（观察众生都会死，也就是有生死轮回）。又有五法，所谓五出要界（导引出离苦乐之要道的五种

要素）：第一就是一位比丘，对于欲，乃不为之喜乐，不为之而动念，也不去亲近，但念于出要（超出欲贪的要道），喜乐于出离，亲近于出离之法而不怠，其心调柔，出要而离欲，他所因之欲而起的诸漏诸缠，也都尽于舍灭而得解脱，这就是欲之出要。2.瞋恚出要，3.嫉妒出要，4.色出要，5.身见出要，也都如是这般。又有五法，所谓五喜解脱入（五解脱处，谓修行佛道，而心起欢喜，而得解脱的五处）：如比丘精勤不懈。乐于闲静之处，在那里专念一心，至于未解而得解，未尽而得尽，未安而得安。那五种呢？于是，比丘！1.听闻如来的说法，或者听闻梵行者所说，或者恭闻师长的说法，而对其法思惟观察，分别其法之义，而心得欢喜。心得欢喜后，而得法爱，得法爱后，身心会安隐，身心安隐后，就会得禅定。得禅定后，就会得实知见，这就是最初（第一）的解脱入。于是，比丘听法而欢喜后，就是2.受持讽诵，也同样的会欢喜，

而会3.为他人说，也同样的会欢喜，而会4.思惟分别，也同样的会欢喜，而会5.于法得定，也是同样的道理（1.闻法，2.受持讽诵，3.为他人说，4.思惟分别，5.于法得定）。又有五法，所谓五入（得不还果，也就是三果阿罗汉的五类圣者）：1.中般涅槃（在欲界与色界之二界的中间入涅槃。不还果的圣者死后，在色界的『中有身』而起圣道，而断余惑而入涅槃—得四果阿罗汉。在欲界虽起优胜的加行，但中途违缘，未断余惑，而在其处死亡，其次受色界的『中有身』，乃乘前的加行而断余惑之义）。2.生般涅槃（生色界后不久，能起圣道，而断余惑而入涅槃）。3.无行般涅槃（生于色界后，长久懈于加行，不多积功行，这样的经久而断余惑，而入涅槃。）4.有行般涅槃（生于色界后，长时修加行，依于多功用，而断余惑，而入涅槃。）5.上流阿迦尼陀（流为行，生于色界后，初依初静虑，渐次向上地去转生，

终于入涅槃。阿迦尼咤为色究竟天，为色界的顶点)。诸位比丘！这就是如来所说的正法，应当要共同撰集，以防诤讼，使梵行能够得以久立，而能多所饶益，天、人都能获得安隐。

又(其次)，诸比丘！如来曾说六正法，所谓内六入：1.眼入，2.耳入，3.鼻入，4.舌入，5.身入，6.意入是。又有六法，所谓外六入：1.色入，2.声入，3.香入，4.味入。5.触入，6.法入是。又有六法，所谓六识身：1.眼识身，2.耳识身，3.鼻识身，4.舌识身，5.身识身，6.意识身(为依存于眼耳鼻舌身意之识)。又有六法，所谓六触身：1.眼触身，2.耳触身，3.鼻触身，4.舌触身，5.身触身，6.意触身(依于眼耳鼻舌身意之感触)。又有六法，所谓六受身(由于眼耳鼻舌身意而来的苦、乐、不苦不乐之感受性)：1.眼受身，2.耳受身，3.鼻受身，4.舌受身，5.身受身，6.意受身。又有六法，所谓六想身(依从色声香味触法等六境所引起之想—知觉)：1.色想，2.声想，3.香想，4.味想，5.触想，6.法想。又有六法，所谓六思身(依于色声香味触法等六境所引起的思考)：1.色思，2.声思，3.香思，4.味思，5.触思，6.法思。又有六法，所谓六爱身(从色声香味触法之六境所生起之六爱—本能)：1.色爱身，2.声爱身，3.香爱身，4.味爱身，5.触爱身，6.法爱身。又有六法，所谓六诤本(六种诤讼之本)：1.如比丘爱好瞋恚而不舍弃，而不敬如来，也不敬法，也不敬众(僧)，对于戒律有穿漏(漏洞)，染污而不清净，爱好在于大众当中多生诤讼，为人所憎恶，而扰乱净众，使天、人都不安隐。诸位比丘！你们应当要向于自己的内身、去观察，假若发现有瞋恨，而如彼之扰乱的话，就应该聚集和合的大众，而广设方便，拔除其诤讼之本。你们又应该专念而自己观察，如果结恨已消灭的话，就应当更加方便，遮止其心，不可使其再起。诸比丘们！那些2.恨戾不谛，3.慳悋嫉妒，4.巧伪虚妄，5.自固己见，谬受不舍，6.迷于邪见，与边见俱，都和这道理一样。又有六法，所谓六界(六种局界，也就是其要素)：1.地界，2.火界，3.水界，4.风界，5.空界，6.识界。又有六法，所谓六察行(六根对于六境之关系的察觉的所行)：1.眼察色，2.耳察声，3.鼻察香，4.舌察味，5.身察触，6.意察法。

又有六法，所谓六出要界(导致于解脱苦恼之法有六种如下)，或者有比丘曾作如是之言而说：『我修学慈心，而更生瞋恚之心』。其余的比丘(有一位比丘)对他说：『你不可以作如是之语，不可以诽谤如来，如来并不作如是之说(如来不会说：欲修习慈解脱，而更生瞋恚之想。这是无有是处(不会有的事)。佛陀乃说：灭除瞋恚已，然后得慈)的(将瞋恚心灭除之后，然后才能得证慈解脱)。如果有一位比丘说：『我修行悲解脱，而生憎嫉心；行持喜解脱，而生忧恼心；行舍解脱，而生憎爱心；行无我行，而生狐疑心；行无想行，而生众乱想』等，也是同样的道理，是不会有事(佛陀曾经说过的乃为：2.灭除憎嫉心，而得悲解脱；3.灭除痴恼心，而得喜解脱；4.灭除憎爱心，而得舍解脱；5.灭除狐疑心，而得无我行；6.灭除众乱想，而得无想行，也就是无相心解脱)。又有六法，所谓六种无上：1.见无上，2.闻无上，3.利养无上，4.戒无上，5.恭敬无上，6.忆念无上。又有六法，所谓六思念：1.佛念(思念佛，以下同)，2.法念，3.僧念，4.戒念，5.施念，6.天念。这就是如来所说的正法，应当要共同撰集，以防诤讼，使梵行能够久立于世间，能够多所饶益，而那些天、人都能获得安隐。

诸比丘们！如来曾说七种正确的法，所谓七种非法：1.无信，2.无惭，3.无愧，4.少闻，5.懈怠，6.多忘，7.无智。又有七法，所谓七种正法：1.有信，2.有惭，3.有愧，4.多闻，5.精进，6.总持，7.多智。又有七法，所谓七识住(在于三界五趣当中，长养其识心，而其识心乃自乐于所住之处，所谓七种识之爱着安住之处)：

诸比丘们！如来曾说七种正确的法，所谓七种非法：1.无信，2.无惭，3.无愧，4.少闻，5.懈怠，6.多忘，7.无智。又有七法，所谓七种正法：1.有信，2.有惭，3.有愧，4.多闻，5.精进，6.总持，7.多智。又有七法，所谓七识住(在于三界五趣当中，长养其识心，而其识心乃自乐于所住之处，所谓七种识之爱着安住之处)：

或者有众生，为若干种之身，若干种之想的。就是所谓天，以及人是，这就是初识住（天、人）。或者有众生，为若干种之身，而为一想的话，就是梵光音天（梵众天）的最初化生之时是，这就是第二识住（梵光音天的最初生）。或者有众生，为一身，而为若干种想，就是光音天是，这就是第三识住（光音天）。或者有众生，为一身，而为一想，就是遍净天是，这就是第四识住（遍净天）。或者有众生，5.空处住（住在于空处），6.识处住（住在于识处），7.不用处住（住在于不用处）。又有七法，所谓七勤之法：第一就是比丘之勤于戒行，第二就是勤于灭除贪欲，第三就是勤于破除邪见，第四就是勤于多闻，第五就是勤于精进，第六就是勤于正念，第七就是勤于禅定。又有七法，所谓七想：1.不净想，2.食不净想，3.一切世间不可乐想，4.死想，5.无常

想，6.无常苦想，7.苦无我想。又有七法，所谓七三昧具（可以成就禅定的七种具件）：1.正见，2.正思，3.正语，4.正业，5.正命，6.正方便，7.正念。又有七法，所谓七觉意（七菩提分）：1.念觉意，2.择法觉意，3.精进觉意，4.喜觉意，5.猗觉意，6.定觉意，7.护觉意（舍觉分）。这就是如来所说的正法，应当要同共把它撰集起来，以防诤讼，使梵行能够久立于世间，而多所饶益，而使天、人都能获安。

诸比丘们！如来曾说八正法，所谓世间八法：1.利，2.衰，3.毁，4.誉，5.称，6.讥，7.苦，8.乐。又有八法，所谓八解脱（旧译为背舍，是远离三界的贪爱的出世间定）：色观色就是第一之解脱（内有色想，观外色解脱。于内身有色想之贪，为除此贪，而观外之不净之青瘀等之色，使贪不起）。内无色想观外色，为第二解脱（于内身无色想之贪，虽已除了，而想使其更坚牢，而观外之不净之青瘀等之色，而使不起贪）。净解脱就是第三解脱（色解脱身作证具足住。观净色，使贪不起，名为净解脱，将此净解脱于身口证得，具足圆满，而住于定，就是身作证具足住，也就是净解脱）。度色想，而灭瞋患之想，而住于空处解脱，就是第四解脱（空无边处解脱）：度空处，而住于识处，为之第五解脱（识无边处解脱）。度识处而住于不用处，为之第六解脱（无所有处解脱）。度不用处，而住于有想无想处，就是第七解脱（非想非非想处解脱）。以上由第四至于第七之四解脱，都由于各各能舍弃下地之贪，故名解脱。度有想无想处，而住于想知灭，为之第八解脱（灭受想定解脱身作证具足住。此为灭尽定，是厌受想等之心，而永住于无心，故名解脱）。又有八法，所谓八正道（四谛中之道谛）：1.正见，2.正志（正思惟），3.正语，4.正业，5.正命，6.正方便，7.正念，8.正定。又有八法，所谓八人（八种贤圣人，所谓四双八辈）：1

须陀洹向（入流向），2.须陀洹（入流，初果），3.斯陀含向（一来向），4.斯陀含（一来，二果），5.阿那含向（不还向），6.阿那含（不还，三果），7.阿罗汉向（无生向），8.阿罗汉（无生，应供，四果）。这就是如来所说的正法，应当要共同把它撰集起来，以防诤讼，使梵行能久立于世间，能多所饶益，使天、人都能获得安隐。

诸比丘们！如来曾说九种正法，所谓九众生居（前述之七识住，加无想天，以及有想无想住）：或者有众生，为若干种之身，为若干种之想，就是天，以及人是，这就是初（第一种）众生之居。又有众生，为若干种身，而为一想的，就是梵光音天之最初生之时是，这就是第二众生之居。又有众生，为一身而具有若干种之想，为光音天是，这就是第三众生居。又有众生，一身而一想，为遍净天是，这就是第四之众生居。又有众生，为无想无所觉知，为无想天是，这就是第五众生居。又有众生，为空处住，就是第六众生居。又有众生，为识处住，就是第七众生居。又有众生，为不用处住，就是第八众生居。又有众生，为住于有想无想处，就是第九众生居。这就是如来所说的正法，应当共同把它撰集，以防诤讼，使梵行能久立于世间，能多所饶益，使天、人都能获得安隐。

诸位比丘们！如来曾说十正法。所谓十无学法（十种无学之道。自初果至于三果，均为佛法修行的过程当中，还有学可学，故为有学，第四果之阿罗汉果为无学，为学道圆满，更没有甚么可修学之故，故十种无学法就是阿罗汉道）：1.无学的正见，2.无学的正思，3.无学的正语，4.无学的正业，5.无学的正命，6.无学的正念，7.无学的正方便，8.无学的正定，9.无学的正智，10.无学的正解脱。这就是如来所说的正法，应当共同把它撰集起来，以防诤讼，使梵行能够久立于世间，能够多所饶益，使天、人能够获得安隐。」

那时，世尊曾经印可舍利弗所说的。这时，诸比丘们听舍利弗所说，都欢喜奉行！

佛说长阿含经卷第八完。

(一〇)十上经{九}

大意：

此经和上面之众集经之形式类同，是佛陀叫舍利弗代佛说法的。内容是以法相之分类法，而以1.成法，2.修法，3.觉法，4.灭法，5.退法，6.增法，7.难解法，8.生法，9.知法，10.证法等，依各各增一至十之五百五十法。

大意：本经和前经同样，仍然为佛陀叫舍利弗说法的方式而记录下来的。是关于法相的分类法。第一为成法，第二为修法，第三为觉法，第四为灭法，第五为退法，第六为增法，第七为难解法，第八为生法，第九为知法，第十为证法。而各各都增一而至于十，而为五百五十法。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游行在于鸯伽国（十六大国之一，位于摩竭陀国的北方），和大比丘众，一千二百五十人俱在。曾诣于瞻婆城（位于中印度，恒河的沿岸，为鸯伽国的都城），止宿在于伽伽池（雷声池）之侧。

在十五日，月亮圆满之时，世尊坐在于露地，被大众所围遶，整夜都在讲经说法。经过一段时间，世尊乃告诉舍利弗说：「现在四方的诸比丘们都集合在一起，各各都为精勤用功，而捐弃他们的睡眠，都欲听闻说法。而我现在乃患有一些背痛，欲作少休息。你现在可以代我为诸比丘们说法。」

这时，舍利弗受佛的教令后，世尊就在于那个时候，将其僧伽梨（大衣）为四

牒，右胁偃倒在下而卧（休息），有如师子之卧，而双足乃累迭而卧。

那个时候，耆年（长老）舍利弗告诉诸比丘们说：「现在我要说的法，上中下之言（初、中、后时所说之语），均为是真正，都为义味具足，梵行清净的，你们要谛听！听后要善思念它，当会为你们讲说。」这时，诸比丘们都领受其教，而专心一意的听舍利弗的说法。

舍利弗告诉诸比丘们说：「有十上之法（由一而至于十，而经过整理过的法数），能弃诸结缚（烦恼），能得至于泥洹（涅槃），能尽于苦的边际（灭除苦恼）。又能具足五百五十法，现在当会分别（详细解说），你们要好好的听！诸比丘们！有一成法、一修法、一觉法、一灭法、一退法、一增法、一难解法、一生法、一知法、一证法。甚么叫做一成法呢？所谓对于诸善之法，都能不放逸。甚么叫做一修法呢？所谓常自念身是。甚么叫做一觉法呢？所谓有漏触（带有烦恼的感触）。甚么叫做一灭法呢？所谓我慢（自己贡高，而轻慢他人）。甚么叫做一退法呢？所谓不恶露观（没有妥当的思惟，也就是不如理的思念，如以无常为常等）。甚么叫做一增法呢？所谓恶露观（适当的思惟，恶露为身上不净的津液，恶为憎厌，露为露现之物，如脓血等，如生老病死等苦，恶露不净是）。甚么为之难解法呢？所谓无间定（没有中间断绝的禅定）。甚么叫做一生法呢？所谓有漏解脱（解脱有漏之法，不被一切所动的智慧）。甚么叫做一知法呢？所谓诸众生，都均仰赖饮食而得以生存。甚么叫做一证法呢？所谓无碍心解脱（不动的心之解脱）。

又有二成法、二修法、二觉法、二灭法、二退法、二增法、二难解法、二生法、二知法、二证法。甚么叫做二成法呢？所谓知惭、知愧（自己知耻，及由他人而得以知耻，而正念、正智）。甚么叫做二修法呢？所谓止与观（止为止息妄念一定，观为观知通达一智，而契真如妙理）。甚么叫做二觉法呢？所谓名与色（名为心，色为物，指身心）。甚么叫做二灭法呢？所谓无明、爱（无明为不明真理，为愚痴，爱为有爱，为对于常见之爱）。甚么叫做二退法呢？所谓毁戒、破见（毁灭戒律，破除正见，为恶言、恶友之类）。甚么叫做二增法呢？所谓戒具、见具（守戒与正见，为善言、善友之类）。甚么叫做二难解法呢？所谓有因有缘，而众生生垢；有因有缘，而众生得净（众生之生垢秽，或得清净，均为有因缘的）。甚么叫做二生法呢？所谓尽智、无生智（尽智为无学的圣者已灭尽烦恼而知四谛，无生智则对于四谛之知、断、证、修之作用已得非择灭为无生，所谓已无可知、无可断、无可证、无可修，为最利根的阿罗汉之智。请参酌俱舍学三二七页）。甚么叫做二知法呢？所谓是处、非处（有为界与无为界）。甚么叫做二证法呢？所谓明与解脱（明为灭尽无明之智慧光明照了，解脱为解脱系缚烦恼）。

又有三成法、三修法、三觉法、三灭法、三退法、三增法、三难解法、三生法、三知法、三证法。甚么叫做三成法呢？第一就是亲近善友，第二就是耳闻法音，第三就是法法成就（成就法中之法，所谓法次法向一依于法之次序，而向于正法）。甚么叫做三修法呢？所谓三种三昧，也就是空三昧、无相三昧、无作三昧（三昧为定，为等持。空三昧乃和苦谛下之空、非我之二行相相应之定，空为空我所见，非我就是空我见。无相三昧为和灭谛下之灭静妙离之四行相相应之定，无相就是灭，就是涅槃，涅槃乃灭有色声香味触之五尘，和男女，及生异灭之三有为相。无作为无愿。无愿如船筏，故须舍弃，故为无愿求之物，为无愿求可作之事。是和苦谛之苦、无常，集谛之因、集、生、缘之四行相，道谛下之道、如、行、出相应之定。请参酌俱舍学三五五页）。甚么叫做三觉法呢？所谓三受，也就是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苦、乐、舍之三种感觉）。甚么叫做三灭法呢？所谓三爱，也就是欲爱（贪欲之爱执）、有爱（常见之爱执）、无有爱（断见之爱执）。甚么叫做三退法呢？所谓三不善根，也就是贪不善根、恚不善根、痴不善根。甚么叫做三增法呢？所谓三善根，也就是无贪善根、无恚善根、无痴善根。甚么叫做三难解法呢？

所谓三难解，就是：贤圣难解、闻法难解、如来难解。甚么叫做三生法呢？所谓三相，也就是息止相、精进相、舍离相。甚么叫做三知法呢？所谓三出要界，也就是欲出要至色界（由欲界而趣至于色界），色界出要至无色界（由色界而趣至于无色界），舍离一切诸有为法，其名叫做尽（由欲界而出，由色界而出，由无色界而出，而脱离一切有为，而至于灭尽—涅槃寂灭的境界）。甚么叫做三证法呢？所谓三明，也就是宿命

智、天眼智、漏尽智（宿命智能忆念知悉自他过去宿住之事，也就是能自由自在的知道自己和他人的一切因果的神力。天眼智能自由自在的照见极细、远处，也就是彻见世间种种的形色、苦乐等相，是照见无碍。漏尽智为已了知而断除诸漏，是断尽见修二惑，得证涅槃。出离三界的神力。）诸位比丘！这就是三十法，如实（真实）而无虚伪，如来乃知道其真相后，平等的为诸众生说法。

又有四成法、四修法、四觉法、四灭法、四退法、四增法、四难解法、四生法、四知法、四证法。甚么叫做四种成法呢？所谓四轮法（有关于住、近、愿、植的四轮的轨道）：第一为住中国（住于适当的地方，不在于边远而文明不到的地区），第二为近善友（亲近善知识），第三为宿曾发精愿（自有正愿），第四为宿植善本（过去曾种植善的基础）。甚么叫做四种修法呢？所谓四念处（行者应观察的方法。都对于内身、外身、内外身去观

察，以期达到正见正定的目的，都常出现的教法）：**1.**比丘对于内身之身的观察（观身不净），精勤而不懈，忆念而不忘，而舍弃世间的贪忧。对于外身的身的观察（观察外相均为是不净），而精勤不懈，忆念不忘，而舍弃世间的贪忧。对于内外身之身相的观察（观察内身，外相均为不净），而精勤不懈，忆念不忘，而舍弃对于世间的贪忧。对于**2.受**，**3.意**（心），**4.法**之观察，也是如是这般（观受是苦，观意一心无常，观法无我，都同样的针对内身、外身、内外身之观察）。甚么叫做四种觉法呢？所谓四食：**1.持食**（以舌食物），**2.触食**（以感触去长养身命），**3.念食**（以意志所欲，以扶持诸根），**4.识食**（以意识而养身命）。甚么叫做四灭法呢？所谓四受（被欲、我、戒、见而流，而感受苦恼）：**1.欲受**，**2.我受**，**3.戒受**，**4.见受**。甚么叫做四退法呢？所谓四扼（扼为扼住牛颈之用的车的曲木，转用为系缚，为烦恼）：**1.欲扼**

（欲界的系缚），**2.有扼**（色、无色界的系缚），**3.见扼**（三界四谛下而起的身见、边见、邪见、见取见，戒禁取见的系缚），**4.无明扼**（三界的愚痴的系缚）。甚么叫做四增法呢？所谓四种无扼（和四扼相反，而解脱系缚之义）：**1.无欲的扼**，**2.无有的扼**，**3.无见的扼**，**4.无无明的扼**。甚么叫做四难解法呢？所谓有四圣谛（迷界与悟界计而为四种真理）：**1.苦谛**（一切都是苦的，苦的为世间的真理，为果），**2.集谛**（苦之集聚，也就是烦恼，此烦恼为因，才会有迷界之苦），**3.尽谛**（灭谛。为苦之灭尽，为悟界之果），**4.道谛**（八正道为证涅槃而趣于悟界的因）。甚么叫做四生法呢？所谓四智：**1.法智**（证法的真理之智），**2.未知智**（世俗智，为有漏，而取世俗的境相之智），**3.等智**（尽智，无学的圣者具有的平等智），**4.知他心智**（能观察他人之心，知其善恶邪正等）。甚么叫做四知法呢？所谓四辩才：**1.法辩**（对于教法无滞

碍的辩才），**2.义辩**（对于义理无滞碍的辩才），**3.辞辩**（对于言辞无滞碍的辩才），**4.应辩**（应众生而说法无滞碍，所谓乐说无碍）。甚么叫做四证法呢？所谓四种沙门之果：**1.须陀洹果**（入流，初果阿罗汉），**2.斯陀含果**（一来，二果），**3.阿那含果**（不还，三果），**4.阿罗汉果**（无生，应供，四果阿罗汉）。诸比丘们！这就是四十法，乃如实（真实）而无虚（并没有虚伪）的，如来乃知道后，就平等的为诸众生说法。

又有五成法、五修法、五觉法、五灭法、五退法、五增法、五难解法、五生法、五知法、

五证法。甚么叫做五种成法呢？所谓五灭尽枝（五种灭尽而证涅槃之法）：第一为信佛为**1.如来**，**2.至真**（应供，**3.正徧知**，**4.明行足**，**5.善逝**，**6.世间解**，**7.无上士**，**8.调御支夫**，**9.天人师**，**10.佛**，为世尊），十种德号都具足。第二为无病，身常安隐。第三为质直而没有谗谄，直趣于如来涅槃的径路。第四为专心不乱，讽诵不忘。第五为善于观察法的起与灭，以贤圣之行而尽于苦本。甚么叫做五修行法呢？所谓五根：**1.信根**，**2.精进根**，**3.念根**，**4.定根**，**5.慧根**。甚么叫做五觉法呢？所谓五受阴：（受为执取，阴为荫覆，众生都执取色等五阴而为身心。新译为蕴，为积聚，众生为积聚色等之五而为身心）。**1.色受阴**，**2.受受阴**，**3.想受阴**，**4.行受阴**，**5.识受阴**。甚么叫做五灭法呢？所谓五盖（盖为盖覆，将心性盖覆而障碍善法的生起）：**1.贪欲盖**，**2.瞋恚盖**，**3.睡眠盖**，**4.掉戏盖**，**5.疑盖**。甚么叫做五退法呢？所谓五心碍结（由五种碍念而生的烦恼）：第一就是比丘之疑佛，疑佛后，就不会亲近，不去亲近后，就不会恭敬，这就是初心碍结。其次，比丘对于**2.法**，对于**3.众**（僧），对于**4.戒**，都有穿漏（漏洞不完具）之行，有不真正之行，为污染（烦恼）之行，而不亲近于戒，也不起恭敬心，这就是第四心碍结（包括第二之法心碍结，第三之众心碍结）。再者，比丘对于梵行之人，**5.会生恶害之心**，心会不喜乐而出龕恶之言，去毁骂梵行之人，这就是第五心碍结。甚么叫做五增法呢？所谓五喜本（正定之五定的五要素）：第一为悦，第二为念，第三为猗，第四为乐，第五为定。

甚么叫做五难解法呢？所谓五解脱入（为解脱的五境，学佛而获得的五种欢喜心：**1.闻法**，**2.受持讽诵**，**3.为他人说**，**4.思惟分别**，**5.于法得定**）。如比丘精勤而不懈，乐于闲静之处，专念一心，对于未解的能得解，未尽的能得尽，未安的能得安。那五种呢？**1.如比丘听佛说法**，或者听闻梵行者之说，或听师长之说，而思惟观察，而分别其法之义，而心得欢喜，其心得欢喜后，便会得法爱，得法爱之后，身心就会安隐，身心安隐后，就能得禅定，得禅定后，就能得如实智，这就是初解脱入（**1.闻法**）。于是，比丘闻法欢喜，而**2.受持讽诵**，也会欢喜，**3.为他人说**，也会欢喜，**4.思惟分别**，也会欢喜，**5.于法得定**，也是同样的会欢喜。甚么叫做五生法呢？所谓贤圣五智定：第一就是修习三昧（禅定），而得现乐后乐（现世得安乐，后世能得乐果），而生内外智。第二就是贤圣无爱（圣者不会有爱染），而生内外智。第三就是诸佛贤圣之所修行，而生内外智，第四就是猗寂灭相，单独而没有伴侣，而生内外智。第五就是对于三昧，而一心入，一心起（精神集中，至于心的透明化），而生内外智。甚么叫做五知法呢？所谓五出要界（导引而至于涅槃的五要素。**1.欲出要**，**2.瞋恚出要**，**3.嫉妒出要**，**4.色出要**，**5.身见出要**）：第一就是：比丘对于欲，并不喜乐，不怀念，也不去亲近，但念于出要，而乐于远离，而亲近不怠，其心为调柔，出要离欲。由于欲而起的漏，也已尽于舍灭，而得解脱，这就是**1.欲出要**。**2.瞋恚出要**，**3.嫉妒出要**，**4.色出要**，**5.身见出要**，也是如是。甚么叫做五证法呢？所谓五无学

聚（五种无学之聚，也就是成就无学所需的戒、定、慧、解脱、解脱知见之五法聚）：**1.无学戒聚**，**2.无学定聚**，**3.无学慧聚**，**4.无学解脱聚**，**5.无学解脱知见聚**。这叫作五十法，为如实而无虚伪，如来知道后，为众生而平等说法。

又有六成法、六修法、六觉法、六灭法、六退法、六增法、六难解法、六生法、六知法、六证法。甚么叫做六成法呢？所谓六重法（六种可互敬之法：**1.身**，**2.口**，**3.意**，**4.利养**，**5.戒**，**6.见**，所谓六和敬）。如有比丘修学六重法的话，就可敬可重，而和合于大众，不会有诤讼，独行而无杂闹。那六种呢？于是，比丘：其**1.身**常行慈，而敬重梵行的人，住于仁爱之心，就名叫做敬重之法。可敬可重的，和合于众的，而没有诤讼，而独行无杂闹。又次，比丘：其**2.口**行慈，其**3.意**行慈，由于法而得

养，以及钵中之有余的食物，就**4.与人共食**（利养），不思怀为彼或为此（无彼此人我之别）。又

次，比丘，圣者所行**5.之戒**，乃不犯不毁，并没有染污，为智者所称，善于具足受持，成就定意。又次，比丘，成就贤圣的出要，平等而灭尽苦恼，为**6.正见**，以及诸梵行，就名叫做重法。为可敬可重，和合于众，而没有诤讼，独行而无杂闹。甚么叫做六修法呢？所谓六念。**1.念佛**，**2.念法**，**3.念僧**，**4.念戒**，**5.念施**，**6.念天**。甚么叫做六觉法呢？所谓六内入：**1.眼入**，**2.耳入**，**3.鼻入**，**4.舌入**，**5.身入**，**6.意入**。甚么叫做六灭法呢？所谓六爱（六根对于六境而生六识，根与境与识之三和合，就为之触，由于六触而生六爱如经文）：**1.色爱**，**2.声爱**，**3.香爱**，**4.味爱**，**5.触爱**，**6.法爱**。甚么叫做六退法呢？所谓六不敬法（不敬重佛等之六法）：**1.不敬佛**，**2.不敬法**，**3.不敬僧**，**4.不敬戒**，**5.不敬定**，**6.不敬父母**。甚么叫做六增法呢？所谓六敬法（敬重佛等之六法）：**1.敬佛**，**2.敬法**，**3.敬僧**，**4.敬戒**，**5.敬定**，**6.敬父母**。甚么叫做六难解

法呢？所谓六无上：**1.见无上**，**2.闻无上**，**3.利养无上**，**4.戒无上**，**5.恭敬无上**，**6.念无上**。甚么叫做六生法呢？所谓六等法（六根对于六境的关系为相依相关而无偏，无喜无忧而安住于舍，而得以相续，故为六等法）：于是，比丘：**1.眼根看见色境**，而无忧无喜，而住于舍而专念，**2.耳听声**，**3.鼻嗅香**，**4.舌尝味**，**5.身感触**，**6.意知法**，都同样的不喜不忧，而住于舍，而专念。甚么叫做六知法呢？所谓六出要界（导引而趣于涅槃的六种要素）：如果有比丘作如是之语的话：『我修习慈心，而更生瞋恚』。其余的比丘就应作如是之言：『你不可以作如是之语，不可以诽谤如来。如来并不作如是之说：欲使修慈心解脱的人，更生瞋恚。这是不可有的事。佛陀乃作如是之言：除灭瞋恚后，然后乃得慈心的。』（**1.慈解脱**）。如果有比丘曾作如是之说：『我行**2.悲解脱**，而生憎嫉之心；行**3.喜解脱**，而生忧恼心；行**4.舍解脱**，而生憎爱心；行**5.无**

我行，而生狐疑心；行**6.无想行**，而生众乱之想。』也是同样的道理（都和佛所说的为正相反）。甚么叫做六证法呢？所谓六神通（六种不可推理想象而自由自在的力用）：第一为神足通证（证神足适），第二为天耳通证（证天耳通），第三为知他心通证（证他心通），第四为宿命通证（证宿命通），第五为天眼通证（证天眼通），第六为漏尽通证（证漏尽通）。这就是为之六十法。诸比丘们！这是如实而不虚，如来知道后，平等的为诸众生说法。

又有七成法、七修法、七觉法、七灭法、七退法、七增法、七难解法、七生法、七知法、七证法。甚么叫做七成法呢？所谓七财（见道以后的圣者，对于下面的七种非常的富有，为之七圣财）：**1.信财**（信受正法），**2.戒财**（持戒律），**3.惭财**（自分有惭），**4.愧财**（于人有愧），**5.闻财**（能闻正教），**6.施财**（舍施一切而没有染），**7.慧财**（智慧照事

理）。这就是七财。甚么叫做七修法呢？所谓七觉意（七觉分，七菩提支）。于是，比丘修**1.念觉意**，乃依于无欲，依于寂灭，依于远离。**2.修法**，**3.修精进**，**4.修喜**，**5.修猗**，**6.修定**，**8.修舍**，都依于无欲，依于寂灭，依于远离。甚么叫做七觉法呢？所谓七识住处（识就是心识，住为安住。指其识乃随所感报，而安住）：如有众生，为若干种身，而有若干种之想的话，就是天，以及人是（有色身之有情，身形与思想都异之处，即人趣之全体，以及一部分之天）。这是初识住（欲界人天识住）。又有众生，有若干种之身，而同为一想的（同为有色身的有情，身形异，而思想则同为一之处），梵光音天最初降生时是（初禅天之梵天当中，大梵天之神和梵众天之神，大小胜劣，都有所不同，而起想时，大梵天以为梵众天们是其所生，梵天众也以为他们是大梵天所生，故思想为同一），是第二识住（初禅天识住）。又有众生，为一身，而为有若

于种之想，为光音天是（色界二禅之三天，其身形都同，而思想则不同），这是第三识住（二禅天识住）。又有众生，一身而一想，为遍净天是（色界三禅之三天，身形都同，也唯为一乐受之想），是第四识住（三禅天识住）。或有众生，为空处住（无色界之空无边处天），这是第五识住（空处天识住）。或者为识处住（无色界之识无边处天），是第六识住（识处天识住）。或者不用处住（无色界之无所有处天），是第七识住（无所有处天识住）。甚么叫做七灭法呢？所谓七使法（七随眠，为烦恼的别称）：**1.欲爱使，2.有爱使，3.见使，4.慢使，5.瞋恚使，6.无明使，7.疑使。**

甚么叫做七退法呢？所谓七非法：这是说比丘之**1.无信，2.无惭，3.无愧、4.少闻，5.懈堕，6.多忘，7.无智。**甚么叫做七增法呢？所谓七正法：于是：比丘！**1.有信，2.有惭，3.有愧，4.多闻，5.不懈堕，6.强记，7.有智。**甚么叫做七难解法呢？所谓七正善法（七善人法）：于是，比丘之**1.好义，2.好法，3.好知时，4.好知足，5.好自摄，6.好集众，7.好分别人。**甚么叫做七生法呢？所谓七想：**1.不净想，2.食不净想，3.一切世间不可乐想，4.死想，5.无常想，6.无常苦想，7.苦无我想。**甚么叫做七知法呢？所谓七勤：**1.勤于戒行，2.勤于灭贪欲，3.勤于破邪见，4.勤于多闻，5.勤于精进，6.勤于正念，7.勤于禅定。**甚么叫做七证法呢！所谓七漏尽力（七种灭尽烦恼者所具之力）：于是，**1.漏尽的比丘，对于一切诸苦（集、灭、味（胶着）、过（超过）、出要（出离），都能如实而知见（知见四圣谛），2.观察欲贪有如火坑，也如刀剑，知欲而见欲，而不贪于欲，心不住于欲，（对于欲的正知正见）。3.漏尽的比丘，逆顺的观察，而如实而觉知，如实而正见后，对于世间的贪嫉、恶不善之法，已不漏不起（贪嫉恶不善之法之不漏不起），4.修学四念处，多修多行（四**

念处之修行），**5.五根、五力（五根、五力—信勤念定慧之根、力之修行），6.七觉意（七菩提分之修行），7.贤圣八道之多修多行（八圣道的修行）。**诸比丘们！这就是七十法，乃如实而不虚，如来知道后，乃为众生平等说法。

又有八成法、八修法、八觉法、八灭法、八退法、八增法、八难解法、八生法、八知法、八证法。甚么叫做八成法呢？所谓八因缘，不得梵行而得智，得梵行之后，而智增多。那八种呢？于是，比丘**1.依世尊而住，或者依师长而住，或者依有智慧的梵行者而住，而生惭愧之心，有爱，有敬，这就是所谓初因缘，为未得梵行，而得智慧，得梵行后，其智慧乃增多。2.又次，依世尊而住，而能随时请问世尊而说：『此法是甚么意义，是何所趣（所皈之处在那里）？』这时，诸尊长们，就会为之开演甚深的义理，这就是为之第二因缘。3.既听闻其教法后，身心就会乐于静寂，这就是第三因缘。4.既乐于**

寂静后，就不会为遮道的无益的杂论。他到了大众当中，或者自己说法，或者请他人说法，仍然不再会舍弃贤圣之默然，这就是为之第四因缘。**5.多闻广博，守持而不忘。对于深奥的诸法，上中下（初中后时）都善的，其义味都谛诚（所阐的道理，都为真实），具足了梵行的教法，听后能入于内心，见解不会流动（不散乱），这就是为之第五因缘。6.精勤的修习，而灭恶增善，勉力堪任，不舍弃此法，这就是为之第六因缘。7.有由于智慧，而知起灭之法，为贤圣所趣的，都能尽苦际，这就是为之第七因缘。8.观察五受阴（五取阴，执取于色受想行识之事物与烦恼，故为五取阴）的生相与灭相，谓此为色、为色之集、色之灭，此为受、为受之集、受之灭，此为想、为想之集、想之灭，此为行、为行之集、行之灭，此为识、为识之集、识之灭，这就是为之第八因缘。为未得梵行而有智慧，得梵行后，即智慧增多。甚么叫做八修法呢？所谓贤**

圣之八道（八圣道）：**1.正见（正确的见解诸法），2.正志（正思惟，正确的思惟而生真智），3.正语（讲清净之语），4.正业（除弃邪业而住于清净的身业），5.**

正命（依遵于法而生活），6.正方便（正勤，努力的精勤于正法），7.正念（没有邪念，而忆念正念），8.正定（入于无漏清静之禅定）。甚么叫做八觉法呢？所谓世间的八法：1.利，2.衰，3.毁，4.誉，5.称，6.讥，7.苦，8.乐。甚么叫做八灭法呢？所谓八邪：1.邪见，2.邪志，3.邪语，4.邪业，5.邪命，6.邪方便，7.邪念，8.邪定（和八正道相反的邪道）。甚么叫做八退法呢？所谓八懈怠法。为甚么叫做八懈怠呢？比丘出去乞食时，而得不到食物，便作如是之念：1.我在于今天，进入村里去乞食而不得食物，弄得身体非常的疲劳，已不能堪任于坐禅与经行了，现在应该卧息为宜。懈怠的比丘，就这样的便于卧息，不肯精勤于未得欲得，未获欲获，未证欲证之法，这就是为之初

懈怠。2.懈怠的比丘，如得既足之饮食时，便会作如是之念：我在于早晨进入村里去乞食，得食已过于满足，身体已沉重，已不能堪任于坐禅与经行了，现在宜宜于寝息。懈怠的比丘，就这样的便于寝息。而不能精勤于未得欲得，未获欲获，未证欲证之法。3.懈怠的比丘，假若少执事的话，便会作如是之念：我今天执事，身体已弄得非常的疲劳，已不能堪任坐禅与经行了，现在应该宜于寝息，懈怠的比丘，就这样的便于寝息。4.懈怠的比丘，假若欲执事的话，便会作如是之念：明天当执事，必定会非常的疲劳，现在不得去坐禅与经行，应该豫先卧息才对。懈怠的比丘，就这样的便于去卧息。5.懈怠的比丘，假若有少行而来，便会作如是之念：我朝晨行来，身体已非常的疲劳。已不能堪任于坐禅与经行了，我现在应该要卧息。懈怠的比丘就这样的便于卧息。6.懈怠的比丘，假如欲有少行，便会作如是之念：我明天当行，必定会有非常的疲劳，

现在不得坐禅与经行，应该豫作寝息。懈怠的比丘就这样的不久便去寝息。而不能精勤于未得欲得，未获欲获，未证欲证之事了，这就是第六懈怠的比丘。7.假如遇有小患（小疾病）的话，便会作如是之念：我已得重病，已困笃羸瘦，不能堪任坐禅与经行了，应该须要寝息。懈怠的比丘，便随时去寝息，而不能精勤于未得欲得，未获欲获，未证欲证之事了。8.懈怠的比丘，所患的病疾已瘥时，便作如是之念：我的疾病瘥好不久，身体还是羸瘦，不能堪任坐禅与经行，应该宜自寝息，懈怠的比丘，不久便去寝息，而不能精勤于未得欲得，未获欲获，未证欲证之事了。

甚么叫做八增法呢？所谓八不怠（和八懈怠相反，也叫做八精进，故接着而说：）甚么叫做八精进呢？比丘进入村里去乞食，不得饮食而还来，就作如是之念：1.我的身体非常的轻便，少于睡眠，应该可以精进而坐禅与经行，以期未得者能得，未获者能获，未证者能证。于是，这位比丘就这样的去精进，这就是初（第一）精进的比丘。2.乞食而得到满足的食物时，便作如是之念：我今天进入村里去乞食而得饱满，气力非常的充足，应宜勤于精进坐禅、经行，以期未得者得，未获者获，未证者证。于是这位比丘就这样的去精进。3.精进的比丘，假如有执事的话，便会作如是之念：我刚才去当执事，使我废弃行道不少，现在宜于精进坐禅、经行，使未得者能得，未获者能获，未证者能证。于是，这位比丘就这样的去精进。4.精进的比丘，如果将当执事的话，便作如是之念：明天要当执事，会废弃我的行道的时间，现在应该精进坐禅、经行，以期未得者能得，未获者能获，未证者能证。于是，这位比丘就这样的便去精进。5.精进的比丘，假若遇有行来，便作如是之念：我从朝晨从远地行来，已废弃我的行道不少，现在宜加精进坐禅、经行，以期未得者能得，未获者能获，未证者能证。于是，这位比丘便去精进。6.精

进的比丘，假若欲行来，便作如是之念：我明天将远行，会废弃我的行道，现在宜加精进坐禅、经行，以期未得者能得，未获者能获，未证者能证。于是，这位比丘便去精进。7.精进的比丘，假若遇有患病之时，便作如是之念：我得重病，或者会命终，现在宜加精进，以期未得者能得，未获者能获，未证者能证。于是，这位比丘

便这样的去精进。8.精进的比丘，其病患得小瘥时，便作如是之念：我的疾病刚瘥，如果再于更增动作的话，就会废弃我的行道，现在宜加精进坐禅、经行，以期未得者能得，未获者能获，未证者能证。于是，这位比丘就这样的去精进坐禅、经行，这就是所谓八精进。

甚么叫做八难解法呢？所谓八不闲妨修梵行（修行梵行的八种不适当的时季，而会妨碍其梵行。所谓八难处：地狱、饿鬼、畜生、长寿天、边地、世智辩聪、聋盲瘖症、佛前佛后）。那八处呢？如来、至真出现于世间，而说微妙之法，为寂灭无为，向于菩提道迈进的真理。然而有人生于1.地狱之中，这就是不闲处（不合法则，不适当之处，因只觉苦，无间学法），不得修学梵行。如来、至真，出现于世间，说微妙之法，为寂灭无为，而向于菩提道的真理。然而有众生转生在于2.畜生之中，在于3.饿鬼道当中，在于4.长寿天当中，在于5.边地无识（野蛮而没有智慧），没有佛法之处，这就是其不闲处（不适宜的地方），不得修学梵行。如来、至真、等正觉，出现于世间，演说微妙之法，为寂灭无为，为向于菩提道的真理，然而或者有众生，虽然出生在于中国（文明汇聚之地），然而却有6.邪见（世智辩聪，聪明还被聪明误），怀颠倒之心，恶行成就的话，必定会堕入于地狱，这就是为之不闲处，而不得修学梵行。如来、至真、等正觉，出现于世间，演说微妙之法，为寂灭无为，而向于菩提道的真理。然而或者有众生，虽然出生在于中国，可是身为7.聋盲、瘖症不得闻法，

不能修行梵行，这就是为之不闲处，而不得修行梵行。如来、至真，等正觉，不出现于世间，没有人能说微妙之法，没有寂灭无为向菩提道的真理。虽有众生出生在于中国，其诸根（六根）也具足，堪以纳受圣教，然而却8.不能值佛，不得修行梵行，这叫做八种不闲处。甚么叫做八生法呢？所谓八大人觉（大人觉知思念的八法：少欲、知足、寂静、正念、正定、精进、正慧、无戏论）。所谓道，应当为1.少欲，如多欲的话，并不是道。道应该是2.知足，无厌足为非道。道应该是3.闲静，如喜乐于众人之处，乃为非道。道应该是4.自守（不戏论），如戏笑的话，就不是道。道应该是5.精进，如懈怠的话，就不是道。道应该是6.专念（正念），如多忘的话，就不是道的了。道应该是7.定意（正定），如乱意的话，就不是道的了。道应该是有8.智慧，愚痴就不是道。甚么叫做八知法呢？所谓八除入：（八胜处，八种起胜知见处一定。定能除

烦恼，境与观涉入，故名除入。1.内有色想观外色少，2.内有色想观外色多，3.内无色想观外色少，4.内无色想观外色多，5.内无色想观外色青，6.内无色想观外色黄，7.内无色想观外色赤，8.内无色想观外色白）。1.内身有色想，而观察外色为少（内色为眼等之内身，外色为色等之外境），或者为美好，或者为丑陋，都常观、常念，这就是初除入。2.内身有色想，而观察外色为无量，或者为好，或者为丑，都常观常念，这就是第二除入。3.内身无色想，而观察外色为少，或者为好，或者为丑，都常观常念，就是第三除入。4.内身无色想，而观察外色为无量，或者为好，或者为丑，都常观常念，就是第四除入。5.内身无色想，而观察外色为青，为青色、青光、青见，譬如青莲华，也如青色的波罗捺衣（波罗捺地方出产的衣），纯一为青色、青光、青见，作如是之想，而常观常念，就是第五除入。6.内身无色想，而观察外色为黄，为黄色、黄

光、黄见。譬如黄华，黄色的波罗捺衣，为黄色、黄光、黄见，而常念常观，而作如是之想，就是第六除入。7.内身无色想，而观察外色为赤，为赤色、赤光、赤见，譬如赤华，赤色的波罗捺衣，纯一为赤色、赤光、赤见，而常观常念，作如是之想，这是第七除入。8.内身无色想，而观察外色为白，为白色、白光、白见，譬如白华，白的波罗捺衣，纯一为白色、白光、白见，而常观常念，作如是之想，就是第八除入。甚么叫做八证法呢？所谓八解脱（1.内有色想观外色解脱，2.内无色想观外色解脱，

3.净解脱身作证具足住, 4.空无边处解脱, 5.识无边处解脱, 6.无所有处解脱, 7.非想非非想处解脱, 8.灭受想定解脱身作证具足住(一灭尽定)。(1.内有色想, 而观外色(于内身有色想之贪, 为除此贪, 而观察外之不净之如青瘀等之色, 使贪不起) 就是第一解脱。2.内无色想, 观外色(于内身无色想之贪, 虽已除了, 而想使其更坚牢, 而观外之不净的如青瘀等之色, 而使不起贪) 就是第二解脱。3.净解脱(观净色, 使贪不起, 名为净解脱, 将此净解脱, 于身口证得, 具足圆满, 而住于定, 就名叫身作证具足住) 为之第三解脱。4.度色想, 灭瞋恚想, 而住于空处(空无边处解脱, 因能舍弃下地之贪, 故名解脱), 为之第四解脱。5.度空处, 而住于识处(识无边处解脱, 能舍弃下地之贪, 故名解脱), 为之第五解脱。6.度识处, 而住于不用处(无所有处解脱, 能舍弃下地之贪, 故名解脱) 为之第六解脱。7.度不用处, 而住于有想无想处(非想非非想处解脱, 能舍弃下地之贪, 故名解脱), 为之第七解脱。8.度有想无想处, 而住于想知灭(灭受想定解脱身作证具足住), 为之第八解脱(此为灭尽定, 是灭受想等之心, 永住于无心, 故名解脱。) 诸比丘们! 这就是八十法, 为如实而不虚, 如来知道后, 平等的为诸众生说法。

又有九成法、九修法、九觉法、九灭

法、九退法、九增法、九难解法、九生法、九知法、九证法。甚么叫做九成法呢? 所谓九净灭支法(九种清淨勤支): 1.戒净灭支, 2.心净灭支, 3.见净灭支, 4.度疑净灭支, 5.分别净灭支, 6.道净灭支, 7.除净灭支, 8.无欲净灭支, 9.解脱净灭支。甚么叫做九修法呢? 所谓九喜本: 第一为喜, 第二为爱, 第三为悦, 第四为乐, 第五为定, 第六为如实知, 第七为除舍, 第八为无欲, 第九为解脱。甚么叫做九觉法呢? 所谓九众生居(1.天及人, 2.梵光音天, 3.光音天, 4.遍净天, 5.无想天, 6.空处住, 7.识处住, 8.不用处住, 9.有想无想处住)。(1.或者有一类的众生, 有若干种之身, 也有若干种之想, 所谓一部份的天, 以及人类是, 这是初(第一)类之众生居。2.或有众生, 有若干种之身, 而同为一个想, 为梵光音天最初生时(初禅三天)是, 这是第二类之众生居。3.或有众生, 同为一种身, 而有若干种不同之想, 为光音天(二禅天)

是, 这是第三类的众生居。4.或有众生, 同为一种身, 也同为一个想, 为遍净天(三禅天)是, 这是第四类的众生居。5.或有众生, 为无想无所觉知, 为无想天是, 这是第五类的众生居。6.又有众生, 为空处住(空无边处天), 是第六类的众生居。7.又有众生, 为识处住(识无边处天), 是第七类的众生居。8.又有众生, 为不用处住(非有想处天), 是第八类的众生居。又有众生, 住在于有想无想处(非有想非无想处天), 是第九类的众生居。甚么叫做九灭法呢? 所谓九爱本: (1.爱, 2.求, 3.利, 4.用, 5.欲, 6.着, 7.嫉, 8.守一守财奴, 9.护。) 由于1.爱, 而有了2.求, 由于求, 而有了3.利, 由于利, 而有了4.用, 由于用, 而有了5.欲, 由于欲, 而有了6.着, 由于着, 而有了7.嫉, 由于嫉, 而有了8.守(守财奴), 由于守, 而有了9.护。甚么叫做九退法呢? 所谓九恼法: (九瞋害事, 将我分为过去、现在、未来各三种, 计为九

种, 文详。) 1.有人已侵恼我, 2.现在侵恼我, 3.当来会侵恼我; 4.我所爱者已被侵恼, 5.现在侵恼, 6.当来会侵恼; 7.所憎者已被爱敬, 8.现在爱敬, 9.当来会爱敬。甚么叫做九增法呢? 所谓九无恼: 他人已恼我, 我再恼有甚么益处呢? 1.已不生恼, 2.现在不生恼, 3.当来也不生恼。我所爱者, 他已侵恼, 我恼有甚么益处呢? 4.已不生恼, 5.现在不生恼, 6.当来也不生恼。我所憎的, 他已爱敬, 我恼有甚么益处呢? 7.已不生恼, 8.现在不生恼, 9.当来也不生恼。

甚么叫做九难解法呢? 所谓九梵行(修行过程中, 由1.信, 而2.戒, 3.多闻, 4.能说, 5.养众, 6.在大众中广演法言, 7.得四禅, 8.于八解脱逆顺游行, 9.尽

有漏，于现法中自身作证)。如果一位比丘，虽然**1.有信**，然而并不持戒的话，则梵行就不会具足。比丘有信，也**2.有戒**，则梵行会具足。其次，如比丘有信，也有戒然而不多闻的话，则梵行不会具足，

比丘有了信，有了戒，有了**3.多闻**的话，则梵行会具足。其次，比丘有了信，有了戒，有了多闻，然而不能说法，则梵行不会具足，比丘有了信，有了戒，有了多闻，也**4.能说法**，则梵行会具足。其次，如比丘有了信，有了戒，有了多闻，也能说法，然而不能养众的话，则梵行不会具足，如果比丘有了信，有了戒，有了多闻，也能说法，同时也**5.能养众**的话，则梵行会具足。其次，如果比丘有了信，有了戒，有了多闻，也能说法，也能养众，然而却不能在于大众当中广演法言的话，则梵行不会具足，如果比丘有了信，有了戒，有了多闻，能说法，能养众，也**6.能在于大众当中广演法言**的话，则梵行就会具足。其次如果比丘有了信，有了戒，有了多闻，能说法，能养众，能在于大众当中广演法言，然而不得四禅的话，则梵行不会具足，如果比丘有了信，有了戒，有了多闻，能说法，能养众，能在于大众当中广演法言，又**7.得四禅**的话，则梵行会

具足。其次，如果比丘有了信，有了戒、有了多闻，能说法，能养众，在于大众当中能广演法言，又能得四禅，然而不能对于八解脱逆顺游行的话，则梵行不具足，如果比丘有了信，有了戒，有了多闻，能说法，能养众，在于大众当中能广演法言，也具足了四禅，在于**8.八解脱**当中，也能逆顺游行的话，则梵行会具足。其次，如比丘有了信，有了戒，有了多闻，能说法，能养众，在大众当中能广演法言，而得四禅，在于八解脱中能逆顺游行，然而却不能尽有漏，而成就无漏，而心解脱、智慧解脱，在于现法当中能自身作证，所谓：生死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更不受后有的话，则梵行不会具足，如果比丘有了信，有了戒，有了多闻，能说法，能养众，能在于大众当中广演法言，而成就四禅，在于八解脱中能逆顺游行，而能**9.舍有漏而成就无漏**，而心解脱、智慧解脱，在于现法当中能自身作证，所谓生死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

办，更不受后有的话，则梵行可说就是真正具足的了。甚么叫做九生法呢？所谓九想：**1.不净想**，**2.观食不净想**，**3.一切世间不可乐想**，**4.死想**，**5.无常想**，**6.无常苦想**，**7.苦无我想**，**8.尽想**，**9.无欲想**。甚么叫做九知法呢？所谓九异法（提示一系列的异因异果）：**1.生果异、因果异**，**2.生触异、因触异**，**3.生受异、因受异**，**4.生想异、因想异**，**5.生集异、因集异**，**6.生欲异、因欲异**，**7.生利异、因利异**，**8.生求异、因求异**，**9.生烦恼异、因烦恼异**。甚么叫做九证法呢？所谓九尽（九种相继之尽）：**1.如入初禅**的话，则声刺灭（对于声等贪欲想都会息止）。**2.入第二禅**时，则觉观（寻伺）刺灭。**3.入第三禅**时，则喜刺灭。**4.入第四禅**时，则出入息刺灭。**5.入空处**时（空无边处），则色想刺灭。**6.入识处**（识无边处）的话，则空想刺灭。**7.入于不用处**（无所有处）时，则识想刺灭。**8.入于有想无想处**的话，则不用想刺灭。**9.入于灭尽定时**，则想受刺

灭。诸比丘们！这就是为之九十法，为如实而不虚，如来知道后，乃平等的为诸众生说法。

又有十成法、十修法、十觉法、十灭法、十退法、十增法、十难解法、十生法、十知法、十证法。甚么叫做十成法呢？所谓十救法（十种救护事之法）：第一为比丘之具足二百五十戒（分为八段：**1.四波罗夷**，**2.十三僧残**，**3.二不定**，**4.三十舍堕**，**5.九十单提**，**6.四提舍**，**7.百众事**，**8.七灭净**）。威仪也具足，看见有小罪时，也会生大怖畏，都平等而学戒，其心并不倾邪。第二为得善知识。第三为言语中正，多所合受。第四为好求善法，分布而不吝。第五为诸梵行人有施設之处，都会辄往去佐助，不会因之而为劳，所谓难为而能为，也会教人去做。第六就是多闻，一有所闻，便会能持，未曾会忘失。第七为精进，会灭不善之法，而增长善法。第八为常自专念，

并没有其它之想，回忆本来的善行，都如在于目前那样。第九为智慧成就，都观察法之生起消灭，都以贤圣之律，去断除苦本。第十为喜乐于闲居，专心而思惟，在于禅定当中，并没有调戏。甚么叫做十修法呢？所谓十正行（八正道与正解脱、正智）：1.正见，2.正志（正思惟），3.正语，4.正业，5.正命，6.正方便，7.正念，8.正定，9.正解脱，10.正智。甚么叫做十觉法呢？所谓十色入（十处，十二入中之意与法除外之其余十入）：1.眼入，2.耳入，3.鼻入，4.舌入，5.身入，6.色入，7.声入，8.香入，9.味入，10.触入。甚么叫做十灭法呢？所谓十邪行（八邪道加邪解脱、邪智）：1.邪见，2.邪志（邪思惟），3.邪语，4.邪业，5.邪命，6.邪方便，7.邪念，8.邪定，9.邪解脱，10.邪智。甚么叫做十退法呢？所谓十不善行：属于身业之1.杀生，2.偷盗，3.邪淫，属于口业之4.两舌，5.恶骂，6.妄言，7.绮语，属于意业之8.贪取，9.嫉妒，10.邪见。甚么叫做十增法呢？所谓

十善行：身业之1.不杀生，2.不偷盗，3.不邪淫，口业之4.不两舌，5.不恶骂，6.不妄言，7.不绮语，意业之8.不贪取，9.不嫉妒，10.不邪见。甚么叫做十难解法呢？所谓十贤圣居：第一就是比丘之除灭五枝（断除贪、瞋、憎、悔、疑之五盖），第二为成就六枝（防护六根），第三为舍。（一护，指以心护念），第四为依四（依熟思而从事一法，忍受一法，遣除一法，远避一法），第五为灭异谛（舍除异学之所谓真谛，也就是灭除异学之邪见），第六为胜妙求（寂灭），第七为无浊想（没有欲思、恚思、害思），第八为身行已立（身行寂静），第九为心解脱（由于心之解脱那些贪瞋痴），第十为慧解脱（由慧而得的解脱，自知断除贪瞋痴而证无生）。

甚么叫做十生法呢？所谓十称誉处：1.如比丘自己得坚信后，也会为他人说，也会一再的称叹诸得信者。2.自己持戒后，也会为他人说，也一再的会称叹诸持戒的

人。3.自己能少欲后，也会为他说，也一再的称叹诸少欲的人。4.自己知足后，也会为他说，也会一再的称叹诸知足的人。5.自己乐于闲静后，也会为他说，也会一再的称叹乐于闲静的人。6.自己多闻后，也会为他说，也会一再的称叹诸多闻的人。7.自己精进后，也会为他说，也会一再的称叹诸精进的人。8.自己专念后，也会为他说，也会一再的称叹诸专念的人。9.自己得禅定后，也会为他说，也会一再的称叹得禅定的人。10.自己得智慧后，也会为他说，也会一再的称赞得智慧的人。甚么叫做十知法呢？所谓十灭法：（灭除由十种不善行所引起的恶不善之法）1.正见的人，能灭除邪见。对于那些缘于种种邪见而起的无数之恶，也能尽于除灭无余。那些种种由于正见而生的无数之善，也都尽得而成就。所谓2.正志（正思惟），3.正语，4.正业，5.正命，6.正方便，7.正念，8.正定，9.正解脱，10.正智。正智的人，乃能灭除

邪智。那些由于邪智所起的无数之恶，都均能除灭。那些种种由于正智而生起的无数的善法，都尽能得以成就。甚么叫做十证法呢？所谓十无学法（初果至三果为有学，第四果为无学。无学法即为阿罗汉道）：1.无学正见，2.无学正志，3.无学正语，4.无学正业，5.无学正命，6.无学正方便，7.无学正念，8.无学正定，9.无学正解脱，10.无学正智。诸位比丘！这就是所谓百法，是如实而无虚。如来知道此真理后就平等的为诸众生说法。」

那时，舍利弗所说的，都承佛陀所印可，诸比丘们听舍利弗所说，都欢喜奉行！

(十一)增一经{九}

大意:

此经是以佛说的方式，以法相之分类法，而依**1.成法**，**2.修法**，**3.觉法**，**4.灭法**，**5.证法**，各增一至十之增一之法，而其法相的内容，即和十上经并没有甚么差别。

大意：本经和众集经，乃至十上经，都出自于同一原典之感。唯以佛陀所说为其异处。内容同为是法相的分类法。如依**(1)成法**，**(2)修法**，**(3)觉法**，**(4)灭法**，**(5)证法**等，皆由一法而增一法，乃至增至于十法。和十上经大同小异。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为舍卫城，以城为国之名）的祇树给孤独园（本为祇陀太子所有的林园〔地上林木，由他所捐，故为祇树〕。哀恤孤危之人而有名的给孤独长者，信佛而购其地，而建精舍奉佛及僧的道场，故为给孤独园），和大比丘众，一千二百五十人都俱在。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我要为你们说微妙之法，上中下言（始终一贯）均为是真正的，义与味，都为清净，梵行都具足，所谓一增法是。你们要注意的听！听后要善思念它，当会为你们讲说。」

这时，诸比丘们都受教而听佛的教言。佛陀乃告诉诸比丘们说：「我要讲的一增法是甚么呢？一增法就是所谓一成法、一修法、一觉法、一灭法、一证法。甚么叫做一成法呢？所谓不舍善法是。甚么叫做一修法呢？所谓常自念身是。甚么叫做一觉法呢？所谓有漏之感触是。甚么叫做一灭法呢？所谓有我慢是。甚么叫做一证法呢？所谓无碍心解脱是。

又有二成法、二修法、二觉法、二灭法、二证法。甚么叫做二成法呢？所谓**1.知惭**、**2.知愧**是。甚么叫做二修法呢？所谓**1.止（定）**，与**2.观（慧）**是。甚么叫做二觉法呢？所谓**1.名（心）**与**2.色（物体）**是。甚么叫做二灭法呢？所谓**1.无明**，**2.有爱**是。甚么叫做二证法呢？所谓**1.明**，与**2.解脱**是。

又有三成法、三修法、三觉法、三灭法、三证法。甚么叫做三成法呢？第一就是亲近善友，第二就是耳闻法音，第三就是法法成就。甚么叫做三修法呢？所谓三种的三昧（正定）：**1.空三昧**，**2.无相三昧**，**3.无作三昧**。甚么叫做三觉法呢？所谓三受：**1.苦受**，**2.乐受**，**3.不苦不乐受（舍受）**。甚么叫做三灭法呢？所谓三爱：**1.欲爱**，**2.有爱**，**3.无有爱**。甚么叫做三证法呢？所谓三明：**1.宿命智**，**2.天眼智**，

3.漏尽智。

又有四成法、四修法、四觉法、四灭法、四证法。甚么叫做四成法呢？第一就是住于中国，第二就是亲近善友，第三就是自谨慎，第四就是宿植善本。甚么叫做四修法呢？所谓住于四念处：**1.**比丘对于内身之身观（观察身为不净之物），精勤而不懈怠，忆念而不忘，而舍弃对于世间之贪爱。其次也须作外身之身观（观察自身以外的一切色相为不净），要精勤而不懈，忆念而不忘，而舍弃对于世间的贪。更须作内外身之身观（观察自身与身外之物均为是不净），要精勤不懈，忆念不忘，而舍弃对于世间的贪爱：对于**2.受，3.意，4.法**之观察也是同样的道理。（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均由内身，而外身，而内外身去观察）。甚么叫做四觉法呢？所谓四食：**1.抔食，2.触食，3.念食，4.识食**。甚么叫做四灭法呢？所谓四受（四法摄受，对于苦行与乐行，而将其苦乐之报，分为四组的）。**1.欲受**（欲取，于欲界而缘五欲而起者），**2.我受**（我语取，我语为内身，依此内身而说我，故名），**3.戒受**（戒禁取，缘于戒禁—非道计为道，为圣道之怨），**4.见受**（见取，见即取，以自己之知而执自见为是，而受）。甚么叫做四证法呢？所谓四沙门果：**1.须陀洹果**（入流，初果），**2.斯陀含果**（一来，二果），**3.阿那含果**（不还，三果），**4.阿罗汉果**（无生、应供，四果阿罗汉）。

又有五成法、五修法、五觉法、五灭法、五证法。甚么叫做五成法呢？所谓五灭尽支（五种得涅槃而灭尽苦之道的要件）：第一就是信佛为如来、至真，十号都具足。第二就是无病，而身常安隐。第三就是质直而没有谄谀，而直趣于如来的涅槃的径路。第四为专心不乱，讽诵不忘。第五为善于观察法之起灭，以贤圣之行，而尽于苦本。甚么叫做五修法呢？所谓五根：**1.信根，2.精进根，3.念根，4.定根，5.慧根**。甚么叫做五觉法呢？所谓五受阴：**1.色受阴，2.受受阴，3.想受阴，4.行受阴，5.识受阴**。甚么叫做五灭法呢？所谓五盖：**1.贪欲盖，2.瞋恚盖，3.睡眠盖，4.掉戏盖，5.疑盖**。甚么叫做五证法呢？所谓五无学聚：**1.无学戒聚，2.无学定聚，3.无学慧聚，4.无学解脱聚，5.无学解脱知见聚**（以上乃以戒、定、慧、解脱、解脱知见之五种法蕴为无学之法聚—成就无学果所需的五分法）。

又有六成法、六修法、六觉法、六灭法、六证法。甚么叫做六成法呢？所谓六重法（六种可敬重之法）。如果一位比丘，能修学六重法的话，就会可敬可重，而和合于众，不会有诤讼，独行而没有杂乱。那六种呢？于是，比丘，其**1.身常行慈**，以及修学梵行，而住于仁爱之心的话，就名叫做重法，为可敬可重，和合于大众，而没有诤讼，独行而没有杂乱。其次，比丘！**2.口行慈，3.意行慈**，以自己的供养物，以及钵中有余之物，**4.给与人共享（利养）而不怀有彼此人我之心**。其次，比丘！对于圣者所行之**5.戒**，不犯不毁，而没有染污，为智者所称誉，善于具足持戒，成就贤圣的出要，平等而尽于苦，而**6.正见**，以及诸梵行，就名叫做重法，为可敬可重，而和合于众，而没有诤讼，独行而不杂乱。甚么叫做六修法呢？所谓六念：**1.佛念，2.法念，3.僧念，4.戒念，5.施念，6.天念**。甚么叫做六觉法呢？所谓六内入：**1.眼入，2.耳入，3.鼻入，4.舌入，5.身入，6.意入**。甚么叫做六灭法呢？所谓六爱：**1.色爱，2.声爱，3.香爱，4.味爱，5.触爱，6.法爱**。甚么叫做六证法呢？所谓六神通：第一为神足通证，第二为天耳通证，第三为知他心通证，第四为宿命通证，第五为天眼通证，第六为漏尽通证。

又有七成法、七修法、七觉法、七灭法、七证法。甚么叫做七成法呢？所谓七财（七种得法之财富）：**1.信财，2.戒财，3.惭财，4.愧财，5.闻财，6.施财，7.慧财**，就叫做七财。甚么叫做七修法呢？所谓七觉意（七菩提分）：于是，比丘！修习**1.念觉意**，乃依于无欲，依于寂灭，依于远离，而**2.修法**（择法分），修学**3.精进，4.修喜，5.修猗**（轻安），**6.修定**，

7.修舍（行舍），乃依于无欲，依于寂灭，依于远离。甚么叫做七觉法呢？所谓七识住处（长养其识，而将其住处分为七类）：如有一类的众生，1.具有若干不同的身，也具有了若干不同之想，为天的一部分，以及人类，这就是初识住。2.又有众生，为若干种之身，而同为一想的，就是梵光音天最初生时（初禅）是。这就是第二识住。3.又有众生，同为一身之形，而却有不同之若干种之想，就是光音天（二禅天），这就是第三识住。4.又有众生，为一身，也为同一想，就是遍净天是（三禅天），这是第四识住处。5.又有众生，为空处而住（空无边处），这是第五识住。6.或者为识处住（识无边处），这是第六识住。7.或者为不用处（无所有处），这是第七识住。

甚么叫做七灭法呢？所谓七使法（使为烦恼，有七种烦恼使人不得自在解脱之法）：1.欲爱使，2.有爱使，3.见使，4.慢使，5.瞋恚使，6.无明使，7.疑使。甚么叫做七证法呢？为七漏尽之力（漏也是烦恼，漏尽就是灭尽烦恼之义。1.苦、集、灭、味、过之出要—超出苦乐之道的四谛之知见。2.欲的知见。3.贪嫉恶不善之法之不漏不起。4.四念处之修习。5.五根、五力〔信、勤、念、定、慧之根与力〕之修行。6.七觉意—七菩提分之修行。7.八圣道之修行。于是，1.漏尽的比丘。对于一切诸苦、集、灭、味、过之出要，都如实而知见，2.观欲有如火坑，也像刀剑，知欲而见欲，不贪于欲，心不住于欲。3.就中又善观察，如实而得知，如实而得见后，对于世间的贪淫、恶不善之法，则不起不漏，而4.修学四念处，多修而多行，对于5.五根、五力（信、勤、念、定、慧之根与力），以及6.七觉意（七菩提分），和7.贤圣的八道（八圣道），都多修而多行。

又有八成法、八修法、八觉法、八灭法、八证法。甚么叫做八成法呢？所谓八因缘，未得梵行而得智，得梵行后，其智增多。那八种呢？1.像如是的比丘，依世尊而住，或者依师长而住，或者依有智慧的梵行者而住，而生惭愧之心，有爱有敬，这就是初因缘，为未得梵行而得智，得梵行后，智慧则增多。2.又次，依世尊而住，随时请问世尊：『此法是甚么意义，是趣于甚么地方呢？』世尊或尊长就会为你开演深义，这就是第二因缘。3.既听法后，身心都会乐于静，这就是第三因缘。4.不会作那些遮道的无益的杂论，他如到了大众当中，或者是自说法，或者请他人说法，都仍然不会舍弃贤圣的默然，这就是第四因缘。5.多闻而广博，守持而不忘，对于那些深奥的诸法，上中下（始终）皆善的，义味诚谛，梵行具足的道理，听后能入于心，见而不流动，这就是第五因缘。6.修习精勤，灭不善之行，善行都日增，勉力而堪任，而不舍斯法，这就是第六因缘。7.又用智慧，而知起灭之法，圣贤所趣的，而能尽苦际，这就是第七因缘。8.又观察五受阴之生相、灭相，而知此为色，为色之集、为色之灭；此为受，为想，为行，为识，为受想行识之集、受想行识之灭等，这就是第八因缘，是未得梵行，而有智，已得梵行，而智慧增多。甚么叫做八修法呢？所谓贤圣八道：1.正见，2.正志（正思惟），3.正语，4.正业，5.正命，6.正方便，7.正念，8.正定。甚么叫做八觉法呢？所谓世间的八法：1.利，2.衰，3.毁，4.誉，5.称，6.讥，7.苦，8.乐。甚么叫做八灭法呢？所谓八邪：1.邪见，2.邪志（邪思惟），3.邪语，4.邪业，5.邪命，6.邪方便，7.邪念，8.邪定。甚么叫做八证法

呢？所谓八解脱：1.色观色（肉身有色想，观外色解脱。在于内身有色想之贪，为除此贪，而观外之不净之青瘀等之色，使贪不起），就是第一解脱。2.内无色想，外观色（内无色想观外色解脱。于内身无色想之贪，虽已除了，而想使更坚牢，而观外之不净的青瘀等之色，而使不起贪。就是第二解脱。3.净解脱（净解脱身作证具足住。观净色使贪不起，名叫净解脱，将此净解脱于身口证得，具足圆满，住于定，名叫身作证具足住），是第三解脱。4.度色想，灭瞋恚想，而住于空处（空无

边处解脱），就是第四解脱。5.度空处，而住于识处（识无边处解脱），就是第五解脱。6.度识处，而住于不用处（无所有处解脱），就是第六解脱。7.度不用处，住于有想无想处（非想非非想处解脱），就是第七解脱（以上自4.至7.之四解脱，都因各各都能舍弃下地之贪，故名解脱）。8.度有想无想处，而住于想知灭（灭受想定解脱身作证具足住，此为灭尽定，是厌受想等之心，永住于无心，故名解脱），就是第八解脱。

又有九成法、九修法、九觉法、九灭法、九证法。甚么叫做九成法呢？所谓九净灭支法（九种清静勤支）：1.戒净灭支，2.心净灭支，3.见净灭支，4.度疑净灭支，5.分别净灭支，6.道净灭支，7.除净灭支，8.无欲净灭支，9.解脱净灭支。甚么叫做九修法呢？所谓九喜本（九种正思惟根法）：第一为喜，第二为爱，第三为悦，第四为乐，第五为定，第六为如实知，第七为除舍，第八为无欲，第九为解脱。甚么叫做九觉法呢？所谓九众生居（九类人天众生所居住之处）：1.或者有一类众生，有了若干种不同身份，而有了若干种不同之想。如天的一部份，以及人类是，这是初众生居。2.或者有众生，有若干种的身份，而同为一个想的，就是梵光音天最初生时（初禅天），这就是第二众生居。3.或者有众生同为一种身，而有了若干种不同之想，为光音天（二禅天）

是，这就是第三众生居。4.或者有众生，同为一类身，也同为一个想，为遍净天（第三禅天）是，这就是第四众生居。5.或者有众生，为无想无所觉知（在四禅里另出），为无想天是，这就是第五众生居。6.又有众生，为空处住（住在于无色界之一的空无边处），这就是第六众生居。7.又有众生，为识处住（住于识无边处），这就是第七众生居。8.又有众生，在于不用处而住（住于无所有处），这就是第八众生居。9.又有众生，住于有想无想处（非有想非无想处天），这就是第九众生居。甚么叫做九灭法呢？所谓九爱本（九种爱根法）：由于1.爱，而有2.求，由于求，而有3.利，由于利，而有4.用，由于用，而有5.欲，由于欲，而有6.着，由于着，而有7.嫉，由于嫉，而有8.守，由于守，而有9.护。甚么叫做九证法呢？所谓九尽（九种相继之灭尽）：1.如入初禅时，则声刺会灭尽（离生喜乐地）。2.入于第二禅时，则觉观（寻伺）刺会灭

（定生喜乐地）。3.入于第三禅时，则喜刺会灭（离喜妙乐地）。4.入于第四禅时，则出入息刺会灭（舍念清静地）。5.入于空处时，则色想刺会灭（空无边处）。6.入于识处时，则空想刺会灭（识无边处）。7.入于不用处时，则识想刺会灭（无所有处）。8.入于有想无想处时，则不用想刺会灭（非想非非想处）。9.入于灭尽定时，则想受刺会灭尽。

又有十成法、十修法、十觉法、十灭法、十证法。甚么叫做十成法呢？所谓十救法：1.第一就是比丘具足了二百五十戒，威仪都具足，见有小罪业，都会生大怖畏，平等而学戒（大小罪都不敢作，都平等持戒），心并没有倾于邪念，第二就是得善知识。第三就是其言语都中正，多所堪忍。第四就是好求善法，分布与人而不吝惜。第五就是诸梵行人有所施設的话，就辄往（常往）去佐助，协助后也不以为劳，那些难为的都能为，也教人去为（作）。第六就是多闻，一旦听闻后，便能受持，未曾有忘弃。第七就是精勤，而灭不善之法，而增长善法。第八就是常自专念，并没有他想，而能忆本善之行，有如在于目前那样。第九就是智慧成就，观法之生灭，以贤圣之律，去断除其苦本。第十就是乐于闲居（独自在静寂之处），专念而思惟，在于禅定中间，没有一些调戏之事。

甚么叫做十修法呢？所谓十正行（八正道加正解脱与正智）：1.正见，2.正志（正思惟），3.正语，4.正业，5.正命，6.正方便，7.正念，8.正定，9.正解脱，10.正智。甚么叫做十觉法呢？所谓十色入（十处，将内外十二处当中之意与法除外之其余的十处，则五根五境）：1.眼入，2.耳入，3.鼻入，4.舌入，5.身入，6.

色入，7.声入，8.香入，9.味入，10.触入。甚么叫做十灭法呢？所谓十邪行：1.邪见，2.邪志（邪思惟），3.邪语，4.邪业，5.邪命，6.邪方便，7.邪念，8.邪定，9.邪解脱，10.邪智。甚么叫做十证法呢？所谓十无学法（佛弟子的果位中，前三果为有学，第四果之阿罗汉为无学。由于学道圆满，更无有学之法。故无学法就是指阿罗汉道）：1.无学正见，2.无学正志，3.无学正语，4.无学正业，5.无学正命，6.无学正方便，7.无学正念，8.无学正定，9.无学正解脱，10.无学正智。诸比丘们！这名称做一增法，我现在为你们阐说如是之法，你们也应该精勤去奉行！诸比丘们！你们应该要在闲居树下空寂之处，去精勤坐禅，不可以自我放恣。现在如果不努力的话，后悔有甚么益处呢？这就是我的教训，要勤于受持！」

那时，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佛说长阿含经卷第九完。

(十二)三聚经{一〇}

大意：

此经也和增一经一样，是采佛说的方式。法相之分类法是依1.趣恶趣，2.趣善趣，3.趣涅盘之三法众，各各增一至十之增一之法。而此经和增一经同缺巴利文的原典，故此二经可能是依众集经和十上经同一原典而抄译的？

大意：本经也和增一经同样的，以佛说的体裁结集下来的。也是法相的分类法。然而其内容乃和前几经有些不同，是依(1)趣恶趣，(2)趣善趣，(3)趣涅盘法之三法聚，而各各由一而增至于十的增一法。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在于祇树给孤独园，和大比丘众，一千二百五十人都俱在。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我要对你们讲说微妙之法，为义味都清静，梵行都具足之法，所谓三聚法。你们要谛听！听后要思惟而念它，当会为你们说。」这时，诸比丘们，都受教而在听佛说法。

佛陀告诉比丘们说：「所谓三法聚（善趣、恶趣、涅盘）就是：有一法趣于恶趣，一法趣于善趣，另一法乃趣于涅盘。甚么叫做一法趣于恶趣呢？所谓没有仁慈，而怀有毒害之心，这就是为之一法将趣向于恶趣。甚么叫做一法趣于善趣呢？所谓不用恶心加之于众生的身上，这就是

一法将趣向于善趣。甚么叫做一法趣于涅槃呢？所谓能够精勤，能够修身念处，就是为之一法将向于涅槃。

又有二法趣向于恶趣，又有二法趣向于善趣，又有二法趣向于涅槃。甚么叫做二法趣向于恶趣呢？一种就是所谓毁戒，第二就是所谓破见。甚么叫做二法趣向于善趣呢？第一就是所谓戒具，第二就是所谓见具。甚么叫做二法趣向于涅槃呢？第一就是所谓止（定），第二就是所谓观（慧）。

又有三法趣向于恶趣，三法向于善趣，三法向于涅槃。甚么叫做三法向于恶趣呢？所谓三不善根，也就是**1.贪不善根，2.恚不善根，3.痴不善根**。甚么叫做三法向于善趣呢？所谓三善根，也就是**1.无贪善根，2.无恚善根，3.无痴善根**。甚么叫做三法趣向于涅槃呢？所谓三种三昧，也就是**1.空三昧**（空为万事当中去观人或法之空。所谓空我所见。非我为空我见，是观空而住的禅定）。**2.无相三昧**（无相就是灭，是指涅槃，涅槃是没有色声香味触之五尘，也没有男女，以及生、异、灭之三相有为相，是观无相，也就是以空而观无差别的相状之禅定）。**3.无作三昧**（无作为无愿，无愿为无相，为观无愿求之事，是观无愿而住的禅定）。

又有四法趣向于恶趣，四法向于善趣，四法向于涅槃。甚么叫做四法向于恶趣呢？所谓**1.爱语**（贪爱之语），**2.恚语**（瞋恚之语），**3.怖语**（恐怖之语），**4.痴语**（愚痴之语）。甚么叫做四法向于善趣呢？所谓**1.不爱语**（不贪爱之语），**2.不恚语**，**3.不怖语**（不恐怖之语），**4.不痴语**（不愚痴之语）。甚么叫做四法向于涅槃呢？所谓四念处：**1.身念处**（观身不净），**2.受念处**（观受是苦），**3.意念处**（观心无常），**4.法念处**（观法无我）。

又有五法向于恶趣，五法向于善趣，五法向于涅槃。甚么叫做五法向于恶趣呢？所谓破五戒：**1.杀生，2.偷盗，3.淫逸，4.妄语，5.饮酒**。甚么叫做五法向于善趣呢？所谓持五戒：**1.不杀生，2.不偷盗，3.不淫逸，4.不欺语，5.不饮酒**。甚么叫做五法趣向于涅槃呢？所谓五根：**1.信根，2.精进根，3.念根，4.定根，5.慧根**。

又有六法向于恶趣，六法向于善趣，六法向于涅槃。甚么叫做六法向于恶趣呢？所谓六不敬：**1.不敬佛，2.不敬法，3.不敬僧，4.不敬戒，5.不敬定，5.不敬父母**。甚么叫做六法向于善趣呢？所谓六敬法：**1.敬佛，2.敬法，3.敬僧，4.敬戒，5.敬定，6.敬父母**。甚么叫做六法向于涅槃呢？所谓六思念：**1.念佛，2.念法，3.念僧，4.念戒，5.念施，6.念天**。

又有七法向于恶趣，七法向于善趣，七法向于涅槃。甚么叫做七法向于恶趣呢？所谓：**1.杀生，2.不与取**（人不给他，强夺或闍取），**3.淫逸，4.妄语，5.两舌，6.恶口，7.绮语**。甚么叫做七法向于善趣呢？所谓：**1.不杀生，2.不偷盗，3.不淫逸，4.不欺语，5.不两舌，6.不恶口，7.不绮语**。甚么叫做七法向于涅槃呢？所谓七觉意（七菩提分）：**1.念觉意，2.择法觉意，3.精进觉意，4.猗觉意，5.定觉意，6.喜觉意，7.舍觉意**。

又有八法向于恶趣，八法向于善趣，八法向于涅槃。甚么叫做八法向于恶趣呢？所谓八邪行：**1.邪见，2.邪志**（邪思惟），**3.邪语，4.邪业，5.邪命，6.邪方便，7.邪念，8.邪定**。甚么叫做八法向于善趣呢？所谓：**1.世间的正见，2.世间的正志，3.世间的正语，4.世间的正业，5.世间的正命，6.世间的正方便，7.世间的正念，8.世间的正定**。甚么叫做八法向于涅槃呢？所谓八贤圣道：**1.正见，2.正志，3.正语，4.正业，5.正命，6.正方便，7.正念，8.正定**。

又有九法向于恶趣，九法向于善趣，九法向于涅槃。甚么叫做九法向于恶趣呢？所谓九恼：有人**1.已侵恼我，2.现在侵恼我，3.当来会侵恼我**；我所爱的，**4.已被侵恼，5.现今侵恼，6.当来会侵恼**；我所憎的，**7.已被爱敬，8.现今爱敬，9.当来会爱敬**。甚么叫做九法向于善趣呢？所谓九无恼：如他已侵恼我，我恼有甚么益处呢？**1.不生恼，2.现今不生恼，3.当来不**

生恼；我所爱的，他已侵恼了，我恼有甚么益处呢？4.已不生恼，5.现今不生恼，6.当来不生恼；我所憎恨的，他已爱敬（逆其心），我恼有甚么益处呢？7.已不生恼，8.当来不会生恼，9.现今不生恼。甚么叫做九法向于涅槃呢？所谓九善法：第一为喜，第二为爱，第三为悦，第四为乐，第五为定，第六为实知，第七为除舍，第八为无欲，第九为解脱。

又有十法向于恶趣，十法向于善趣，十法向于涅槃。甚么叫做十法向于恶趣呢？所谓十不善：身业之1.杀，2.盗，3.淫，口业之4.两舌，5.恶骂，6.妄言，7.绮语，意业之8.贪取，9.嫉妒，10.邪见。甚么叫做十法向于善趣呢？所谓十善行：身业之1.不杀，2.不盗，3.不淫，口业之4.不两舌，5.不恶骂，6.不妄言，7.不绮语，意业之8.不贪取，9.不嫉妒，10.不邪见。甚么叫做十法向于涅槃呢？所谓十直道：1.正见，2.正志，3.正语，4.正业，

5.正命，6.正方便，7.正念，8.正定，9.正解脱，10.正智。

诸比丘们！像如是的十法，乃能得至于涅槃，这就是名叫三聚微妙的正法。我为如来，为众弟子所应作的，没有不周备，都忧念你们之故，演说这些经道。你们也应该自忧其身，都宜当住在于闲居独处，在树下等处，去思惟其中的奥义，不可有懈怠的心念。如果现在不勉力用功的话，后悔也是无益的！」

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十三)大缘方便经{一〇}

大意：

此经是佛陀为阿难说佛教的根本教义，是重要教理—十二因缘法，依顺逆生灭之观法而说。此经虽说十二因缘法，然而经中至说明之阶段时，即和巴利原本同样的叙说九支缘起法。而且因缘法的说明，虽有三世两重的相续的说明，然而以相依相关的说明为全体的骨子之事，以及十二支中，以「爱」的说明为基础等事，是值得特别注意之处。又因缘法的说明中，曾叙述无我、七识住处，以及八解脱等。

七识住：对于三界五趣，长养其识，欲识自住，差别所乐。1.初识住：有色身之有情，身与想共异之处，人趣之全，及一分之天—欲六天，及色界初禅三天，除劫初起之有情外，余时之有情。有情各自之身形有小大胜劣，思想亦各异，故谓身想俱异。第二识住：身异，而想一之处—色界初禅三天之梵天。大梵天王与梵众天之身有大小胜劣之差。而梵众起想，以为我等皆是大梵王所生。大梵王亦起想，以为此诸梵众皆我所生。第三识住：身一想异之处—色界第二禅之三天。这里的天人形貌皆同，故为身一。第四识住：身一想一之处—色界第三禅之三天。形貌同一，又唯为乐受之想。第五识住：无色界之空无边处天。第六识住：无色界之识无边处天。第七识住！无色界之无所有处天。以上三天处，均无身形，唯有舍受想。

八解脱：1.内有色想观外色解脱。2.内无色想观外色解脱。3.净解脱身作证具足

住。4.空无边处解脱。5.识无边处解脱。6.无所有处解脱。7.非想非非想处解脱。8.灭受想定身作证具足住。

大意：本经乃佛陀为了阿难而说明佛教的根本教义，所谓因缘法，而以顺逆生灭的观法，去阐明其重要的教理。本经曾提示十二因缘法，然而经中的说明乃以九缘起法之叙述。里面有关于三世两重相续的说明，以及相依相关的说明，都尽在于此。又有无我、七识住处、八解脱等的启示。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拘流沙国（拘流为拘楼，为十六大国之一，沙就是于，也就是在于拘流国的人世间），在劫摩沙（该国的城市）的住处，和大比丘众，一千二百五十人都俱在。

那时，阿难（欢喜，佛的堂弟，多闻第一，十大弟子之一），住在于闲静之处，曾作如是之言：「甚奇！甚特！世尊所说的十二因缘法（缘起法，为佛教中最为基本之说，所谓众生生存的实相，乃以相依相关的关系而阐说的），其光明乃为甚深难解！然而如我的意识去观察的话，只能看到目前之事那样，怎么能了解其甚深的道理呢？」于是，阿难就从其静室而起，而至于世尊之处，到后，以头面去礼拜在佛的双足前，然后退坐在一边，而白世尊说：「我刚才在于静室时，曾默自思念：甚奇！甚特！世尊所说的十二因缘法，其光明之处，乃为甚深难解！如我的心意去观察的话，只能知道目前之事那样而已，怎么能知道其深奥的真义呢？」

那时，世尊告诉阿难说：「止！上！不可以作此言，不可以说十二因缘法之光明为甚深难解！阿难！此十二因缘乃为难见难知，那些诸天、恶魔、梵天、沙门、婆罗门，其未彻见因缘法的众生，假如欲思量观察，而想去分别其义的话，就统统都是荒迷，是不能见到的。阿难！我现在为你说：老死有缘（会至于老死，是有其来因的），假若有人问而说：『甚么是老死的缘？』的话，就应回答他而说：『生就是老死的缘。』（由于现在的业，而引起未来之生，未来之有生，就是未来的会老死的缘）。如再问而说：『谁是生缘？』（为甚么未来会有生？是基于甚么因缘而来的呢？）就应回答他而说：『有是生缘。』（有乃由于烦恼而造业，而决定其次之果的，所谓生存的当体，故有就是未来之生之缘。）如再问而说：『谁是有缘？』（甚么是有的缘，有从哪里来的？）的话，就应回答他而说：『取是有缘』（取就是执着，就是烦恼，是想要而欲得的心地，故取者就是构成的缘）。如再问而说：『谁是取的缘？』的话，就应回答他而说：『爱是取缘。』（爱就是生诸爱欲之心，故爱就是执取的缘。）如再问而说：『谁是爱之缘？』的话，就应回答他而说：『受是爱缘。』（受就是依

于六根而感受的作用，故感受就是生爱的缘。）如再问而说：『谁是受的缘？』的话，就应回答他而说：『触是受的缘。』（触为感触，如感触冷暖、高低、好丑等不管是苦是乐，都只为相接触，故感触就是感受的缘。）如再问而说：『谁是触的缘？』的话，就应回答他而说：『六入就是触的缘。』（六大为眼耳鼻舌身意的六根，为造成主客对象的基因，故六入就是触的缘。）如再问而说：『谁为六入之缘？』的话，就应回答他而说：『名色就是六入之缘。』（名为精神，色为物质，故为身心的全体，故有了名色，才会有了六入，名色就是六入之缘。）如再问而说：『谁为名色的缘？』的话，就应回答他而说：『识是名色之缘。』（识为六识之全体，为识别、分别一切之心，故为名色的缘。）如再问而说：『谁为识之缘？』的话，就应回答他而说：『行就是识

之缘。』（行就是一切行动，是过去世的烦恼的行业，不管是善是恶，均为是业行，故业行就是识的缘。）如再问而说：『谁为行之缘？』的话，就应回答而说：『痴就是行之缘。』（痴为无明，为过去世无始以来的烦恼，是一切的成立根源，故为行的缘。）

阿难！像如是的，缘于痴（愚痴，无明），而有了行，缘于行，而有了识，缘于识，而有了名色，缘于名色，而有了六入，缘于六入，而有了触，缘于触，而有了受，缘于受，而有了爱，缘于爱，而有了取，缘于取，而有了有，缘于有，而有了生，缘于生，而有了老、死、忧、悲、苦恼等大患所集的一切，这就是成为此大苦阴之缘。」（十二因缘有顺逆二观之说明。由老死为起点，乃至无明，就为之逆观，由无明为起点，乃至老死，就是所谓的顺观。）

佛陀又告诉阿难说：「缘于生，而有了老死，这是甚么意义呢？因为倘使一切众生，并没有生的话，宁有老死吗？」阿难回答说：「无也」。（没有生，怎么会有老，有死呢？是不会有事。）佛陀说：「因此之故，阿难，由于此缘，而知道老死乃由于生而有，乃缘于生而有了老死的。我所说的，其义乃在于此的。」

佛陀又告诉阿难说：「缘于有，而有了生，此为甚么意义呢？倘使一切众生，都没有欲有、色有、无色有（有为生死的果报，欲有就是欲界的异名，也是欲界的生死，色有为色界的异名，是色界的生死，无色有为无色界的异名，为无色界的生死。欲有、色有、无色有称为三有，为三界的异名）的话，宁有生吗？」回答说：「没有的！」佛陀说：「阿难！我乃以此缘，而知道生乃由于有，缘于有，才有了生的。我所说的，其义乃在于此。」

佛陀又告诉阿难说：「缘于取，再有了有，此为何义呢？倘使一切众生，都没有欲取、见取、戒取，我取的话（欲取就是取着于色声香味触等五尘，为贪欲之取着。见取就是执取于我见、边见等见。戒取为戒禁取，为取着于非理之修行法，所谓戒禁取见。我取就是取着于我见、我慢等），宁会有了有吗？」回答说：「不会有。」佛陀说：「阿难！我乃由于此缘，而知道有乃由于取，缘于取，而有了有的。我所说的，其义就在此。」

又告诉阿难说：「缘于爱，而有了取，这是甚么意义呢？倘使一切众生，并没有了欲爱、有爱、无有爱的话（欲爱为种种的爱欲，有爱为常见之爱，无有爱为断见之爱。南传为色爱、声爱、香爱、味爱、触爱、法爱等六爱），宁为有了取与否呢？」回答说：「不会有。」佛陀说：「阿难！我乃由于此缘之故，知道取乃由于爱，缘于爱，而有了取。我所说的，其义乃在于此。」

又告诉阿难说：「缘于受，而有了爱，此为甚么意义呢？倘使一切众生没有了乐受、苦受、不苦不乐受的话（受为感觉之义：乐受就是领纳快乐之感，苦受就是领纳苦恼之感，不苦不乐受就是舍受，感受不苦，也感受不乐。南传作1.眼触所成受，2.耳触所成受，3.鼻触所成受，4.舌触所成受，5.身触所成受，6.意触所成受之六受），宁有爱吗？」回答说：「不会有。」佛陀说：「阿难！我乃由于此缘，而知道爱，乃由于受，缘于受，而有了爱。我所说的，其义乃在于此。阿难！当知！因于爱，而有了求，因于求，而有了利，由于利，而有了用，因于用，而有了欲，因于欲，而有了着，因于着，而有了嫉，因于嫉，而有了守，因于守，而有了护。阿难！因于有了保护之故，而有了刀杖、诤讼，而作算不尽的恶业（动干戈、兴诉讼，总会有恶业的一面。）我所说的，其义乃在于此。阿难！这是甚么意义呢？如果使一切众生，并不为了保护自己的一切的话，是否当会有刀杖、诤讼等，而生起无数的恶业吗？」回答说：「不会有。」佛陀说：「因此之故，阿难！由于此因缘，而知执刀杖、兴诤讼等事，乃由于保护而起的，缘于保护，而有了刀杖、诤讼。阿难！我所说的，其义乃在于此。」

又告诉阿难说：「因于守，而有了护，这是甚么意义呢？倘使一切众生，没有守的话，宁可有护吗？」回答说：「不会有的。」佛陀说：「阿难！我乃由于此缘，而知道保护乃由于守，因于守，而有了护。我所说的，其义乃在于此。阿难！因于嫉，而有了守，这是甚么意义呢？倘使一切众生，都没有嫉的话，宁可有守吗？」回答说：「没有的！（不会有的。）」佛陀说：「阿难！我乃由于此缘，而知道守乃由于嫉，因于嫉，而有了守的。我所说的，其意乃在于此。阿难！因于着，而有了嫉，这是甚么意义呢？倘使一切众生，都没有着的话，宁可有嫉吗？」回答说：「没有的。」佛陀说：「阿难！我乃由于此缘，而知道嫉，乃由于有了着，因于着，而有了嫉的。我所说的，其义乃在于此。阿难！因于欲，而有了着，这是甚么意义呢？倘使一切众生，都没有欲的话，宁可有着了吗？」回答说：「没有的。」佛陀说：「阿难！我乃由于此缘，而知道有了着，乃由于欲，因为有了欲，才会有了着。我所说的，其义乃在于此。阿难！因于用，而有了欲，这是甚么意义呢？倘使一切众生都没有用的话，宁可有欲吗？」回答说：「没有的。」佛陀说：「阿难！我乃由于此义之故，知道欲，乃由于用，因于用，而有了欲。我所说的，其义乃在于此。阿难！因于利，而有了用，这是甚么意义呢？倘使一切众生，都没有利的话，宁可有用吗？」回答说：「没有的。」佛陀说：「阿难！我乃由于此义之故，知道用，乃由于利，因于利，而有了用。我所说的。其义乃在于此。阿难！因于求，而有了利，这是甚么意义呢？倘使一切众生都没有求的话，宁可有利吗？」回答说：「没有的。」佛陀说：「阿难！我乃由于此缘，而知道利，乃由于求，因于求，而有了利。我所说的，其义乃在于此。阿难！因于爱，而有了求，这是甚么意义呢？倘使一切众生，都没有爱的话，宁可有求吗？」回答说：「没有的。」佛陀说：「阿难！我乃由于此缘，而知道求乃由于爱，因于爱，而有了求，我所说的，其义乃在于此。」

又告诉阿难说：「因于爱，而有了求，乃至有了守与护。受也是如是这般，因于受，而有了求，乃至有了守与护。」

佛陀又告诉阿难说：「缘于触，而有了受，这是甚么意义呢？阿难！倘使没有眼根，没有色境，没有眼识的话，宁有感触与否呢？」回答说：「不会有的。」佛陀说：「如果没有耳根、声境、耳识，没有鼻根、香境、鼻识，没有舌根、味境、舌识，没有身根、触境、身识，没有意根，法境、意识的话，宁有感触与否呢？」回答说：「不会有的。」佛陀说：「阿难！倘使一切众生，都没有感触的话，宁有感受与否呢？」回答说：「不会有的。」佛陀说：「阿难！我乃由于此义，而知道感受乃由感触而有，缘于感触，而有了感

受。我所说的，其义乃在于此。阿难！缘于名色。而有了触，这是甚么意义呢？倘使一切众生，都没有名色的话，宁有心触与否呢？（名色之名为精神作用，也就是心，故名触就是心触，下面还有身触〔色触〕之提示。）」回答说：「不会有的。」佛陀说：

「倘使一切众生，都没有形色相貌的话，宁有身触与否呢？（名色之色就是身，为有对碍的色体，故身触就是色触。）」回答说：「不会有的。」佛陀说：「阿难！如果没有名色的话，宁有感触吗？」回答说：「不会有的。」佛陀说：「阿难！我乃由于此缘，而知道触乃由于名色，缘于名色，而有了触。我所说的，其义乃在于此。阿难！缘于识，而有了名色，这是甚么意义呢？如果识不入于母胎的话，是否会有名色吗？」回答说：「不会有的。」佛陀说：「如果识，入于母胎，但是如不出来的话，是否会有名色吗？」回答说：「不会有的。」佛陀说：「如果识出于母胎，然而婴孩却坏败的话，名色能够得以增长吗？」回答说：「不会有的。」佛陀说：「阿难！如果没有识的话，是否会有名色吗？」回答说：「不会有的。」

佛陀说：「阿难！我乃由于此缘之故，知道名色乃由于识，缘于识，而有了名色。我所说的，其义就是在于此。阿难！缘于名色，而有了识，这是甚么意义呢？如

果识不住于名色的话，则识就没有所住之处，假如识无住处的话，宁有生、老、病、死、忧、悲、苦恼吗？」回答说：「不会有的。」佛陀说：「阿难！如果没有名色的话，宁有识与否呢？」回答说：「不会有。」

佛陀说：「阿难！我乃由于此缘之故，知道识乃由于名色，缘于名色，而有了识。我所说的，其义就在于此。阿难！因此之故，名色乃缘于识，识之缘而有名色，名色之缘而有六入，六入之缘而有触，触之缘而有受，受之缘而有爱，爱之缘而有取，取之缘而有了有，有之缘而有生，生之缘而有老、死、忧、悲、苦恼、大苦阴之集。

阿难！齐于此，而为语，齐于此，而为应，齐于此，而为限。齐于此，而为演说，齐于此，而为智观，齐于此，而为众生。阿难！诸位比丘在于此当中，如实而正观，而无漏心解脱。阿难！这类比丘叫做慧解脱。像如是的解脱比丘，对于如来之终，也会知道，对于如来之不终，也会知道，如来之终不终，也都会知道，如来之非终非不终也会知道。为甚么呢？阿难！因为齐于此，而为语，齐于此，而为应，齐于此，而为限，齐于此，而为演说，齐于此，而为智观，齐于此，而为众生之故。像如是的尽知之后，这类无漏心解脱的比丘，如说他不知不见如是的知见（他如果如此的执见的话，那是不正确的），阿难！所谓执计（妄执）为我的话，都是同样的名叫我见（认为有我的实体，以此五阴为常：一、主宰的实我），以名色与受，都执计以为是我。有人说：

『受非我，我是受。』（感受之法，并不是我，我乃是感受。）或者有人说：『受非我，我非受，受法是我。』（感受并不是我，我也不是感受，感受之法，是由于我所感受，受法实在就是吾之我）。或者有人说：『受非我，我非受，受法非我，但爱是我』（感受不是我，我并不是感受，感受之法也不是我，唯有爱，就是我。）

阿难！那些执见为我的人，说感受就是我，常常对人说：『如来曾说三受，所谓乐受、苦受、不苦不乐受。当有乐受之感之时，并没有苦受之感，以及不苦不乐受之感；有苦受之时，则没有乐受与不苦不乐受，有不苦不乐受时，则并没有苦受与乐受。』为甚么缘故呢？阿难！由于乐触之缘，而生乐受，假如乐触消灭的话，则受也会消灭。阿难！由于苦触之缘而生苦受，假如苦触消灭的话，则其感受也会消灭。由于不苦不乐之触之缘，而生不苦不乐之感受，假如不苦不乐之触消灭的话，其感受也会消灭。阿难！如果两木相攒的话，则有火之发生，两木各放置在不同之处的话，就不会有火。这里所说之事，也是如是，由于乐触之缘之故，而会生乐受，如果乐触消灭的话，则其感受也会与之而俱灭。由于苦触之缘之故，而会生苦受，如果苦触消灭的话，则其感受也会与之而俱灭。由于不苦不乐之触之缘，而会生不苦不乐之受，假若不苦不乐之触消灭的话，则其感受也会与之而俱灭。阿难！此三受（苦、乐、舍）为有为，为无常，乃从因缘而生，是会尽之法，会灭之法，为朽坏之法。它并不是我有，我也不是其所有，应当要以正智，如实去观察（照实在的去观察其实在之性）。阿难！那些妄执而见我者，以受为之我，那就不对的了。

阿难！那些妄执见我的人，说受并不是我，我乃是受的话，就应当对他说：『如来乃说三受，所谓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假如乐受是我的话，当乐受消灭之时，就会有二个我，这就是其过错的地方。假若说苦受就是我的话，当那苦受消灭之时，就会有二个我，这就是其过错。如果不苦不乐受是我的话，当那不苦不乐受消灭之时，就会有二个我；这就是其过错的地方。』阿难！那些妄执见我的人，曾说：『受并不是我，我是受。』那就是不对的了，阿难！那些妄执而计我的人，曾作如是之说：『受并不是我，我乃不是受，受法（受的本性）就是我。』就应当对他而说：『一切并没有受，你怎样说有受法，说你是受法呢？』对曰（回答而说）：『非是。』因此之故，阿难！那些妄执而计我的人，曾经说：『受并不是我，我乃不是受，受法是我。』那就是不对的了。

阿难！那些妄计而执我的人，曾作如是之说：『受不是我，我不是受，受法不是我，但爱乃是我。』的话，就应当对他说：『一切并没有受，怎么会有爱呢？你是爱吗？』对曰（回答说）：『非也。』

（不是的）因此之故，阿难！那些妄计我的人，所说之：『受非我，我非受，受法非我，爱是我。』这就是其不是的了。阿难！齐为是为语，齐为是为应，齐为是为限，齐为是为演说，齐为是为智观，齐为是为众生。阿难！诸比丘们在于此法当中，如实而正观，而于无漏心解脱。阿难！这类比丘当名叫做慧解脱。像如是而解脱心的比丘，则有我也会知道，无我也会知道，有我无我也知道，非有我非无我，也知道。为甚么呢？阿难！齐是为语，齐是为应，齐是为限，齐是为演说，齐是为智观，齐是为众生，像如是的尽知之后，无漏心解脱的比丘，乃不知不见，而如是的知见的。

佛陀又对阿难说：「那些妄计为我的人，都一样的已决定：那些妄执而计我的人，或者说少色（有限之色）就是我，或者说多色（无限之色）就是我，或者说少无色（有限的无色）就是我，或者说多无色（无限的无色）就是我。阿难！那些说少色就是我的人，乃决定少色就是我，我所见的为是（坚执其所见为对的），其余的都是不对的。那些妄执多色是我的人，决定多色就是我，我所见的为对，其余的都是不对的。那些妄执少无色是我的人，决定而说少无色就是我，我所见的为对的，其余的都是不对的。那些妄执多无色是我的人，决定多无色就是我，我所见的为是，其余的都是不对的。」

佛陀又告诉阿难说：「所谓七识住（七种识，也就是七类众生所爱着而安住的地方）、二入处（无想的众生所安住之处有二：1.为无想入，2.为非想非无想入），据诸有沙门、婆罗门说：『这些地方很安隐，为救、为护、为舍、为灯、为明、为归的地方。为不虚妄，也没有烦恼的地方。』那七住呢？1.或者有众生，为若干种类之身，也为若干种类之想（各类众生的身形，以及思想都不一样），为一部份之天，以及人类的业识所寄住的地方，这就是初识住处。诸沙门、婆罗门说：『这些地方最安隐，为救、为护、为舍、为灯、为明、为归的地方，为不虚妄，为不烦恼之处。』阿难！如果比丘知道初识住，知集（知道初识住之生来的原因），知灭（知道初识住之灭尽），知味（知道初识住的乐味），知过（知道初识住的苦痛），知出要（知道初识住的出离之道）的话，就能如实而知道其一切的。阿难！那位比丘说：『彼不是我，我乃不是彼。』这样的如实而知，如实而见。

2.或者有众生，为若干种之身，而同为一想的话，就是指梵光音天（初禅天）。3.或者有众生，同为一类之身，而有若干种之想的话，就是指光音天（二禅天）。4.或者有众生，同为一类之身，也同为一个想的话，就是指遍净天（三禅天）。5.或者有众生，住于空处（无色界天之一，空无边处）。6.或者有众生，住于识处（无色界之二，识无边处）。7.或者有众生，住在于不用处（无色界之三，无所有处）。这就是为之七识住处。或者

有沙门、婆罗门说：『此处为最安隐，为救、为护、为舍、为灯、为明、为归的地方，乃为不虚妄，乃为没有烦恼的地方。』阿难！如果比丘知道七识住，知道其集因，知道其灭尽，知道其乐味，知道其过患，知道其超出之要道，而如实而知，如实而见的話，则那位比丘会说：『彼非我，我非彼。』这样就是如实而知见其真象，这就是七识住。

甚么叫做二入处呢？1.为无想入，2.为非想非无想入，这就是，阿难！这就是二入处。或者有沙门、婆罗门说：『此处最为安隐，为救、为护、为舍、为灯、为明、为归，为不虚妄，并没有烦恼的地方。』阿难！如果比丘知道二入处，知道其集因，知道其灭尽，知道其乐味，知道其过患，知道其超出之要道，如实而知见的話，那位比丘就会说：『彼非我，我非彼。』这样的如实而知，如实而见，就叫做二入。

阿难！又有八种解脱。那八种呢？所谓

1.色观色（内身有色想，观外色解脱。在于内身有色想之贪，为除此贪，而观外之不净之青瘀等之色，使贪不起），就是初解脱。2.内色想，观外色（内无色想观外色解脱。于内身无色想之贪，虽已除了，而想使更坚牢，而观外之不净的青瘀等之色，而使不起贪。）就是第二解脱。3.净解脱（净解脱身作证具足住。观净色使贪不起，名叫净解脱，将此净解脱于身口证得，具足圆满，住于定，名叫身作证具足住），就是第三解脱。4.度色想，而灭除有对之想，而不念杂想，而住于空处（空无边处解脱，度过色想，灭除瞋恚想，而住于空处），就是第四解脱。5.度空处，而住于识处（识无边处解脱），就是第五解脱。6.度识处，而住于不用处（无所有处解脱），就是第六解脱。7.度不用处，而住于有想无想处（非想非非想处解脱），就是第七解脱（以上自第四至于第七之四解脱，都因各各都能舍弃下地之贪，故名解脱。）8.灭尽定（灭受想定解脱身作证具足住。此为灭尽定，是厌受想等之心，永住于无心，故名解脱），就是第八解脱。阿难！诸比丘们如果对于此八解脱逆顺（依次序，及作反之观），游行其中，出入都自由自在的话，则如是的比丘，就得俱解脱（心解脱、慧解脱，也就是解脱心之结缚，以智慧而得解脱，而为漏尽，而为无漏的圣者）。」

那时，阿难听佛所说，乃欢喜奉行！

(十四)释提桓因问经{一〇}

大意：

此经叙述佛陀在毘陀山。入于火焰三昧，为帝释讲解之事，是以一问一答的方式记录下来的。其内容概要如下：

一切众生的怨结均依贪嫉而起，贪嫉是依爱憎而生，爱憎即由欲念而起。欲由想而起，想由调戏心而起。若除调戏心，即没有想，乃至没有怨结。这样，即没有互相伤害等事。又说沙门如没有调戏心，即没有灭婣

（灭行之意。适于灭，导于灭之行法）。又说具足戒、究竟梵行、究竟安隐、究竟无余等的解脱道。帝释即成为佛的弟子，而得须陀洹果。帝释并追忆自己的往昔而说：过去曾和阿须伦（阿修罗、非天）争战而胜，虽有喜乐（欢喜）、念乐（精神的慰安）然而有刀杖喜乐、斗争喜乐之感觉，而今遇佛而奉佛，而得没有刀杖喜乐的真正喜乐（五功德，偈详）。此时在佛前奏琴之般遮翼子，曾受佛的赞誉，帝释即赐与干沓和王之女孩给他为妻。

大意：本经乃佛陀在于毘陀山，为帝释天阐释一切众生的怨结，乃由于贪嫉所生，贪嫉则由爱憎而生，爱憎乃由欲而起。爱由想而生，想则由调戏而起的。假如将调戏除弃的话，则爱，乃至怨结，均为没有，

也不会有相互伤害之事。当一位沙门，如没有调戏的话，就连灭迹也没有。并说具足戒、究竟梵行、究竟安隐、究竟无余等解脱道。帝释听后，则为佛的弟子，而得须陀洹果（入流，初果），而回忆往昔和阿须伦（阿修罗）战斗而胜时，都计为欢喜、念乐，而有刀杖的喜乐、斗诤的喜乐。现在遇佛而知道没有刀杖之喜乐—真正的喜乐。就中，曾记录有关于在佛前奏琴的般遮翼子，乃受佛赞其琴声，也由帝释介绍干沓和王之女给他等事。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摩竭陀国的庵婆罗村（以树名为村名）的北边，毗陀山的因陀婆罗窟里面。

那时，释提桓因（帝释天），曾经发起微妙的善心，欲来见佛而说：现在我应当到世尊之处。这时，诸忉利天（三十三天，第二层天）听闻释提桓因曾发起微妙的善心，而欲诣佛所之事，就随时去诣帝释天，到后，白说：「善哉！帝释！能发妙善之心，欲诣如来之处，我们也很乐意侍从于您，和您一同去世尊之处。」

这时，释提桓因就告诉执乐神一般遮翼而说：「我现在欲诣世尊之处，你可以同行，这些忉利天的诸天，也当会和我一同去诣佛所的。」乐神回答说：「唯然！」这时，般遮翼就持其琉璃琴，在于帝释之前，在于忉利天的天众当中，鼓起其琴，来作供养。当时，释提桓因，和忉利诸天，以及般遮翼，都在于法堂上忽然不现，譬喻大方士之屈伸臂之顷，已到了摩竭陀国之北边的毗陀山中。

那时，世尊正入于火焰三昧（火光禅定，入此中时，身中能发出种种的火焰等事象），在毗陀山一带的地方，都受此三昧之光曜所照，变为同一个火焰之光色。那时，国人看见其情形，就自相谓言（互相谈论此情景而说）：「此毗陀山变成为同一火色，一定就是如来，及诸天之神力所致吧！」

这时，释提桓因告诉般遮翼说：「如来、至真（应供），乃为非常难得以覩见的，而能垂降在于此闲静之处，在此寂默无声的地方，以飞禽走兽为其伴侣，此处乃常有诸大神天，在侍卫世尊，你可以在于前面鼓奏琉璃琴，去娱乐称赞世尊，我和诸天，也会随后而到那个地方。」回答说：「唯然！」就这样的受其教言后，乃执持琉璃琴，首先诣于佛所。到后，在离开佛陀不远之处，鼓奏其琉璃琴，以偈颂歌赞而说：

跋陀礼汝父 汝父甚端严 生汝时吉祥 我心甚爱乐
本以小因缘 欲心于中生 展转逐增广 如供养罗汉
释子专四禅 常乐于闲居 正意求
甘露 我专念亦尔
能仁发道心 必欲成正觉 我今求彼女 必欲会亦尔
我心生染着 爱好不舍离 欲舍不能去 如象为钩制
如热遇凉风 如渴得冷泉 如取涅槃者 如水灭于火
如病得良医 饥者得美食 充足生快乐 如罗汉游法
如象被深钩 而犹不肯伏 奔突难禁制 放逸不自止
犹如清凉池 众花覆水上 疲热象沐浴 举身得清凉
我前后所施 供养诸罗汉 世有福报者 尽当与彼供
汝死当共死 汝无我活为 宁使我身死 不能无汝存
忉利天主 释今与我愿 称汝礼

节具 汝善思察之

（跋陀〔执乐天王的女孩，美貌，人称为太阳之光〕啊！礼拜你的家父吧！你的

家父乃非常的端严，生妳之时，非常的吉祥，我的心，乃非常的爱乐。本来乃以小小的因缘，而欲心却由于其中而生。此心乃展转而遂为增广，有如供养阿罗汉〔无生、应供〕那样的喜悦心情。也如释子〔释迦种子〕之专意于四禅，常乐于闲静之居处，其真正的用意，乃在于寻求甘露那样，我专念而不乱，而同样的道理。）

（能仁〔牟尼，为圣者〕，乃发起道心，必定欲成正觉。我现在求彼女，必定欲会，也是同样的道理。我的心已生起了染着，爱好而不能舍离，欲舍弃却不能离去，有如大象之

被钩制那样。有如炎热之时遇着凉风，有如口渴时，得到冷泉那样。如取涅槃的人那样，如水灭消火炎那样，如有病而得以遇到良医那样，也如饥饿的人得美食那样，充足而生快乐，有如阿罗汉之游法那样。）

（有如大象之被深钩，仍然不肯降伏那样，还想奔突而难以禁制，放逸而不能自止。犹如在清凉池内，有众花覆在水上，疲劳而热恼的大象在里面沐浴，举身都得到清凉。我前后所布施的，供养诸阿罗汉，世间有福报的人，都应该奉献与他，供养要发愿而说：你如死了，当会和你一同死去，你如不在世间的话，我还活的有甚么用呢？宁可使我身死，不能没有你的存在。忉利天主啊！释〔帝释天〕啊！您现在应纳受我的愿，我称赞您的礼节已具备，愿您善于思察它！）

那时，世尊从其三昧（禅定）出来，乃告诉般遮翼而说：「善哉！善哉！般遮翼！你能够用清浄的音声，与琉璃琴调和，而称赞如来。你的琴声、你的声音，乃为不长不短，为悲和哀婉，能感动人心。你的琴所奏的，可说是众义都备有，也说出欲缚，也说出梵行，也说沙门，也说涅槃。」

那时，般遮翼白佛而说：「我思念起往昔之时，世尊在于郁鞞罗（村名），在那个地方的尼连禅河（佛成道前，在此河中沐浴过，为恒河支流）的水边，一株叫做阿游波陀（榕树之一）尼俱律（榕树）的树下，初成佛道之时，有一位名叫尸陀（帝

释的御者）天大将之子，以及执乐天王的女孩，共同在于一处，唯设其欲乐。我在于那个时候，看到其心里的状态，就为之作颂，在偈颂里说到欲缚之事，也说到梵行之事，更说沙门，以及谈说涅槃之法。那时那位天女闻我之偈后，就举目取笑于我而说：『般遮翼！我并未见到如来，我曾经在于忉利天的善法讲堂上，听到那边的诸天们称赞如来，为有如是之德，有如是之力。你乃常怀虔信，而亲近如来，我现在意欲和你共为知识。』世尊！我在那时与她一言之后，就不再和她共语了。」

这时，释提桓因（帝释天）曾作如是之念：这位般遮翼已经娱乐如来完了（以偈赞佛，歌颂娱乐），我现在宁可念于他。这时，帝释天主，就念那位般遮翼。这时！般遮翼又生如是之念而说：现在天帝释乃能怀念于我。就执持琉璃琴往诣帝释之处，帝释就告诉他说：「你用我的名，并称忉利天们之众意，问讯世尊而说：『起居轻利，游步强耶？』」（恭祝法体平安，广度众生，无忧无碍的客套语）」

这时，般遮翼承帝释之教，就往诣世尊之处，到后，头面礼佛的双足，然后退住在一边，他白世尊说：「释提桓因及忉利天，因故，派遣我来向世尊您问讯而说：『世尊的起居轻利，游步康强吧！』」世尊回答说：「使你的帝释天，以及忉利天们的寿命延长，快乐无患！所以的缘故为何呢？（为甚么呢？）因为诸天、世人，以及阿须伦（阿修罗，非天）等

诸众生们，都是贪求寿命，也求安乐、无患之故。」

那时，帝释天又自念而说：我们应该往诣礼觐世尊。就这样的和忉利天的诸天们，往诣佛所，到后，头面礼佛双足，然后退住在一边。这时，帝释白佛而说：「不审我今去世尊远，近可坐否？」（不知我现在离开佛身远一些，是否可以靠近在佛

身之边而坐吗?) 佛陀告诉帝释天说:「你的天众很多, 但靠近我的身边坐下吧!」

这时, 世尊所依止的因陀罗窟, 自然的广博起来, 为一大的无所障碍之处了。那时, 帝释天和忉利诸天, 以及般遮翼, 皆来礼佛双足, 然后都退坐在一边。帝释天白佛说:「有一个时候, 佛陀住在舍卫国的婆罗门舍时, 那个时候, 世尊曾入火焰三昧。我于那时, 有了少因缘, 曾经乘千辐的宝车, 到毗楼勒(增长)天王之处, 于空中经过时, 看见一天女叉手在世尊之前站立, 我就随时对那位天女说:『如世尊从三昧起来时, 妳就称我的名字, 代我问讯世尊而说:起居轻利, 游步强耶?』(起居轻便无碍, 游行步伐都康健吧!)不审那位天女后来能够完成我的此虔心吗?世尊!您还能忆起此事吗?」佛陀说:「能记忆的。那位天女不久曾为你致问于我。我从禅定起来时, 犹然听到你的车声的。」

帝释白佛说:「往昔之时, 我乃由于少事情, 而和忉利天的诸天们都集在于法堂, 那些诸位旧的天(从前就转生在此的诸天), 都作如是之言而说:『如果有如来出现于世间的話, 就会增益诸天众, 而会减损阿须伦众(阿修罗, 非天)的。』现在我乃亲自得以拜见世尊, 躬身自知(亲自知道), 亲自作证, 如来, 至真出现于世间, 而真正增益诸天众, 减损阿须伦众的了。这里有一位名叫瞿夷的释女(释迦族的女人), 生前在于世尊之处, 去净修梵行, 在她身坏命终之后, 转生于忉利天宫, 即作为我的孩子。忉利天的诸天们都称赞而说:『瞿夷大天子乃有大功德, 有大的威力。』又有其余的三位比丘, 生前在于世尊之处, 净修梵行, 在其身坏命终之后, 转生在于卑下一些的执乐神里面, 每天都常常的来为我给使(每日都来为帝释天效劳)。瞿夷天看见后, 曾用偈触娆(南传为叱责)而说:

汝为佛弟子	我本在家时	以衣食供养	礼拜致恭恪
汝等名何人	躬受佛教诫	净眼之所说	汝不观察之
我本礼敬汝	从佛闻上法	生三十三天	为帝释作子
汝等何不观	我所有功德	本为女人身	今为帝释子
汝等本俱共	同修于梵行	今独处卑贱	为吾等给使
本为弊恶行	今故受此报	独处于卑贱	为吾等给使
生此处不净	为他所触娆	闻已当患厌	此处可厌患
从今当精劝	勿复为人使	二人勤精进	思惟如来法
舍彼所恋着	观欲不净行	欲缚不	

真实 诳惑于世间

如象离羈絆	超越忉利天	释及忉利天	集法讲堂上
彼已勇猛力	超越忉利天	释叹未曾有	诸天亦见过
此是释迦子	超越忉利天	患厌于欲缚	瞿夷说此言
摩竭国有佛	名曰释迦文	彼子本失意	其后还得念
三人中一人	故为执乐神	二人见道谛	超越忉利天
世尊所说法	弟子不怀疑	俱共同闻法	二人胜彼一
自见殊胜已	皆生光音天	我观见彼已	故来至佛所

(你们生前为佛的出家弟子, 我本来为在家的信徒, 那时, 都以衣食供养于你们, 也礼拜你们, 以表虔诚的

心。你们到底是那一种人呢? 为甚么亲自受佛的教诫, 而为甚么净眼(具眼 佛陀)所说的, 你们都不专心去修持观察呢? 我本来是礼敬你的人, 乃从佛而听闻上善之法, 现在得以转生在于三十三天, 为帝释天之子。你们为甚么不认真观察? 我所有的功德—本来为一女人之身, 现在却能为帝释天之子。)

(你们本来都是同为是修学梵行的人, 现在却独生在于卑贱之处, 而为我们的给使〔使用人〕。本来在世之时, 所行的一定就是弊恶之行, 现在就因此之故而受此

果报，而独处于卑贱，而为我们所给使的神。你们所生的这个地方，并不是甚么清静净的地方，都被他人所娆乱的地方〔指都得看人的眼色而行动〕，听到此事后，应该晓得患厌，应该知道你所得的境处乃为可厌患的地方。从今以后应该要精勤，不可再为人所使用。）

（你们二人，应该勤勉精进，应该思惟如来之法。舍弃那些所恋着的一切，观察欲贪为不清净之行。欲缚乃为不真实，乃会诳惑世间的。应该要如大象之脱离其羈鞅那样，应该要超越忉利天〔三十三天，也为帝释所居的天〕。帝释天，以及忉利天的诸天们，虽然都常集在于善法讲堂讲善法，然而你们既已勇猛精进，就能以其勇猛之力，去超越忉利天，而会被帝释天赞叹为未曾有，诸天也同样的看见你们之超过此地之一切。这就是真正的释迦佛陀的弟子，能超越忉利天，能厌患于欲缚，瞿夷所说的就是这些话。）

（听说摩竭陀国有佛陀，名叫释迦文〔牟尼，寂静，佛陀〕其弟子中本来有失意的，然而其后来却还能得以念佛的教训，在三人当中，有一人，因此之故，为执乐神，其余的二人已得见道谛，已超越忉利天。世尊所说之法，弟子们不怀疑，而同样的听闻佛法，然而其中二人却能胜过另一人。自见殊胜后，都生在于光音天〔二禅天〕。我观见他们之事之后，因此之故，赶到佛陀您所住的地方的。）

帝释天又白佛说：「愿您特开一闲暇（拨一个时间），为我一决我的疑问吧！」佛陀说：「随你所问，我当会为你一一演说。」

那时，帝释天就向佛白言而说：「诸天、世人、干沓和（干达婆，执乐神），以及其余的众生们，到底都和甚么结（烦恼结缚）相应，乃至会为怨讎、刀杖相向呢？（会有怨讎而致于以干戈相斗的原因在那里？）」佛陀告诉帝释天说：「怨结之会产生，都由于贪嫉之故，致使诸天、世人、阿修罗（非天），及其余的众生们，都相互以刀杖相加害的。」

那时，帝释天就白佛说：「实在是如此！世尊！怨结之会产生，都由于贪嫉之故，而使诸天、世人、阿修罗，及其余的众生们，都相互以刀杖相加。我现在听佛所说，所有的疑网都均于除灭，不再会对于此事起疑问的了。然而不能了解此贪嫉之会产生，到底是由于甚么原因而起的？到底是何因何缘？到底甚么是其原首？从谁而有此贪嫉（为甚么会有此贪嫉）？从谁而无？（怎样才会没有此贪嫉呢？）」佛陀告诉帝释天说：「贪嫉之会产生，都是由于爱憎，爱憎就是其原因，爱憎就是其助缘，是以爱憎为首，从此爱憎而会有贪嫉，如果没有此爱憎的话，就不会有此贪嫉的了。」

那时，帝释即白佛而说：「实在是这样的！世尊！贪嫉之会产生，都是由于爱憎。是以爱憎为因，爱憎为缘，爱憎为首。从此爱憎而会有贪嫉，如果没有此爱憎的话，就不会有贪嫉的了。我现在听佛所说，迷惑都为之除灭，不再会有疑惑的了。然而不能了解爱憎到底又是由于何因而生起的？到底是何因何缘？到底谁为其原首？从谁而有此爱憎？到底要怎样

才会没有此爱憎？」佛陀告诉帝释说：「爱憎之会产生，均由于欲，因于欲，缘于欲，欲就是其原首，从此欲，而有了爱憎，没有此欲，就不会有此爱与憎。」

那时，帝释白佛说：「实在是这样的！世尊！爱憎之会产生，都是由于欲，都是因于欲，缘于欲，都是以欲为原首，从此欲而会有爱憎，没有此欲，就不会有此爱憎。我现在听佛所说，迷惑都尽除灭，不再会有疑惑的了。然而不知此欲到底又是由于甚么而生起的？是何因何缘而有了欲？谁为其原首？从甚么而有？怎样才会没有呢？」佛陀告诉帝释天说：「爱（欲）乃由于想（思想，意志动作）而产生的，都因于想，缘于想，是以想为其原首的，从此想而有了爱

（欲），如果没有此想的话，就没有此爱（欲）。」

那时，帝释白佛说：「实在是这样的！世尊！爱乃由于想而生起的，都因于想，

缘于想，是以想为其原首，从此而有了爱（欲），如果没有此想的话，就不会有爱（欲）。我现在听佛所说，已不再会有疑惑的了。然而不能了解此想又是从何而生的？是以何为因，以何为缘？谁为其原首？是以甚么而有了此想？怎样才会没有此想呢？」佛陀告诉帝释说：「想之所以会产生，乃由于调戏（嬉戏之乱想）所引起的，因于调戏，缘于调戏，调戏就是其原首，从此调戏而有了想，没有此调戏，就没有了想的。帝释！如果没有调戏的话，就不会有了想，没有想，就没有了欲，没有了欲，就没有爱憎，没有爱憎就不会有贪嫉，如果没有贪嫉的话，则一切众生就不会相互伤害。帝释！只缘于调戏为其本，因于调戏，缘于调戏，都以调戏为其原首，从此调戏而有了想，从想而有了欲，从欲而有了爱憎，从爱憎而有了贪嫉，由于贪嫉之故，而使诸群生们互相伤害。」

帝释白佛说：「实在是这样的！世尊！由于调戏，而有了想，因于调戏，缘于调戏，以调戏为原首，从此调戏而有了想，由于调戏而为有，如没有调戏，就不会有。如果本来并没有调戏的话，就不会有想，无想的话，就无欲，无欲就没有爱憎，无爱憎就没有贪嫉，无贪嫉就一切众生不会互相伤害。但是想乃由于调戏而生起，因于调戏，缘于调戏，乃以调戏为原首，从调戏而有了想，从想而有了欲，从欲而有了爱憎，从爱憎而有了贪嫉，从贪嫉而使一切众生互相伤害，我现在听佛所说，迷惑都已灭除，不再会有此种迷惑了。」

那时，帝释又白佛说：「一切沙门、婆罗门，是否都尽除调戏，而在于灭媮吗？（适于灭行，导致于灭行）？或者为不除灭调戏，而在于灭媮吗？」

佛陀告诉帝释说：「一切沙门、婆罗门，都不尽除调戏，而在于灭媮的。为甚么呢？帝释！世间有种种之界，众生乃各依自己之界，而坚固守持，而不能舍离，都说自己为实在，其余的都是虚妄的。回此之故，帝释！一切沙门、婆罗门，不尽除调戏，而在于灭媮的。」

那时，帝释白佛说，「实在是这样的！世尊！世间有种种的众生，都各依自己之界，都坚固守持，不能舍离，都说自己为实在，其余的为虚妄，因此之故，一切沙门、婆罗门，都不尽除调戏，而在于灭媮。我听佛之言，疑惑都已除灭，不再会有这种疑惑的了。」帝释说后，又白佛说：「要齐于几戏调，而在于灭媮呢？」

佛陀告诉帝释说：「调戏有三种的。第一就是口（言语），第二就是想（思想），第三就是求（追求探索）。其口所说的，都是自害、害他，也是自他之二都俱害的。如果舍离此言（调戏之言）后，而能如所言的话，就不会自害，不会害他，不会自他之二俱害，知时的比丘，乃如口所言，而专念不乱。第二之想，也会自害，也会害他，自他之二都会俱害。舍此想（调戏的思想）后，而如所想的话，就不会自害，也不会害他，自他之二，俱不相害，知时的比丘，如所想的，而专念不乱。帝释！第三之求（调戏的追求探索），也会自害，也会害他，自他之二也会俱害。舍此求后，而如所求的话，就不会自害，也不会害他，自他之二都俱不害，知时的比丘，如所求，而专念不乱。」

那时，释提桓因说：「我听佛所说，已不再有狐疑此事了。」继之而又白佛说：「齐几，名叫贤圣的舍心呢？（都须具备那些条件，才能叫做贤圣者的舍心呢？）」

佛陀告诉帝释说：「舍心有三种（为慈悲喜舍之四无量心之一，为舍弃一切，而没有所著，这里指喜忧舍之三）。第一就是喜身，第二就是忧身，第三就是舍身。帝释！那些喜身的，会自害，也会害他，自他之二都会俱害的。如果舍此喜身后，如所喜的话，就不会自害，也不会害他，自他之二都俱不害，知时的比丘，专念而不忘的话，就名叫做受具足戒（戒品具足，为比丘、比丘尼之戒）。帝释！第二之那些忧身的，也会自害，也会害他，自他之二都会俱害，舍此忧身后，而如所忧的话，就不会自害，也不会害他，自他之二都不会俱害。知时的比丘，专念而不

忘，就名叫做受具足戒。其次，帝释！那些舍身的，会自害，也会害他，自他之二都会俱害。如舍此身后，而如所舍的话，就不会自害，也不会害他，自他之二都不会俱害。知时的比丘，专念而不忘，就是名叫受具足戒。」

帝释白佛说：「我听佛陀所说后，不再会有狐疑的了。」继之又白佛说：「齐几（要齐到一达到那些条件），名叫贤圣律诸根具足呢（贤圣者所具足的六根对六境之律仪的行者）？」

佛陀告诉帝释说：「所谓眼根之知色境，我说有二种：第一为可亲，第二为不可亲。耳根之知声境，鼻根之知香境，舌根之知味境，身根之知触境，意根之知法境，我说都同样的有二种：第一为可亲，第二为不可亲。」

那时，帝释白佛说：「世尊！如来虽略说，并未广为分别，但是我乃由之而具解了。所谓眼根知色境，我说

有二种，为可亲与不可亲的。耳知声，鼻知香，舌知味，身知触，意知法，均为有二种，为可亲与不可亲之二。世尊！如眼根观看色境时，善法会损减，不善法会增长的话，则像如是之眼根知道色境之事，我说不可以亲近；耳知声，鼻知香，舌知味，身知触，意知法时，同样的善法会损减，不善法会增长的话，我说不可以亲近。世尊！如眼根见色境时，善法会增长，不善法会损减的话，则像如是的眼根知道色境的话，我说可以亲近；耳根知声境，鼻根知香境，舌根知味境，身根知触觉，意根知法境时，同样的善法会增长，不善法会损减的话，我说可以亲近。」

佛陀告诉帝释说：「善哉！善哉！这叫做贤圣律诸根具足。」

帝释白佛说：「我听佛所说之后，已不再会有狐疑了。」说后，继之而又白佛说：「齐几（要到如何的程度），而比丘才能名叫究竟、究竟梵行、究竟安隐、究竟无余呢？」佛陀告诉帝释说：「如果能将被爱所苦的身，得到其灭的话，就为之究竟、究竟梵行、究竟安隐、究竟无余的。（所谓爱尽，而已解脱的话，就是最为究竟圆满涅槃的了。）」

帝释白佛说：「我本来在于长夜所怀的疑网，现在得过如来，而为我开发我的所疑了！」佛陀告诉帝释说：「你在往昔之时，是否曾经往诣沙门、婆罗门之处，去问此义过吗？」

帝释白佛说：「我自忆念往昔之时曾经往诣沙门、婆罗门之处去谘问过此义。我在往昔的一个时候，曾经集

在讲堂和诸天众们共论过如下之事：『如来为当出现于世间呢？为未出现于世间呢？』这时，都互相推求探索，然而都不见如来之出现于世间，各天就各自还其天宫；去五欲娱乐（去享受五欲之乐）。世尊！我又在于后来之时，见诸大神天们，各天自恣其五欲后，就渐渐的命终。世尊！这时的我，乃怀大恐怖，衣毛都为之倒竖起来！这时，我曾经看见有些沙门、婆罗门都住在于闲静之处，弃家而离欲，我就随至于那些地方，去问他们而说：『怎样才能名叫究竟呢？』我问此义时，他们都不能回答。他们既然不知道，却反过来而问我说：『你到底是甚么人？』我就回答他们说：『我是释提桓因。』他们又问说：『你是那一个释？』我那时回答说：『我是天帝释，因为内心有所疑问之故，特来相问而已。』这时，我就和他将如我所知所见的，解说释义。他听我之言后，就更为我的弟子。我现在是佛的弟子，已得须陀洹道（入圣人之流，为初果的阿罗汉），已不会再堕入于其它之道，极七往返（最多七次往来于天人）后，必定会成道果（阿罗汉果），唯愿世尊记我为斯陀舍（一来，二果阿罗汉）！」说这些话后，又作颂而说：

由彼染秽想 故生我狐疑 长夜与诸天 推求于如来
见诸出家人 常在闲静处 谓是佛世尊 故往稽首言
我今故来问 云何为究竟 问已不能报 道媯之所趣
今日无等尊 是我久所求 已观察

已行 心已正思惟

唯圣先也知 我心之所行 长夜所修业 愿净眼记之
归命人中上 三界无极尊 能断恩爱刺 今礼日光尊

(由于那些染秽之想〔染污恶秽之想，指欲爱〕，因此之故，乃生起我的狐疑。就长夜〔常常〕和诸天们推求探索如来是否出现于世间？〔以便请教解脱之道〕。我于那时，看见诸出家人，都常在于闲静之处，就以为是佛世尊之出现于世间，因此之故，就往诣其处，到后行礼，然后发问说：我现在由于此事之故，特来请问：到底怎样才能叫做究竟呢？虽然这样的诘问他们，然而却不能回答我有关于道迹之所趣之事。)

(今天得遇无等尊〔无能匹等的觉者—佛陀〕，这是我久来所祈望所求的。佛陀已观察自己之行，其心已证正思惟。唯有圣者佛陀您，已先于知道我心之所行处，长夜所修之业，愿净眼〔佛陀〕您，为我记说。我这里要归命人中的上人，三界的无极之尊〔无上师〕，能断除恩爱之刺的圣者，我现在要礼拜日光尊〔佛陀为日种之后，故指佛为由日光所出身之尊〕。)

佛陀告诉帝释说：「你忆起你本来所得之喜乐，而念乐之时吗？」帝释回答说：「如是！世尊！我能忆起往昔所得的喜乐与念乐。世尊！我在往昔之时，曾经和阿须伦（阿修罗）战斗，我在那时得胜，阿须伦乃败退，我那时就还归住处，而得欢喜，而念乐。然而我计此欢喜、念乐，唯有秽恶的刀杖所得来的喜乐，为斗讼的喜乐。现在我在佛处所得的喜乐、念乐，乃没有刀杖，没有诤讼之乐。」

佛陀告诉帝释天而说：「你现在得到喜乐、念乐，在于其中，欲求甚么功德果报呢？」那时，帝释白佛说：「我在此喜乐、念乐当中，乃欲求五功德果。那五种呢？」即说偈而说：

我后若命终 舍于天上寿 处胎不怀患 使我心欢喜
佛度未度者 能说正真道 于三佛法中 我要修梵行
以智慧身居 心自见正谛 得达本所起 于是长解脱
但当勤修行 习佛真实智 设不获道证 功德犹胜天
诸有神妙天 阿迦尼咤等 下至末后身 必当生彼处
我今于此处 受天清净身 复得增寿命 净眼我自知

(我在于后来如果命终，而舍弃天上的寿命时，愿处胎不怀患〔我愿投胎时，没有种种的忧患〕，使我的心能够欢喜安乐。)

(佛陀乃欲度脱未度脱的人，能说正真之道。在于此三佛〔正等觉〕的妙法当中，我要认真的修学梵行。)

(我要以智慧之身而自居，心要自见正谛〔四圣谛〕，要得达本所起之处，于是而得长久的解脱〔永恒解脱〕。)

(我唯愿应当勤于修行，愿学习佛陀的真实的智能。假如修行而不能获得道证〔证道〕！然而我所修的功德，犹然能够胜过诸天的。)

(诸所有的神妙天〔优胜的诸天〕，或阿迦尼咤天〔色究竟天，色界天的顶上，越此，就无色相可言。〕等诸天，下至于末后之身〔最后轮回当中的生命〕，必定当会生在那个地方〔在色界的五净居天，也就是阿那含果的圣者所住而待涅槃之处〕。)

(我现在于此处，受天的清净身，又得增长寿命，净眼〔世尊〕！我自知此事啊！)

说此偈颂后，白佛而说：「我在于喜乐、念乐当中，乃欲得如是的五功德之果。」

那时，帝释天对忉利的诸天们说：「你们在于忉利天上梵童子（梵天王所化的童子身）之前，恭敬礼事，现在又在佛前设此恭敬之事，不亦善哉！（是不是妙哉！

是的，是一非常的好的事！）」

帝释之语刚说完后，这时，梵童子忽然在于虚空中，站立在天众的上面，向天帝释而说偈说：

天王清淨行 多利益众生 摩竭帝释主 能问如来义

（天王〔帝释天〕你的清淨之行，乃多多的会利益众生！在摩竭陀国上，帝释主，你乃能问如来有关于解脱的真义！）

这时，梵童子说此偈后，就忽然隐形不现。当时，帝释天就从其座站起，礼拜世尊的双足，遶佛的身边三匝后，就却行而退去。忉利天的诸天，以及般遮翼（乐神），也礼佛的双足，然后却行而退。这时，天帝释略在前面而行，乃回顾而对于般遮翼说：「善哉！善哉！你能够先在于佛

前鼓琴娱乐，然后我，以及诸天，在于后来才到达。我现在知道你，你可补你父之位，在于干沓和（干闥婆，嗅香，乐神）当中，你乃最为其上首的。我当以那位名叫跋陀的干沓和王之女孩，嫁给你为妻。」

世尊说此法时，有八万四千的诸天，都远离尘垢，都生诸法的法眼（了知真理的道眼。）

这时，释提桓因（帝释天）、忉利诸天，以及般遮翼，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佛说长阿含经卷第十完

(十五)阿妙夷经{十一}

大意：

此经是佛在冥宁国之阿妙夷城时，为伽婆梵志叙说善宿比丘之事，以破梵志之见异、忍异、行异等邪见恶行，而教导他须得净解脱。善宿比丘和佛陀之问答，以及佛陀的威德之大等事，其例如下：

(1)佛陀说尼干子（离系，露形外道）曾定七种苦行法（1.尽形寿不着衣裳，2.毕生不饮酒，3.不食肉，4.不食饭与5.面面，6.不犯梵行，7.毕生不越出毘舍离之东西南北四塔之外）。然而露自犯七苦行法。因此，会死在毘舍离城外。善宿比丘前往察看时，果然如佛说。

(2)看见究罗帝（究罗的刹帝利。脚弯入内侧，不能正常步行，如狗以四脚行路。又不用手，都以口取食物）尼干子，在舐粪便的情形时，善宿即认为这是真正的阿罗汉。佛陀对善宿的见解，即加以评断说：究罗帝尼干子经七日之后，会腹胀而死。果然不出佛陀所料，究罗帝尼干子七日后即命终，而其死尸即劝告善宿需信佛陀。

(3)波利子梵志自傲其智慧、神足，均倍于佛陀。善宿听后即向佛具说上情。佛陀说：如他不舍其我慢之心，而来到佛所时，其头可能会裂为七分，故佛陀欲到波利子所居的地方去教化他。是时被佛陀的威光所惊恐的波利子之身，即在绳床上动转，

其足因被绳所缠，不能行步。

其次佛陀说唯有如来始知宇宙开始之谜。如梵天之所谓宇宙创造说，并不是梵天之力所及。又解释戏笑懈怠而生到世间来之事，及无因而出之事，暨净解脱等事和不执着等事。阐述知道苦集灭道之四圣谛之法，而得无余解脱者，就是真正的如来，以示佛陀的威德，与佛法之正确性。

大意：本经叙述佛陀在于冥宁国（末罗）的阿妙夷城时，为了房伽婆梵志，而说善宿比丘之事，以折伏梵志的邪见恶行，而教他须学得净解脱。佛陀与善宿比丘的问答等事，有如下的事例：尼干子虽定七苦行法，然而悉自毁犯，会死在于毘舍离城外，善宿比丘去探看，果然如佛所言。其次，善宿比丘看见究罗帝尼干子在舐粪，就认为是真阿罗汉。佛陀说这位究罗帝，在七日后，会腹胀而死。果然，如佛之言，且其死尸还劝善宿，应深信佛陀。又：善宿比丘向佛报告他亲闻波利子自说其智慧、神通均一倍于佛陀。佛说：如不舍弃其我慢心，而来佛所的话，恐其头会碎为七分，故佛陀乃往波利子之处，欲去教化他。波利子乃恐佛的威光，其身则由绳床上动转，而缠住其脚，致不能步行。最后曾谈梵天的宇宙创造说，戏笑懈怠之事，无因而出之事，以及知道净解脱等一切，也不执着，知道四谛之理，而得无余解脱者就是如来，以示佛教的真面目！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冥宁（末罗，力士，居于拘尸那城一带的种族）之国的阿妙夷土（城邑名），和大比丘众，一千二百五十人俱在。

那时，世尊着衣持钵，进入于阿妙夷城去乞食。当时，世尊曾默自念而说：「我现在去乞食，时间还早，现在应该先到房伽婆梵志的园观（园林）。比丘必须等到时间到来，然后去乞食为宜。」当时的世

尊，就这样的往诣那个园林。这时，那位梵志遥见佛陀之来临，就起来奉迎，而共相问讯，而说：「善来！瞿昙！不见尊面之到来已久了，今天是由于甚么因缘，乃能屈顾此地呢？唯愿瞿昙就此处而坐！」那时，世尊，就坐在其座。

当时，那位梵志也在一面而坐，而白世尊说：「前夜隶车子（毘舍离城的王种，离车）一善宿比丘，来到我这里，曾对我说：『大师！我想不再在佛所修梵行了。为甚么呢？因为佛陀疏外于我之故。』那个人曾经说瞿昙之过，虽然有如此之言，我也不纳受他之言。」

佛陀告诉梵志说：「那位善宿所说的，我也知道你不会纳受的。往昔的一个时候，我曾经在于毗舍离（离车族的都邑）的猕猴池之侧的集法堂上，那时，这位善宿曾经来到我所住之处，向我而说：『如来您已疏外于我，我已不再在于如来之处修习梵行了。』我在那时，对他说：『你为甚么缘故而说：我已不想再在于佛所修习梵行了，因为如来疏外于我。』呢？善宿回答我说：『因为如来不为我显现神足变化（神通变化）之故。』那个时候，我就对他说：『我是否请你在我的法中净修梵行，我当会为你显现神足，你又曾向我说：如来您当为我显现神足变化，然后我当会在于如来之处修习梵行。』当时，善宿对我说：『弗也！世尊！』佛陀曾告诉善宿说：『我也不对你说：你在我法中净修梵行的话，我当会为你显现神足变化。你也不说如来如能为我显现神足的话，当会修习梵行。到底如何呢？善宿！你的意见是说如来能显现神足，或者不能显现神足呢？我所说的法，其法能得出要，能得尽诸苦际与

否呢？』善宿白佛说：『如是！世尊！如来乃能显现神足，并不是不能显现的。所说之法，乃能得出要，乃能尽诸苦际，并不是不能尽的。』佛陀说：『因此之故，善宿！如我所说，去修习梵行的话，就能显现神足，并不是不能；能出要离苦，并不是不能离苦的。你对于此法，到底欲何所求呢？』

善宿说：『世尊！您不能随时教我，我家父的秘术，世尊都尽知，然而吝惜而不教我。』佛陀说：『善宿！我是否曾经说过：你如在我法中修习梵行的话，就会教你父亲的秘术吗？你是否又说：如来如教我家的秘术的话，当会在佛所修习梵行吗？』回答说：『弗也！世尊！』佛陀说：『因此之故，善宿！我从前并不说此言，你也未曾说过，现在为甚么缘故而作此言呢？到底如何呢？善宿！由你说，如来能说你的父亲的秘术呢？或者不能说呢？所说之法，能得出要，能尽苦际与否吗？』善宿回答说：『如来乃能讲说我家父的秘术，并不是不能：所说之法，乃能出要，乃能尽苦际，并不是不能。』佛陀告诉善宿说：『如我能说你父亲的秘术，也能说法，使人能出要而离苦的话，那么，你在我法当中，又有甚么希求的呢？』

佛陀又告诉善宿说：『你从前在于毗舍离的跋闍的土地（跋闍为八种族联合而成的共和国的民族总称，以离车为盟主），用无数的方便，称叹如来，称叹正法，称叹众僧（称叹佛法僧三宝）。譬如有人，以八种好处去称叹那清凉池，使人好乐那样。所谓：第一为冷，第二为轻，第三为柔，第四为清，第五为甘，第六为无垢，第七为饮无饜，第八为便身。你当时也是如是，在于毗舍离的跋闍的土地上，曾经称叹如来，称叹正法，称叹众僧，使人信乐。善宿！当知！你现在如果退转而远离法的话，世间的人当会又有言而说：善宿比丘为多有知识，又是世尊所亲的，也是世尊的弟子，然而却不能尽形寿净修梵行，中途舍戒而就俗处的卑陋之行。』梵志！当知！我当时曾经责备他，可是并不顺我之教，而舍戒还俗。

梵志！有一个时候，我在于猕猴池之侧的法讲堂上，那个时候有一位尼干子，其名字叫做伽罗楼（尼干子译为离系—离开系缚，为苦行主义的露形外道），住在于

那个地方，是为人所崇敬，其名称很远闻，知识很高，利养都具备。那个时候，善宿比丘，着衣持钵，入毗舍离城去乞食，渐渐的转到尼干子之处。当时，善宿曾用深远之义去问尼干子，尼干子不能回答他，便生瞋恚心。善宿乃自念而说：『我触烧此人，将不会有长夜之苦恼的果报吗？』（内心起了如下的念头：我打击这位修道者，但愿没有长夜的不利与痛苦吧！）梵志！当知！那时善宿比丘，在于乞食之后，执持衣钵，来到我处，头面礼拜我的双足后，坐在于一边。善宿那时也不将此缘

（经过）告诉我。我乃对他说：『愚人！你宁可自称为沙门释子吗？』善宿就随时回答我而说：『世尊！为甚么缘故称我为愚人呢？为甚么不应该自称为释子呢？』我就告诉他说：『愚人！你曾经到了尼干子之处，去问深远之义，他不能回答你，便生起瞋恚心。你于那时自念：我现在触怒这位尼干子，将无长夜有苦恼吗？你是否有了此念吗？』

善宿白佛而说：『他是一位阿罗汉（应供，无生，觉悟者的最高位），为甚么有如此的嫉恚心呢？』我当时回答他说：『愚人！阿罗汉怎么会有嫉恚心呢？并不是我说阿罗汉有嫉恚心，你现在自谓他是一位阿罗汉，认为他有七苦行（七种应勤行之行），都长夜执持。那七种呢？第一为尽形寿不着衣裳。第二为尽形寿不饮酒、不食肉。也不食饭，以及麩面。第三为尽形寿不犯梵行（不淫）。第四为尽形寿，在毗舍离之有四石塔（四种苦行的圣地），所谓东方名叫忧园塔，南方名叫象塔，西方名叫多子塔，北方名叫七聚塔，都尽形寿不离开此四塔，为四种苦行的圣地（塔指庙，是宗教的建筑物，为尼干子所亲近之处）。然而他却在于后来，当犯此七种苦

行后，在于毗舍离城的城外命终正寝。譬喻一匹野干，全身生疥癩（皮肤病），衰病而死在于丘冢间那样，那位尼干子也是如是。自己所立的禁法，后来却尽犯它。本来自己发誓而说：尽形寿不穿

衣服，后来却还而穿衣服。本来自己誓言：尽形寿不饮酒啖肉，不食饭及麩面，而后来却统统尽食。本来自誓言：不犯梵行，而后来也犯梵行。本来誓言：不超四塔之外，所谓东方为忧园塔，南方为象塔，西方为多子塔，北方为七聚塔，然而现在却统统远离而不再去亲近。那个人自己违犯此七种誓愿后，乃出毗舍离城外，在城外的冢间命终正寝。』佛陀曾告诉善宿说：『愚人！你如不信我所说的话，你就自己去看看，自当会知道此事是否为实在！』」

佛陀告诉梵志说：「有一个时候，善宿比丘曾着衣持钵，进入城内去乞食。乞食后，还出城外，在于空冢之间，看见尼干子在那个地方命终正寝。看见后，来到我所住之处，头面礼足，然后坐在于一边，并不将此事情告诉于我。梵志！当知！我在于那个时候，曾对善宿说：『怎么了？善宿！我从前所预记的尼干子之事，是否如我之语吗？』」回答说：『如是！都如世尊您所說的。』梵志！当知！我已给善宿比丘显现神通之证，然而他却说：『世尊并不为我显现。』」

又有一个时候，我在于冥宁国（末罗），白土之邑之时，那时有一位尼干子，名叫究罗帝（持狗戒的外道，以两手两足当为四足而行，而以口就食散在地上之物），他乃住在于白土之邑，为人所宗敬，其名称乃远闻，而多得人们的利养。那时，我穿衣持钵，进入城内去乞食，当时善宿比丘乃随在于我的后面而行。他看见究罗帝尼干子在粪堆上，伏地而以舌舐糠糟。梵志！当知！那时善宿比丘看见这位尼干子伏在于粪堆上，而舐糠糟的情形后，曾作如是之言：『世间的诸有阿罗汉，向于阿罗汉道的人，并没有能及于此人，这位尼干子，其道乃最为优胜！为甚么呢？因为此人的苦行，乃能如是，能除舍其憍慢心，在于粪堆上伏地而舐糠糟啊！』

梵志！这时，我乃旋向右边而告诉善宿说：『你这愚人啊！怎么可以自称为是一位释子呢？』善宿白佛说：『世尊！为甚么缘故称我为愚人呢？为甚么不可自称为是一位释子呢？』佛陀告诉善宿说：『你这愚人！你观看这位究罗帝蹲在粪堆上，伏食糠糟，你看见后，就作如是之念：诸世间的阿罗汉，以及向于阿罗汉的人，乃以这位究罗帝为最上最尊的了。为甚么呢？因为现在这位究罗帝乃能行苦行，乃能除舍其憍慢心，而蹲在于粪堆上，伏舐糠糟。你是否有此念头吗？』他回答我说：『实在的。』善宿说声被佛猜个正着后，又说：『为甚么缘故呢？世尊！为甚么对于阿罗汉所（阿罗汉道）而生嫉妒之心呢？』佛陀告诉愚人说：『我并不是对于阿罗汉所而生起嫉妒之心，为甚么为之对于阿罗汉所而生嫉妒之心呢？你现在为愚人！你说究罗帝为真正的阿罗汉，但是你要晓得！此人在于今后七天，当会腹胀而命终，会生起（转生）为尸饿鬼道之中，会常苦于饥饿，在其命终之后，会用苇索（芦苇之束，之绳），系捆而被拽（拽，引）在于冢间。你如果不信的话，就可以先去对他说。』

这时，善宿就往诣究罗帝所住之处，就对他说：『那位沙门瞿昙预记你，说你此后七天当会腹胀而命终，会生起（转生）在于尸饿鬼之中，死后会被用苇索系捆于冢间。』善宿说后又说：『你应当省食（节食），不可使那些话猜中。』梵志！当知！当时的究罗帝到了满七天后，真的腹胀而死，就转生为尸饿鬼中，死后乃以苇索系捆于冢间。那个时候，善宿听闻佛语后，就屈其手指，而计算日子，计算到七天后，当时的善宿比丘就到了裸形村中，到达后，问那些村人说：『诸位贤者！究罗帝现在在于甚么地方呢？』村人回答说：『已取命终了。』又问说：『患甚么病而命终的呢？』回答说：『患腹胀之病。』又问说：『怎样殡送（送葬）的呢？』回答说：『乃用

苇索捆系，而拽（拽，抛掷，拖拉）在于冢间的。」

梵志！这时，善宿听此语后，就向冢间迈进。在欲到而未到之间，那时，那个死尸，并动其膝脚，忽然间蹲在那里。这时，那位善宿，因此之故，向前而到死尸之处，对死尸说：『究罗帝！你到底是命终了吗？』死尸回答说：『我已经命终了。』又问说：『你是患甚么病而命终的呢？』死尸回答说：『瞿昙曾经预记我，说七天后会腹胀而命终。我乃如其言，真的至满七天，就腹胀而命终。』善宿又问说：『你转生在甚么道呢？』死尸就回答说：『如那位瞿昙所预记的，当会转生于尸饿鬼中。我今天生起（转生）在于尸饿鬼中。』善宿问他说：『你命终之时，是怎样的殡送（送葬）的呢？』死尸回答说：『瞿昙所预记，说我会被以苇索系捆，而拽引至于冢间。实如瞿昙所说的，我乃被以苇索捆系，而被拽引至于冢间的。』这时，死尸并对善宿说：『你虽然是出家，然而却不得善利。瞿昙沙门曾说如此之事，你却每常不信。』说此语后，死尸就还卧。

梵志！那时，善宿比丘来到我处，头面礼足后，坐在于一边，并不将此事向我报告。我就开口对他说：『如我所预记的，究罗帝是否都那样吗？』回答说：『实在的，都如世尊所说的。』梵志！我乃如是的数数（常常，每回）为善宿比丘显现神通证，然而他仍然说：『世尊并不为我显现神通。』」

佛陀又告诉梵志说：「我于一个时候，在于猕猴池边的法讲堂上，那个时候有一位梵志，名叫波梨子（裸形外道），乃住在于那些地方，为一被人所宗敬，名称乃远闻，多有利养的人。他在于毗舍离的大众当中，曾作如是之言：『沙门瞿昙自称有智慧，我也是同样的有智慧。沙门瞿昙自称有神足（神通），我也同样的有神足。沙门瞿昙已证得超越道，我也同样的已证得超越道。我应该和他共现神足，沙门如果显现其一的话，我当会现二，沙门如现二，我当会现四，沙门如现八的话，我就现一十六，沙门如现十六的话，我就显现三十二，沙门如现三十二的话，我就现六十四。随着那位沙门所现的为多少，我都悉数会显现其倍之数。』

梵志！那时，善宿比丘着衣持钵，进入城内去乞食，看见波梨梵志在于大众当中作如是之说：『沙门瞿昙自称为有智慧，我也同样的有智慧；沙门瞿昙自称有神足，我也同样的有神足；沙门瞿昙证得超越道，我也同样的证得超越道。我应当和他共现神足，沙门如现一，我当会现二，沙门如现四，我当会现八，乃至随着沙门所现为多少，我都悉数能显现其一倍之数。』这时，善宿比丘乞食后，来到我处，头面礼足，坐在于一边，向我说：『我在于早晨，着衣持钵，进入城内去乞食，那个时候听到毗舍离的波梨子在于大众当中，作如是之语：沙门瞿昙自称有大智慧，我也有大智慧，沙门瞿昙自称有神足，我也有神足，瞿昙如现一的话，我当会现二，乃至随着瞿昙所现的为多少，我

都具将其事向我报告。我就对善宿说：『如果那仁波梨子在于大众当中，不舍弃这些语，不舍弃这些见，不舍弃这些慢，而来至我处的话，是不会有事。假如他作如是之语而说：我不舍弃此语，不舍弃此见，不舍弃此慢，而到了沙门瞿昙之处的话，他的头就当会破裂为七分。因此，欲使此人不舍弃此语，不舍弃其见与慢，而能来的话，是不会有事。』

善宿说：『世尊！您要护口（守口业）！如来！您要护口！』佛陀告诉善宿说：『你为甚么缘故而说：世尊应护口！如来应护口呢？』善宿说：『那位波梨子，是一位有大威神，有大德力的人。脱当来的话（假如应当来而来的话，南传为以变化身而来），是否不会看到世尊之虚言吗？』佛陀告诉善宿说：『如来所说的，是否有二吗？』（是否曾经不对吗？）回答说：『无也！』（不会的）。又告诉善宿说：『如果没有二言的话，你

为甚么缘故而说：世尊应护口！如来应护口呢？』善宿白佛说：『世尊为自己知见

那位波梨子之事呢？或者是诸天来告诉世尊您的呢？』佛陀说：『我也是自知其事，同时诸天也来告诉我之故而知道的。在此毗舍离城的阿由陀大将（离车族的大将），身坏命终之后，往生于忉利天，他来对我说：波梨梵志子，乃不知羞惭，犯戒妄语，在于毗舍离，于大众当中作如是的诽谤而说：阿由陀大将身坏命终之后，生起尸鬼中（转生于尸鬼道）然而在我身坏命终后，实在是往生于忉利天。波梨子之事，我已预先自知，也是诸天来告诉我之故而知道的。』佛陀并告诉愚人善宿说：『你如不信我之说的话，你就进入毗舍离城，去随你所到之处，去唱言此事：我食后，当会往诣波梨梵志子之处去。』』

佛陀告诉梵志说：「那位善宿比丘经过其夜，于翌晨，着衣持钵，进入城内去乞食。这时，那位善宿比丘，曾向毗舍离城中的众多的婆罗门、沙门、梵志们，具说此言而说：『那位波梨梵志子，在于大众当中，说如是之言：沙门瞿昙有大智慧，我也有大智慧，沙门霍实有大威力，我也有大威力，沙门瞿昙有大神足，我也有大神足；沙门现一，我当会现二，乃至沙门随所现有多少，我都会显现其一倍之数。而现在沙门瞿昙欲往诣于波梨子之处，你们众人，统统可以往诣其处，去观察其事。』当时，波梨子梵志在道而行，善宿比丘看见后，就速诣其处，到后，向他说：『您在于毗舍离城内，在大众当中，曾作如是之言：沙门瞿实有大智慧，我也有大智慧，乃至沙门瞿昙，随其所现的神足多少，我都尽能显现其加倍之数。瞿昙听此语后，现在欲来到你的地方，你可以赶紧归去！』回答说：『我当会回归！我当会回归！』作此语后，寻自惶惧（非常的恐惶），其衣毛都因之而倒竖起来，不敢还回其本处，乃往诣道头波梨梵志林中，坐在于绳床的上面，愁闷而迷乱。」

佛陀又告诉梵志说：「我于食后，就和众多的隶车（国内的王族）、沙门、婆罗门、梵志、居士们，一同往诣那位波梨子的住处，到后，都就座而坐。在于其大众当中，有一位梵志，名叫遮罗，这时，众人就唤那位遮罗，而对他说：『你到道头林中，去对波梨子说：现在有众多的隶车、沙门、婆罗门、梵志、居士，都尽集在于你的林园内。大众乃共议而说：梵志波梨子在于大众当中自唱此言：沙门瞿昙有大智慧，乃至瞿昙能现神足多少，我都尽能现出其倍之数。沙门瞿昙因此之故，来到你的林园之中，你可以来看看。』于是，遮罗听到众人之语后，就往诣道头林，到后，对波梨子说：『那些众多的隶车、沙门、婆罗门、梵志、居士们，都尽集在于你的林园，大众共议而说：梵志波梨子曾经在于大众当中自唱此言：沙门瞿昙有大的智慧，我也有大的智慧，乃至沙门瞿昙能现神足，随其显现多少，我都尽能现出其倍之数。瞿昙现今在于那个林

中，波梨！现在是否可以回去吗？』那时，波梨子梵志即回答遮罗说：『当会回去！当会回去！』作此语后，在于绳床上转侧不安（翻来翻去不安定）那个时候，绳床又着住他的脚，他乃不能得以离开绳床，更何况能行步而至于世尊之处呢？

这时，遮罗向波梨说：『你自己并没有智慧，但有空声为言，说甚么当会回去！当会回去！你自己尚且不能离开此绳床，那来的理由能得至于大众之处呢？』他呵责波梨子后，就回到大众之处，向大众说：『我曾经将大众的意见，去传达给波梨子。他回答我说：当会回去！当会回去！然而却在绳床上动转其身，其床就将其脚挟住，使他不能得以离开其处。他尚且不能离开其绳床，有甚么理由能得来到大众之前呢？』那个时候，有一位头摩隶车子（离车族的大臣），曾在众中坐，就从其座位站起，偏露右臂，长跪叉手，仰白大众说：『大众请小待一下！我现在自往，去带那个人来！』』

佛陀说：「我在那个时候对头摩隶车子说：『那个人作如是之语，怀着如是之见，起着如是之慢，而欲使此人到佛所来，是不会有的事。头摩子！假如你用皮革的绳索，将他重重的系缚，用好多的牛共同挽他，至于他的身碎，他终究都不能舍弃如

是之语、如是之见、如是之慢，而来到我所的。如果不信我所说的话，你就前往便会知晓！』那个时候，头摩隶车子，因此之故，就到了那位波梨子之处，到后，对波梨子说：『众多的隶车、沙门、婆罗门、梵志、居士们，都尽集在于你的林园，大众共议而说：梵志波梨子曾经在于大众当中自唱如下之言：沙门瞿昙有大智慧，我也有大智慧，乃至沙门瞿昙能现神足，随其所现的为多少，我都尽能加倍其数。瞿昙沙门现在那个林园，你可以回去了。』那时，波梨子就回答说：『当会回去的！当会回去的！』作此语后，又在绳床上动转其身，那个时候，绳床又再度的缠挟其脚，他乃不能自离绳床，何况又能行步至于世尊之处呢？

这时，头摩乃对波梨子说：『你自没有智慧，但有空声为言，说甚么当会回去！当会回去！尚且自己不能离开此绳床，有甚么理由能得至于大众之所呢？』头摩又对波梨子说：『诸有智慧的人，乃以譬喻而得以了解的，乃往过去，久远的往昔之时，有一匹狮子兽（狮子）王，在于深林中住。狮子在于清旦，初出窟之时，向四方顾望，奋迅（伸腰抬头打哈欠）三吼（三次咆吼），然后才游行而去择肉而食。波梨子！那只狮子兽王，食后就回到树林，那个时候常有一匹野干，都随后去食其残肉，吃至气力充足后，便会自言而说：那林中的狮子，到底是甚么兽类呢？能胜过于我吗？我现在宁可独擅一个林，在清旦之时出窟外，向四方顾望，奋迅（伸腰打哈欠）而吼三声，然后出去游行，去择肉而食吧！牠就这样的随后独处在于一林，清旦之时出窟外，奋迅而吼三声，然后去游行，欲学那狮子之狮子吼，然而却作野干之鸣。波梨子！你现在也是如是，你蒙佛的维恩，存生于世间，而得人的供养，然而现在却更要和如来共同竞争。』当时，头摩子，也用偈去责数他而说：

野干称狮子 自谓为兽王 欲作狮子吼 还出野干声
独处于空林 自谓为兽王 欲作狮子吼 还出野干声
跪地求穴鼠 穿冢觅死尸 欲作狮子吼 还出野干声

（野干〔似狐而小，如狗群行，夜间鸣声如狼，身为青黄色〕，却自称是狮子，自己说牠为兽中之王〔狮子为兽王〕。虽然欲作狮子之吼，却还而鸣出野干的声音。独处于空林中，自己称谓自己为兽王，虽然欲作狮子之吼，却还而鸣出野干的声音。跪在地上而欲求得穴仓鼠，穿破墓冢，而觅死尸。欲学作狮子之吼，还而鸣出野干的声音。）

头摩子说偈后，又告诉他说：『你也是如是，蒙佛的恩力，而存生于世间，而得人的供养，现在却更要和如来共为竞争。』当时，那位头摩子用四种喻，当面呵责后，还诣大众（回来见大众），回答大众说：『我将众人之声去传达，去叫那位波梨子回来，他曾经回答我说：当会回去！当会回去！然后就在于绳床上动转其身体，绳床即把他的脚挟住而不能得以离开。他尚且不能自离绳床，有甚么理由能得来到这里和大众说话呢？』那时，世尊告诉头摩子说：『我刚才曾经对你说过，欲使此人来到佛所，是没有这道理的。假如你用皮革之绳，重重的把他系缚，用群牛去共同挽引他，挽至于其身碎坏，他也终究不肯舍弃如是之语、如是之见、如是之慢，而来到我所的。』梵志！当时，我就和那些大众说种种之法，示教利喜他们，在那大众当中，三狮子吼（如狮子之咆吼三声），然后身升虚空，还回我的本处去。」

佛陀又告诉梵志说：「或者有沙门、婆罗门说：『一切世间，均为是梵自在天（指外道所说的创造主。所谓天地万事万物均由其所造立的。）所创造的。』我就问他们说：『一切世间，实在是梵自在天所创造的吗？』他们却不能回答我，还问我而说：『瞿昙！此事为如何呢？』我就回答他们说：『或者在于此世间初坏败之时，有其余的众生，其生命已尽，其行也已尽，就从光音天（色界二禅天）命终，乃更生至于其余的空梵处（空虚的梵宫），在那个地方生起爱念，生起乐着之心，又欲使其余的众生来生于此处。其余的众生，其命尽、行尽，而又生于那个地方。这时，那位众

生就自作如是之念：我现在是大梵王，是忽然而有的，并没有众生能作我者。我乃能尽达诸义所趣（究尽真理），在于千世界中最得自在，能作也能化，为微妙第一，是为人的父母。我先在于此处，为独一无二，由于我的神力之故，才会有了这些众生，我乃创作这些

众生的。那些其余的众生，也是如是的顺从于我，都称我为梵王，知道我乃忽然而有，为尽达于诸义，在于千世界里，乃最得自在，能作能化，微妙第一，为人的父母，首先有其一位，后来才有我们，一切都是这位大梵王化作我们的。那些诸众生，都随着其寿终而来生于此间。他们后来渐渐的长大，而剃除须发，而穿服三法衣

（内衣、外衣、大衣，为出家人必具的三种袈裟），而出家去学道。他用功而至于入定意三昧（定心三昧，体验此三昧），随着其三昧心，（于入定心），而忆起本所生（先前所转生的一切），他乃作如是之语而说：这位大梵天乃忽然而有，并没有作者，能尽达诸义，在于千世界里，最得自在，能作能化，微妙第一，为人的父母。那位大梵天乃常住而不移，为不变易之法，我们为梵天所化的，是为无常的，乃不得久住的，为有变易之法。』像如是的，梵志！那些沙门、婆罗门，乃由于此义之故，都各言那位梵自在

天创造此世界的。梵志！造此世界的事，并不是他所能及的，唯有佛陀始能知道。又超过此事，佛陀也能尽知。虽然知道，也不会着于苦、集、灭、味、过、出要等，都能如实而知。以平等观，而无余解脱（无余为无余惑，为没有余依之身，解脱为离开惑业的系缚），名叫如来。」

佛陀又告诉梵志说：「或者有沙门、婆罗门曾作如是之言：『戏笑懈怠就是众生的开始（古传世界的起源之一为耽戏）。』我问他们说：『为甚么你们真的说，戏笑懈怠就是众生的开始呢？』他们不能回答我，反而问我而说：『瞿昙！此事为如何呢？』当时我就回答说：『或者有光音天的众生（二禅天）喜乐于戏笑懈怠，在其身坏命终之时，来生此世间，渐渐的长大后，剃除须发，服三法衣，去出家学道。后来用功，便入于心定三昧，以三昧之力，而知道其本所生处，便作如是之言：那些其余的众生，不喜乐于戏笑，就常在于其处，永住而不变。由于我们之数喜戏笑，致于有这种无常，为有变易之法。』像如是的，梵志！那些沙门、婆罗门，乃由于此缘故，而说：戏笑就是众生的开始。像如是等事，佛陀都能尽知，超过于这些事，也是尽知，虽然知道，也不会执着，已经不会着于苦、集、灭、味、过、出要，能如实而知，已为平等观，为无余解脱，就名叫做如来。」

佛陀又告诉梵志说：「或者有沙门、婆罗门说：『失意就是众生之开始。』我就对他说：『你们实在说：失意就是众生的开始吗？』他们不能回答我，反而问我说：『瞿昙！此事为如何呢？』我就对他们说：『或者有众生，展转而相看后，便会失意（心秽），由是而命终之后，来生于此世间，渐渐的长大后，剃除须发，服三法衣，而出家去修道，便入于心定三昧，以三昧之力，而识知其本所生之事。便作如是之言：如那些众生，以不展转相看，不失意之故，常住而不变，我们乃于彼而数数（每每）相看之后，便会失意，

致于如此的无常，为变易之法。』像如是的，梵志！那些沙门、婆罗门，乃由于此缘故，而说失意就是众生的开始。像如此之事，唯佛知道，超过此事，也能知道，知道后，而不着于苦、集、灭、味、过、出要，能如实而知。已平等观，而无余解脱之故，名叫如来。」

佛陀又告诉梵志说：「或者有沙门、婆罗门说：『我们乃无因而出（而生）的。』我对他们说：『你们实在说过：本来并没有因，而出（而生）的吗？』他们不能回答我，反而来问我，我那时就回答说：『或者有众生，无想无知，如那些众生起想时，就便会命终，而来生于此世间，渐渐的长大后，乃剃除须发，服三法衣，出家去修道，然后，便入于心定三昧，以三昧之力，而识知其本所生，便作如是之言：我本

来并没有，现在忽然为有。此世间本来是没有的，现在为有，这就是实在的，其余之说，均为是虚妄的。』像如是的，梵志！沙门、婆罗门，乃以此因缘之故，而说无因而出生，这事唯有佛陀知道，超过这事情也会知道，知道后并不执着那些苦、集、灭、味、过、出要，都能如实而知；已为平等观，已为无余解脱，故名叫如来。」

佛陀又告诉梵志说：「我所说的就是如是，或者有沙门、婆罗门在于屏处诽谤我而说：『沙门瞿昙自称其弟子入于净解脱（惟净解脱，对于障尽而解脱，而说其相反的众生的本性清静，而没有污染之义），而成就净行。不过只偏知清静，而不能遍知清静。』然而我并不作像他们所说的那些话，说甚么：『我的弟子入于净解脱，成就净行。然而他只偏知清静，而不能遍知清静。』梵志！我自己乃作如是之言的：『我的弟子入于净解脱，而成就净行。他乃知道清静，知道一切遍净的。』」

这时，梵志白佛说：「他们不能得善利，而毁谤沙门瞿昙而说：『沙门自己说：我的弟子入于净解脱，而成就净行。他虽知清静，却不能遍知清静。』然而世尊并不作如是之语，世尊乃自言：『我的弟子入于净解脱，而成就净行。他已知清静，已知一切遍净。』」又白佛说：「我也当会入于此净解脱，而成就净行，而遍知一切。」

佛陀告诉梵志说：「你欲入于净解脱，那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因为你乃见异、忍异、行异（见解、忍耐、耐住于法，行动，均为邪异），这样的欲依此余见（不正之见）而入净解脱之事，乃为难以得到的，唯使你能喜好爱乐佛法，其心并不断绝的话，就能在于长夜，常得安乐的。」

那时，房伽婆梵志听佛所说，乃欢喜奉行！

(一六)善生经{一一}

大意：

此经为长者之子善生而开导之经。善生因依其先父之遗命，而礼拜东西南北与上下等六方。善生之礼拜六方，因为过于形式化，佛陀因此而教他实行真正六方礼之意义与内容。

(一)四结业、四处，及六损财业的说明（结为结缚，烦恼异名。业为身口意之善恶的行动。1.杀 2.盗 3.婬 4.妄语。四处：欲、恚、怖、痴。六损财业：1.耽湎酒，2.博戏，3.放荡，4.迷伎乐，5.恶友，6.懈堕）。

(二)四怨及四事的说明（四怨：1.畏伏—畏人而隐藏财物—贪欲。2.美言：谄

他人 3.敬顺，口头敬顺，而行动则乖 4.恶友：浪费之友。四事，一、畏伏四事：1.先与后夺 2.小与望多 3.畏故强亲 4.为利故亲。二、善言四事：1.善恶斯顺 2.有难即舍离 3.外有善来，密中止之 4.见有危事，便排济之。三、敬顺四事：1.先诳 2.后诳 3.现诳 4.见有小过，便加杖之。四、恶友四事：1.饮酒时为友 2.博戏时为友。

3. 嬉逸时为友。4. 歌舞时为友)。

(三)四亲及四事的说明(四亲: 1. 止非, 2. 慈愍, 3. 利人, 4. 同事。一、止非四事: 1. 见人为恶, 则能遮止。2. 示人之正直。3. 慈心愍念。4. 示人天路。二、慈愍四事: 1. 见利代喜。2. 见恶代忧。3. 称誉人德。4. 见人说恶, 便能抑制。三、利人四事: 1. 护彼使不放逸。2. 护彼放逸失财。3. 护彼使不恐怖。4. 屏相教诫。四、同事四事: 1. 为彼不惜身命。2. 为彼不惜财宝。3. 为彼济其恐怖。4. 为彼屏相教诫)。

(四)六方及五事均说明(六方: 1. 父母为东方, 2. 师长为南方, 3. 妻妇为西方, 4. 亲党为北方, 5. 僮仆为下方, 6. 沙门、婆罗门、诸高行者为上方。五事, 一、恭顺父母五事: 1. 供奉能使不乏, 2. 凡有所为, 先白父母, 3. 父母所为, 恭顺不逆, 4. 父母之正命, 不敢违背, 5. 不断父母所为之正业。父母亲爱其子五事: 1. 制子不听其为恶, 2. 指授示其善处。3. 慈爱入骨彻髓, 4. 为子求善婚娶, 5. 随时供给所须。二、弟子敬奉师长五事: 1. 给侍所须, 2. 礼敬供养, 3. 尊重戴仰, 4. 师有教勅, 敬顺无违, 5. 从师闻法, 善持不忘。师长敬视弟子五事: 1. 顺法调御, 2. 诲其未闻, 3. 随其所闻, 使其善能解义, 4. 示其善友, 5. 尽知所以, 诲授不吝。三、夫敬妻五事: 1. 相待以礼, 2. 威严不阙, 3. 衣食随时, 4. 以时庄严, 5. 委付家内。妻敬夫五事: 1. 先起, 2. 后坐, 3. 和言, 4. 敬顺, 5. 先承意旨。四、亲敬亲族五事: 1. 给施, 2. 善言, 3. 利益, 4. 同利, 5. 不欺。亲族敬人五事: 1. 护放逸, 2. 护放逸失财, 3. 护恐怖者, 4. 屏相教诫, 5. 常相称叹。五、主教僮使五事: 1. 随能使役, 2. 饮食随时, 3. 赐劳随时, 4. 病与医药, 5. 纵其休假。僮子奉事其主五事: 1. 早起, 2. 为事周密, 3. 不与不取, 4. 作务以次, 5. 称扬主名。六、檀越(施主)供养沙门、婆罗门五事: 1. 行身之慈, 2. 行口之慈, 3. 行意之慈, 4. 以时布施, 5. 门不制止。沙门、婆罗门教授信徒六事: 1. 防护其恶, 使其不为, 2. 指授善处, 3. 使怀善心, 4. 未闻使其闻, 5. 已闻使其能解, 6. 开示天路。

大意: 本经叙述善生长者依父遗嘱, 而向六方礼拜。其行动乃落入于形式上的举动。佛为教导其皈入于正途, 而说大方礼之意义与内容。首先说明四结业、四处, 及六损财业, 其次为说四想及四事, 四亲及四事, 六方及五事。善生听佛启导后乃皈依三宝而为优婆塞。

像如是的经教, 乃结集者的我们, 都同样的听过的: 有一个时候, 佛陀住在于罗阅祇(王舍城)的耆闍崛山中(鹫峰, 灵鹫山, 位于城的东北), 和大比丘众, 一千二百五十人俱在。

那时, 世尊, 到了乞食的时间, 就进入城内去乞食。当时, 在罗阅祇城内, 有一位长者(财德兼备的人)之子, 名叫善生, 在于清旦之时, 离开城邑, 诣于园林游观。首先沐浴, 在全身还带有水湿之时, 就向诸方礼拜。由东方而南方, 而西方, 而北方, 而上方、下方, 诸方都皆周遍的礼拜。

那时, 世尊曾经看见长者子善生, 诣园游观, 初沐浴后, 全身皆湿未干之时, 就向诸方礼拜之事。世尊看见后, 就诣其所, 就告诉善生说:「你到底是由于甚么因缘, 在于清旦由城外, 在于园林内, 全身皆湿之时, 就向诸方礼拜呢?」

那时, 善生白佛说:「我的家父在临终之时, 曾经遗敕我而说:『你欲礼拜之时, 首先应当礼拜东方, 其次为南方、西方、北方, 上方、下方。』我乃奉承父教, 不敢违

背，因此之故，洗浴后，就先叉手东方，向东方礼拜，其次南方、西方、北方、上方、下方等诸方，都皆周遍的礼拜。」

那时，世尊告诉善生说：「长者子！唯有此六方之名而已，并不是没有此六方之名。然而我的贤圣法当中（佛在世时，法与律并用，故贤圣法又译为圣律），并不礼拜此六方，以为恭敬之法的。」善生白佛说：「唯愿世尊，善为我讲说贤圣法中的礼拜六方之法！」

佛陀告诉长者子说：「谛听！谛听！听后要善思念它，当会为你解说的。」善生回答说：「唯然！愿乐欲闻！」

佛陀告诉善生说：「如长者、长者之子，知道四结业（结为系缚，为烦恼，业为身口意之三恶业，四结就是杀偷淫妄之四恶业），不作四处（欲恚怖痴）之恶行（恶业），又能知道六损财业（六种会损失财物之业，如经文）的话，善生！这就是长者、长者之子的离开四恶行，就是礼敬六方的了。这样的话，则今世也是善，后世也会获善的果报，今世有根基，后世也为其根基，在于现世当中，会为智者所称赞，会获世间的一善果报，身坏命终之后，会往生于天上的善处（天界、善趣）。善生！当知！所谓四结行（四结业），就是：第一为杀生，第二为盗窃，第三为淫逸，第四为妄语，就是四种结行。甚么叫做四处呢？第一就是欲（贪欲），第二就是恚（瞋恚），第三就是怖（恐怖），第四就是痴（愚痴）。如长者、长者之子，对于此四处（作四恶行之处），而作恶业的话，就会有损耗的。」佛陀阐说后，又作偈颂而说：

欲瞋及怖痴 有此四法者 名誉日损减 如月向于晦

（贪欲、瞋恚，以及恐怖、愚痴，如果有此四恶法的话〔行此四恶业的话〕，其名誉就会与日而损减的，有如月亮之向于晦暗那样的。）

佛陀告诉善生说：「假如长者、长者之子，对于此四处，不作其恶业的话，就会有增益的。」那时，世尊重新作颂而说：

于欲恚怖痴 不为恶行者 名誉日增广 如月向上满

（如果对于贪欲、瞋恚、恐怖、愚痴，不作如是之恶行的话，其名誉就会与日而增广〔一天一天的增长广大起来〕，有如月亮之向于上满〔满月光亮〕那样的。）

佛陀告诉善生说：「所谓六种会损失财物之业，就是：第一为耽湎于酒，第二就是好博戏（赌博游戏），第三就是放荡，第四就是迷于伎乐，第五就是恶友相得（遇恶友），第六就是懈怠（懈怠堕落），这就是六种会损失财物之业。善生！如长者、长者之子，能够解知四结行，不行四处的诸恶行，又能了知六种会损失财物之业的话，这就是，善生！就是对四处之恶业得以脱离，已供养六方的了。这样，则现在也善，后来也是善，为今世的根基，也为后世的根基，在于现法当中，为智者所称誉，而获世间的一果，身坏命终之后，会往生于天上的善处。

善生！当知！饮酒有六种损失：第一就是失财，第二就是会生病，第三就是斗争，第四就是恶名会流布，第五就是恚怒会暴生，第六就是智慧会日损。善生！如果那些长者、长者之子，饮酒不已的话，其家产就会日日损减的。善生！博戏有六种损失：那六种呢？第一就是财产会日耗（与日而耗损），第二就是虽胜，也会生怨，第三说是为智者所责，第四就是他人不会敬信，第五为被人疏外（疏远），第六为生盗窃心。善生！这就是博戏的六种损失。如果长者、长者之子博戏不已的话，其家的产业就会日日损减的。放荡也

有六种的损失：第一就是不自护身（不保护自己的身体），第二就是不护财物，第三就是不护子孙，第四就是常自惊惧，第五就是诸苦法会常自缠身，第六就是喜生虚妄，这就是放荡有六种的损失。如长者、长者之子，放荡不已的话，其家的财产就会日日损减的。善生！迷于伎乐，又有六种损失的：第一就是一心只求歌唱，第二就是追求跳舞，第三就是寻求琴瑟，第四就是求波内早（手音，手铃乐器之名），

第五就是求多罗盘（鼓类），第六就是首呵那（谈古、闲话），这就是迷于伎乐之六种损失。如长者、长者之子，都耽迷于伎乐不已的话，其家的财产就会日日损减。恶友相得（与恶友相交），又有六种的损失：第一就是方便生欺，第二就是好喜屏处，第三就是诱他家人，第四就是图谋他物，第五就是财利自向（只顾求自己的财利，一旦无财利，就会四散，常人所说的酒肉朋友），第六就是好发他过（出卖朋友），这就是恶友的六种损失。

如长者、长者之子，习溺于恶友不已的话，其家的财产就会日日损减的。懈堕也有六种损失：第一就是富乐时不肯作务，第二就是贫穷时不肯勤修，第三就是寒冷时不肯勤修，第四就是炎热时不肯勤修，第五就是时早（过于早）的话，就不肯勤修，第六就是时一晚，就不肯勤修，这就是懈堕的六种损失。如长者、长者之子，懈堕不已的话，其家的财业，就会日日损减的。」

佛陀阐说之后，又作偈颂而说：

迷惑于酒者	还有酒伴党	财产正集聚	随已复散尽
饮酒无节度	常喜歌舞戏	昼出游他家	因此自陷坠
随恶友不改	诽谤出家人	邪见世所嗤	行秽人所黜
好恶着外色	但论胜负事	亲要无反复	行秽人所黜
为酒所荒迷	贫穷不自量	轻财好奢用	破家致祸患
掷博群饮酒	共伺他淫女	翫习卑鄙行	如月向于晦
行恶能受恶	与恶友同事	今世及后世	终始无所获
昼则好睡眠	夜觉多希望	独昏无喜友	不能修家务
朝夕不肯作	寒暑复懈堕	所为事不究	亦复毁成功
若不计寒暑	朝夕勤修务	事业无不成	至终无忧患

（迷惑于饮酒的话，还为有酒为其伴党的人，其财产虽然乃以正当的手段集聚而来的，然而随在你身后，又会把它散尽的。饮酒而没有节度，又常嬉戏于歌舞里，白天就出游到他家，因此，而自己陷坠而不知。）

（随着恶友而不改，而诽谤修行的出家人。具有邪见，乃为世人所嗤笑的，行为秽恶的人，是世人所罢黜的。好恶事的人，都着于外面的色相，都只争论胜负之事，亲近于恶耍之事，而没有反复〔不知回头〕，行这种秽恶之行，乃为世人所罢黜的。为了酒，而被其所荒迷，已为贫穷不堪，然而都不自量力，都轻财而好于奢用，就这样的破家，致有祸患临身而不知。）

（那些掷博〔赌博〕之群〔徒〕，以及嗜好于饮酒的人，会共同〔相互〕偷伺他人的淫女〔淫人的女人〕，翫习于这些卑鄙之行，有如月亮之向于晦暗那样。行恶业的人，会受恶的果报，与恶友同事的话，则今世及后世，自始至终，都不会有所获的。）

（白天就嗜好于睡眠，夜间则觉醒而多有希望〔杂多的妄想〕，独自昏暗，而没有善友，不能修习家务〔不为家庭设想谋利〕，过于早，过于晚，都不肯工作，遇寒遇暑，又懈堕于工作。对于所做之事，都不去究实，一再的毁损其成功。假如能够不计较寒暑，不计较早晚而勤修于家务的话，则事业没有不成功，始终都不会有忧患！）

佛陀又告诉善生说：「有四种怨，而却如亲友的样子，你应当要觉知此事。那四种呢？第一就是畏伏（畏惧人而隐秘财物等贪欲），第二就是美言（讲好听的话，所谓谄谀），第三就是敬顺（唯命是从，然而其言与行，都相背而行），第四就是恶友（会浪费你的一切）。」

佛陀解释其义，而告诉善生说：「畏伏有四种事，那四种呢？第一就是先与后夺（先给你好处，后夺你的财物）。第二就是与少望多（以小钓大），第三就是畏故强亲（恐惧你故，勉强亲近），第四为利故亲（为了贪利之故而亲近）。这就是

畏伏的四事。」

佛陀告诉善生说：「美言而亲近你，又有四种事，那四种呢？第一就是善恶斯顺（不管是善，是恶，都得随顺），第二就是有难舍离（遇困难时，不管你），第三就是外有善来密止之（遇有善友之来访时，却会暗中遮止），第四就是见有危事，便会排挤。敬顺而亲近你，也有四

事，那四事呢？第一就是先诳（事先诳惑你），第二就是后诳（事后诳妄你），第三就是现诳（现在就欺诳你），第四就是见有小过，便会加杖（添大），这就是敬顺而亲近之四事。恶友亲近又有四事，那四事呢？第一就是饮酒时为友，第二就是博戏时为友，第三就是淫逸时为友，第四就是歌舞时为友，这就是恶友亲近之四事。」

世尊说此事后，又作颂而说：

畏伏而强亲 美言亲亦尔 敬顺虚诳亲 恶友为恶亲

此亲不可恃 智者当觉知 宜速远离之 如避于嶮道

（畏伏而勉强亲近，美言而亲近等，都同样为怨如亲，敬顺而亲近，为虚诳你而亲，恶友就是恶的怨亲。这些亲，实在是不可依恃的，有智慧的人，应当要觉知，应该赶快远离他们，有如闪避危险之路那样。）

佛陀又告诉善生说：「有四亲，为可以

亲近，会有多所饶益，会救护人的。那四种呢？第一就是止非（上恶助善），第二就是慈愍（善于同情），第三就是利人（教诫而利益人），第四就是同事（同乐共苦），这就是四亲可以亲近，会有多所饶益，为人救护，因此，应当要亲近他们。

善生！上非有四事，而多所饶益，为人救护。那四事呢？第一就是见人作恶之时，就能遮止，第二就是指示人趣于正直，第三就是慈心愍念（见善利则同喜，见恶祸时，则为你而忧），第四就是示人天路（教人向上的大道），这就是四种止非，会有多所饶益，为人所救护。

又次，慈愍有四事，第一就是见利代喜，第二就是见有恶祸，就会代为你忧，第三就是称誉人德，第四就是见人说恶时，便能抑制他，这就是四种慈愍，而为多所饶益，为人所救护。利益也有四事，那四事呢？第一就是护彼而不令其放逸，第二就是会保护其放逸失财之事，第三就

是保护他，使其不恐怖，第四就是屏相教诫（暗中相教导敬诫），这就是四种利益人，而多所饶益，为人所救护的。同事也有四事，那四事呢？第一就是为他而不惜其身命，第二就是为他而不惜财宝，第三就是为他而济助而解消其恐怖，第四就是为他而屏相教诫，这就是四种同事，会有多所饶益，为人救护的。」

世尊说此事后，又作偈颂而说：

制非防恶亲 慈愍存他亲 利人益彼亲 同事齐己亲

此亲乃可亲 智者所附近 亲中无等亲 如慈母亲子

若欲亲可亲 当亲坚固亲 亲者戒具足 如火光照人

（制非乃能防止恶亲，慈愍的话，就会存为其亲，利人，乃有帮助于其亲，同事乃齐于〔等于〕自己之亲，这些亲，乃可以亲近，为有智的人所依附亲近的，为亲中之无有人能与等匹类之亲，有如慈母之亲子那样。如果欲亲近真正可亲的话，就应当亲近于坚固之亲，如能亲近的话，就会为戒具足，有如火光之照人那样。）

佛陀告诉善生说：「应当要知道六方的真义，甚么为之真正的六方呢？所谓：父母为东方，师长为南方，妻妇为西方，亲党为北方，僮仆为下方，沙门、婆罗门、诸高行的人为上方。

善生！大凡作为人的子女的，当以五事去敬顺他的父母。那五事呢？第一就是供养奉给父母，能使他们没有缺乏。第二就是凡是欲有所作之事，须先禀白父母，第三就是父母有所作为时，都恭顺不逆，第四就是父母的正令，都不敢违背，第五

就是不断父母所为的正业。善生！凡是当人的子女的，当以此五事去敬顺其父母。当人的父母的，又用五事去敬亲其子女。那五事呢？第一就是制止其子女，不听许其作恶事，第二就是指授而提示其善处（安住于善），第三就是慈爱，而入骨彻髓，第四就是为子女求善于婚嫁，第五为随时供给其所须要的。善生！子女对于父母能敬顺恭奉的话，就对方会安隐，而没有忧畏。

善生！当人的弟子之敬奉其师长，又有五事。那五事呢？第一就是给侍师长之所须要的，第二就是礼敬供养，第三就是尊重戴仰，第四就是师长如有教敕时，就应敬顺无违，第五就是应从师长听闻教法，而将其善持不忘。善生！凡是为人的弟子，就应当用此五法去敬事其师长。师长又应用五事去敬视其弟子。那五事呢？第一就是顺法去调御其弟子，第二就是诲其未闻之法，第三就是随其所问，能使其善于了解其义，第四就是提示其善友，第五就是尽他所知的去教诲传授，不得吝惜。善生！弟子对于其师长能够敬顺恭奉的话，则对方就会安隐，就不会有忧畏。

善生！当人之夫的，对于其妻，也有五事。那五事呢？第一就是相待以礼，第二就是威严不阙（端正其行），第三就是衣食都随时付足，第四就是庄严以时（随时使妻庄饰），第五就是委付家内（妻主内务）。善生！夫应该要以此五事敬待其妻。当人之妻，也应以五事恭敬其夫。那五事呢？第一就是比其夫先起来，第二就是后其夫而坐（夫先坐息），第三就是要用柔和之言，第四就是要敬顺其夫，第五就是首先问其意，而承其意旨而行事。善生！这就是为人夫之对于其妻之敬待，像如是的话，对方就会安隐，而没有忧畏。

善生！凡是为人的，应当以五事亲近其亲族。那五事呢？第一就是给施，第二就是善言，第三就是利益，第四就是同利，第五就是不欺。善生！这就是五事亲敬其亲族。亲族也应以五事亲敬于人。那五事呢？第一就是护放逸而不使其放逸，第二就是护其放逸失财，第三就是护其恐怖，第四就是屏相教诫，第五就是常相称叹。善生！像如是的敬视亲族的话，则对方会得安隐，而没有忧畏。

善生！为人的主人，对于其僮使，应该以五事去教授他们。第一就是随其能力而使役，第二就是饮食随时（给他们充足而依时的饮食），第三就是赐劳随时（一定的时间，依时去叫他工作），第四就是生病时给他医药，第五就是纵其休假（允许其适时的休假）。善生！这就是五事以教授僮使。僮使又应以五事奉事其主人。那五事呢？第一就是早起，第二就是为事要周密，第三就是不与不取（不偷，主人不给与之财物，不私取为已有），第四就是作务以次（依次而工作），第五就是称扬主人的名誉。这就是主人待僮使的方法（包括僮使之奉事主人的方法，前几段均可，下同）。这样，则对方会得安隐，而没有忧畏。

善生！檀越（善男子，施主）应该以五事去供养沙门、婆罗门。那五事呢？第一就是身行慈，第二就是口行慈，第三就是意行慈，第四就是以时施（依时而布施），第五就是门不制止（随时都允许出家人之来访）。善生！如为檀越的话，就应用这五事去供奉沙门、婆罗门。沙门、婆罗门也应该以六事去教授施主。那六事呢？第一就是防护施主，不令其作恶，第二就是指授其善处，第三就是教其怀善心，第四就是使未闻的得以闻，第五就是已闻的能使其善解，第六就是开示天路（往生天道之法）。善生！像如是的，檀越恭奉沙门、婆罗门的话，则对方会安隐，而没有忧畏。」世尊说此法后，又重说偈颂而说：

父母为东方	师长为南方	妻妇为西方	亲族为北方
僮仆为下方	沙门为上方	诸有长者子	礼敬于诸方
敬顺不失时	死皆得生天	惠施及软言	利人多所益
同利等彼己	所有与人共	此四多负荷	任重如车轮
世间无此四	则无有孝养	此法在世間	智者所撰择

行则获大果	名称远流布	严饰于床座	供设上饮食
供给所当得	名称远流布	亲旧不相遗	

示以利益事

上下常和同	于此得善誉	先当习伎艺	然后获财业
财业既已具	宜当自守护	出财未至奢	当撰择前人
欺诳抵突者	宁乞未举与	积财从小起	如蜂集众花
财宝日滋息	至终无损耗	一食知止足	二修业勿怠
三当先储积	以拟于空乏	四耕田商贾	择地而置牧
五当起塔庙	六立僧房舍	在家勤六业	善修勿失时
如是修业者	则家无损减	财宝日滋长	如海吞众流

(以父母为东方，以师长为南方，以妻妇为西方，以亲族为北方，以僮仆为下方，以沙门为上方。如果有长者子，能够礼敬于诸方，敬顺诸方而不失去其时的话，在其死后之时，都能往生于天界。惠施以及柔软之言，会利人，而多所饶益的。同利，也就是以他人和自己同有利，所有的一切，都与人共享。这四种乃多有负荷、任重，有如车轮。世间里，假如没有此四事的话，就没有甚么孝养可言。此法在于世间，乃为智者所撰择的，如实行的话，就能获得大果，其名称会得远流布。将床座严饰，供设上好的饮食，供给其所当得的，这样，则其名称会远流布。)

(亲旧都不相遗，都提示其有利益之事，上下都常和同，这样，就能得到善誉。首先应学习伎艺，然后才能获得财业。财业既已具足，就应该要自己去守护。出财时，并不过于奢侈，应当撰择前人〔以前人为鉴〕，如那些欺诳抵突的人〔不老实，及凶暴的人〕，宁可求而不给与他们。积聚钱财须从小小开始，如蜂之集在于众花那样，财宝会日日而滋息，到头来，都不会有损耗的。)

(第一要食而知道止足，第二要勤修其业而不懈怠，第三须要先储积，以拟于空乏之时之用，第四要耕田，或作买卖，要择地而放置畜牧，第五应当盖起塔庙，第六应建立僧伽的房舍。在家要勤于此六业，要善修而不可失时。像如是的修业的话，则家财不会有损减，财宝会日日滋长，有如大海之吞没众流那样的滚滚而来。)

那时，善生白世尊说：「善哉！世尊！实在超过我本来的祈望，乃踰于我的父教，能使颠覆的得以仰正，幽闭的得以开启，迷惑的得以解悟，有如冥室之点燃灯火，有目的人都得看见那样。如来所说的，也是如是，都以无数的方便，开悟愚冥的众生，现示清白之法。为甚么呢？因为佛为如来、至真、等正觉，因此之故，能开示，为世间之明导。现在我要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唯愿世尊听许我在于正法当中，作为一优婆塞（善宿男，亲近三宝，奉事三宝，而受五戒的在家信徒）！自今日起，尽形寿（一生当中），都守持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欺妄、不饮酒！」

那时，善生听佛所说，乃欢喜奉行！

佛说长阿含经卷第十一完

(一七) 清净经 {一二}

大意：

此经为周那（纯陀）沙弥叙述外道等辈斗争之事。佛陀对此而述说无诤的正法，其内容如下：

（一）耆那教祖——尼干子没后不久，其教团即分为白衣派与裸形派，而互诤不已。会发生诤议的原因就是因为教祖之教是属于邪见邪法（走错路）之故，才有这种现象。如信佛教之正见正法，即不但不会有此诤执，还会得到解脱而成正觉。于此，曾叙述须修三十七道品，以及四禅之事。

（二）破郁头蓝之子之见，不见之说。教示一切梵行清静具足，宣示布现之见、不可见之正说。又以如来的正法而说明十二部经。

（三）如来所呵责之乐，是五欲之乐，如来所称誉的为四禅，如来的乐中的功德有七果功德：1.现法成道，2.临终时成道，3.中间般涅槃（入灭），4.生彼般涅槃，5.行般涅槃，6.无行般涅槃，7.上流阿迦尼吒（有顶天）般涅槃。其次提示除五盖（五种覆盖—障害。贪欲、瞋恚、睡眠、掉戏、疑），及有关于戒律之九事，叫人修不住法。

（四）举出佛在世时的有常、无常。乃至世间的自造、他造等诸学说，以八支缘起折伏之。而欲除诸恶见，即须修四念处、八解脱。

大意：本经叙述沙弥周那听说外道们都在诤执，将此事报告阿难，然后共诣佛所，佛陀乃为其阐说无诤的正法。首先说耆那教祖大雄歿后，其教即分为白衣与裸形二派，由于邪见之故，而起纷争。如信佛教之正法，就不会有此事而得解脱，而提示三十七道品，及四禅。其次乃破郁头蓝子之见不见之说，而教示一切梵行清静具足宣示布现之见不可见之正说，而垂示十二部经。第三说明佛所诃责的为五欲之乐，佛所称誉之乐为四禅，乐中之功德为：现法成道，临终时成道，中间、生彼、行、无行、上流等涅槃。最后举出当时的所谓有常无常，乃至世间之自造、他造等学说，如想以八支缘起而折伏，而除诸恶见的话，就须修四念处、八解脱。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迦维罗卫国（以城名而称为国名，为佛出生

之国）的缅甸邑，在此地方的优婆塞林中，和大比丘众，一千二百五十人俱在那里。

这时，有一位沙弥（勤策，为新发心出家之义），名叫周那，在于波波国（末罗族的都城。近于王舍城）结夏安居后，执持衣钵，渐诣于迦维罗卫国的缅甸城的园林中，而至于阿难之处，到后，头面礼足，然后退住在一边，他白阿难说：「在波波城内居住的那位尼干子（耆那教的教祖，为苦行主义者），在其命终后不久之时，他的诸弟子即分为二派，都相互诤讼，而当面互为毁骂，已经再也看不到其有上下秩序，都迭相求责对方的短处，都相互竞争其知见而说：『我能知道此事，你却不能知道；我的行持为真正，你的见解为邪见。都以前而着于后，以后而着于前，是颠倒错乱，没有法则。我所为的为妙，你所说的为非。你有所疑问之事，当诤问于我。』」大德阿难！那个时候，其国的人民之奉事于尼干的人们，听闻他们的

诤讼之事后，都生厌患之心。」

阿难对周那沙弥说：「我们对于此事，欲启请世尊，现在同往世尊之处，去宣启此事，如果世尊有所敕的诸，就应当共同奉行。」

那时，周那沙弥听阿难之语后，就和阿难共诣世尊之处，到后，头面礼足，然后，站立在于一边。那时，阿难白世尊说：「这位周那沙弥，在波波国结夏安居后，执持衣钵，渐来至于此，礼拜我足后，对我说：『波波国的那一位尼干子，在其命终后不久时，他的诸弟子就分为二分，二派对立，各不相让而诤讼，都当面毁骂，已不再看到其有上下前后，都迭相求逐对方的短处，竞争其知见而说：我能知是，你即不能知道；我所行的为真正，你的见解为邪见，都以前着于后，以后着于前，都颠倒错乱，并没有法则。我所言的为是，你所说的为非，你有所疑问，当来诤问于我。这时，其国内的人民之奉事尼干的人，听闻那些诤讼之事后，都生厌患之心。』」

世尊告诉周那沙弥说：「如是！周那！那些非法当中之事，乃不足以听闻的，并不是三耶三佛（正徧知）所说的，有如败朽之塔那样，已难以污色的了（怎么缮修而加以彩色，也无用的）。他们虽然有师之教，然而都怀着邪见（恶见解，不正确的见解主义）；虽然又有法教，但是都尽为不真正，不足听采，不能出要（不能因之而出离苦海），并不是三耶三佛所说的，有如故塔（太旧的塔），已不可以污（不能装饰）的了。他的诸弟子当中，有的不顺其法，而舍弃其异见（不正确的见解），而行持正见的。周那！如果有人来对其弟子说：『诸位贤者！你师的教法为正确的，应当在于其中去修行，为甚么要舍弃而离开其法呢？』那些诸弟子们，如信其语的话，就彼此之二都会失去其道，而获得无量的罪业。为甚么呢？因为他虽有法，然而并不是真正之法之故。周那！假如为人师的为不邪见的话，其法就为真正，就可以好好的听采，而能获得出要，为三耶三佛所说的，譬如新塔那样，很容易污色（装饰）的。然而诸弟子，却对于此法当中之义，并不能勤修，不能成就，而舍弃平等之道，而入于邪见。如果有人来对其弟子说：『诸位贤者！你师之法为正确的，应当在于其中去修行，为甚么舍弃其道，而入于邪见呢？』他的那些弟子，如信其语的话，即他们彼此之二，均能得见真正之法，而获得无量之福。为甚么呢？因为其法乃为真正之故。」

佛陀又告诉周那说：「他虽然有师，但是都怀邪见，虽然有法，可是都尽是不真正，不足以听采，不能出要，不是三耶三佛所说的，有如朽塔之不可以污色那样。他的诸弟子们，法法成就（成就其法），而随顺其行（随顺其法而行），而起诸邪见。周那！如果有人来对其弟子说：『你师之法为正，你所行的为是，现在所修行而勤苦之事，乃如是，应该在于现法当中成就道果（在现世当中得证涅槃）。』其诸弟子，如信受其言的话，则彼此之二均为失道，而会获无量之罪。为甚么呢？因为由于其法不正之故。周那！如果其师不邪见，其法为真正，为善而可听采，而能获得出要，为三耶三佛所说的话，就譬如新的塔容易为污色那样的。又其弟子法法成就（成就其法），随顺其法而修行，而生正见，则如果有人来对其弟子说：『你师之法为正法，你所行的为是，现在所修行而勤苦，乃如是，应该在于现法当中成就道果。』其诸弟子信受其语的话，则彼此之二，均为是正见，而能获无量之福的。为甚么呢？因为其法为真正之故。」

周那！或者有导师（正觉者）之出现于世间，使其弟子们生忧，或者有导师之出现于世间，使其弟子们无忧的。甚么为之导师出现于世间，而使其弟子们生忧呢？周那！导师新出现于世间，成道不久，其法乃具足而梵行清淨，然而他的如实而真要之法，乃不布现（不广布于现世间），而那位导师则速取灭度（入灭，离世），其弟子们则不得修行，都愁忧而说：『导师初出现于世间，成道不久，其法为清淨而梵行具足，其如实真要之法，竟未广布于现世，而现在导师便迅速的灭度离世，

我们这些弟子都不能修行（无师可指导修持之法）。』这就是导师出世，而使弟子愁忧。甚么为之导师出世，使弟子们无忧愁呢？所谓导师出现于世间，其法为清静，梵行具足，如实真要之法，都广流布于世间，然后导师才取灭度而离世，其诸弟子们都能得修行，不会怀有愁忧而说：『导师初出世，成道不久，其法清静，梵行具足，其如实真要之法，都广布流传于现世，然后导师才取灭度，使我们诸弟子都能得以修行。』像如是，周那！导师出现于世间，弟子乃无忧愁。」

佛陀又告诉周那说：「此支（分，性质、状态、条件），乃能成就梵行。然而导师出现于世间，出家未久，其名闻并未广远的话，就叫做梵行支不具足（在这种状况之下，是不能完成梵行的，为条件不

足）。周那！如导师出现于世间，出家既久，名闻又广远的话，就叫做梵行支具足满。周那！导师出现于世间，出家既久，名闻也广，然而诸弟子却未受其训诲，未具备梵行，未至于安隐之处（涅槃），未获己利，未能受其法而分布演说（传教），有异论之发起时，也未能如法去灭除它，未能变化成就神通之证（不能完成以神妙不可思议之神通教示他人），这叫做梵行不具足。周那！导师出现于世间，出家既久，名闻也广远，而诸弟子们也尽受其教训，梵行都具足，而达至于安隐之处的境地，已获己利，又能受法而分别演说度人，有异论之起时，也能如法去消灭它，也具足变化完成神通之证，这就叫做梵行支具足。

周那！导师出现于世间，出家也久，名闻也广远，然而诸比丘尼乃未受教训，未至于安隐的境地，未获得己利，未能受法去分布演说，有异论之起时，也不能以法而如实去除灭它，不能完成变化神通之

证，就叫做梵行支未具足。周那！导师出现于世间，出家也久，名闻也广远，诸比丘尼都尽受其教训，梵行也具足，而达到安隐处的境地，已获己利，又能受法而去分别演说，有异论之起时，能如法去消灭它，也已变化具足成神通证（完成以神通变化去教示他人），这就叫做梵行支具足满。周那！诸优婆塞、优婆夷之广修梵行，乃至变化具足成神通证，也是如是的。

周那！如导师不在于世间，没有名闻，利养都损减的话，则梵行支并不足满的。如导师在于世间，名闻与利养，都悉皆具足，而没有损减的话，则梵行支为之具足满的。如导师在于世间，名闻利养均为具足，然而诸比丘之名闻（名声远闻）利养（得人的供养），都不能具足的话，就叫做梵行支不具足。如导师在于世间，名闻利养都具足无损，诸比丘众也同样的具足的话，则梵行支为之具足满，比丘尼众也是如是。

周那！我出家已久，名闻也广远，我的诸比丘们也受我的教诫，都达到安隐处的境地，已自获己利，又能将所受之法为人演说，有异论之起时，也能如法去消灭它，已变化具足成神通证（完成以神通变化示教于人），诸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均为同样的成就。周那！我乃以广远的流布梵行，乃至完成变化具足神通之证。周那！一切世间所有的导师，并不能看见有人能得名闻利养如我如来、至真、等正觉的。周那！诸世间的所有徒众，并不能看见其名闻利养有如我的徒众的。周那！如果欲正说的话，应该说：『见不可见』（正在看，而看不见，想看，而看不见）。甚么叫做见不可见呢？所谓一切梵行都清静具足，都宣示布现（既完成自己的功行，又能成就他人的功行），就名叫做见不可见的。」

那时，世尊并告诉比丘们说：「郁头蓝子（世尊初出家时，所遇到的二师之一）曾在大众中，作如是之说：『有见不见。

甚么叫做见不见呢？如刀可见，而刃则不可见』（见这刀之锐利之一面，而不见其刃）。诸比丘们！他乃引凡夫无识（凡人没有智慧者）之言，以为譬喻的。像如是的，周那！如果欲正说的话，当应说：见不见。甚么叫做见不见呢？你就应当正说而说：『一切梵行清静具足，宣示流布，就是不可见。』周那！那些相续之法，乃不具足而

可得，不相续之法，乃具足而不可得。周那！诸法中的梵行，就是酪酥中（将乳过炼的酪、生酥、熟酥）的醍醐味（醍醐就是乳、酪、生酥、熟酥、醍醐等五味当中最上之味）。」

那时，世尊又告诉诸比丘们说：「我对于如下之法，都亲自作证过，所谓：四念处（就是身、受、心、法而观想不净、苦、无常、无我之修法）、四神足（就于欲定、精进定、意定、思惟定而说的四神通）、四意断（四精勤，未生、已生之恶，当灭，未生、已生之善，使其增长）、四禅（修学禅定的四位，初禅、二禅、三禅、四禅）、五根（增长信、勤、念、定、慧之五根）、五力（以信、勤、念、定、慧之五力去舍灭障碍）、七觉意（七菩提分，念、择法、精进、喜、轻安、定、舍之七菩提分）、贤圣八道（正见、正思、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之八正道）是。你们都应共为和合，不可生起诤讼，应该同为一师所受，同为一水与乳那样的和合。对于如来的正法，当自炽然（以自己点燃自己，使其光明），快得安乐。得安乐后，如果有比丘，在说法当中，曾经作如是之言：『某某人所说之句（语句）为不正，义理（意义）也不正。』的话，则比丘听其说后，不可以言是，也不可以言非，应当对那位比丘说：『怎么啦？诸贤！我的语句是如是，你的语句也如是，我所说的义也如是，你所说的义也如是。到底那个人的为胜？那个人的为负呢？』假如那位比丘回答说：『我的语句如是，我所说的意义为如是，你的语句也如是，你所说的意义也如是，你的语句也胜，你所说的意义也胜。』那位比丘说此语时，也不得非，也不得是，应当要劝谏那位比丘，应当要呵，应当要止其说，应当共为推求，像如是的尽共和合，不可以生诤论，同为一师所指受，同为一水乳所和合，对于如来的正法，当自炽然，而快得安乐。

得安乐后，如果有比丘，在说法之时，其中曾有比丘作如是之说：『他所说的语句为不正确，意义即为正确。』比丘听后，不可说为是，也不可以说为非，应当要对那位比丘说：『怎么啦？比丘！我的语句如是，你的语句为如是。到底甚么人的为是，甚么人的为非呢？』如果那位比丘回答说：『我的语句为如是，你的语句为如是，你的语句为胜。』那位比丘虽说此话，也不得言是，也不得言为非，应当要劝谏那位比丘，应当要呵，应当要止他之言，应当要共同推求，如是的都共为和合，不可以生诤讼，应当同为一师之教受，同为一水乳那样的融和。对于如来的正法，应当要自炽燃，快得安乐。

得安乐后，如果有比丘在说法之时，其中有比丘作如是之语而说：『他所说的语句为正，其意义则不正。』比丘听后，不可说为是，也不可以说为非，应当要对那位比丘说：『怎么啦？比丘！我所说的意义为如是，你所说的意义也如是。到底甚么人的为是，甚么人的为非呢？』如果他回答说：『我所说的意义为如是，你所说的意义为如是，你所说的意义也为胜。』那位比丘如果这样说的话，听后也不得说为是，也不得说为是非，应当要劝谏那位比丘，应当要呵，应当要止其所说的，应当共同推求。像如是的尽共和合，不可以生诤讼，同为一师受，同为一水乳之和融，对于如来的正法，应当要自炽然，快得安乐。

得安乐后，如有比丘说法之时，其中有比丘作如是之说：『你所说的语句为正，意义也正确。』比丘听后，不可说为非，应当要称赞他而说：『你所说的为是！你所言的为是！』因此之故，比丘！对于十二部经（将一切经教分为十二部类，为一切经的根本圣典，也是一切经的典型），应该要自身作证，应当要广为流布：第一就是贯经（契经，直说一贯的法义，所谓长行之文—散文体），第二叫做祇夜经（重颂，将长行之文，重新以偈颂而称说的），第三叫做受记经（授记，弟子们命终后所生的果报等因缘，可说是预记，后来所示的成佛之记也包括在内），第四就是偈经（偈颂，所谓孤起颂，不一定为长行之称颂），第五叫做法句经（感兴偈，

所谓自说，为欢喜而颂出之偈），第六叫做相应经（如是语，所谓本事，为弟子们之宿世相应的本义之言教），第七叫做本缘经（本生，为佛陀自身的过去的因缘之说），第八叫做天本经（因缘，佛陀说法教化的本起因缘），第九叫做广经（方广，广说教义，由浅入深，而讲说佛教的真理），第十叫做未曾有经（称赞佛德之不可思议，说希有未曾有之法），第十一就是譬喻经（以譬喻为说法教化时之用，使人容易了解真理之说），第十二叫做大教经（论议，回答所问之法义，经佛加以详细解释之说）。应当要善于受持，应当要称量观察、广演分布。

诸比丘们！我所规制之衣，不管是冢间之衣，或者是长者之衣，或者是麓贱之衣，这些衣，乃足以障阻寒暑、蚊虻，足以蔽人的四体的。诸比丘们！我所规制之食，不管是乞食，或者是居士布施之食，此食乃可以自足的。或者是身的苦恼，或者众患切己（身体的全身都痛楚），恐怕遂之而至于死亡，因此之故，而听许这些食物的，为知足而已。诸比丘们！我所规制的住处，或者在于树下，或者在于露地，或者在于房内，或者在于楼阁上，或者在于窟内，或者在于种种的住处，此处都为自足，为障寒、暑、风雨、蚊虻而规制，下至（甚至）于闲静懈怠之处，都同样之义。诸比丘们！我所规制之药，不管是大小便（陈弃药），或者是酥油、蜜、黑石蜜，这些药均为是知足，如身体生起苦痛，众患楚毒严重，恐怕会致于死亡，因此之故，听许这些药物。」

佛陀又说：「或者有外道梵志来作如是之语：『沙门释子（佛陀的出家弟子）都以众乐而自娱乐。』假如听到此言的话，就应作如是的回答：『你们不可以作如是之语，不可说沙门释子乃以众乐而自娱乐。』为甚么呢？因为有些乐而自娱乐之事，乃为如来所呵责的，有些乐以自娱乐之事，乃为如来所称誉的。如果外道梵志问而说：『那些乐以自娱乐的为瞿昙所呵责的呢？』假如有此语时，你们就应当回答说：『五欲（色、声、香、味、触之五境，会引人之欲贪）的功德（功用，性能），为可爱可乐，都为人所贪着的。那五种呢？所谓眼根知色境，为可爱可乐，为人所贪着的。耳根闻声境，鼻根知香境，舌根知味境，身根知触境，为可爱可乐，为人所贪着的。诸位贤者！犹是（由此）五欲之缘，而生喜乐之事，这就是如来、至真、等正觉所呵责的。犹如有人，故意（存心）杀害众生，将此为自己的快乐，这就是如来、至真、等正觉所呵责之事。犹如有人，私窃偷盗他人的财物，自以为乐，这也是如来所呵责的。犹如有人，冒犯梵行（犯淫戒），自以为乐，这也是如来所呵责的。犹如有人，故意作妄语，自以为乐，这也是如来所呵责的。犹如有人，放荡自恣（饮酒作乐，生是非），这也是如来所呵责的。犹如有人，行持异外的苦行，不是如来所说的正行，为自己的快乐，这也是如来所呵责的。』

诸比丘们！应该要呵责五欲的功德，呵责这人们所贪着的。那五种呢？所谓眼根知色境，为可爱可乐，为人所贪着的。耳根闻声境，鼻根知香境，舌根知味境，身根知触境，为可爱可乐，乃为人所贪着的。像如是的诸乐，一位沙门释子（佛陀出家的弟子），并没有如此之乐。犹如有人，故杀众生，以这杀生为乐，然而沙门释子，并没有如此之乐。犹如有人，公然

的为盗贼，而自以为乐，然而沙门释子，并没有如是之乐。犹如有人，冒犯梵行（淫欲），自以为乐，沙门释子，并没有如是之乐。犹如有人，故作妄语，自以为乐，然而沙门释子，并没有如是之乐。犹如有人，放荡自恣（饮酒作乐，无所事事），自以为乐，然而沙门释子，并没有如是之乐。犹如有人，行持异外的苦行，自以为乐，然而沙门释子，并没有如是之乐。

如外道梵志作如是之问：『到底那一种快乐作为自己的娱乐，为之沙门瞿昙所称誉的呢？』诸比丘们！他如果有这种疑问的话，你们就应该回答他们而说：『诸位贤者们！有五欲的功德（功用），为可爱可乐，这是人们所贪着的事。那五种呢？

所谓眼根知色境，乃至身根知触境，为可爱可乐的，是人们所贪着的事。诸位贤者们！由于五欲的因缘而生起的快乐，就应当快速的把它除灭。犹如有人故意杀害众生，当做为自己的快乐，有如此的快乐的话，就应速疾的把它除灭。犹如有人，公然的为盗贼，自以为快乐，有如此的快乐的话，就应速疾把它除灭。犹如有人，冒犯梵行（淫欲），自以为乐，有如此之快乐的话，就应速于除灭。犹如有人，故意为妄语，自以为乐，有如此之乐，就应速于除灭。犹如有人，放荡自恣（不务正业，饮酒作乐），自以为乐，有如此之乐的话，就应速疾的把它除灭。犹如有人，行持异外的苦行，自以为乐，有如此之乐的话，就应当速疾的把它除灭。犹如有人，舍弃而离开贪欲，不再做恶法，有觉（寻）有观（伺），由于离恶而生的喜与乐，而入于初禅，像如是之快乐的话，就是佛陀所称誉的。犹如有人，除灭其觉与观（无寻、无伺），内生喜悦而一心，而无觉、无观，由于禅定而生的喜与乐，而入于第二禅，像如是之乐的话，就是佛陀所称誉的。犹如有人，除喜而入于舍，自知身乐，为贤圣所求的，而护念一心，进入于第三禅，像如是之乐的话，就是佛陀所称誉的。又乐尽、苦尽，忧与喜，已经先于消灭，而至于不苦不乐，而护念清净，而进入于第四禅，像如是之乐，就是佛陀所称誉的。』

如有外道梵志作如是之问：『你们在此安乐当中，到底祈求若干果报的功德呢？』就应回答他而说：『这种安乐，当会有七种果报的功德的。那七种呢？1.在于现法当中，得以成就道证（能完成道果）。2.假如现世当中不成就道果的话，在于临命终时（当离开世间后），当会成就道证（证果）的。如果临命终时又不完成道果的话，也当会灭尽五下分结（欲界的烦恼：贪、瞋、身见、戒取见、疑），而为3.中间般涅槃（三果的阿罗汉，也就是不还果的圣者，在欲界死后，于色界中有起圣道，断惑而入涅槃。在欲界虽起优胜之加行，但中途违缘，未得断除余惑而在其处死亡，其次受色界之中有身，乘前之加行而断余惑，而证阿罗汉，而入涅槃。）有的为4.生彼般涅槃（生色界后不久，而证果，详如前例，以下同），有的为5.行般涅槃（生色界后，长时加行，而证果），有的为6.无行般涅槃（生色界后，久懈于功行，而证果），有的为7.上流阿迦尼陀般涅槃（生色界后，向上界依次而行，至于色究竟天而入灭，证果）。诸位贤者！这就是所谓这种安乐有七种功德。诸位贤者！如比丘在于学地（学处），而欲向上求得，而欲求安隐处，然而未除五盖。那五盖呢？1.贪欲盖，2.瞋恚盖，3.睡眠盖，4.掉戏盖，5.疑盖是。如果那些学处的比丘，欲求向上，欲求安隐处，然而却未灭五盖，对于四念处都不能精勤，对于七觉意（七菩提分）都不能修，而欲得上人之法，欲得贤圣的智慧之增上，觅求欲知欲见的話（欲正知正见），是没有这道理的。诸位贤者！学地（学处，学戒律功行）的比丘，欲向上求得，欲求安隐处，而能灭五盖，所谓贪欲盖、瞋恚盖、睡眠盖、掉戏盖、疑盖，对于四念处又能精勤，对于七觉意也能如实修行，而欲得上人之法、贤圣之智慧之增上，而寻求欲知欲见的話，就有如是的道理的。诸位贤者！有一种比丘，为漏尽（灭尽烦恼）的阿罗汉，其所作都已办，而舍于重担，自己已获己利，已尽诸有的结使（欲有、色有、无色有的烦恼都已灭尽），为正智解脱（由于正智而得解脱），而不为九事。那九事呢？第一就是不杀生，第二就是不偷盗，第三就是不淫，第四就是不妄语，第五就是不舍道，第六就是不随欲贪，第七就是不随瞋恚，第八就是不随恐怖，第九就是不随愚痴。诸位贤者！这就是漏尽的阿罗汉，所作都已办，已舍弃重担，已自获己利，而尽有的结缚，为正智解脱（由于正智而得解脱的），而远离九事是。

或者有外道梵志，作如是之言：『沙门释子有不住之法』的话，就应回答他而说：『诸位贤者！不可以作如是之说，说甚么沙门释子有不住之法。为甚么呢？因为沙门

释子的其法，乃为常住，并没有动转的，譬如门闾之常住不动那样。沙门释子也是如是，其法乃为常住，并没有移动。』或者有外道梵志作如是之说而说：『沙门瞿昙乃尽知过去世之事，然而乃不知未来之事。』由这而知道那些比丘，那些异学的梵志，其智为异，其智观也异，所言的为虚妄的了。因为如来对于那些过去之事，都像眼前之事那样的，并没有不知见的；对于未来世，因生于道智（由于菩提所生之智，故能了如指掌）。那些过去世之事之虚妄不实，而不足以喜乐，并没有甚么利益可说的，佛陀就不记；或者过去世有实在的，然而并没有甚么可乐，没有甚么利益的，佛陀也同样的不记；如过去世有实在的，可以快乐的，然而并没有甚么利益的话，佛陀也是不记的；假如过去世有实在的，可以安乐，有所利益的事，则如来都尽知，然后乃记它。对于未来和现在之事，也同样的道理。如来对于过去、未来、现在，都是以应时之语（时语，讲利于时宜的人），都是以实语、义语、利语、法语、律语，并没有虚妄的。

佛陀在于初夜（下午五点至九点）成就最正觉（成就佛道），及于末后夜（凌晨一点至五点），在于其中间有所言说，都皆为是如实的，因此之故，名叫如来。其次，如来之所说的都如事，事都如所说的，故名如来。到底是以甚么义，而名叫等正觉的呢？佛陀所知见的，所灭的，所觉的，佛陀都能尽觉尽知，因此之故，名叫正等觉。

或者有外道梵志作如是之说：『世间为常存的，唯有此为实在的，其余的都是虚妄的（由此起述佛当时的各见解）。』或者又说而说：『此世间为无常，唯有这就是实在的道理，其余都虚妄的。』或者又有人说：『世间为有常、无常，唯有此事为实在的，其余的都是虚妄的。』或者又有人说：『此世间为非有常、非无常，唯有此事为实在的，其余的都是虚妄的。』或者又有人说：『此世间为有边，唯有此事为实在的，其余的都是虚妄的。』或者又有人说：『世间为无边，唯有此事为实在的，其余的都是虚妄的。』或者又有人说：『世间为有边、无边，唯有此事为实在的，其余的都是虚妄的。』或者又有人说：『世间为非有边、非无边，唯有此事为实在的，其余的都是虚妄的。』或者又有人说：『是命是身（吾人的此生命身体），此事为实在的，其余的都是虚妄的。』或者又有人说：『非命非身（不是吾人的生命身体），此事为实在的，其余的都是虚妄的。』或者又有人说：『命异身异（生命与身体各别不同），此事为实在的，其余的为虚妄的。』或者又有人说：『非异命、非异身（吾人的生命与身体并没有不同），此事为实在的，其余的都是虚妄的。』或者又有人说：『如来为有终，此事为实在的，其余的都是虚妄的。』或者又有人说：『如来为不终，此事为实在的，其余的都是虚妄的。』或者又有人说：『如来为终、不终，此事为实在的，其余的都是虚妄的。』或者又有人说：『如来为非终、非不终，此事为实在的，其余的都是虚妄的。』诸人所有的这些见解，名叫本生本见（有关于为过去的基本的见解），现在为你记述，所谓：『此世间常存，乃至如来非终非不终，此事为实在，其余的都是虚妄的，这些就是本见本生，为你记述。』

所谓『未见未生（有关于为未来的基本的见解）之事，我也要记述它。』甚么叫做未见未生，我所要记述的呢？所谓色是我（色身就是我），从于想而有终，这是实在的事，其余都是虚妄的。无色是我（无色身就是我，也就是离色身为我），从于想而有终；亦有色、亦无色是我（色身与无色身，为之我），从于想而有终，非有色、非无色是我（不是色，不离色身，就是我），从于想，而有终。我为有边，我为无边，我为有边、无边，我为非有边、非无边，从想而有终。我为有乐，从想而有终；我为无乐，从想而有终，我为有苦乐，从想而有终；我为无苦乐，从想而有终。一想就是我，从想而有终；种种想就是我，从想而有终；少想就是我，

从想而有终；无量想就是我，从想而有终，此为实在的，其余都是虚妄的（各位行者都执其所见解为对，其它的都认为是不对）。这就是邪见的本见本生（前后对照，应为未见未生），为我所记述。

或者有沙门、婆罗门，有人作如是之论，有人作如是之见：『此世间为常存的，此为实在的，其余的都是虚妄的，乃至无量想就是我，此为实在的，其余都是虚妄的。』那些沙门、婆罗门如果又作如是之说、如是之见而说：『此为实在的，其余的都是虚妄的。』的话，就应该回答他而说：『你实在作如是之论？为甚么此世间为常存，此说为实在，其余的都是虚妄的呢？像如是之语，乃为佛所不许允的。为甚么呢？因为这些诸见当中，都各有结使（结缚 驱使一烦恼）的 我以真理而推测，则知诸位沙门、婆罗门当中，并没有人能与我匹等的人，更何况欲超出过于我之上的呢？』这些诸邪见，唯有其言说而已，统统不适中于论（不正确之论），乃至所谓无量想就是我，都是同样的不正确的。

或者有沙门、婆罗门作如是之说：『此世间乃为自造的。』又有沙门、婆罗门说：『此世间为他造的。』或者又有人说：『此世间乃为自造、他造的。』或者又有人说：『此世间乃不是自造、不是他造的，乃为忽然而有的。』那些沙门、婆罗门说世间为自造的，则这些沙门、婆罗门，均为是由于触的因缘的，假若离开触的因缘而能说的话，那是没有这道理的。为甚么呢？因为由于六入之身（六根）之故，而会生触（感触），由于触之故，而生受（感受），由于受之故而生爱，由于爱之故而生取（执取），由于取之故，而生有（众生有情之基因），由于有之故，而生起生（出生为有情身），由于生之故，而有了老、死、忧、悲、苦恼等大患灾之阴之集。如果没有六入的话，就没有

触，没有触的话，就没有受，没有受的话，就没有爱，没有爱的话，就没有取，没有取之故，就没有了有，没有了有之故，就没有生，没有生之故，就没有老、死、忧、悲、苦恼等大患之阴集。又说此世间为他造的，又说此世间为自造他造，又说此世间为非自造、非他造的，乃为忽然而有的等，均为同样的道理，都是由于触而有，如果没有触的话，就没有的了。」

佛陀并告诉诸比丘们说：「如果欲灭此诸邪恶之见的话，则就于四念处而当修三行（三行为内观、外观、内外观，四念处为身、受、心、法，欲修习此四念处的话，就应作内身、外身、内外身之观想）。甚么叫做比丘之欲灭此诸恶见时，对于四念处应当修习三行呢？比丘所谓对于内身（自身）之身观，精勤不懈，忆念而不忘，而除世间的贪忧；对于外身（他人之身）之身观，精勤不懈，忆念而不忘，而除世间的贪忧；对于内身、外身之

身观，忆念而不忘，而除世间的贪忧。对于受、意（心）法之观察，也是如是。这就是灭除众恶法之对于四念处而行三种的修行。

有八种解脱（八背舍。所谓违背三界的烦恼，而舍离；而解脱其系缚的八种禅定）那八种呢？1.色观色，为初解脱（内有色想，观外色解脱。于内身有色想之贪为除此贪，而观外之不净之青瘀等之色，使贪不起。）内有色想，外观色，就是第二解脱（内无色想，观外色解脱。于内身无色想之贪，虽已除了，而想使更坚牢，而观外之不净的青瘀等之色，而使不起贪。）净解脱，就是第三解脱（净解脱身作证具足住。观净色使贪不起，名为净解脱，将此净解脱于身口证得，具足圆满，而住于定，名叫身作证具足住。）度色想灭有对色，住于空处（空无边处解脱），就是第四解脱。舍空处，而住于识处（识无边处解脱），就是第五解脱。舍识处，而住于不用处（无所有处解脱），

就是第六解脱。舍不用处，而住于有想无想处（非想非非想处解脱），就是第七解脱（自第四至第七之四解脱，因各各能弃舍下地之贪，故名解脱）。灭尽定（灭受想定解脱身作证具足住。是厌受想等之心，而永住于无心，故名解脱），就是第八

解脱。」

那个时候，阿难在于世尊的身后，执扇而扇佛，就偏露其右肩，右膝着在于地，叉手而白佛说：「甚奇！世尊！此法乃为清静，为微妙第一的。然而应当要叫做甚么名？要怎的奉持呢？」佛陀告诉阿难说：「此经名叫清静，你应当以清静而受持它。」

那时，阿难听佛所说，乃欢喜奉行！

(一八)自欢喜经{一二}

大意：

此经是舍利弗赞叹佛道而自念。他确信不管是过去、现在、或未来当中的沙门、婆罗门的智慧、神足、功德、道力等，都不能和佛陀之无所著、等正觉相比类者。他将此事向佛表白时，佛陀则对舍利弗阐述佛陀之至上主义，不如法至上主义等事。佛陀列举说法上上次第，其概要如下：

(一)制法：无上制，四念处、四正勤、四神足、四禅、五根、五力、七觉支、八贤圣道。

(二)制诸入：眼色、耳声、鼻香、舌味、身触、意法，六根六境之主客关系。

(三)识四入胎：入胎为入母胎之意。1.乱入胎、乱住、乱出。不识而入、住、出母胎。2.不乱入、乱住、乱出。识入母胎，然而不识而住、而出母胎。3.不乱入、不乱住、乱出。识入母胎与住入母胎，然而不识而出母胎。4.不乱入、入乱住、入乱出。识入母胎而住、而出母胎。

(四)道：道为正勤法。1.欲、2.离。3.灭尽、4.出要。

(五)灭：导人灭除苦乐之法。1.苦灭迟得，2.苦灭速得，3.乐灭迟得，4.乐灭速得。

(六)言清静：不发无益虚妄之言语。

(七)五见定：有关于有否身之不净、识之流动，或断续、或解脱等之观法得达。1.初见定：入三昧而观头至足，再由足至头，观察人的皮肤内外，唯有不净之发、毛、爪、甲、肝、肺、肠、胃、脾、肾、五脏、污、肪、髓、脑、屎、尿、涕、澡、泪、臭，无一物可贪。2.二见定：随三昧而除去皮肤之外之诸不净，唯观白骨，及牙齿。3.三见定：随三昧而除去皮肤之外之不净，及白骨。唯观心识在何处，而作是想：为在今世，为在后世，今世不断，后世不断，今世不解脱，后世不解脱。4.四见定：随三昧而除去皮肤之外之诸不净，及除白骨，又重新观识，而作是想：识在后世，不在今世，今世断，后世不断，今世解脱，后世不解脱。5.五见定：随三昧而除去皮肤之外之诸不净，及除白骨，又重新观识，而作是想：不在今世，不在后世，二共断除，二共解脱。

(八)三常法：此世间之常存法，涉于过去、现在、未来之三世。随三昧心而忆识世间之二十成劫、败劫。劫为劫波，译为分别、时节，是不能计出之长时之意。戒、住、

坏空之四劫中，各有二十增减，其一增一减为一小劫。人寿八万四千岁时，每经百年减一岁，减至人寿十岁为一减劫。反之而人寿十岁，每经百年增一岁，增至八万四千岁为一增劫，合而有八十增减。增劫就是成劫，减劫则为败劫。

(九)四观察：预知宣示他人之心之方法，有四种。第一观察：以想观察，而知他人之心所趣，此心之所趣。彼心作是想时。或者是虚的（不实的），或者是实在的。第二观察：沙门、婆罗门不以想观察，或闻诸天及非人之语，向彼而说：你的心是如此，你的心是如此。这，或者是实在的？或者是虚的（不实在的）。第三观察：不以想观察，亦不听到诸天及非人之语，而自己观察自己之己身。又听他言，而向彼人语曰：你的心如是，你的心如是。这也有实在的，也有虚的。第四观察：不以想观察，也不闻诸天及非人之语。又自观，不他观，而除觉观，已得定意三昧，观察他人，向彼语曰：你的心是如是，你的心是如是。这种观察，即为真实。

(十)教诫：不违背佛陀之教说，而得四向四果，也就是斯陀洹、斯陀含、阿那含、阿罗汉之方法。1.初教诫，得阿罗汉位。2.二教诫，得阿那含位。3.三教诫，得斯陀含位。4.四教诫，得斯陀洹位。

(十一)戒清净：有关于人之戒律的行为之法。如不以舌诳人，常自敬肃，捐除睡眠，不怀谄邪，口不妄语，不为世人预记吉凶，虽自称说，不从他所得，以示不求他利。唯有坐禅修智，辩才无碍，专心不乱，精勤不怠。

(十二)解脱智（指四向四果之智。也就是提示人们得达解脱的历程）。

(十三)自识宿命智证（指宿命智证通。所谓知识过去宿世之因缘等事之智）。

(十四)天眼智（以天眼而知道众生离开此世后，转生彼世等状之智）。

(十五)神足证（神足为神足通，为自身之变化自在之力。然而佛教并不以变化不可思议为重点，其主要乃在于精修贤圣之道，不染爱、不爱等事，而住于平等，而得达等觉后，自会具有种种之神力。通常都以神境智通而名，是贤圣神足，是和外道有异之处）。

末后世尊教说：「过去佛有等」、「未来佛有等」、「现在佛无等」之过去诸佛，现在一佛之信念，因此，舍利弗即对四众说其所闻，自得清净！

大意：本经叙述舍利弗称赞佛德，而说过去、现在、未来当中的所有沙门、婆罗门的智慧、神力、功德等都不能和佛相匹等。佛陀听其言后，教他不应该说佛为至上，应称赞法为至上，而提示说法的次第。所谓1.制法，2.制诸人，3.识四人胎，4.道，5.减，6.言清净，7.五见定，8.三常法，9.四观察，10.四教诫，11.戒清净，12.解脱智，13.宿命智，14.天眼智，15.神足证。最后说过去佛有等、未来佛有等，现在佛无等之过去诸佛，现在一佛之信念，舍利弗则向大众垂示所闻之法，而自己则得清净之法。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那难陀城（位于摩竭陀国菩提道场之东），波波利庵婆林（那兰陀寺中的林园），和大比丘众，一千二百五十人俱在。

这时，长老舍利弗（智慧第一，十大弟子之一），曾在于闲静之处，默默自念而说：我的心已经决定而知道如下之事：不管是过去，或者是未来，或者是现在的沙门、婆罗门的智慧、神足（神通）、功德、道力（法力），都不能和如来、无所著、等正觉（佛陀）相等类的人。（没有一位能和佛陀相比较，更何况能胜过佛陀的

呢？）金利弗想起此事之时，就从他的静室起来，而往至于世尊之处，到后，头面礼足，然后坐在一边。他白佛说：「弟子刚才在于静室时，曾经默自思念而说：不管是过去，或者是未来，或者是现在的所有的沙门、婆罗门的智慧、神足、功德、道力，都没有一人能与如来、无所著、等正觉相等类的人。」

佛陀告诉舍利弗说：「善哉！善哉！你能够在佛前说如是之语，一向受持（正确的受持如此之语），而正师子吼（能在众人当中作狮子吼而无畏惧），这是其余的沙门、婆罗门，没有人能赶及于你的。你的意见如何呢？舍利弗！你是否能知道过去的诸佛的心中所念，那些诸佛有如是之戒，如是之法，如是之智慧，如是之解脱，如是之解脱之堂吗？」（能知道过去诸佛的内心有这样这样的戒、法、智慧、解脱、解脱堂—解脱知见吗？）对曰（回答说）：「不知道！」

佛陀说：「如何呢？舍利弗，你是否能知道当来（未来）的诸佛的心中所念：有如是之戒，如是之法，如是的智慧，如是的解脱，如是的解脱堂吗？」回答说：「不知道！」

佛陀说：「如何呢？舍利弗？如我现在为如来、至真、等正觉的心中所念的：有如是之戒，如是之法，如是之智慧，如是之解脱，如是之解脱堂，你是否能知道吗？」回答说：「不知道！」

又告诉舍利弗说：「过去、未来、现在的如来、至真、等正觉的心中所念的，你都不能知道，为甚么缘故，你能决定作如是之念呢？由于何事而生如是之念？一向（从来）坚持此念，而作师子吼（向大众大说此义而无畏惧）呢？其余的沙门、婆罗门如果听闻你之言：『我决定知道过去、未来、现在的沙门、婆罗门的智慧、神足、功德、道力，都没有人能如如来、无所著、等正觉相匹等的。』听你所说的这些话：当然不会相信你之言的。」

舍利弗白佛说：「我对于过去、未来、现在的诸佛的心中所念的，我虽然不能知道，但是佛陀所说的总相法（佛陀所教说的一切法，所谓总论的法），我则能知道。如来为我说法，乃为转高转妙（转转而高尚，转转而微妙），说黑、白之法（讲说甚么是恶的，甚么是善的），说缘、无缘法（缘起、缘灭之法），说照、无照之法（光明与黑暗之法）如来所说的，都是转转而高尚，转转而微妙，我听法后，乃知一一之法（别相法），对于法，能够究竟（了解），而信如来、至真、等正觉，信如来之法之善能分别，信如来已成就而消灭众苦，在于诸善法当中，这就是最上的。世尊的智慧无余（智慧没有余遗，都具足），神通无余（神力没有余遗，都具足），诸世间的所有沙门、婆罗门，都没有能和如来相匹等的人，更何况欲出其上面呢？

世尊所说之法，又有高上的，所谓制法（规制善法）是。制法就是，所谓四念处、四正勤、四神足、四禅、五根、五力、七觉意（七菩提分）、八贤圣道，这些就是无上之制，为智慧无余，神通无余，诸世间所有的沙门、婆罗门，都没有能和如来相匹等的人，更何况欲出于其上的人呢？

世尊所说之法，又有高上的，所谓制诸入（规制、施設六入）走。诸入就是所谓：眼色、耳声、鼻香、舌味、身触、意法（眼根等六根入于色境等六境，所谓主客的关系之法），如过去的如来、至真、等正觉，也制定此六入，所谓眼色，乃至意法；正使未来的如来、至真、等正觉也是同样的会制规此六入，所谓眼根入于色境，乃至意根入于法境；现在的我们的如来、至真、等正觉也同样的制定此六入，所谓眼根入于色境，乃至意根入于法境。此法乃为无上的，没有能超过此法的，为智慧无余遗，神通无余遗，诸世间的沙门、婆罗门，并不能和如来相匹等的，更何况欲出其上呢？

世尊所说之法又有高上的，所谓业识之入于母胎是。入胎有四类，第一就是所谓乱入胎、乱住胎、乱出胎（不知不觉而入母胎、住于母胎、出于母胎）。第二就是不

乱入 乱住 乱出（知道而入母胎，然而不知不觉的住于母胎、出于母胎）第三就是不乱入、不乱住，而乱出（知道而

入母胎、而住母胎，然而不知不觉的出于母胎。）第四就是不乱入、不乱住、不乱出（知道而入母胎，而住于母胎，而出于母胎，自入至出，都灵知而不乱）。那些不乱入、不乱住、不乱出的，就是入胎之至上的。此法为无上之法，为智慧无余遗，神通无余遗，诸世间的沙门、婆罗门，都不能和如来相匹等的，更何况欲出其上呢？

如来所说之法，又有高上的，所谓道（七菩提分）是。所谓道就是：诸沙门 婆罗门用种种的方便，入于定意三昧（心不动摇的境地，正定），随着其三昧心（正定心），而修念觉意（七菩提分之一），乃依其愿欲，依其出离，依其灭尽，依其出要之法。至于精进、喜、猗、定、舍等觉意，都同样的依于愿欲，依于离，依于灭尽，依于出要（七觉意缺列择法觉意，南传则统列）。此法为最上，为智慧无余遗，神通无余遗，诸世间的沙门、婆罗门，都没有人能能和如来相匹等的，更何况能出于其上的人呢？

如来所说之法，又有高上的，所谓为了灭是。灭（将苦乐导引于灭尽之法，有四类）就是所谓：1.苦灭迟得（以苦之法而行道，而迟通达），此二均为卑陋

（(1)苦行道，(2)迟得）；2.苦灭速得（以苦之法而行道，而速通达），这是唯有苦行道卑陋而已；3.乐灭迟得（以乐之法而行道，而迟通达），这乃唯有迟通达为卑陋而已；4.乐灭速得（以乐之法而行道，而速通达），然而并不广普的，由于不广普之故，也名卑陋。如现在的如来，乃为乐灭速得，同时又是广普，乃至天人都能见其神通变化。」

舍利弗又白佛而说：「世尊所说之法，为微妙第一之法，下至于女人，也能受持其法，也能由之而灭尽有漏（烦恼），而成就无漏（无烦恼），而心解脱、慧解脱，在于现法当中，能自身作证，所谓：生死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不受后有，这就是如来所说的无上之灭。此法乃

为无上，为智慧无余遗，神通无余遗，诸世间的沙门、婆罗门，都没有人能能和如来相匹等的，更何况能出其上呢？

如来所说之法，又有高上的，所谓言清净（都说有益之语）。言清净就是：世尊于诸沙门、婆罗门，都不说无益的虚妄之言。所言的，都不求胜，也不朋党。所言的都是柔和之语，都不失时节之语（适于时宜而言）。其言并不虚发（不虚说），这就是言清净。此法为无上，为智慧无余遗，神通无余遗，诸世间的沙门 婆罗门，并没有人能能与如来相匹等的人，更何况能出其上的呢？

如来所说之法，又有高上的，所谓见定（观法通达，有五种阶梯）。见定就是：所谓沙门、婆罗门用种种方便而入于定意三昧（心一境性，而不被动摇），随着其三昧心，而1.观察头，乃至足，观察足，乃至头，而知道皮肤的内外，唯有不净之物，如发、毛、爪甲，肝、肺、肠、胃、脾、肾、五脏（心、肝、脾、

肺、肾等五种内脏），汗、肪、髓、脑、屎、尿、涕、泪，都是臭处不净，没有一物可以贪恋的，这就是初见定。2.诸沙门 婆罗门，用种种的方便，而入于定意三昧，随着其三昧心，而除去皮肉等外物之诸不清净的，唯观察白骨，以及那些牙齿，就是第二之见定。3.诸沙门 婆罗门用种种方便，入于定意三昧，随着其三昧心，而除去皮肉等外物之诸不清净，以及白骨，而唯观察心识在于何处而住？到底是在于今世呢？

在于后世呢？今世如不断灭，则后世也不会断灭，今世如不解脱的话，则后世也不会解脱，这就是第三见定。4.诸沙门 婆罗门，用种种的方便，入于定意三昧，随着其三昧心，而除去皮肉等外物之诸不清净，以及除去白骨，又再重新观察意识：识在于后世，不在于现世；今世断灭，而后世不断灭；今世解脱，而后世不解脱，这就是第四见定。5.诸有沙门 婆罗门，用种种的方便，而入于定意三昧，随着其三昧心，而除去皮肉

等外物之诸不清净的，以及除去白骨，又重新观察意识：不在于今世，也不在于后世，今世、后世之二都断灭，今世、后世之二都解脱，这就是第五见定。此法为无上，为智慧无余遗，神通无余遗，诸世间的沙门、婆罗门，并没有人能与如来相匹等的人，更何况欲出其上的呢？

如来所说之法，又有高上的，所谓说常法（常住论）。常法就是：诸沙门、婆罗门，以种种的方便，而入于定意三昧，随着其三昧心，而忆识世间的二十成劫、败劫（劫译为时节，为无法算出的长时间。有成、住、坏、空等四中劫。每劫都为二十增减，其一增一减为之一小劫，二十小劫就是一中劫。人寿自八万四千岁时，每百年减一岁，减至人寿十岁。十岁时又经每百年增一岁，直至转增为八万四千岁。这里所指的增劫，又称为成劫，减劫又称为败劫）。1.他就作如是之言：『世间乃为常存的，这是真实的道理，其余的都是虚妄的。为甚么呢？因为由于我的忆识，因此之故，而知道有成劫与败劫，其余的过去之事，是我所不知的，未来的成劫败劫，我也不知。』这种人朝暮（早晚，整天）都以无智而说言：『世间为常存的，唯有此事为真实的，其余的都是虚妄的。』这就是初常法（第一种类的常存之法）。2.诸沙门、婆罗门，用种种的方便，而入于定意三昧，随着其三昧心，而忆识四大成劫、败劫，他就作如是之言：『此世间为常存的，这是真实之事，其余的都是虚妄的。为甚么呢？因为以我忆识之故，而知道成劫、败劫。我又过于是，而知道如是，能知道过去的成劫、败劫，我并不知道未来劫之成劫败劫等劫。』这是说知始，而不知道其终，这种人朝暮都以无智而说言：『世间为常存的，唯有此为真实的，其余的都是虚妄的。』这就是第二之常法。3.诸沙门、婆罗门，用种种的方便，入于定意三昧，随着其三昧心，而忆识八十成劫、败劫，他就说：『此世间为常存的，其余的都是虚妄的。为甚么

呢？因为以我忆识之故，而知道有成劫、败劫，又过于是，而知道过去的成劫、败劫，就是未来劫之成劫败劫等事，我也都能知道。』此种人朝暮都以其无智而说：『世间为常存的，唯有此为真实的，其余的都是虚妄的。』这就是第三类之常存法。此法为无上之法，为智慧无余遗，神通无余遗，诸世间的沙门、婆罗门，并没有人能和如来相匹等的，更何况欲出其上呢？

如来所说之法，又有高上的，所谓观察（能察知他人之心）。观察就是所谓：1.有沙门、婆罗门，以想（相）而观察，而知他心之尔趣，此心之尔趣（占察人相，而知道其心之所趣向）。他的心之作如是之想时，或者为虚，或者为实，这就是第一类的观察。2.诸沙门、婆罗门，并不以想（相）去观察，或者闻诸天，以及非人之语（鬼神告诉他之语），而对他说：『你的心就是如是，你的心为如是。』这也是或者为实，或者为虚的，这就是第二类之观察。3.或者有沙门、婆罗门，并不以想（相）去观察，也不听闻诸天，以及非人之语，而自观自己之身，又听他言，对那人而说：『你的心为如是，你的心乃如是。』这也是有实的，也有虚的，这就是第三观察。4.或者有沙门、婆罗门，并不以想（相）去观察，也不听闻诸天以及非人之语，又不自观，也不观他，除灭之觉与观后（无觉无观，无寻无伺，第二禅），得定意三昧，而去观察他心，而对其言说：『你的心为如是，你的心就是如是。』像如是的观察，就是真实的，这就是第四观察。此法为无上的，为智慧无余遗，神通无余遗，诸世间的沙门、婆罗门，并没有人能与如来相匹等的，更何况欲出其上呢？

如来所说之法，又有高上的，所谓教诫（教示）。教诫就是：1.或者有时有人并不违佛的教诫，因此而灭尽有漏而成就无漏，而心解脱、智慧解脱，在于现法当中，自身已作证，其生死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不再受后有之身，这就是初教诫（得阿罗汉果）。2.或时有人，不违佛的教诫，而尽五下结（欲界的烦恼，贪、瞋、身见、戒取见、疑），在于彼处（色

界) 灭度 (得涅槃), 不还于此世间, 这就是第二教诫 (得阿那含果, 不还果, 三果阿罗汉)。³或时有人, 不违佛的教诫, 而学到三结已灭尽 (灭见结、戒取结、疑结, 所谓见惑已尽), 淫、怒、痴也已微薄, 而得斯陀含果 (一来, 二果), 再一次还至于此世间, 而取灭度 (得涅槃成阿罗汉), 这就是第三教诫。或者有时有人不违佛的教诫, 其三结已灭尽, 而得证须陀洹 (入流, 初果), 极七往返 (最多七次, 在人天往来转生) 后, 必定会成就道果 (证涅槃), 已不再堕于恶趣, 这就是第四教诫。此法为无上, 为智慧无余遗, 神通无余遗, 诸世间的沙门、婆罗门, 并没有人能如和如来相匹等的, 更何况能出其上呢?

如来所说之法, 又有高上的。如为他人说法, 使其得戒清净。戒清净就是: 诸有沙门、婆罗门, 由于戒, 致其所言的都为至诚, 并没有使用两舌去害人, 都常自敬肃 (严谨), 都捐除其睡眠 (少睡), 不怀邪谄之语, 口不出妄言, 不为了世人而记述其吉凶。不自称说以便从他人有所得, 去垂示他人, 不因此而更求他人对于自己之利益。都坐禅、修智, 都辩才无碍, 专念而不乱, 精勤而不怠。此法为无上, 智慧无余遗, 神通无余遗, 诸世间的沙门、婆罗门, 并没有人能如和如来相匹等的, 更何况能出其上呢?

如来所说之法, 又有至上的, 所谓解脱智 (提示通达于智慧, 而趣向于四向四果的智慧)。所谓解脱智就是: 世尊由于他人的因缘, 而内自思惟而说: 此人就是须陀洹 (入流, 初果), 此人是斯陀含 (一来, 二果), 此人就是阿那含 (不还, 三果), 此人就是阿罗汉 (无生, 解脱, 四果阿罗汉)。此法为无上, 为智慧无余遗, 神通无余遗, 诸世间的沙门、婆罗门, 并没有人能如和如来相匹等的, 更何况欲出其上的呢?

如来所说之法, 又有至上的, 所谓自识宿命智证 (能了知宿世的智慧, 宿命智)。诸沙门、婆罗门, 以种种的方便, 而入于定意三昧, 随着其三昧, 而自忆往昔的无数世之事, 如过去的一生、二生, 乃至百千生的成劫、败劫事。像如是的无数时, 我曾经出生在于某某处, 名字为如是这般, 种姓为如是这般, 寿命为如是这般, 饮食为如是这般, 苦乐为如是这般, 从此而生于彼, 从彼而生于此, 其若干种相, 都能自忆起, 其宿命无数劫以来之事, 昼夜都常念本来所经历的。如此为色 (色界), 此为无色 (无色界), 此为想 (有想天), 此为无想 (非想天), 此为非无想 (非有想非无想天), 都尽忆而尽知。此法为无上的, 为智慧无余遗, 神通无余遗, 诸世间的沙门、婆罗门, 都没有人能如和如来相匹等的, 更何况欲出其上呢?

如来所说之法, 又有至上的, 所谓天眼智 (能察知众生未来世之事)。天眼智就是。诸沙门、婆罗门, 以种种的方便, 入于定意三昧, 随着其三昧心, 观察诸众生之死者、生者, 善色、恶色, 善趣、恶趣, 或者是好, 或者是丑, 都随着其所行而能尽见尽知。或者有众生, 成就身的恶行、口的恶行、意的恶行, 或者诽谤贤圣, 信邪倒见, 在其身坏命终之后, 堕入于三恶道。或者有众生, 其身行善、口言善、意念善, 并不诽谤贤圣, 见正信之行, 在其身坏命终之后, 转生于天人当中, 都能以天眼之净, 而观察诸众生, 如实而知, 如实而见。此法为无上, 为智慧无余遗, 神通无余遗, 诸世间的沙门、婆罗门, 并没有人能如和如来相匹等的, 何况欲出其上呢?

如来所说之法, 又有至上的, 所谓神足证 (神足通, 神通变化)。神足证就是: 诸沙门、婆罗门, 以种种的方便, 入于定意三昧, 随着其三昧心, 而作无数的神力, 能变化一身而为无数之身, 将无数之身, 命之而为一身, 石壁也不能阻碍, 在于虚空中, 能结跏趺坐 (两脚盘于腿上之坐) 在那里, 犹如飞鸟那样的自在。而出入于地中, 犹如在水中那样, 履水则如在地上那样。又身上能冒出烟火, 有如火之积燃那样之光焰。能用手扞 (摩) 日月, 能立至于梵天。如果有沙门、婆罗门称赞这些神足 (神变) 的话, 就应该回答他而说: 『确实有这种神足, 并不是没有的。然而这种神足乃为卑贱下劣之事, 是凡夫所行的, 并不是贤圣之人所修习的。如果一位

比丘，对于诸世间的可爱之色都不染着，已舍离此爱染后，如所应行之行（合于正道）的话，这才名叫贤圣者的神足。对于无喜色（令人厌恶之色），也能不生憎恶，能舍离此法后，如所应行而行的话，这才名叫贤圣者的神足。对于诸世间之爱色、不爱色（可爱与可憎的），此二者都俱能舍离后，而修习平等护（无记），专念而不忘，这才名叫贤圣者的神

足。犹如世尊之精进勇猛，有大的智慧，有知有觉，而得第一觉悟，因此之故，名叫等觉（诸佛的平等正觉）。世尊也不喜爱于欲，不喜乐于卑贱凡夫之所习的，也不辛勤去受诸苦恼。世尊如果愿意除弃弊恶之法，有觉、有观，由于离染而生的喜与乐，而游止于初禅的话，即像如是的便能除弃弊恶之法，有觉、有观，由于离染而生的喜与乐，而游上于初禅。其二禅、三禅、四禅，也是同样的道理的。为精进勇猛，有大的智慧，有知、有觉，而得证第一觉，因此之故，名为等觉。』」

佛陀告诉舍利弗说：「如果有外道异学来问你而说：『过去的沙门、婆罗门，和沙门瞿昙，有相等的吗？（和佛同样成就的人吗？）』你当会怎样回答人家呢？他如果又问而说：『未来的沙门、婆罗门，有人和沙门瞿昙相匹等的吗？』你当会怎样回答人家？他如果又问而说：『现在的沙门、婆罗门，有人能和沙门瞿昙相匹等的吗？』你当会怎样回答人家呢？」

这时，舍利弗白佛说：「假若有如是之问：『过去的沙门、婆罗门有人能和佛陀相匹等与否？』的话，我就当会回答说：『有的。』假若问：『未来的沙门、婆罗门，有人能和佛相匹等与否？』的话，当会回答而说：『有的。』假若问：『现在的沙门、婆罗门，有人能和佛相匹等与否？』的话，就当回答而说：『没有的！』」

佛陀告诉舍利弗说：「那些外道梵志们，或者有人又问而说：『你为甚么缘故或者说为有，或者说为无呢？』那个时候你当如何的回答他们呢？」舍利弗说：「我当会回答他们而说：『过去的三耶三佛（等正觉者），和如来为相等的，未来的三耶三佛（等正觉者），也同样的和如来相等的。我乃亲从佛陀之处听过的。然而欲使现在（指现今在于此娑婆世界内），有一位三耶三佛（等正觉者）和如来相等的人，那是没有的事。』世尊！我如所闻的，依于法，顺于法，去作如是的回答，这是否为无答吗？」（回答的对与否？）

佛陀说：『像如是的回答，乃依于法，顺于法，并不违于法的。所以的缘故就是：过去的三耶三佛（等正觉者）和我乃为相等的，未来的三耶三佛和我也是相等的，然而欲使现在（指现今在此娑婆世界里）有二位佛陀之出现于此世间，那是没有的道理的！』

那时，尊者郁陀夷（译为出现），正在世尊的后面执扇而扇佛，佛陀乃告诉他说：「郁陀夷！你应当观察世尊的少欲知足。现在我有大神力，有大威德，而少欲知足，不乐在于欲。郁陀夷！如果其余的沙门、婆罗门在于此法当中，能勤苦的得证一法的话，他便应当竖起幢幡，而告诉四方远处的人而说：『如来现在，乃为少欲知足，现在观察如来的少欲知足，而知道如来乃有神力，有大威德，并不用于欲。』」

那时，尊者郁陀夷，则整正其衣服，偏露他的右肩，右膝着在于地。叉手向佛，而白佛说：「甚奇！世尊！很少有人为少欲知足如世尊您的！世尊有大神力，有大威德，不用在于欲。如又有其余的沙门、婆罗门在于此法当中能勤苦而得一法的话，便能竖起幢幡，而通告于四方远处之人而说：『世尊现在乃为少欲知足。』舍利弗！您当会为诸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数说（常说）此法。如果他们对于佛、法、僧，对于道（真理）有疑问的话，假如听说此法时，就不会再有疑网（疑惑如网之缚，也就是很多的疑惑犹豫）的了！」

那时，世尊告诉舍利弗说：「你应当为诸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们数说（常说）此法。为甚么呢？因为他们对于佛、法、僧，对于道，如有疑惑时，假如听

所说的话，当会得以开解之故。」舍利弗回答说：「唯然！世尊！」

这时，舍利弗就便数数（屡次，这次及嗣后等次）为诸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说法。由于自清净之故（应净信），故名叫做清净经。

那时，舍利弗听佛所说，乃欢喜奉行！

(一九)大会经{一二}

大意：

此经是佛陀在释翅提（释迦种族）国，迦维林中（迦毘罗城外之园林）时，十方诸神妙天，集到其处，礼敬三宝，称赞佛德。其间四净居天以偈赞叹佛陀。佛陀因欲降伏地神，乃至帝释等诸神，暨诸眷属神的幻伪虚妄之心，而结神咒（陀罗尼）。八万四千诸天，听佛所说后，即皈依佛法。

大意：本经叙述佛陀在于释迦的国土的

迦维林中时，十方的诸神妙天都来集聚于其处，都礼敬佛陀及佛的弟子。这时四净居天（色界四禅天，不还果的圣者所居的天），也到其处而以偈赞佛。地神和帝释天，及诸神、神的眷属们，也都来集其处。佛陀为了降伏他们的幻伪虚妄之心，而结咒语。因此，八万四千的诸天，都听佛所说，而皈依佛法。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释翅提国（释迦种族之国）的迦维（迦毘罗卫城，佛陀诞生的国邑）的林园中，和大比丘众五百人俱在，都是得证阿罗汉果的圣者。又有十方的诸神妙天（诸天神），也都来集会于此处，都礼敬如来，以及比丘僧（恭敬佛法僧三宝）。

这时，四净居天（住在于净居天的四天，通常为五净居天。为不还果的圣者往生而等待得证涅槃之天），即在于天上各自念言而说：现在世尊在于释翅提国的迦维林园中，和大比丘众五百人俱在，都是得证阿罗汉果的圣者。又有十方的诸神妙天，也都来集会于其处，大家都礼敬如来，以及比丘僧们。我们现在也可前往共诣于世尊所住之处，各各都应当以偈颂去称赞如来才是！

这时（于是），四净居天就有如大力士之屈伸其手臂之顷那么的快疾，在于他们所住的天上隐没，而到了释翅提国的迦维林中。那时，四净居天到达后，就以头面礼佛之足，然后退立在于一边。这时，有一净居天，就在于佛前，用偈赞称而说：

今天大众会 诸天神普集 皆为法故来 欲礼无上众

（今天在此大会当中，诸天神都皆普集齐到，都是为佛法之故而来的，也都欲来礼拜无上的大众〔无能胜的大僧伽〕之故。）

说此偈后，就退立在于一边。这时，另有一净居天，又作颂而说：

比丘见众秽 端心自防护 欲如海吞流 智者护诸根

（比丘们都观见一切为秽污的，因此，都端正其心，而自防护，知道欲染乃如大海之吞没诸水流那样，因此之故，有智慧的人，都防护诸根。）

说此偈后，退立在于一边。这时，另有一净居天，又作偈颂而说：

断刺平爱坑 及填无明堑 独游清净场 如善象调御

（断除烦恼刺，也平满爱欲之坑，以及填充无明的堑沟，而独游于清净的道场，犹如善于调御象的人）。

说此偈后，退立在于一边。这时，另有一净居天又作偈说：

诸归依佛者 终不堕恶趣 舍此人中形 受天清净身

（诸归依佛法的人，终究不会再堕入于恶趣，舍弃此人间中的形体后，会受清净的天身。）

那时，四净居天说此偈颂后，世尊则印可他们（证明他们所说的为正确的）。他们就礼拜佛足，遶佛身边三匝后，忽然不现。在他们离开后不久时，佛陀乃告诉诸比丘们说：「现在诸天都大集而来，现在诸天都来大集会，十方的诸神妙天没有不来这里礼觐如来，以及比丘僧的。诸比丘！过去的诸如来、至真、等正觉，出现在世时，也有诸天之大集，如我的今日这样；当来（未来）的诸如来、至真、等正觉出现在世间时，也有诸天之大集，如我的今日这样。诸比丘！现在诸天大集，十方诸神妙天没有不来这里礼觐如来，以及比丘僧的。我也当应称赞宣说他们的名号，为他们而说偈。比丘们！当知！

诸依地山谷 隐藏见可畏 身着纯白衣 洁净无垢秽

天人闻此已 皆归于梵天 今我称其名 次第无错谬

诸天众今来 比丘汝当知 世间凡人智

百中不见一

何由乃能见 鬼神七万众 若见十万鬼 犹不见一边

何况诸鬼神 周遍于天下

（诸神之依止在于大地当中的山谷里的，都隐藏〔禅定里〕其见，而实在令人可敬畏的。他们的身都穿着纯白之衣，为一洁净而没有垢秽的神祇。天人们听此说后，都归于梵天界。现在我要称说他们的名字，有次第而不会有错谬的。）

（诸天众今天到这里来大集，比丘们！你们应该要晓得！世间的凡夫的智能，一百倍的智能也不能看见其中之一。怎么理由乃能看见七万大众的鬼神呢？假若看见十万的鬼神，犹然看不到其一边〔指十万鬼神为小数〕，更何况诸鬼神乃周遍于天下呢？）

地神率领有七千的悦叉（夜叉，勇健鬼，通指鬼神），为有好几种类，均为有神足、形貌、色像、名称，都怀着欢喜心而来到比丘众的林园中。这时，有雪山的神，率领六千的鬼叉，有好几种类，均为有神足、形貌、色像、名称，都怀着欢喜心，来到比丘众的林园里面。有一位舍罗神（以山为名之神），率领三千的鬼，这夜叉鬼也有若干种类，都是有神足、形貌、色像、名称，也怀着欢喜心来到比丘众的林园中。这些合计为一万六千的鬼神悦叉，若干种类的，都有神足、形貌、色像、名称，都怀着欢喜心而来到比丘众的林园中。

又有毗波蜜神，本寄住于马国（阿湿婆，十六大国之一），也率领五百鬼神，都是有神足、威德的。又有金毗罗神（药师十二神将之一），住于王舍城的毗富罗山

(摩竭陀国都的郊外之山)，也率领无数的鬼神，被诸鬼神恭敬围遶而来(本为夜叉神王之上首)。又有东方的提头赖咤天王(持国天，干闥婆神的主神)，也带领干沓想神(香阴，音乐神)，有大威德者九十一子，均为名叫因陀罗(天主)，都为有大神力的。南方的毗楼勒天主(增长天王)，也率领诸龙王，为有大威德，也有九十一子，也都名叫因陀罗，为有大神力的。西方的毗楼博叉天王(广目天王)，也率领诸鸠盘荼鬼(瓮形鬼，厌魅鬼)，为有大威德，也有九十一子，也都名叫因陀罗，为有大神力的，北方之天王名叫毗沙门(多闻天王)，也率领诸悦叉鬼(勇健鬼)，为有大威德，也有九十一子，也都名叫因陀罗，为有大神力的。此四大天王，都为护持世间的天王，都为有大威德，身上都放光明，而来诣于迦维林园之中。

那时，世尊欲降伏他们的那些幻伪的虚妄之心，因此之故，而结咒说：(咒为陀罗尼，由于禅定而发出秘密之语，存有不可测量的神验者)。

摩摩拘拘楼楼罗罗 毗楼罗 毗楼罗 旃陀那迦 摩世致 迦尼延豆 尼延豆 波那 搵 呜呼奴奴主 提婆苏暮 摩头罗 支多罗斯那 干沓波 那罗主 闍尼沙 尸呵 无莲陀罗 鼻波蜜多罗 树尘陀罗 那闍尼呵 升浮楼 输支婆媪婆。

像如是的，诸干沓婆王(嗅香，乐神)，以及罗刹(暴恶鬼，恶鬼的总名)，均为是有神足、形貌、色像，都怀着欢喜心而来诣于比丘众的林园中。那时，世尊又结咒而说：

阿酰 那陀瑟 那头 毗舍离 沙呵 带叉蛇 婆提 提头赖咤 帝婆沙呵 若利耶 加毗罗 摄波那伽 阿陀伽摩 天提伽 伊罗婆陀 摩呵那伽 毗摩那伽多 陀伽陀余 那伽罗闍 婆呵沙呵 叉奇提 婆提罗帝 婆提罗帝 毗枚大媪闍 毗呵四 婆唎 阿婆婆四 质多罗 速和尼那 求四多 阿婆由 那伽罗除 阿四 修跋罗 萨帝奴 阿伽 佛陀洒 失罗唎 婆耶 忧罗头婆延楼 素盘妙 佛头 舍罗妙 伽类楼。

那时，世尊为阿修罗(非天)，而结咒说：

祇陀 跋闍 呵帝 三物第 阿修罗 阿失陀 婆延地 婆三婆四 伊弟 阿陀 提婆 摩天地 伽黎妙 摩呵秘摩 阿修罗 陀那秘罗陀 鞞摩质兜楼 修质帝丽 婆罗呵黎 无夷连那婆 舍黎阿细 跋黎 弗多罗那 萨鞞 鞞楼耶那那迷 萨那迷帝 婆黎 细如 罗耶跋兜楼 伊呵庵婆罗迷三 摩由伊 陀那 跋陀若 比丘那 三弥涕 泥拔。

那时，世尊又为诸天，而结咒说：

阿浮 提婆草犁 酰陛 提豫 婆由 多陀妙 跋楼妙 婆楼尼 世帝苏弥 耶舍阿头 弥多罗婆 伽罗那移婆 阿遯 提婆 摩天梯与 陀舍提舍 伽予 萨鞞 那难多罗波跋那 伊地盘大 讎地 盘那盘大 耶舍卑妙 暮陀婆那 阿酰捷大 比丘那 婆朱弟 婆尼 鞞弩 提步 舍伽利 阿酰 地 勇迷 那刹帝隶 富罗息几大 阿陀蔓 陀罗婆罗 鞞梅 大苏 婆尼捎 提婆 阿陀 旃陀 富罗翅支大 苏黎耶苏婆尼捎 提婆 阿陀 苏提耶 富罗翅大 摩伽陀 婆苏因 图搵阿头 释拘 富罗大搵 叔伽 伽罗摩 罗那阿大 鞞摩尼婆 呜婆提 奇呵 波罗无呵 鞞婆罗 微阿尼 萨陀摩多 阿呵黎 弥沙阿 尼 钵讎妙 叹奴阿 搵 余 提舍 阿酰跋沙 赊摩 摩呵赊摩 摩菟沙阿 摩菟疏多摩 乞陀 波头洒阿 陀 摩菟 波头洒阿 酰阿罗夜 提婆 阿陀 黎陀夜 婆私 波罗 摩诃 波罗阿陀 提婆摩 天 梯夜 差摩 兜率陀 夜摩 伽沙尼 阿尼 蓝鞞 蓝婆折帝 树提 那摩伊 洒 念摩罗提 阿陀酰 波罗念弥大 阿酰 提婆 提婆 闍兰 提 阿奇 尸呼波 摩阿栗咤搵耶 呜摩 浮浮 尼婆私 远遮婆陀暮 阿周陀 阿尼输豆尼栴耶 菟 阿头 阿遯 毗沙门伊洒。

这就是六十种天。

那时，世尊又为六十八位具有五通的婆罗门(通为作用自在之力。五通指外道也得具有的神足 天眼 天耳 他心 宿命等通，通常也为智证通。以有漏的禅定 药力，

或念咒之力也可以达到其作用)，
为他们结咒而说：

罗耶梨沙耶、何酰捷大婆、尼伽毗罗、跋兜、鞞地阁菟、阿头差、暮萨、提鸯祇、鞞地
牟尼阿头、闭牝耶、差伽尸梨沙婆、呵若菟阿头、梵摩提婆、提那婆、鞞地牟尼阿头、拘
萨梨伊尼、攬摩阁逻、鸯祇逻野般阁阿楼鸣猿头、摩阿罗野阿拘提楼、杙菟、阿头、六闭
俱萨梨、阿楼伽陵、倚伽夷罗檀酰罪、否符野、福都卢梨洒、先陀步阿头、提那伽否婆、
呵移伽耶、罗野多陀阿伽度、婆罗蔓陀菟、迦牧罗野阿头、因陀罗楼、迷迦符陀、攬暮摩
伽酰阿敕、伤俱卑予阿头、酰兰若伽否、鞞梨味余梨、多他阿伽度、阿酰婆好罗、子弥都
卢多陀阿伽度、婆斯佛离首陀罗、罗予多陀阿伽度、伊犁耶、差摩诃罗、予先阿步多陀
阿伽度、般阁婆予、婆梨地翅、阿罗予多陀阿伽度、郁阿兰摩诃罗予便、被婆梨摩梨输
婆酰、大那摩阿盘地苦、摩梨罗予、阿具斯利、陀那婆地阿头翅鞞罗、予尸伊昵弥昵、摩
呵罗予、复婆
楼多陀阿伽度、跋陀婆利、摩呵罗予俱萨梨、摩提输尸汉提、苦婆梨罗、予修陀罗楼多
他阿伽度、阿呵因头楼阿头、摩罗予、余苏利、与他鞞地提步、阿呵鞞、利四阿头、恒阿
耶楼婆罗、目遮耶、暮阿夷菟阿头、一摩耶舍毗那婆、差摩罗、予何梨捷度、余毗度钵支、
余是数波那路、摩苏罗、予耶赐多由酰兰若、苏盘那、秘愁度致夜、数罗舍波罗鞞陀、郁
陀婆呵婆洒婆呵、婆婆谋娑呵、沙贪、覆赧大赧法阁、沙丽罗陀、那摩般枝、瘦多哆罗、
干沓婆、沙呵婆萨多提苏、鞞罗予、阿酰捷瘦、比丘三弥地、婆尼地婆尼。

（逗点为方便读念耳）。

那时，又有千名的有五通的婆罗门，如来也同样的为之结咒。这时，在此世界
里的第一梵王，以及诸梵天，都均为是有神通的。也有一位梵童子，名叫提舍，也
具有大神力。又有十方的其余的梵天王，都各被他们的眷属围遶而到这里来。又有超
越千世界外，有大梵王（外道认为是世界
的创造主），曾经看见诸大众都在世尊之处，就随与其眷属，被他们围遶而到这里
来。

那时，魔王看见诸大众在于世尊之处，就怀着毒害之心，就自念而说：我当率
领诸鬼兵到那边去破坏其群众，都将他们围遶尽取，不使他们有余遗的。这时，魔
王就召集四兵（象、马、车、步等四种军队），用手拍车，其声如霹雳（急雷的大声
音），所有看见的众生，没有不惊怖的。也放大风雨、雷电、霹雳，而向于迦维林来
围绕大众。

佛陀告诉诸比丘之乐于此大众者而说：「你们应当要知道！今天魔众乃怀着恶
意而来的！」于是，佛陀以颂而说：

汝今当敬顺 建立于佛法 当灭此魔众 如象坏花藪
专念无放逸 具足于净戒 定意自惟念 善护其志意
若于正法中 能不放逸者 则度老死地 永尽诸苦本
诸弟子闻已 当勤加精进 超度于众欲 一毛不倾动
此众为最胜 有大智名闻 弟子皆勇猛 为众之所敬

（你们现在应当要以敬顺之心，来建立于佛法；应当消灭这些魔众，有如大象
之毁坏花藪那样。要专念而没有放逸，要具足清净之戒；要定意而惟念，要善护其
志意。）

（如果在于正法当中，能够不放逸的话，就能度尽老死的大地，而能永尽诸苦
之本的。诸弟子们听后，就应当勤加精进，应该超度于众欲，应该连一支毛也不会
被其倾动。这种众生就为之最胜的，是有大智，而名闻的人。弟子们均为是如此的勇
猛的人，都为大众所恭敬的！）

那时，诸天、神、鬼，以及有五通的仙人，都集在于迦维林中，看见恶魔之所为，
都怪为未曾有之事。佛陀说此法时，有八万四千的诸天，都远尘离垢（解脱烦恼），

都得法眼净（彻见真理，为入佛的最初过程）。诸天、龙、鬼神（夜叉）、阿修罗（非天）、迦楼罗（金翅鸟）、真陀罗（紧那罗，乐神），摩睺罗伽（大腹行，蟒神。包括干闥婆一执乐神为之天龙八部）、人与非人，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佛说长阿含经卷第十二完

(二〇)阿摩昼经{一三}

大意：

此经是佛陀在俱萨国的一婆罗门林时，沸伽罗娑罗婆罗门曾遣其弟子—阿摩昼，至佛所，以探佛陀三十二相具足之真实性与否？此时佛陀即针对阿摩昼之轻慢释种之心理，而说种姓之因缘。佛陀强调刹帝利第一主义，并说十善戒，举出婆罗门之破戒渡世之实例。叙述圣戒受持者的净行相。又说明四禅定，及其果德的通力，乃至明行具足等事。阿摩昼即因看见佛陀的三十二相而入信。因此，回归后，即被其师蹙倒在地。后来其师亲至佛所，观看佛陀的三十二相，而设斋供佛，而皈依佛陀，终于得到不还果（三果罗汉）。

大意：本经叙述佛陀在俱萨罗国的一婆罗门村时，沸伽罗娑罗婆罗门曾派名叫阿摩昼的弟子，去观察佛陀是否真正具足了三十二相？那时阿摩昼曾经轻视释迦种姓，佛陀就为他阐述种姓的因缘，而高调刹帝利第一主义，并说十善戒，举说婆罗门之破戒的经世的实例，述说圣戒受持者的净行相，进而讲说四禅定，及其果德的通力，乃至明行具足。他看见佛的三十二相，而皈依佛陀，回去报告后被其师蹙倒。然而其师也于后来去观看佛之三十二相，而设供，而入佛道，而得不还果（三果阿罗汉）。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游行在于俱萨罗国（僇萨罗，十六大国之一），和大比丘众，一千二百五十人俱在，到了名叫伊车能伽罗（一奢能伽罗）的俱萨罗国的婆罗门村，就在于那个名叫伊车的林园中止宿。

这时，有一名叫沸伽罗娑罗（莲华茎）的婆罗门，被封在于郁伽罗村。该村很丰乐，人民也很炽盛，波斯匿主（僇萨罗国的国王）即封该村给与这位沸伽罗娑罗婆罗门，做为梵分（国王所赐的，完全免税的土地）。这位婆罗门七世以来的父母都真正（血统纯净），并不被他人所轻毁过的（论其身世，即七世以来都没有半点毛病可被人叱责之处），对于三部旧典（梨俱、沙摩、夜柔等三吠陀圣典，为婆罗门

的子弟所敬奉的圣典），都讽诵得通利，其它种种的经书都能分别（阐述了解），又能善解大人的相法（占人相），以及祭祀仪礼等事。有五百名弟子，都教授不废。他的第一摩纳弟子（年轻的弟子），名叫阿摩昼（爱敬母），其七世以来的父母也同样的很纯真，不曾被人所轻毁过，对于三部的旧典，也讽诵得很通利，其它种种的经书也同样的均能分别详细，也同样的善解大人的相法，以及祭祀仪礼等事，也拥有五百名的摩纳（年轻）的弟子，都教授不废，都和其师没有二样。

这时，佛伽罗娑罗婆罗门，听说沙门瞿昙一释种子（释迦族出身的修道者），去出家修行后成道，和他的大比丘众，一千二百五十人俱齐，而到了伊车能伽罗的此一俱萨罗国的婆罗门村，止住在于伊车林内，为一位很有名称，流闻于天下，为如来、至真等正觉，佛陀的十尊号都具足，在于诸天、世人、恶魔，或魔天、沙门、婆罗门当中，自身已作证（成道），而为他人说法，上中下都喜（始终所说的都是善的），义味都具足，梵行为清净。像如是的真人，应该要去亲觐（亲近拜见）。我现在宁可观察沙门瞿昙，到底必定具有三十二相，名闻流布，被称赞的，实在与否？那么，我到底应由甚么因缘，得以拜见佛相呢？又作如是之念而说：现在我有一位弟子名叫阿摩昼，其七世以来的父母都纯真，不曾被人所轻毁过，对于三部旧典都讽诵得通利，其它种种的经书也都能详细分别，又能善解大人的相法，以及祭祀仪礼等事。唯有此人，可以叫他去观佛，就能知道佛陀是否具足三十二相的。

这时，婆罗门就命令其名叫阿摩昼的弟子，而告诉他说：「你去观察那位沙门瞿昙，到底确定具有三十二相，或者是虚妄的呢？」这时，阿摩昼乃请问其师而说：「我要如何去验观瞿昙之相，去了知其为虚妄或实在呢？」

其师就回答说：「我现在说给你听：如果有人具足三十二大人相的话，必定会趣于二个地方，必定不会有疑的。假如在家的话，当会为一位转轮圣王，会统治四天下（四大部洲），会用正法去治化，去统领民物的。也必定会具足了七宝：第一为

金轮宝，第二为白象宝，第三为紺马宝，第四为神珠宝，第五为玉女宝，第六为居士宝，第七为典兵宝。此王会有千子，都勇猛多智，降伏怨敌，不用兵仗去征服，而天下都会泰平，国内的民物，都不会有些畏惧的。如果这位具有三十二相的人，不喜乐于世间之事，而去出家求道的话，当会成就如来、至真等正觉，而具足了佛陀应具有的十号。由于此，就可以知道瞿昙之虚实的了。」

这时，阿摩昼受其师的教令后，就严驾宝车，带领其五百名摩纳（年轻）的弟子，在于清旦之时离开其村，而往诣于伊车林。到达该林后，就下车，就步行进诣世尊之处。佛陀坐下来时，他就站立，佛陀站立时，他就坐在那里，在于其中间相互谈论义理。佛陀告诉摩纳说：「你曾经和诸位耆旧的长老大婆罗门，这样的谈论吗？」摩纳白佛说：「这是怎么说？」佛陀告诉摩纳说：「我坐下来时，你就站立，我站立时，你就坐下来，在其中间互

论义理，你的师父教你论法，是否是这样吗？（问仪礼的问题）」摩纳白佛说：「我们婆罗门教的论法，乃坐时就俱坐，站立就同为站立，倒卧时也同样的都一同倒卧。然而现在的诸沙门乃毁形鰥独，都是卑陋下劣，学习那些黑冥之法，因此，我和这些人共论义之时，就坐起无在（不在乎坐起的礼仪之有无）。」

那个时候，世尊就对他说：「卿！摩纳！（你这位年轻人），未被调伏过（没有教养）。」这时，摩纳听世尊称他为卿，又听佛说他未被调伏过，实时生起忿恚（非常的生气），就毁谤佛陀而说：「你这位释迦的种族之子，都是好怀嫉恶之心（指佛怀恶意），无有仪法（一点礼仪也没有，不懂礼貌）。」佛陀告诉摩纳说：「诸释种子，为甚么过于卿呢？（不懂礼貌比你利害呢？）」

摩纳说：「在往昔之时，我为了师父的少少缘故，曾到释种的迦维罗越国（迦毘罗城，佛诞生地）。那个时候，有众多的诸释种子，由于少少的因缘，都聚集在于讲堂，他们遥见我来，却轻慢我，戏弄我，不顺仪法（不依礼仪），并不相敬待于我。」佛陀告诉摩纳说：「那些诸释子们还在于本国，乃游戏而自恣，有如飞鸟之自在于櫟林那样，出入都很自由自在。诸释种子之自恣于本国，游戏自在之事，也是和这道理一样（如鸟之在巢林）。」

摩纳白佛说：「世间有四种姓，所谓刹利（王族 武士阶级），婆罗门（神职人物），居士（毘舍，一般的庶民），首陀罗（劳工阶级）。里面的三姓（刹利 居士 劳工），都常尊重 恭敬 供养婆罗门种姓的。然而那些释子，却不照仪规行事。那些释子为厮细（这些家伙为胡乱的），为卑陋、下劣，并不恭敬我婆罗门。」

那时，世尊暗中思念而说：这位摩纳子，数数（连连）毁骂而说及厮细之言（说他人奴才），我现在宁可说他的本缘，去调伏他？于是，佛陀就告诉摩纳说：「你的姓为如何呢？（你姓甚么呢？）」摩纳回答说：「我姓声王（南传说为黑行，或者则指被征服的原住民）。」佛陀告诉摩纳说：「你的姓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是释迦的奴种（奴隶的子孙）。」

这时，那些五百名摩纳弟子，都发出大声，而对佛说：「不可以这样说！不可以说摩纳为释迦的奴种的，为甚么呢？因为这位大摩纳，乃为真族姓子（有来历的贵族），颜貌很端正，辩才能应机，广博多闻，足够与瞿昙（为释迦族的祖先之王的名，通常为之甘蔗王），往返谈论（来来去去谈话，指不是奴隶之类）。」

那个时候，世尊告诉五百位摩纳说：「如果你师都不如你们之说的话，你们就应该舍弃你师，可以和你们共论义。假如你师有如上之事如你们所说的话，你们就应该默然，当会和你们之师论议的。」这时，五百名摩纳白佛说：「我们都静默，听你和我师之论义吧！」这时，五百名摩纳，就统统默然不语。

那时，世尊告诉阿摩昼说：「在往昔过去久远之世之时，有一位国王名叫声摩（懿师摩，译为甘蔗）。此王有四位王子，第一位名叫面光，第二名叫象食，第三名叫路指，第四名叫庄严。这些王的四子，少有犯法，国王就把他们撵出到雪山之南，住在于直树林中。其四子之母后，以及诸家属，都非常的怀念，就共同集议，然后诣于声摩王之处，他们白王而说：『大王！当知！我们和四位王子别离很久，现在想去看看他们。』国王就告诉他们说：『你们欲往看视，可以随意而去！』这时，四子之母，与其眷属们，听国王的教言后，就诣雪山之南的直树林内，到了其四子之处。这时，诸母说：『我的女儿嫁给你的儿子，你的女儿嫁给我的儿子吧！』因此，就谈成而相配匹，遂成为夫妇，后来就生子，其容貌乃很端正。」

这时，声摩王听闻他的四子的母后，曾给与其女孩，为四子共为夫妇，而所生的王子乃很端正，王就非常的欢喜，而发此言说：『这就是真正的释子！真正的释童子！（赞称其能这样的生子接代）』他们能自存立，因此，而名释。（释，秦言为能，在于直树林，故名为释。释秦言也叫做直〔以上这几句为译者之注，而被排为经文，可推而知〕）。声摩王就是释种的祖先。王有一位青衣（婢女），名叫方面，她的颜貌也很端正，曾和一位婆罗门交通（来往交媾，私通），就便有娠（怀妊）。后生一摩纳子，堕地能言（出生就能说话），随向父母说：『当洗浴我，除诸秽恶（因出生为黑皮肤，故请父母将他的黑色洗掉），我年纪长大后，自当会报答这种大恩情。』由于其刚出生时，就能说话，就名叫做声王。像现在刚出生就能说话的话，人人都会怖畏，就名叫可畏（令人可怕的黑魔）。他也是如是的，出生便能说话，故名声王。从此以后，婆罗门种，就遂以声王为姓的了。」

佛陀说到这里，又告诉摩纳说：「你是否从先宿耆旧的大婆罗门，听到此种姓

的因缘吗？」这时，那位摩纳乃默然不回答。像如是的再问他，又是同样的不回答。佛陀问同样之言至于三次，而对摩纳说：『我问你至于三次了，你就应该速答才对。假如不回答的话，现在有密孃力士（密孃金刚，夜叉神的总名，听佛的秘要事孃为其本愿），手执金刚杵，在我的左右（身边），就会破你的头为七分啊！』

这时，密孃力士，手执金刚杵，正在摩纳的头上的虚空中而立，假若摩纳不实时回答的话，就会降下金刚杵，去击碎摩纳之首。佛陀乃告诉摩纳说：「你可以仰头看看！」

摩纳就仰观，他看见密孃力士手执金刚杵，站立在虚空中，看见后，非常的恐怖，其衣毛就因此倒竖起来，就起立而移坐附近在世尊，依恃世尊为他救护；而白世尊说：「世尊！您当问！（请垂问我），我今当答！」

佛陀就告诉摩纳说：「你曾经在于先宿耆旧的大婆罗门之处，听说过如是之种姓的因缘吗？」摩纳回答说：「我确信曾经听过，实在有这种事的。」

这时，五百名摩纳的弟子，各人都举出声音，都自相说言而说：「这位阿摩昼，实在是释迦的奴婢之种。沙门瞿昙所说的都是真实的，我们无状（无缘无故），对他怀轻慢心。」

那时，世尊便作如是之念：这五百名摩纳，嗣后必定会怀着轻慢心，会称其师为奴，现在应该用方便法去消灭其奴之名。就告诉五百摩纳而说：「你们这些人（诸位）！千万不可以称你们之师为奴种啊！为甚么呢？因为他的祖先婆罗门乃是一位大仙人，为一有大威力，去征伐声摩王，而索（求娶）王之女，王乃惊畏之故，就将其王女嫁给他的。」由于佛陀之此言，而得除弃奴之名。

那时，世尊告诉阿摩昼说：「如何？摩纳！如果刹帝利女，其七世以来的父母都

真正，并不被他人所轻毁（纯正的他人不能轻视她，没有理由毁视她），这种人假如嫁给一位婆罗门为妻，而生子时，摩纳！此子为一容貌端正的人，然而他是否可以入于刹帝利种，而得坐与水（为受敬重的征象，而得座位与水），而得诵刹帝利法吗？」回答说：「不得。」又问：「得父亲的财业吗？」回答说：「不得。」又问：「得嗣父职吗？」回答说：「不得。」

佛陀又问而说：「如何呢？摩纳！如婆罗门之女，七世以来的父母都纯正，不被他人所轻毁，此人嫁给刹帝利为妻，而生一重子，颜貌非常的端正。他入于婆罗门家中，可以得到坐起与受水（座位和水）吗？」回答说：「可以得到。」又问：「可以得诵婆罗门法，可以得到父亲的遗财，可以继嗣父职与否呢？」回答说：「可以得到的。」

佛陀又问：「如何呢？摩纳！如婆罗门摈弃其婆罗门，而投为刹帝利种的话，是

否可以得到坐起与受水，可以得到诵刹帝利法吗？」回答说：「不得。」又问：「可以得父亲的遗财，可以继嗣父职与否呢？」回答说：「不得。」

佛陀又问：「如刹帝利种摈弃其刹帝利种，而投入婆罗门，是否可以得到坐起与受水，可以诵婆罗门法，可以得其父亲的遗财，可以继嗣其父的职业与否呢？」回答说：「得。」佛陀说：「因此之故，摩纳！在女人当中，是以刹帝利女为胜，在男人当中，也是以刹帝利男为胜，并不是婆罗门的。」

梵天曾亲自说偈而说：

刹利生中胜 种姓亦纯真 明行悉具足 天人中最胜

（刹帝利为生中之胜，种姓也是纯真的。如果明行都具足的话，就是天人当中的最胜的人。）

佛陀告诉摩纳说：「梵天所说的此偈，实在为善说，并不是不善之说，是我所以然可的（认可），为甚么呢？因为我现在

为如来、至真、等正觉，也是说这种义理：

刹利生中胜 种姓亦纯真 明行悉具足 天人中最胜

（语译如前）

摩纳白佛说：「瞿昙！甚么是无上士，明行具足呢？」佛陀告诉摩纳说：「谛听！谛听！听后要善思其中之义，当会为你说明。」回答说：「唯然！愿乐欲闻！」

佛陀告诉摩纳说：「如果如来出现于世间的話，就是应供、正徧知、明行足，为善逝、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于一切诸天（六欲天）、世人、沙门（出家人）、婆罗门（神职人物）、天（六欲天）、魔（恶魔）、梵天（梵天王，外道认为是天地的创造者，佛教为护法的天神）当中，独觉而自证，证悟后为人说法。所说之法，则上语也善，中语也善，下语也善（始终都是善说），义味都具足，而开清淨之行。

如果居士、居士之子，以及其余的种姓，听其所说的正法的话，就会生起信乐，由于信乐心而作如是之念：我现在居在家庭，被妻子所系缚，不能得清淨，不能纯修梵行。现在宁可剃除须发，穿服三种法衣，出家去修道。他就这样的在于异时（后来之时），舍弃家庭的财产，捐弃其亲族，而剃除须发，服三种的法衣，出家去修道。与出家人同样的舍弃其身上的严饰之物，而具足戒行，不伤害众生。

他舍弃用刀用杖，怀着惭愧之心，慈念一切，这就是**1.不杀生**。其次，舍弃窃盗心，他人不与之的，就不取，其心为清淨，而无私窃之心，这就是**2.不偷盗**。又舍离淫欲，净修梵行，殷勤的精进，不被淫欲所染，洁淨而安住，这就是**3.不淫**。又舍离妄语，至诚而无欺，而不诳骗他人，这就是**4.不妄语**。又舍离两舌，如果传到这里之语（说坏话），并不会再传至于对方；如果听到那边人之语（讲坏话），也不会传至于这里的人。有人欲离别的话，

就善为他们和合，使他们互相亲敬，凡所言说的，都是和顺而知时宜（应该说与否都适宜），这就是**5.不两舌**。又舍离恶口：所说的为龕犷，喜欢恼害他人，使人生起忿恨结缚的，都统统舍弃如是之语；所言的都为柔濡之语，不会生人的怨害，都多所饶益他人，受众人所敬爱，大家都乐闻他的话，这就是**6.不恶口**。又舍离绮语，所言的都为知道时宜，都诚实如法，依律而灭诤，有缘而说时，所言的都不虚发，这就是**7.舍离绮语**。又舍弃**8.饮酒作乐**，离开放逸之处。**9.不着戴香华樱珞**。**10.歌舞倡伎**，都不去观听，**11.不坐卧于高床**，**12.非时不食**，**13.金银七宝**，都不取不用，不娶妻妾，不畜奴婢。象、马、车、牛、鸡、犬、猪、羊、田宅、园观，不作虚妄而诈人，不以斗秤去欺人，不用手拳共相牵拽，也不抵债，不诬罔他人，不为伪诈。舍弃如是之恶，灭除诤讼等诸不善之事，行则知时，非时则不行，量其腹而食，无所藏积，度量身体而穿

衣，趣于足够而已，法服与应器（钵），都常与身俱在，有如飞鸟之羽翮之随身不离那样，比丘之无余，也是如是。

摩纳！如果其余的沙门、婆罗门受他人的信施，而更求其余的储积，对于衣服饮食等物，并没有厌足之心。假如入于我法当中的话，就不会有此事。摩纳！如其余的沙门、婆罗门，都食他人的信施，而都更作方便（努力去求），去求诸利养之物，如象牙、杂宝、高广的大床，种种的文绣、婉綖的被褥等事；如果入于我法的话，就不会有如此之事。摩纳！如其余的沙门、婆罗门，都受他人的信施，而都更作方便，更求为自身的庄严，如求酥油以摩身，求香水以洗沐，求香末以自涂身，求香泽以梳头，求着好的华鬘，染目为紺色，拭面以庄严，钁纽澡洁，用镜自照自己，穿杂色的革履，上服为纯白的。也持有刀杖，带有侍从，有宝盖、宝扇以庄严宝车等事。然而入我之法的话，就不会有如此之事。摩纳！如其余的沙门、婆罗

门，都食他人的信施，然而都专为嬉戏，都以碁局博奕，或者八道（盘上共有八目的赌具）十道、百道，至于一切道（十道为十目，百道为百目，一切道为种种目），

而作种种的戏笑；如果入我之法的话，就不会有如此之事。

摩纳！如其余的沙门、婆罗门之食他人的信施，然而都在讲说遮道无益之言，如王者、战斗、军马之事，或者谈说群僚、大臣、骑乘出入、游于园观等事，以及论说卧起、行步、女人之事，或者是衣服、饮食、亲里之事，又说入海采宝之事；如果入我法的话，就不会有如此之事。摩纳！如其余的沙门、婆罗门，都食他人的信施，而用无数的方便，但作邪命之事，如以谄谀美辞，现在之互相毁誓，以利而求利等是；如入我法的话，就没有如此之事。摩纳！如其余的沙门、婆罗门，都食他人的信施，然而都只为共互诤讼，或者在于园观，或者在于浴池，或者在于堂上，都互相是非，都说如是之言：『我知

道经律，你并没有所知；我乃趣于正道，你所向的为邪径，都以前着于后，以后着于前；我能忍耐你，你却不能忍；你所说的话，皆不是真正；如果有所疑，当来问我，我都能尽答。』而入我法的话，就没有如此之事。

摩纳！如其余的沙门、婆罗门，都食他人的信施，然而更作方便，求为使命的人，或者作为国王、王的大臣、婆罗门、居士的通信的使者，从这里到那边，从那边到这里，执持这里的书信授与那边的人，执持那边之人的信来授与这里的人，或者自为，或者教人去作，等事；如果入我法的话，就不会有如此之事。摩纳！如其余的沙门、婆罗门，都食他人的信施，然而都习战阵斗争之事，或者学习刀杖、弓矢之事，或者是斗鸡犬、猪羊、象马、牛驼等诸畜生，或者斗男女，以及作众声，所谓具声、鼙声、歌声、舞声，或者攀缘上幢，而倒绝等种种的伎戏；如入我法的话，就没有如此之事。摩纳！如其余

的沙门、婆罗门，都食他人的信施，而行遮道之法，以邪命而为自己的生活，或者瞻相男女，占卜他人的吉凶好丑，以及相畜生等事，以求人家对其利养；如入我法的话，就没有如此之事。

摩纳！如其余的沙门、婆罗门，都食他人的信施，而行遮道之法，以邪命而自活，如召唤神，或者又驱遣，或者能令其住，作种种的厌祷，无数的方道，以恐吓于他人，说能聚能散，能苦能乐，又能为他人安胎出衣，也能咒人使作为驴马，也能使人为盲聋瘖症，显现诸技术，叉手而向日月，而作诸苦行以求人的利养；如入我法的话，就不会有如此之事。摩纳！如其余的沙门、婆罗门，都食他人的信施，而行遮道之法，以邪命自活，为他人咒病，或者诵恶术，或者为善咒，或者为医方，而针灸、药石，以疗治众病；如入我法的话，就没有如此之事。摩纳！如其余的沙门、婆罗门，都食他人的信施，而行遮道法，以邪命而自活，或者咒水火，或者为鬼咒，或者诵刹利咒，或者诵鸟咒，或者支节咒，或者是安宅的符咒，或者火烧、鼠啮之能为解之咒，或者诵别死生之书，或者读梦书，或者相手面，或者诵天文书，或者诵一切音书；如入我法的话，就没有如此之事。摩纳！如其余的沙门、婆罗门，都食他人的信施，而行遮道之法，以邪命自活，或者瞻相天时，谈言雨、不雨，谷贵谷贱，多病少病，恐怖安隐，或者说地动、彗星、日月薄蚀，或者言星蚀，或者言不蚀，像如是善瑞，像如是恶征等事；如入我法的话，就没有如此之事。

摩纳！如其余的沙门、婆罗门，都食他人的信施，而行遮道之法，以邪命而自活，或者说此国胜彼国，彼国为不如，或者说彼国胜此国，此国为不如；瞻相吉凶，谈说其盛衰等事；如入我法的话，就没有如此之事，但修圣戒，不染着之心，内怀喜悦。眼睛虽看见色境，而不会取着其相，眼根不被色境所拘系，坚固而寂然，并没有所贪着，也没有忧患，不漏落于诸恶，都坚持戒品，善护其眼根，其耳根、鼻根、舌根、身根、意根，也是如此的道理。善御其六触，能护持调伏，使其能得安隐，有如在平地驾四匹马所引的车，那善调御者，执持其鞭而善于控制，使其不会失辙那样。比丘也是如此，能善御六根之马，安隐而无失。他有如是的圣戒，而得圣者的诸根，吃食则知其止足，也不会贪其味，吃食的趣向目的乃为了养育其身，

使其没有苦患，而不贡高，而调和其身，使其故旧之苦能得消减，新的苦痛不会再生，有力而无事，使其身安乐。有如有人用药涂疮，其趣旨乃在于使疮差愈，并不是求饰好，不是用来自高的。摩纳！比丘乃如是，吃食是为了足以支身，不怀懦弱放恣。又如膏车，乃欲使其车能够通利，以使用来运载人物，能有所达到其目的耳。比丘乃如是，吃食乃足以支身，其目的是在于善能行道。

摩纳！比丘乃如是的成就圣戒，得圣者的诸根，食知知足，初夜（下午五点至九点）、后夜（凌晨一点至五点），都精勤于觉悟（努力于觉道）。又在于昼日（白天），不管是行，不论是坐，都常念一心，除弃众阴盖（五阴、五盖，行善道之阴覆、盖覆，也就是障碍）。他在于初夜，或者是经行，或者是禅坐，都常念一心，除众阴盖，乃至至于中夜之时（到了下午九点至翌日凌晨一点之时），乃偃右肋而卧，念念当时而得起，则系想在于明（念念在于光相），心无错乱。到了后夜，便由卧起来，而思惟，或者经行，或者禅坐，都常念一心，而除众阴盖。比丘有如是的圣戒具足，得圣者的诸根，吃食惟知知足，初夜、后夜都精勤于觉悟，都常念一心，而没有错乱。

甚么叫做比丘之念而无错乱呢？像如是的比丘，对于内身之身观（观身不净），精勤而不懈怠，忆念而不忘，而舍弃对于世间的贪忧。对于受、意（心）、法之观察，也是如是（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加上面之观身不净为常出的四念处），这就是比丘之念无错乱。甚么叫做一心呢？像如是的比丘，不管是行步出入，不论是左右顾视，或者是屈伸俯仰，或者是执持衣钵（三衣与钵随着于身）去受取饮食，或者是左右便利，或者是睡眠觉悟（醒时），坐、立、语、默，在于一切时当中，都常念一心，不失去其威仪，这就是一心。譬喻有人，和大众同行，则不管是在前面而行，或者在中间，在后面，都能常得安稳，不会有怖畏那样。摩纳！比丘就是像如是的行步出入，乃至至于语（讲话时）、默（默然不语时），都常念一心，没有忧畏。

比丘有如是的圣戒，得圣者的诸根，吃食知道适止满足，初夜、后夜，都精勤于觉悟之事，都常念一心，没有错乱。喜乐在于静处、树下、冢间，或者在于山窟，或者在于露地（空地没有遮盖之处），以及粪聚间，到乞食之时就去乞食，回来时则洗手足，安放其衣钵，而结跏趺之坐，端身而正意，系念在于前。都除去慳贪，心不和慳贪在一起，消灭瞋恨心，没有怨结，心住于清净，常怀慈愍心，除去睡眠，系想在于明，专念而没有错乱，断除掉戏（浮动），心不和掉举戏耍在于一起。内行寂灭，灭掉戏之心，断除疑惑，已度脱疑网，其心乃专一，而在于善法。譬如幢仆，受大家（主人）之赐姓，而得安稳解脱，免弃仆使的工作，其心乃欢喜，而不再会有忧畏那样。

又如有人，举财去治生（借钱作商），大得利益而回来，而皈还主人本来之物（向其借来之钱），其余的财物足够自己使用，不再有忧畏，而发（生）大欢喜。如人之久病，而从其病得以差愈，饮食都能消化，色力已充足，他便作如是之念：我前时有病，而现在已得差愈，饮食也已能消化，色力也已充足，不再有忧畏，而生大欢喜。又如有人长久的被幽闭在牢狱，现在已安稳得以获释而出来，他就自念而说：我前时被拘闭，现在已解脱，不再有忧畏，而发大欢喜。又如有人，带有很多的财宝，经过大旷野，不遭遇贼盗，安稳的得以过去，他就自念而说：我携带很多的财宝，能经过这嶮难的地方，而不再有忧畏，而发大欢喜，其心安乐。

摩纳！比丘有五盖自覆之时，会常怀忧畏，也是如是的。如负债之人，如久病，如在牢狱，如行大旷野，自己观看自己并未离开阴盖之心，自己覆蔽闇冥，自己的慧眼不明。他就会精勤于舍欲，舍弃恶不善之法，就会与觉、观（寻、伺）俱在，而由于离而生的喜与乐，而得入于初禅。他既以喜乐润渍于身，而周遍盈溢，没有不

充满。如有人巧妙的在于浴器里，盛入众药，用水清浸它，则内外都会润泽，没有不周遍的那样。比丘像如是的得入初禅，喜乐遍满其身，没有不充满的。像如是的，摩纳！这就是最初现身得乐。为甚么呢？因为由于此精进，而念不错乱，乐静闲之所得之故。

其次，他舍弃其觉与观（用功至于舍寻伺），便生为信，专念于一心，而无觉、无观（无寻、无伺），由于禅定而生的喜与乐，而入于第二禅。他既一心喜乐，润渍于身，周遍盈溢，没有不充满。犹如在于山顶，有凉的泉水自于其中涌出，不是从外面而来，即在此池中，出清静之水，还自浸渍，没有不周遍那样。摩纳！比丘乃如是的入于第二禅，由于禅定而生喜与乐，没有不充满，这就是第二现身得乐。

其次，他舍弃喜而住，而护念不错乱，而身受快乐，如圣者所说的起护念之乐，而入于第三禅（离喜妙乐地）。他身无喜，而以此乐去润渍，而周遍盈溢，没有不充满。譬如优钵花（青莲花）、钵头摩华（赤莲花）、拘头摩花（黄莲花）、分陀利花（白莲花），刚出淤泥，而未出水面时，其根、茎、枝、叶，都润渍在于水中，没有不周遍的。摩纳！比丘就是像如是的入于第三禅，而离喜，而住于乐，而润渍于身，没有不周遍，这就是第三现身得乐。

其次，他舍弃喜与乐，其忧与喜已在先前就消灭，而不苦、不乐，而护念清静（舍念清静地），而入于第四禅。其身心清静，具满盈溢，没有不周遍的。犹如有人，沐浴清洁后，用新的白毡（白毡），被覆在其身的话，则其全身都为清静那样。摩纳！比丘就是像如是的入于第四禅，其心为清静，而充满于身，没有不周遍的。又入于第四禅时，心则没有增减，也不倾动，而安住于无爱恚、无动摇之地。譬如密室，内外都经过涂新整治，而坚闭户扃（音肩，门户外闭的横木，为门户），使其没有风尘，在于室内燃灯，并没有触烧的人的话，则其灯虽焰，却恬然不动。摩纳！比丘也像如是的入于第四禅，其心并没有增减，也不会倾动，而住于无爱恚、无动摇之地，这就是第四现身得乐。为甚么呢？因为这乃由于精勤不懈，心念不错乱，乐于静闲居之所得的。

他得此定心，而清静无秽，柔濡调伏，安住于无动之地。这时，自会由于身中生起变化之心，会化作异身，此身也具足了支节，诸根都无阙欠，他就作如是的观察：此身色（色身为四大—地水火风），而化成彼身，此身也异，彼身也不同（异），从于此身，而起心，而化成彼身，而诸根都具足，支节也没欠阙。譬如有人，由鞘中拔刀，他乃作如是之念：鞘异、刀异，然而刀乃从鞘而出的。又如有人，合麻为绳，他乃作如是之念：麻异、绳异，然而绳乃从麻得以生出的。又如有人，其篋中走出蛇，他就作如是之念：篋异、蛇异，然而蛇乃从篋而出的。又如有人，从篋中出衣，他就作如是之念：篋异、衣异，然而衣乃从篋中拿出的。摩纳！比丘也是如是，这就是最初所得的胜法。为甚么呢？因为这乃由于精进，其心念也不错乱，乐于静闲居所得之故。

他既已定心，既清静无秽，而柔濡调伏，安住于无动地，从自己的四大色身当中起心，而化作化身，一切的诸根、支节都具足，他就会作如是之观察：此身为四大所合成的，其身乃从化而有的，此身亦异，彼身也异，此心在于此身中，依于此身而安住，而至化于身中。譬如琉璃（青石宝）、摩尼（宝珠），莹治得非常的明洁，为清静无秽，如用青、黄、赤等纒（线）把它贯穿，则有目之士（明眼的人），将其放置在于手掌而观察时，知道为珠异、纒异，然而纒乃依于珠，从珠而至于珠的。摩纳！比丘之观察心，而依于此身而住，至于其化身，也是如是。这就是比丘的第二胜法。为甚么呢？因为这乃由于精勤，专念而不错乱，乐于独闲之居之所得之故。

其次，他乃以定心，清静无秽，而柔濡调伏，而安住于无动地，一心修习神通

智证（神足通，六神通之一），而能作种种的变化，能变化一身为无数之身，将无数之身还合而为一身。身能飞行，通于石壁而无阻碍；游在空中，有如禽鸟，履水即如行大地；身上能屈烟焰，有如大火积；手能扞摩日月，而立至于梵天。譬如陶师

之善调和泥那样，可以随意所在，而造作任何的器物，而多所饶益。也如巧匠之善能治木那样，可以随意所造，自在能成，多所饶益。又如牙师之善治象牙那样，也如金师之善炼真金那样的可以随意所造，多所饶益。摩纳！比丘乃如是的定心清静，安住于无动地，可以随意变化，乃至手扞日月，立至于梵天，这就是比丘之第三胜法。

其次，他乃以心定，清静无秽，而能柔濡调伏，安住于无动地。一心修习而证天耳智（天耳通）。他的天耳清静，超过于人耳，而能闻二种声；天声与人声。譬如城内有一大讲堂，为高广而显敞，有聆听之人居住在于此堂内，在堂内有声音时，则不须劳动其听功，都能听过种种的声音。比丘就是如是，由于心定之故，其天耳清静，能听二种声音。摩纳！这就是比丘的第四胜法。

其次，他乃以定心，清静无秽，而柔濡调伏，而安住于无动地。以一心修习而证

他心智（他心通）。他能知道他人的心之有欲或无欲，有垢或无垢，有痴或无痴，广心或狭心，小心及大心，定心或乱心，缚心或解心，上心或下心，乃至无上心，都能一一知道。譬如有人，用清水自照其颜，好恶都必能察到，比丘乃如是的以心净之故，能知他人之心。摩纳！这就是比丘的第五胜法。

其次，他以心定，清静无秽，而柔濡调伏，而安住于无动地。以一心而修习宿命智证（宿命通），便能忆识宿命的无数的若干种事。能忆起一生，乃至无数次之生，那些劫数之成、败（成住坏空之劫），在此当中死于此，而转生于彼，其中的名姓种族、饮食好恶、寿命长短、所受的苦乐、形色相貌，统统能够忆识。譬如有人，从自己的村落，至于他国之邑，在于那个地方，或者是行，或者是住，或者是语，或者是静默不语，又从那个国家至于其余的国家，像如是的展转后，便还回其本土，则不劳动其心力，都能忆识所

行过的诸国，其从此而到于彼，从彼而到于此，中间的行住语默，都能忆识它那样。摩纳！比丘乃如是的能以定心清静无秽。而安住于无动地，而以宿命智能忆识宿命无数劫之事，这就是比丘之得第一胜。无明永灭，大明之法已生，闇冥消灭，光曜之法已生，这就是比丘之宿命智明。为甚么呢？因为这乃由于精勤，专念而无错乱，乐于独闲居之所得之故。

其次，他乃以定心，清静无秽，而柔濡调伏，而安住于无动处地，一心而修习见生死智证（天眼通）。他以天眼清静，能观见诸众生之死于此，生于彼，从彼处而转生于此处，形色之好丑，善恶诸果、尊贵卑贱、随所造的业，而报应的因缘等，都悉能知道。如此人之身行恶，口言恶，意念恶，诽谤贤圣，信邪倒见，而身败命终之时，堕入于三恶道（地狱、饿鬼、畜生）等事，或者此人身行善，口言善，意念善，不诽谤贤圣，见正信而行，在其身坏命终之时，转生于天、人当中等事，他都以天眼清静，而能见诸众生之随所业缘，往来于五道（天、人、地狱、饿鬼、畜生）等事。譬如在城内高广的平地，在那四交道头（交通要道）盖起大高楼，明目之士（眼睛正常的人），在其楼上去观察的话，就能看见诸行人之往来于东西南北等一切举止动作，均能看得非常的清楚那样。摩纳！比丘就是如是，是以定心清静，而安住于无动处，而得见生死智证的。乃以天眼清静，尽能看见众生所作的善恶之业，随业而受生，往来于五道等事，均能知道，这就是比丘之得第二明。已断除无明，而生于慧明，舍离闇冥，而出智慧光，这是见众生生死智证明的。为甚么呢？因为这乃由于精勤，而专念不错乱，乐独闲居所得的之故。

其次，他乃以定心，清静无秽，而柔濡调伏，安住于不动地，一心修习无漏智证（漏尽通）。他乃如实而知道苦圣谛，如实而知道有漏之集（烦恼之来源，所谓集），如实而知道有漏尽（烦恼灭尽，所谓灭），如实而知道趣漏尽道（趣向于消灭烦恼之道，所谓道）。他如是而知，如是而见那些欲漏（欲界的烦恼）、有漏（色界、无色界之烦恼）、无明漏（三界的痴一烦恼，为三界的根本之故，别立此漏），而心得解脱（其心已解脱束缚），而得解脱智，所谓生死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不受后有之身。譬喻在清水当中有木石，有鱼鳖水性之属（水族鱼类）在其中游行于东西等处之事，有目之士，都能明白的看见，能指出这是木石，这是鱼鳖等物。摩纳！比丘乃如是，乃以定心清静，安住于无动地，而得无漏智证，乃至不受后有之身，这就是比丘之得第三明。已断除无明，而生于慧明，舍离闇冥，而出大智光，就是无漏智明。为甚么呢？因为这乃由于精勤，而专念不错乱，乐于独闲居之所得之故。摩纳！这就是无上的明行具足（具足了天眼、宿命、漏尽之三明，和身口意三业一行为，都无缺点）。以你的意见如何呢？像如是的明行为是呢？或者为非呢？」

佛陀不待摩纳之回答，就又对摩纳说：「有人不能得证此无上的明行具足，而行四种方便。那四种呢？摩纳！或者有一种人，不能得证无上的明行具足，而持斫（大锄）负笼，进入山中去寻求药物，而食树木之根。这就是，摩纳！不能得证无上的明行具足，而行的第一方便。如何呢？摩纳！这种第一方便，你和你的师父，是否行此法吗？」回答说：「弗也！」

佛陀告诉摩纳说：「你自己由于卑微而不认识真伪，便开始诽谤，开始轻慢释子，自己植种罪根，长养地狱的根本的了。又次，摩纳！有一种人不能得证无上的明行具足，而手执澡瓶，持杖筹术（长六寸，计算历数的筹），进入山林中，去食自落下来的果实。这就是，摩纳！不能得证无上的明行具足，而行的第二种方便。如何呢？摩纳！你，以及你的师父，是否行此法吗？」回答说：「弗也！」

佛陀告诉摩纳说：「你自己卑微，不能认识真伪，而便起诽谤，而轻慢释子，自己种植罪根，长养地狱之本的。又次，摩纳！不能得证无上的明行具足，而舍弃前面所行的入山采药，以及拾些自落的果实而食等行，而归还回来向于村内，依附于人间，而盖起草庵草舍，而食草木之叶。摩纳！这就是不能得证明行具足，而行的第三种方便。如何呢？摩纳！你以及你的师父，是否行此法吗？」回答说：「弗也！」

佛陀告诉摩纳说：「你自己卑微，不认识真伪，而便起诽谤，而轻慢释子，自己种植罪根，长养地狱之本，这就是第三种方便。又次，摩纳！不能得证无上的明行具足，而不行食药草，不行吃食自落之果，不行吃食草叶，而在于村城盖起大堂阁，遇到所有在东西南北行是的人经过时，就随力供给他们，这就是不能得证无上的明行具足，而行的第四种方便。如何呢？摩纳！你，以及你的师父，是否行此法吗？」回答说：「弗也！」

佛陀告诉摩纳说：「你自己卑微，不能认识真伪，而便生起诽谤，而轻慢释子，自己种植罪根，长养地狱的根本。如何呢？摩纳！诸旧的婆罗门（过去世的吠陀圣典之讽诵者），以及诸仙人（均指过去世的行者），乃多诸伎术，都赞叹称说本来所诵习的，都如现在的婆罗门所赞可而讽诵称说的。如第一、阿咤摩，第二、婆摩，第三、婆摩提婆，第四、鼻波密多，第五、伊兜赖悉，第六、耶婆提伽，第七、婆婆婆悉咤，第八、迦叶，第九、阿楼那，第十、瞿昙，第十一、首夷婆，第十二、损陀罗，等人是（以上十二位都被人所称誉的行者）。像如此的诸大仙、婆罗门，是否都掘堑而建立堂阁，如你的师徒现在所居止的那样吗？」回答说：「弗也！」

佛陀说：「那些诸大仙人是否曾经盖起城廓，围遶他们的舍宅，而居止于其中，

有如你的师徒之现在所居上的那样吗？」

回答说：「弗也！」

佛陀说：「那些诸大仙人是否处在于高床重褥，綉縵细软，如你的师徒现在所止卧的那样吗？」回答说：「弗也！」

佛陀说：「那些诸大仙人是否以金银、瓔珞、杂色的花鬘的美女去自娱乐，如你师徒那样吗？那些诸大仙人是否驾乘宝车，有持戟的人作为导引，以白盖而自覆，手执宝拂，穿着杂色的宝履，又着全白的迭（毡），如你师徒现在所服的那样吗？」回答说：「弗也！」

佛陀说：「摩纳！你自己为卑微，不认识真伪，而便起诽谤，而轻慢释子，自己植种罪根，长养地狱的根本。如何呢？摩纳！如那些诸大仙人、宿旧的婆罗门，赞叹称说本来所讽诵的圣典，如现在的婆罗门所可称说讽诵的，那些阿陀摩等人，假如传其所说的，以教导他人，欲望生于梵天者，并没有这道理的。犹如这样的，摩纳！如国王波斯匿，和他人共议，或者和诸王，或者和大臣、婆罗门、居士共论那样。其余的细人听说此事，而进入舍卫城，遇人便说波斯匿王有如是之语等等。如何呢？摩纳！国王是否和此人共同言议过吗？」回答说：「弗也！」

佛陀说：「摩纳！此人讽诵国王之言去说给其余的人听，是否能得为国王而作大臣吗？」回答说：「没有这道理的。」

佛陀说：「摩纳！你们今天传达先宿、大仙、旧婆罗门之语，诵讽教人，而欲至于转生在梵天之事，是没有这道理的。如何呢？摩纳！你们受他人的供养，是否能随法而行吗？」回答说：「如是！瞿昙！我们受他人的供养，当如法去行。」

佛陀说：「你的师父沸伽罗婆罗（莲花茎），受国王封爵（国王赐邑给他），而和波斯匿国王共议论时，都说些国王不应谈论的无益之言，并不用正事共相谏晓国王。你现在自观你自己，以及你师之过，然而可以暂且放置此事，但当求你来这里的因缘（目的）吧！」

摩纳实时抬头举眼，去观察如来之身，寻求佛陀的相好。他统统看过其余之相，唯不见二种相，心里曾起疑惑。那时，世尊默自念而说：现在这位摩纳看不见二相，由于此而生疑。实时出现、广长舌之相（佛舌软薄广长，能说无量妙法之相），其舌伸出而舐耳覆面。这时，那位摩纳还疑其它之一相，世尊又念：现在这位摩纳犹疑另一相。就用神力，使那位摩纳独见阴马藏（男根如马阴，常向内部收缩而不显现）。那个时候，摩纳即尽见佛陀的三十二相后，对于如来已不再狐疑，就从其座站起，遶佛的身边后离去。

这时，沸伽罗婆罗门立在于门外，遥望其弟子，看见其弟子远来，就逆问而说：「你去观察瞿昙，是否实在具足三十二相吗？其功德神力是否真正如所闻的那样吗？」摩纳就白师说：「润昙沙门，三十二相都均具足，其功德神力，也实在如所闻的那样。」其师又问说：「你是否和瞿昙有些语议吗？」回答说：「实在和瞿昙有言语的往返。」其师又问说：「你和瞿昙共论甚么事呢？」

这时，摩纳，就将和佛共论过之事，都向其师报告，其师即说：「我遂得聪明的弟子，然而致使于如是的话，我们将会堕入于地狱，那是不久之事的了。为甚么呢？你说诸欲胜于毁谤瞿昙，使他不悦而转疏于我。你寄托于聪明的弟子的名，却致使如是，使我将入于地狱为不久的了。」于是，其师非常的忿怒（怀忿结心），即以脚踏摩纳，使其堕落车下，其师就自乘车。这时，那位摩纳堕车时，就生白癞。

这时，沸伽罗婆罗婆罗门仰观太阳后，默自念而说：现在去观见沙门瞿昙，并不是时宜，须待明天，当往观问。到了翌日旦辰，就令人严驾宝车，率从五百位弟子，被他们围遶，而往诣于伊车林中，到后，下车步进，到世尊之处，问讯后，退坐在一边。他仰观如来之身，具见诸相，唯不见二种相。

这时，婆罗门曾疑佛陀的二相的不具足，佛陀知道具念，就出广长舌之相，舐耳覆面。这时，婆罗门又疑另一相，佛陀也知道其念，就用神力，使其看见阴马之藏。这时，婆罗门其见如来之三十二相，其心即开悟，已不再有狐疑，寻白佛说：「如果我在出行时，在中途遇到佛陀的话，即少少停止车乘，当知！我已经礼敬世尊了。为甚么呢？因为我受他人的封，假如我遇佛而下乘的话，当会失去此封，会恶声流布于四处。」然而他又白佛说：「如果我下车乘时，解剑退盖，并除幢魔，以及澡瓶履屣的话，当知！我已经礼敬如来了。为甚么呢？因为我乃受他人之封，故具有了这五种威仪（剑、冠盖、幢魔、澡瓶、履屣），假如礼拜的话，就会舍弃了被所封的，会恶名流布于四处。」然而又白佛说：「假若我在众当中见佛而起的话，我如偏露右臂，自称姓名，就会知道我礼敬如来的了。为甚么呢？因为我受他人之封，假若礼拜人时，就会失去封邑，会恶名流布于四处。」然

而又白佛说：「我归依佛、归依法、归依僧，请佛听许我在于正法当中成为优婆塞！自今已后，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欺妄、不饮酒。唯愿世尊，以及诸大众，当受我的邀请供养！」那时，世尊默然而受请。

当时，婆罗门见佛默然，即知佛已许可，就从其座站起，在不知不觉之中，就礼拜佛陀，遶佛三匝后离去。回去后，令人设饭食，其供膳既已办完，就还白而说：「时间已到了。」那时，世尊着衣持钵，和诸大众，一千二百五十人，往诣于其舍，到后，就座而坐。

这时，婆罗门乃亲手斟酌，用种种的甘膳去供佛及僧。食后去钵，而行澡水完毕后之时，婆罗门即右手执持其弟子阿摩昼之臂，至于世尊之前而说：「唯愿如来听允他悔过！唯愿如来听允他的悔过！」像如是的至于三次，又白佛说：「犹如善调的象马，仍然会有蹶倒后还复正路的那样，此人乃如是，虽然有漏失，愿听许其悔过！」

佛陀告诉婆罗门说：「当使你的寿命延长，现世能得安隐！使你弟子的自癩病得以除愈！」佛言刚完之时，其弟子的白癩病实时差愈。

这时，婆罗门曾经取一小座，坐在于佛前。世尊就为婆罗门说法，示教利喜。所谓：施论、戒论、生天之论。说欲贪乃为秽污，上漏为患（烦恼为罪业），出要为上（出离生死之要，为最重要），演布清静（宣说应努力于清静之行）。那时，世尊知道婆罗门之心已经调柔，已清静无垢，堪以接受道教（四帝的真理），如诸佛的常法，而为之说苦圣谛、苦集圣谛、苦灭圣谛，苦出要谛（道谛）。这时，婆罗门就在于座上远尘离垢，得法眼净（能观察分别真理之眼），有如净洁的白毡（白毡）之容易受染那样，这位沸伽罗婆罗婆罗门也是如是，已见法而得法，决定入于道果，不信于其余之道，而得无所畏，就白佛说：「我现在再三的皈依佛、法，以及比丘僧，听允我在于正法当中为一优婆塞！尽形寿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欺妄、不饮酒，唯愿世尊及诸大众哀愍我之故，受我七天的邀请吧！」那时，世尊默然许允他的邀请。这时，婆罗门就在于七日当中，以种种饮食供养佛陀，以及大众。那时，世尊经过七天后，就再游行于人间。

佛陀离去后不久，沸伽罗婆罗婆罗门，因遭遇疾病而命终，当时诸比丘们听到这位婆罗门在于七天当中供养佛陀后，便取命终，就各自念而说：此人命终后，会转生在何处呢？那时，众比丘就到了世尊之处，礼佛后，坐在于一边，白佛而说：

「那位婆罗门在于七天当中供养佛陀后，已身坏命终，到底他会往生于何处呢？」

佛陀告诉比丘说：「这位族姓子，由于诸善普集，法法具足，不违于法而行，已断五下结（贪、瞋、身见、戒取、疑之五种属于下界—欲界的烦恼），会在那个地方（色界天）般涅槃（入灭，成为四果的

阿罗汉），已不会再来于此世间（现在已经为不还果，三果阿罗汉）。」

那时，诸位比丘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佛说长阿含经卷第十三完

(二一)梵动经{一四}

大意：

此经为佛陀在摩竭陀国竹林精舍时之事。诸比丘们之间，正在议论善念梵志在毁谤三宝，而其弟子——梵摩达称赞三宝。知道此事后的佛陀，即对诸比丘们说：虽说有人在毁谤三宝，也不可怀有忿结之心，反之而有人称赞三宝，也不可以生起欢喜之念。又师徒之怀有异心，是因异习、异见、异亲近之故，总之，凡夫因寡闻之故，都赞叹小缘威仪戒行，而未能达到深义。至于贤圣之弟子，则善能以甚深微妙之大法光明赞叹佛陀。

佛陀教示十善戒，又举出当时流行于印度的外道梵志之异见邪说之六十二见。

佛

陀说他悉知这些事，而不执鬚，而得解脱（六十二见请看佛学辞典，这里只举出其概要，如下：）

一、常住论之四见。二、半常半无常论的四见。三、有边无边论的四见。四、异问答论的四见。五、无因而出论的二见（以上为本劫本见的十八见，属于过去论）。六、有想论的十六见。七、无想论的八见。八、非想非非想论的八见。九、断灭论的七见。十、现在生泥洹论的五见（以上为末劫末见的四十四见，属于未来论）。

大意：本经叙述佛陀在于摩竭陀国，至于一竹林时，有一位名叫善念的梵志，曾经诽谤三宝，然而其弟子——梵摩达却赞叹三宝，此事乃在诸比丘中被议论。佛陀知此，而对诸比丘们说：对于诽谤三宝之人，也不可以怀忿结之心，对于三宝起称赞之人，也不可以生欢喜心。同时说明师弟之有异心，乃由于异习、异见、异亲近所引起的。也说凡夫为寡闻之故，对于小缘的威仪戒行，而生赞叹，贤圣的弟子则赞叹甚深微妙的光明大法。因此而教诫十善戒，并举出外道异学所怀的异见邪说的六十二见。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游行在于摩竭陀国，和大比丘众，一千二百五十人俱在，都游行在于人间，而往诣于竹林，就止宿在于国王的堂上。

这时，有一位梵天，名叫善念，善念的弟子名叫梵摩达，师徒二人都常常一同

随在于佛陀的后面而行。善念梵志乃以无数的方便去毁谤佛、法，以及比丘僧，其弟子梵摩达，则以无数的方便称赞佛、法，以及比丘僧。师徒二人都各怀异心，共相违背。为甚么呢？因为这乃由于异习、异见、异亲近之故。

那时，众多的比丘，在于乞食后，都集会在讲堂，都作如是之论：「甚奇！甚特！世尊有大的神力，威德都具足，能尽知众生的志意所趣。而这位善念梵志，以及其弟子—梵摩达，都随逐在于如来以及比丘僧的后面，而善念梵志乃以无数的方便毁谤佛、法，以及众僧，其弟子梵摩达则以无数的方便称赞于如来，以及法，和众僧。此师徒二人都各怀异心、异见、异习、异亲近之故。」

那个时候，世尊在于静室中，以天的净耳（天耳通），超过于人耳，听到诸比丘有如是之论。世尊就在于静室起来，而诣于讲堂之处，在于大众之前而坐下来，明知而故问而说：「诸比丘！你们到底是由于甚么因缘，集在于此讲堂的呢？在此论说些甚么呢？」

这时，诸比丘们白佛说：「我们在于乞食之后，集在于此讲堂，大众都互相论议而说：『甚奇！甚特！如来乃有大神力，威德都具足，都尽知众生的心志所趣的。而现在，这位善念梵志，以及其弟子梵摩达，都常随在于如来，以及众僧之后，而善念梵志却以无数的方便去毁谤如来，以及法，和众僧，其弟子梵摩达则用无数的方便称赞如来，以及法，和众僧。为甚么呢？因为他们乃以异见、异习、异亲近之故。』向来集在于此讲堂，所议论的就是如此之事。」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如果有人方便而毁谤如来，以及法，和众僧的话，你们乃不得怀着忿结之心，不可对于他存有有害意。为甚么呢？因为如果诽谤于我（佛）与法，以及比丘僧，而你们假若怀着忿结心，生起害意的话，则自会陷溺，因此之故，你们不得怀着忿结之心，不可对于那个人存有有害意。比丘们！如果有人称誉佛，以及法，和众僧的话，你们对于此事，也不足以欢喜庆幸的。为甚么呢？因为如果你们由此而生欢喜心的话，就会为之陷溺的，因此之故，你们不应该遇此事而生欢喜心。为甚么呢？因为此是小缘、威仪、戒行（这是有关于持戒的小小因缘而已。所谓外道以小小的世俗的戒行的程度来称叹佛陀而已），凡夫乃寡闻，不能达到深妙的真义，只不过是所见到的如实而赞叹而已。」

甚么叫做小缘威仪戒行，凡夫寡闻，只用所见的如实而称赞而已呢？因为他们赞叹说：『沙门瞿昙乃灭去杀生，除去杀生，舍弃刀杖，怀着惭愧之心，慈愍于一切众生。』这就是小缘威仪戒行，那些，寡闻的凡夫，都以此来称叹佛陀的。他们又叹而说：『沙门瞿受乃舍弃不与取，灭除不与取，没有偷盗之心。』又赞叹说：「沙门瞿昙乃舍弃淫欲，净修梵行，一向都护戒，不习近于淫逸，所行的都是清洁之行。」又赞叹说：「沙门瞿昙乃舍灭妄语，所言都是至诚之语，所说的都是真实的，都不欺诳世人。沙门瞿昙乃舍灭两

舌，不会以此言去坏乱于对方，不会将对方所说之语来坏乱于这里的人。假如有详讼的话，就会使其和合，对于已经和合的人，就会增长其欢喜，有所言说的话，都劝人不离而和合，以诚实而入于人心，所说的都是知道时宜。沙门瞿昙乃舍灭恶口，如果有人发麓言而欲伤损于人，而增加他人的结恨，增长人家的怨憎的话，如此的窟言，都一概不会去作，都常以善言去悦可人心，为众人所爱乐，令人百听不厌足，唯说此种话而已。沙门瞿昙乃舍灭绮语，都说知时之语、实语、利语、法语、律语、止非之语，唯说这些话而已。」

沙门瞿昙乃舍离饮酒，不着香华，不观听歌舞，不坐卧在高床，非时则不食，手不执金银，不畜养妻息、僮仆、婢使，不畜饲象、马、猪、羊、鸡、犬，以及诸鸟兽，不畜备象兵、马兵、车兵、步兵，不畜置田宅去种植五谷，不用手拳与人相加（不打

斗），不用斗秤去欺诳他人，也不贩卖有价证券，而断其当值，也不受取抵债，而横生无端之事，也不阴谋而面背，而有异样之事，非时则不行，为了身体，保养其寿命，而量腹而食，其所至之处，衣钵都随在于身，譬如飞鸟之羽翮都和其相俱在那样。』这就是所谓持戒的小小因缘，那些寡闻的凡夫，都以此而称叹佛的。

如其余的沙门、婆罗门受他人的信施，而更求储积，对于那些衣服饮食，并没有厌足，沙门瞿昙乃没有这些事。如其余的沙门、婆罗门食他人的信施，而自营生业，种植树木，为鬼神所依（树神崇拜的思想），沙门瞿昙乃没有如此之事。如其余的沙门、婆罗门食他人的信施，而更作方便，去求诸利养，如象牙、杂宝、高广的大床、种种的文绣、毳毼、苔登（均为毛织的细布），綰縵、被褥等物，沙门瞿昙乃没有如此之事。如其余的沙门、婆罗门食他人的信施，更作方便，追求为自己的庄严，如以酥油摩身，以香水洗浴，以香末自涂，以香泽梳头，着好的华鬘，染目

为绀色，拭面、庄饰，带钁纽、澡洁，用镜自照，着宝革屣，上服纯白的衣，戴盖（头顶上有伞盖），有执拂（拂尘），有幢摩庄饰等物，沙门瞿昙乃没有如此之事。

如其余的沙门、婆罗门，专为嬉戏，而有碁局博奕（赌博），有八道（有八目的盘之赌具），有十道（有十目的盘形的赌具），乃至有百千道（种种赌博所用的赌具），以种种的戏法，作为自己的娱乐，沙门瞿昙乃没有如此之事。如其余的沙斗、婆罗门食他人的信施，然而但说遮道无益之言，如王者、战斗、军马之事，群僚、大臣、骑乘出入、游戏园观等事，以及谈论卧起、行步、女人之事，衣服、饮食、亲里之事，又说入海采宝之事，沙门瞿昙乃没有如此之事。如其余的沙门、婆罗门食他人的信施，然而乃以无数的方便，但作邪命。谄谀的美辞，现前相互毁谤，以利而求利等事，沙门瞿昙乃没有如此之事。如其余的沙门、婆罗斗食他人的

信施，但共诤讼，或者在于园观，或者在于浴池，或者在于堂上，都互相谈论是非而说：我知道经律，你没有所知。我乃趣于正道，你乃趣于邪径。都以前着于后，以后着于前（前后颠倒，不知道理依次）。我能忍耐，你不能忍耐。你所说之言论，均不是真正的，如果有所疑的话，你就当来问我，我都能够解答。沙门瞿昙乃没有如是之事。

如其余的沙门、婆罗门食他人的信施，而更作方便，更求为人使命（为他人传递讯息），或者为国王、王的大臣、婆罗门、居士等人的通信使，从这里到那边，从那边到这里，持此信去授于彼，持彼信来授与此，或者自己去作，或者教他人去作，沙门瞿昙乃没有如此之事。如其余的沙门、婆罗门，食他人的信施，然而唯修习战阵斗诤之事，或者学习刀杖、弓矢之事，或者斗鸡犬、猪羊、象马、牛驼等诸兽，或者斗男女，或者作众声，所谓吹声、鼓声、歌声、舞声，或者缘幢（攀上幢上）倒下来的绝技，或者弄种种的伎戏，没有不翫习的，沙门瞿昙，乃没有如是的事。如其余的沙门、婆罗门食他人的信施，而行遮道之法（卑劣下贱之法，对于学道没有益处之法），或以邪命而为自己的生活，如瞻相男女（为善男信女看相），吉凶好丑（替人卜吉凶，谈好坏等命运），以及相畜生（替人看畜生之命相），用这些方法去求利养，沙门瞿昙即没有如是之事。

如其余的沙门、婆罗门，食他人的信施，而行遮道之法，以邪命而为自己的生活。如召唤鬼神，或又再驱遣鬼神，也以种种的厌祷，无数的方道（方法），恐热于人（恐怖之术，使人又恐怕又热恼），也能聚集，也能离散，也能为苦，也能为乐，又能为人安胎出衣，也能咒人，使人作为驴马，也能使人聋盲瘖症，显现种种的技术，叉手而向日月，作种种的苦行，以求利养，沙门瞿昙乃没有如是之事。

如其余的沙门、婆罗门，食他人的信施，而行遮道之法，以邪命而作为他的生活。或者替人咒病（以咒术治病），或者诵恶咒（驱邪），或者诵善咒，或者以医术、针灸、药石（药品）去疗治人的诸病，沙门瞿昙并没有如是之事。如其余的沙门、婆罗门，食他人的信施，而行遮道之法，

以邪命作为他的生活。或者咒水火，或者作鬼咒（呼鬼唤神的咒术），或者诵刹利咒（有关于王家的咒术），或者诵象咒（有关于象术之咒），或者支节咒（相人的四肢的预言咒术），或者安宅的符咒，或者火烧、鼠嚙，能为解咒（或化解火烧、鼠嚙等毒苦的咒术），或者诵知死生之书，或者诵梦书（解恶梦等咒术），或者相手面，或者诵天文书，或者诵一切音书，沙门瞿昙乃没有如此之事。如其余的沙门、婆罗门，食他人的信施，而行遮道法，以邪命而自过其生活，或者瞻相天时，或者说降雨不降雨，或者谈谷贵谷贱，或者论多病少病，或者谈恐怖安隐，或者说地动，说彗星、说月蚀、说日

蚀，或者说星蚀，或者说不蚀，或者说方面所在（四方发光体之位置），均能记说，沙门瞿昙乃没有如此之事。如其余的沙门、婆罗门，食他人的信施，而行遮道之法，以邪命为资其活命，或者说此国会当胜，彼国乃不如（会负败），或者说彼国会当胜，此国为不如，或者瞻相吉凶，说其盛衰等事，沙门瞿昙乃没有如是之事。』诸比丘！这就是持戒的小小的因缘（这乃有关于细小的戒律的事缘而已），那些寡闻的凡夫，都以这些事而称叹佛陀的。」

佛陀又告诉诸比丘们说：「更有其余的法，有甚深微妙的大法的光明，这种法，乃唯有贤圣的弟子才能以这种法去赞叹如来的。甚么是甚深微妙的大光明之法，而唯有贤圣的弟子才能以此法去赞叹如来呢？诸有沙门、婆罗门，对于本劫本见（有关于过去时劫的见解），末劫未见（有关于未来时劫的见解），种种无数（很多的看法），随各人的意见所说出来

的，都尽皈纳在于六十二见（外道对于过去、未来的长期的见解，都尽皈于此六十二见里面）。他们所谈说的本劫本见、末劫未见，种种无数的随意所说的都不能超过于此六十二见之外。那些沙门、婆罗门，到底是以那些因缘，对于本劫本见，末劫未见种种无数的各各随意之说，都尽入于此六十二见中，均不能超过于此呢？诸沙门、婆罗门对于本劫本见，种种无数的各各随意之说，可说都尽入于十八见里面。对于本劫本见，种种无数的各各随意所说的，都不能超过于十八见之外。那些沙门、婆罗门，到底是以甚么因缘，对于本劫本见，种种无数的各各随意之说，都尽入于十八见中，都同样的不能超过于此呢？诸沙门、婆罗门，对于本劫本见，生起常论

（以为常住不变的论说），他们说：『我，以及世间，都常存。』这种见解，乃尽入于四见中，对于本劫本见之言：『我，以及世间乃常存。』这种见解，都尽入于四见，都不能超过于四见。

那些沙门、婆罗门，到底是以甚么因缘，对于本劫本见，生起常论，而说：『我，以及世间都常存。』的这种见解，都尽入于四见中，都不能超过于此四见呢？或者有沙门、婆罗门，用种种方便，入于定意三昧（心的禅定），以他的三昧之心，能忆起二十成劫、败劫（宇宙生成与败坏的区划期限，二十个生成之劫，与二十个败坏之劫）之事。他曾作如是之言：『我，以及世间是常存的，这是实在的，其余都是虚妄的。为甚么呢？因为我以种种的方便入于定意三昧，而用此三昧之心，忆起二十成劫与败劫之事。在此期间的众生都不增不减，都常聚不散，我就是因此而知道我，以及世间都是常存的，这是实在的，其余都是虚妄的。』这是属于初见。那些沙门、婆罗门，都因此而对于本劫本见，计量（推想）我，以及世间都是常存的，是在于四见当中，都不能超过四见。

或者有沙门、婆罗门，用种种的方便，入于定意三昧，就用此三昧心而忆起四十个成劫与败劫之事，他就作如是之说：『我，以及世间是常存的，这是实在的，其余都是虚妄的。为甚么呢？因为我用种种的方便，入于定意三昧，而以三昧心忆起了四十个成劫与败劫，这些期中的众生都不增不减，都常聚不散，我乃由于此而知道：我，以及世间都是常存的，这是实在的，其余都是虚妄的。』这就是这二见。那些沙门、婆罗门，乃由于此而对于本劫本见，

计量我，以及世间都是常存的。在于四见当中，都同样的不能超过。

或者有沙门、婆罗门，用种种的方便，入于定意三昧，乃以此三昧心忆起八十个成劫、败劫之事，他就作如是之言：『我，以及世间，都是常存的，这是实在的，其余的都是虚妄的。为甚么呢？因为我用种种的方便，入于定意三昧，而以此三昧心，忆起八十个成劫与败劫的事，在其里面的众生都不增不减，都常聚而不散，我乃由于此而知道：我，以及世间，是常存的，这是实在的，其余的都是虚妄的。』这就是第三见，那些沙门、婆罗门，乃由于此而对于本劫本见，计量我，以及世间是常存的，在于四见当中，都同样的不能超过。

或者有沙门、婆罗门，有捷疾相智（善能推论思辩），善能观察一切，就以此捷疾相智，方便去观察，所谓审察真谛，用他自己所见，用他自己的辩才，而作如是之说而说：『我，以及世间，都是常存的，』这就是第四见。那些沙门、婆罗门，乃由于此而对于本劫本见，计量我，以及世间，都是常存的，在于四见当中，都同样的不能超过。这些沙门、婆罗门，对于本劫本见，计量我，以及世间为常存的，像如是的，一切都尽入于四见中，我，以及世间为常存，在于此四见中，都同样的不能超过于此。唯有如来知道这些见处（思辩哲学），知道如是之持（固持其所见），如是之执（执着其所说），也知道其报应等事（由于善恶业而应之报，所谓转生后的一切）。如来所知的，不只如此，乃又过于此事。如来虽然知道，却不会执着，由于不执着，就得寂灭，而知道受之集（感受的原因），灭（感受的灭尽），味（感受的品味，满足感），过（感受的过患），出要（感受的超出），都以平等观，而无余解脱（无执着的解脱），因此之故，名叫如来。这就是其余的甚深微妙的大法光明，能使贤圣弟子真实平等（依实际的真理）而赞叹如来。

又有其余的甚深微妙的大法的光明，使贤圣的弟子们真实平等的赞叹如来。到底是甚么呢？如诸沙门、婆罗门对于本劫本见生起其论，而说：『我，以及世间，为半常半无常（一部份是常存的，一部份是不常存的）。』那些沙门、婆罗门，因此而对于本劫本见，计量（推想）为我，以及世间为半常、半无常，这乃在于如下的四见中，都同样的不能超过其范围。如或者有这种时：所谓这个劫之始成（经过极为长久的时间，此世界又将开始完成之时），有其余的众生福尽、命尽、行尽，就从光音天（色界二禅天之顶天）命终，而生在于空梵天中（空虚的梵天宫），就在于那个地方生爱着之心，又愿其余的众生，都同样的共生在于此处。这些众生既生爱着，又愿大家都生在此处之事后，又有其余的众生命尽、行尽、福尽，在于光音天命终之后，来生于空梵天中，其先来转生在这里的众生便作如是之念：『我在于这里，是梵天，是大梵天。我为自然而有的，并没有甚么能造我的众生。我尽知诸义典，在于千世界当中为自在，是最为尊贵，能为变化，微妙第一的。我乃为众生之父，我独自先为有，其余的众生乃为后来的，后来的众生，乃为我所化成的。』那些后来的众生又作如是之念：『他是大梵天（指先来的），唯有他能自造化，没有能造化他的众生。他乃尽知诸义典，在于千世界当中为自在。是最为尊贵，能作变化，微妙第一。他是众生之父，他为独自先有，然后才有我们，我们

这些众生，乃为他所化成的。』那些梵天的众生的命、行、福尽之后，来生于此世间（指吾人所住的世界），年纪渐渐的长大之后，剃除须发，服三种法衣，出家去修道，而入于定意三昧，随着其三昧心，而自识本生，便作如是之言：『那位大梵天，乃能自造作，没有能造作他的，他乃尽知诸义典，在于千世界当中为自在，是最为尊贵，能为变化，微妙第一的。可说是众生之父，为常住不变的。那位梵天乃化造我们的，我们为无常，为有变易，不得久住的，因此之故，当知：我，以及世间，乃一部份为常，一部份为无常，这是真实的道理，其余的为虚妄的。』这就是所谓初见。

有些沙门、婆罗门，由此而对于本劫本见生起其论而说：半常、半无常（一部份为常，一部份为无常），这在于四见当中，都同样的不能超过的。

或者有众生，都喜欢于戏笑而懈怠，数数（常常）戏笑，作为自己的娱乐。他戏笑娱乐时，身体乃疲劳过极，而便失意，由于失意，便为命终。命终后转来生在于此世间。生后，年纪渐渐的长大，而剃除须发，而穿服三种法衣，去出家修道。他经过一段时间修习功行后，乃入于定意三昧，由于三昧心而自能认识他自己的本生（前生的一切），便作如是之言：『那些其余的众生（指诸天）并不数数戏笑娱乐，而常在于那个地方，永住而不变。而由于我乃数数戏笑之故，致有这种无常，为变易之法，因此之故，我乃知道：我，以及世间，是半常、半无常（一部份为常，一部份为无常），这是实在的，其余的为虚妄的。』这就是第二见。有些沙门、婆罗门，由于此，而对于本劫本见生起其论而说：我，以及世间，乃为半常、半无常（一部份为常，二部份为无常），在于四见当中，都同样的不能超过于此。

或者有众生，展转相看后，便失去其意，由此而命终，而来生于此世间。生后，渐渐的长大，而剃除其须发，而穿服三种的法衣，而出家去修道。修到一定的功行时，乃能入于定意三昧。他以此三昧心，而识知自己本来所生之事（前世的一切），便作如是之言而说：『如其它的那些众生乃由于不展转相看，并不失去其意之故，就常住不变。我们在于那处，都数数相看，由于数数相看后，便失去了意，而导致于这种无常，而为有变易之法，我乃由于此而知道：我，以及世间，为半常、半无常（一部份为常，一部份为无常），这是实在的，其余都是虚妄的。』这就是第三见。诸沙门、婆罗门，因此而对于本劫本见生起其论而说：我，以及世间，为半常、半无常。这在于此四见中，都是同样的不能超过于此的。

或者有沙门、婆罗门，有捷疾之相智（思辨能力），善能观察一切，他以捷疾观察的相智，以自己的智辩而说：『我，以及世间，乃为半常、半无常（一部份为常，一部份为无常），这是实在的，其余为虚妄的。』这就是第四见。诸沙门、婆罗门，由于此，而对于本劫本见生起其论而说：我，以及世间，为半常、半无常。这在于四见中，都同样的不能超过其范围的。诸沙门、婆罗门，对于本劫本见所生起的论议：我，以及世间，为半常、半无常（一部份为常，一部份为无常）之事，都尽入于四见之中，都不能超过于此四见的。唯有佛陀能知此见处，所谓如是之持，如是之执等事，也知道其报应等事。如来所知道的，又超过于此事。因为佛陀虽知而不执着，由于不执着之故，则得寂灭，而知道感受之集，感受之灭尽，感受之味相，感受之过患，感受之出离，以平等观，而证无余解脱，因此之故，名叫如来。这叫做其余的甚深微妙的大法的光明，使贤圣的弟子，真实平等的赞叹如来。

又有其余的甚深微妙的大法的光明，使贤圣的弟子，真实而平等的赞叹如来。到底是那些法呢？如诸沙门、婆罗门，对于本劫本见而生起其论而说：『我，以及世间，乃为有边，为无边（世间之有边限、无边限的论议。一部份为有边际，一部份为无边际）。』那些沙门、婆罗门因此而对于本劫本见，而生起其论而说：『我，以及世间，为有边，为无边。』在于此四见中，都同样的不能超过其范围。或者有沙门、婆罗门，以种种的方便，入于定意三昧，而以此三昧心去观察世间，而生起边想（世界为有边际的思想），他乃作如是之说：『此世间为有边际的，这是实在的，其余为虚妄的。为甚么呢？因为我用种种的方便，入于定意三昧，以三昧心观察世间，发觉世间为有边的，因此之故，知道世间为有边际，这是实在的，其余的为虚妄的。』这就是初见（第一种见解）。那些沙门、婆罗门，因此而对于本劫本见生起其论而说：我，以及世间乃为有边的。这在于四见当中，都同样的不能超过其范围。

或者有沙门、婆罗门，以种种的方便，入于定意三昧，而以此三昧心去观察世间，而生起无边之想，他乃作如是之言而

说：『世间为无边际的，这是实在的，其余都是虚妄的。为甚么呢？因为我用种种的方便，入于定意三昧，用此三昧心去观察世间时，发见世间为无边的，因此之故，知道世间为无边际的，这是实在的，其余都是虚妄的。』这就是第二种见解。那些沙门、婆罗门，由于此而对于本劫本见生起其论的：我，以及世间为无边际的。这在四见当中，都同样的不能超过其范围。

或者有沙门、婆罗门，以种种的方便，入于定意三昧，就用此三昧心去观察世间，而发见世间的情形。他发见世间的情形而说：上方为有边际，四方为无边际。他就作如是之言：『世间为有边、无边（一部份为有边，一部份为无边），这是实在的，其余的都是虚妄的。为甚么呢？因为我用种种的方便，入于定意三昧，而用此三昧心去观察时，发见上方为有边，四方为无边，因此之故，我乃知道世间为有边、无边（一部份为有界限，一部份为无界限），这就是实在的，其余的为虚妄的。』这就是第三种见解。诸位沙门、婆罗门，因此而对于本劫本见生起其论：所谓我，以及世间为有边、无边（一部份为有边际，一部份为无边际），这在于此四见当中，都是同样的不能超过其范围。

或者有沙门、婆罗门，有捷疾的相智，能善于观察，他以捷疾的观察之智，以自己之智辩而说：『我，以及世间，乃为非有边、非无边（此世间一部份并不是有边际，一部份并不是没有边际），这就是实在的，其余的为虚妄的。』这就是第四见解。诸位沙门、婆罗门，因此而对于本劫本见生起其论的：我，以及世间为有边、无边（一部份为有边际，一部份为没有边际），这是实在的，其余的为虚妄的，这在于四见当中，都同样的不能超过其范围。这就是诸沙门、婆罗门之对于本劫本见生起之论，所谓我，以及世间为有边、无边（一部份为有边际，一部份为没有边际），都尽入于四见当中，都同样的不能超过其范围。唯佛能知这些见处，像如是的受持，如是的固执，也能知道其报应等事。如来所知道的又是超过于这些事的，佛陀乃虽知而不执着，已不执着，则得寂灭，知道感受之集，感受的消灭，感受的味道，感受的过患，感受的出离，以平等观，而证无余解脱，因此之故，名叫如来。这就是其余的甚深微妙的大法的光明，使贤圣的弟子，真实而平等的赞叹如来。

又有其余的甚深的大法的光明，使贤圣的弟子真实而平等的赞叹如来。到底是那些呢？诸位沙门、婆罗门对于本劫本见，为异问异答（一种诡辩的问答，都以暧昧的言辞去问与答），彼彼问时（有人问另一人时），都是异问而异答，这在于四见中，都同样的不能超过其范围。沙门、婆罗门，因此对于本劫本见，都为异问异答，在于四见中，都同样的不能超过其范围的。或者有沙门、婆罗门，作如是之论，作如是之见而说：『我并不看见过，也不知道所谓善恶有报，或者没有其报之事呢？我乃由于不见不知之故，作如是之说：善恶到底有其报呢？或者没有报应呢？世间有些沙门、婆罗门为广博多闻，聪明智慧，常乐于闲静，而机辩精微，为世人所尊重的，他们能够以智慧善别诸见。假如当问我有关于诸深义的话，我乃不能回答，实在有愧于他，对于他，乃为有畏懼，当应以此答作为皈依，作为洲，作为舍，作为究竟道（皈依、洲、舍、究竟道均为说明他要以如下之回答作为他的宗旨依靠之义）。他假若问我的话，当应作如是之回答：此事乃如是，此事为实在，此事为异，此事为不异，此事乃非异、非不异。』这就是初见（第一种见解）。有些沙门、婆罗门乃因此而问异，回答也异（不正确的问答，所谓曼论，也就是诡辩）。在于四见中，都同样的不能超过其范围的。

或者有沙门、婆罗门，作如是之论，作如是之见解而说：『我不见、不知为有他世呢？或者没有他世呢？（死后是否还会有转生的问题）。诸世间的沙门、婆罗门，

以天眼智、他心智（天眼通、他心通），而能看见很远之事，虽然已近于他，他人却不能看见，（他人不能了解，唯具有神通之人能见能知）。像如是的人们，仍能知道有他世，或无他世之事，而我却不知不见有他世间，或没有他世间之事。假如我说出来的话，就成为妄语（不知而乱说，会构成为说妄语），我乃恶畏妄语（畏惧说妄语，厌恶说妄语），因此之故，要以如下之说为皈依，为洲，为舍，为究竟道。他假若问我的话，就应当作如是的回答：此事乃如是，此事为实在，此事为异，此事为不异，此事为非异非不异。』这就是第二种见解。那些沙门、婆罗门，由于此问异、答异，在于四见中，都同样的不能超过其范围。

或者有沙门、婆罗门，作如是之见，作如是之论而说：『我不知不见甚么为之善？甚么叫做不善？我不知不见像如是之

说，所谓：这是善、是不善？我则在于此而生爱，从爱而生恚。由于有爱有恚，就有了受之产生（感受而执取胶着之义，不是十二因缘中的单纯之受）。我为了欲灭除这种取受胶固之故，就去出家修行。他就是恶畏受（厌恶执取）之故，就以此为皈依，为其洲，为其舍，为之究竟之道。他如果有人问他的话，他当会作如是的回答：此事为如是，此事为实在，此事为异，此事为不异，此事为非异非不异。』这就是第三种见解。诸沙门、婆罗门因此问异答异，在于四见中，都同样的不能超过其范围。

或者有沙门、婆罗门，为愚冥闇钝，别人如果问他的话，他就会随别人之言而回答说：『此事为如是，此事为实在，此事为异，此事为不异，此事为非异非不异。』这就是第四种见。这些诸沙门、婆罗门因此问异答异，在于四见中，都同样的不能超过其范围。或者有沙门、婆罗门，对于本劫本见，都异问而异答，这都尽入于此四见之中，都同样的不能超过其范围。唯有佛陀能知道此见处，所谓如是的坚持，如是的执着，也知道其报应。如来所知道的，不只如此，乃又超过此事的。如来虽知而不执着，已不执着，就得寂灭，知道执受之集，执受之消灭，执受之味道，执受之过患，执受之出离，都以平等观，而得证无余解脱，因此之故，名叫如来。这就是甚深微妙的大法的光明，使贤圣的弟子能真实平等的赞叹如来。

又有其余的甚深微妙的大法的光明，使贤圣的弟子能真实平等的赞叹如来。到底是那些呢？或者有沙门、婆罗门，对于本劫本见，说它为无因而有、有此世间（说此世间为没有原因，自然而有之论），这都尽入于二见之中，对于本劫本见无因而有、有此世间之论，在于此二见之中，都是同样的不能超过其范围。那些沙门、婆罗门到底是以何事对于本劫本见，说它为无因而有，而在于此二见中，都同样的不能超过其范围呢？或者有众生，为无想无知

（无想天的众生），如果这些众生（无想天）生起念想的话，则这些众生便会命终，便会来生于此世间，在他们渐渐的长大之后，会剃除须发，穿服三种的法衣，出家去修道。在用功后，会入于定意三昧，就以此三昧心，而能识知本所生（前世之事），他就会作如是之言而说：『我本来无有，现在却忽然为有。此世间本来为没有，现在为有，这就是实在的，其余的都是虚妄的。』这就是初见（第一种见解）。诸沙门、婆罗门，因此而对于本劫本见，都说无因而有（无原因而有结果之论），这在于二见中，都同样的不能超过其范围。

或者有沙门、婆罗门，有捷疾的相智，善能观察一切，他既以捷疾的观察之智去观察，以自己的智辩，而能如是而说：『此世间为无因而有，这是实在的，其余都是虚妄的。』这就是第二种见解。诸有沙门、婆罗门，因此，而对于本劫本见，认为无因而有，而有此世间之事，在于二

见之中，都同样的不能超过其范围。诸有沙门、婆罗门，对于本劫本见，认为无因而有之事，都尽入于二见之中，都同样的不能超过其范围。唯有佛陀能知之事，也是如是。诸有沙门、婆罗门，对于本劫本见，其无数的种种，随着各人的意见所说的，这些都尽入于此十八见之中。那些对于本劫本见，无数的种种随意所说的，在于此

十八见，都同样的不能超过其范围。唯佛陀能知之事，也是同样的道理。

又有其余甚深微妙的大法的光明，到底是那些呢？诸有沙门、婆罗门，对于末劫未见（对于未来的长期间，与对于未来世的见解），无数的种种随着各人的意见所说的，这些都尽入于四十四见中，对于末劫未见，种种无数随意所说的，在于四十四见，都同样的不能超过其范围。

那些沙门、婆罗门，由于何事，而对于末劫未见，无数的种种随意所说的，在于四十四见中，都同样的不能超过其范围呢？诸有沙门、婆罗门，对于末劫未见，生起有想之论（死后有想的存在之论），而说世间为有想（死后有想之我），这都尽入于十六见中，对于末劫未见生起有想之论，而说世间为有想，在于十六见中，都同样的不能超过其范围。那些沙门、婆罗门，由于何事，对于末劫未见生起有想论，而说世间为有想，这些都尽入于十六见中，都同样的不能超过其范围呢？

诸有沙门、婆罗门，作如是之论，如是之见，而说：『我此终后（我的此生命，在这里终了后），会生有色有想（死后，还是有形色—身体，还是有心想—我），这是实在的，其余的都是虚妄的。』这就是初见（第一种见解）。诸沙门、婆罗门，因此，而对于末劫未见，生起有想之论，而说世间为有想。这在于十六见中，都同样的不能超过其范围。有的说：『我在此终了之后，生于无色有想（死后生为没有色相，而有想心，有自我，灵魂），这是实在的，其余的为虚言。』有的说：『我在于此终了之后，生为有色、无色、

有想（或为有色相，或为无色相，然而都为有想—自我—灵魂），这是实在的，其余的都是虚言。』有的说：『我在此终了后，会生为非有色、非无色、有想（死后或非是有色相，也不是无色相，而有想心—灵魂—自我），这是实在的，其余的都是虚言。』有的说：『我在此终了后，会生为有边有想（死后为有边际之身，而有想念心—自我），这是实在的，其余的都是虚言。』有的说：『我在此终了后，会生为无边有想（死后为无边际之身，而有想念心—自我），这是实在的，其余的都是虚言。』有的说：『我在此终了后，生为有边、无边、有想（死后为有边际，或无边际之身，而有想念心—自我），这是实在的，其余的都是虚言。』有的说：『我在此终了后，生为非有边、非无边，而有想（不是有边际，也不是没有边际，而有自我心灵的存在）这是实在的，其余的都是虚言。』有的说：『我在此终了后，会转生而为一向有乐有想（死后转生

为一直都为有乐而有想心—自我），这是实在的，其余的都是虚言。』有的说：

『我在此终了之后，会转生而为一向有苦有想（死后转生为一直都为有苦而有想心—自我），这是实在的，其余的都是虚言的。』有的说：『我在此终了后，会转生为有乐有苦有想，这是实在的，其余都是虚言的。』有的说：『我在此终了之后，会转生而为不苦不乐有想，这是实在的，其余的都是虚言的。』有的说：『我在此终了之后，会转生为有一想，这是实在的，其余的都是虚言的。』有的说：『我在此终了之后，会转生为有若干想，这是实在的，其余的都是虚言的。』有的说：『我在此终了之后，会转生为少想，这是实在的，其余的都是虚言的。』有的说：『我在此终了之后，会转生为无量想，这是实在的，其余的都是虚言的。』这就是十六见。诸有沙门、婆罗门，对于末劫未见而生想之论，而说世间为有想（死后有灵性自我的续存），这在于此十

六见当中，都同样的不能超过其范围。唯有佛陀能够知道，也是同样的道理。

又有其余的甚深微妙的大法的光明，到底是甚么呢？诸有沙门、婆罗门，对于末劫未见，生起死后无想之论（死后自我灵性已随之而消灭，已不存在之论），说世间为无想（死后没有想，没有我的存在），这种论说都尽入于八见之中，对于末劫未见，生起无想之论，乃在于此八见当中，都同样的不能超过其范围。那些沙门、婆罗门，到底是由于甚么事，对于末劫未见，生起无想之论，而说世间并没有想的

继存，在于八见中，都同样的不能超过其范围的呢？有些沙门、婆罗门，乃作如是之见，乃作如是之论：『我这生命终了之后，生为有色无想（有形色，而如有灵性之存在），这是实在的，其余的都是虚言的。』有的说：『我这生命终了后，生为无色无想（也没有形色，也没有灵性的继存），这是实在的，其余的都是虚言的。』有的说：『我此生命终了后，生为有色无色无想（似有形色、似无形色，而无灵性的续存）这是实在的，其余的都是虚言的。』有的说：『我这生命终了之后，生为非有色、非无色、无想（不是有色相、也不是无色相、而无灵性之继存），这是实在的，其余的为虚言的。』有的说：『我这生命终了之后，生为有边无想（有边际而无灵性之续存），这是实在的，其余的都是虚言的。』有的说：『我此生命终了后，生为无边无想（没有边际而无灵性之续存），这是实在的，其余的都是虚言的。』有的说：『我此生命终了之后，生为有边、无边、无想（似为有边际，也为无边际，而没有灵性的续存），这是实在的，其余的都是虚言的。』有的说：『我此生命终了后，生为非有边非无边无想（不是有边际，不是没有边际，而没有灵性的续存），这是实在的，其余的为虚言的。』这就是所谓八种见解。那些沙门、婆罗门，由于此而对于末劫未见，生起无想论，说世间为无想（死后没有灵性自我的存在），这些都尽入于八见之中，都同样的不能超过其范围。唯佛能知道，也是如是。

又有其余的甚深微妙的大法的光明，到底是那些呢？或者有沙门、婆罗门，对于末劫未见，生起非想非非想论（死后灵性自我既非存在，也不是不存在），说此世间为非想非非想，这些都尽入于八见之中，对于末劫未见，作非想非非想之论，说世间为非想非非想，这在于八见之中，都同样的不能超过其范围。那些沙门、婆罗门，到底是由于甚么事，而对于末劫未见，生起非想非非想论，而说世间为非想非非想，而在于八见中，都是同样的不能超过其范围呢？诸沙门、婆罗门曾作如是之论，曾作如是之见而说：『我此生命终了后，生为有色非有想非无想（死后会为有色相，而不是有想，也不是无想），这是实在的，其余的为虚言。』有的说：『我此生命终了之后，会生为无色非有想非无想（死后没有色相，不是有想，也不是无想），这是实在的，其余的都是虚言的。』有的说：『我此生命终了后，生为有色无色非有想非无想（也有色相，也没有色相，不是有想，也不是没有想），这是实在的，其余都是虚言的。』有的说：『我此生命终了后，生为非有色非无色非有想非无想（死后也不是有色相，也不是没有色相，同时也不是有想心，也不是没有想心），这是实在的，其余都是虚言的。』有的说：『我此生命终了后，生为有边非有想非无想（死后有边际，而不是有想心，也不是没有想心），这是实在的，其余的都是虚言的。』有的说：『我此生命终了后，生为无边非有想非无想（死后为没有边际，而为不是有想心，也不是没有想心），这是实在的，其余的都是虚言的。』有的说：『我此生命终了后，生为有边无边非有想非无想（死后为有边际，也为无边际，也不是有想，也不是没有想），这是实在的，其余的都是虚言的。』有的说：『我此生命终了后，生

为非有边非无边非有想非无想（死后为不是有边，也不是没有边，也不是有想，也不是没有想），这是实在的，其余都是虚言的。』这就是所谓八见。如沙门、婆罗门，由于此而对于末劫未见，生起非有想非无想之论，而说世间为非有想非无想，这些都尽入于八见中，都同样的不能超过其范围。唯佛能知道，也是同样的道理。

又有其余的甚深微妙的大法的光明，到底是那些法呢？诸有沙门、婆罗门，对于末劫未见，生起断灭之论（死后，认为甚么都没有的论说），说众生死后断灭而没有残余等事，这都尽入于七见当中，对于末劫未见生起断灭之论，而说众生死后为断灭无余存等事，在于七见当中，都同样的不能超过其范围。那些沙门、婆罗门，到底是由于何事，而对于末劫未见生起断灭之论，而说众生死后为断灭无余等事，

在于七见中，都同样的不能超过其范围呢？诸有沙门、婆罗门，曾作如是之论，曾作如是之见，而说：1.『我的身体乃由

四大（地水火风）六入（眼、耳、鼻、舌、身、意）所构成的，而从父母所生出，以乳而哺，而养育，穿衣食物而得以成长，也由摩扞拥护（种种照顾），才能成存的，然而此身是无常的，必定会归于磨灭的（死后身体生命，都一概断灭无存）。齐

（同）于这种见解的，都名叫断灭』，这就是第一种见解。2.或者有沙门、婆罗门，曾作如是之说而说：『此我不能得以名叫断灭，我为欲界天而断灭无余（这个我，有时不断灭，是属于欲界，而食固形之食，而有色的天的他我，然而其身断灭后，则死后甚么也没有，这就是我会完全断灭的），都同样的是这样的，都为断灭。』这就是第二种见解。3.或者有沙门、婆罗门，作如是之说而说：『在此不是断灭，我在色界化身，虽诸根都具足，然而断灭无余存，就是为断灭。』（此我虽有时不断灭，是属于色界之有形色之身之我，虽然诸根都具备，然而其身断灭后，则死后甚么也没有）。4.有的

说：『在这里不是断灭，我在无色界的空处（空无边处），断灭（我有时虽不断灭，但是在空无边处天时，死后甚么都断灭）。』5.有的说：『此非断灭（在这里，有时虽不是断灭），然而我在于无色界的识处，会断灭。』（在识无边处天，死后一切均为断灭无存）。6.有的说：『此非断灭，我无色不用处断灭。』（在这里，有时不断灭然而在无色界的无所有处天时，我就会断灭无存）。7.有的说：『此非断灭，我无色有想无想处断灭（在这里，有时不断灭，然而在于无色界天的非想非非想处天时，会断灭而无余存）。』这就是第七种见解。诸有沙门、婆罗门，因此，而对于末劫未见，说这些众生类都会断灭无余存，在于此七见中，都同样的不能超过此范围。这乃唯有佛陀能够知道，都同样为如是之事。

又有其余的甚深微妙的大法的光明，到底是那些法呢？诸有沙门、婆罗门，对于末劫未见，现在生于泥洹（涅槃）之论

（认为在于现在世就可以获得涅槃的论说），说众生现在有泥洹（现世能得涅槃），其论说都尽入于五见之中。对于末劫未见，说现在有泥洹，这在于五见中，都同样的不能超过其范围。那些沙门、婆罗门，到底是由于甚么事，对于末劫未见，说众生现在有泥洹之事，在于五见之中，都同样的不能超过其范围呢？4.诸有沙门、婆罗门，曾作如是之见，曾作如是之论而说：『我在于现在，有五欲的自恣（赋与自由享受五欲的快乐），这就是我得现在的泥洹（认为能具足享受五官感能的快乐，就是我在现世已得最胜的涅槃）。』这就是第一种见解。2.又有沙门、婆罗门，作如是之说而说：『这是现在的泥洹，并非不是。又有现在的泥洹，为微妙第一，为你所不知，唯有我独自知道而已：如果我去掉欲贪、恶不善之法，有觉、有观（有寻有伺，寻求伺察事理之作用的心），由于离而生的喜、乐（远离诸欲、不善而生的欢喜、快乐），而入于

初禅。』认为这名叫做现在的泥洹（涅槃、寂静），这就是第二种的见解。3.又有沙门、婆罗门，曾作如是之说：『这是现在的泥洹，并非不是。又有现在的泥洹，为微妙第一，为你所不知，唯有我独自知道耳：如我灭除有觉、观（灭寻伺），由内而生之喜，而专心一意，而为无觉、无观（无俗人之寻求伺察事理之心），由于禅定而生的喜、乐，而入于第二禅。』齐于如是的，都名叫现在的泥洹，这就是第三种的见解。4.又有沙门、婆罗门，曾作如是之说而说：『这是现在的泥洹，并非不是。又有现在的泥洹，为微妙第一的，是你所不知道的，唯有我独自知道耳。如我除去了念，舍弃了喜，而住于乐，护念一心，自知身之安乐，为贤圣所说的，而入于第三禅。』齐于如是的，名叫现在的泥洹，这就是第四种见解。5.又有沙门、婆罗门，作如是之说而说：『这就是现在的泥洹，并非不是。现在的泥洹又有微妙第一的，为你所不知道的，唯有我独自知道耳。如我的乐灭、苦灭，先前已除忧与喜，而为不苦不乐，而护

念清净（舍念清净，由于舍，而得念之清净），而入于第四禅。』这叫做第一泥洹，这就叫做第五种的见解。如沙门、婆罗门，对于末劫未见，而生起为现在的泥洹，在于此五见中，都同样的不能超过其范围。唯有佛陀能够知道，也是如是的。

诸有沙门、婆罗门，对于末劫未见，无数种种随意所说的，在于此四十四见中，都同样的不能超过其范围。唯有佛陀能知这些诸见处，也是如是的道理。诸有沙门、婆罗门之对于本劫本见，以及末劫未见之无数的种种随意所说的，都尽入于六十二见之中。对于本劫本见、末劫未见的无数的种种随意所说的，在于六十二见当中，都是同样的不能超过其范围。唯有如来知道此见处，也是如是的道理。诸有沙门、婆罗门，对于本劫本见，生起常论而说：『我，以及世间，都是常存的。』那些沙门、婆罗门，对于此，而生智，所谓：异信、异欲、异闻、异缘、异觉、异见、异定、异忍是。都因此而生智的。他们以布现，就叫做受（感觉），乃至现在的泥洹，也是如是。诸有沙门、婆罗门，生起常论而说：『世间为常存的。』他们都是由于受缘（感觉之缘），而生起爱（爱欲），生渴爱而不自觉知，而染着于贪爱，而被爱欲所降伏，乃至认为现在为涅槃之事，也是如是。诸有沙门、婆罗门，对于本劫本见，而生常论而说：『世间是常存的。』他们由于触缘（感触之缘）之故，如果离开触缘而立论的话，就没有这道理的了，乃至认为现在为泥洹之事，也是如是的。诸有沙门、婆罗门，对于本劫本见，末劫未见，各各随着所见而说的，那些都尽入于六十二见之中，各各随着其所见之说，都尽依于其中，而在于其中，都同样的不能超过于其范围。犹如巧捕鱼的工人，用细目之网，覆在于小池之上那样，应当要知道！池中的水性之类

（水中的鱼族），都尽入于网内，立没有逃避之处，都同样的不能超过其范围。诸沙门、婆罗门，也是如是，对于本劫本见，末劫未见，种种所说的，都尽入于六十二见之中，都同样的不能超过其范围。

如果比丘，对于六触之集，六触之灭，六触之味着，六触之过患，六触之出要（脱离），能如实而知的话，就是为之最胜，就是超出那些诸见。如来乃自知生死已尽，如来之所以有身，就是为了欲福度诸天、人之故。假若没有其身的话，则诸天人就没有所依怙的了。犹如多罗树（岸树）之断其树头的话，就不再会生长那样，佛陀也是如是，佛陀已断灭生死，已永远不会再生的了！」

当佛陀说此法之时，大千世界则三反，而作六种震动。那时，阿难在佛后执扇扇佛，他就偏露右臂，长跪叉手，白佛而说：「此法乃非常的深奥，当用甚么名？要怎样的奉持呢？」

佛陀告诉阿难说：「应当将此经名叫做义动（南传为义网），叫做法动（法网），叫做见动（见网），叫做魔动（魔网，降魔网），叫做梵勤（梵网，至上之网）。」

那时，阿难听佛所说，乃欢喜奉行！

佛说长阿含经卷第十四完

六十二见之内容，列表如下：

一、常住论的四见二

二、半常半无常论的四见 ——本劫本见的十八见（过去论）

三、有边无边论的四见

四、异问异答论的四见

——本劫本见的十八见（过去论）

五、无因而出论的二见

六、有想论的十六见

七、无想论的八见 ——末劫未见的四十四见（未来论）

八、非想非非想论的八见

九、断灭论的七见

——末

去末见的四十四见（未来论）

十、现在生泥洹论的五见

(二二)种德经{一四}

大意:

此经为佛陀在鸯伽国瞻婆城之郊外的伽伽池边时，有一位具足着五法（种姓、讽诵、端正、持戒、智慧）之名叫种德的大婆罗门，赞叹佛德，曾说服其它五百名婆罗门去参诣佛陀。在和佛陀问答有关于婆罗门之所以时，曾经打断其问话，而向诸婆罗门提起他之外甥——鸯伽摩纳（名叫鸯伽的年轻婆罗门），他说：我这位外甥虽具有了讽诵与端正的容貌，但震破戒不守道之故，不会被任何人所容纳。和这事一样，假如缺少了五法中之智慧与持梵（戒）的话，则不会受人的尊敬。

佛陀在此虽说五法具足为婆罗门，然而佛教是宁可舍弃前三项（种姓、讽诵、端正），也不主张将慧与戒予以毁弃，视慧与戒如左右手，是非常重视慧戒之具足。佛陀说出家清净为之持戒者，而弃无明，得三明（宿住智证明、死生智证明、漏尽智证明）为之智慧。种德婆罗门听佛说法后即持五戒，而为优婆塞。

大意：本经叙述佛陀在鸯伽国瞻婆城时，有五法具足的种德婆罗门，也赞叹佛德，虽被人阻止，说他不应亲诣佛所，然而他却说服其五百名弟子，而往诣佛所，在佛前说明说：如破戒的鸯伽摩纳（青年弟子，其外甥），怎样的说他具有讽经、端正的条件，也不会被人所用那样，在五法中如果缺少智慧、持梵（持戒）之一的话，就不会被人所敬重的。佛陀说具足五法（种

姓、讽诵、端正、持戒、智慧）为之婆罗门，然而佛教乃教人弃舍前三条件，说慧与戒如左右手之关系，重视慧与戒，出家清净为持戒者，去无明而得三明为智慧者。种德就持佛的五戒而为优婆塞。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曾在于鸯伽国（十六大国之一），和大比丘众一千二百五十人俱在，都游行于人间，止宿在于瞻婆城（鸯伽国的一都城）的伽伽池（为一莲池）之侧。

这时，有一位婆罗门，名叫种德，乃住在于瞻婆城内。其城内的人民非常的多，

非常的炽盛丰乐，波斯匿王（拘萨罗国之王）封此城给与种德婆罗门，作为梵分的（封爵的赐地）。这位婆罗门的七世以来的父母都真正（正真端正，家谱渊源），并不被人所轻毁的。对于异学的三部（梨俱沙磨夜柔之三吠陀圣典）都讽诵的通利，种种的经书都能分别，那些世典的幽微，都没有不综练。又能善于大人的相法（看相，看命），能瞻候吉凶（占卜人的吉凶的命运），也懂得祭祀仪礼。拥有五百名弟子，都教授不废。

那时，瞻婆城内的诸婆罗门、长者、居士，曾听到沙门瞿昙一释迦的种族的子弟，出家去学道，这次在鸯伽国游行于人间，到了瞻婆城的伽伽池边。为有大的名称，流闻于天下，为如来、至真等正觉，佛陀的十号都具足，在于诸天、世人、魔王，或者是魔天（梵天）、沙门、婆罗门等众生当中，能自身作证，而为他人说法，所说之法，上中下之言（初中后之法），都是真正，义味（法义）都具足，梵行都清静。「对于如此的真人（至真），应该要亲往去觐现（拜见）才是，我们现在宁可前往去相见吧！」说此语后，就大家相率，步出瞻婆城，队队相随（大群一队一队的陆续不断），都欲往诣佛之处。

这时，种德婆罗门，在于高台上，遥遥的看见众人，都队队相随，因此之故，乃问侍者说：「那些群众们，到底是为甚么缘故，都队队相随，是欲到甚么地方去的呢？」

侍者白主人说：「我听说沙门瞿昙，为释迦种族的子弟，已出家而成道，在于鸯伽国游行于人间，到了瞻婆城的伽伽池边。他乃有很大的名称，流闻在天下，为如来、至真等正觉，佛陀的十号都具足，在于诸天、世人、魔王，或魔天（梵天）、沙门、婆罗门当中，自身作证，而为他人说法，所说之法，上中下（初中后）之言，均为是真正的，义味（法义）都具足，梵行也清静。在此瞻婆城内的诸婆罗门、长者、居士们，都群众相随，都欲往问讯瞿昙沙门而已（都争先恐后的欲拜见佛陀）。」

这时，种德婆罗门就敕令其侍者说：「你赶快传我的声音，去对他们说：『你们小等一下，须我往至（等候我来到），当会共同俱诣瞿昙之处。』」

那时，那位侍者就将种德的传言，去对众人说：「『诸位请等一下，等候我的到来，当会和大家共同俱诣那位瞿昙之处。』」这时，众人回答侍者说：「你赶快回去禀告婆罗门说：『现在正是时谊，宜共同往之时。』」（回去说要等他同往）。侍者回去禀白而说：「众人都已停在那里，众人说：『现在正是时谊，宜共同前往的。』」这时，种德婆罗门就便下其台，到了中门而站在那里。

这个时候，有其余的五百位婆罗门，由于少因缘（有些事情），先集在于门下，他们看见种德婆罗门之到来，就都起迎而问说：「大婆罗门！您到底要到甚么地方呢？」种德回答说：「听说有一位沙门瞿昙，为释迦种族的子弟，已出家成道，在于鸯伽国游行人间，到了瞻婆城的伽伽池边。他有很大的名称，流闻于天下，为一如来、至真、等正觉，佛陀的十号都具

足，在于诸天、世人、魔王，或魔天（梵天）、沙门、婆罗门当中，自身作证，而为他人说法，上中下言（初中后所说之法），都均为是真正，义味（法义）都具足，梵行为清静。像如是的真人，应该要去觐现（拜见），我现在欲到那边，去拜访他。」

这时，五百位婆罗门，乃向种德说：「你不可以亲自去求见！为甚么呢？因为照理来说，他应该到这里来，你在此不应前往那边。现今的大婆罗门您，乃七世以来的父母都真正，并不被他人所轻毁（不被人所轻视）。如成就这种法的人（这种良好的世家），他人就应该到这里来拜访，您不应该去拜见他。再说：大婆罗门您对于异学的三部（吠陀圣典），都讽诵通利，种种的经书均能分别了解，对于世典的幽微的，都没有不综练。又能善于大人的相法，瞻相吉凶（占卜人的命运），以及祭祀仪礼都精通。既成就此法的人，他人就应到这里来拜见您，您不应去拜访

他。再说：大婆罗门的颜貌端正，得梵色之像（具有像梵天那样的相貌）。成就这种法的人，他人就应来拜见您，你不应该去拜访他。再说：大婆罗门您的戒德增上，智慧成就。成就此法的人，他人就应来拜见，您不应去拜访他。

再说：大婆罗门您所说的为柔和之语，辩才都具足，义味（法义）都清净。成就此法的人，则他人应该来求见，您不应去看他。再说：大婆罗门为大师，弟子非常的多。成就此法的人，他人就应来拜见您，您不必去拜访他。再说：大婆罗门常教授五百名婆罗门，成就此法的人，他人就应来拜见，您不应去看他。再说：大婆罗门您，对于四方的学者皆来请受，皆来问诸技术祭祀之法等事，你都能够具答。成就此法的人，他人就应该来拜见，不应该去拜访人。再说：大婆罗门乃被波斯匿王，以及瓶沙王（频婆娑罗王）所恭敬供养的人。成就此法的人，他人应该来拜见，不应去拜访他。再者：大婆罗门乃富

有财宝，库藏都盈溢，成就此法的人，他人应来拜访您，不应去拜见人。再说：大婆罗门乃为一智慧明达，所言都通利，并没有怯弱（不怖畏）。成就此法的人，则他人应该来拜访您，您不应该去拜见人。」

那时，种德告诉诸婆罗门说：「如是！如是！（是的，是的），如你们所说的，我实在具有了此德，并不是没有的。然而你们应当听我说：论沙门瞿昙所有的功德来说，我们应该去拜见他，他不应该到这里来看我们的。你们要知道！沙门瞿昙的七世以来的父母，乃为真正（纯善），并不被人所轻毁的。他为成就此法的人，我们应该去拜访，他不应该到这里来。再说：沙门瞿昙的颜貌很端正，出身于刹帝利种（王族中血统纯粹而高贵）。他为成就此法的人，我应该去拜见，他不应该来此。再说：沙门瞿昙生在于尊贵处（尊贵的家族），而能出家去学道。成就此法的人，我应去拜见他，他不应该来此的。再

说：沙门瞿昙的光色具足（具有美貌光辉），种姓为真正，而能出家去修道。成就此法的人，我应去拜见，他不应该来此。再说：沙门瞿昙生为财富之家，有大的威力，然而却能去出家学道。成就此法的人，我应去拜见，他不应该来此。

再说：沙门瞿昙具足了贤圣之戒，成就了智慧。成就此法的人，我应去拜见，他不应该来此。再说：沙门瞿昙，乃善于言语，其言为柔软和雅。成就此法的人，我应去拜见，他不应该来此。再说：沙门瞿昙乃为众人的导师，弟子乃非常的多。成就此法的人，我应去拜见，他不应该到这里来。再说：沙门瞿昙乃永灭欲爱，并没有卒暴（离浮躁），所有的忧畏都已灭除，衣毛都不竖立（不怖畏的描述），都欢喜和悦，见人都称善，都善说行报，不毁余道（称佛为业报论的人，不伤毁婆罗门）。成就此法的人，我应去拜见，他不应该来此。再说：沙门瞿昙乃恒常受波斯匿王，以及瓶沙王所礼敬供养。成就此法的

人，我应去拜见他，他不应该来此。再说：沙门瞿昙乃被佛伽罗婆罗婆罗门所礼敬供养，也被梵婆罗门、多利遮婆罗门、锯齿婆罗门、首迦摩纳都耶子（均为大名鼎鼎的婆罗门）所见供养的。成就此法的人，我应去拜见他，他不应该到这里来。

再说：沙门瞿昙，都为诸声闻弟子（听佛说法的直传的弟子，不是大乘学者所指的小乘人）所宗奉，都受其礼敬供养，也被诸天，以及其余的鬼神们所恭敬的。那些释种（释迦族人）、俱利（俱噜国族人）、冥宁（密弥沙国族人）、跋祇（跋祇国族人）、末罗（末罗国族人）、酥摩（苏摩国族人），都均宗奉于他。成就此法的人，我应去拜见他，他不应该到这里来。再说：沙门瞿昙乃授与波斯匿王，以及瓶沙王，而受持三归五戒（归依佛法僧三宝，受持不杀、不偷、不淫、不欺、不饮酒的五戒）。成就此法的人，我应去拜见他，他不应该来此。再说：沙门瞿昙乃授与佛伽罗婆罗婆罗门等人三归五戒。成就

此法的人，我应去拜访，他不应该到这里来。再说：沙门瞿昙的弟子都受持三自归依与五戒，诸天、释种、俱利（俱噜国）等族的人们，都受三皈五戒。成就此法的人，

我应该去拜见他，他不应该来这里。

再说：沙门瞿昙游行之时，都被一切人所恭敬供养。成就此法的人，我应该去拜见他，他不应该来此。再说：沙门瞿昙所到的城郭聚落（城市、乡村）都被人供养。成就此法的人，我应该去拜见他，他不应该来这里。再说：沙门瞿昙所到之处，那些非人、鬼神（指天龙八部的一部份），都不敢来触娆恼害。成就此法的人，我应该去拜见他，他不应该来此。再说：沙门瞿昙所到的地方，其地方的人民都看见其光明，都听到天乐的声音，成就此法的人，我应该去拜见他，他不应该来此。再说：沙门瞿昙所到之处，如果欲离开那个地方的话，众人都会恋慕（依依不舍），都会涕泣而送。成就此法的人，我应该去拜见他，他不应该来此。

再说：沙门瞿昙初出家之时，父母都涕泣，都爱惜而恋恨。成就此法的人，我应该去拜见他，他不应该来此。再说：沙门瞿昙少壮时去出家，能够舍弃诸饰好之物，以及象马、宝车、五欲（五根发出的欲乐）、瓔珞（珍珠或玉成串而悬挂于身上的项链）。成就此法的人，我应去拜见他，他不应来此。再说：沙门瞿昙舍弃能为转轮王之位，而出家去学道，如果他在俗家的话，当会君临四天下，会统领民物，我们都属于其民。成就此法的人，我应去拜见他，他不应来此。再说：沙门瞿昙，乃明解梵法（梵坛之法，梵坛为在梵天所行的罚法。如梵王在其宫前设一个坛，天神如有不如法的话，就令其立在于坛上，其余之天神，都不和他语谈来往），能为他人说此法，也能和梵天往返言谈。成就此法的人，我应去拜见他，他不应来此。再说：沙门瞿昙，三十二相都皆具足。成就此法的人，我应去拜见他，他不应来此。再说：沙门瞿昙，其智慧通

达，没有怯弱（不怖畏）。成就此法的人，我应去拜见他，他不应来此。

这位瞿昙现在到此瞻婆城的伽伽池侧，对于我来说，他是我的尊者，同时也是一位贵客，我应该去亲觐他。」

这时，五百名婆罗门白种德说：「甚奇！甚特！（赞叹为希有，也为不可思议），他的功德真的是如是的吗？不要说这么多的伟大功德，如果他在此诸功德中能成就一功德的话，尚且不应该来至这里，更何况现在都尽具足这些功德，我们就应该相率，共同去问讯才对！」种德回答说：「你们欲去拜见的话，应该宜知此是时候了。」

这时，种德就严驾宝车，和五百名婆罗门，以及瞻婆城的诸婆罗门、长者、居士，被他们前后围遶，而往诣于伽伽池。在离开莲池不远之处，乃自思惟而说：我假如请问瞿昙，或者为不合于他的心意的话，那位沙门瞿昙当会呵责我而说：你应该要作如是之问，不应该作如是之问。那

个时候，众人听到这些时，会说我为没有智慧的人，会损害我的名称（名誉会有损）。假如沙门瞿昙问我种种法义之时，我所回答之语，或者不称合于他的心意的话，那位沙门当会呵责我而说：应该要作如是的回答，不应该作如是的回答。众人听到后，会说我为没有智慧，会损害我的名称。如果我都默然，而从这里回去的话，众人当会说：此人为不知甚么！这样，则究竟不能至于沙门瞿昙之处，为甚么呢？因为均会损我的名称之故。假若沙门瞿昙问我有关于婆罗门法的话，我就回答瞿昙，足以合于他的心意而已。

这时，种德婆罗门在伽伽池边作如是之念后，就便向前而行，就下车而徒步前进，而至于世尊之处，问讯后，退坐在一边。这时，瞻婆城的诸婆罗门、长者、居士，或有礼佛后坐下的，或有问讯而后坐下的，或有称自己之名，然后坐下的，或有叉手（合掌）向佛后而坐下的，或有默然而坐下的。众人既坐定之后，佛陀知道种德婆罗门的心内所念之事，就告诉他而说：「你所思念的，当会随你之愿！」佛陀垂问种德而说：「你们的婆罗门法，要成就几法，所言诚实，能不虚妄呢？」那个时候，种德乃默自思念而说：甚奇！甚特！沙门瞿昙有大的神力，乃见人心（知道他

人的内心），如我所思念之事，他就依之而问起我有关于这种法义啊！

当时的种德婆罗门，乃端身正坐，四顾大众（回看众人，将在大会的众人看了一眼），就熙怡而笑，然后才回答佛陀之言而说：「我们婆罗门，须成就五法，所言至诚，而没有虚妄。那五法呢？第一就是：婆罗门七世以来的父母都真正（纯属正统而无混杂其它种族的）。不被他人所轻毁的。第二为：异学的三部圣典，都讽诵通利，种种的经书，都尽能分别，对于那世典幽微的没有不综练，又能善于大人的相法，能明察人的吉凶，通于祭祀仪礼。第三就是：颜貌端正。第四就是持戒具足。第五就是智慧通达，这就是其五

法。瞿昙！婆罗门乃成就此五法，所言都为诚实，没有虚妄的。」

佛陀说：「善哉！种德！是否有一种婆罗门对于此五法当中，舍弃其中之一法，而完成其它之四法，也是所言都是诚实，没有虚妄，这种人得以名叫婆罗门吗？」

种德白佛说：「有的，为甚么呢？瞿昙！何用生为？（生为血统，出生以来的血统，将有甚么作用呢？）如婆罗门对于1.异学的三部圣典，能讽诵通利，种种的经书，都能分别，世典幽微的，没有不综练，又能善于大人的相法，能明察人的吉凶，懂得祭祀仪礼，2.颜貌端正，3.持戒具足，4.智慧通达，具有了此四法，则所言诚实，没有虚妄，名叫婆罗门。」

佛陀告诉种德说：「善哉！善哉！如果在于四法当中，舍弃其中的一法，而成就其它的三法的话，也为所言诚实，没有虚妄，而名叫婆罗门吗？」种德回答说：

「有的。为甚么呢？何用生、诵为（生为出身，诵为讽诵吠陀。出身的血统，以及讽诵吠陀，有甚么作用呢）？如果婆罗门的1.颜貌端正，2.持戒具足，3.智慧通达，能成就此三法的话，则所言诚实，没有虚妄，名叫婆罗门。」

佛陀说：「善哉！善哉！云何呢？（你的意见怎么呢？）如果在此三法当中，舍弃其中的一法，而成就其余的二法的话，他也是所言至诚，没有虚妄，名叫婆罗门吗？」回答说：「有的！为甚么呢？何用生、诵，及端正为？」（何必靠出身、诵典、端正做甚么？）那个时候，五百位婆罗门，各人都举声（发言），他们对种德婆罗门说：「为甚么缘故要呵止生、诵，及与端正，说这些为有甚么用呢？」（为甚排斥出身、诵典，以及面貌端正等事，说没具有这些条件，也可以叫做婆罗门呢？）

那时，世尊告诉五百位婆罗门说：「如果种德婆罗门的容貌丑陋，没有种姓（出身下贱），讽诵圣典不通利，也没有辩才、智慧、善答等法，不能和我谈论的话，你们就可以开口而说，假如种德本人，为一颜貌端正，种姓具足（出身清白），讽诵圣典乃非常的通利，有智慧辩才，善于问答，足堪和我谈论真义的话，你们就且静默，听听此人之语才对。」那时，种德婆罗门白佛说：「唯愿瞿昙暂且小停止！我自会用法来教训这些人的。」

那时，种德就随时告诉五百名婆罗门说：「鸯伽摩纳（名叫鸯伽的年轻的婆罗门），现在于此大众当中，他是我的外甥，你们看见吗？现在诸大众们普集在于这里的，唯除瞿昙的颜貌端正之外，其余的都没有人能及这位摩纳（年轻人）。然而这位摩纳却行杀生、偷盗、淫逸、无礼、虚妄，欺诳，也以火烧人，断道而行恶。这位鸯伽摩纳，众恶都俱备，然而虽会讽诵圣典、颜貌端正，究竟有甚么用呢？」

这时，五百名婆罗门，则默然不能有所言说。种德白佛说：「如果持戒具足，智慧通达的话，则所言至诚，没有虚妄，就得名叫婆罗门的。」佛陀说：「善哉！善哉！云何（你的意见如何呢？）种德！如果在此二法当中，舍弃其中的一法，成就其余的一法时，也为所言诚实，没有虚妄，名叫婆罗门吗？」回答说：「不可得的！为甚么呢？因为戒，即是智慧，智慧即是戒，有戒有智，然后所言诚实，没有虚妄，我就说他名叫婆罗门。」（有戒的地方、就会有智慧，有智慧的话，就会有戒。）

佛陀说：「善哉！善哉！如你所说的，有戒就会有智慧，有智慧就会有净戒。种

德！如人之洗其手，左右手都相互须要那样，左手能净右手，右手能净左手。这也是同样的，有智慧就会有戒，有戒就会有智慧，戒能净慧，慧能净戒。婆罗门！戒与慧都具足的人，我就说他名叫比丘。」

那时，种德婆罗门白佛说：「甚么为之戒呢？」佛陀说：「你要谛听！要注意的听！听后要善思念它，我当会为你一一分别解释。」回答说：「唯然！愿乐欲闻！」

那时，世尊告诉婆罗门说：「如果如来出现于世间的話，就为应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他会在于诸天、世人、沙门、婆罗门当中，自身作证，而为他人说法，所说之法上中下（从始至终），其所说的，都为真正，义味（法义）都具足，梵行为清淨。如果有长者、长者之子，听到此法的话，就会信心清淨（会生起信仰的心），信心清淨后，会作如是的观察：在家为难修行，譬如桎梏那样，欲修习梵行，乃不能得到自在的，我现在宁可剃除须发，服三种法衣，出家去修道为妙。他就在于异时（后来之时），舍弃其家的财业，弃捐（放弃）其亲族，而去服三种法衣，舍弃诸饰好，而讽诵毗尼（戒律），具足了戒律，舍弃杀生而不杀生，乃至心法得达四禅，现得安乐（现世安乐）。为甚么呢？因为这乃由于精勤，专念而不忘，乐于独自闲居之所得的。婆罗门！这就是其戒。」又问：「甚么叫做智慧呢？」

佛陀说：「如果比丘，以三昧心（禅定心），而清淨无秽，而柔软调伏，住于不动之处（境界），乃至得证三明（宿住智证明、死生智证明、漏尽智证明，所谓知道过去、未来、现在等事），而除去无明，而生智慧，灭除闇冥，生大法光，出漏尽智。为甚么呢？因为这乃由于精勤，专念而不忘，乐于独自在于闲居之所得的之故。婆罗门！这就是所谓智慧具足。」

这时，种德婆罗门白佛说：「现在我要皈依佛、法、圣众（皈依三宝），唯愿听许我在于正法当中，作为一优婆塞！自今以后，尽形寿不杀生、不偷盗、不荒淫、不欺诳、不饮酒。」

这时，种德婆罗门，听佛所说，乃欢喜奉行！

(二三)究罗檀头经{一五}

大意：

此经叙述佛陀在俱萨罗尸舍婆林中时，有一位学德兼备之究罗檀头婆罗门，曾经却退大家对于他之赞叹。大家以为究罗檀头婆罗门已具足世上希有的十一法，佛陀应该到其住处去拜访他，不应由他去拜谒佛陀（上经也有如是之众议）。然而究罗檀头婆罗门震不以为然，他知道佛陀之伟大，故还是赞叹佛德，而率其五百弟子。以及诸居士们诣于佛所，亲自接受佛陀之教训。佛陀为之讲述大祀法（婆罗门之牺牲之仪礼），又进一步说比大祀法之果报还优胜之皈依戒、慈心、出家之功德。听佛说法后之婆罗门，则放弃本已准备齐全之

牛羊等群（拟行大祀法之礼品），而受佛之皈戒，而供养佛陀，而证不还之果（礼品中之特牛为雄牛，牝牛为雌牛，特犊为雄犊，特犊为雌犊，羖羊为雌羊，羯羊为雄羊）。

大意：本经叙述佛陀在俱萨罗国的尸舍婆林中时，有一位学德兼优的究罗檀头婆罗门，却退弟子们赞其具有十一法后，亲自赞叹佛德，率领其五百名弟子，以及诸居士，至于佛所，而受佛的教诫。佛陀为他说明大祀法，然后说明更有优胜之法的果报，所谓：皈戒、慈心、出家的功德。听佛说法后，婆罗门即舍弃牛羊，而受皈戒，供养佛，而证不还之果（三果阿罗汉）。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俱萨罗国（摩竭陀国），和大比丘众一千二百五十人俱在，都游行于人间，至于俱萨罗法妙婆提婆罗门村的北方，止宿在于尸舍婆林（申恕林）中。

这时，有一位婆罗门，名叫究罗檀头，住在于法妙婆提村，其村乃非常的丰乐，人民非常的炽盛，有园观浴池，树木很清凉，婆斯匿王即封此村给与究罗檀头婆罗门，作为梵分（封赐之地）。这位婆罗门，乃七世以来，其父母都为真正，不被他人所轻毁的。对于三部（吠陀圣典）都讽诵得通利，种种经书都统能分别，世典幽微的，都没有不综练。又能善于大人的相法，也能瞻候吉凶、祭祀仪礼等法。有五百名弟子，都教授不废。这时，婆罗门，欲设大祀（以牺牲举行祭祀大会），而办（准备）五百只特牛（公牛）、五百只特牛（母牛）、五百只特犊（小公牛）、五百只特犊（小母牛），五百只羖羊（黑牡羊）、五百只羯羊（阉过的雄羊），欲用这些畜生来作祭祀之用。

这时，法妙婆提村的诸位婆罗门、长者、居士，听到沙门瞿昙，为释迦种族的子弟，出家成道，从俱萨罗国的人间游行，而到法妙婆提村北，止宿在于尸舍婆林中。有大的名称，流闻于天下，为如来、至真、等正觉，佛陀的十号都具足，在于诸天、世人、恶魔，若魔天（梵天）、沙门、婆罗门当中，自身作证，而为他人说法，上中下之言（始终所说之法），均为是真正，义味都具足。梵行都清净。「如此的真人，应该去觐现他，现在我们宁可一同前往拜见为是。」作此语后，就便相率，离开法妙婆提村，队队相随（结队成群），欲诣佛所。

当时，究罗檀头婆罗门，在高楼之上，遥见众人，队队相随的情形，就回顾而问侍者说：「他们那些人，为甚么缘故，队队相随，到底是欲往何处呢？」侍者回答说：「我听说沙门瞿昙，为释迦种族的子弟，现在已出家而成道，这次在于俱萨罗国，游行在于其人间，到了法妙婆提村的北边的尸舍婆林，在其中休止。乃为一位有大的名称，流闻于天下，为如来、至真、等正觉，佛陀的十号都具足，在于诸天、世人、恶魔，或魔天（梵天）、沙门、婆罗门当中，自身作证，也为他人说法，所说的上中下言（始终所说之法），都是真正的，义味都具足，梵行都清净。此村的诸婆罗门、长者、居士们，都众聚相随，欲去问讯沙门瞿昙啊！」

这时，究罗檀头婆罗门，就敕令其侍者说：「你赶快带我的语言，去对诸人们说：『你们大家小住一下！须等我同往，当会和你们一同去拜见沙门瞿昙！』」当时，那位侍者就承受主人的教令，去对众人说：「『大家且等一下！须等我到来，会和你们一同到沙门瞿昙之处！』」众人就回答那位使者说：「你赶快回去向婆罗门说：『现

在正是其时，应宜共同往诣！』d侍者回去报告说：「众人都停下来，众人都说：『现在正是其时，应该共同往诣！』」这时，婆罗门就下楼，出在中门，站立在那里。

这时，有其余的五百人在中门外而坐，都在协助究罗檀头所施设的大祀的事务，他们看见究罗檀头后，就都起来迎接而问说：「大婆罗门！您要到那里去呢？」回答说：「我听说有一位沙门瞿昙，为释迦族的子弟，已出家成道，在于俱萨罗国的人间游行，而到佉妙婆提村的北边的尸舍婆林。他为一有大名称，流闻于天下，为如来、至真、等正觉，佛陀的十号都具足，在于诸天、世人、沙门、婆罗门当中，自身作证，也为人说法，所说的上中下之言（始终所说之法）都是真正，义味都具足，梵行都清淨。像这样的一位真人，都应该去觐现。诸婆罗门！我又听说瞿昙乃知道三种祭祀（奉献牛、犊、羊之三种牺牲的祭祀之仪），以及十六种祀具（后列出），现在我们大众当中的先学旧识（先辈耆宿）所不能知道的。我现在欲举行大祭祀，牛羊都已齐备，欲诣瞿昙之处，去问三种的祭祀，以及十六种的祀具之事。我们得此祭祀之法后，功德就能具足，名称就能远闻！」

这时，五百位婆罗门白究罗檀头说：「大师您不可以去！为甚么呢？因为他应到这里来，你不应该到那边去。大师七世以来的父母都真正，并不被人所轻毁。如成就此法的话，他就应该来拜访您，您不应该到他那边去的。」又说：「大师对于异学的三部圣典都讽诵的很通利，种种的经书都统统能够分别，世典幽微的没有不综练。又能善于大人的相法，以及瞻相吉凶、祭祀仪礼等，成就此法的话，他就应该至于这里，您则不必到那边去。又大师的颜貌端正，得梵色之像（如梵天那么的端严），成就此法的话，他就应该到这里来，您则不必到那边去。又大师乃戒行增上，智慧成就，成就此法的话，他就应来这里，您不应到那边去。又大师所言的为柔和，辩才又具足，义味都清淨，成就此法的话，他就应到这里来，您不必到那边去。」

又大师乃为众导之首脑人物，弟子非常的多，成就此法的话，他就应该来这里，您不必到那边去。又大师乃常教授五百名婆罗门，成就此法的话，他就应该来这里，您不必到那边去。又大师乃为四方的学者都来请受，都来问诸技术祭祀之法时，均能具答，成就此法的话，他就应到这里来，您则不必到那边去。大师为波斯匿王，以及瓶沙王所恭敬供养，成就此法的话，他就应该到这里来，您则不必到那边去。又大师乃富有财宝，库藏都盈溢，成就此法的话，他就应到这里来，您则不必到那边去。又大师为一智慧明达，所言都通利，没有怯弱（不怖畏），成就此法的话，他就应到这里来，您则不必到那边去。大师如具足此十一法，他就应该来此，您则不必到那边去。」

这时，究罗檀头说：「如是！如是！如你们所说的，我实在具有了这些德行，并不是没有的。然而你们应当再听我说，沙门瞿昙所成就的功德，你们就知道我们应该到他那边去拜见他，他乃不应该来这里拜访我的。要知道！沙门瞿昙七世以来的父母都真正（纯正的血统），并不被他人所轻毁的，他为成就此法的人，我们应该去拜见，他不应该来。又沙门瞿昙的颜貌很端正，出身于刹帝利种，成就此法的人，我应该去拜见他，他不必到这里来。又沙门瞿昙乃生于尊贵之家，而能够舍弃其荣华，而出家去学道，成就此法的话，我就应该去拜访，他则不应来这里。又沙门瞿昙乃光明具足，种姓真正，而去出家修道，成就此法的话，我就应该去拜见他，他则不应该来这里。又沙门瞿昙出生在于财富的家庭，有大的威力，而能出家去修道，成就此法的话，我就应该去拜见他，他则不应该来这里。」

又沙门瞿昙乃具足贤圣之戒，智慧成就，成就此法的话，我就应该去拜见他，他就不应该来此。又沙门瞿昙乃善于言

语，其言语为柔软和雅，成就此法的话，我就应该去拜见他，他则不应到这里来。又沙门瞿昙乃为大众的导师，弟子非常的多，成就此法的话，我就应该去拜见他，他就不应到这里来。又沙门瞿昙乃永灭欲爱，并没有卒暴，忧畏已除灭，衣毛不会有恐怖而倒竖，都非常的欢喜和悦，看见人就称喜，善于讲说行报，不会毁谤外道，成就此法的话，我就应该去拜见他，他则不应该到这里来。又沙门瞿昙乃常被波斯匿王，以及瓶沙王礼敬供养，成就此法的话，我就应该去拜见他，他则不应该来这里。又沙门瞿昙乃被沸伽罗娑罗婆罗门所礼敬供养，也被梵婆罗门、多利遮婆罗门、种德婆罗门、首伽摩纳兜耶子（均为德学兼备的婆罗门）所恭敬供养，成就此法的话，我就应该去拜访，他则不应该到这里来。

又沙门瞿昙乃被其诸声闻弟子所宗奉、礼敬、供养，也被诸天，以及诸鬼神们所恭敬。释种（释迦族）、俱梨（俱噜国）、冥宁（密弥沙国）、跋祇（跋祇国）、末罗（末罗国）、苏口（苏摩国）的人们，都均宗奉他，成就此法的话，我就应该去拜见他，他则不应来这里。又沙门瞿昙乃授受波斯匿王，以及瓶沙王，三皈五戒，成就此法的话，我就应该去拜见他，他则不应该来这里。又沙门瞿昙乃授与沸伽罗娑罗婆罗门等人三皈五戒，成就此法的话，我就应该去拜见他，他则不应该来。又沙门瞿昙传授弟子们三皈五戒，诸天、释种、俱梨（俱噜国）等人，都受三皈五戒，成就此法的话，我就应该去拜见，他就不必来这里。

又沙门瞿昙所游行的地方，都被一切人们所恭敬供养，成就此法的话，我就应该去拜见他，他则不应该来。又沙门瞿昙所到的城郭村邑，都没有不倾动去恭敬供养他的，成就此法的话，我就应该去拜见他，他则不应该来。又沙门瞿昙所到的地方，那些非人、鬼神都不敢去触娆他，成就此法的话，我就应该去拜见他，他就不应该来这里。又沙门瞿昙所到的地方，在那个地方的人民都看见光明，都听到天乐的声音，成就此法的话，我就应该去拜见他，他则不应该到这里来。又沙门瞿管所到的地方，假若将离开那个地方之时，众人都会恋慕，都会涕泣而送别，成就此法的话。我就应该去拜见他，他就不应该到这里来。

又沙门瞿昙初出家之时，其父母宗亲都涕泣恋恨，成就此法的话，我就应该去拜见他，他就不应该来。又沙门瞿昙在少壮时去出家，而能舍弃诸饰好，以及所拥有的象马、宝车、五欲、瓔珞，成就此法的话，我就应该去拜见他，他则不应该来。又沙门瞿昙能舍弃转轮王的地位，而出家去修道，如果他在俗家的话，就能王治四天下，统领所有的民物，我们都属于他，成就此法的话，我就应该去拜见他，他则不应该来。

又沙门瞿昙乃明解梵法，能为他人讲说，也能和梵天来往语谈，成就此法的话，我就应该去拜见他，他则不应该来。又沙门瞿昙乃明解三种的祭祀，以及十六种祀具，这是我们这些宿旧（先宿耆旧的学者）所不能知的事，能成就此法的话，我就应该去拜见他，他则不应该来。又沙门瞿昙乃三十二相都具足，成就此法的话，我就应该去拜见他，他则不应该来。又沙门瞿昙为一智慧通达，没有怯弱（不怖畏），成就此法的话，我就应该去拜见他，他则不应该来。

那位瞿昙现在来此佉妙提村，对于我来说，是为一位尊者，又是一位贵客，我应该去觐现才对。」

这时，五百位婆罗门，乃向究罗檀头说：「甚奇！甚特！他的功德乃如是的伟大吗？倘使瞿昙对于这些功德当中成就一项的话，尚且不应该屈驾而来，更何况他乃尽具这些功德，因此，应该统统相携，共往去问讯才是！」究罗檀头说：「如欲前往的话，现在正是时候了。」

这时，婆罗门，就严驾宝车，和五百位婆罗门，以及佉妙婆提村的诸位婆罗门、长者、居士，被他们前后围遶，往诣于尸舍

婆林 到达后，就下车，就徒步至于世尊之处，问讯后，退坐在一边。这时，诸婆罗门长者、居士们，或者礼佛后，坐下来的，或者问讯后，坐下的，或者有称名后，坐下的，或者有叉手向佛后，坐下的，或者有的则默然而坐的。众人坐下已定后，究罗檀头则白佛而说：「欲有所问（我想请问您），如果有闲暇得以见到您的听允的话，才敢请问。」佛陀说：「随意所问。」（随你意讲出来吧！）

这时，婆罗门白佛说：「我听说瞿昙您，能明解三种祭祀的条件，以及十六种的祭祀应具备的条件，这些事是我们这些先宿耆旧所不能知道的事。我们现在欲举行大祭祀，已办好五百只特牛、五百只牝牛、五百只特犊、五百只牝犊、五百只羝羊、五百只羯羊，欲将这些畜生为祭祀之用。今天因此缘故而来，也想请问三种祭法，以及十六种祭祀应具备之事。如能得

以成就此祭祀的话，就能得大果报，名称能远闻，为天人所尊敬。」

那时，世尊告诉究罗檀头婆罗门说：「你现在应谛听！应注意的听！听后要善思念它，当会为你阐说。」婆罗门说：「唯然！瞿昙！愿乐欲闻！」

那时，佛陀告诉究罗檀头说：「乃往过去久远之世代的时候（很久远的古时），有一位刹帝利王，是以水浇头之种（以海水灌顶，正式为王的人），他欲设大祀，就召集婆罗门大臣（神职种族出身的大臣），而告诉他说：『我现在大有财宝具足（财宝很丰富），有五欲可以自恣（可自由的享受五欲），年纪已朽迈，而士众乃很强盛，无有怯弱（不怖畏），库藏很盈溢。现在欲举行大祭祀，你们说说祭祀之法，要举行此法时，须用甚么事物呢？』这时，那位大臣就白王说：『如是！（是的），大王！如王所说的没有错！现在国富兵强，库藏又盈溢，但是诸民物（民众）都多怀恶心，都习诸非法。

假若在这时候举行大祀典的话，就不能完成祀法。有如遭盗去追逐盗者那样，就不能达成其使命的了。大王！您不可以作如是之念而说：这些都是我的人民，都能伐能杀，能呵能止的。您要对于诸亲近王的人（效忠的人），当给与其所须要的，诸治生的人，当给与其财宝，诸修田业的人，当给与其牛犊、种子，使他们各各都能自营。大王您不逼迫于民众，则民众自会安隐，会养育子孙，共相娱乐。』」

佛陀告诉究罗檀头说：「当时，大王听诸臣之语后，就对于诸亲近的人，给与其衣食，诸有商贾的人，给与其财宝（融资给商业界），修农田的人，就给与牛，以及种子。这时人民各各都能自营，都不相侵恼，都能养育其子孙，共相娱乐。」佛陀又说：「当时，大王又召诸臣，而对他们说：『我的国家很富有而兵强，库藏乃盈溢，使他们都没有所缺乏，都能养育其子孙，共相娱乐。我现在欲举行大祭祀，你们说说祀法，都应该须要甚么事物

呢？』诸臣白王说：『如是！如是！如王所说的，国富民强，库藏乃盈溢，已给与诸民众，使他们已没有缺乏，都能养育子孙，共相娱乐。大王欲举行大祀典的话，可对宫内的人说，使他们都知此事。』这时，大王就照大臣之言，入宫内去传话而说：『我国富兵强，库藏盈溢，多有财宝，欲举行大祀典。』这时，诸夫人寻白王说：『如是！如是！如大王所说的：国富兵强，库藏盈溢，多有财宝，欲举行大祀典，现在正是时候。』大王就出宫外，而对诸臣说：『我国富兵强，库藏盈溢，也已给与民众，使他们都没有缺乏，都能养育子孙，共相娱乐。现在欲举行大祀典，已经告诉过宫内，你们就尽说给我听，到底须用甚么事物呢？』

这时，诸大臣即白王说：『如是！如是！如王所说的，欲举行大祭祀，已通告于宫内，然而还未对太子、皇子、大臣、将士们说，大王应该对他们说。』这时，王听诸臣之语后，就对太子、皇子、群

臣、将士们说：『我国富兵强，库藏盈溢，欲举行大祀典。』这时，太子、皇子，以及诸群臣、将士们，就向大王说：『如是！如是！大王！现在国富兵强，库藏盈溢，欲举行大祀典的话，现在正是其时。』这时，大王又告诉大臣们说：『我国富兵强，多

有财宝，欲举行大祀典，已通告于宫内、太子、皇子，乃至将士了，现在欲举行大祀典，须要用甚么事物呢？』诸臣白王说：『如大王所言的，如欲设大祀的话，现在正是时候了。』大王并听他们对于大祀的建言后，就在于城东盖起新的堂舍。大王入新舍时，乃被鹿皮之衣，以香酥油涂摩其身体，又用鹿角戴在于头上，用牛屎涂在于地，而坐卧在其上面。及王的第一夫人、婆罗门大臣，都选一黄牯牛，一牛乳为王食，一牛乳为夫人之食，一牛乳为大臣之食，一牛乳则供养大众，其余的都给与犊子。这时，大王乃成就八法，大臣则成就四法。

甚么为之大王之成就八法呢？（大王成就那些八种法呢？）1.那位刹帝利大王，其七世以来的父母都真正（血统不混杂），不被他人所轻毁，这就是成就初法。2.那位大王的颜貌端正，为刹帝利种族，就是第二法。3.那位大王的戒德增盛，智慧具足，就是第三法。4.那位大王乃习种种的技术，如乘象、马车、刀矛、弓矢、战斗之法，都没有不具知的，这是第四法。5.那位大王有大的威力能摄诸小王，没有不靡伏，这是第五法。6.那位大王善于言语，所说的都是柔软，义味都具足，就是第六法。7.那位大王多有财宝，库藏盈溢，就是第七法。8.那位大王智谋勇果，不再怯弱，就是第八法。那位刹帝利种之王，乃成就此八法。

甚么为之大臣所成就的四法呢？1.那位婆罗门大臣，其七世以来的父母都真正（血统纯正无混杂），不被他人所轻毁，这就是其初法。又次，2.那位大臣对于异学的三部圣典，都讽诵通利，种种的经书均能分别。世典幽微，没有不综练，又能善于大人的相法、瞻察吉凶、祭祀仪礼等事，就是第二法。又次，3.那位大臣乃善于言语，所说的都为柔和，义味都具足，这是第三法。又次，4.大臣乃智谋勇果，没有怯弱，凡是祭祀之法，没有不解知，就是第四法。这时，那位大王成就八法，婆罗门大臣则成就四法，那位大王有四援助（太子、皇子、群臣、将士等四类的人物），有三祭祀法（具足祭祀的三种类，1.王成就八法，2.婆罗门大臣成就四法，3.王有四类援助的人），有十六祀具（十六资助祭祀的条件，下文详。）

这时，婆罗门大臣在于那栋新舍。以十六事，去开解王意，去除大王的疑想。那十六事呢？大臣白王说：『或者有人说：1.现在刹帝利大王欲举行大祀典，而七世以来的父母都不正（血统不纯），常被他人所轻毁。假若有此言，也不能污秽大王的，为甚么呢？因为大王七世以来的父母，乃为真正，不被他人所轻毁之故。2.或者有人说：现在刹帝利大王将举行大祀典，然而颜貌丑陋，不是刹帝利种。假如有此言的话，也不能污秽大王的。为甚么呢？因为大王您的颜貌为端正，是刹帝利种族之故。3.或者有人说：现在刹帝利王欲举行大祀典，然而他乃没有增上戒（不持戒），智慧不具足。假如有这种语之时，也不能污蔑大王您的，为甚么呢？因为大王的戒德增上，智慧也具足之故。4.或者有人说：现在刹帝利王欲举行大祀典，然而他却善于诸术，如乘象、马车、种种的兵法，都不能了解知道。假如有此言的话，也不能污蔑大王您的，为甚么呢？因为大王您乃善于诸技术，对于战阵兵法，都没有不解知之之故。5.或者有人说：大王欲举行大祀典，然而却没有大威力可以摄诸小国王，假如有此言的话，也不能污蔑大王您的，为甚么呢？因为大王有大威力，能摄受诸小国王之故。

6.或者有人说：王欲举行大祭祀，然而不善于言语，所说的都是麤犷之言，义味也不具足。假如有此言的话，也不能污蔑大王您的，为甚么呢？因为大王为一位善于言语，所说的都为柔软，义味也具足之故。7.或者有人说：王欲举行大祀典，然而却没有多财宝，假如有此言的话，也不能污蔑大王您的，为甚么呢？因为大王的库藏盈满，多有财宝之故。8.或者有人说：王欲举行大祀典，然而却没有智谋，志意也怯弱，假如有这种话时，也不能污蔑大王您的，为甚么呢？因为大王为一智谋勇果，没有怯弱之故。9.或者有人说：大王

欲举行大祀典，然而不通告于宫内的人，假如有此语的话，也不能污蔑大王您的，为甚么呢？因为大王欲祭祀时，已事先通告于宫内之故。**10.**或者有人说：大王欲举行大祀典，然而却不告诉太子、皇子们。假如有这种语的话，也不能污蔑大王您的，为甚么呢？因为大王欲祭祀时，都先对太子、皇子们说过之故。**11.**或者有人说：大王欲举行大祀典，然而却不对群臣说，假如有这种话时，也不能污蔑大王您的，因为大王欲举行大祀典时，都先通告于群臣之故。**12.**或者有人说：大王欲举行大祀典，然而却不对将士说。假如有这种言的话，也不能污蔑大王您的，为甚么呢？因为大王欲祭祀时，都先告诉诸将士之故。**13.**或者有人说：大王欲举行大祀典，然而他所任用的婆罗门大臣的七世以来的父母都不正（血统不纯），都常为他人所轻毁的。假如有这种语时，也不能污蔑大王您的，为甚么呢？因为我（大臣自称）七世以来的父母乃为真正（血统不混杂），并不被人所轻毁之故。

14.或者有人说：大王欲举行大祀典，然而他的大臣对于异学的三部都讽诵不利（不精通于讽诵三部吠陀圣典），对于种种的经书也不能分别，世典幽微，也不去综练，不能善于大人的相法，不能瞻察吉凶、不精于祭祀仪礼。假如有这种话时，也不能污蔑大王您的，为甚么呢？因为我对于三部异典都讽诵通利，种种的经书都能分别，世典幽微的，也没有不综练，又能善于大人的相法，也精通于瞻察吉凶、祭祀仪礼之故。**15.**或者有人说：大王欲举行大祀，而大臣却不善于言语。所说的都为麤犷，义味都不具足。假如有这种话之时，也不能污蔑大王您的，为甚么呢？因为我乃善于言语，所说的都很柔和，义味都具足之故。**16.**或者有人说：大王欲举行大祀典，然而其大臣的智谋乃不具足，志意也怯弱（畏头畏尾），也不解大祭祀之法。假如有这种语时，也不能污蔑大王您的，为甚么呢？因为我乃智谋、勇敢果决的人，也不会怯弱（不畏忌），凡是祭祀之法，都没有不解知的之故。』』

佛陀告诉罗檀头说：「那位国王对于十六处（十六祭具）有疑问，而他的大臣乃用十六事开解王意。」佛陀又说：「这时，大臣在那栋新舍里，以十事行（十种善恶业），去示教利喜于大王。那十事行呢？大臣说：『大王在举行祭祀时，不管是诸有杀生，或不杀生的都来集会的话，都应平等布施给与与他们。如果有杀生而来的话，也应布施给与与他，使他能自知：不杀生而来的话，也布施给与与他，为了如是之故而布施，要像如是的心施（由衷欢喜而布施）。如果又有偷盗、邪淫、两舌、恶口、妄言、绮语、贪取（贪欲）、嫉妒（瞋恚）、邪见（愚痴）的，来在于大会的话，也布施给与，使他能自知；或者有不偷盗，乃至正见的，来参与大会的话，也布施给他，为了如是之故而布施，像如是的出自内心欢喜的布施（心施）。』」佛陀告诉婆罗门说：「那位大臣乃以此十行事去示教利喜大王的。」

佛陀又告诉婆罗门说：「这时，那位刹帝利王，在于新舍之时，乃生起三种的悔心，大臣则消灭其反悔之心。那三种呢？大王生反悔而说：『我现在举行大祀典，已作大祀、当作大祀、今作大祀，都会多损财宝。』大王生起此三心，乃怀着悔恨（对于已作、今作、当作之大祀典，会损失很多的财物，所谓将损，已损，当会损之三反悔）。大臣则向大王说：『大王已举行大祀典，已施、当施、今施（过去、现在、未来的典礼布施），对于此福业的祀典，不应该生后悔！』这就是大王进入新舍时生起三种后悔心，而大臣乃适时消灭其悔中之义。」

佛陀并告诉婆罗门说：「那时，刹帝利王，经以水浇瞿头顶之种的大王，在十五日月满之时，出离那栋新舍，在于新舍之前的露地，燃烧大火积，手执油瓶注入于火上，而唱言：『与！与！』这时，王的夫人听闻大王在于十五日月满之时，步出新舍，在于舍前点燃大火积，手执油瓶注入于火上，唱而说：『与！与！』那些夫人、嫖女们就多持财宝，来诣于王所，而白大王说：『我们所拿来的这些杂宝，要协助

大王祭祀之用。』婆罗门啊！这时那位大王遂告诉夫人、嫀女们说：『止！止！你们便为供养已（留作供养自己之用），我自己大有财宝，足够以祭祀的。』诸夫人、嫀女乃自生念而说：我们不应该将此宝物拿还于宫中。假如大王在于东方施設大祀之时，当用来佐助之用。

婆罗门！其后来，大王在于东方施設大祀之时，那些夫人、嫀女们，就用这些宝物，去助设其大祀典。

这时，太子、皇子，听闻大王在于十五日月满之时，步出新舍，在于新舍的前庭点燃大火积，手执油瓶注入于火上，唱而言：『与！与！』那些太子、皇子就多持财宝，来诣王所，白王而说：『我们持这些宝物，要助父王所举行的大祀之用。』大王说：『止！止！你们便作为另行之供养之用吧！我自大有财宝，足够祭祀之用的。』诸太子、皇子们，则自生念而说：我们不宜将这些宝物拿回去，大王如果在于南方施設大祀时，当用以佐助之用。像如是的，大臣也持宝物来，也愿以助王祭祀西方之用；将士也持宝物而来，也愿以助王祭祀北方之用。』

佛陀又告诉婆罗门说：「那位大王举行大祭祀时，并不杀牛与羊，以及诸众生，唯用酥、乳、麻油、蜜、黑蜜、石蜜（黑蜜、石蜜就是黑砂糖，赤砂糖），作为祭祀的敬物。」佛陀并告诉婆罗门说：「那位刹帝利大王将举行大祀时，其初也喜，中也喜，后也喜（始终都怀着欢喜敬敬的心情）。」佛陀又告诉婆罗门说：「那位刹帝利王，举行大祀后，就去剃除须发，穿服三种法衣，出家去学道，而修习四无量心（慈悲喜舍），在他身坏命终之后，往生于梵天上（色界初禅天）。这时，王的夫人，实行大布施后，也是除去其头发，穿服三种的法衣，出家去修道，而行四梵行（修四无量心即能往生于梵天，据此而说四无量心为四梵行），在其身坏命终之后，也生在梵天上。那位婆罗门大臣教王行四方的祭祀后，也行大布施，然后也剃除须发，也服三种的法衣，去出家修道，也行四梵行，在他身坏命终之后，也生在于梵天上。」

佛陀说后，问婆罗门说：「这时，大王为三祭祀法，十六祀具，而完成大祀典你的意见如何呢？」这时，究罗檀头闻佛言后，乃默然不回答。当时，五百名婆罗门就对究罗檀头说：「沙门瞿昙所说的为微妙的，大师您为甚么缘故默然不回答他呢？」究罗檀头回答说：「沙门瞿昙所说的为很微妙，我并不是以为不然，所以会默然的缘故，乃自思惟耳（正在思察其内中的涵意）。沙门瞿昙说这些事，不言（不像）从他人所闻的样子，所以我才默自思惟：沙门瞿昙是否是那位刹帝利大王吗？或者就是那位婆罗门大臣呢？」

那时，世尊告诉究罗檀头说：「善哉！善哉！你观察如来之事，正得其宜啊！（猜对了）那个时候的刹帝利大王，而举行大祀典的人，岂为他人吗！不可以作此观察，因为即是吾自身是也，我在于那时，真的是极大的布施恩惠于人啊！」

究罗檀头白佛说：「齐于此三祭祀，以及十六祀具，而得大果报，然而又有那一种功德能胜于此的吗？」佛陀说：「有的。」问而说：「是那些呢？」佛陀说：「将此三祭祀，及十六祀具，假若能常供养众僧，使其不断的话，功德就会胜于它的。」又问：「将此三祭祀，及十六祀具，假若能常供养众僧，使其不断的话，则此功德为最胜，然而又有优胜的功德吗？」佛陀说：「有的。」又问：「为那些呢？」佛陀说：「如果用三祭祀，及十六祀具，并供养众僧，使其不断的功德，乃不如为了招提僧（招到菩提之僧，指四方的僧）玉而盖起僧房堂阁，因为此种布施，乃最为胜。」又问：「为三祭祀，及十六祭具，并以供养众僧，使其不断绝，以及为了招提僧而盖起僧房堂阁，则这种福德为最胜，然而又有优胜于此功德的吗？」佛陀说：「有的。」又问：「为那些呢？」

佛陀说：「如果为三种祭祀、十六种祀具，去供养众僧，使其不断绝，以及为招提僧盖起僧房堂阁（虽然功德很大），但是乃不如起欢喜心，口自发言而说：『我，

归依佛，归依法、归依僧。』此种福德为最胜的。』又问：「齐于此三归依，而得大果报吗？又有比这优胜的功德

吗？」佛陀说：「有的。」又问：「为那些呢？」佛陀说：「如果以欢喜心，而受，而行五戒，尽形寿（一生当中），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欺诳、不饮酒的话，此福为之最胜的。」又问：「齐于此三祀，乃至受持五戒，而得大果报吗？又有优胜的吗？」佛陀说：「有的。」又问：「为那些呢？」佛陀说：「如果能以慈心思念一切众生，有如构牛乳之顷（短时间）的话，其福德乃最为胜的。」又问：「齐此三祀，乃至以慈心的话，能得大果报吗？又有优胜的吗？」佛陀说：「有的。」又问：「那些呢？」

佛陀说：「如果如来、至真、等正觉出现于世间，有人在于佛法当中出家修道，而至于众德悉备，乃至能具足三明，灭诸痴冥，而具足慧明。为甚么呢？因为以不放逸，乐于闲静之故，此种福德，乃为最胜的。」

究罗檀头又白佛说：「瞿昙！我为祭祀而具备的诸牛羊，各种都有五百头（五百匹），现在将全部放舍，任牠们自游其随逐水草。我现在归依佛、归依法、归依僧，请听允我在于正法当中为一优婆塞！自今以后，尽形寿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欺诳、不饮酒，唯愿世尊，及诸大众，明天接受我的邀请！」那时，世尊，乃默然纳受。

这时，婆罗门，见佛已默然受请后，就起来礼佛，绕旋三匝后离去。回到家里，供办种种的肴饍，等明日时到。那时，世尊着衣持钵，和大比丘众，一千二百五十位俱齐，都诣于婆罗门之舍，到后，就座而坐。

这时，婆罗门乃亲手斟酌，供养佛，以及诸僧伽，食后收钵，行澡水完毕后，佛陀即为婆罗门作颂而说：

祭祀火为上 讽诵读为上 人中王为上 众流海为上
星中月为上 光明日为上 上下及四方 诸有所生物
天及世间人 唯佛为最上 欲求大福者

当供养三宝

（祭祀以火为最上，讽诵以读为最上，人中以王为最上，众流当中乃以海为最上，众星当中乃以月为最上，光明当中乃以太阳为最上。在上下，以及四方里面的诸有所生之物，天神，以及世间之人当中，唯有佛陀为最上。如果欲求大福报的话，就当应供养三宝。）

那时，究罗檀头婆罗门，即取一小座，而坐在于佛前。当时，世尊乃渐次为他说法，示教利喜于他。所谓阐述施论、戒论、生天之论。说明贪欲就是大患，上漏为之障碍，出要（出苦的要谛）为上，分布显示诸清净之行。那时，世尊观察那位婆罗门的志意已柔软，阴盖已轻微，已容易调伏。就如同诸佛的常法，为他讲说苦圣谛，分别而显示。也说集圣谛、集灭的圣谛、出要的要道（出离苦的要道，道圣谛）。这时，究罗檀头婆罗门，即在于其座上远尘离垢，得法眼净（能分别而观察佛法之眼，为法眼），犹如净洁的白毡容易

易受染那样。檀头婆罗门也是如是。他能见法而得法，能获果定住，都不由于他信，而得无所畏（没有恐怖），而白佛说：「我现在重新再三的归依佛、归依法、归依圣众，愿佛听我在于正法当中，为一优婆塞！自今以后，尽形寿，都不杀、不盗、不淫、不欺、不饮酒。」他说完后，重白佛说：「唯愿世尊更受我七日之请（供养七天）！」那时，世尊乃默然而接受其请愿。这时，婆罗门就在于七日当中，亲自斟酌，而供佛及僧。经过七天后，世尊就再游行于人间（到别地方去。）

佛陀离开后不久之时，究罗檀头婆罗门，因疾病而命终。这时，众多的比丘听到究罗檀头供养佛陀七天后，在佛离开后不久之时，由于疾病而命终，就自念而说：那个人命终之后，当会趣于甚么地方呢（会转生何处呢？）这时，诸比丘就往诣世

尊之处，头面礼佛足后，退坐在一边，而白佛说：「那位究罗檀头现在已命终，到底当会转生于何趣呢？」

佛陀告诉诸比丘们说：「那个人学佛后即净修梵行，法法都成就，也不会对于法有所触娆，由之而已断除五下分结（贪 瞋 身见 戒取 疑），在于那个地方，而现般涅槃（在于色界已得正果而涅槃），已不来于此世间的了。」

那时，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佛说长阿含经卷第十五完

(二四)坚固经{一六}

大意：

此经为佛陀在那难陀城（位于摩竭陀国，菩提道场之大觉寺东的都市，有一大精舍）的婆婆利掩次林中时，有一位名叫坚固的长者之子，欲祈比丘显现神足通，而再三的恳求佛陀。然而佛陀不许其神异之法，而教其静默于空闲处去思道覆德悔过等事。其次才提示三神足之行相（三神通：1.神足，2.观察他心，3.教戒）。又说诸天所不知的地水火风等四大之消灭，说是依意识之消灭之事。听佛说法后的坚固长者子，即欢喜奉行。

大意：本经叙述佛陀在于那难陀城的波婆利掩次林中时，坚固长者曾向佛请愿，请佛敕令弟子，为求法者显现神足，然而佛陀却不教其法，而教其应在空闲处静默思道，而积德，有过失时就应发露忏悔。当然也显示三神足之行相，最后更说诸天也不能了知的地水火风的消灭，乃由识之灭的道理。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正在于那难陀城（摩竭陀国，位于菩提道场之东），住于波婆利掩次林中（好衣庵罗园），和大比丘众，一千二百五十人俱在。

那个时候，有一位长者子，名叫坚固，来诣佛所，到后，头面礼足，然后退坐于一边而坐。这时，坚固长者子白佛说：

「善哉！世尊！唯愿现在敕诸比丘们，如果有婆罗门、长者子、居士等人之来求教时，当为他们显现神足（神变），显示上人之法（超乎凡人之法）！」

佛陀告诉坚固说：「我并不会教诸比丘们为了婆罗门、长者、居士们，而显现神足，显示上人之法的。我唯教我的弟子，须在于空闲之处，去静默思道。假若积有功德的话，就教他当自覆藏；假如有过失的话，当自发露忏悔。」

这时，坚固长者子又白佛说：「唯愿世尊教敕诸比丘，叫他们如遇有婆罗门、长者、居士之来访时，当为他们显现神足，显示上人之法！」佛陀又告诉坚固说：「我终究不会教导诸比丘们去为婆罗门、长者、居士们显现神足、上人之法的。我唯有教导诸弟子，须在于空闲的地方，去静默思道。假如因之而有功德的话，当自覆藏，假如有过失的话，当应自己发露忏悔。」这时，坚固长者子白佛说：「我对于上人法，并没有疑惑，但是此那难陀城，乃国土丰乐，人民炽盛，假若在于这里显现神足的话，必定会为多所饶益，佛陀及大众，都能善弘道化的！」

佛陀又告诉坚固说：「我并不教敕诸比丘去为婆罗门、长者子、居士等人显现神足上人之法。我但教导诸弟子，须在于空闲处，去静默思道。假如因之而有功德的话，就应该自己覆藏，假若有过失的话，当应自己发露忏悔。所以的缘故为何呢？所谓有三种神足（三种神通变化）。那三种呢？第一就是神足（自在变化），第二为观察他心，第三为教诫。甚么叫做神足呢？长者子！比丘学习而有无量的神足，能够以一身而变成无数之身，以无数之身，而还合为一身。不管是远，或者是近的山河石壁，都能自在无碍，犹如行空那样。在于虚空中结跏趺之坐，都有如飞鸟那样的自在；出入于大地时，都犹如在水中那样的自由；假若行在于水上的话，也犹如履地那样的自在的。身上会冒出烟火，有如大火聚；能以手扞摩日月，而立至于梵天。如果有得信的长者、居士，曾经看见这位比丘显现无量的神足，而立至于梵天的话，当又再诣其余未得信的长者、居士之处，告诉他而说：『我看见比丘显现无量的神足，立至于梵天。』那些长者、居士之未得信的人，会对那位得信的人说：『我听说有瞿罗咒（干陀罗明咒），能显现如是的无量神变，乃至立至于梵天。』」佛陀又告诉长者子坚固说：「那位不信的人，有如此之言，岂不是毁谤之言吗？」坚固白佛说：「这实在是诽谤之言的。」

佛陀说：「我乃由于如是之故（恐有这些多余的事之会发生之故），不敕令诸比丘们显现神通变化，唯教弟子要在空闲处静默思道。假如因之而有得功德的话，当应自覆藏；倘若有过失的话，就应当自己发露忏悔。像如是的，长者子！这就是我的诸比丘所现的神足。甚么叫做观察他心神足呢？于是（就是这样的），比丘现无量的观察神足：观察诸众生之心所念之法

（有关于他人的心、心所、心的起灭等事），众生心之隈屏所造之事，都能识知。如果有得信的长者、居士们，看见比丘现无量的观察神足，观察他众生的心所念之法，他众生在隈屏所为的心念，都能知道，便诣其余未得信的长者、居士之处，而告诉他们：『我看见比丘现无量的观察神足，观察他众生的心所念之法，那些心之隈屏所作的一切，都能悉知。』那些不信的长者、居士，听此语后，会生诽谤之言而说：有干陀罗咒，能观察他心，隈屏所造的都能悉知。你的意见如何呢？这岂不是毁谤之言吗？」坚固白佛说：「这实在是毁谤之言的。」

佛陀说：「我乃由于如是之故，不敕令诸比丘显现神通变化，唯教弟子在于空闲之处，去静默思道。假如有功德的话，当应自己覆藏，如果有过失的话，当自发露忏悔。像如是的，长者子！这就是我的比丘之显现观察神足。」

「甚么为之教诫神足呢？长者子！如果如来、至真、等正觉出现于世间，十号都具足，在于诸天、世人、魔王，或魔天（梵天）沙门、婆罗门当中，自身作证，而为他人说法，所说的上中下言（始终所说之法），均为是真正，义味都清静，梵行都具足。如长者、居士听后，在于其中能够得信，得信之后，在于其中观察而自念：我不宜在于俗家，如果在俗家的话，都是钩锁相连，不得清静而修梵行的，我现在宁可剃除须发，穿服三种法衣，出家去修道，以便能够具诸功德，乃至成就三明，灭诸闇冥，生大智明。为甚么呢？这乃由于精勤，乐于独住闲居，专念于道而不忘所得来的。长者子！这就是我的比丘的显

现教诫神足。」

那时，坚固长者子白佛说：「是否有比丘成就如此的三神足吗？」佛陀告诉长者子说：「我不说有数多的比丘，有成就此三种神足的人。长者子！我有比丘在此大众当中，曾自思念：此地、水、火、风、四大所成的身，到底要怎样才能永灭呢？」

那位比丘思念后，就倏忽（快速）而趣向于天道（天界），往至于四天王之处（第一层天），问四天王而说：『此身为四大，也就是地水火风所成的，到底要怎样才能得以消灭呢？』长者子！那些四天王回答那位比丘说：『我们也不知四大要如何才能得以消灭。我的上面有天，名叫忉利（三十三天，第二层天），为微妙第一，有大的智慧，此天一定能知四大要怎样才能灭掉的。』那位比丘听后，即倏趣于天道（上一层的天界），往诣于忉利天上，去问诸天们说：『此地水火风所成的身，要怎样才能永灭呢？』那些忉利天们回答比丘说：『我们也不知四大要怎样才能永灭，我们的上面更有天，名叫焰摩（时分天，第三层天），为微妙第一，有大的智慧，此天能知道。』就这样的即往而问，其天又说不知。

像如是的展转，而至于兜率天（喜足天，第四层天）、化自在天（化乐天，第五层天）、他化自在天（第六层天），他

们都说：『我不知四大要如何才能消灭，上面更有天，为微妙第一，有大的智慧，名叫梵迦夷（梵众天，色界初禅天），此天能知四大如何得以永灭。』那位比丘就倏趣于梵道（梵天界），而诣于梵天上而问说：『此身四大一地、水、火、风，要怎样才能永灭呢？』那位梵天回答比丘说：『我实不知四大要怎样才能永灭，现在有大梵天王（初禅天的最高天），为无能胜者，能统大千世界，为富贵尊豪，最为得自在、能造化物，是众生的父母，他能知四大要怎样才能永灭的。』长者子！那位比丘遂问而说：『那位大梵天王现在住于甚么地方呢？』那位天神回答说：『我不知大梵天王现在住于甚么地方，以我的意识观察，会出现不久（不久可以见到）。』未久之时，梵王在忽然间出现。长者子！那位比丘就诣梵王之处，问他而说：『此身四大一地、水、火、风，到底要怎样才能消灭呢？』那位大梵天王告诉比丘说：『我是梵天王，为无能

胜者。我乃统领大千世界，为富贵尊豪，最得自在，能造万物，为众生的父母！』这时，那位比丘告诉梵王说：『我不是请问此事，我乃自问四大一地、水、火、风，到底要怎样才能永灭之事。』

长者子！那位梵天王犹然回答比丘说：『我是大梵天王，为无能胜者，乃至造作万物，为众生的父母的！』比丘又告诉他说：『我并不问此事，我乃自问四大要怎样才能得以永灭？』长者子！那位梵天王仍然如是再三的不能回答那位比丘所问的四大到底要怎样才能永灭之事。这时，大梵天王就执比丘的右手，引他到屏处（没有其它众生之处），对他而说：『比丘！现在诸梵天都说我为智慧第一，没有不知见（甚么事都能了知），因此之故，我不得回答你所问的问题，我也不知不见此四大得由甚么方法才能永灭。』又对比丘说：『你为甚么这样的大愚不过呢？为甚么舍弃如来，而在于诸天中推问此事呢？你应该在于世尊之处去问如是之事，要如佛陀所说，善于受持！』又告诉比丘说：『现在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给孤独园，你可以去请问他。』

长者子！这时，那位比丘在于梵天上忽然不现（隐没），譬如壮士之屈伸其手臂之顷，就到了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来至我所，以头面礼拜我的双足，然后退坐在一边，白我而说：『世尊！现在此四大一地、水、火、风，要怎样才能得以消灭呢？』这时，我就告诉他说：『比丘！犹如商人之手臂，带一只鹰入海那样（在海洋的商人，常有人带一只寻找陆地之鸟，然后乘船入海），在于海中放那一只鹰，飞向于空中的东西南北，假若觅得陆地之时，便就停止，假如找不到陆地的话，就会回到船上。比丘！你也是如是！乃至到了梵天去问如是之义，竟不完成其目的，而

还来归问于我，现在当会使你成就此义。』就说偈而说：

何由无四大 地水火风灭 何由无麤细 及长短好丑
何由无名色 永灭无有余 应答识无形 无量自有光
此灭四大灭 麤细好丑灭 于此名色灭 识灭余亦灭

（由于如何才能没有四大，地水火风才能灭掉呢？要由于怎样才会没有麤细，以及长短 好丑呢？由于怎样，才能没有名色〔名为受想行识，也就是精神，色就是物体，指肉体〕，永灭此身心，而没有余呢？）

（应回答他而说：识为无形的，为无量，自有有光亮，此识如果消灭的话，地水火风之四大，自会消灭，那些麤细好丑也都会消灭，于此时，名色（身心）自会消灭，所谓识灭，则其余的都会消灭。）

这时，坚固长者子白佛说：「世尊！这位比丘名叫甚么？要怎样奉持呢？」佛陀告诉长者子说：「这位比丘名叫阿室已，应当奉持他！」

那时，坚固长者子听佛所说，乃欢喜奉行！

(二五)裸形梵志经(一六)

大意：

此经叙述佛陀在委若国金盘（地名）的鹿林中时，裸形梵志迦叶（不穿衣的苦行者），曾向佛请问佛陀是否呵责苦行之事？佛陀回答其问，而说佛陀虽说苦行有善恶二起，但并不呵责苦行，只说此行并不是出要之行耳。其次说明离服裸形之苦行的种种相，而说此苦行是不会具足戒与见。佛陀说佛道之四禅才是戒具足、见具足。又说从前曾经对于尼俱陀梵志教说过清净苦行之事，那位梵志即曾经称赞佛德。又说如来出家修道，为诸众生作狮子吼，得证无余涅槃者。听佛之说后，迦叶梵志即出家至于证果！

大意：此经叙述佛陀在委若国，金盘鹿野林中时裸形迦叶问佛是否呵责苦行之事？佛陀说：苦行有善恶二趣，而不呵责。唯苦行并不是出要之法。其次乃说明离服裸形的苦行之种种相，而说此苦行乃不具足戒与见。佛道之四禅才为戒具足、见具足。又说往昔之时，为尼俱陀梵志阐述清净的苦行，那位梵志即赞佛德。最后说如来出家修道，为诸众生作狮子吼，而得无余涅槃。迦叶梵志听后出家而证果。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委若国的金盘地方的鹿野林中，和大比丘众，一千二百五十人俱在。

这时，有一位裸形梵志（不穿衣服而修苦行的外道），其姓为迦叶，来诣世尊之处，问讯后，退坐在一边。裸形迦叶白佛而说：「我听说沙门瞿昙你，乃呵责一切诸祭祀之法，也骂诸修苦行的人，说他们为弊秽。瞿昙！若有人说：『沙门瞿昙乃呵责一切诸祭祀之法，也骂修习苦行的人为弊秽。』作此言的话，是否就是你的法语（指佛的正法之语），法法成就（如法之记述完全），不诽谤沙门瞿昙你吗？（不是在讲你的是非吗？）」

佛说：「迦叶！他如果说：『沙门瞿昙乃呵责一切诸祭祀之法，骂詈苦行人就是弊秽』的话，那就不是如法之言（不是佛陀所说的正法之语），不是法法成就（不是法的真理之记述之完全的），纯粹是诽谤我，并不是诚实之言。为甚么呢？迦叶！因为我看见那些苦行的人，有的身坏命终之后，堕落地狱的，又看见苦行之人之身坏命终之后，往生于天上的善处的人；或者看见苦行之人乐为苦行，在其身坏命终后，生于地狱中的；或者看见苦行之人，乐为苦行，在其身坏命终之后，往生于天上的善处的人。迦叶！我对于此二趣（善趣、恶趣）所受的报处，都尽知尽见，我宁可（是否）呵责诸苦行的人，以为是弊秽吗？我正说为是之时，他就说为是非，我正说为非时，他就说为是。迦叶！有的法（道理、条件等），则那些沙门、婆罗门（统指外道）与我的为相同，有的法，则那些沙门、婆罗门，就与我的为不同。迦叶！那些不同的，我就把它舍置（放弃不谈），因为此法乃不和那些沙门、婆罗门为一致之故（如不同就不再谈论，如一致的，则可共论，共同论议的原则）。

迦叶！那些有智慧的人，乃作如是之观：沙门瞿昙对于不善的法，重浊、黑冥，以及不是贤圣之法，和那些异众师（异宗异派之师，指外道的领导者）之对于此不善之法，重浊、黑冥，以及不是贤圣之法，谁能堪任为灭此法的人呢？迦叶！那些有智慧的人作如是之观察时，会作如是之知见：唯有沙门瞿昙能够灭除此法！迦叶！那些有智慧的人，作如是的观察，如是的推求，如是的论议时，我在此中间，就是有名称的（被称誉的人）。

又次，迦叶！那些有智慧的人，曾作如是的观察：沙门瞿昙的弟子，对于不善之法，重浊、黑冥，以及不是贤圣之法，和那些异众师（外道的宗师）的弟子对于不善之法，重浊、黑冥，以及不是贤圣之法，谁能堪任为灭除此法的人呢？迦叶！那些有智慧的人，曾作如是的观察，如是的知见：唯有沙门瞿昙的弟子能灭除此法的。迦叶！那些有智慧的人，曾作如是的观察，如是的推求，如是的论议时，我的弟子乃得名称。

又次，迦叶！那些有智慧的人，曾作如是的观察：沙门瞿昙对于诸善法、清白、微妙，以及贤圣之法，和那些异众师（外道的宗师）之对于诸善法、清白、微妙，以及贤圣之法，到底是谁能够堪任增长其修行的人呢？迦叶！那些有智慧的人，乃作如是之观察，如是的知见：唯有沙门瞿昙堪任增长修行此法的。迦叶！那些有智慧的人，曾作如是之观察，如是之推求，如是之论议时，我在于其中间，就是有名称（被人称赞）。

迦叶！那些有智慧的人，曾作如是的观察：沙门瞿昙的弟子，对于诸善法、清白、微妙，以及贤圣之法，和那些众异师的弟子之对于诸善法、清白、微妙，以及贤圣之法，到底是谁能够堪任增长其修行的人呢？迦叶！那些有智慧的人，乃作如是之观，如是的知见：唯有沙门瞿昙的弟子，能够堪任增长修行此法的人。迦叶！那些有智的人，作如是之观，如是的推求，如是的论议时，对于我的弟子，则有名称的。迦叶！有道，而有其媠（有真理，则有达成其道的方法），比丘在于其中修行，就能自知自见：沙门瞿昙就是时说的人（适时而说），实说的人、义说的人、法说的人，律说（说规律）的人。

迦叶！甚么是道？甚么是其媠？而比丘在于其中修行的话，就能自知自见：沙门瞿昙其人就是时说（适时之说者），为实说者，为义说者，为法说者，为律说者

呢？迦叶！于是，比丘则修念觉意（念觉支，七菩提分之一），乃依于上息，依于无欲，依于出要（道谛）而修习的。也修习法（择法）精进、喜、猗（轻安）、定、舍等之觉意（连同念觉意为七菩提分），都依于止息，依于无欲，依于出要的。迦叶！这就是道，就是媯。比丘在于其中修行，而自知自见沙门瞿昙为时说者，实说者，义说者，法说者，律说者。」

迦叶说：「瞿昙！唯有是道，唯有是媯，而比丘在于其中修行的话，就能自知自见沙门瞿昙为时说者，为实说者，为义说者，为法说者，为律说者。然而由于苦行秽污，而有人得婆罗门之名（神职人物），有的则得沙门之名（沙门译为勤息，已通指为佛教的出家人，然而经文中

有时用为外道出家人的美称）。甚么是苦行秽污，而有的却由之而得婆罗门之名？有的则由之而得沙门之名呢？瞿昙！离服裸形（不穿衣服的行者），以手来自障蔽其身，不受瓠食（音洪，陶器，等于乞食用的钵），不受杵食（饮水器），不受两壁中间之食（放在阙内侧之食，为自己而设之食），不受二人中间之食（二人正在吃食时，分给而与之食），不受两刀中间之食（放置在两刀杖中间之食，不是为第三者而设之食），不受两杵中间之食（放在两杵中间之食，同样的不是为第三者而置之食），不受共食之家食，不受怀妊之家之食，狗在门前时，就不食其食，不受有蝇之家之食，不受请食（饥馑时向人请求而集来的食），他言先识，就不受其食，不食鱼，不食肉，不饮酒，不用两器而食，一餐一咽，乃至七餐而止（他有一家的供养，是一口食，或有二家的供养，是二口食的，或者七家的供养，是七口食的），受人的益食，不过七益（益食

为乞人之食，由一家乞小量食物，最多不能超过向七家乞食），或者一日一食，或者二日，或者三日、四日、五日、六日、七日而一食，或者又食果实，或者又食莠，或者食饭汁，或者食麻米，或者食秽稻，或者食牛粪，或者食鹿粪，或者食树根、枝叶、花实，或者食自落的果实；或者披衣，或者披莎衣，或衣（穿）树皮，或者以草褙身，或者衣（穿）鹿皮，或者留发，或者被毛编，或者着冢间之衣；或者有人常举手者，或者不坐床席，或者有人常蹲者；或者有剃发而留髭须者，或者有卧在于荆棘上者，或者有卧在于果蓏的上面者，或者有裸形而卧在于牛粪上者；或者一日三浴，或者一夜三浴，以无数的苦事去苦役此身。瞿昙！这就是苦行秽污，或者得沙门之名，或者得婆罗门之名啊！」

佛陀说：「迦叶！离服（不穿衣服）而裸形者，虽然以无数的方便去苦役其身，然而乃为戒不具足，见不具足，不能勤修，也不是广普（自利、利他都不成）。」迦叶白佛说：「甚么为之戒具足？甚么为之见具足？而能超过于诸苦行，而为微妙第一呢？」佛陀告诉迦叶说：「你要谛听！听后要善思念它，当会为你解说。」迦叶说：

「唯然！瞿昙！愿乐欲闻。」

佛陀告诉迦叶说：「如果如来、至真、出现于世间的的话，乃至会在于四禅定当中，会在于现法中（现在世当中），得到快乐的。为甚么呢？因为这乃由于精勤，乃专念一心，乐于闲静，而不放逸之故。迦叶！这就是戒具足，见具足，而胜于诸苦行，为微妙第一的。」迦叶说：「瞿昙！虽然这叫做戒具足，叫做见具足，乃胜过于诸苦行，为微妙第一，但是得沙门法为难，得婆罗门法也为难啊！」

佛陀说：「迦叶！这是世间不共之法（佛陀的功德乃不同于凡俗），所谓得沙门法难，得婆罗门法为难。迦叶！乃至优婆夷（在家学佛的女众弟子），也能知道此法。离服裸形，乃至以无数的方便去苦役此身，但是不知其心为有恚心？为无恚心？或者有恨心？无恨心？有害心？无害心？如能知道此心的话，就不名沙门、婆罗门为难，由于不知之故，就说沙门、婆罗门为难。」

那时，迦叶白佛说：「甚么是沙门、甚么是婆罗门之戒具足？见具足？为上为胜，为微妙第一呢？」佛陀告诉迦叶说：「你要谛听！要注意的听！听后要善思念它，当

会为你讲说。」迦叶说：「唯然！瞿昙！愿乐欲闻！」

佛陀说：「迦叶！那些比丘，由于三昧心（禅定心），乃至得三明（宿住、死生、漏尽等智证明），而灭诸痴冥，生智慧光明，所谓漏尽智的生起：为甚么呢？因为这乃由于精勤，专念而不忘，乐于独自在于闲静处，而不放逸之故。迦叶！这名叫做沙门、婆罗门之戒具足、见具足，为最胜最上，微妙第一。」迦叶说：「瞿昙！虽然说这是沙门、婆罗门之见具足，戒具足，为上为胜，为微妙第一，但是沙门、婆罗门之法，还是甚难！甚难的！沙门也是难知，婆罗门也是难知的。」

佛陀告诉迦叶说：「优婆塞也能修行此法的。如自言而说：『我从今天起，能够离开衣服而为裸形，乃至以无数的方便，去苦役此身。』然而不可以此行而名叫沙门、婆罗门，假若当以此行而名叫沙门、婆罗门的话，就不得说沙门为甚难，婆罗门为甚难。由于不以此行名叫沙门、婆罗门之故，而说沙门为甚难，婆罗门为甚难的。」

佛陀于是举一例而告诉迦叶说：「我在往昔之时，有一个时候住在于罗阅祇（王舍城）外的高山的七叶窟中（南山的洞窟，南传为灵鹫山），曾为了尼俱陀梵志阐述清净的苦行之法。那个时候梵志听后，乃生欢喜心，而得清净之信，而供养于我，称赞了我，所谓第一供养，就是称赞了我。」迦叶说：「瞿昙！谁对于瞿昙不会生起第一欢喜、净信、供养、称赞的呢？我现在也是对于瞿昙您，生起第一欢喜，得清净之信，而供养、称赞，而皈依瞿昙您啊！」

佛陀告诉迦叶说：「在诸世间里的诸所有戒，并没有能和此增上戒（强有力而向上之戒）相等的，更何况欲超出其上面呢？诸所有的三昧、智慧、解脱见、解脱慧，都没有能和此增上的三昧、智慧、解脱见、解脱慧相等的，更何况欲超出其上呢？迦叶！所谓师子者（狮子为百兽之王，喻为人天中的最胜者），就是如来、至真、等正觉。如来在于大众当中，广说法之时，为自在无畏，因此之故，号为师子。你的意见如何呢？迦叶！你是否会认为如来作师子吼时，并不勇捍吗？（师子吼喻胜者的说法）。不可以造这种观念！如来的师子吼乃为勇捍而无畏的。迦叶！你以为如来作勇捍的师子吼时，不在于大众当中吗？不可以造这种观念！如来在大众当中，为勇捍而师子吼的！迦叶！你以为如来在于大众当中不能作师子吼，不能说法吗？不可以造这种观念！为甚么呢？因为如来在于大众当中，乃勇捍无畏，而作师子吼，而善能说法的！」

你的意见如何呢？迦叶！你以为如来在于大众当中，勇捍无畏，作师子吼，善能说法时，在众会当中的听众，会不一心吗？（不专心吗？）不可以造这种观念！为甚么呢？因为如来在于大众当中，勇捍无畏，而作师子吼，而善能说法时，诸位来会参加的人，都专心一意的在听法的。你的意见如何呢？迦叶！你以为如来在于大众当中，勇捍无畏，作师子吼，善能说法时，诸位来会参加的人都专心一意的听，然而并不欢喜信受而行吗？不可以造这种观念！为甚么呢？因为如来在大众当中，勇捍无畏，能作师子吼，善能说法，诸来会参加的人都专心一意的听，都欢喜信受的。迦叶！你以为如来在大众中，勇捍无畏，作师子吼，善能说法，诸来会参加的人都欢喜信受，然而并不供养吗？不可以造这种观念！因为如来在大众中勇捍无畏，作师子吼，善能说法时，诸来会参加的人都专心一意的听，都欢喜信受，而设供养的。」

迦叶！你以为如来在大众当中，勇捍无畏，作师子吼，乃至信敬供养，然而并没有人剃除须发，穿服三法的法衣，而出家修道的吗？不可以造这种观念！为甚么呢？因为如来在大众当中勇捍无畏，乃至信敬供养，也有人剃除须发，穿服三法衣，出家去修道的。迦叶！你以为如来在大众当中，勇捍无畏，乃至出家学道，而不究竟梵行（完成无上的梵行），至于安隐处（趣于安乐的境地），而为无余涅槃（身

心俱寂灭)吗?不可造这种观念!为甚么呢?因为如来在于大众当中勇捍无畏,乃至有人出家修道,而至于究竟梵行,至于安隐之处,而无余涅槃的!」

这时,迦叶白佛说:「你的意见如何呢?瞿昙!我得于此法中(可以在佛法中)出家受具足戒吗?」佛陀告诉迦叶说:「如果为异学(外道)的人,欲来入于我法当中出家修道的话,当暂留四个月的期间,以便观察,是否称可众意(能和众与否),然后当得出家受戒。迦叶!虽然有此规定,然而也得观看其人而已(看人而定,并不是硬性的规定)。」迦叶说:「如有异学欲来入于佛法中修梵行的话,当暂留四个月,以便观察,是否称可众意,然后当得出家受戒。我现在能在于佛法中,四个年岁之间受观察,而称可众意时,然后乃出家受戒!」佛陀告诉迦叶说:「我已经说过,但观察其人而已(看对方而定,就是许允他不一定要暂留几个月,或几年)。」

那个时候,迦叶就在于佛法中出家受具足戒。这时,迦叶受戒后不久,由于以净信之心而修无上的梵行,而在于现法当中(现世之时),自身作证,所谓生死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不受后有,即成为阿罗汉(无生,应供)。

那时,迦叶听佛所说,乃欢喜奉行!

(二六)三明经{一六}

大意:

此经叙述佛陀在俱萨罗国伊车林中时,三明(通于梨俱、沙磨、夜柔之三吠陀)婆罗门中之沸伽罗婆罗婆罗门的弟子—婆悉咤,与多梨车的弟子—颇罗堕,二位都自说自己之道才是真正得达出要之道,都说自己之教才能至于梵天之道。因争论不已,而请佛陀评论。佛陀则批评他们的生天论,而举出日月之喻,梯之喻,河之喻,山水暴起之喻,以示三明婆罗门之所谓梵天道之虚妄。佛陀说五欲执着之人,是不能生到梵天,行持沙门的清净梵行,才能生至梵天。

佛陀又说梵天是没有恚心、瞋心、恨心,没有家属产业等,而得自在的。而三明婆罗门则和此相反之故,梵天与三明婆罗门并不是「同趣同解脱」,也就是说,并不是同道。因此,三明婆罗门是不能生到梵天。佛陀并说明行持慈悲的比丘,因和梵天同趣同解脱之故,命终之后,会生到梵天!他们听后,则远尘离垢(远离烦恼之尘垢)。而生法眼(洞察真理之眼),而奉行佛法!

大意: 本经叙述佛陀在俱萨罗国的伊车林中时,通于三明(三吠陀)的婆罗门,沸伽罗婆罗的弟子,名叫婆悉咤,和多梨车的弟子,名叫颇罗堕,二人争论其各人所学的道为真正而出要,为通于梵天之道,最后都求决于佛

陀。佛陀乃批评他们的生天论之非，而举出日月之譬，梯之喻，河之喻，出水暴起之喻等。

佛陀说执着五欲的人，不能生于梵天，修行清净的梵行，才能往生其处。梵天并没有恚、瞋、恨等心，也没有家属产业，而得自在，可是他们却和此相反，怎能生彼？而行慈的比丘，乃和梵天同趣同解脱，故能生在其处。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曾在于俱萨罗国的人间游行，和大比丘众一千二百五十人俱在，而诣于伊车能伽罗村，为俱萨罗国的婆罗门村，止宿在于伊车林内（园林）。

这时，有婆罗门，名叫沸伽罗婆罗，及婆罗门，名叫多梨车，他们由于小缘（有些事情），前往伊车能伽罗村。这位沸伽罗婆罗婆罗门，其七世以来的父母都真正（血统纯正），不被他人有所轻毁，对于异典的三部（三吠陀）都讽诵通利。种种

经书也善能分别，又能善于大人的相法，能观察吉凶，及诸祭祀仪礼。有五百名弟子，都教授不废。其中一位弟子，名叫婆悉咤，其七世以来的父母也是真正，也不被他人有所轻毁，对于异学的三部圣典，都讽诵得通利，种种的经书，都尽能分别，也能善于大人的相法、观察吉凶，祭祀仪礼等事。也有五百名的弟子，都教授不废。

多梨车婆罗门也同样的，其七世以来的父母也是真正，也不被他人有所轻毁，对于异学的三部圣典，也讽诵通利，种种的经书都尽能分别，也能善于大人的相法，能观察吉凶，祭祀仪礼都通晓。也有五百名弟子，都教授不废。其中有一位弟子，名叫颇罗堕，也是同样的，其七世以来的父母都真正，都不被他人有所轻毁，对于异学的三部圣典，都讽诵通利，种种的经书都能分别，也能善于大人的相法，能观察吉凶，通于祭祀仪礼，也拥有五百名的弟子，都教授不废。

这时，婆悉咤，和颇罗堕二人，在于清旦，到了园中，遂共论议，更相是非（相互论说其道为是，他道为不是）。这时，婆悉咤对于颇罗堕说：「我所行之道为真正的，为能得出要（能出离苦恼的要道），能至于梵天（指婆罗门教所奉的最高神，及其处），这是我的大师（其师父）沸伽罗婆罗婆罗门所说的。」颇罗堕也说：「我所行之道为真正的，为能出要，而至于梵天的，这是我的大师多梨车婆罗门所说的。」像如是的，婆悉咤乃再三的自称自己之道为真正，颇罗堕也再三的自称自己之道为真正，二人的共论，都各不能决其谁是谁非。

这时，婆悉咤对颇罗堕说：「我听说沙门瞿昙为释迦种族的弟子，已出家成道，于拘萨罗国（俱萨罗）游行于人间，现在乃住在于伊车能伽罗林中，有大的名称，流闻于天下。为如来、至真、等正觉，佛陀的十号都具足，在于诸天、世人、恶魔，或魔天（梵天）、沙门、婆罗门当

中，自身作证，也为他人说法，所说之法，上中下言（始终所说之语），都是真正，义味都具足，梵行为清净。像如是的真人，宜往觐现（应该去拜访）。我听过人说：那位瞿昙乃知道梵天之道，能为他人讲说，常常和梵天有言语的往返，我们应当同往去拜见那位瞿昙，共决此义，假如沙门瞿昙有甚么言说（指教）的话，就应当共同奉持。」那时，婆悉咤、颇罗堕二人，就相随而到了伊车林中，到世尊之处，而问讯后，退坐在一边。

那时，世尊知道他们二人的心中所念之事，就告诉婆悉咤说：「你们二人，在于清旦，到了园中，作如是之论，共相说是非，你们其中一人说：『我法为真正，能得出要，能至于梵天，这是大师沸伽罗婆罗所说的。』另外那一人说：『我法才是真正的，为能得出要，能至于梵天的，这是大师多梨车所说的。』像如是的，再三的

更相是非，有如此之事吗？」

这时，婆悉咤、颇罗堕，听佛的此言，都均惊愕，衣毛都为之倒竖起来，他们都以心自念而说：沙门瞿昙乃为有大神德的人，而能先知他人之心，我们所欲论的事，沙门瞿昙都已事先说完。这时，婆悉咤白佛而说：「此道、彼道，都同样的称为是真正，都说能得出要，能至于梵天，到底为佛伽罗娑罗婆罗门所说的为是，或者为多梨车婆罗门所说的为是呢？」

佛陀说：「如果确实使你婆悉咤所说的此道，和对方所说的那种道都为真正出要之道，都能得至于梵天的话，你们为甚么在清旦之时来至园中共相论议是非，乃至再三的论议呢？」

这时，婆悉咤白佛而说：「诸所有通达于三明（梨俱、沙磨、夜柔的三吠陀）的婆罗门，都说种种道，所谓自在欲道、自作道、梵天道，此三道都是向于梵天。瞿昙！譬如村营里所有的诸道路，都向于城的那样，诸婆罗门虽说种种之道，都是向于梵天的。」

佛陀问婆悉咤说：「那些道，都均趣于梵天吗？」回答说：「尽趣于梵天的。」佛陀又再三的垂问而说：「种种的诸道都尽趣于梵天吗？」回答说：「尽趣于梵天。」

那时，世尊按定其语后，告诉婆悉咤说：「云何（你的意见如何呢？）在通达于三明的婆罗门里面，是否有一人得见梵天的吗？」回答说：「没有人看见过的。」佛陀说：「云何呢？婆悉咤！三明婆罗门的先师们，是否有人得以看见梵天的人吗？」回答说：「没有看见过的人。」

佛陀说：「云何呢？婆悉咤！在过去的三明仙人之所谓耆旧的婆罗门，他们都讽诵通利，能为他人讲说古旧的诸赞诵，以及歌咏诗书（对于古传的吠陀圣典都能讽诵的灵通，也能教人去讽诵，同时歌咏诗书，都事事皆能），这些人的芳名就是：阿咤摩婆罗门（被人尊称为古仙人之一，以下同）、婆摩提婆婆罗门、毗婆审咤婆罗门、伊尼罗斯婆罗门、蛇婆提伽婆罗门、娑婆悉婆罗门、迦叶婆罗门、阿楼那婆罗门、瞿昙摩婆罗门、首脂婆罗门、婆罗损陀婆罗门，他们是否也得看见梵天了吗？」回答说：「没有看见过的。」

佛陀说：「如果那些三明的婆罗门并没有一人得见梵天的人，如三明婆罗门先师们，并没有人看见过梵天的人，又诸古旧的大仙三明婆罗门—阿咤摩等仙人，也没有人得见梵天的话，则应当知！三明婆罗门所说的为非实在的了！」又告诉告诉婆悉咤说：「如有一位淫人说：『我和那位端正（美丽）的女人交通（很亲密），都称叹淫法。』那样，他人曾问他说：『你认识那位女人吗？到底住在于何处呢？是东方呢？西方呢？南方呢？北方呢？』回答说：『不知道。』又问：『你知道那位女人所住的土地、城邑、村落吗？』回答说：『不知道。』又问：『你认识那位女人的父母，以及其姓字吗？』回答说：『不知道。』又问：『你知道那位女人是刹帝利女呢？或者是婆罗门、居士、首陀

罗（奴工）之女吗？』回答说：『不知道。』又问：『你知道那位女人为长短（高矮）、麓细、黑白、好丑吗？』回答说：『不知道。』你的意见如何呢？婆悉咤！那个人所赞叹的为实在吗？」回答说：「不实在。」

佛陀说：「像如是的，婆悉咤！通于三明的婆罗门所说的，也是如是的。为没有实在的。云何呢？婆悉咤！你们这些三明婆罗门看见日月所游行、出没的处所，都向之而又手供养，而能作如是之说：『此道为真正，当得出要，而至于日月之处。』与否则？」回答说：「如是！三明婆罗门看见日月所游行、出没的处所，都叉手供养，然而不能说：『此道为真正，当得出要，至于日月所住之处的。』」

佛陀说：「如是！婆悉咤！三明婆罗门看见日月所游行、出没之处所，都叉手供养，但是不能说：『此道为真正，当得出要，能至于日月所住的处所。』然而却常叉

手供养恭敬，这岂不是虚妄吗？」回答说：「如是！瞿昙！那实在是虚妄！」

佛陀说：「譬如有人，将梯立在于空地（没有堂阁的地方），其余的人问而说：『你立此梯作甚么呢？』回答说：『我欲升上堂阁去。』又问：『堂阁在甚么地方呢？是东呢？是西、南、北方呢？』回答说：『不知道。』你的意见如何呢？婆悉咤！此人立此梯而想升上堂阁，这岂不是虚妄了吗？」回答说：「像如是的，他实在是虚妄啊！」

佛陀说：「三明的婆罗门也是如是，为虚诞无实。婆悉咤！五欲洁净，非常的令人爱乐（依于眼根等五根而分别，而会使人生喜乐的色境等五境）。那五种呢？眼根看见色境，而令人非常的爱乐，耳听声，鼻嗅香，舌尝味，身感触，都非常的令人可爱乐。然而这在我的贤圣法当中，为之执着，为之系缚，为之钩锁的。那些三明的婆罗门都被五欲所染，都爱着坚固，而看不见其有过失，而不知道出要之法。他们被五欲所系缚，好像奉事日月水

火等事，而唱念说：『扶接我去往生于梵天者！』这是不会有的事。譬如阿夷罗河（无胜河，沿舍卫城流经迦毘罗城之南，而往东南流之河），其河中之水很平静，岸的乌鸦、鸟类都可以得饮其中之水。有一人在此岸，其身被重重的系缚，而空叫彼岸而说：『来渡我去吧！』彼岸是否会来渡此人吗？」回答说：「不可能的。」

佛陀说：「婆悉咤！五欲很洁净，非常的令人可爱乐，然而在于贤圣法中，犹如钩锁的。可是那些三明的婆罗门，都被五欲所污染，都爱着坚固，看不见其有过失，不知出要！他被五欲所系缚之事，都像奉事日月水火，而唱说：『扶接我去往生于梵天』，也是如是的道理，终究不会有如此之事。婆悉咤！譬如阿夷罗河，其水平静，岸上的乌鸦、鸟类都得以饮。然而有人欲渡过此河，而不用其手足身力，也不依于船楫，能得渡过吗？」回答说：「不可能的。」

佛陀说：「婆悉咤！三明的婆罗门，也是如是的。并不修行沙门应修的清净梵行，而更修其余之道的那些不清净之行（不是修道者应修的诸行），想依之而欲求往生于梵天的话，那是没有这道理的。婆悉咤！犹如山水暴起，会多漂没人民，也没有船楫，也没有桥梁，有行人到来，欲渡过彼岸，看见山水暴起，多漂人民，也没有船楫，又没有桥梁，那个人即自念而说：我现在宁可多集草木，牢牢坚固的缚一小楫，自己用身力，以便渡过彼岸吧！于是，就这样的去缚一小楫，自用身力，安稳的渡过彼岸，婆悉咤！这也是如是的，如比丘舍弃非沙门应行的不清净之行，而修行沙门的清净梵行，而欲往生于梵天的话，就会有这道理的。你的意见如何呢？婆悉咤！梵天有恚心吗？或者无恚心呢？」回答说：「没有恚心的。」又问：「三明的婆罗门有恚心，或没有恚心呢？」回答说：「有恚心的。」

佛陀说：「婆悉咤！梵天没有恚心，三明的婆罗门有恚心。有恚心和没有恚心，并不共同（异道而行），并不俱为解脱（一解脱，一不解脱），并不是相趣向（不同向）。因此之故，梵天和婆罗门，乃不共同（不同道）。你的意见如何呢？婆悉咤！梵天有瞋心呢？或者没有瞋心呢？」回答说：「没有瞋心的。」又问：「三明的婆罗门为有瞋心呢？或者没有瞋心呢？」回答说：「有瞋心的。」

佛陀说：「梵天没有瞋心，三明的婆罗门有瞋心，有瞋心和无瞋心乃为不同趣，不同解脱，因此之故，梵天与婆罗门，并不共同的（不一样的）。你的意见如何呢？婆悉咤！梵天有恨心呢？没有恨心呢？」回答说：「没有恨心的。」又问：「三明的婆罗门有恨心吗？没有恨心吗？」回答说：「有恨心的。」

佛陀说：「梵天没有恨心，三明的婆罗门有恨心，有恨心的和没有恨心的，为不同趣，不同解脱，因此之故，梵天与婆罗门，乃不共同的（并不同道）。你的意见如何呢？婆悉咤！梵天有家属、产业吗？」回答说：「没有。」又问：「三明的婆罗门有家属、产业吗？」回答说：「有的。」

佛陀说：「梵天并没有家属、产业，三明的婆罗门为有家属产业，有家属产业，和无家属产业，乃为不同趣，不同解脱，因此之故，梵天与婆罗门，乃不共同的。你的意见如何呢？婆悉咤！梵天得自在呢？不得自在呢？」回答说：「得自在的。」又问：「三明的婆罗门得自在呢？不得自在呢？」回答说：「不得自在。」

佛陀说：「梵天为得自在，三明的婆罗门乃不得自在，不得自在和得自在的，则不同趣，不同解脱，因此之故，梵天和婆罗门，乃不共同也。」（不同道）。

佛陀又说：「那些三明的婆罗门，假如有人来问难深义之时，听说都不能具答，实在如是吗？」回答说：「实在是这样。」

这时，婆悉咤和颇罗堕二人，都白佛而说：「暂且搁置余论。我们听说沙门瞿昙，乃明识梵道，能为他人讲说，又和梵天相见往来言语（和梵天都常来往谈话）。唯愿沙门瞿昙您！能以慈愍之故，讲说梵天之道，开示演布给我们知道！」

佛陀告诉婆悉咤说：「我现在问你，你就随你的意见回答我。你的意见如何呢？婆悉咤！那个心念国（南传为摩那婆迦陀村），离开这里为远呢？为近呢？」回答说：「为近。」佛陀说：「假如有人生长在于那个国家，有其它的人问那个国家的道径，你的意见如何呢？婆悉咤！那个人生长在于那个国家，回答那个国家的道径，是否有疑问吗？」回答说：「没有疑惑的。为甚么呢？因为在于那个国家生长的之故。」佛陀说：「假如那人生长在于那个国家，或者有疑惑。然而如果有人来问我有关于梵道的话，乃为没有疑问的。为甚么呢？因为我乃数数（常常）讲说那梵道之故。」

这时，婆悉咤和颇罗堕，都白佛而说：「且搁置此论。我们听说沙门瞿昙您，乃明识梵道，能为他人讲说，又和梵天相见往来言语，唯愿沙门瞿昙您，由于慈愍之故，为我们讲说梵道，开示广布！」

佛陀说：「你们要谛听！听后要善思念它！当会为你们讲说。」回答说：「唯然！愿乐欲闻！」

佛陀说：「如果如来、至真、等正觉出现于世間，佛陀的十号都具足，乃至四禅，而在于现法当中，为自娱乐（自受用安乐）。为甚么呢？因为这种境地乃由于精勤，专念于道而不忘，乐于独自在于闲静之处，而不放逸之故。他乃以慈心遍满于一方，其余之方也同样的广布无边际，都无二、无量，无恨、无害，游戏于此心，而自娱乐。悲、喜、舍之心，也同样的遍满于一方，再进而其余之方也同样的广布而无边际，都无二、无量，没有结恨，没有恼害之意，而游戏于此心，以自娱乐（在慈悲喜舍四无量心自受用安乐）。你的意见如何呢？婆悉咤！梵天有恚心呢？没有恚心呢？」回答说：「没有恚心。」

又问：「行慈的比丘，有恚心呢？没有恚心呢？」回答说：「没有恚心。」佛陀说：「梵天没有恚心，行慈的比丘也没有恚心，无恚心与无恚心，乃为同趣，同解脱，因此之故，梵天与比丘，都为共同的（同道的。）你的意见如何呢？婆悉咤！梵天有瞋心呢？或者没有瞋心呢？」回答说：「没有的。」又问：「行慈的比丘有瞋心呢？或者为没有瞋心呢？」回答说：「没有的。」佛陀说：「梵天没有瞋心，行慈的比丘也没有瞋心，无瞋心和无瞋心的，乃为同趣，同解脱，因此之故，梵天和比丘，都共同的（同道）。你的意见如何呢？婆悉咤！梵天有恨心呢？或者没有恨心呢？」回答说：「没有。」又问：「行慈的比丘有恨心呢？没有恨心呢？」回答说：「没有。」佛陀说：「梵天没有恨心，行慈的比丘也没有恨心，无恨心和无恨心的乃为同趣，同解脱，因此之故，比丘和梵天都为共同的。你的意见如何呢？婆悉咤！梵天有家属产业吗？」回答说：「没有。」又问：「行慈的比丘有家属产业吗？」回答说：「没有。」

佛陀说：「梵天没有家属，没有产业，行慈的比丘也没有家属产业，无家属产业和无家属产业的，乃为同趣，同解脱，因此之故，梵天与比丘，乃俱为共同的

（同道）。你的意见如何呢？婆悉咤！梵天能得自在与否呢？」回答说：「得自在的。」又问：「行慈的比丘得自在吗？」回答说：「得自在的。」佛陀说：「梵天得自在，行慈的比丘也得自在，得自在的和得自在的为同趣，同解脱，因此之故，梵天和比丘乃俱为共同的（同道）。」

佛陀又告诉婆悉咤说：「当知！行慈的比丘，在其身坏命终之时，有如发箭之顷，会往生于梵天上的。」佛陀说此法之时，婆悉咤和颇罗堕，就在于其座上远尘离垢（远离烦恼的尘垢），诸法的法眼（看透诸法之眼）。于是生焉。

那时，婆悉咤、颇罗堕，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佛说长阿含经卷第十六完

（二七）沙门果经{一七}

大意：

此经叙述佛陀在王舍城的庵婆园中时，阿闍世王曾问雨舍大臣说：今宵为十五满月之日，应该做甚么？大臣则请大王寻求六师外道之学说信条，以期心识之领悟。而寿命童子（医师）则请大王到佛所去求心理之开悟。阿闍世王采纳寿命童子之语，而诣于佛所去请教佛陀。大王说：从前曾经请问六师外道之不兰迦叶（伦理的偶然论者）、末伽梨瞿舍利（一种宿命论者、怀疑论者）、阿耆多翅舍钦婆罗（一种唯物论者，主张唯物的断灭论）、婆浮陀伽梅那（一种唱说机械说者—自然主义者）、散苦夷毘罗梨沸（一种诡辩论者）、尼干子（唱克己说者）等人有关于沙门的果报。然而都不能得到圆满的解答。佛陀则说能出家为沙门，就会受大家的尊敬，会得三明（了知智法之明—宿命明、天眼明、漏尽明）阿闍世王则于佛前忏悔其杀害父王之罪，而得受三皈五戒，而为优婆塞。

大意：本经叙述佛陀在王舍城的庵婆园中时，阿闍世王乃以十五日满月之时，曾问雨舍大臣该做甚么事？大臣建议应访大师外道去求心灵的安宁，寿命童子则请他去佛所，以求内心的开悟。王乃往访佛所，述及从前请问大师外道有关于沙门的果报的问题，都不得满意的回答。佛陀说出家为沙门，则受众人所尊敬，而得三明。阿闍世王在这时忏悔杀害父王事，而受三皈五戒，而为优婆塞。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在于罗阅祇（王舍城）的耆旧童子（小儿医师，名耆婆，寿命童子）的庵婆园内，和大比丘众一千二百五十人俱在。

那时，国王阿闍世一韦提希夫人之子，在于十五日月满之时，命第一的夫人，对她而说：「今夜乃非常的清明，和白昼并没有异，应当要做甚么为宜呢？」夫人白王说：「现在十五日夜，月满之时，和白昼并没有异，厅该沐发澡浴，和那些诸婬女们，以五欲自娱为宜。」

这时，大王又命第一太子，优耶婆陀（帛贤），告诉他而说：「今夜为月的十五日，为月满之时，和白昼并没有异，应当要作甚么为宜呢？」太子白王说：「今夜为十五日，为月满之时，和白昼并没有异，应该聚集四种兵队，和他们共谋议论讨伐边逆，然后回来在此共相娱乐为宜。」

这时，大王又命勇健大将，告诉他而说：「现在为十五日，为月满之时，今夜非常的清明，和白昼并没有异，应当做甚么为宜呢？」大将白王说：「今夜清明，和白昼并没有异，应该召集四兵，案行天下，以察知有逆顺之事。」

这时，大王又命雨舍婆罗门（婆罗门出身的大臣），告诉他而说：「现今十五日，为月满之时，此夜非常的清明，和白昼并没有异，应当要往诣那些沙门、婆罗门之处，才能有所开悟我心呢？」这时，雨舍大臣白王说：「今夜非常的清明，和白昼并没有不同，有一位不兰迦叶（伦理偶然论者，六师外道之一，以下同），他在于大众当中，为一导首，有多智识，其名称乃远闻，有如大海之多所容受那样，为大众所供养的人。大王！应该要往诣其处去问讯，大王如果往见的话，心内或者会开悟（会快乐）！」

大王又命雨舍之弟，须尼陀（大臣），告诉他而说：「今夜非常的清明，和白昼并没有异，应该诣于那些沙门、婆罗门之处，才能开悟我的心灵呢？」须尼陀白王说：「今夜非常的清明，和白昼并没有异，有一位末伽梨瞿舍梨（宿命论者），在于大众当中，当为导首，有多智识，其名称乃远闻，有如大海之没有不容受那样，为大众所供养的人。大王！应宜往诣其处，去问讯，大王如往见的话，内心或者有所开悟。」

大王又命典作大臣，而告诉他说：「今夜非常的清明，和白昼并没有异，应该往诣那些沙门、婆罗门之处，才能开悟我的心灵呢？」典作大臣白王说：「有一名阿耆多翅舍钦婆罗（唯物断灭论者），他在于大众当中，为之导首，有多知识，其名称乃远闻，有如大海之没有不容受那样，为大众所供养的人。大王！应该往诣其处去问讯，大王如往见的话，内心或者会开悟的。」

王又命伽罗守门之大将，告诉他而说：「今夜非常的清明，和白昼并没有异，应当往诣那些沙门、婆罗门之处，才能开悟我的心灵呢？」伽罗守门大将白王说：「有一位婆浮陀伽旃那（机械论者），他在于大众当中，为之导首、有多智识，其名称乃远闻，有如大海之没有不容受那样，为大众所供养的人。大王！应该前往其处，去问讯，大王如往见的话，心灵或者会开悟。」

大王又命优陀夷漫提子，而告诉他说：「今夜非常的清明，和白昼并没有异，应该要往诣于那些沙门、婆罗门之处，才能开悟我的心灵呢？」优陀夷白王说：「有一位散若夷毗罗梨沸（诡辩论者），在于大众当中，为一导首，多所知识，其名称乃远闻，有如大海之没有不容受那样，为大众所供养的人。大王！应该前往去问讯，大王如往见的话，心灵或者会开悟。」

大王又命其弟，无畏，而告诉他说：「今夜非常的清明，和白昼并没有异，应当往诣那些沙门、婆罗门之处，才能开悟我的心灵呢？」其弟无畏白王而说：「有一位尼干子（裸形外道，苦行主义者），在于大众当中，为一导首，多所知识，其名称乃远闻，有如大海之没有不容受那样，为

大众所供养。大王！应该前往其处去问讯，大王如往见的話，心灵或者会开悟。」

王又命寿命童子（耆旧童子），而告诉他说：「今夜非常的清明，和自昼并没有异，应当往诣那些沙门、婆罗门之处，才能开悟我的心灵呢？」寿命童子白王说：「有一位佛陀、世尊，现在住在于我所有的庵婆园中。大王！您应该到那里去问讯，大王如果往见的話，内心必定会开悟的。」

王乃敕寿命童子说：「整严我所乘的宝象，以及其余五百白象。」耆旧童子就受王的教令，实时叫人严饰大王所乘的白象，以及其它的五百象，然后，白王而说：「严驾等事都已完备了，唯愿大王知时！」

阿闍世王就自乘其宝象，令五百位夫人乘五百牝象（母象），手里各执火炬，现出大王的威严，离开罗阅祇（王舍城），欲往诣佛所，小行进路（刚起步不久），乃告诉寿命童子说：「你现在诳惑我，陷固于我，引我，以及大众，欲与冤家吗？」寿命童子白王说：「大王！我不敢欺惑大王，不敢陷固而引大王及大众，持与冤家，大王只要前进的话，就必定能获得福庆的。」

这时，大王又小前进，又告诉寿命童子说：「你欺诳我，陷固于我，欲引我，及诸大众，持与冤家吗？」像如是的一而再，再而三的问他。为甚么呢？因为大王听说佛陀那边有大众一千二百五十人，都寂然无声，疑为将有所谋的样子之故。寿命童子乃再三的白王说：「大王！我不敢欺诳陷固，引王及大众持与冤家的。大王只要前进，必定会获得福庆的。为甚么呢？因为那位沙门之法乃常乐于闲静，因此之故，就听不到有人发声之音，王只要前进，你看！园林也现在眼前了。」

阿闍世王到达园门时，就下其象、解其所带的剑，退下其伞盖，去掉其五威仪（所谓剑、盖、冠、拂、履，均有珠宝饰物），以徒步进入于园门，而告诉寿命说：「现在佛陀、世尊到底在甚么地方呢？」寿命报告说：「大王！现在佛陀乃在于那高堂（讲堂）上面，前面有明灯，世尊一定处在于其师子座（佛为法王，其座席乃形容为万兽之王之座），南面（面向南）而坐，大王小一前进，自会见到世尊。」

那时，阿闍世王乃往诣讲堂之处，在于外面洗足，然后上堂，默然而回顾四方，而生欢喜心，口自发言而说：「现在诸沙门都寂然静默，止观具足（完成内心之静止，故都说上观成就），愿使我的太子优婆耶（优耶婆陀，帛贤），也能上观成就，和这些人没有不同！」

那时，世尊告诉阿闍世王说：「你怀念太子之故，口自发言：愿使太子优婆耶，也能止观成就，和这里的人无异！你可以到前面来坐。」这时，阿闍世王就到前面，将其头面礼拜佛足，然后退坐在一边，而白佛说：「现在欲有所问，如有闲暇（不打扰清修，允许发问），乃敢请问。」佛陀说：「大王！如果欲有发问的话，便可以发问的了。」

阿闍世王白佛说：「世尊！如现在的人们，有的乘象、乘马车，学习刀、矛、剑、弓矢、兵仗、战斗之法；那些王子、力士、大力士、僮使、皮师、剃发师、织发师、车师、瓦师、竹师、苇师（织席工人），都用种种的技术，以便自求生存于世间（各有职业才能生活），也由之而可以自恣娱乐。父母、妻子、奴仆、僮使，也因之而共相娱乐（都有生产，而得以养活他人）。像如是的营生，而现有如是的果报。现在的诸沙门们，以现在之所修，现在能得其果报吗？」佛陀告诉大王说：

「你是否曾诣于诸沙门（通指出家学道的人）、婆罗门之处，去问过如此之义吗？」

大王白佛说：「我曾经往诣诸沙门、婆罗门之处，去问过如此之义。我忆起有一个时候，到了不兰迦叶（偶然论者）之处，问他而说：『如人们之乘象、乘马车，学习兵法，乃至以种种工作去营生（以工作而自存活），而得现有的果报（能快快乐乐的活下去）。于今在此的大众，现在修道，现在能得果报吗？』那位不兰迦叶回答我说：『大王如自作，或者教人去作，去作那些斫伐残害，煮炙切割，去恼乱众生，

使众生愁忧啼哭。或者杀生、偷盗、淫逸、妄语，或者踰墙去劫夺人家的财物，或者放火把他人的家产焚燃，或者断阻人的行道而为恶等事。大王！行如此之事，都不是叫做恶。大王！假如用利剑去脔割一切的众生，作为肉聚，弥满在于世间，这也不是恶，也没有罪报的。在于恒水（恒河）的南岸，脔割众生，也没有恶报，在于恒水的北岸，作大布施的祭祀大会，布施给一切众生，利益他人，平等的利益人，也没有甚么福报的。』大王讲后，又白佛说：「犹如有人问起瓜之事，而他却以李之事回答人家，问起李，而回答瓜，也是如是的。我问他现在可以得果报吗？而他却回答我而说甚么没有罪福等报。我就自念而说：我是刹帝利王，是以水浇头之种（正式即位之王），无缘而杀出家人，系缚驱遣此出家人。这时，我曾怀此忿结之心，然而作此念后，就便舍去那个地方。」

又白佛而说：「我曾经在于一个时候，到了末伽梨拘舍梨（宿命论者）之处，问他而说：『如现在的人们，有的乘象，乘马车，学习兵法，乃至以种种的职业，而自营生，都均为有现在的果报。现在于此的大众，正在修道，现在能得果报吗？』他乃回答我说：『大王！并没有所谓施，没有所谓与人，没有祭祀法；也没有所谓善恶，没有善恶之报；没有今世，也没有后世，没有父，没有母，没有天，没有化生，没有众生；世间并没有沙门、婆罗门，没有平等的行者，也没有今世，也没有后世，没有自身作证，没有布现他人（向他人讲说其所证之义，所谓度他人）。诸言为有的，均为是虚妄。』世尊！犹如有人，问瓜而回答李，问李而回答瓜那样，他也是如是。我问他现在得果报否？他则以没有之义来回答我，我就自念而说：我是刹帝利王，是以水浇头之种，无缘而杀出家人，系缚驱遣他。这时，我乃怀着忿结之心，作此念后，就便舍弃其处而去。」

又白佛说：「我又在于某一时间，至于阿夷多翅钦婆罗（唯物论的断灭论者）之处，问他而说：『大德！如人乘象，乘马车，学习于兵法，乃至以种种的职业而自营生，都均为有现在的果报。现在于这里的大众，现在修道，现在得果报吗？』他回答我说：『受于四大（地水火风四大要素）的人，如果取于命终的话，地大就会还皈于地，水大就会还皈于水，火大就会还皈于火，风大就会还皈于风，都均会败坏，诸根都会皈于空。如人死亡之时，则以床舆，举其身，放置于冢间，以火烧其骨，成为如同白鸽之色（灰白色），或者会变为灰土。不管是愚者，或者是智者，取于命终的话，均为坏败，为断灭之法（断见之论，所谓没有来生的生命的相续）。』世尊！犹如有人，问李而回答瓜，问瓜而回答李，他也是如是。我问他现得果报与否？而他却回答我以断灭之法，我就自念而说：我是刹帝利王，为以水浇头之种，无缘而杀出家人，系缚而驱逐吧！这时，我乃怀着忿结之心，作如是之念后，就便舍弃那个人而去别处。」

又白佛说：「我在于往昔的某一时间，至于波浮陀伽旃那（机械论者）之处，问他而说：『大德！如人乘象，乘马车，学习于兵法，乃至以种种的职业而自营生，均为有现在的果报。现今在此的大众，现在修道，现在可以得果报吗？』他回答我说：『大王！没有甚么力，没有甚么精进的人，没有力，没有甚么方便的。也没有因，没有缘，而众生为染着，没有因没有缘，而众生清静。一切众生，有生命之类，均为没有力，不能得自在，没有甚么冤讎定在于其数之中，在于此六生中受诸苦与乐。』犹如问李，而以瓜回答，问瓜，而以李回答那样，他也是如是。我问他现在得果报与否？他却以无力来回答我，我就自念而说：我是刹帝利王，以水浇头之种，无缘而杀出家人，系缚而驱遣他？这时，我乃怀着忿结之心，作此念后，就便舍弃那人，而去。」

又白佛说：「我在于往昔的一个时候，至于散若毗罗梨子（诡辩论者）之处，问他而说：『大德！如人乘象，乘马车，学习兵法，乃至以种种的职业而自营生，都均为有果报。现今的此大众，现在正在修道，现在能得果报与否呢？』他回答我而

说：『大王！现在有沙门的果报与否？像如是而问的话，则回答此事为如是：此事为实在的，此事为异，此事为非异非不异。大王！现在没有沙门的果报吗？像如是而问的话，回答此事为如是：此事为实，此事为异，此事为非异非不异。大王！现在非有非无沙门的果报吗？像如是之问的话，回答其事为如是的：此事为实，此事为异，此事为非异非不异的。』世尊！犹如人问李，而以瓜回答他，问瓜，而以李回答他，他也是如是的。我问他现在得果报与否？而他却以异论（不同的论议）来回答我，我就自念而说：我是刹帝利王，以水浇头之种，无缘而杀出家人，系缚而驱遣他；这时，我乃怀着忿结之心，作如是之念后，就便舍弃其人而去。」

又白佛说：「我在往昔的一个时候，到了尼干子（苦行外道）之处，问他而说：『大德！犹如有人乘象、乘马车，乃至作种种的职业而自营生，现在都有其果报。现今的此大众，现在正在修道，现在能得果报吗？』他回答我说：『大王！我是一切智，一切见的人，为尽知而无余遣。不管是行，或者是住，或者是坐是卧，都觉寤而无余，智慧都常现在前。』世尊！犹如有人，问李，而以瓜回答，问瓜而以李回答，他也是如是。我问他现在得果报与否？而他却回答我，说他是一切智的人，我就自念而说：我是刹帝利王，是以水浇头的种，无缘而杀出家人，系缚驱遣于他？这时，我怀着忿结之心，作此念后，就便舍弃他而去。因此之故。世尊！现在我到这里来问如是之义，所谓：如人乘象，乘马车，学习兵法，乃至以种种的职业去营生，现在都均为有其果报。于今沙门现在的修道，现在能得果报吗？」

佛陀告诉阿阇世王说：「我现在还问大王你，你就随你的意见回答于我。你的意见如何呢？大王！王家的僮使、内外的工作人员，都看见大王在于十五日月满之时，沐发澡浴之后，在于高殿上和诸婬女们共相娱乐之事，就作如是之念而说：咄哉！

（愚哉！）行之果报乃至是乎？（为甚么这样的将其大王的福报消耗在此种娱乐呢？）这位国王阿阇世，乃以十五日月满之时，沐发澡浴，在于高殿上和诸婬女们，以五欲而自娱乐，谁能知道这就是行其福报吗？（消福报）。那个人就在于后来之时（到后来），剃除须发，服三种法衣，出家去修道，修行平等之法（喜乐在于闲静处禅坐，以维身心的均等不动）。你的意见如何呢？大王！大王遥见此人之来到时，是否还会起念而说：这人是我的仆使与否呢？」大王白佛说：「弗也！世尊！如果看见此人到这里来的话，应当起迎而请坐。」佛陀说：「这岂不是沙门之现得果报吗？」大王说：「如是！世尊！这是现得沙门的果报。」

佛陀又说：「其次，大王！如果在大王的国界之内寄居的客人，食王你的廩赐，而看见大王在于十五日月满之时，沐发澡浴后，在于高殿上和诸位婬女们五欲自娱时，他也曾作如是之念：咄哉！大王行（享受）其福报，为甚么至于如是呢？谁能知道这就是行其福报的吗？（损其福报）他就在于后来之时，剃除须发，服三法衣，出家去修道，而行持平等之法。你的意见如何呢？大王！大王如果遥见此人来到的话，是否还会起念而说：此人是我的客民，是食我的廩赐的人吗？」大王说：「弗也！如果我看见他由远处而来的话，当会起迎礼敬，会向他问讯，请他就座。」佛陀说：「你的意见如何呢？大王！这不是沙门现在所得的果报吗？」大王说：「如是（是的）！这乃现得的沙门的果报的。」

佛陀又说：「其次，大王！我为如来至真等正觉，而出现于此世间的。如果有人进入我法的话，乃至能证三明（宿命、天眼、漏尽，为了知智法，故为智明，或智证明），能灭除诸闇冥，而生大智明，所谓漏尽智证明是。为甚么呢？因为这乃由于精勤，专念不忘，乐于独住闲静之处，而不放逸之故。你的意见如何呢？大王！这不是沙门所得的现在的果报

吗？」大王回答说：「如是！世尊！实在是沙门现在的果报！」

那时，阿阇世王就从座起，头面礼拜佛足，白佛而说：「唯愿世尊接受我的悔

过！我因为狂愚痴冥而无识，我父摩竭瓶沙王（摩竭陀国的频婆娑罗王），乃以王法治化，并没有偏枉，而我由于迷惑于五欲，实在伤害父王。唯愿世尊加哀慈愍，受我的悔过吧！」

佛陀告诉大王说：「你为愚冥无识，但自悔过，你因迷惑于五欲，乃伤害你的父王，现在于贤圣当中，能忏悔罪过的话，就能自得饶益。我怜愍你之故，摄受你的忏悔罪过！」

那时，阿阇世王礼拜世尊之足后，退在于一边而坐，佛陀乃为之说法，示教利喜于他。大王听佛的教言后，就白佛而说：「我现在皈依佛 皈依法 皈依僧，请听允我在于正法当中，为一优婆塞！自今以后，尽形寿不杀生 不偷盗 不邪淫 不欺诳 不饮酒，唯愿世尊，及诸大众们，明天受我的邀请供养！」

那时，世尊默然许可他的邀请。这时，大王看见佛陀默然受其邀请后，就起礼佛，遶佛身边三匝之后回去。

大王离开佛处不久之后，佛陀曾经告诉诸比丘们说：「这位阿阇世王的罪过已损减，已经拔除其深重的罪咎。如果阿阇世王不杀害其父王的话，当会在于此听法的座上，得法眼净（明见真谛）。而阿阇世王现在由于自悔过之故，其罪咎已损减，已拔除其重咎的了。」

这时，阿阇世王至于中途之时，告诉寿命童子说：「善哉！善哉！你现在对于我乃为多所饶益（你的建议，使我收到很大的利益）。你首先称说赞叹如来的指授开发是如何如何，然后引我去世尊之处，而得蒙开悟（受佛教导而有所领悟），非常的感谢你的恩情，终身不会遗忘！」这时，大王还宫后，办诸肴膳，种种的饮食，等到明天之时到，就去邀请：唯愿圣者（佛陀）知道时宜。

那时，世尊着衣持钵，和众弟子一千二百五十人都俱在，而同往诣于王宫，到后，就座而坐。这时，大王乃亲自斟酌，供养佛陀及诸僧伽，食毕而放钵，而行澡水之后，礼拜世尊的双足，白佛而说：「我现在再三的悔过！我乃为一狂愚痴冥而无识，我父摩竭瓶沙王，以王法去治化，并没有偏枉，然而我乃迷于五欲，实害父王。唯愿世尊加哀慈愍，接受我的悔过！」

佛陀告诉大王说：「你为愚冥无识，迷于五欲，乃害你的父王。然而现在于贤圣法中，能够忏悔罪过的话，就会自有饶益，我现在怜愍你，接受你的悔过。」

这时，大王礼拜佛足后，取一小座，在于佛前而坐，佛陀乃为他说法，示教利喜。王听佛教法之后，又白佛说：「我现在再三的皈依于佛，皈依于法，皈依于僧，唯愿听允我在于正法当中，作为一位优婆塞！自今以后，尽形寿不杀生 不偷盗 不耽淫 不欺诳 不饮酒。」

那时，世尊为阿阇世王说法，示教利喜大王后，就从其座起而回去。

那时，阿阇世王，以及寿命童子，听佛所说后，都欢喜奉行！

(二八)布咤婆楼经{一七}

大意：

此经叙述佛陀至舍卫国的梵志林中时，曾垂问布陀婆楼婆罗门作何事，讲何法？婆罗门则叙说想生想灭之论、有常无常论、有边无边论、命身一异论，如来终非终论等诸论。佛陀加以评语说：这些哲学问题并不是正觉泥洹之法，四圣谛才是契于法义的梵行，能得无为寂灭、正觉泥洹（涅槃）。

其次佛陀则为象首舍利弗提示佛道修行的梯阶，象首舍利弗因之而得三皈五戒，而为优婆塞，布陀婆楼则得出家受戒，后证阿罗汉果。

大意：本经叙述佛陀往诣于舍卫国的梵志林中，布陀婆罗梵志曾经论述想生想灭之论，有常无常之论，有边无边之论，命身一异论，如来终非终论等论。佛陀说这些论说并不能完成正觉，不能达到涅槃，四圣谛才是合于法义的梵行，能证得无为寂灭，正觉泥洹。其次，佛陀乃对象首舍利弗提示佛道修行的阶梯，象首舍利弗即得三皈、五戒而为优婆塞，布陀婆楼即出家受戒而得证果。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和大比丘众，一千二百五十人俱在。

那时，世尊在于清旦之时，着衣持钵，进入于舍卫城去乞食。这时，世尊曾思念而说：今天要去乞食，然而时间还早，现在我宁可前往布陀婆楼梵志之林中，去参观参观，等到时间一到，才去乞食为是。那时，世尊就往诣于梵志林中，那个时候，布陀婆楼梵志曾经遥见佛陀到这里来，实时起迎而说：「善来！沙门瞿昙！您很久没到这里来，现在是为了甚么事缘而能屈驾照顾的呢？（甚么风把您吹来的呢？）您可前来就座！」

那时，世尊即就其座，世尊告诉布陀婆楼说：「你们集聚在这里，是在作甚么呢？是讲说些甚么呢？」

梵志白佛说：「世尊！昨天有很多的梵志、沙门、婆罗门，集聚于此婆罗门堂，曾说如是之事，为相违逆之论（各说相反不同的理论）。瞿昙！或有梵志曾作如去之论而说：『人间乃无因无缘，而生想的，也无因无缘而想会灭的。想乃有去有来（想为有生灭），来时则想会生，去时则想会灭。』瞿昙！有一种梵志曾作如是之说：『由于命（灵魂）有，而想（自我）生，由于命有，而想灭，那个想（自我），为有去有来（有生有灭），来则想生，去则想灭（想来时，那时就是有想者）。』瞿昙！有一类的梵志曾作如是之说：『如先所言（刚才的那一种理论），并没有这道理的。有一种大鬼神，为有大的威力，就是他执持吾人之想而去，他也执持吾人之想而来。如他把想执持而去的话，则想会灭，假若他将想执持而来的话，则想就会生。』我因此之故，生起如是的思念：如果思念沙门瞿昙的话，必定会知道这个真义，必能善知想知灭定（增上想之灭的境地的智慧）。」

那时，世尊告诉梵志说：「那些种种之论，均为有过咎，所谓：无因无缘，而有想（自我）之生，无因无缘，而有想（自我）之灭。或说想有去来，来时则想生，去时则想灭。或者说由于命（灵魂）而想（自我）生，由于命，而想灭。或者言：想（自我）有去来，来时则想（自我）

生，去时，则想灭。或者说：没有这些道理，乃有大的鬼神，由他执持想而来，也由他执持而去，执持而来，则想生，执持而去，则想灭。像如是这般的言说的话，

均为有过咎的。为甚么呢？梵志！因为有因缘，而有想之生，有因缘，而有想之灭啊！

如果如来出现于世间，为至真，为等正觉，佛陀的十号都具足。而有人在于此佛法当中去出家，去学道，乃至因之而灭除覆蔽心之五盖（贪 瞋 睡 悔 疑）的话，就能除去欲贪，消灭恶不善之法，而有觉、有观（有寻伺的作用），而由于离欲而生的喜与乐，而入于初禅。这是先灭欲想，而生的喜与乐之想。梵志！由于此之故，而知道，有因缘的关系才会有想之生，有因缘的关系才会有想之灭的。其次，灭除有觉、有观，内喜而一心（内净心而一境性），而为无觉、无观（没有寻伺），由于禅定而生之喜与乐，而入于第二禅。梵志！此人的初禅之想已灭，而二禅之想生起，由于此之故，而知道有因缘而想灭，有因缘而想生。其次，舍弃喜而修护（由喜之舍离，而成为舍，为无执着的状态，所谓离喜，而妙乐之地），专念一心，自知身乐，为贤圣者之所希求的，为护念清净（舍，而正念乐住），而入于第三禅。梵志！此人的二禅之想消灭，三禅之想生起，由于此之故，而知道有因缘而想灭，有因缘而想生。其次，舍苦舍乐，先前已灭忧与喜，而护念清净（舍念清净地），而入于第四禅。梵志！此人的三禅之想灭，四禅之想之生，因此之故，而知道有因缘而想灭，有因缘而想生。

其次，舍离一切的色想（有关于色界之想），灭除恚想，而不念异想（种种不同之想），而入于空处（空无边处，无色界之一）。梵志！将一切色想消灭，而空处之想即生，由于此之故，而知道有因缘而想灭，有因缘而想生。其次，超越一切空处，而入于识处（识无边处，无色界之二）。梵志！此人的空处之想灭，识处之想生，因此之故，而知道有因缘而想灭，有因缘而想生。其次，超越一切识处，而入于不用处（无所有处，无色界之三）。梵志！此人的识处之想灭，不用处之想生，由于此之故，而知道有因缘而想灭，有因缘而想生。其次，舍离不用处，而入于有想无想处（非有想非无想处，无色界的第四）。梵志！此人的不用处之想灭，有想无想处之想生，由于此之故，而知道有因缘而想灭，有因缘而想生。其次，此人舍离有想无想处，而入于想知灭定（次第灭想定，达到灭除渐次生来的想知的境地）。梵志！此人的有想无想处之想灭，而入于想知灭定，因此之故，得以知道有因缘而想生，有因缘而想灭。他得此想后，作如是之念：有念为恶，无念为善。他作如是之念时，其微妙的想（微细的想念）不消灭，而更生麤想（粗大的想，和微妙的想为对）。他就又念而说：我现在宁可不作念行，不起思惟。他不为念行，不起思惟后，其微妙之想乃告灭，麤想也不生。他不为念行，不起思惟，因此，微妙之想灭，麤想也不生之时，就入于想知灭定（灭除渐次生来的想知的境地）。你的意见如何呢？梵志！你从本以来，是否曾经听到此次第灭想的因缘吗？」梵志白佛说：「我从本以来，相信自己并不听过如是次第灭想的因缘。」

又白佛说：「我现在生如是之念：所谓此为有想，此为无想，或者一再的又有想。此想完了后，他又作如是之念：有念为恶，无念为善。他作如是之念时，其微妙之想（微细之心念）不灭，麤想更生。他就又作如是之念而说：我现在宁可不为念行，不起思惟。他不作念行，不起思惟之后。其微妙之想就消灭，麤想也不生。他不为念行，不起思惟，而微妙之想已灭，麤想也不生时，就入于想知灭之定。」

佛陀告诉梵志说：「善哉！善哉！这就是贤圣法当中的次第灭想定。」梵志又白佛说：「在此诸想当中，那一种想为无上之想呢？」佛陀告诉梵志说：「不用处想（无所有处想）为无上之想的。」梵志又白佛说：「在诸想当中，那一种想为第一之无上想呢？（想的绝妙处）」

佛陀说：「诸言之有想，诸言之无想，在此中间，能够次第而得想知灭定的话，就是第一的无上之想。」梵志又问说：「为一想呢？为多想呢？（想之顶处为一呢？

或者想之顶处为多呢?)」佛陀说:「只有一想,并没有多想。」

梵志又问:「先有想之生,然后有智呢?或者先有智之生,然后有想呢?或者为想,和智,乃为同一时间而俱生的呢?」佛陀说:「先有想之生,然后为智之生,由于想,而有智的。」

梵志又问:「想即是我吗?(我指人类的灵魂)」佛陀告诉梵志说:「你所说的是以那些人是我呢?」梵志白佛说:「我并不说人即是我,我乃自说吾人的此色身(肉体)四大(地水火风四大要素)、六入(眼耳鼻舌身意),乃由父母所生育,依乳哺而得以成长,藉衣服而得以庄严,为无常磨灭之法(不能常存不变,有迁易生灭之法),我说此人就是我的。」佛陀告诉梵志说:「你说色身四大、六入,乃由父母而生育,依乳哺而成长,藉衣服而得以庄严,为无常存而会磨灭之法,说此人就是我。梵志!且置此我,但说人之想之生,人之想之灭(指想与我为相异而不同。因另一想生起时,另一想即灭)。」

梵志说:「我不说人即是我,我乃说欲界天即是我(至第六天和人类同样的有种种之欲,故为欲界之天)。」佛陀说:「且置欲界天是我,但说人之想之生,人之想之灭。」梵志说:「我不说人即是我,我乃自说色界天即是我(由微妙精好的色质所构成的天界,位于欲界天之上)。」佛陀说:「且置色界天就是我,但说人之想之生,人之想之灭。」

梵志说:「我不说人即是我,我乃自说空处(空无边处天)、识处(识无边处天)、无所有处(天)、有想无想处(没有物质,唯有微妙的禅定以维其命的天界),所谓无色界天就是我。」佛陀说:「且置空处、识处、无所有处、有想无想处,所谓无色界天即是我,但说人之想之生,人之想之灭。」

梵志白佛说:「您的意见如何呢?瞿昙!我宁可得知人之想之生,人之想之灭吗?」佛陀告诉梵志说:「你欲知人想之生,人想之灭之事,乃为甚难!甚难!(非常的困难)为甚么呢?因为你乃为异见、异习、异忍、异受,依于异法之故(不同的见解,学习不同之法,忍受不同的学说,感受不同宗旨的快感,由异师所传之法)。」

梵志白佛说:「如是!(是的)瞿昙!我乃为异见、异习、异忍、异受,而依于异法之故,欲知人之想之生,人之想之灭的事,乃为甚难!甚难!为甚么呢?(下面将举出根本佛教时代之四种哲学问题: 1.世界为常住呢?为无常呢? 2.世界为有边呢?为无边呢? 3.身心为一呢?为异呢? 4.如来死后为存与否?) 1.我、世间为有常,这是实在的,其余之说为虚妄的。我、世间为无常的,这是实在的,其余之说为虚妄的。我、世间为有常无常的,这是实在的,其余之说为虚妄的。我、世间为非有常非无常的,这是实在的,其余为虚妄的。2.我、世间为有边的,这是实在的,其余之说为虚妄的。我、世间为无边的,这是实在的,其余为虚妄的。我、世间为有边无边的,这是实在的,其余之说为虚妄的。我、世间为非有边非无边,这是实在的,其余之说为虚妄的。3.此命即是身,这是实在的,其余之说为虚妄的。命异,而身异的,这是实在的,其余之说为虚妄的。身与命,乃非异非不异的,这是实在的,其余之说为虚妄的。无命无身,这是实在的,其余之说为虚妄的。4.如来(佛陀之美称)为有终的(死后即终了),这是实在的,其余之说为虚妄的。如来为不终的(死后不是终了),这是实在的,其余之说为虚妄的。如来为终不终的,这是实在的,其余之说都是虚妄的。如来为非终非不终的,这是实在的,其余之说都是虚妄的。」

佛陀告诉梵志说:「世间为有常,乃至如来为非终非不终,为我所不记的。」梵志白佛说:「瞿昙!为甚么这些事都不记呢?我、世间为有常,乃至如来为非终非不

终，都尽为不记呢？」

佛陀说：「因为这些乃不和真义为契合，不与法为合，并不是梵行，不是无欲，不是无为，不是寂灭，不是止息，不是正觉，不是沙门，不是泥洹（涅槃），因此之故，不为之记。」

梵志又问：「怎样才能与义为合，与法为合？甚么是梵行之初？甚么为无为？甚么为无欲？甚么为寂灭？甚么为止息？甚么为正觉，甚么为沙门？甚么为泥洹？甚么才为记呢？」佛陀告诉梵志说：「我乃记说苦谛、苦之集谛、苦之灭谛、苦的出要之谛（道谛）。为甚么呢？这是和真义契合，和正法契合，为梵行之初首，为无欲、无为、寂灭、止息、正觉、沙门、泥洹，因此之故，我乃为之记。」

那时，世尊为梵志说法，示教利喜梵志之后，就从其座位起后而去。

佛陀离开后不久之时，其后的诸余梵志乃对布陀婆楼梵志说：「你为甚么缘故要听瞿昙沙门所说之语呢？你印可瞿昙之言：『我及世间为有常，乃至如来为非终非不终，这些乃和真义不合，故我不记。』你为甚么缘故印可（同意）如走之言呢？我们乃不印可（不同意）沙门瞿昙所说的如是之说。」

布陀婆楼回答诸梵志说：「沙门瞿昙所说的：『我、世间为有常，乃至如来为非终非不终，为不与真义相契合，故我不记。』我也同样的不印可此言（不同意），但是那位沙门瞿昙乃为依法而住于法，都以法而言，以法而出离，我到底有甚么理由违背此智言呢？沙门瞿昙的如此微妙的法言，乃不可以违的。」

当时，布陀婆楼梵志又在于异时（有一天），和象首舍利弗（质多舍利弗。出家后还俗，后又出家精勤而证阿罗汉果），一同往诣世尊之处，到后问讯，然后坐在于一边，象首舍利弗也礼佛后，坐在于那边。梵志白佛说：「佛陀从前在于我处，开示后，离去不久之时，嗣后诸余的梵志曾对我说：『你为甚么缘故，听沙门瞿昙所说之语？为甚么印可瞿昙之言？所谓：我及世间为常，乃至如来为非终非不终之论，为不合于真义，故不记。你何故印可这些语呢？我们不印可沙门瞿昙所作之如是之说。』我回答他们说：『沙门瞿昙所批评的：我及世间为有常，乃至如来为非终非不终，这些乃不与真义相契合，故我不为记。对于此，我也同样的不印可其言（不同意其批评），但是那位沙门瞿昙乃依法而住于法，都以法而言，以法为出离，我们有甚么理由违此智言呢？沙门瞿昙所说的微妙的法之言，实在是不可违逆的！』」

佛陀告诉梵志说：「诸位梵志所言之：

『你为甚么缘故听沙门瞿昙所说之语，而印可呢？』这些话实在有过咎的（不对的）。为甚么呢？因为我所说之法，有决定记（四谛之法为决定之法，而为记述），有不决定记（所谓外道所论的四种哲学的问题，为不决定之法，而不记述）。甚么叫做不决定记呢？所谓我，及世间为有常，乃至如来为非终非不终，我也说此言，然而并不决定记述。所以然者（所以会为这样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乃不和真义契合，不和正法契合，并不是梵行之初，也不是无欲，不是无为，不是寂灭，不是止息，不是正觉，不是沙门，不是泥洹（涅槃），因此之故，梵志！我虽然曾说过此言，但是不为之决定记述。甚么叫做决定记呢？我乃记述苦谛、苦之集谛、苦之灭谛，苦之出要谛（道谛）。为甚么呢？因为这乃和正法契合，和真义契合，是梵行的初首，是无欲、无为、寂灭、止息、正觉、沙门、涅槃，以此之故，我乃说为决定记。

梵志！或者有沙门、婆罗门，在于一处世间，一向说乐（死后的灵魂世界，为非常的快乐，所谓极乐世界是）。我曾对他说：『你们审说一处世间一向乐吗？』他回答我说：『如是（是的）！』我又对他说：『你知见一处世间一向乐吗？』（是否曾经了知见到那个极乐世界吗？）他回答我说：『不知不见。』我又对他说：『一处世间的诸天为一向乐（再生于一向乐的世间的诸天之处），你曾经看见过吗？』他回答我说：『不知不见。』又问他说：『那一处世间的诸天，你是否和他们同坐同起，和他

们谈说，而精进（努力）去修禅定过吗？』回答我说：『不。』（没有）。我又问他说：『那一处世间的诸天，为一向乐者，是否曾经来和你谈话，说你所行的为质直，当会往生在于其一向乐天。我乃由于所行为质直之故，往生于那个天，共同受快乐吗？』他回答我说：『不也。』（没有）。我又问他而说：『你能够在于你自己之身，起心

而化作他人的四大身（由地水火风四大所成的身），身体都具足，诸根（六根）并没有阙欠吗？』他回答我说：『不能的。』你的意见如何呢？梵志！那些沙门、婆罗门所说的为诚实吗？为合应于正法吗？」梵志白佛说：「这些并不是诚实的，是非法之言！」

佛陀告诉梵志说：「如有人说：『我和那位端正（美丽）的女人交通（很亲密），而称赞那位女人。』他人问他而说：『你认识那位女人吗？是那里人氏的人呢？是东方呢？西方呢？南方呢？或者为北方呢？』回答说：『不知道。』又问说：『你知道那位女人所止住的土地、城邑、村落吗？』回答说：『不知道。』又问说：『你认识那位女人的父母，及他的姓字（姓名）吗？』回答说：『不知道。』又问说：『你知道那位女人为长短（高矮）、麤细、黑白、好丑吗？』回答说：『不知道。』你的意见如何呢？梵志！此人所说的为诚实吗？」回答说：

「弗也。」

佛陀说：「梵志！那些沙门、婆罗门，也是如是，并没有真实。梵志！犹如有人，将梯立在于空地，其余的人（别人）问他而说：『你立此梯干吗？』答说『乃欲上堂阁去。』问说：『堂在甚么地方呢？』回答说：『不知道。』你的意见如何呢？梵志！那位立梯的人，岂不是虚妄了吗？」回答说：『如是！他实在是虚妄啊！』佛陀说：「诸沙门、婆罗门也是如是，都是虚妄无实。」

佛陀又告诉布陀婆楼说：「你说我的身色（肉体）四大（地水火风）、六入（六根），乃由父母所生育，以乳哺而得以成长，依于衣服而庄严的，为无常而会磨灭的，以此为之我。我乃说这为染污，为清静，也为得解（虽烦恼染污之法，也可以断灭而增长清静之法，而得解脱）。你的意见，或者说：染污法乃不可以断灭，清静之法乃不可以生长，都常在于苦恼中。你不可以作如是之念！为甚么缘故呢？因为染污法（烦恼）乃可以用功把它灭掉，清静之法，乃可以精进之力而出生。如处在于安乐地的话，就能得欢喜爱乐，专念一心，即智慧会增广的。梵志！我对于欲界天、色界天、空处、识处、不用处（无所有处天）、有想无想处天（此四处为无色界），说其为染污，也说其清静，也说其能得解脱。你的意见或者会以为染污法不可以灭，清静之法不可以生，都常在于苦中。你不可以作如是之念！为甚么呢？因为染污法乃可以消灭，清静之法乃可以生长，如处在于安乐地，则欢喜爱乐，专念一心，则智慧会增广的。」

那时，象首舍利弗白佛说：「世尊！是否当会有欲界的人身四大的诸根时（当一个欲界的人时），又有欲界的天身、色界的天身，空处、识处、不用处、有想无想处的天身，一时都有的吗？（欲界、色界、无色界乃逐次上升，应不是同时而有。象首所问的为一人能具之为三界的身与否？）世尊！是否当会有欲界的天身时，又有欲界的人身四大诸根，以及色界的天身，空处、识处、无所有处、有想无想处的天身，一时具有的吗？世尊！是否当会有色界天身时，又有欲界的人身四大诸根，以及色界天身，空处、识处、无所有处、有想无想处天身，一时具有的吗？像如是的，乃至有想无想处的天身时，有欲界的人身四大诸根，以及欲界的天身，色界天身，空处、识处、无所有处的天身，一时都具有的吗？」

佛陀告诉象首舍利弗说：「如有欲界的人身四大的诸根的话，那个时候正有欲界人身四大诸根，并不是欲界的天身，也不是色界天身，更不是空处、识处、无所有处、有想无想处等天身。像如是的，乃至如果具有了有想无想处天身之时，那个时

候正有了有想无想处天身，并没有欲界人身四大诸根，以及欲界天身、色界天身、空处、识处、无所有处天身。象首！譬如牛乳，由牛乳而变酪，由酪而生酥，由生酥而为熟酥，由熟酥而为醍醐，醍醐

就是第一的。象首！当有乳之时，唯能名叫乳，不名叫酪，也不名叫酥，不名叫醍醐。像如是的展转而至于醍醐时，就唯有将它名叫醍醐，不名叫乳，也不名叫酪，不名叫酥。象首！这也是如是的道理，如有欲界的人身四大诸根时，就没有欲界天身，也没有色界天身，乃至有想无想处的天身。像如是的展转，而有了有想无想处天身之时，就唯有有想无想处的天身，并没有欲界的人身四大诸根，以及欲界天身、色界天身，乃至无所有天身。

象首！你的意见如何呢？如果有人问你而说：『如果有过去身之时，是否有未来、有现在之身，同一时间都具有吗？有未来身之时，是否也有过去、现在之身，同一时间具之而有吗？有现在之身之时，也有过去、未来之身，同一时间具之而有吗？』假如有如此之问的话，你到底要怎么回答人家呢？」

象首说：「假如有如是之问的话，我会回答他而说：『如果有过去身之时，就只有过去之身，并没有未来、现在之身。如果有未来身之时，也只有是未来之身，并没有过去、现在之身。如有现在身之时，则唯有现在之身，并没有过去、未来之身。』」

佛陀说：「象首！这也是如是的。如有欲界的人身四大诸根时，就没有欲界的天身，也没有色界天身，乃至没有有想无想处天身。像如是的展转，乃至有了有想无想处天身之时，则没有欲界的人身四大诸根，以及欲界天身，也没有色界天身，乃至没有不用处天的身。

其次，象首！如果有人问你而说：『你曾经有过去的，已消灭了吗？未来的当生吗？现在今有吗？』假如有如是之问的话，你会作如何的回答人家呢？」象首白佛说：「如果有如是之问的话，我会回答他而说：『我曾经有过去的已消灭，并不是没有。也有未来的当生，并不是没有的。当然现在今为有，并不是没有的。』」

佛陀说：「象首！这也是如是的，如有欲界的人身四大诸根之时，就没有欲界天身，乃至有想无想天身。像如是的展转，乃至有想无想天身之时，就没有欲界的人身四大诸根，以及欲界天的天身，乃至无所有处天身。」

那时，象首白佛说：「世尊！我现在要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愿听我于正法当中为优婆塞！自从现在已后，尽形寿不杀生、不偷盗、不淫逸、不欺诳、不饮酒。」

这时，布陀婆楼梵志白佛说：「我得以在于佛法当中出家，受具足戒吗？」佛陀告诉梵志说：「如果有异学，欲在于我法当中出家修道的話，首先就应为四个月间的观察，在此期间，能称众人之意的話，然后乃得以出家受戒。但是虽然有如此之法（规定），也得看看对方耳。」

梵志白佛说：「诸有异学如欲在佛法中出家受戒的话，首先应当须要四个月的观察，如能称众人之意时，然后乃得出家受戒。如我现在，乃可以在于佛法中经过四岁（四年）的观察，如能称众人之意时，然后乃望出家受戒。」佛陀告诉梵志说：「我刚才对你说过，虽然有如是之法（规定如是），但是得观察人而定的。」

这时，那位梵志就在于正法当中，得以出家受戒。像如是的，经过不久之后乃由于信心坚固，净修梵行之故，在于现法中，自身作证，所谓生死已尽，所作已办，不受后有，即成为阿罗汉（应供，解脱生死）。

那时，布陀婆楼听佛所说，乃欢喜奉行！

(二九)露遮经{一七}

大意:

此经是佛陀在拘萨罗国的尸舍婆林中时，有位名叫露遮的婆罗门，曾诣佛所听佛说法，而发心将供养佛陀。然而离开佛所后，在不远之处时，即起恶见。以为佛陀也是自私自利耳，焉肯传正法给人？虽然如此，但到了隔日，婆罗门仍令其理发师去传言，去迎接佛陀，及僧团。理发师遵命至佛所后，一方面请佛受供，另一方面即私自将婆罗门生起邪见之事报知佛陀，祈佛陀予以开导。佛陀答应后，率千余名比丘去受供。佛陀食后对婆罗门叙述三师之事（举由三种值得尊敬之师与否之师相对），叫他以此为自诫。说闻法能得四沙门果等事（须陀洹、斯陀含、阿那含、阿罗汉，依次为初果、二果、三果、四果），并叫他须为他人说法，如只自行，而不实行利他之行的话，有时也会堕于恶趣。听佛说法后，露遮婆罗门即受持三皈五戒，而为优婆塞。

大意：本经叙述佛陀在于拘萨罗国的尸舍婆林中时，露遮婆罗门专程往访听法，法喜后邀请佛陀明天受供。回程途中，则起恶见。隔日佛陀依约受供后，讲说三种师，叫他自诫。并说听法而修持后，能得四沙门果，同时教他须传法给他人，如不行利他之行的话，恐会堕落恶趣。露遮听后，受三皈五戒，而为优婆塞。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在于拘萨罗的人间游行，和大比丘众，一千二百五十人俱齐，往诣于婆罗婆提婆罗门村的北方的尸舍婆林，上宿在那里。

这时，有一位婆罗门，名叫露遮，住在于婆罗林村中，此村很丰乐，人民很炽盛，波斯匿王将此村封给与露遮婆罗门，作为梵分（世袭免税之地）。这位婆罗门，其七世以来的父母为真正（血统不混杂），不被他人所轻毁，异典的三部经（三吠陀），都讽诵得通利，种种的经典都能分别解说，又能善于大人的相法，能瞻候吉凶、祭祀仪礼。他听说沙门瞿昙，为释迦种族的子弟，已出家成道，在于拘萨罗国的人间游行，而至于尸舍婆林中。乃为一位有大的名称，流闻于天下，为如来、至真、等正觉，佛陀的十号都具足，在于诸天、世人、恶魔，或魔天（梵天）、沙门、婆罗门众当中，而自身作证。与他人说法时，上中下都善（始终都为善），义味都具足，梵行为清净。他想：「如此的真人，应该要去觐现（拜见）。我现在宁可去和他相见。」

这时，婆罗门，即出于村外，往诣于尸舍婆林中，到了世尊之处。到后，问讯，

然后退坐在一边。佛陀乃为他说法，示教利喜。婆罗门听法后，白佛而说：「唯愿世尊，及诸大众，明日受我的邀请！」那时，世尊默然，而接受其请。

那位婆罗门见佛默然，就知道佛已许可，即从座起，遶佛后回去。然而在于离开佛陀不远之处，便起恶见而说：「诸位沙门 婆罗门，乃多知善法，多所证成，不应为他人说，唯为自知休止（安乐），为甚么须为他人讲说呢？（与他说为？与他讲说干吗？）譬如有人，已将故狱（喻烦恼）坏灭，然而却更造新狱（旧烦恼系缚之狱屋维坏，更造新的狱屋系缚）那样，这是贪，是恶不善之法耳。」

这时，婆罗门归至于婆罗林村后，就在于其夜，具办种种的肴膳饮食（虽起恶见，未致于失信）吃食之时到来时，就对剃头师（理发师）说：「你传我的语，往诣于尸舍婆林中，向沙门瞿昙说：『日时已到，宜知是时（供养的时间已到了，请适时光临）。』」剃头师受教后即出发，而往诣于佛所，到后，礼拜世尊的双足，而说：「时间已到，宜知是时。」

那时，世尊就着衣持钵，率诸弟子一千二百五十人，俱诣于婆罗林。

剃头师侍从于世尊，偏露其右臂，长跪叉手，而白佛说：「那位露遮婆罗门，离开佛陀不远之处时，曾经生起恶见（邪见）而说：『诸所有的沙门 婆罗门，乃多知善法，多所证者，不应为他人讲说，唯为自知休止（安乐），与他说为？（与他人讲说干甚么？）譬如有人，已壤故旧的狱屋，然而又更造新的狱屋那样，这是贪欲，为恶不善之法耳。』唯愿世尊您，能除去他的恶见！」佛陀告诉剃头师说：「这是小事一件，容易开化耳。」

那时，世尊到了该婆罗门的屋舍，就座

而坐。这时，婆罗门乃以种种的甘膳（美食），手自斟酌（亲自料理），供佛及僧。食罢而放钵，行澡水后，取一小床，在于佛前，而坐在那里。佛陀告诉露遮说：「你在于昨天，离开我不远之时，曾经生起恶见而说：『诸位沙门 婆罗门当中，如多知善法，多所证悟的话，就不应为他人说，乃至此为贪，为恶不善之法。』实在有发这些言吗？」露遮说：「尔！（是的）确实有此事。」

佛陀告诉露遮说：「你不可以再生有如此的恶见。为甚么呢？因为世间有三种师可以自诫。那三种呢？第一就是剃除须发，服三法衣，而出家修道后，在于现法当中，可以除去烦恼，又可以增益而得上人之法。然而在于现法当中，并不除灭烦恼，不得上人之法，自己的道业并未成就，而为弟子说法。他的诸弟子们，并不恭敬承事其师，然而又再依止，和他同住。露遮！那些诸弟子们曾向其师说：『师父现在剃除须发，服三法衣，出家修道，在于现法当中可得除灭诸烦恼，可得上人的胜法。然而到了今天，在于现法当中，却不能除诸烦恼，不得上人的胜法，自己的道业未成就，而为弟子说法，使诸弟子们不再恭敬承事供养于您，唯有共同依止，而同住于一处而已。』」

佛陀举喻而说：「露遮！犹如有人，坏灭其故旧的狱屋后，更造新的狱屋，这就名叫贪浊的恶法，就是第一种师，可以自诫。这叫做贤圣之戒 律戒 仪戒 时戒。」

佛陀又告诉露遮说：「第二种师就是：剃除须发，服三法衣，而去出家修道。在于现法当中可以得除种种的烦恼，又可以增益而得上人之法。然而在于现法当中，不能除灭种种的烦恼，虽然已得少些的上人的胜法，但是自己的道业并未成就，而为弟子说法，其弟子们并不恭敬承事，唯有一再的依止，而共同住在一起而已。露遮！他的诸弟子们，曾向其师说：『师父现在已剃除须发，服三法衣，出家修道，在于现法当中，应可以得除诸烦恼，而得上人之法的，然而于今，在于现法当中，却不能除灭众烦恼，虽然已得少许的上人之法，但是自己的法利并未成就，而为弟子说法，使诸弟子们不再恭敬承事供养，唯有共同依止，而同住而已。』」

佛陀以喻而说：「露遮！犹如有人，在他的后面而行，而将其手摩他之背那样。这就名叫贪浊的恶法，叫做第二种类之师，可以自诫。这就是贤圣的戒 律戒 仪戒、

时戒。」

又告诉露遮说：「第三种师就是：剃除须发，服三法衣，出家学道，在于现法当中，可以得除烦恼，又可以增益而得上人之法。而在于现法当中，却不能除去种种的烦恼，虽然一再的多少已得上人之法，然而自己的法利还未成就，而为弟子说法，可是其诸弟子却恭敬承事，依止其师而同住。露遮！他的诸弟子曾向其师说：

『师父现今剃除须发，服三法衣，出家修道，在于现法当中，可得除弃种种的烦恼，少多（多多少少）得上人之法。而现今在于现法当中，不能除弃种种的烦恼，虽然一再的多多少少得到上人之法，但是自己的法利并未成就，而为弟子说法，诸弟子们也只有恭敬承事于您，共同依止而同住了。』」

佛陀又举喻而说：「露遮！犹如有人，舍弃自己的禾稼而去锄他人的田苗那样，这就名叫贪浊的恶法，就是第三种类的师父，可以自诫。这叫做贤圣之戒、律戒、仪戒、时戒。露遮！有一世尊，不在于世间（超出世间），不可以倾动。那一种呢？若如来、至真、等正觉，出现于世间，乃至得证三明（宿命明，天眼明、漏尽明），而除灭无明，生智慧明（三明为三智证明，故为智慧明），去诸闇冥，出大法光（正法的光明），所谓漏尽智证（漏尽智证明）是。为甚么呢？因为这乃由于精勤，专念不忘，乐于独住于闲居之所得之故。露遮！这就是第一世尊，不在世间（超出世间），不可倾动。露遮！有

四种沙门果（四种阿罗汉果）那四种呢？所谓须陀洹果（预流，初果）、斯陀含果（一来，二果）、阿那含果（不还，三果）、阿罗汉果（应供，无生）。你的意见如何呢？露遮！有人听法，应该可以得此四种沙门果的。然而如果有人遮阻而说：『不可为之说法。』假如用此言的话，那个人能得闻法得果与否呢？」回答说：「不能得。」

佛陀又问而说：「如果不得证果，然而得生天上吗？」回答说：「不能得。」又问而说：「如果遮阻他人说法，使人不能得果证，使人不得生天，这是善心呢？是不善心呢？」回答说：「不善心。」又问而说：「不善心的人，会生善趣呢？会堕恶趣呢？」回答说：「会生恶趣的。」

佛陀说：「露遮！犹如有人，向波斯匿王说：『大王所有的国土，在里面的所有财物，都由王自用，不可以给与其余之人。』你的意见如何呢？露遮！如果取用此人之言的话，当会断除余人之供吗？」

回答说：「当会断除他人应被国王赏与之物的来源的。」佛陀又问而说：「断他之供的人，是为善心呢？是为不善心呢？」回答说：「不善心。」又问而说：「不善心的人，会生于善趣呢？或者会堕入于恶道呢？」回答说：「会堕恶道的。」

佛陀说：「露遮！他也是如是的。有人闻法，应得四种沙门果，如果有人说：『不可为之说法。』假如取用其言的话，他人能闻法得果吗？」回答说：「不得。」又问而说：「如不得果，能得生天吗？」回答说：「不得。」又问说：「遮阻他人之说法，使人不得道果，不得生天，此人为是善心呢？为不善心呢？」回答说：「不善。」又问说：「不善心的心，当生于善趣呢？或者当会堕于恶道呢？」回答说：「会堕恶道。」

佛陀说：「露遮！如果有人对你说：『那些波罗婆提村里，被封赐你的所有的财物，露遮！你都要自用，不可以施与他人，财物应当为自用的，给与他人干吗？』你的意见如何呢？露遮！假若取用那个人的建议的话，当会断除供给他人吗？」回答说：「当断。」又问：「教人断除给与他人的话，为是善心呢？为不善心呢？」回答说：「不善心。」又问：「不善心的话，会生于善趣呢？或者会堕入恶趣呢？」回答说：「会堕入恶处的。」

佛陀说：「露遮！他也是如是。有人闻法，应得四种沙门果，如果有人说：『不可为之说法。』假若取用其言的话，那个人能闻法得果吗？」回答说：「不得。」又问说：「如果不得果，而能得生天吗？」回答说：「不得。」又问说：「遮阻他人的说法，使人不得果，不得生天的话，是为善心呢？是为不善心呢？」回答说：「不善。」又问：

「不善心的话，会生于善趣呢？会堕入于恶道呢？」回答说：「会堕恶道。」

那时，露遮婆罗门白佛说：「我要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愿听允我在于正法当中为优婆塞！自今以后，尽形寿不杀生、不偷盗、不淫逸，不欺诳，不饮酒。」

佛说此法后，那时的露遮婆罗门，听佛所说，乃欢喜奉行！

佛说长阿含经卷第十七完

(三〇)世记经{一八一—二二}

大意：

此经为佛陀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俱利窟时，参集于讲堂的诸比丘们，正在论议有关于天地的成败，众生所居的国邑等事。佛陀听后，就为诸比丘们述说器世间的发生成立，展转变化，终未皈趋，以及构成组织等事。这虽然是原始的，但也可以说是佛教的宇宙观。下面计有十二品，是有关于其详细的说明：

1.阎浮提洲品，2.郁单曰品。3.转轮圣王品，4.地狱品，5.龙鸟品，6.阿须伦品，7.四天王品，8.忉利天品，9.三灾品。10.战斗品，11.三中劫品，12.世本缘品。

又此经是基于佛说之名，而集诸散在诸经里面之有关于有情世间及物器世间之说，暨佛教的基本教理之三法印、正、像、末三时的思想等事。各品的概要如下：

1.阎浮提洲品：

首先提示三千大千世界之成坏，以及众生所居的国土之佛刹的成坏之说，为世记经的眼目，而进入本论。以佛教宇宙观的基训之须弥山（妙高山）为中心，举出诸天的居处。其次为四方间隔山海。而有东胜神洲（东毘提河）。南有阎浮提（南瞻部洲），西有俱耶尼（西牛货洲），北有郁单曰（北俱卢洲胜处）。说南阎浮提洲才是众生所居的国土，是缘阎浮提树而名。此土南狭北广，纵广七千由旬。说人面也仿照此种地形之说以推，即会令人想起印度本土的地形，实寓意很深！继之而缕述阎浮提洲的严饰之诸相。

2.郁单曰品：

详述位于须弥山之北的一大洲——郁单

曰之山川草木，鸟兽住人等诸相。里面有关于住民的部份，则说容貌端正，没有甚么系恋，寿命常定，死后会生到天界，是因修习十善道的果报之故。又众生、物器两世界的诸相之因，是由于业之如何而来。说郁单曰为三天下中的最上最胜者。

3.转轮圣王品：

详述转轮圣王之出现于此阎浮提洲时，会具足如下之七宝：(1)金轮宝，(2)白象宝，(3)紺马宝，(4)神珠宝，(5)玉女宝，(6)居士宝，(7)主兵宝。为赞转轮圣王的威神功德，而说其时国土丰饶，人民炽盛，天下泰平，国界安隐等，是一理想的王国。其基本思想是因国王能依正法治国，教民修持十善业，有以致之。

4.地狱品：

在二大金刚山（铁围山）的中间，有八大地狱。八大地狱里，各有十六小地狱。又在二大金刚山之间，僧伽（数）风所起之处，又有十地狱，计为一百四十八地狱。这一品曾详述这些地狱的诸相。堕地狱的原因，是由于三恶业，而举出瞿婆梨比丘（牛守，提婆达多的弟子）之例为证。其次以老、病、死为三使者，依身口意之三恶业而堕地狱，而受阎罗（缚，地狱总司）的判决。

5.龙鸟品：

此品叙述卵生、胎生、湿生、化生等四种龙，以及四种鸟之所报，提示持戒的种类和果报。缕述持守龙戒、鸟戒、兔兔戒、狗戒、牛戒、鹿戒，或症戒，或摩尼婆陀（宝贤，夜叉八大将之一）戒等，均得不到生天，还会堕入同类之众生，以破恶见邪说。又举出盲人探象之喻，作彻底的破邪！

6.阿须伦品：

此品叙述须弥山之北，大海水底之阿须伦（阿修罗，非天）的宫殿、园林之严饰。显示在其处游戏的情形之阿须伦王之福报、功德、威神力等事。

7.四大天王品：

叙述四天王居城园林之庄严，以及在其处游戏娱乐之四天王之福报、功德、威神力等事。

8.忉利天品：

叙述位于须弥山顶之三十三天（忉利天）的居城、园林、水池、阶道、诸花、光明的庄严相，以及忉利天的福报、功德、威神力等事。又说住于四大洲的人们之身长、寿命、食物、生活、婚姻等事。并说依各人之业而持生于地狱、饿鬼、畜生、人、天等处的次第。其次述说外道梵志的恶见邪说，以及鬼神的守护，暨四大洲各各之三胜事。又说地水火风的四大神之恶见，以及对于此，而说四圣帝之教示，以及四大神之得三皈五戒等事。

9.三灾品：

此品说明成住坏空之四事（四事为四劫，为长久无量无限，不可以日月岁数所能计算得出之时节）。是以火、水、风等三灾到来时之三灾为品名者。里面说坏劫时，火灾会烧至光音天之边际（指烧至第二禅天之下，即初禅天是）。其次水灾会淹至遍净天之边际（第三禅天下面，即指淹没二禅天）。最后之风灾会吹至果实天的边际（四禅下面，指吹尽三禅天）。当火灾始欲起时，世人皆行正法，正见不邪，修十善业，因行此法之故，即得第二禅天（光音天）。依次而得第三禅天（遍净天）、第四禅天（果实天）。遇此火水风三灾时，即依次而会将初禅、二禅、三禅败坏殆尽，是藉此以示一切无常，及度世解脱之故。里面并述及三灾后，世界之复原等事。

10.战斗品：

详述阿须伦（阿修罗）与帝释诸天争斗之相。

11.三中劫品：

因十恶不善行的果报，由人寿四万岁渐减而至十岁的期间，以及修十善行，而由十岁渐增而至于四万岁的前后二期合而为一中劫（俱舍所谓之一小劫）。在前期中怀有瞋恚害心，而无慈仁，而为刀兵劫。怀慳贪，而无施与心，而为谷贵劫（饥饿劫）。在后期中，有疾疫劫之期。是时世人修持正法，都有正见，具有十善行。此时此界之鬼神都放逸嬉乱，不能保护世人。世人即被他界而来的鬼神侵娆得很利害。此界之鬼神也因畏惧他界之鬼神之力大，而回避，致被搅得一塌糊涂！好哉疾疫劫期间的人们，都因能互询「病愈与否？身安稳否？」故能藉此因缘。命终之后，即升天界。

12.世本缘品:

此品是有关于成劫之叙述，是关于佛教之宇宙开辟之记事。说三灾过后，天地将回复成就时，在光音天的人，命终之后，即展转下生。世界渐次成就，国土即被庄严。人民初来，而有男女之分，他们之间因而生起爱染之心，到了食用之物渐次隐没，而为诤讼之端，为此而立国王，而定君臣之别，而制四姓，是为世界回复成立的因缘。

一、世记经：阎浮提洲品第一

大意：本经叙述佛陀在舍卫国祇园精舍之俱利窟（花林窟）时，集合在讲堂的诸比丘，正在谈论天地的成败，众生所居的国邑等事。佛陀为他们而开讲有关于宇宙世界的发生成立，展转变化等所谓佛教的宇宙观，分为下列的十二品：1.阎浮提洲品，2.郁单品，3.转轮圣王品，4.地狱品，5.龙鸟品，6.阿须伦品，7.四天王品，8.忉利天品，9.三灾品，10.战斗品，11.三中劫品，12.世本缘品。阎浮提洲品乃以须弥山为中心，展述众生所居的世界。首先举出诸天所居之处，依次而说隔山隔海之外围四方，有四大洲（东胜神洲、南瞻部洲、西牛货洲、北俱卢洲一胜处）。其中以南瞻部洲为众生所居的国土，缘于阎浮提树而名。说南狭北广，纵广七千由旬，人面也和此地形相似，继之而缕述阎浮提洲的严饰的诸相。

像如是的经教，乃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住在于俱利窟（花林窟，祇园精舍中的一建筑物），和大比丘众，一千二百五十人俱在。

这时，众比丘们吃食之后，集在于讲堂上论议而说：「诸位贤者！真是未曾有之事，现在看得到的此天地，到底会由于甚么理由而败坏？是由于甚么缘由而成立的呢？众生所居的国土到底是如何呢？」

那个时候，世尊在于闲静处，由于天耳彻听，而听到诸比丘在于食后，集聚于讲堂上面议论如此之言。那时世尊，就在于静窟站起，到了讲堂，坐在于该堂。世尊知而故问，问诸比丘们说：「刚才所议的，是谈议甚么事呢？」诸比丘们白佛说：「我们在于吃食后，集合在于法讲堂上论议而说：『诸位贤者！真是未曾有之事！现在这天地到底会由于甚么缘由而败坏？由于甚么缘由而成就的呢？众生所居的国土到底是怎样呢？』我们集在于讲堂，乃论议如是之事的。」

佛陀告诉诸比丘们说：「善哉！善哉！凡是出家的人，应该要行二种法：第一就是贤圣默然（要静默思道），第二就是讲论法语（谈论真理）。你们集合于讲堂，也应该如是的：不是贤圣默然，就是讲论法语。诸比丘们！你们欲听闻如来记说天地的成败，众生所居的国邑与否吗？」这时，诸比丘们白佛说：「唯然！世尊！现在正是时候，我们愿乐欲闻。如世尊讲说后，当会奉持教言！」

佛陀说：「比丘！谛听！谛听！听后要善思念它，当会为你们讲说。」佛陀于是告诉诸比丘们说：「如有一个太阳与月亮，周行于四天下，其光明所照得到的范围

那样，像如是的，有千个世界，千世界当中，有一千个日与月，有一千个须弥山王（妙高山，为一小世界的中心），有四千个天下，四千个大天下，四千个海水，四千个大海水，四千只龙，四千只大龙，四千只金翅鸟，四千只大金翅鸟，四千处恶道，四千处大恶道，四千位王，四千位大王，七千株大树，八千处大泥犁（地狱），十千个大山，千名阎罗王（缚，地狱的总司），千处四天王天（持国、增长、广目、多闻，第一层天），千处忉利天（三十三天，第二层天），千处焰摩天（时分天，第三层天），千处兜率天（知足天，第四层天），千处化自在天（化乐天，第五层天），千处他化自在天（第六层天，欲界天到此为止），千处的梵天（大梵天，里面包括梵众天、梵辅天，为初禅天），以上就是一个小千世界。像如是之一一个小千世界，其处，有小千世界的

千倍的世界，为之中千世界；如一个中千世界那样，其处的中千世界的千倍世界，就为之三千（小千、中千、大千）的一个大千世界。像如是的，有世界的周匝成败，众生所居的，名叫一佛刹（佛土、佛国，指一佛所教化的范围）。

佛陀继之而告诉比丘们说：「现在的此大地，其深度为十六万八千由旬（由旬译为限量，转译为驿，为帝王一日之行程，或为三十里、四十里，实际约为七里，或二哩，为计算距离的单位），其边无际，地乃依止于水轮。水轮的深度为三千三十由旬，其边无际，水轮乃依止于风轮。风轮的深度为六千四十由旬，其边为无际。比丘们！其大海水的深度为八万四千由旬，其边为无际的。须弥山王入于海水中为八万四千由旬，出于海水上面，其高度为八万四千由旬，下其根，连于地，多为坚固的地分。其山乃直上，没有阿曲（不弯曲），生有种种的树，树木都出众香气，其香遍于山林，有好多的贤圣，为大神妙之天所居止的。其山的下基，有纯金沙，其山的四面分出有四埵，其高度为七百由旬，为杂色间厕（山埵里有种种颜色夹在其间），为七宝（金、银、琉璃、玻瓈〔水精〕、砮磈〔状如车的牙辘，体坚色明〕、赤珠、玛瑙）所成的，四埵都斜低，曲临于海上。

须弥山王有七宝的阶道，其下阶道之广，为六十由旬，挟道两边，有七重的宝墙，七重的栏楯（栏干）、七重的罗网（以宝珠连缀而成之网）、七重的行树。有金墙而银门，有银墙而金门，有水精墙而琉璃门，有琉璃墙而水精门，有赤珠墙而玛瑙门，有玛瑙墙而赤珠门，有砮磈墙而众宝门。其栏楯的话，即金栏（栏干的纵木为栏）而银栴（栏干的横木为楯，为栴），银栏而金栴，水精栏而琉璃栴，琉璃栏而水精栴，赤珠栏而玛瑙栴，玛瑙栏而赤珠栴，砮磈栏而众宝栴。其栏楯的上面有宝罗网，其金罗网的下面，悬有银铃，其银罗网的下面，悬有金铃，琉璃罗网，悬有水精铃，水精罗网悬有琉璃铃，赤珠罗网悬有玛瑙铃，玛瑙罗网悬有赤珠铃，砮磈罗网悬有众宝铃。其金树，即：金根金枝，银叶华实；其银树的话，即：银根银枝，金叶华实；其水精树，即为水精根枝，琉璃华叶；其琉璃树即为琉璃根枝，水精华叶；其赤珠树，即为赤珠根枝，玛瑙华叶；其玛瑙树，即为玛瑙根枝，赤珠华叶；砮磈树的话，即为砮磈根枝，众宝华叶。

其七重墙来说，其墙乃有四个门，门有栏楯。七重墙的上面，均为有楼阁台观，周匝围遶，而有园观浴池，生有众宝的华与叶。有宝树行列（排列的一行一行，很整齐），花果都很繁茂，香风四起，而悦可人心。有鳧鴈鸳鸯。有异类的奇鸟，为算不尽的千种类，都相和而鸣。又，须弥山王，其中级阶道，其广为四十由旬，挟道两边，有七重的宝墙，栏楯也为七重，罗网也为七重，行树也为七重，乃至算不尽的众鸟，都相和而鸣。亦（又）如下阶

（其下级阶道也同样的情形）。上面的级阶道，其广为二十由旬，挟道的两边，有七重的宝墙，栏楯也有七重，罗网也为七重，行树也有七重，乃至算不尽的众鸟，都相和而鸣，也和中阶一样的情形。」

佛陀继续不断的又告诉诸比丘们说：「其下阶道，有鬼神住在那里，名叫伽楼罗足（金翅鸟之名）；其中阶道也有鬼神住在那里，名叫持鬘；其上阶道也有鬼神住在那里，名叫喜乐。其四垂的高度为四万二千由旬，其处为四天大王所居的宫殿，有七重的宝城，栏楯也七重、罗网也七重、行树也七重。有诸宝铃，乃至算不尽的众鸟，其相和而鸣的情形，也和上举之事一样。须弥山顶有三十三天宫（忉利天宫），宝城为七重，栏楯也为七重，罗网也为七重，行树也为七重，乃至算不尽的众鸟，其相和而鸣的情形，也是如是。超过三十三天的由旬为其一倍之处，有焰摩天宫（时分天宫），超过焰摩天宫的由旬为其一倍之处，有兜率天宫（知足天宫），超过兜率天宫的由旬，为其一倍之处，有化自在天宫（化乐天宫），超过化自在天宫的由旬，为其一倍之处，有他化自在天宫，越过他化自在天宫的由旬，为其一倍之处，有梵加夷天宫（净身宫，色界初禅的通称）。

在于他化自在天，与梵加夷天的中间，有摩天宫（摩天神宫，为欲界的顶上的天神，都以他化自在天为之）。纵广为六千由旬，宫墙为七重，栏楯也七重，罗网也七重，行树也七重，乃至算不尽的众鸟，其相和而鸣的情形，也是如是这般。越过梵伽夷天宫的由旬，为其一倍之处，有光音天宫（色界三禅的第三天），超过光音天的由旬，其为一倍之处，有遍净天宫（色界三禅的第三天），越过遍净天，其由旬加一倍之处，有果实天宫（广果天，色界四禅天之初天），越过果实天宫，由旬加一倍之处、有无想天宫（色界四禅天之二），越过无想天，由旬加一倍之处，有无造天宫（无烦天，色界四禅天之三），越过无造天，其由旬加一倍之处，有无热天宫（色界初禅天之四），越过无热天，由旬加一倍之处，有善见天宫（色界四禅天之五），越过善见天，由旬加一倍之处，有大善见天宫（善现天，色界四禅天之六），越过大善见天，由旬加一倍之处，有色究竟天宫（为色界四禅的顶天），越过色究竟天，其上面有空处智天（无色界天之一），有识处智天（无色界天之二），无所有处智天（无色界之三），有有想无想处智天（非想非非想处天，无色界之四），齐于此，名叫众生边际，也就是众生的世界。一切众生都有生、老、病、死，都会受阴、受有，齐于此，不能越过于此。」

佛陀告诉比丘说：「须弥山的北方，有一天下，名叫郁单曰（北俱卢洲，胜处，四大部洲之一），其土地为正方形的，纵广都为一万由旬，人的面也是正方形的，都相似于其地形。须弥山之东方，也有一天下，名叫弗于逮（东胜身洲，四大部洲之一），其土地为正圆形，纵广都为九千由旬，人面也是圆形的，也像其土地之形。须弥山的西方，也有一天下，名叫俱耶尼（西牛货洲，四大部洲之一），其土地之形，有如半月，纵广都为八千由旬，人面也同样的，都像其地形。须弥山之南方，也有一天下，名叫阎浮提（南瞻部洲，四大部洲之一，有树名阎浮—胜金，为吾人所住的地方），其土地为南狭北广，纵广都为七千由旬，人面也同样的，都像此地形。须弥山的北面的天上，有金所成的光明，照耀于其北方。须弥山的东面的天上，有银所成的光明，照耀于其东方。须弥山的西面的天上，为水精所成的光明，照耀于其西方。须弥山的南面的天上，有琉璃所成之光，照耀于其南方。

郁单曰（胜处，北洲）有一大树王，名为庵婆罗，其围有七由旬，高度为百由旬，枝叶遍布于四方，为五十由旬。弗于逮（胜身，东洲）有一大树王，名为伽蓝浮，其围为七由旬，高度为百由旬，枝叶遍布于四方，为五十由旬。俱耶尼（牛货，西洲）有一大树王，名叫斤提，其围为七由旬，高度为一百由旬，枝叶遍布于四方，为五十由旬。又其树下，有石牛幢（由有石牛，故名牛货洲），高度为一由旬。阎浮提（胜金，南洲），有一大树王，名叫阎浮，其围为七由旬，高度为一百由旬，枝叶遍布于四方，为五十由旬。

金翅鸟王，（八部众之一），以及龙王，（八部众之一），其树名叫做俱利跋

婆罗，其围为七由旬，高度为百由旬，枝叶遍布于四方，为五十由旬。阿修罗王（非天，八部众之一，被帝释征服的大力鬼神）也有树，名叫善画，其树围为七由旬，高度为百由旬，枝叶遍布于四方，为五十由旬。忉利天（三十三天，第二层天，帝释所居之天）有树，名叫昼度，树围为七由旬，高度为百由旬，枝叶遍布于四方，为五十由旬。

须弥山的旁边有一山，名叫伽陀罗，高度为四万二千由旬，纵广为四万二千由旬，其边际非常的广远，杂色间厕，七宝所成（为七宝间夹混合而成的山）。其山离开须弥山为八万四千由旬，其间纯生优钵罗花（青莲花）、钵头摩花（赤莲花）、俱物头花（黄莲花）、分陀利花（白莲花），也有芦苇、松、竹，丛生在于其里面，都放出种种的香，香气都充遍。离开伽陀罗山（伽陀罗山）不远的地方有一山，名叫伊沙陀罗，高度为二万一千由旬，纵广为二万一千由旬，其边际很广远，为七宝间杂而夹厕混合所成的。离开伽陀罗山（伽陀罗山）四万二千由旬的地方，其间纯生优钵罗花、钵头摩花、俱物头花、分陀利花，也有芦苇、松、竹，丛生在其中，都放出种种的香，其香气都充遍于其处。离开伊沙陀罗山不远之处有一山，名叫树巨陀罗，其高度为一万二千由旬，纵广也为一万二千由旬，其边际很广远，为七宝间杂而夹厕混合所成的。离开伊沙陀罗山二万一千由旬，其间纯生四种杂花，也有芦苇、松、竹，丛生在于其

中，而放出种种的香，香气都充遍于该处。离开树巨陀罗山不远的地方，有一座山，名叫善见，高度为六千由旬，纵广为六千由旬，其边际很广远，为七宝间杂而夹厕混合所成的。离开树巨陀罗山一万二千由旬，其间纯生四种的杂花，也有芦苇、松、竹，丛生在其中，而放出种种香，香气都充遍该处。

离开善见山不远之处，有一座山，名叫马食山，高度为三千由旬，纵广也三千由旬，其边际很广远，为七宝间杂夹厕混合所成的。离开善见山六千由旬，其间纯生四种杂花，也有芦苇、松、竹，丛生在其中，而放出种种之香，香气都充遍于该处。离开马食山不远处，有一座山，名叫尼民陀罗，高度为一千二百由旬，纵广也为一千二百由旬，其边际很广远，为七宝间杂夹厕混合所成的。离开马食山三千由旬，其间纯生四种杂花，也有芦苇、松、竹，丛生其中，而放出种种之香，香气充遍于该处。离开尼民陀罗山不远之处，有

一座山，名叫调伏，高度为六百由旬，纵广也为六百由旬，其边际很广远，为七宝间杂夹厕混合所成的。离开尼民陀罗山一千二百由旬，其间纯生四种杂花，也有芦苇、松、竹，丛生在其中，而放出种种之香，香气都充遍于该处。离开调伏山不远的地方有一座山，名叫金刚围，高度为三百由旬，纵广也为三百由旬，其边际很广远，为七宝间杂夹厕混合所成的。离开调伏山六百由旬，其间纯生四种的杂花，也有芦苇、松、竹，丛生在其中，而放出种种的香，香气充遍于该处。

离开大金刚山不远的地方，有大海水，海水的北岸，有一大树王，名叫阎浮，其围为七由旬，高度为一百由旬，大树的枝叶遍布于四方，为五十由旬。其边的空地又有丛林，名叫庵婆罗，纵广为五十由旬。又有丛林，名叫阎婆，纵广为五十由旬。又有丛林，名叫婆罗，纵广为五十由旬。又有丛林，名叫多罗，纵广为五十由旬。又有丛林，名叫那多罗，纵广为五十

由旬。又有丛林，名叫为男，纵广为五十由旬。又有丛林，名叫为女，纵广为五十由旬。又有丛林，名叫男女，纵广为五十由旬。又有丛林，其名为散那，纵广为五十由旬。又有丛林，名叫梅檀，纵广为五十由旬。又有丛林，名叫伽罗，纵广为五十由旬。又有丛林，名叫波捺婆罗，纵广为五十由旬。又有丛林，名叫毗罗，纵广为五十由旬。又有丛林，名叫香捺，纵广为五十由旬。又有丛林，名叫为梨，纵广为五十由旬。又有丛林，名叫安石留，纵广为五十由旬。又有丛林，名叫为甘，纵广为五十由旬。又有丛林，名叫呵梨勒，纵广为五十由旬。又有丛林，名叫毗醯勒，纵广为五十

由旬。又有丛林，名叫阿摩勒，纵广为五十由旬。又有丛林，名叫阿摩犁，纵广为五十由旬。又有丛林，名叫捺，纵广为五十由旬。又有丛林，名叫甘蔗，纵广为五十由旬。又有丛林，名叫苇，纵广为五十由旬。又有丛林，名叫竹，纵广为五十由旬。又有丛林，名叫舍

罗。纵广为五十由旬。又有丛林，名叫舍罗业，纵广为五十由旬。又有丛林，名叫木瓜，纵广为五十由旬。又有丛林，名叫大木瓜，纵广为五十由旬。又有丛林，名叫解脱华，纵广为五十由旬。又有丛林，名叫瞻婆，纵广为五十由旬。又有丛林，名叫婆罗罗，纵广为五十由旬，又有丛林，名叫修摩那，纵广为五十由旬。又有丛林，名叫婆师，纵广为五十由旬。又有丛林，名叫多罗梨，纵广为五十由旬。又有丛林，名叫伽耶，纵广为五十由旬。又有丛林，名叫葡萄，纵广为五十由旬。

经过这里后，其地为空的（有空地），在其空地中，又有花池，纵广为五十由旬。又有钵头摩池（青莲花池）、俱物头池（黄莲花池）、分陀利池（白莲花池），毒蛇满在其中（有很多毒蛇在里面），各各都为纵广五十由旬。经过这里后，地都是空的（有空地），在其空地中，有大海水，名叫郁禅那。此水的下面有转轮圣王之道，广为十二由旬，挟道的

两边有七重的墙、七重的栏楯、七重的罗网，七重的行树，周匝的校饰，都以七宝而成的。在阎浮提之地，如有转轮圣王出现于世间时，海水自然会退去，其道会平现。离开大海不远的地方有一座山，名叫郁禅。其山乃非常的端严，树木很繁茂。花果很炽盛，种种的香，非常的芬馥，异类的禽兽，没有不有的。离开郁禅山不远的地方有山，名叫金壁，里面有八万的岩窟，有八万的象王止住在此诸窟里面，其身都纯白色，头为杂色，口有六只牙，齿的中间，都以金填的。过了金壁山后，有一座山，名叫雪山，纵广为五百由旬，深度也为五百由旬，东西都入于海里。雪山的中间有一座宝山，高度为二十由旬。

雪山的唾山的高度为一百由旬，其山的顶上有阿耨达池（无热恼池），纵广为五十由旬，其水为清冷，为澄净而无秽污。有了七宝的砌垒，有了七重的栏楯，有了七重的行树，为种种的异色，都以七宝合成的。其栏楯的成分乃为：金栏而银栴（杆），银栏而金栴，琉璃栏而水精栴，水精栏而琉璃栴，赤珠栏而玛瑙栴，玛瑙栏而赤珠栴，砗磲栏而以众宝为栴。金网而银铃，银网而金铃，琉璃网而水精铃，水精网而琉璃铃，砗磲网而以七宝为铃。金多罗树则为金根、金枝，而银叶银果，银多罗树则为银根、银枝，而金叶金果，水精树则为水精根、枝，而琉璃的花、果，赤珠树则为赤珠根、枝，而玛瑙叶、玛瑙花、果，砗磲树为砗磲根、枝，而众宝的花、果。

阿耨达池之侧，都有了园观浴池，众花积聚，种种的树叶、花果，均很繁茂。有种种的香风，芬馥遍布于四方。种种的异类的诸鸟，都哀鸣相和。阿耨达池的池底，为金沙充满，其池的四边均有梯陛，有金栴而银陛，银栴而金陛，琉璃栴而水精陛，水精栴而琉璃陛，赤珠栴而玛瑙陛，玛瑙栴而赤珠陛，砗磲栴而众宝之陛。环遶水池的周匝，均有栏楯，也生有四种之花，青色、黄色、赤色、白色，都夹杂而参厕其中间。其华都如车轮，其根都如车毂。由花根流出其汁，其色乃白如乳，味之甘，乃如蜜。阿耨达池之东方，有恒伽河，从牛口流出，率从五百河而流入于东海。阿耨达池的南方，有新头河，从师子口流出，率从五百河而流入于南海。阿耨达池的西方，有婆叉河，从马口流出，率从五百河而流入于西海。阿耨达池的北方，有斯陀河，从象口中流出，从五百河流入于北海。阿耨达的宫中，有五柱堂，阿耨达龙王（无热龙王，下面为有关于此龙王的记事），恒住于此里面。」

佛陀说：「为甚么缘故，名叫阿耨达呢？阿耨达的意义是甚么呢？因为在此阎浮提里面所有的龙王，都均为有三种疾患，唯有阿耨达龙没有此三患。那三患呢？第一就是全体阎浮提所有的诸龙，都被热风、热沙着于其身，而烧热其皮肉，及烧热诸龙的骨髓，都以此为其苦恼，唯有阿耨达龙没有此种苦患。第二就徒：全体阎

浮提所有的龙宫，都有恶风之暴起，而吹其宫内，使牠们失去了宝饰衣，龙身就自现体，都以此为苦恼，唯有阿耨达龙王没有如是的苦患。第三就是：全体阎浮提所有的龙王，各在宫中相娱乐之时，会有金翅大鸟飞入于宫中去搏撮，或者始生方便，欲取龙食时（金翅鸟刚展其力，欲搏取龙去为其食料时），诸龙都会怖惧，常为此而怀热恼，唯有阿耨达龙没有如此的苦患。如果金翅鸟生起其念，而欲住的话，就便会命终，因此之故，名叫阿耨达。」（无热）。

佛陀告诉诸比丘们说：「雪山的右边，有一个城，名叫毗舍离，其城北有七黑山，在七黑山的北方有香山，其山常有歌唱伎乐的音乐的声音。山内有二个窟，一名叫做昼，第二窟之名称叫做善昼，为天的七宝所成的，为柔软香洁，有如天衣那样。有妙音的干闥婆王（乐神）率领五百位干闥婆止住在其里面。昼窟与善昼窟的北方有婆罗树王，名叫善住，有八千株的树王围遶在其四面。善住树王之下，有象王，也是名叫善住，都止住在此树下，身体为纯自色，七处（两足下、两手、两肩、顶中之七个地方）都平住，其力能飞行（跑步如飞）。其头为赤色，夹杂有杂色之毛，六支牙都为纤佣，以金填在于其间，有八千只象，围遶随从在那里。其八千株的树王的下面的八千匹象，也是同样的。

善住树王的北方，有大的浴池，名叫摩陀延，纵广为五十由旬，有八千个浴池周匝围遶于此大浴池，其水很清凉，并没有尘秽，都以七宝璫，周匝砌垒而围遶。池有七重的栏楯、七重的罗网、七重的行树，皆七宝所成的。有金栏而银枕，银栏而金枕；水精栏而琉璃枕，琉璃栏而水精枕；赤珠栏而码瑙枕，码瑙栏而赤珠枕；砮磲栏而众宝枕。其金罗网之下，所垂的为银铃，其银罗网之下所垂的为金铃，水精罗网所垂的为琉璃铃，琉璃罗网所垂的为水精铃，赤珠罗网所垂的为码瑙铃，码瑙罗网所垂的为赤珠铃，砮磲罗网所垂的

为众宝铃。其间的金树乃为金根金枝，而银叶与银的花实；其银树即为：银根银枝，而金叶金花金实；水精树为水精根枝，而琉璃花实；琉璃树为琉璃根枝，而水精花实；赤珠树为赤珠根枝，而码瑙花实；码瑙树为码瑙根枝，而赤珠花实；砮磲树为砮磲根枝，而众宝花实。

又其池底，乃以金沙布散的。遶池的周匝，有七宝的阶道。金陛而银蹬，银陛而金蹬，水精陛而琉璃陛，琉璃陛而水精陛，赤珠陛而码瑙陛，码瑙陛而赤珠陛，砮磲陛而众宝陛，挟陛的两边，皆有宝栏楯。又其池中，乃生四种的华，青、黄、赤、白，众色参杂其间。其华如车轮那样，其根即如车毂。花根会流出汁，其色如乳那样之白，其味如蜜那样之甘。遶池的四面，有众园观、丛林、浴池，而生种种的花。树木很清凉，花果很丰盛，无数的众鸟，相和而鸣，也是如是。善住象王起念，而欲游戏，而欲进入于池里去洗浴之时，即会念起八千匹的象王之事。这时，八千匹的象王，也会又念：善住象王现在正在怀念于我们，我们应该赶至象王之处！于是（就这样的），众象即往象王之前而立在于那里。

这时，善住象王乃率领八千匹象，欲到于摩陀延池，在诸象当中，有的为大象王持盖的，有执宝扇在扇大象王的，里面也有作倡伎乐，在前面为导引的。这时，善住象王乃入于池内去洗浴，而作倡伎乐，共相娱乐在那里。或者有象，为象王洗鼻的，也有洗口、洗头、洗牙、洗耳、洗腹、洗背、洗尾、洗足的。里面也有拔起华根，将其洗洁后，给与象王吃食的，也有取四种花，散在于象王的身上的。那个时候，善住象王在于池里洗浴、饮食，共相娱乐之后，就上于岸上，向于善住树而立在那里。其随来的八千象，即在于其后，各自进入于池内去洗浴、饮食，共相娱乐。一切完毕之后，就出池而至于象王之处。

这时，象王率领八千象，前后导引跟从，而至于善住树王之处，就中，有的持盖去覆荫象王，也有执宝扇去扇象王的，

其中也有作倡伎乐，在前引导的。这时，善住象王到了树王之处后，即随其坐卧行步的自由，而游止于其处。其余的八千象，也各自在于树下，坐卧行步都同样的随他们之意，而游止于其处。在树林中，有的树之围，为八寻（一寻为八尺），也有围为九寻，乃至十寻、十五寻的，唯有善住象王所止住的婆罗树王树之围为十六寻。其八千娑罗树的枝叶堕落之时，会有清风远吹，而把它吹置于林外。又八千象之大小便时，会有诸夜叉鬼（恶鬼的总称），将其除之于树林之外。」

佛陀告诉比丘们说：「这只善住象王，有很大的神力的功德，就是如是，虽然为畜生，但是所受之福，乃为如是的。」

二、世记经：郁单曰品第二

大意：须弥山北方有大洲，为郁单曰（北俱卢洲，译为胜处。本经叙述此洲的山川草木，鸟兽人类的诸相。尤其是说明人类的容貌很端正，而不系念，寿命常定，死后会往生于天上，完全是由于修习十善所带来的果报。又众生、物器的二世界之诸相之因，乃由于其业之如何而来的。因之而说明此洲在于三大部洲中（阎浮提外）为最上最胜的！

佛陀告诉诸比丘们说：「郁单曰（胜洲）的天下，有很多的诸山。在那山侧，都有诸园观浴池。生有众多的杂花，树木都很清凉，花果也很丰茂，有算不尽的众鸟，都相和而鸣。又在其山中，有很多的众流水，其水都洋顺，并不会卒暴的现象，众花覆在其水流的上，泛泛而慢慢的流，挟岸的两边有很多的众树木，枝条都很柔弱，花果都很繁炽。地上生有濡草，盘萦而右旋，其色如孔雀之翠，其香乃如婆师花（雨生花，很香的花），其软有如天衣。其地很柔濡，用脚踏地时，地则凹陷四寸之深，将脚举起时，又再回复，其地之平，都如手掌那样，并没有高下可说。」

比丘们！那个郁单曰洲的土地的四面，有阿耨达池，纵广各为一百由旬，其水很澄清，并没有秽垢，都用七宝垫厕砌其边际的，乃至有算不尽的众鸟，都相和悲鸣，和摩陀延池（阎浮提洲，善住树王的北边的大浴池）的严饰都一模一样，并没有不同。其四大池，都各出四大河，其广为十由旬，河水很洋顺，并没有卒暴，有众花覆上在水面，泛泛而慢慢的流过去，挟岸的两边有很多的众树木，枝条都很柔弱，花果都很繁炽。地上所生的濡草，都盘萦而右旋，其色都如孔雀之翠，其香都如婆师花（雨生花，很香的花），濡如天衣那样。其地为柔濡，用足踏地时，地凹有四寸之深，将脚举起时，又回复，其地又平坦如手掌，并没高下可言。又其土地并没有沟涧，也没有坑坎、荆棘、株杌（树根出土的部份为株，无枝的树为杌，也是形容没有凹凸之义），也没有蚊虻，没有蛇蝎、蜂蝎、虎豹等恶兽。土地纯为众宝，没有石沙。阴阳都调柔，四气和顺，都不寒不热，没有众恼患。其土地很润泽，不起尘秽，有如以油涂那样，并没有游尘。都常生百草，没有严冬炎夏，树木都很繁茂，花果都很炽盛。地生的濡草，都盘萦右旋，其色都如孔雀之翠，其香都如婆师花（雨生花，很香的花），濡如天衣那样。其地很柔濡，以脚踏地时，地即凹陷四寸，将脚举起时，还复如初，地平如手掌那样的没有高下。」

其土常有自然的粳米，不种而自生出，没有糠糲，有如白花之聚，也如忉利天（三十三天）之食，众味都具足。其土常有自然的釜镬（煮食物的锅子），有摩尼珠（如意珠），名叫焰光，放置在于镬下，就会饭熟而光灭，不假藉樵火，不劳动人功。其土有树，名叫曲躬，叶叶都相次序，天空下雨时，乃不会有漏处，那些诸男女们，都止宿在于树下。又有香树，高度为七十里，花与果都很繁茂。其果实成熟时，皮壳会自然破裂，香气会自然放出。其树的高度有的六十里，有的五十里，有的四十里，极小的树高也为五里，花果都很繁茂，其果成熟时，皮壳会自然破裂，香气会自然放出。

又有衣树，其高度为七十里，花果都很繁茂，其果实成熟时，皮壳自然会破裂，会出种种之衣。其树有的高度为六十里，也有五十里、四十里，极矮小的高度为五里。花果都很繁茂，都会出种种之衣。又有庄严树，高度为七十里，花果都很繁茂，其果实成熟时，皮壳会自然的破裂，会出种种严身之具。其树的高度有的为六十里，有的为五十里、四十里，极为矮小的高度为五里，花果都很繁茂，都会出种种严身之具。又有花鬘树，高度为七十里，花果都很繁茂，其果实成熟时，皮壳会自然破裂，会出种种的鬘。其树有的为高度六十里，有的为五十里、四十里，极矮小的高度为五里，花果也同样的都很繁茂，都会出种种的鬘。又有器树，高度为七十里，花果都繁茂，其果实成熟时，皮壳会自然的破裂，会出种种之器。其树有的高度为六十里，也有五十里、四十里，极矮小的高度为五里，花果都很繁茂，都会出种种之器。又有果树，高度为七十里，花果都很繁茂，其果实成熟时，皮壳自然会破裂，会生出种种之果。树有的高度为六十里，有的为五十里、四十里，极矮小的高度为五里，花果都很繁茂，都会生出种种之果。又有乐器之树，高度为七十里，花果都很繁茂，其果实成熟之时，皮壳会自然的破裂，而出种种的乐器。其树有的高度为六十里，有的为五十里、四十里，极矮小的高度为五里，花果都同样的很繁茂，而会出种种的乐器。

其土有水池，名叫善见，纵广都为二百由旬，其水很清澄，并没有垢秽，乃以七宝塹去厕砌其边的。环遶水池的四面，有七重的栏楯、七重的罗网、七重的行树，乃至算不尽的众鸟，其相和而鸣的情形，也都如是（和前述一样）。其善见池的北方，有一树木，名叫庵婆罗，周围为七里，上面的高度为百里，枝叶遍布于四方，为五十里。其善见池的东方，出有善道河，广度为一由旬，其水乃慢慢的流出，并没有洄渚，有种种的杂花，覆蔽在水上面，挟岸的两边的树木，都很繁茂，枝条很柔弱，花果都很炽盛。地上生濡草，都盘萦而右旋，其色如孔雀之翠，其香乃如婆师花之香，其濡乃如天衣之软。其地很柔濡，将脚踏地之时，地凹四寸，举起其足之时，即回复如初，地平如手掌，并没有高下。

其次，其河中有众宝之船，那边的人民欲入其中去洗浴游戏之时，就脱弃衣服放置在于岸上，然后乘船至于中流。俟游戏娱乐之事完毕之后，就渡水上岸，如遇衣服之时，就把它穿在身上，先出去的先穿，后出去的后穿（依上岸之先后，看到衣服时，就把它穿在身上），并不寻求本身所穿的衣服与否。其次乃到香树下，香树即为曲躬，那个人就以手取种种的杂香，用来涂在自己的身上。次到衣树下，树会为曲躬，其人就用手去取种种的杂衣，随意而穿在身上。次到庄严树下，其树就为之曲躬，那个人就用手去取种种的庄严具，用来庄严自身。次到鬘树下，树就为之曲躬，那个人就顺手去取种种的杂鬘，用来戴在于头上。次到器树下，其树就为之曲躬，那个人就用手去取种种的宝器。取宝器后，其次就到了果树下，其树就为之曲躬，那个人就顺手去取种种的美果，有的就把它拿来噉食，有的就含在口中，有的即漉汁而饮。次至于乐器树下，其树就为之曲躬，那个人就顺手去取种种

的乐器，取来后，即调弦而弹，并用妙声去和其弦，而行诣于园林，在那里随意娱

乐，或者一天、二天，乃至至于七天，然后再到他处，并没有固定之处。

善见池的南方，流出为妙体河，善见池的西方，流出为妙味河，善见池的北方，流出为光影河，其情形都一样。善见池的东方，有一园林，名叫善见，纵广都为百由旬，遶园的四边，有七重的栏楯、七重的罗网、七重的行树，都为杂色间厕其中，为七宝所成的。其园的四面，有四大门，有栏楯周匝，都为七宝所成的。园内很清静，并没有荆棘，其土地很平正，并没有沟涧、坑坎、陵阜，也没有蚊虻、飞蝇、蚤虱、虻蛇、蜂蝎、虎狼等恶兽。土地纯为众宝，并没有石沙，阴阳调柔，四气和顺，不寒不热，没有种种的恼患。其土地很润泽，并没有尘秽，有如以油涂地那样，游尘不会生起，百草都会常生。并没有冬夏，树木都很繁茂，花果都很炽盛。地上所生的濡草，都盘萦右旋，其色有如

孔雀之翠，其香有如婆师花之香，其濡有如天衣之软。其地很柔濡，足蹈地之时，地会凹入于四寸，举足之后，就会回复其原来的平地。

其园常生自然的粳米，并没有糠粃，有如白花之聚那样，众味都具足，如同忉利天之食物。其园常有自然的釜鍍（大釜），有摩尼珠（如意珠），名叫焰光，将它放置在于鍍下时，饭就会熟，而光炎自会消灭，并不需假藉樵火，不免劳动人功。其园内有一树，名叫曲躬，叶叶都相次第，天空下雨时，也不会有漏雨之虞，那些诸男女们都止宿在其树下。又有香树，高度为七十里，花果都很繁茂，其果实成熟之时，皮壳自会破裂，会出种种的香气。其树有的高度为六十里、五十里、四十里，乃至高度为五里的，花果都很繁茂，都会出种种之香，乃至有乐器之树，其情形都一样。

其土的人民，都至于那个园中去游戏娱乐，有的一天，有的二天，乃至七天。

其

善见园并没有守护的人，都可以随意游戏，然后回去。善见池的南方，有园林，名叫大善见。善见池的西方，也有园林，名叫娱乐。善见池的北方，也有园林，名叫等花，也是同样的情形。其土的中夜（下午九点至凌晨一点）、后夜（凌晨一点至于五点），有阿耨达龙王，都数数（常常）随时起清静之云，周遍于世界，而降甘雨，有如轂牛乳之顷，以八味之水，润泽普洽，其水都不留停，而地上却并没有泥淖。有如鬘师。用水洒华，使其不萎枯，而常润泽鲜明那样。有时，那个国土在于中夜之后，并没有云翳，空中很清明，海出凉风，清静而柔和，微吹于人的身体，全身体都会觉得很快乐。其土很丰饶，人民很炽盛，假若须食之时，即以自然的粳米放入于釜中，以焰光珠置在于釜下，饭就会自然成熟，珠光会自然消灭。诸有来至其处的人，都自由吃食，其主人不起来时，饭则终究不会有尽，如果其主人起来时，其饭就会尽赐。其饭很鲜

洁，有如白花之聚，其味很具足，有如忉利天之食那样。他们食此饭后，都没有众病，气力都充足，颜色也很和悦，并不会衰耗。

其次，其土的人的身体都相类，形貌都同等，都不可分别。其貌都为少壮，有如阎浮提之二十岁左右的人。其土的人民的口齿都平正洁白，密致而无间。头发为紺青色，没有尘垢。头发垂下八指长，都齐肩而止，而不长不短。如果其土的人起欲心之时，则熟视女人，然后舍之而去，那个女人就会随在后面，往诣于园林。如果那位女人为那位男子的父亲母亲的骨肉中所生的，故表示不应行欲的话，其树就不会曲荫，就自散去；假若不是父亲母亲的骨肉中的人，而表示可以行欲的话，其树就会曲躬，会回荫其身，而随意去娱乐，或者一天，或者二天，或者乃至至于七天，到时才各自散去。那位女人怀妊后，经过七、八天，便会生产，随其生的为男为女，都置在于四衢的大交道之头，舍后，

便离开其处。遇有行人，经过那个地方之时，就会出其手指，使那婴孩用嘴去吮，手指自出甘乳，充适婴儿之身。经过七天后，其儿就会成长，会和那个人一样之大，

如果为男孩的话，就会向于男孩，假如为女孩的话，就会向于女众。

那些人命终之后，都不会互相哭泣，会庄严其死尸，放置在于四衢道，将他舍弃而去。有鸟，名叫忧慰禅伽，会来接那死尸，放置在于另外一个地方。其次，其土的人，如要大小便之时，地就会为之裂开，便利之后（大小便完毕后），其地自会还合如初。其土的人民，并没有所系恋，也没有畜积，寿命都为常定的，死后即往生于天界。他们为甚么缘故，寿命都常定呢？因为他们在于前世之时，都修十善行，而身坏命终之后，才生于郁单曰（北俱卢洲），寿命为千岁，为不增加，也不减少，因此之故，说那些人的寿命都正等无异。

又次，杀生的人，会堕落于恶趣之中，不杀生的话，就会往生于善趣。像如是的，如果窃盗、邪淫、两舌、恶口、妄言、绮语、贪取、嫉妒、邪见的话，就会堕落于恶趣之中；假如不盗、不淫、不两舌、不恶口、不妄言、不绮语、不贪取、不嫉妒、不邪见的话，就会往生于善趣。假如有人，不杀生、不窃盗、不邪淫、不两舌、不恶口、不妄言、不绮语、不贪取、不嫉妒、不邪见的话，即身坏命终之后，会生在于郁单曰（北洲），寿命为千岁，不增加，也不减少，因此之故，说他们的寿命都正等而无异。又次，如果为慳吝贪取，不能施惠与人的话，死后会堕入于恶道；假如开心不吝，能为人施惠的话，就会生在于善处。有人布施与沙门、婆罗门，以及布施给与贫穷的乞儿，或罹疮病、困苦等人，给与与他们以衣服、饮食、乘舆、花鬘、涂香、床榻、房舍等物，又造立塔庙，以灯烛去供养的话，其人身坏命终之后，会生于郁单曰，寿命为千岁，不增又不减，因此之故，那些人的寿命为正等无异。为甚么缘故，赞称郁单曰的人为胜呢？因为其土的人民虽然不受十善的戒规，然而其举动却会自然的和十善符合，身坏命终之后，都会往生于天上善处。因此之故，那个地方的人得称为胜—郁单曰。所谓郁单曰，其义为云何呢？（甚么叫做郁单曰呢？）在于三天下当中（阎浮洲外之三），其国土就是最上最胜，因此之故，名叫郁单曰。」

三、世记经：转轮圣王品第三

大意：本经叙述转轮圣王出现于阎浮提时，即有七宝（金轮宝、白象宝、紺马宝、神珠宝、玉女宝、居士宝、主兵宝）之出现具足。同时阐述转轮圣王之威神功德，而说明其国土的丰饶，人民的炽盛，举国人民都享受安乐泰平的王国。能如是，均为以正法而治世，行十善，而致于安隐的。

佛陀告诉诸比丘们说：「在世间里，有转轮圣王，是成就七宝，也具有了四种神德之王。甚么为之转轮圣王所成就的七宝呢？第一就是金轮宝，第二就是白象宝，第三就是紺马宝，第四就是神珠宝，第五就是玉女宝，第六就是居士宝，第七就是主兵宝。甚么为之转轮圣王的金轮宝之成就呢？如转轮圣王出现在于阎浮提之地时，就是为刹帝利，以水浇在头上的种姓（正式即位的国王）。国王以十五日，月满之时，沐浴香汤，升上于高殿之上，和嫖女们共相娱乐。那个时候，忽然现出天的金轮宝在于眼前。金轮宝有千辐，其光色都具足，为天金所成就的，为天匠所造作的，并不是世间所有的，宝轮之径为一

丈四尺。转轮圣王看见后，乃默然而自念说：我曾经从先宿诸耆旧们，听过如是之语：『如果刹帝利王，以水浇头之种（正式即位之王），此王以十五日，月满之时，沐浴香汤，升上法殿之上，被婁女围遶的时候，就会自然的有金轮忽然现在于眼前。金轮有千辐，光色都具足，是天匠所造的，并不是世间所有的。金轮之径，有一丈四尺。遇到此宝时，就名叫转轮圣王。』现在有金轮宝之出现，将不是这事情吗？现在我宁可试一试此轮宝一下为是。

这时，转轮王就召集四兵（四种军队），偏露他的右臂，右膝着在于地上，用右手摩扞金轮，而对它说：『你向东方，如法去转动，不可违背常则。』金轮就听他之语，实时向东而转。这时，转轮王就率领四兵，随在于金轮的后面而行。金轮宝的前面，有四神在引导，金轮所止住的地方，王就休止其驾。那时，东方的诸小国王，看见大王之来到，就用金钵盛

满银粟，用银钵盛满金粟，来诣王所休止的地方，都稽首而白大王说：『善哉！大王！现在此东方的土地，乃很丰乐，有很多的珍宝，人民也很炽盛，都为志性仁（心志和平而仁慈），也为慈孝忠顺的好人民，唯愿圣王在这里治政！我们当会为您的给使，会在你的左右，承受您所须要的。』当时，转轮王则对小王们说：『止！止！诸位贤王！难得你们有这种心，可说就是已经供养过我一样的了。你们只要以正法去治化，不可使有偏枉，不可使国内有非法的行动。要自己不杀生，也教人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两舌、不恶口、不妄言、不绮语、不贪取、不嫉妒、不邪见；要使他们都这样的没有匪类之人，这就名叫我的所治的了。』

这时，诸小国王听此教言等事之后，就跟从大王去巡行诸国，而至于东海之表。其次就行向南方，行向西方、北方，都随轮宝所至之处。每到之处，其诸国王都各献国土给大王，也和到达东方时，受到诸

小国王所礼遇的那样。此阎浮提之处，为有名，叫做土沃野丰，出产很多的珍宝，林水很清静。轮宝乃选那干广之处，到处周行，封画图度（经过测量规度为界分），东西十二由旬，南北为十由旬。天神都在于中夜（下午九点至凌晨一点）造作城墉，其城为七重，有七重的栏楯，七重的罗网，七重的行树，周匝校饰，以七宝所完成的，乃至有算不尽的众鸟，都相和而鸣。建造此城后，金轮宝就又在于其城之中，图度封地，东西为四由旬，南北为二由旬。天神在于中夜建造宫殿，宫墙为七重，为七宝所成的，乃至算不尽的众鸟，都相和而鸣等事，也是如是的情形。建造宫殿后，当时的金轮宝，则在于宫殿上的虚空中而住，都完具而不动转。这时，转轮圣王乃欢喜踊跃而发言说：『此金轮宝真正就是我的祥瑞，我现在真正就是一位转轮圣王了！』这就是金轮宝成就。

甚么为之白象宝成就呢？转轮圣王在于

清旦，正在于正殿上而坐之时，自然的有象宝忽然显现在于他的前面。象的身毛为纯白的，七处都平住，其力能飞行，其首为杂色的，其六只牙都纤臃，以真金填在其中间（象牙饰黄金）。这时，轮王看见后，自念而言：此象很贤良，如果善于调伏的话，就可以当为帝王的御乘，就叫人试考而调习，发见诸能力都悉备而足。这时，转轮王乃欲亲自试象，就乘在于象上，在于清旦出城，周行于四海，如食一顿饭的时间，就已回到原处。这时，转轮王乃非常的踊跃欢喜，就发言而说：『此白象宝，真正就是我的祥瑞，我现在真正就是转轮圣王了。』这就是象宝成就。

甚么为之转轮圣王的紺马宝成就呢？有一时，转轮圣王在于清旦，正坐在于正殿上之时，自然的有马宝忽然显现在于前面。马宝为紺青色的，为朱色的鬃尾、其头颈有如象，其力能飞行。这时，转轮圣王看见后，自念而说：此马为贤良的马，如果善于调伏的话，可以当为帝王的御

乘，就教人去试调，发见所有的能力都具备。这时，转轮圣王欲自试此马宝，就乘在马上，在清旦出城，周行于四海，如吃一顿饭的时间，已回到本处了。这时，转

轮王乃非常的踊跃欢喜而发言说：『此紺马宝真正就是我的祥瑞，我现在真正为转轮圣王了。』这就是紺马宝成就。

甚么为之神珠宝成就呢？有一时，转轮王在于清旦，正坐在于正殿上之时，自然的有神珠宝忽然显现在于其前面，神珠之质与色都很清澈，并没有半点的瑕秽。这时，转轮王看见后，发言说：『此珠非常的妙好。如有光明，则可以照明宫内。』这时，转轮王欲试此珠，就召集四兵，就将此珠置在于高幢的上面，在于夜冥之中，叫人持賚高幢而出城门，其珠光乃照明于一由旬之遥，使现在城中的人，都起来作工作，以为已经是白昼时分。这时，转轮王乃踊跃欢喜而说：『现在此神珠真正就是我的祥瑞，我现在真正就是转轮圣王了。』这就是神珠宝成就。

甚么为之玉女宝成就呢？这时，玉女宝忽然出现，其颜色很从容自在，面貌非常的端正，不长，也不短，不麓，也不细，不白，也不黑，不刚，也不柔。冬天时，其身则温暖，夏天之时，其身则很清凉，全身的毛孔，都会放出梅檀之香，口里会出优钵罗花（青莲花）之香，言语很柔软，举动很安详，先于王起，而后于王而坐，都不失去其宜则。转轮圣王看见之后，没有执着，心也不暂念，更何况去亲近呢？这时，转轮圣王看见之后，非常的踊跃欢喜而说：『此玉女宝真正就是我的祥瑞，我现在真正就是转轮圣王了。』这就是玉女宝成就。

甚么为之居士宝成就呢？有一时，居士丈夫忽然自然的出现，使宝藏自然的财富无量。此居士有宿福，其眼睛能彻见地中的伏藏，不管是有主的，或者是无主的，都能一见而知。其有主人的，就能为拥护，其无主人的，就取给与轮王去享用。这时，居士宝往白轮王说：『大王！如要有所给与的，都不足为忧的，我自能办得到。』这时，转轮圣王欲试居士宝，就敕令大臣去叫人严饰舟船，说要在乎水中去游戏，大王告诉居士宝说：『我现在须要金宝，你赶速找来给我。』居士宝回答说：『大王小等一下，到了岸上自会奉给您的。』王寻又逼他而说：『我现在须用，正要你得来。』这时，居士宝受王的严敕，就在于船上长跪，用他的右手插入于水中，水中的宝瓶即随手而出来，有如虫之缘于树木那样。那位居士宝也是如是，只伸其手入于水中，宝即缘手而出，而充满于船上。他白大王说：『刚才您说须要用宝，到底是须要好多呢？』这时，转轮圣王对居士宝说：『止！止！我并不须用，刚才是在试探你的功能如何而已，你现在便为供养我的了。』这时，居士宝听王之语后，就将宝物随时放回水中。那个时候，转轮圣王欢喜踊跃而说：『此居士宝真正就是我的祥瑞，我现在真正就是转轮圣王了。』这就是居士宝成就。

甚么叫做主兵宝成就呢？这时，主兵宝忽然出现，为一位智谋雄猛，英略独决的人，即诣于王之处，而白王说：『大王！如果有所讨伐的话，那就不足以为忧的，我自能将其事办得成就的。』这时，转轮圣王欲试探主兵宝的功能，就召集四兵，而告诉主兵宝说：『你现在快去用兵调将吧！那些未集的，就把他集合，已集的就把他解放，未严装的，就加以严装，已严装的，就把他解开，未去的，就令其去，已去的，就使其住下来。』这时，主兵宝听王之语后，实时命令四兵，未集的，就使其集；已集的，即解放；未严装的，就严装，已严装的，就开解；未去的，就去，已去的，就叫他住下来。这时，转轮圣王看见之后，就欢喜踊跃而说：『此主兵宝，真正就是为我的祥瑞，我现在就是转轮圣王了。』这就是转轮圣王之七宝成就。

甚么叫做四神德呢？第一就是长寿不夭折，没有人能及的。第二就是身体强健而没有病患，没有人能及的。第三就是颜貌端正，没有人能及的。第四就是宝藏盈溢，没有人能及的。这就是转轮圣王之成就七宝，以及四功德。

这时，转轮圣王，经过一段时间，乃命令人严驾，而出游后园，旋即告诉御者说：『你应当善御而行。为甚么呢？因为我欲仔细的观察国土的人民，其安乐无患的

情形。』这时，在路边观看热闹庄严的国民，曾对王的侍者说：『你且慢慢的行，我们欲仔细的观察圣王的威颜！』这时，转轮圣王之慈育民物，有如父母的爱子那样，国民之思慕国王，即如同儿子之遵仰其父母那样，所有的珍琦，都尽数欲贡献于大王而说：『愿大王垂怜，慈悲纳受！请大王任意赐纳！』这时大王回答说：『且止！诸人们！我自有很多的财宝的，你们可以留下自用！』

转轮圣王在世治此阎浮提的那个时候，其地乃为平而正，并没有荆棘，没有坑坎，没有堆阜，也没有蚊虻、蜂蝎、蝇蚤、虻蛇、恶虫，石沙、瓦砾都自然的沉没，金银宝玉都显现于地上，四时都调和，也不寒、不热。其地很柔濡，并没有尘秽，如油涂在于地上那样，非常的洁净而光泽，而没有尘秽。转轮圣王治世之时，土地也是如是。地会出流泉，清静而不会竭尽。又生柔濡之草，冬夏都常青，树木很繁茂，花果很炽盛。地所生的濡草、其色都如孔雀之翠，其香即如婆师花（雨时花）之花，其软乃如天衣。脚踏地时，地即凹入四寸，举足之时，又回复如初，并没有空缺之处。有自然的粳米，并没有糠粃，众味都具足。当时有香树，花果都很茂盛，其果实成熟之时，果实会自然裂开，自然会放出香气，香气很馥熏。又有衣树，花果也很茂盛，其果成熟之时，皮壳会自裂，会出种种的衣。又有庄严树，花果也很炽盛，其果成熟之时，皮壳自会裂开，会出种种的庄严具。又有鬘树，花果也很茂盛，其果成熟之时，皮壳自会裂开，会出种种的鬘。又有器树，花果也很茂盛，其果成熟之时，皮壳自会裂开，会出种种之器。又有果树，花果也很茂盛，其果实成熟之时，皮壳自然会裂开，会出种种之果。又有乐器树，花果也很茂盛，其果成熟之时，皮壳自会裂开，会出种种的乐器。

转轮圣王治化世间之时，阿耨达（无热恼）龙王在于中夜后，起大密云，弥漫于世界，而普降大雨，其情形，乃如构牛乳之顷，降下八味之水，润泽周普。地上并没有停滞之水，也没有泥洹，而润泽沾洽，使草木生长。有如髻师之用水洒润花鬘，使花鲜泽，令其不萎枯那样，降下时雨来润泽一切，也是如是。其次，当时在于中夜之后，空中很清明，清静而没有云暘，海出凉风，清静而调柔，触身即生快乐。圣王治世之时，此阎浮提的五谷很丰穰，人民很炽盛，财宝很丰饶，并没有所匮乏。

当时，转轮圣王乃以正法治国，并没有阿枉，都修十善行。那个时候的人民，也修习正见，而具备十善行。那位轮王，经过很久的期间之后，身上发生重患，而取于命终。那个时候，有如快乐的人，吃食如小过了一些，身体小有不适，即便令终，而往生于梵天上。这时，玉女宝、居士宝、主兵宝，以及国土的人民，都作倡伎乐（奏哀乐，葬仪礼具），去葬圣王的身。国王的玉女宝、居士宝、主兵宝、国内的人民，都用香汤洗浴王身，用劫贝（绵布）去缠王身，以五百张之毡，依次而缠其身。大家奉举大王的身，放置在于金棺之内，用香油灌入于铁椁里，又用木椁，重新衣装其外，迭积众香薪，重新衣置在其金棺上面，然后把他阁维（火葬）。在于四衢的道头盖起七宝塔，其纵广都为一由旬，杂色参杂其间，都以七宝而成的。塔的四面，各有一门，周匝栏楯，也用七宝成就的。塔的四面的空地，纵广为五由旬，园墙有七重，有七重的栏楯，七重的罗网，七重的行树。金墙而配有银门，银墙即为金门；琉璃墙即配有水

精门，水精墙即为琉璃门；赤珠墙配有码瑙门，码瑙墙即为赤珠门；碎磲墙即配有众宝门。其栏楯就是这样的：金栏而银栴（楯、干），银栏而金栴；水精栏而琉璃栴，琉璃栏而水精栴；赤珠栏而码瑙栴，码瑙栏而赤珠栴；碎磲栏而众宝栴。其金罗网之下，悬有银铃，其银罗网下，即悬有金铃；琉璃罗网之下悬水精铃，水精罗网之下，悬琉璃铃；赤珠罗网之下，悬码瑙铃，码瑙罗网之下，则悬赤珠铃；碎磲罗网

之下，乃悬众宝之铃。其金树，乃为银叶、银花、银实；其银树，即为金叶、金花、金实；其琉璃树，即为水精的花与叶，水精树，即为琉璃花与叶；赤珠树，即为码瑙花与叶，码瑙树即为赤珠花与叶；砗磲树，即为众宝之花与叶。

其四园墙又有四门，周匝栏楯，又其墙上都有楼阁宝台。其墙的四面，都有树木园林，有流泉浴池。生有种种之花，树木很繁茂，花果很炽盛，有众香芬馥，异鸟在哀鸣。

宝塔完成之后，那些玉女宝、居士宝、典兵宝，以及全国的人民，都来供养此宝塔。同时，布施给与诸穷苦的人，须食的人，即与食；须衣的人，就与之以衣。至于象马宝乘，也都布施给与所须要的人，都随心满意的给与人。转轮圣王的威神与功德，其事就是如是！」

佛说长阿含经卷第十八完

四、世记经：地狱品

大意：本经叙述地狱的诸相，及堕地狱之因。首先说明二大金刚山的中间有八大地狱，八大地狱各有十六个的小地狱。又说二大金刚山之间的吹起僧伽风之处，有十地狱之存在，总计为一百四十六地狱。里面以老、病、死为三使者，而由于身口意三恶业而堕落，而受阎罗王的裁判（地狱为那落迦，或泥犁，译为不乐、可厌、苦具、苦器，或无有快乐、依于地下，故常作地狱）

佛陀告诉诸比丘们说：「此四天下（四大部洲）有八千天下围遶在其外围。又有大海水，在周匝围遶八千的天下。又有大金刚山（围绕世界的铁围山），围遶大海水。金刚山之外，又有第二大金刚山。在此二山的中间，乃为窈窈冥冥的地方。日月神天，虽有很大的威力，也不能将其光明照及于那个地方。那个地方有八大地狱，其每一地狱都各有十六小地狱。

第一大地狱之名称叫做想地狱，第二名叫黑绳地狱，第三名叫堆压地狱，第四名为叫唤地狱，第五名为大叫唤地狱，第六名叫烧炙地狱，第七名叫大烧炙地狱，第八名叫无间地狱。其想地狱里面，有十六个小地狱。小地狱之纵广为五百由旬。第一小地狱名叫黑沙地狱，第二名叫沸屎地狱，第三名叫五百钉地狱，第四名叫饥地狱，第五名叫渴地狱，第六名叫铜釜地狱，第七名叫多铜釜地狱，第八名叫石磨地狱，第九名叫脓血地狱，第十名叫量火地狱，第十一名叫灰河地狱，第十二名叫铁丸地狱，第十三名叫斫斧地狱，第十四名叫豺狼地狱，第十五名叫剑树地狱，第十六名叫寒冰地狱。

为甚么名叫想地狱呢？在其中的众生之手，都会生铁爪，铁爪长又利，都迭相瞋忿，而怀毒害之想，就用他的爪去相攫（攫，夺取，搏），应其手，而肉即堕落，想一想：大概已经死了。然而有冷风；被吹来，皮肉又再复生起来，旋即复活起立，而自想说：『我现在已活。』其它的众生也说：『我想，你还活着。』由于如是之想之故，名叫想地狱。

其次，想地狱里面的众生都怀毒害之想，都共相触烧，手里各执自然的刀剑，刀剑非常的锋利，迭相斫刺，而剝剥、割割，致于身碎而倒在于地。想他已经死了，

然而会有冷风吹来，其皮肉又再复生，旋即复活而起立，他就又自想：『我现在已活过来。』其余的众生也说：『我想你还活着。』由于此缘故，名叫想地狱。其次，想地狱里面的众生都怀毒害之想，都迭相触烧。手里都执刀剑，刀剑乃很锋利，都以此刀剑而共相斫刺，而剝剥割割。想谓已死了，但冷风之来吹，皮肉就又更生，旋即复活而站立起来，自言而说：『我还活着。』其余的众生也说：『我想你还活着的。』由于此因缘之故，名叫想地狱。其次，想地狱里面的众生都怀毒害之想，都迭相触烧，手里执持油影刀，其刀非常的锋利，都更相斫刺，而剝剥割割，想谓已经死了，但是有冷风之来吹，皮肉就再度的更生，旋即复活而起立，而自言说：『我还活着。』其余的，众生也说：『我想你还活着。』由于此因缘，名叫想地狱。又次，想地狱里面的众

生都怀着毒害之想，都迭相触烧。都各执小刀，其刀很锋利，而以此刀去更相斫刺，去剝剥割割，想谓已死了，然而有冷风之来吹，皮肉又再更生，旋即又活而站立起来，而自言说：『我还活着。』其余的众生也说：『我想你还活着。』由于此因缘，名叫想地狱。

其中的众生，受其长久的期间的罪苦后，乃出离此想地狱，而惶惶的驰走，以求自己的救护。然而由于宿罪所牵连，在不知不觉之中，忽然到了黑沙地狱。这时，有热风之暴起，而猛吹热的黑沙，来着在他的身体，他的全身就一时尽黑，有如黑云那样。此热沙，会烧着皮，会烧尽其肉，烧彻其骨。罪人的身中，有黑焰生起，遶身而回旋，还入于其人的身内，致此人受诸苦恼，被烧炙而焦烂。由于罪业的因缘，而受此苦报。其罪报还未完毕之故，使他还不会死去（以上为黑沙地狱）。

罪人在此地狱久受苦痛后，出离黑沙地狱，乃惶惶驰走，而求自救护。然而被宿罪所牵连，在不知不觉之中，忽然到了沸屎地狱来。此地狱里面有沸屎的铁丸，会自然的盈满于前，会驱迫罪人，使他身抱铁丸，而烧燃其身手，而至于其头面，并没有一处不被周遍燃烧的。同时又会将其探撮，而将其沸屎铁丸放入在于口内，致烧其唇舌，烧从于咽，而至于腹内，通彻而下，而过，没有不焦烂的。这时，有铁嘴的虫，会来啖食他的皮肉，会彻骨达髓，苦毒辛酸，忧恼无量。然而其罪业还是未完毕之故，仍然又是同样的并不死亡（以上为沸屎地狱）。

罪人在于沸屎地狱久受苦痛后，乃出离其沸屎地狱，此时乃惶惶驰走，求自救护，然而却到了铁钉地狱来。到达后，狱卒就扑击他，使他堕下，偃倒在于热铁的上，将其身舒展后，就用钉来钉他的手，钉他的脚，钉他的心，周遍于身体，尽钉于五百钉，使其苦毒辛酸，号咷呻吟。然而余罪还未完毕，仍然还是不死（以上为铁钉地狱）。

罪人久受苦痛后，出离铁钉地狱，而惶惶驰走，求自救护。然而却到了饥饿地狱来。这时，狱卒来问他说：『你们到这里来，到底欲求甚么呢？』回答说：『我们的肚子很饿！』狱卒就将他们捉扑而掷在于热铁之上，舒展其身，用铁钩来钩开其口，而将热铁丸放入其口内，而焦其唇舌，从咽至于腹，通彻下过，没有不焦烂，使其苦毒辛酸，悲号啼哭。然而余罪仍然未尽，犹再不死（以上为饥饿地狱）。

罪人久受苦痛后，出离饥饿地狱，而惶惶驰走，求自救护。然而却到了渴地狱来。狱卒问他说：『你们到这里来，欲求甚么呢？』回答说：『我们很渴！』狱卒就将他们捉扑而掷在于热铁上，舒展其身后，用热铁钩来钩其口，使其嘴开，然后，就用消铜去灌其口，去烧其唇舌，从咽而至于腹，通彻而下过，都没有不焦烂，使其苦毒辛酸，悲号啼哭。然而余罪还未完尽，犹复不死（以上为渴地狱）。

罪人久受苦痛后，出离渴地狱，而惶惶驰走，求自救护。然而被宿罪所牵连，在不知不觉之中，忽到一铜鍍地狱。狱卒即怒目而捉罪人之足，将其倒投于铜鍍之

内。罪人乃随着汤水而涌沸，而上下回旋，从于底而至于口，又从于口，而至于底，或者在于铜鍱之腹，其身体都随之而烂熟。譬如煮豆那样，豆乃随着汤水而涌沸，而上下回转，豆的里外都因之而烂坏那样，罪人在鍱内，随着汤水而上下，也是如是的。因此而号眺悲叫，万毒并至（千万种的剧苦都到齐）然而余罪犹未尽，因此之故，还不死亡（以上为铜鍱地狱）。

罪人久受此苦后，出离此一铜鍱地狱，就惶惶驰走，求自救护。然而被宿罪所牵连，在不知不觉之中，忽然至于多铜鍱的地狱。多铜鍱地狱的纵广为五百由旬。狱鬼看到罪人时，就怒目而捉罪人之足，将其倒投于鍱中，罪人即随汤之涌沸，而上下回旋，从底而至于口，从口而至于底，或者滚至于鍱腹，致于全身都烂坏。譬如煮豆那样，豆乃随着汤水之涌沸，而上下回转，内外都烂坏，罪人在于鍱中的情形，也是如是，都随着汤水而上下，从于口，至于底，又于底，而至于口，或者手足出现，或者腰腹之现出，或者头面出现。狱卒又用铁钩来钩取罪人，置于其它的鍱中，使罪人号眺悲叫，苦毒辛酸。然而罪人的余罪还未完毕，故使其还不死（以上为多铜鍱地狱）。

罪人经久受苦后，出离于多铜鍱地狱，就惶惶驰走，求自救护。然而被宿对（宿世怨业）所牵连，在不知不觉之时，忽至于石磨地狱。石磨地狱的纵广为五百由旬。狱卒一看即大怒，就捉罪人掷扑在于热石之上，就将其手足舒展，而用大热石压在于其身上，将罪人回转揩磨，使其骨肉糜碎，脓血流出。罪人乃苦毒切痛，而悲号辛酸。然而余罪犹未尽之故，使其不死（以上为石磨地狱）。

罪人久受此苦后，出离石磨地狱，就惶惶驰走，求自救护。然而被宿对（旧罪）所牵连，在不知不觉之中，忽至于脓血地狱。脓血地狱的纵广为五百由旬。其地狱里面有自然的脓血，乃热沸而涌出。罪人在其中，东西驰走，而脓血乃为沸热之汤，致罪人的身体、手足、头面，统统都烂坏。同时，罪人因饥饿而取脓血，而自吃食。沸汤实时汤其唇舌；从咽而至于腹，通彻于身下而过，没有不烂坏，而苦毒辛酸，众痛难忍。然而余罪未毕之故，致使不死（以上为脓血地狱）。

罪人久受苦后，乃出离脓血地狱，而惶惶驰走，求自救护。然而被宿对的怨业所牵连，在不知不觉之中，忽然至于量火地狱。量火地狱的纵广为五百由旬，在那地狱里面有大的火聚，自然的在于面前。其火很焰炽，狱卒瞋怒而驱迫罪人，手里执持铁斗，使罪人去量火聚。罪人计量火聚之时，自会燃烧其手足，也燃烧而遍诸身体，致罪人苦毒热痛，呻吟号哭。其余罪还是未完毕之故，使他还不死去（以上为量火地狱）。

罪人久受苦后，乃出离量火地狱，而惶惶驰走，自求救护。然而被宿对恶业所牵连，在不知不觉之中，忽到灰河地狱来。灰河地狱的纵广为五百由旬，深度也五百由旬。为灰汤涌沸，恶气燄孛，回波相搏的灰河。其声响令人非常的可怖畏，从河底至于河上，有锋利的长度八寸的铁刺，纵广布置在那里。其河岸之边，生长刀剑，其岸边均有狱卒豺狼。又其岸上，有剑树林，其枝叶花实，均为是刀剑，锋刃均为有八寸。罪人入河后，就随波而上下，而回覆沉没。而被铁刺刺身，身体的内外都被刺通彻，皮肉都烂坏，而流出脓血，使罪人苦痛万端，悲号酸毒。然而其余罪还是未尽之故，还是使其不死。

罪人久受苦后，乃出离灰河地狱，而至于其岸上。此时岸上的利剑自会割刺其身体，其手足都会伤坏。那个时候，狱卒会问罪人说：『你们到这里来。到底是欲求甚么呢？』罪人回答说：『我们都很饥饿！』狱卒就提拿罪人掷扑在于热铁的上，而舒展其身体，用铁钩撬开其口，将烱铜灌入罪人的嘴内，使其烧燃唇舌，从咽至于腹，通彻而下过，没有不焦烂的。又有豺狼，牠们的牙齿都很长利，都来咬啮罪人，而生食其肉。于是，罪人被灰河所煮，被利刺所刺，被烱铜灌口，被豺狼所食之后，就便奔驰，而走上剑树。上剑树之时，剑刃乃下向（向下），下剑树之时，

剑刃乃上向（向上）。手攀时，即手绝，以足蹬时，其足即绝。剑刃刺于身，使身体的内外都透彻，皮肉都堕落，流出脓血，遂有白骨筋脉相连可观。这时，剑树上有铁嘴鸟，会来啄其头骨，使其破坏，而咬食其脑，使其苦毒辛酸，号咷悲叫。然而余罪还未完毕之故，使其还不死，而一再的来入于灰河地狱之中，随着其灰波而上下，而回覆沉没。又被铁刺刺其身，使其身的内外都透彻，皮肉都烂坏，脓血都流出，唯有白骨浮漂于外（以上二项，均述灰河地狱）。

此时，有冷风吹来，其肌肉就被吹而还复于原来的形貌，旋即站立起来，惶惶驰走，求自救护。然而被宿对（怨，恨）所牵连，在不知不觉之时，忽至于铁丸地狱。铁丸地狱的纵广为五百由旬，罪人入于其中后，有热铁丸自然在于面前，狱鬼就来驱捉，手足都烂坏，全身都被火燃，使其苦痛悲号，万毒并至（所有的极苦都来齐）。然而余罪还未完毕之故，使其不死（以上为铁丸地狱）。

罪人久受苦后，乃出离铁丸地狱，而惶惶驰走，求自救护。但是因被宿对所牵连，在不知不觉之中，忽至于斫斧地狱。斫斧地狱的纵广为五百由旬，罪人入于此狱后，狱卒乃瞋怒而执捉此罪人，扑在于热铁之上，用热铁斫斧去破罪人的手足、耳鼻、身体。使罪人苦毒辛酸，悲号叫唤。然而余罪并未完毕之故，犹复不死（以上为斫斧地狱）。

罪人久受罪后，出离斫斧地狱，而惶惶驰走，求自救护。然而被宿罪所牵连，在不知不觉之时，忽然至于豺狼地狱。豺狼地狱的纵广为五百由旬。罪人入此地狱后，会有大群的豺狼竞来卢掣，会来齐啮拖拽，使其肉堕而伤骨，而脓血流出。罪人因之而苦痛万端，悲号酸毒。但是余罪还未完毕之故，使其还不死（以上为豺狼地狱）。

罪人久受苦后，乃出离豺狼地狱，而惶惶驰走，求自救护。但是被宿对所牵连，在不知不觉之中，至于剑树地狱。剑树地狱的纵广为五百由旬，罪人入于此剑树林中时，有大的暴风吹起，剑树叶就堕在于其身上。着于手，其手即绝，着于足，其足即绝，身体头面，都没有不伤坏的。这时，有铁嘴鸟，立在于其头上，啄罪人的两目，使罪人苦痛万端，悲号酸毒。其余罪都未完毕之故，使其还不死（以上为剑树地狱）。

罪人久受苦后，乃出离剑树地狱，而惶惶驰走，求自救护。然而被宿罪所牵连，在不知不觉之中，忽至于寒冰地狱。寒冰地狱的纵广为五百由旬，罪人入于此狱后，有大寒风会吹在其身，会使其全体都冻瘃，皮肉都堕落。罪人即苦毒辛酸，悲号叫唤，然后就命终。」（以上为寒冰地狱）。

佛陀告诉比丘们说：「黑绳大地狱也有十六个小地狱，其周匝围遶，各各都纵广五百由旬，而从黑绳地狱，至于寒冰地狱。为甚么缘故，名叫黑绳地狱呢？因为那个地方的诸狱卒，都执捉那些罪人扑在于热铁之上，而舒展罪人之身，用热铁之绳把他絀之（张开），使其为直，然后以热铁斧逐其绳道而斫，斫斫那位罪人，使其作为百千之段。犹如工匠之用绳墨去絀木（振绳墨于木），然后用利斧随其绳道而斫，将其作为百千段那样，惩治那些罪人也是如是。罪人受此苦毒辛酸，不可以称计之多。由于余罪未完之故，使其还不死，因此之故，名叫黑绳地狱。」

又次，黑绳地狱的狱卒执捉那些罪人扑在于热铁之上，舒展其身，用铁绳把他絀之（张好），然后用利锯，把他锯断。犹如工匠之绳墨之絀木（振绳墨在木上），然后用利锯，把它锯断那样，惩治那些罪人，也是如是。罪人受此苦痛辛酸，虽然不可以称计之多，然而其余罪还未完毕之故，使他还不死，因此之故，名叫黑绳地狱。」

又次，黑绳地狱乃将罪人执捉而扑在于热铁之上，舒展其身，用热铁绳置在于罪人的身上，烧其皮，彻其肉，燹其骨，沸其髓，苦毒辛酸，疼痛不可以称计，然

而其余罪还未完毕之故，使其不死，因此之故！名叫黑绳地狱。

又次，黑绳地狱的狱卒，乃悬挂热铁绳，交横无数，将罪人驱迫，使其行在于绳间。有恶风暴起，猛吹那些铁绳，那些铁绳即历络于其身，烧其皮，彻其肉，焦其骨，沸其髓，使罪人苦毒痛端，不可以称计。其余罪未尽之故，使他还不死，因此之故，名叫黑绳。

又次，黑绳地狱的狱卒，乃以热铁绳衣，驱迫罪人披此绳衣，而烧其皮，彻其肉，焦其骨，沸其髓，苦毒万端，不可以称计。其余罪未完毕之故，使他还不死，因此之故，名叫黑绳。

那些罪人久受苦痛后，乃出离黑绳地狱，而惶惶驰走，求自救护。然而被宿对所牵连之故，在不知不觉之间，忽至于黑沙地狱，乃至在寒冰等地狱（同上之十六小地狱）受到种种的痛苦，然后命终，其情形均如上述那样。」

佛陀告诉比丘们说：「堆压大地狱也有十六个小地狱，周匝围遶，各各地狱的纵广，都为五百由旬。为甚么缘故名叫堆压地狱呢？在那个地狱内，有大石山，两两相对（两个大石山相对峙而立），罪人进入其中时，大石山就自然会合起来，会堆压罪人之身，使其骨肉糜碎，然后石山方还回其本来的位置。犹如用木去掷木时，会弹却而还离那样，惩治罪人，也是如是。罪人受此苦毒万端，不可以称计（算不尽之多的痛苦），其余罪还未完毕之故，使他不死，因此之故，名叫堆压地狱。」

又次，堆压地狱里有大铁象，全身都是火燃，连哮带呼而来，蹴蹋罪人，在罪人的身上宛转，使罪人的身体糜碎，脓血流出，苦毒辛酸，号咷悲叫。其余罪还未完毕之故，使其还不死，因此之故，名叫堆压地狱。」

又次，堆压地狱里面的狱卒执捉罪人置在于磨石中，用磨石去磨他，使其骨肉糜碎，脓血流出，苦毒辛酸，不可以称计。其罪还未完毕之故，使其不死，因此之故，名叫堆压地狱。」

又次，堆压地狱的狱卒执捉罪人，使其倒卧在于大石上，然后用大石堆压罪人，使其骨肉糜碎，脓血流出，苦痛辛酸，万毒并至。其余罪还未完毕之故，使其还不死，因此之故，名叫堆压地狱。」

又次，堆压地狱的狱卒执取那些罪人，使其倒卧在于铁臼之中，用铁杵去捣罪人，从足至于头，捣得皮肉糜碎，脓血流出，苦痛辛酸，万毒并至。其余罪还未完毕之故，使其不死，因此之故，名叫堆压地狱。」

那些罪人久受苦痛后，乃出离堆压地狱，而惶惶驰走，求自救护。然而被宿罪所牵连，在不知不觉之中，忽至于黑沙地狱，乃至寒冰地狱，然后才命终，其情形都如上述那样。」

佛陀告诉比丘们说：「叫唤大地狱也有十六个小地狱，周匝围遶（四边周围），各各地狱的纵广都为五百由旬。为甚么缘故名为叫唤地狱呢？那些诸狱卒执捉那些罪人掷放在于大镬中，镬中有热汤涌沸，而煮那些罪人，使他们号咷叫唤，苦痛辛酸，万毒并至。其余罪还未完毕之故，使其还不死，因此之故，名为叫唤地狱。」

又次，叫唤地狱的诸狱卒执取那些罪人，掷放在于大铁瓮之中，使那涌沸的热汤烹煮罪人，致其号咷叫唤，苦切辛酸。其余罪还未完毕之故，使其不死，因此之故，名为叫唤地狱。」

又次，叫唤地狱的诸狱卒，执取那些罪人放置在于大铁镬之中，镬中的热汤涌沸，煮烹那些罪人，使其号咷叫唤，苦痛辛酸。其余罪还未完毕之故，使其还不死，因此之故，名为叫唤地狱。」

又次，叫唤地狱的诸狱卒执取那些罪人，掷放在于小腹中，镬中的热汤涌沸，煮烹那些罪人，使其号咷叫唤，苦痛辛酸。其余罪还未完毕之故，使其还不死，因此之故，名为叫唤地狱。」

又次，叫唤地狱的诸狱卒执取那些罪人掷在于大敖之上，把他们反复的煎熬，

使其号咷叫唤。苦痛辛酸。其余罪还未完毕之故，使其还不死，因此之故，名为叫唤地狱。

那些罪人久受苦后，乃出离叫唤地狱，而惶惶驰走，以求救护自己。然而被宿对所牵之故，在不知不觉之中，忽至于黑沙地狱，乃至寒冰地狱，这样，乃告命终。」

佛陀告诉比丘们说：「大叫唤地狱也有十六个小地狱，都周匝围遶。为甚么缘故名叫大叫唤地狱呢？那些诸狱卒执取那些罪人放着在于大铁釜之中，釜中的热汤涌沸，而烹煮罪人，使罪人号咷叫唤，而大叫唤，而苦痛辛酸，万毒并至。其余罪还未完毕之故，使其还不死，因此之故名叫大叫唤地狱。

又次，大叫唤地狱的诸狱卒执取那些罪人，掷放在于大铁瓮里面，瓮内的热汤涌沸，而煮罪人，使罪人号咷叫唤，而大叫唤，苦切辛酸，万毒并至。其余罪还未完毕之故，使其还不死，因此之故，名叫大叫唤地狱。

又次，大叫唤地狱的诸狱卒执取那些罪人放置在于铁镬中，镬中的热汤涌沸，煮烹那些罪人，使罪人号咷叫唤，苦毒辛酸，万毒并至。其余罪还未完毕之故，使其还不死，因此之故，名叫大叫唤地狱。

又次，大叫唤地狱的诸狱卒执取那些罪人掷放在于小镬之中，镬中的热汤涌沸，煮烹那些罪人，使其号咷叫唤，而大叫唤，苦痛辛酸，万毒并至，因此之故，名叫大叫唤。

又次，大叫唤地狱的诸狱卒执取那些罪人，掷在于大敖之上，反复的煎熬，使其号咷叫唤，而大叫唤，苦痛辛酸，万毒并至。其余罪还未完毕之故，使其还不死，因此之故，名叫大叫唤。

罪人久受苦后，乃出离大叫唤地狱，而惶惶驰走，求自救护。然而被其宿对所牵连，在不知不觉之中，忽然至于黑沙地狱，乃至寒冰地狱，然后乃命终。」

佛陀告诉比丘们说：「烧炙大地狱也有十六个小地狱，都周匝围遶。为甚么缘故名叫烧炙地狱呢？那个时候，狱卒将诸罪人置在于铁城之中。其城都火燃，使城的内外都为热赤，而烧炙罪人，使罪人的皮肉焦烂，苦痛辛酸，万毒并至。其余罪未完毕之故，使其还不死，因此之故，名叫烧炙地狱。

又次，烧炙地狱的诸狱卒将那些罪人入于铁室内，其室乃为火燃，内外都俱为热赤，而烧炙罪人，使罪人的皮肉都焦烂，苦痛辛酸，万毒并至。其余罪还未完毕之故，使其还不死，因此之故，名叫烧炙地狱。

又次，烧炙地狱的诸狱卒执取那些罪人着在于铁楼上，其楼乃有火燃，内外都为赤热，而烧炙罪人，使罪人的皮肉都焦烂，苦痛辛酸，万毒并至。其余罪还未完毕之故，使其还不死，因此之故，名叫烧炙地狱。

又次，烧炙地狱的诸狱卒执取那些罪人掷着在于大铁陶之中，其陶乃为火燃，内外都为赤热，而烧炙罪人，使罪人的皮肉都焦烂，苦痛辛酸，万毒并至。其余罪还未完毕之故，使其还不死，因此之故，名叫烧炙地狱。

又次，烧炙地狱的诸狱卒执取那些罪人掷着在于大敖上，其敖乃为火燃，中外都为赤热，而烧炙罪人，使罪人的皮肉都焦烂，苦痛辛酸，万毒并至。其余罪未完毕之故，使其还不死。

罪人久受苦后，乃出离烧炙地狱，而惶惶驰走，以求自己的救护。然而被其宿罪所牵连，在不知不觉之中，忽至于黑沙地狱，乃至寒冰地狱，然后才命终，其情形都如前述那样。

佛陀告诉比丘们说：「大烧炙地狱也有十六个小地狱，都周匝围遶，各各地狱的纵广都为五百由旬。甚么叫做大烧炙地狱呢？其诸地狱的诸狱卒都带诸罪人放置

在于铁城里面，其城乃为火燃烧的内外都均为赤热，而烧炙罪人。为重大的烧炙之故，使罪人的皮肉焦烂，苦痛辛酸，万毒并至。其余罪还未完毕之故，使罪人还不死，因此之故，名叫大烧炙地狱。

又次，大烧炙地狱的诸狱卒带诸罪人进入于铁室中，其室乃为火燃烧，内外都均为热赤，而烧炙罪人。重大的烧炙罪人之故，致罪人的皮肉焦烂，苦痛辛酸，万毒并至。罪人的余罪并未完毕之故，使其还不死，因此之故，名叫大烧炙地狱。

又次，大烧炙地狱的诸狱卒们，执取那些罪人放着在于铁楼上，其楼乃被火燃烧，内外都均为热赤，而烧炙罪人。重大的烧炙罪人，使罪人的皮肉焦烂，苦痛辛酸，万毒并至。其余罪并未完毕之故，使罪人并未死亡，因此之故，名叫大烧炙地狱。

又次，大烧炙地狱的诸狱卒们，执取罪人，放着在于大铁陶里，其陶为火燃烧，内外均为热赤，而烧炙罪人。重大的烧炙，使罪人苦痛辛酸，万毒并至。其余罪还未完毕之故，使罪人还不死，因此之故，名叫大烧炙地狱。

又次，大烧炙地狱中，自然的有大火坑，火焰很炽盛。火坑的两岸，有大的火山，其诸狱卒们捉执那些罪人，把他们连贯在于铁叉上，竖着于火内，烧炙罪人之身，重大的烧炙，使罪人的皮肉焦烂，苦痛辛酸，万毒并至。其余罪还未完毕之故，使罪人还不死。

罪人久受苦痛后，然冲乃出离大烧炙地狱，就惶惶驰走，以便寻求自己的救护。然而被宿对所牵连，在不知不觉之中，忽至于黑沙地狱，乃至寒冰地狱，然后乃命终，其情形都如上述。」

佛陀告诉诸比丘们说：「无间大地狱也有十六个小地狱，都周匝围遶，各各地狱的纵广都为五百由旬。为甚么名叫无间地狱呢？其诸狱卒们捉执那些罪人，都剥其皮，从足至于头顶，然后将其皮去缠罪人之身，放着在于火的车轮，疾驾火的车，辗热铁地，周行往返，使罪人的身体都碎烂，皮肉都堕落，而苦痛辛酸，万毒并至。其余罪未完毕之故，使罪人还不死，因此之故，名叫无间地狱。」

又次，无间大地狱有大铁城，铁城的周围都有大火的燃起，东焰烧至于西，西焰烧至于东，南焰烧至于北，北焰烧至于南，上焰烧至于下，下焰烧至于上。其火焰炽盛而回遶，并没有空间之处，罪人在于里面，乃东西驰走，而烧炙其身，使罪人的皮肉焦烂，苦痛辛酸，万毒并至。其余罪并未完毕之故，使罪人还不死，因此之故，名叫无间地狱。」

又次，无间大地狱里面有铁城，城内火起而洞燃，罪人在于里面，都被火焰燎身，致其皮肉都焦烂，苦痛辛酸，万毒并至。其余罪并未完毕之故，使罪人还不死，因此之故，名叫无间地狱。」

又次，大无间地狱的罪人在其中，很久才开一次门，那些罪人们，即奔走往趣，在他们奔走的当儿，身体的诸肢节，均会冒出火焰。有如大力士之手执大草炬，而逆风而走那样，其火焰乃很炽盛。罪人奔走时，也是同样的情形。当罪人奔走，而欲至于门外之时，其门即会自然关闭，罪人就会匍匐而伏在于热铁地，而被其烧炙其身，使皮肉焦烂，苦痛辛酸，万毒并至。其余罪还未完毕之故，使罪人还不死，因此之故，名叫无间地狱。」

又次，无间地狱里面的罪人，举目所见的，都只见到恶色；其耳有所闻的，都只听到恶声；其鼻有所嗅的，都只嗅到恶臭；其身有所触的，都唯触到苦痛；意有所念的，都唯念恶法。又其中的罪人，在弹指之顷，都没有不苦之时，因此之故，名叫无间地狱。」

其中的众生，久受痛苦后，从无间地狱出离，而惶惶驰走，以便自求救护。然而被宿对所牵引之故，在不知不觉之中，忽到黑沙地狱，乃至寒冰地狱，那些苦痛完毕之后，乃告命终，其情形都如上述。」

那时，世尊即说偈颂而说：

身为不善业	口意亦不善	斯堕想地狱	怖惧衣毛竖
恶意向父母	佛及诸声闻	则堕黑绳狱	苦痛不可称
但造三恶业	不修三善行	堕堆压地狱	苦痛不可称
瞋恚怀毒害	杀生血污手	造诸杂恶行	堕叫唤地狱
常习众邪见	为爱网所覆	造此卑陋行	堕大叫唤狱
常为烧炙行	烧炙诸众生	堕烧炙地狱	

长夜受烧炙

舍于善果业	善果清净道	为众弊恶行	堕大烧炙狱
为极重罪行	必生恶趣业	堕无间地狱	受罪不可称
想及黑绳狱	堆压二叫唤	烧炙大烧炙	无间为第八
此八大地狱	洞然火光色	斯由宿恶殃	小狱有十六

（以身去造作不善之业，口与意，也同样的造不善之业的话，这种人就会堕入于想地狱，会怖惧而衣毛都竖立起来。）

（存恶心去对待父母，去向于佛，以及诸声闻圣者的话，这种人就会堕入于黑绳地狱，会受苦痛不可以称量的。）

（如果唯造身口意的三恶业，而不修身口意的三善行的话，就会堕入于堆压地狱，会受苦痛，不可以称量的。）

（怀着瞋恚与毒害之心，以杀生之血，去污染其手，而造作种种的诸恶行的话，就会堕入于叫唤地狱。）

（常习于众邪见，被爱网所覆盖，造作这些卑陋的恶行的话，就会堕入于大叫唤地狱。）

（常常行那些烧炙的行动，去烧炙诸众生的话，就会堕入于烧炙地狱，会长夜接受那些被烧炙的苦痛。）

（舍弃那些能得善果之业，能证善果的清净道，而去造作那些种种的弊恶行的话，定会堕入于大烧炙的地狱。）

（如果造作极重的罪行的话，必定会生至于恶趣之业，会堕入于无间地狱，会受罪业的苦痛不可以称量的。）

（想地狱，以及黑绳地狱，堆压地狱，和二种叫唤地狱〔叫唤、大叫唤〕、烧炙地狱、大烧炙地狱，无间地狱，就是排为第八的地狱。此八种大地狱，均为是洞燃的火光之色，这都是由于宿世的恶业之灾殃的。八大地狱都均有其附属的十六小地狱。）

佛陀告诉比丘们说：「在那二大金刚山的中间，会有大风之吹起，名叫僧佉，如

果此风吹来至于四天下，以及八万的天下（诸天下）的话，就会吹此大地，以及诸名山，如须弥山王等，都会离地十里，或者为百里，都会飞扬于空中，都会均为糜碎。譬如壮士之用手，把轻的糠散在于空中那样，如那大风吹下，如被它吹来的话，则会吹散此天下，其情形也是如是（如大力士之散糠于空中那样的轻快而成就）。由于有了二大金刚山在遮止此风之故，使此种风不能吹过来。比丘们！应当要知道！此金刚山乃为多所饶益，也是众生的行报所致的。

又次，此二大山的中间之风，乃为焰炽猛热的，假若其风吹来而至于此四天下的话，其中的众生、山河、江海、草木、丛林，一切的一切，都会焦枯的。犹如盛夏之时，将生濡的草刈断，放置在于日中的话，旋即会萎枯那样，那种风也是如是，假如使其吹来而至于此世界的话，其热气会烧炙之事，也是如是。由于此二大金刚山的遮止此风之故，使此风不会吹到这里

来。比丘们！应当要知道！此二大金刚山，乃为多所饶益，也是众生的行报所以致之。

又次，那二大山的中间之风，乃为臭处不净，腥秽酷烈，假如使其吹来而至于此天下的话，就会熏此众生，众生均会被熏而失明（失明），由于此二大金刚山遮止此风的缘故，使其不能吹来。比丘们！当知！此金刚山乃为多所饶益，也是众生的行报所致的。

又次，在其二山的中间，又有十个地狱。第一就是名叫厚云，第二名叫无云，第三名叫呵呵，第四名叫奈何，第五名叫羊鸣，第六名叫须干提，第七名叫优钵罗，第八名叫拘物头，第九名叫分陀利，第十名叫钵头摩。

为甚么叫做厚云地狱呢？其狱中的罪人，乃为自然的生身的。譬如厚云那样（自然云集），因此之故，名叫厚云。为甚么名叫无云呢？在那狱中受罪的众生，会自然生身，其情形乃如同段肉那样，故名叫做无云。甚么叫做呵呵呢？在其地狱中受罪的众生，都苦痛切身，不堪其苦而称呵呵之故，名叫呵呵地狱。为甚么名叫奈何呢？在其地狱中受罪的众生，都苦痛酸切，没有皈依（依投）之处，都称念奈何，因此之故，名叫奈何。为甚么名叫羊鸣呢？在其地狱中受罪的众生，都苦痛切身，欲举出声语（欲发声讲话），而其舌却不能转动，直如羊之鸣叫那样，故名叫羊鸣地狱。为甚么名叫须干提呢？其地狱里面的全体，均为是黑闇闇，有如须干提华（黑莲花）之色那样，故名须干提地狱。为甚么叫做优钵罗呢？其地狱中的全体都是青的，有如优钵罗华（青莲花）那样，故名叫做优钵罗地狱。为甚么名叫拘物头呢？其地狱中的全体，都是红的，有如拘物头华（红莲花）之色那样，故名叫做拘物头地狱。为甚么名叫分陀利呢？其地狱中的全体，均为是白的，有如分陀利华（白莲花）之色那样，故名叫做分陀利地狱。为甚么名叫钵头摩呢？其狱中的全体，均为是赤的，有如钵头摩华（赤莲花）之色那样，故名叫做钵头摩地狱。」

佛陀告诉比丘们说：「譬如有一个箬（垂，盛谷物的围囤），可以容纳六十四斛（五斗为斛），里面都放满胡麻。有人经过百年的时间，将里面之麻，拿一粒出去，像如是的乃至于尽（百年一粒，即六十四斛之谷统统拿完，其期间为很久，难以算数之久），在厚云地狱里受罪的众生，还未完毕的。像如是的，如二十个厚云地狱之久之寿，乃和一无云地狱之寿相等，如二十个无云地狱之寿，乃和一呵呵地狱之寿相等，如二十呵呵地狱之寿，乃和一奈何地狱之寿相等的，如二十奈何地狱之寿，乃和一羊鸣地狱之寿相等的，如二十羊鸣地狱之寿，乃和一须干提地狱之寿相等的，如二十须干提地狱之寿，乃和一优钵罗地狱之寿相等的，如二十优钵罗地狱之寿，乃和一拘物头地狱之寿相等的，如二十拘物头地狱之寿，乃和一分陀利地狱之寿相等的，如二十分陀利地狱之

寿，乃和一钵头摩地狱之寿相等的，如二十钵头摩地狱之寿，就名叫一中劫，如二十中劫，就名咋一大劫。钵头摩地狱里面，都是火焰之热很炽盛，罪人如离开焰火之处一百由旬，其火就已烧炙，离开六十由旬之处，则两耳都已聋，已没有听觉的作用；离开五十由旬之处，即两目已盲，不再有看见物体的能力。如瞿波梨比丘

（俱伽罗，译为恶时者、牛守，为提婆达多的弟子，通常叫他为无信的比丘），他已怀恶心，而诽谤舍利弗（智慧第一，十大弟子之一），诽谤目犍连（神通第一，十大弟子之一），因此之故，身坏命终后，堕在于此钵头摩地狱之中。」

那个时候，梵王（大梵天王）乃说此偈而说：

夫士之生 斧在口中 所以斩身 由其恶言
应毁者誉 应誉者毁 口为恶业 身受其罪
技术取财 其过薄少 毁谤贤圣 其罪

甚重

百千无云寿 四十一云寿 谤圣受斯殃 由心口为恶

（凡是人士的出生于此世间，铁斧乃在于口中。所以会被斩身，都是由于恶言

而来的。应该毁废的人。却称誉他，应该称誉的，却毁坏他。口作恶业，而其身则受其罪。用技术去取财物〔用工巧去赚取财物〕，其过失乃为很薄少的，而毁谤贤圣的话，其罪就非常的深重！)

(百千无云地狱之寿数，与四十倍的一厚云地狱之寿数，这都是由于诽谤圣者，才会受此灾殃的，都是由于心与口去造恶而来的。)

佛陀告诉比丘说：「那位梵天说如是之偈，乃为真正之言，为佛所印可的。为甚么呢？因为现在的我，为如来、至真、等正觉，也是说这种义：

夫士之生 斧在口中 所以斩身 由其恶言

应毁者誉 应誉者毁 口为恶业 身受

其罪

技术取财 其过薄少 毁谤贤圣 其罪甚重

百千无云寿 四十一云寿 谤圣受斯殃 由心口为恶

(语译如前)

佛陀告诉比丘们说：「阎浮提之南方的大金刚山内，有阎罗王（地狱的总主宰）的王宫，王所治的地方，其纵广都为六千由旬，其城有七重，有七重的栏楯、七重的罗网、七重的行树，乃至算不尽的众鸟，都相和患鸣，也是如是的情形。

然而那位阎罗王，在昼夜三时，都有大铜镬自然的在于前面。如果镬出在于宫内时，王一看见，就会怖畏，就会舍其处而出于宫外，假如镬乃出于宫外之时，王一看见，就会怖畏，而舍弃其处，而入于宫内。有大狱卒，会捉拿阎罗王，将倒卧在于热铁之上，用铁钩去擗其口，使其开口，然后用烱铜灌他，而烧其唇舌，从咽至于腹，通彻下过，全身都没有不焦烂的

地方。受此罪完毕后，又再和诸嫖女共相娱乐。那些诸大臣们，同样的受此福的，也是如是。」

佛陀告诉比丘们说：「有三位使者（天使），第一为老，第二为病，第三为死。如有众生，其身行恶业，其口言恶言，其心念恶念的话，其身坏命终之后，就会堕入于地狱之中，狱卒就会带此罪人去诣阎罗王之处。到达后，白阎罗王说：『这个人天使您所召的，唯愿大王善于问其辞（好好的问其罪）！』阎罗王问罪人说：『你不看见初使吗？』（第一天使）罪人回答说：『我不看见。』王又告诉他说：『你在阳间的人世当中时，是否看见老人的头发都白而齿落，目视蒙蒙（有眼睛而看不见），皮肤都松缓而肌肤筋肉满满都是皱纹，已因偻脊而须依靠拐杖，都呻吟而行步，身体战掉，气力衰微。你看见这种人吗？』罪人说：『看见过。』王又告诉他说：『你为甚么不自念：我也会像他们一样呢？』那人回答说：『我那个时候（在世时），都因放逸之故，不自觉知的。』王又对他说：『你自己只知放逸，不能修身、口、意，不能改恶从善，现在当使你知道放逸的苦痛！』王又告诉他说：『你现在所受之罪，并不是父母之过，也不是兄弟之过，更不是天帝，也不是先祖，也不是善知识，以及僮仆，使用等人之过，同时也不是沙门、婆罗门的过失。都因你自己造有恶业，你现在才要自受其恶果的！』

这时，阎罗王以第一天使（老人）问罪人之后，又用第二天使（疾病）问罪人说：『你的意见如何呢？你不看见第二天使吗？』回答说：『并不看见。』王又问他说：『你本来为人时，是否看见过人的疾病因笃，卧倒在床褥，也在屎尿臭秽之处，其身倒卧在其上面，不能起来居止，饮食时须靠他人，百节都酸疼，都流泪而呻吟，而不能说话。你看见这些人吗？』回答说：『看见过。』王又对他说：『你为甚么不自念：像如是的病苦，我也当会

这样呢？』罪人回答说：『我在世时，都放逸，不自觉知。』王又对他说：『你自放逸，不能修身、口、意，不能改恶从善，现在当使你知道放逸之苦！』王又告诉他说：『现在你所受的罪苦，并不是你父母之过，也不是你的兄弟之过，更非天帝之过，也不

是先祖，也不是善知识，以及僮仆、使人，也不是沙门、婆罗门之过。是你自己造恶业，你现在自受其恶果的！』

这时，阎罗王用第二天使，去问罪人之后，又用第三天使去问罪人说：『你的意见如何呢？你不看见第三天使吗？』回答说：『并不看见。』王又问说：『你本来为人时，是否看见人的死亡，身坏命终之时，诸根（六根）都永灭，身体乃挺直，有如枯木那样，而被捐弃在于冢间，被鸟兽所食；或者衣放在棺槨，或者用火烧燃。你看见这些情形吗？』罪人回答说：『实在看见。』王又问他说：『你为甚么不自念：我也当会死亡，和他们没有不同吗？』罪人回答说：『我在世时，都放逸，并不自觉知。』王又对他说：『你自己放逸，不能修身、口、意，不能改恶从善，现在当使你知道放逸之苦！』王又告诉他说：『你现在所受之罪，并不是父母的过失，不是兄弟的过失，也不是天帝，更不是先祖，也不是善知识，不是僮仆、使用人，也不是沙门、婆罗门之过。是你自己造恶业，你现在应当自受其罪苦！』这时，阎罗王用三天使，都均诘问后，就付给狱卒。这时，那些狱卒就带此罪人诣于大地狱，那个大地狱的纵广为百由旬，下面的深度为百由旬。」

那时，世尊即说偈颂而说：

四方有四门 巷陌皆相当 以铁为狱墙 上覆铁罗网
以铁为下地 自然火焰出 纵广百由旬 安住不倾动
黑焰燔勃起 赫烈难可觀 小狱有十六 火炽由行恶

（大地狱的四方有四个门，巷陌均为是

相当的〔都有夹道井然〕。大地狱是以铁作为狱墙，上面也覆有铁的罗网的。也以铁为下地〔地面也用铁造的〕，都自然的有火焰的放出。纵广为百由旬，安住而不倾动。狱中有黑焰，燔勃而起，赫赫猛烈，令人难以忍觀！小狱有十六个，都为火炽之狱，这都是由于行恶所致的。）

佛陀又告诉比丘们说：「这时，阎罗王自生念而说：世间的众生乃为迷惑无识，身作恶行，口与意也行恶行，然后命终，命终后，很少有人不受此苦的。世间的众生如果能悔改其恶，能修身、口、意，而为善行的话，其命终之后就能享受快乐，如那些天神一样！我（阎罗王）如果命终，而转生于人中之时，假若能遇如来的话，当会在于正法当中，剃除须发，服三种法衣，出家去修道，而以清净信，去净修梵行，而修到所谓：所作已办，断除生死，在于现法当中，自身作证，不受后有之身。」

那时，世尊又用偈颂而说：

虽见天使者 而犹为放逸 其人常怀忧 生于卑贱处
若有智慧人 见于天使者 亲近贤圣法 而不为放逸
见受生恐畏 由生老病死 无受则解脱 生老病死尽
彼得安隐处 现在得无为 已渡诸忧畏 决定般涅槃

（虽然看见天使之事〔指老病死〕，然而仍然为放逸，这种人定会常怀忧苦，而生于卑贱之处。如果有智慧的人的话，看见天使之时，定会去亲近贤圣之法，而不会放逸的。看见受生的可恐畏，都会经由于生老病死；如无受生的话，就会得解脱，生老病死都会尽。他就能得住于安隐之处，现在能得无为，已经渡过诸忧畏，决定能得般涅槃。）

五、世记经：龙鸟品

大意：首先说明卵生、胎生、湿生、化生的四种龙，以及四种金翅鸟之所报。次说持戒的种类与果报，更缕述行兔兔戒、狗戒、牛戒、鹿戒等沙门、婆罗门，以破斥恶见邪说之非，而以盲人探象之喻，垂示大众！

佛陀告诉比丘们说：「有四种龙（龙为天龙八部之一）那四种呢？第一为卵生，第二为胎生，第三为湿生，第四为化生，就是其四种。也有四种金翅鸟（迦楼罗，也是八部众之一），那四种呢？第一就是卵生，第二就是胎生，第三就是湿生，第四就是化生，就是其四种。大海水底里，有娑竭罗（大海）龙王宫，纵广为八万由旬，宫墙有七重，有七重的栏楯，七重的罗网，七重的行树，都周匝严饰，均为是七宝所成的，乃至有无数的众鸟，相和而鸣，也是如是的。须弥山王和佉陀罗山，在此二山的中间，有难陀、跋难陀的二龙王之龙宫（二龙为兄弟），各各都纵广六千由旬，宫墙为七重，也有七重的栏楯，七重的罗网，七重的行树，都周匝校饰，都以七宝而成的，乃至有无数的众鸟，都相和而鸣，也是如是的。

大海的北岸有一大树，名叫究罗睺摩罗。龙王和金翅鸟共有此树。其树下之围为七由旬，高度为百由旬，枝叶四布为五十由旬。此大树的东方，有卵生的龙王宫，和卵生的金翅鸟宫，其宫各各都纵广为六千由旬，宫墙有七重，有七重的棚楯，七重的罗网，七重的行树，都周匝校饰，都以七宝而成的，乃至有无数的众鸟，都相和悲鸣，也是如是。此究罗睺摩罗树之南方，有胎生的龙王宫，和胎生的金翅鸟宫，其宫各各都纵广为六千由旬，宫墙有七重，有七重的栏楯，七重的罗网，七重的行树，都周匝校饰，都以七宝而成的，乃至有无数的众鸟，都相和悲鸣，也是如是。

究罗睺摩罗树的西方，有湿生的龙宫。和湿生的金翅鸟宫，其宫各各的纵广都为六千由旬，宫墙有七重，有七重的栏楯，七重的罗网，七重的行树，都周匝校饰，都以七宝而成的，乃至有无数的众鸟相和而鸣之事，也是如是。究罗睺摩罗树的北方，有化生的龙王宫，和化生的金翅鸟宫，其宫各各的纵广都为六千由旬，宫墙有七重，有七重的栏楯，七重的罗网，七重的行树，都周匝校饰，都以七宝而成的，乃至有无数的众鸟，相和悲鸣之事，也是如是。

如卵生的金翅鸟欲搏食卵生之龙之时，就会从树的东枝飞下，用其翅去搏击大海水，海水两披（分散两边）为二百由旬，而取卵生之龙去食，可得随意自在，然而不能取胎生、湿生、化生的诸龙。

假如胎生的金翅鸟欲搏食卵生之龙之时，就从树的东枝飞下，以翅去搏击大海水，海水两披为二百由旬，而取卵生之龙去食，得以自在随意。如胎生的金翅鸟欲食胎生之龙之时，就从树的南枝飞下，以翅去搏击大海水，海水两披为四百由旬，而取胎生之龙去食，得以随意自在，然而不能取湿生、化生的诸龙去食的。

湿生的金翅鸟欲食卵生之龙之时，就从树的东枝飞下，以翅去搏击大海水，海水两披为二百由旬，而取卵生之龙去食，得以自在随意。湿生的金翅鸟欲食胎生的龙之时，就会由于树的南枝飞下，以翅去搏击大海水，海水为两披四百由旬，而取胎生之龙去食，乃得自在随意。湿生的金翅鸟欲食湿生的龙之时，就在于树的西枝飞下，以翅去搏击大海水，海水两披为八百由旬，而取湿生之龙去食，可得自在随意，然而不能取得化生之龙去食。

化生的金翅鸟欲食卵生之龙之时，就会从树的东枝飞下，用翅去搏击大海水，

海水为两披二百由旬，而取卵生之龙去食，可得自在随意。化生的金翅鸟欲食胎生之龙之时，就会从树的南枝飞下，用翅去搏击大海水，海水两披四百由旬，而取胎生之龙去食，可得随意自在。化生的金翅鸟欲食湿生之龙之时，就会从树的西枝飞下，以翅去搏击大海水，海水为两披八百由旬，而取湿生之龙而食。化生的金翅鸟欲食他生之龙之时，就会从树的北枝飞下，以翅去搏击大海水，海水两披为千六百由旬，而取化生之龙去食，可得随意自在。这就是金翅鸟所欲食的诸龙的情形。

又有大龙，为金翅鸟所不能食的。为那些龙呢？所谓娑竭罗龙王、难陀龙王、跋难陀龙王、伊那婆罗龙王、提头赖咤龙王、善见龙王、阿卢龙王、伽拘罗龙王、伽毗罗龙王、阿波罗龙王、伽妙龙王、瞿伽妙龙王、阿耨达龙王、善住龙王、优睺伽波头龙王、得叉伽龙王（十六龙王），这些诸大龙王均不会被金翅鸟所搏食，就是近住于这些诸龙王之边的龙，也不会被金翅鸟所搏食的。」

佛陀告诉比丘们说：「如果有众生奉持龙戒，其心意都向于龙，而具足了龙法的话，就会生为龙类之中。假如有众生奉持金翅鸟戒，其心都向于金翅鸟，而具足其法的话，便会生为金翅鸟类之中。或者有众生持兔兔之戒，其心都向于兔兔，而具足其法的话，就会堕落于兔兔之中。倘使有众生奉持狗戒，或持牛戒，或持鹿戒，或持彘戒，或持摩尼婆陀戒（宝贤，为夜叉八大将之一），或持火戒，或持月戒，或持日戒，或持水戒，或持供养火戒，或持苦行秽污之法，而作如是之念：我持此戒法、摩尼婆陀法、火法、日月法、水法、供养火法、诸苦行法，我持此功德，欲以生天！这乃是邪见啊！」

佛陀说：「我说此邪见的人，必定会趣于二处；或者生在地狱，有的会堕入于畜生中。或者有沙门、婆罗门，有如是之论，有如是之见：『我，以及世间，都是有常的，这是实在的道理，其余之论均为是虚言。我，以及世间，为无常的，这是实在的道理，其余的都是虚言的。我，以及世间，为有常，而无常的，这是实在之事，其余都是虚论，我，以及世间为非有常，而非无常的，这是实在之事，其余的都是虚论。我、世间为有边的，这是实在之事，其余的都是虚论。我、世间为无边的，这是实在的，其余的为虚论；我、世间为有边，而无边的，这是实在之事，其余的都是虚论；我、世间为非有边，而非无边的，这是实在之事，其余的都是虚论。此命，就是身，这是实在之事，其余的都是虚论，此命，乃异，而身也异，这是实在之事，其余的都是虚论；为非有命，也是非无命，这是实在之事，其余的都是虚论；无命，也无身，这是实在的，其余的都是虚论。』或者有人说：『像如是的有他死，这是实在的，其余都是虚论。』有人说：『无如是之他死，这是实在的，其余都是虚论。』或者说：『有如是之他死，也无如是之他死，这是实在的，其余的都是虚论。』又说：

『非有非无如是的他死，这是实在的，其余的都是虚论。』

那些沙门、婆罗门如果作如是之论、如是的见解，而说世间就是常，这是实在之事，其余都是虚论的话，即他对于其行乃为有我见、命见、身见、世间见，因此之故，他才会作如是之言：『我、世间，都是有常的。』那些说无常（我及世间）的人，于其行，也是有我见、命见、身见、世间见，因此之故，他才会说：『我、世间为无常的。』那些说有常，而无常的人，即他对于行，为有我见、命见、身见、世间见，因此之故，才会说：『世间为有常，也是无常的。』那些说非有常，也是非无常的人，对于行，也是有我见、命见、身见、世间见，因此之故而说：『我、世间，乃为非有常，也是非无常的。』

那些说我、世间为有边的人，对于行，乃为有我见、命见、身见、世间见的，因此之故，才会说：『命为有边，身为有边，世间为有边。』从最初受胎（生），而至于冢间（死亡），所有的四大身（地水

火风四大所构成的身体），都是如是的展转，而极至于七生，其身命之行已尽，我乃会入于清静之聚，因此之故，他乃说：『我为有边。』那些说我、世间为无边的人，对于行，乃有我见、命见、身见、世间见，而说：『命为无边，身为无边，世间为无边。』从初受胎，至于被弃置在于冢间，所有的四大色身，都像如是的展转，极至于七生，其身命之行已尽，我即入于清静之聚，因此之故，而说：『我、世间，为无边的。』那些作如是之言而说：『此世间为有边，也为无边。』他乃对于其行，而有我见、命见、身见、世间见，而说命为有边，也为无边的，从初受胎，乃至至于冢间，所有的四大身，乃如是展转，极至于七生，其身命之行已尽之后，我乃入于清静之聚，因此之故而说：『我为有边，也为无边的。』那些作如是之言而说：『我、世间，乃为非有

边，也为非无边。』对于其行，乃有我见、命见、身见、世间见，而谓命身乃为非有边非无边，从初受胎，而至于冢间，所有的四大身，都如是的展转，极至于七生，其身命之行已尽之后，我乃入于清静之聚，因此之故，而说：『我乃非有边非无边。』

那些说此命即是身（是命是身）的人，乃对于此身有命见，对于余身有命见，因此之故而说：『是命是身。』那些说命异身异的人，对于此身乃有命见，对于余身，即无命见，因此之故而说：『命异身异。』那些说身命乃非有非无的人，对于此身，乃为无命见，对于余身为有命见，因此之故而说：『非有非无。』那些说无身命的人，对于此身，为无命见，对于余身也无命见，因此之故而说：『无命无身。』那些说有如是他死的人，其人之见，为今有身命，后来更有身命而游行，因此之故而说：

『有如是的他死。』那些说无如是之他死的人，即他乃说今世有命，而后世则为无命，因此之故而说：『无如是的他死。』那些说有如是的他死、无如是的他死的人，即他乃说今世之命断灭，而后世之命游行，因此之故而说：『有如是的他命、无如是的他命。』那些说非有非无如是他死的人，他即说：现今的身命断灭，后来的身命，也是断灭，因此之故，而说：『非有非无如是他死。』」

那个时候，世尊又告诉诸比丘们说：「在过去往昔之时，有一位国王名叫镜面，那时，曾召集那些生的盲人（活在世间而失明的人），聚在于一处，而告诉他们：『你们这些生盲！到底知道象为如何吗？』回答说：『大王！我们不识、不知。』王又告诉他们：『你们是否欲知象的形类吗？』回答说：『欲知道。』这时，大王就敕侍者，叫他牵一象来，然后命令那些盲子，叫他们以手去自扞摸大象。在众人当中，有的摸象而得鼻的，王说这是象。或者有人摸象而得其牙的，或者有人摸象而得其耳的，或者有人摸象而得其头的，或者有人摸象而得其背的，或者有人摸象而得其腹的，或者有人摸象而得其肋的，或者摸象而得其膊的，或者有人摸象而得其迹的，或者有人摸象而得其尾的，大王对大家都说：『这是象。』

这时（大家都摸过后），镜面王就令人却退该象，而问盲子说：『象为何等类？』（象，长的如何？）那些盲子当中，摸得象鼻的，就说：象如曲辕；摸得象牙的，就说象如杵；摸得象耳的，就说象如箕；摸得象头的，就说象如鼎；摸得象背的，就说象如丘阜；摸得象腹的，就说象如壁；摸得象肋的，就说象如树；摸得象膊的，就说象如柱；摸得象迹的，就说象如臼；摸得象尾的，就说象如繩。各各都在共诤，互相在是非。此人说乃如是，那个人却说不是，都云云不已，遂至于斗诤。这时，大王见此情形后，乃欢喜而大笑。

那个时候，镜面王即说偈颂而说：

诸盲人群集 于此竞诤讼 象身本一体 异想生是非

（诸位失明的人群集在这里，都竞相诤讼不已。象的身，本来都同为一体的，由于异想之故，而生是非的。）

佛陀告诉比丘们说：「诸外道异学，也是如是的，都不知苦谛，不知集谛，不知尽谛（苦之尽—灭谛），不知道谛，而各生异见（不同的见解），互相是非，而

说自己的见解为是（他人的见解为非），便生起诤讼不已。如果有沙门、婆罗门能如实而知道苦圣谛、苦集圣谛（集谛），苦灭圣谛（灭谛），苦出要谛（出离苦之道一道谛），能够自思惟，相共和合，而同为一受，同为一师，同为一水乳，而炽然于佛法，则能安乐久住（永恒的得大安稳快乐）。」

那时，世尊说偈而说：

若人不知苦 不知苦所起 亦复不知苦 所可灭尽处
亦复不能知 灭于苦集道 失于心解脱

慧解脱亦失

不能究苦本 生老病死源 若能谛知苦 知苦所起因
亦能知彼苦 所可灭尽处 又能善分别 灭苦集圣道
则得心解脱 慧解脱亦然 斯人能究竟 苦阴之根本
尽生老病死 受有之根原

（如果人们不知道苦的真理，不知道苦所起的原因，也不知道苦之所可以灭尽之处〔灭谛〕，也不能知道灭于苦集之道〔道谛〕的话，就会失去心的解脱，慧解脱也会失去，而不能究竟苦的根本，那生老病死之源。）

（假若能谛知苦的道理，知道苦的所起之因，也能知道那苦所可灭尽之处，又能善于分别灭苦之集的圣道的话，就能得到心的解脱，慧解脱也是同样的可得而证。此人就能究竟苦阴的根本，就能尽生老病死，就能灭尽受有的根本。）

诸比丘们！因此之故，你们应当精勤方

便，专心一意的思惟苦圣谛（苦谛）、苦集圣谛（集谛）、苦灭圣谛（灭谛）、苦出要谛（道谛）！」

佛说长阿含经卷第十九完

六、世记经：阿须伦品

大意：本经叙述阿须伦（阿修罗）王所住的宫殿之庄严校饰的情形，以显阿修罗王也和诸天神同样的具有其福报威神之力的如何！其据处为须弥山之北的大海水底；其处有阿修罗王游戏娱乐的宫殿园林。

佛陀告诉比丘们说：「须弥山的北方的大海水底里，有一罗呵阿须伦（阿修罗，译为非天，常和帝释争斗之神）之城。纵广为八万由旬，其城有七重，有七重的栏楯、七重的罗网、七重的行树，都周匝校饰，都以七宝所造而成的。城的高度为三千由旬，广为二千由旬。其城门的高度为一千由旬，广也一千由旬，金城配银门，银城即配金的门，乃至有无数的众鸟，都相和而鸣，也是如是。那位阿须伦王所治的小城的位置，正当在于大城之中，名叫轮输摩跋咤，纵广为六万由旬，其城也有七重，也有七重的栏楯、七重的罗网、七重的行树，都周匝校饰，都以七宝所造而成的。城的高度为三千由旬，广为二千由旬。其城门的高度为二千由旬，广为一千由旬，金城配银门，银城即配金的门，乃至有无数的众鸟，都相和而鸣，也是如是。

在于其城内，乃别立议堂，名叫七尸利沙，堂墙也有七重，也有七重的栏楯、七重的罗网、七重的行树，都周匝校饰，都以七宝所造而成的。议堂的下基，都是纯粹以砖磔为材料，其柱梁乃纯粹用七宝而造的。其堂中央的柱仔之围，为千由旬，

高度为一万由旬。在此柱下，有正法座，纵广为七百由旬，都雕文刻镂，以七宝所造而成的。议堂有四个门户，都周匝栏楯，阶亭为七重，也有七重栏楯、七重罗网、七重行树，都周匝校饰，而以七宝所造而成的，乃至有众鸟都相和而鸣，也是如是。其议堂的北方，有阿须伦的宫殿纵广为一万由旬，宫墙为七重，也有七重的栏楯、七重的罗网、七重的行树，都周匝校饰，以七宝而造成的，乃至有无数的众鸟，都相和而鸣，也是如是。其议堂的东方，有一园林，名叫娑罗，纵广为一万由旬，围墙为七重，也有七重的栏楯、七重的罗网、七重的行树，周匝校饰，都以七宝所造成的，乃至有无数的众鸟，都相和悲鸣，也是如是。其议堂的南方，也有一园林，名叫极妙，纵广为一万由旬，其余都如娑罗园。其议堂的西方，也有一园林，名叫跋摩，纵广为一万由旬，其余的也如娑罗园那样。其议堂的北方，也有一园林，名叫乐林，纵广为一万由旬，其余的都如同娑罗园林那样。

娑罗园与极妙园的二园的中间，生有昼度树（波利质多树，译为香遍树，忉利天也有此树）。其下围为七由旬，高度为百由旬，枝叶四布为五十由旬。树墙有七重。有七重的栏楯、七重的罗网、七重的行树，周匝校饰，都以七宝所造成的，乃至有无数的众鸟，都相和而鸣，也是如是。其次，在其跋摩、乐林之二园中间，有跋难陀池，其水很清凉，并没有垢秽，宝甃有七重，都周匝砌砌。也有七重的栏楯、七重的罗网、七重的行树，周匝校饰，都以七宝所成就的。在于其池内，生有四种华，华叶纵广为一由旬，香气流布也为一由旬。其根如车毂，其汁流出时，其颜色为白的如乳，味之甘有如蜜，有无数的众鸟，都相和而鸣。其次，其池边有七重的阶亭，门墙有七重，有七重的栏楯、七重的罗网、七重的行树，周匝校饰，都以七宝所造而成的，乃至有无数的众鸟，都相和而鸣，也是如是。

那位阿须伦王的臣下的宫殿，也有纵广一万由旬的，也有九千、八千由旬的，极小的宫殿，乃至千由旬，宫墙有七重，也有七重的栏楯、七重的罗网、七重的行树，周匝校饰，都以七宝所造而成的，乃至有无数的众鸟，都相和而鸣，也是如是。其小的阿须伦的宫殿，也有纵广千由旬、九百由旬、八百由旬，极小的宫殿乃至百由旬，都有宫墙七重，也有七重的栏楯、七重的罗网、七重的行树，周匝校饰，都以七宝所造而成的，乃至有无数的众鸟，都相和而鸣，也是如是。

其议堂的北方，有七宝的阶道，通入于宫中，又有阶道，趣向于沙罗园的，又有阶道趣向于极妙园，又有阶道趣向于跋摩园，又有阶道趣向于乐林园，又有阶道趣向于昼度树，又有阶道趣向于跋难陀池，又有阶道趣向于大臣的宫殿，又有阶道趣向于小阿须伦的宫殿。

假如阿须伦王欲诣于娑罗园去游观之时，即念毗摩质多阿须伦王；毗摩质多阿须伦王又会自念而说：罗呵阿须伦王在念我。就会自庄严，而驾乘宝车，被算不尽的侍从围遶，而到罗呵阿须伦王之前，在于一面而立。这时，阿须伦王又念那位罗呵阿须伦王，那位罗呵阿须伦王又自念而说：现在阿须伦王正在念我。就自庄严，而驾乘宝车，被无数的大众侍从围遶，而诣于罗呵王前，在于一面而立。

这时，阿须伦王又念跋摩阿须伦王，跋摩阿须伦王又自念而说：现在阿须伦王在念我。实时就自庄严而驾乘其宝车，被无数的大众围遶，诣于罗呵王之前，在于一边而立。这时王又念大臣阿须伦，大臣阿须伦又自念而说：现在大王在念我，就自庄严而驾乘宝车，被无数的大众侍从围遶，而诣于罗呵王之前，到后，在一边站立。这时，王又念小阿须伦，小阿须伦又自念而说：现在王正在念我。就自庄严，和诸大众们诣于罗呵王之前，到后，站立在一边。

这时，罗呵王身穿宝衣，驾乘宝车，被无数的大众前后围遶，诣于娑罗林中。有自然之风，吹门而门自开；有自然风，吹地而令地清静；有自然风，吹花，而使

花散在于地，花高至于膝。这时，罗呵王进入此园之后，就开始在那里共相娱乐，或者一天，或者二天，乃至七天，一直到了娱乐满足之后，便还回其本宫。其后去游观极妙园林、睽摩园林、乐园林等事，也是如是。

当时，罗呵王常有五大阿须伦侍卫在其左右，第一名叫做提持，第二名叫做雄力，第三名叫做武夷，第四名叫做头首，第五名叫做摧伏，此五大阿须伦乃常侍卫护在他的左右的。其罗呵王的宫殿，乃在于大海水之下，海水乃在于其上面，都被四种风所持的。第一名叫住风，第二名叫持风，第三名叫不动风，第四名叫坚固风。这些风持大海水，悬处在于虚空，有如浮云那样，离开阿须伦宫一万由旬，终究都不会堕落。阿须伦王的福报、功德、威神，乃为如是！」

七、世记经：四天王品

大意：本经叙述四大天王所居住的城池宫殿，以及其园林的庄严的情形。虽然为略述，但也因此而能显示出拥有娱乐游戏的这些地方的四大天王的福报功德，与其威神之力的了。

佛陀告诉比丘说：「须弥山王的东方千由旬之处，有提头赖咤（持国）天王所居住的城，名叫贤上城，纵广为六千由旬。其城为七重，有七重的栏楯、七重的罗网、七重的行树，都周匝校饰，都以七宝所造而成的，乃至有算不尽的众鸟，都相和而鸣，也是如是的。须弥山的南方千由旬的地方，有毗楼勒（增长）天王所居住的城，名叫善见城，纵广为六千由旬。其城也有七重，也有七重的栏楯、七重的罗网、七重的行树，都周匝校饰，而以七宝所造而成的，乃至有算不尽的众鸟，都相和而鸣，也是如是。须弥山的西方千由旬之处，有毗楼婆叉（广目）天王所居住之城，名叫周罗善见城，纵广为六千由旬。其城为七重，有七重的栏楯、七重的罗网、七重的行树，都周匝校饰，都以七宝所造而成的。乃至有算不尽的众鸟，都相和而鸣，也是如是。须弥山的北方千由旬之处，有毗沙门（多闻）天王所居住的地方。多闻天王有三个城，第一名叫可畏城，第二名叫天敬城，第三名叫众归城，各各的纵广都为六千由旬。其城有七重，有七重的栏楯、七重的罗网、七重的行树，都周匝校饰，都以七宝所造而成的，乃至有算不尽的众鸟，都相和而鸣，也是如是。

众归城（多闻天王的第三城）的北方有一园林，名叫伽毗延头，纵广为四千由旬，围墙有七重，有七重的栏楯、七重的罗网、七重的行树，都周匝校饰，都以七宝所造而成的，乃至有算不尽的众鸟，都相和而鸣，也是如是。园与城的中间，有一水池，名叫那邻尼，纵广为四十由旬，里面的水很清澈，并没有垢秽，以七宝之璆，厕砌其边。有七重的栏楯、七重的罗网、七重的行树，都周匝校饰，以七宝所造而成的。池中生有莲花，有青、黄、赤、白等莲花，杂色其中，放出光明遍照于半由旬，其香芬，乃熏闻于半由旬。再者，其花之根，乃大如车毂，所流出之汁，其色之白，有如乳类，其味之甘，即如蜜之甜，乃至有算不尽的众鸟，都相和而鸣，也是如是。

除了日月宫殿之外，诸四天王的宫殿的纵广为四十由旬，宫墙有七重，有七重的栏楯、七重的罗网、七重的行树，都周匝校饰，都以七宝所造而成的，乃至有算不尽

的众鸟，都相和而鸣，也是如是。其它的诸宫殿，有的四十由旬，有的二十由旬，极小的纵广也有五由旬。从众归城那边，有宝阶道，通至于贤上城（东方的持国天王之城），又有阶道通至于善见城（南方的增长天王之城），又有阶道通至于周罗善见城（西方的广目天王之城），又有阶道通至于可畏城（北方的多闻天王之城之一）、天敬城（北方的多闻天王之城之二），又有阶道通至于伽毗延头园（北方的多闻天王之第三城，众归城的北方之园），又有阶道通至于那邻尼池（众归城与伽毗延头园的中间的水池），又有阶道通至于四天王的大臣的宫殿。

如果毗沙门天王（北方多闻天）欲诣于伽毗延头园去游观之时，即念提头赖咤天王（东方持国天王），提头赖咤天王又自念而说：现在毗沙门天王在念我。就会自庄严其驾乘宝车，被无数的干沓和神（干闥婆，嗅香，执乐神）前后围遶，而诣于毗沙门天王之前，然后站立于一边。这时，毗沙门天王又念毗楼勒天王（南方增长天王），毗楼勒天王又自念而说：现在毗沙门天王在念我。就自庄严驾乘宝车，被无数的究盘荼神（瓮形鬼神）前后围遶，而诣于毗沙门天王之前，到后，在一边而立。毗沙门天王又念毗楼婆叉天王（西方广目天王）之时，毗楼婆叉天王又自念而说：现在毗沙门天王在念我。就自庄严而驾乘宝车，被无数的龙神（那伽神）前后围遶，诣于毗沙门天王之前，然后站立于一边。毗沙门天王又念四天王的大臣时，四天王的大臣又会自念而说：现在毗沙门天王在念我。就自庄严，而驾乘宝车，被无数的诸天（指守护天王的大臣之诸天神）前后导从，而诣于毗沙门天王之前，而站立于一边。

这时，毗沙门天王即自庄严，穿着宝饰之衣，驾乘宝车，和无数的百千的天神，诣于伽毗延头园。那时有自然之风之吹来，使门自开；有自然风吹来，使地都清静；有自然风之吹来，将花散在于地上，花之高，至于膝盖。这时天王在于园，和诸天共相娱乐，或者一天、二天，乃至至于七天，至于游观完毕后，还归于本宫。毗沙门天王常有五大鬼神侍卫在其左右，第一名叫盘阇楼，第二名叫檀陀罗，第三名叫酰摩跋陀，第四名叫提偈罗，第五名叫修逸路摩，此五鬼神，乃常随而侍卫此天王。这位毗沙门王的福报、功德、威神，就是如是的。」

八、世记经：忉利天品

大意：本经叙述三十三天（忉利天）的居住之城，以及其园林、水池、阶道、光明等庄严的情形，也说此天之福报、功德、威神力。其次，说明住于四大洲的人们之身长、寿命、食物、生活、婚姻等事。更说由于众人之业力之不同，而转生于地狱、饿鬼、畜生、人间、天上等次第。其次乃说外道梵志之邪见邪说，及鬼神之守护，和四大洲各各的三胜事。最后并说对于地、水、火、风的四大神之恶见，而提示四圣帝，以及四大神之得三归五戒等事。

佛陀告诉比丘们说：「须弥山王的顶上，有三十三天之城（忉利天，第二层天，帝释居于中），纵广为八万由旬，其城有七重，有七重的栏楯、七重的罗网、七重的行树，周匝校饰，而以七宝所造而成的。城的高度为一百由旬，上广为六十由旬。城

门的高度为六十由旬，广度为三十由旬。相去五百由旬之处就有一门，在那些一一之门里，都有五百鬼神，都在守侍卫护三十三天的。有金城而为银门，银城而为金门，乃至有算不尽的众鸟，都相和悲鸣，也是如是。其大城之内，又有小城，纵广为六万由旬，其城有七重，有七重的栏楯、七重的罗网、七重的行树，周匝校饰，而以七宝所造而成的。城的高度为一百由旬，广为六十由旬。城门相去为五百由旬，其高度为六十由旬，广为三十由旬。一一的城门都有五百鬼神侍卫在其门侧，在守护三十三天。金城为银门，银城即为金门，水精城为琉璃门，琉璃城即为水精门，赤珠城为玛瑙门，玛瑙城即为赤珠门、砮磲城乃为众宝门。

那些栏楯就是这样的：金栏而银栴（楯、干），银栏而金栴，水精栏而琉璃栴，琉璃栏而水精栴，赤珠栏而玛瑙栴，玛瑙栏而赤珠栴，砮磲栏而众宝栴。其栏循的上面，有宝罗网，其金罗网的下面悬有银铃，其银罗网的下面悬有金铃，琉璃罗网悬有水精铃，水精罗网悬有琉璃铃，赤珠罗网悬有玛瑙铃，玛瑙罗网悬有赤珠铃，砮磲罗网悬有众宝铃。其金树为：金根金枝而银叶银花银实，其银树为：银根、银枝而金叶、金华、金实，其水精树为：水精根、水精枝而琉璃花、琉璃叶，其琉璃树为：琉璃根、琉璃枝而水精花、水精叶，其赤珠树为：赤珠根、赤珠枝而玛瑙花、玛瑙叶，其玛瑙树为：玛瑙根、玛瑙枝而赤珠花、赤珠叶，其砮磲树为：砮磲根、砮磲枝而众宝花、众宝叶。

其七重之城都各有四个门，门都有栏楯。七重城的上面，均有楼阁台观，周匝围遶，有园林浴池，池内都生有很多的宝花，杂色参在其间。宝树都行列，华果很繁茂，香风四起，非常的悦可于人心。有鳧雁、鸳鸯，以及异类的奇鸟，为无数的千种，都相和而鸣。其小城之外的中间，有伊罗钵龙宫（伊罗钵龙曾毁佛的禁戒、损伤树叶，命终而受龙身，大唐西域记卷第三），纵广为六千由旬，宫墙为七重，有七重的栏楯、七重的罗网、七重的行树，周匝校饰，都以七宝所造而成的，乃至无数的众鸟，都相和而鸣，也是如是。其善见城内，有善法堂（帝释天的讲堂，在此堂上思惟妙法，享受净乐，故名，也叫做善见堂），纵广为百由旬，有七重的栏楯、七重的罗网、七重的行树，周匝校饰，都以七宝所造而成的。其堂的下基，都纯用真金，上面覆着琉璃。其堂中之柱。其围为十由旬，高度为百由旬，其堂的柱下，敷有一天帝（帝释天）的御座，纵广为一由旬。杂色间厕，以七宝所造而成的。其座很柔软，软的有如天衣，夹座的两边的左右，有六座位。

善见堂有四片门，周匝都有栏楯，也以七宝所造而成的。善见堂有阶道，纵广为五百由旬，门郭有七重，有七重的栏楯、七重的罗网、七重的行树，周匝校饰，都以七宝所造而成的，乃至有无数的众鸟，都相和而鸣，也是如是。善见堂的北方有帝释天的宫殿，纵广为千由旬，宫墙有七重，有七重的栏楯、七重的罗网、七重的行树，都周匝校饰，都以七宝所造而成的，乃至有无数的众鸟，都相和悲鸣，也是如是。善见堂之东方有园林，名叫麓涩，纵广为千由旬，围墙有七重，有七重的栏楯、七重的罗网、七重的行树，都周匝校饰，都用七宝所造而成的，乃至有无数的众鸟，都相和而鸣，也是如是。麓涩园中有二石塚，是以天金校饰的，一名叫做贤，二名叫做善贤，纵广都各为五十由旬，其石很柔软，其软有如天衣。

善见宫的南方有园林，名叫做画乐，纵广为千由旬，围墙有七重，有七重的栏楯、七重的罗网、七重的行树，都周匝校饰，都以七宝所造而成的，乃至有无数的众鸟，都相和而鸣，也是如是。其园内有二石塚，为七宝所成的，一名叫做画，二名叫做善画，各为纵广五十由旬，其塚很柔软，软的有如天衣。善见堂的西方有园林，名叫杂，纵广为千由旬，围墙为七重，有七重的栏楯、七重的罗网、七重的行树，都周匝校饰，都用七宝所造而成

的，乃至有无数的众鸟，都相和而鸣，也是如是。其园中有二石塚，一名叫做善见，

二名叫做顺善见，都以天金校饰，以七宝所成的，各为纵广五十由旬，其堞乃很柔软，软的有如天衣。善见堂的北方有园林，名叫大喜，纵广为千由旬，围墙有七重，有七重的栏楯、七重的罗网、七重的行树，周匝校饰，以七宝所造成的，乃至有无数的众鸟，都相和而鸣，也是如是。其园中有二石堞，一名为喜，二名为大喜，以碎磔校饰的，其纵广为五十由旬，其堞很柔软，软的有如天衣。

其麓涩园和画乐园的中间，有难陀池，纵广为一百由旬，其水很清澄，并没有垢秽，有七重的宝堞周匝砌厕，栏楯有七重，有七重的罗网、七重的行树，周匝校饰，都以七宝所造而成的。其池的四面，有四个梯陞，周匝栏楯，有七宝夹在中间，乃至有无数的众鸟，都相和而鸣，也是如是。又次，其池中生有四种花，有青、黄、赤、白，红缥而杂色间厕。一花

叶之荫，为一由旬，香气芬芳，而熏闻于一由旬，其根有如车毂，流出汁来，颜色乃如牛乳之白，其味即如蜜之甘。其池的四面，又有园林。在杂园林，和大喜园林的二园的中间，有树名叫昼度，其围为七由旬，高度为百由旬，枝叶布于四面，各五十由旬，树外的空亭，纵广为五百由旬，宫墙有七重，有七重的栏楯、七重的罗网、七重的行树，都周匝校饰，都以七宝所成的，乃至有无数的众鸟，都相和而鸣，也是如是。

其余的忉利天的宫殿，纵广为千由旬，宫墙有七重，有七重的栏楯、七重的罗网、七重的行树，都周匝校饰，都以七宝所成的，乃至有无数的众鸟，都相和而鸣，也是如是。其诸宫殿的纵广有的为九百由旬，有的为八百由旬，极小的为一百由旬，宫墙有七重，有七重的栏楯、七重的罗网、七重的行树，都周匝校饰，乃至有无数的众鸟，都相和而鸣，也是如是。诸小天宫的纵广为百由旬，也有九十由旬、八十由旬的，极小的乃至于十二由旬，宫墙有七重，有七重的栏楯、七重的罗网、七重的行树，都周匝围遶，都以七宝而成的，乃至有无数的众鸟，都相和而鸣，也是如是。

善见堂的北方有二阶道，通至于帝释宫殿。善见堂的东方也有二阶道，通至于麓涩园。又有阶道通至于画乐园观，又有阶道通至于杂园中，又有阶道通至于大喜园，又有阶道通至于大喜池，又有阶道通至于昼度树，又有阶道通至于三十三天宫，又有阶道通至于诸天宫，又有阶道通至于伊罗钵龙王宫。

如果天帝释（释帝天，忉利天的天主）欲至于麓涩园中去游观之时，即念三十三天臣，三十三天臣就自念而说：现在帝释在念我。就自庄严，驾乘宝车，被无数的天众，前后围遶，而至于帝释之前，到达后，就站立在于前面。帝释又念其余的诸天之时，诸天就会自念而说：现在帝释在念我。就自庄严，与诸天众相随，而至于

帝释之前，而站立在一边。帝释又念伊罗钵龙王之时，伊罗钵龙王又会自念而说：现在帝释在念我。龙王就会自变身，变出三十三个头，一一之头，都有六牙，一一牙里有七浴池，一一的浴池里有七大莲华，一一的莲花，都有一百花叶，一一的花叶都有七位玉女，都在鼓乐弦歌，都拈舞在其上。这时，那位龙王作此变化后，即诣于帝释前，站立在于一边。

这时，释提桓因（帝释天），乃穿着众宝饰，悬挂璎珞在于其身，坐在于伊罗钵龙王的第一顶上，其次，两边各有十六位天王，在于此龙的顶上，依次第而坐。这时，天帝释被无数的诸天眷属所围遶，而诣于麓涩园。有自然风来吹，园门就自开，有自然风来吹地，使其地清净。有自然风吹来，将花吹散在此，众花积聚，至于脚膝之高。这时，天帝释乃在于贤与善贤的二石堞上随意而坐，三十三天王即各自依次第而坐。

又有诸天不得侍从天王们去参观那个园观，不得入园去作五欲的娱乐的。为甚么呢？这乃由于本行的功德的不同之故。又有

诸天，虽然得见园林，但是却不得进入园观，不得在那里去作五欲共相娱乐的。为甚么呢？这乃由于本行的功德的不同之故。又有诸天，得见、得入其园，但是却不得作五欲共相娱乐的。为甚么呢？这乃由于本行的功德的不同之故。又有诸天得入、得见，也能作五欲娱乐的。为甚么呢？这乃由于本行的功德的相同之故。

诸天们在园中游戏，作五欲自娱，至于一天、二天，乃至至于七天，相娱乐后，就各自还宫。那位天帝释，假如去游观画乐园、杂园、大喜园时，也是如是。为甚么缘故名叫麓涩园呢？因为入此园时，身体就会麓涩之故。为甚么缘故名叫画乐园呢？因为入此园时，身体会自然的有种种的画色，以为娱乐之故。为甚么缘故名叫杂园呢？因为常在于每月的八日、十四日、十五日，除了阿须伦女（阿修罗女）之外，放诸婬女和诸天子在那里杂错游戏

之故，才名叫做杂园。为甚么缘故名叫大喜园呢？由于入此园时，即能娱乐欢喜之故，才名叫做大喜。为甚么缘故，名叫善法堂（善见堂）呢？因为在于此堂上思惟妙法，而受清静之乐之故，才名叫做善法堂。为甚么缘故名叫昼度树呢？因为此树有神，名叫漫陀，常作伎乐，以自娱乐，故名昼度。再说，那株大树的枝条四布，花叶都很繁茂，有如大宝云那样，故名昼度树（香遍树，波利质多树）

释提桓因的左右（身边），常有十大天子随从侍卫。那十天子呢？第一就是名叫因陀罗，第二名叫瞿夷，第三名叫毗楼，第四名叫毗楼婆提，第五名叫陀罗，第六名叫婆罗，第七名叫耆婆，第八名叫灵酰妙，第九名叫物罗，第十名叫难头。释提桓因有大的神力，其威德乃如是：如阎浮提所贵的水花，即为优钵罗花（青色莲花）、钵头摩花（红色莲花）、拘物头花（黄色莲华）、分陀利花（白色莲华）、须干头花（黑色莲花）那样，非常的柔软

而香洁；其陆上所生的花，即为解脱花、檐卜花（金色花）、婆罗陀花（彼岸花）、须曼周那花（悦意花）、婆师花（藤花）、童女花那样。如拘耶尼（西牛货洲）、郁单曰（北俱卢洲，高胜）、弗于逮（东胜身洲）、龙宫、金翅鸟宫所出生的水陆的诸花，也是如是。阿须伦宫的水中所生之花为：优钵罗花（青莲花）、钵头摩花（红莲花）、拘物头花（黄莲花）、分陀利花（白莲花），都柔软香洁。在其陆上所生之花为：殊好花、频浮花（相思花）、大频浮花（大相思花）、伽伽利花（根香花）、大伽伽利花（大根香花）、曼陀罗花（适意花）、大曼陀罗花（大适意花）那样。四天王（第一层天）、三十三天（忉利天，第二层天）、焰摩天（时分天，第三层天）、兜率天（喜足天，第四层天）、化自在天（第五层天）、他化自在天（第六层天），这些天神们所贵重的水陆诸花，也是如是。

天上有十种法，那十种呢？第一就是飞去为无限数，第二为飞来为无限数，第三为去时无碍，第四就是来时无碍，第五为天身并没有皮肤、骨体、筋脉、血肉，第六就是身无不净的大小便利，第七为身无疲极，第八为天女不产子女，第九就是天目不眴，第十就是身随着其意之颜色，如好青就为青，好黄就为黄，好赤、白等色，都能随意而现，这就是诸天的十法。人类有七种色，那七种呢？有人为1.金色，有人为2.火色，有人为3.青色，有人为4.黄色，有人为5.赤色，有人为6.黑色，有人为7.白色。诸天和阿须伦（阿修罗），也有七色，又是如是的。

诸比丘们！萤火的光明，乃不如灯烛的光明，灯烛的光明，乃不如炬火的光明，炬火的光明，乃不如积火的光明，积火的光明，乃不如四天王宫殿、城廓、瓔珞、衣服、身色的光明，四天王宫殿、城廓、瓔珞、衣服、身色光明，乃不如三十三天的光明，三十三天的光明，乃不如焰摩天的光明，焰摩天的光明，乃不如兜率天的光明，兜率天的光明，乃不如化自在天的光明，化自在天的光明，乃不如他化自在天的光明，他化自在天的光明，乃不如梵迦夷天（通指梵天）的宫殿、衣服、身色的光明，梵迦夷天的宫殿、衣服、身色的光明，乃不如光音天（二禅天）的光明，光音

天的光明，乃不如遍净天（三禅天）的光明，遍净天的光明，乃不如果实天（四禅天之一）的光明，果实天的光明，乃不如无想天（四禅天之一）的光明，无想天的光明，乃不如无造天（无烦天，四禅天之一）之光明，无造天的光明，乃不如无热天（无恼天，四禅天之一）的光明，无热天的光明，乃不如善见天（四禅天之一）的光明，善见天的光明，乃不如大善见天（四禅天之一）的光明，大善见天的光明，乃不如色究竟天（色界顶）的光明，色究竟天的光明，乃不如地自在天的光明（宋本为他化），地自在天的光明，乃不如佛陀的光明。从萤火之光，乃至于佛的光明，集合这些所有的光明，都

不如苦谛的光明，都不如集谛、灭谛、道谛的光明。因此之故，诸比丘们！欲求光明的话，当应寻求苦谛、集谛、灭谛、道谛的光明，应当要作如是的修行。

阎浮提的人，其身长为三肘半，衣服之长为七肘，广为三肘半。瞿耶尼（西牛货洲）、弗于逮（东胜身洲）的人身也为三肘半，衣服之长也为七肘，广也为三肘半。郁单曰（北胜洲）的人之身长为七肘，衣长为十四肘，广为七肘，衣之重为一两。阿须伦的身长为一由旬，衣长为二由旬，广为一由旬，衣之重为六铢（廿四铢为一两）。四天王的身长为半由旬，衣长为一由旬，广为半由旬，衣之重为半两。忉利天之身长为一由旬，衣之长为二由旬，广为一由旬，衣之重为六铢。焰摩天的身长为二由旬，衣长为四由旬，广为二由旬，衣之重为三铢。兜率天的身长为四由旬，衣长为八由旬，广为四由旬，衣之重为一铢半。化自在天的身长为八由旬，衣长为十六由旬，广为八由旬，衣之重为一铢。他化自在天的身长为十六由旬，衣长为三十二由旬，广为十六由旬，衣之重为半铢。自上面所列的诸天，都各随其身而穿着其衣服。

阎浮提之人的寿命为百岁，很少超出，而多为减少这种年龄的。拘耶尼（西牛货洲）之人的寿命为二百岁，也是少超出，多减这种岁数的。弗于逮（东胜身洲）的人之寿命为三百岁，少超出，而多减此岁数的人。郁单曰的人（北胜洲）的寿命，皆为有千岁的寿命，并没有增减。饿鬼的寿命为七万岁，都少出而多减的。龙与金翅鸟的寿命为一劫（长时），或者有减少这寿数的。阿须伦（阿修罗，非天）的寿命为天上的千岁，为少超出多减少这寿数的。四天王的寿数为天上的五百岁，也是少超出而多减少的。忉利天（三十三天）的寿数为天上的千岁，也是少超出而多减少的。焰摩天（时分天）的寿数为天上的二千岁，为少超出多减少的。兜率天（喜足天）的寿数为天上的四万岁，为少超出

多减少。化自在天（第五层天）的寿数为天上的八万岁，为少超出而多减少。他化自在天（第六层天）的寿数为天上的一万六万岁，为少超出而多减少的。梵迦夷天

（初禅梵天）的寿命为一劫，或者有减少的。光音天（二禅天）的寿命为二劫，或者有减少的。遍净天（三禅天）的寿命为三劫，或者有减少的。果实天（四禅天之一）的寿命为四劫，或者有减少的。无想天（四禅天之一）的寿命为五百劫，或者有减少的。无造天（四禅天之一）的寿命为千劫，或者有减少的。无热天（四禅天之一）的寿命为二千劫，或者有减少的。善见天（四禅天之一）的寿命为三千劫，或者有减少的。大善见天（四禅天之一）的寿命为四千劫，或者有减少的。色究竟天（色界顶天）的寿命为五千劫，或者有减少的。空处天（无色界天之一）的寿命为一万劫，或者有减少的。识处天（无色界天之一）的寿命为二万一千劫，或者有减少的。不用处天（无色界天之一）的寿

命为四万二千劫，或者有减少的。有想无想天（无色界天之一）的寿命为八万四千劫，或者有减少的。齐于此的，就为之众生，齐于此的为之寿命，齐于此的，为之世界，齐于此的，名叫生、老、病、死往来所趣的界阴的入聚是。」

佛陀告诉比丘们说：「一切众生乃以四种食而得以生存的，那四种呢？抔食（粗细的固形的食物，段食）—细滑食为第一种，触食（细触食）为第二种，念食

（意思食）为第三种，识食为第四种。彼彼（各各）的众生所食的都不同。如阎浮提的人，都以种种的饭、麩面、鱼肉等食物为抔食，以衣服、洗浴为细滑食。拘耶尼（西牛货洲）、弗于逮（东胜身洲）等人，也食种种的饭、麩面、鱼肉，为抔食，以衣服、洗浴为细滑食。郁单曰（北胜洲）的人，则唯食自然的粳米，乃具足了天味，作为他们的段食，也以衣服、洗浴为其细滑食。龙、金翅鸟则食鼃鼃、鱼鳖，为其抔食，以洗浴、衣服为细滑食。

阿须伦（阿修罗，非天）则食净的抔食，为其抔食，以洗浴衣服，为其细滑食。四天王、忉利天（三十三天）、焰摩天（时分天）、兜率天（喜足天）、化自在天（第五层天）、他化自在天（第六层天），也食净的抔食，为其抔食，以洗浴、衣服为其细滑食。自此以上的诸天，都以禅定喜乐为他们的食。

那一种众生为触食呢？卵生的众生就是以触食为食的。那一种众生为念食（意思食）呢？有一种众生，由于念食而得以生存，诸根乃得以增长，寿命乃不断绝，这就是念食。那一种众生为识食呢？地狱的众生，以及无色界天，这些就是属于识食。

阎浮提（南瞻部洲）的人，都是用金银、珍宝、谷帛、奴仆，去治生贩卖，以自生活的；拘耶尼人（西牛货洲），则以牛羊、珠宝，去市易，而为其生活的。弗于逮（东胜身洲）的人，则以谷帛、珠玑去市易，而为其生活的。郁单曰（北胜洲）的人，虽没有市易，也能治生而自活的。阎浮提的人，乃有婚姻的往来，以男娶女嫁的。拘耶尼（西牛货洲）的人，和弗于逮（东胜身洲）的人，也有婚姻，也以男娶女嫁的。郁单曰（北胜洲）的人，并没有婚姻，没有男女的嫁娶。龙与金翅鸟，以及阿须伦（阿修罗，非天），也有婚姻、男女嫁娶的。四天王、忉利天（三十三天，第二层天），乃至他化自在天（第六层天），也有婚姻、男娶女嫁。自此以上的诸天，就已没有男女的性别（超越男女的情欲）。阎浮提的人，都以男女交会，身身相触（肉体上的关系），以成为阴阳的。拘耶尼（西牛货洲）、弗于逮（东胜身洲）、郁单曰（北胜洲）等人，也是以身身相触，以成阴阳的。龙、金翅鸟，也是以身身相触，以成阴阳。阿须伦（阿修罗，非天）乃以身身相近，而以气而成阴阳的；四天王、忉利天，也是如是。焰摩天（时分天），乃以相近而成阴阳，兜率天（喜足天）乃以执手而成阴

阳，化自在天（第五层天）则以熟视而成阴阳，他化自在天（第六层天）则暂视而成为阴阳，自此以上的诸天，已没有再有淫欲的了。

如有众生，其身行恶，口言恶，意念恶的话，则在其身坏命终时，此后，则人世间的意识会消灭，泥梨（地狱）的初识会产生。由于有了意识，而有了名色，由于有了名色，而有了六入（六根）。或者有众生，其身行恶，口言恶，意念恶的话，则身坏命终之后，会堕入于畜生之中，此后，人的意识会消灭，畜生的初识会产生。由于有了意识，而有了名色，由于有了名色，而有了六入（六根）。或者有众生，身行恶，口言恶，意念恶之故，在其身坏命终之后，堕入于饿鬼道之中，此后，人世的意识会消灭，饿鬼的初识会产生。由于有了意识而有了名色，由于有了名色而有了六入（六根）。或者有众生，其身行善，口言善，意念善之故，在其身坏命终之后，得生于人中，此后，则其前世的意识会消灭，人中的初识会产生，由于有了识，而有了名色，由于有了名色，而有了其六入（六根）。

或者有众生，其身行善，口言善，意念善之故，在其身坏命终之后，往生于四天王天（第一层天），此后，则其前的意识会消灭，四天王天的识初生，由于有了识，而有了名色，由于有名色，而有了六入（六根）。在那个天上初生之时，乃如吾人的此人间的一、二岁之儿那样，自然的化现，而在于天膝之上而坐。那位天神会这样说：『这位是我的孩子。』由于行报之故，会有自然之智之产生，就自念而说：

我是由于甚么行，现在才会生于此间的呢？就又自念：我往昔之时，在人间里，身行善，口言善，意念善，由于此善行之故，现在得以生在于天上。我假如在这里命终，再生于人间的话，就应当清净身口意，应该倍加精勤，修诸善行才是。此天儿出生不久，便自会觉得肚饥，而当在此天儿之前，会有自然的宝器，会盛天的百味的自然的净食。如果福报多的话，则饭色会为白，其福报为中的话，则饭色会为青的，其福报为下的话，则其饭色会为赤的。那位天儿则以手去掬饭，而放入于口中，食物自然会消化，如酥之投入于火那样。那位天儿食后，自会觉得口渴，那时会有自然的宝器，盛甘露之浆。其福报多的人，其浆色会为白的，其福报中的人，浆色会为青的，其福报下的话，浆色就会为赤的。此天儿就取那甘露浆而饮，饮后，浆自会消化，有如酥之投入于火那样。

那位天儿饮食完毕后，身体就长大，就和其它的天神相等之大，就进入浴池去沐浴澡洗，以自娱乐。自娱乐后，还出浴池，而诣于香树下，香树会曲其躬，就用手去取众香，以自涂身。然后又诣于劫贝（绵布）的衣树，树会曲躬，就取种种之衣，穿在于身上。然后又诣于庄严树，树会为之曲躬，而取种种的庄严物品，以自庄严。又诣于鬘树，树会为之曲躬，而取鬘去贯其首。又诣于器树，树会为之曲躬，即取宝器。又诣于果树，树会为之曲躬，而取自然之果，或者食，或者含，或者漉汁而饮。又诣于乐器树，树就为之曲躬，而取天的乐器，用清妙的声，和弦而歌。天儿向于诸园林时，他就看见算不尽的天女在鼓乐弦歌，就以语笑而相向。这位天儿在游观之时，遂生染着，视东而忘西，视西而忘东。其初生之时，自知而自念说：我到底是由于甚么行，现在能得以生在于此的呢？然而当他在游处观看之时，就统统把此念头忘掉，于是，便有了姪女来侍从他。

如果有众生，其身行善，口言善，意念善的话，则身坏命终之时，就会往生于忉利天（第二层天），自此之后，从前的意识会灭掉，天的初识会产生。由于识，而有了名色，由于名色而有六入（六根）。那位天神初生之时，有如阎浮提之二、三岁的孩儿，而会自然的化现，会在于天膝之上，那边的天神就会说：『此为我的男孩，此为我的女孩。』也是如是。或者有众生，其身、口、意都为善，在其身坏命终之时，会往生于焰摩天（第三层天），在此天初生之时，有如阎浮提的三、四岁的孩儿。或者有众生，其身、口、意都为善，在其身坏命终之后，往生于兜率陀天（第四层天），在此天初生之时，乃如此世间的四、五岁的孩儿。或者有众生，其身、口、意都为善，在其身坏命终之时，往生于化自在天（第五层天），在其天初生之时，有如此世间的五、六岁的孩儿。或者有众生，其身、口、意都为善，在其身坏命终之时，往生于他化自在天（第六层天），在其天初生之时，有如此世间的六、七岁的孩儿，也是如是（一切情形均如上述）。」

佛陀告诉比丘们说：「每半个月，有三斋（乌哺沙陀，布萨，说戒，为清净之义。或为增上，所谓受持斋法而增上善根。或者转斋为时，如过午时不食，或不食荤而为持斋，为大乘教的本义，重禁肉食，故持斋为食菜）。那三斋呢？第一为每月的初八日为斋，第二为十四日之斋，第三为十五日为斋，就是叫做每半个月的三斋。为甚么缘故，在于每月的初八日为斋呢？因为平常在于每月的初八日之时，四天王就会告诉其使者们说：『你们要去案行（巡察）世间，去观视万民，应察知是否有孝顺父母，敬顺沙门、婆罗门，宗事于长老，而斋戒布施，济诸穷乏的人与否？』那时，使者听天王的教令后，就去普遍的案行天下，而知道是否有孝顺父母、宗事沙门、婆罗门、恭顺长老、持戒守斋、布施穷乏的人。天使统统观察后，看见诸世间里，有些不孝父母、不敬师长、不修斋戒、不济穷乏的人，就还回去仰白天王说：『天王！在世间里，所谓孝顺父母、敬事师长、净修斋戒、施诸穷乏的人，实在是非常的少！实在是非常的少！』那时，四天

王听后，愁忧不悦，就回答说：『咄！（愚哉！）是这样吗？世人那么的恶，那样的不孝父母、不事师

长、不修斋戒、不施穷乏的人。这样的话，乃会减损诸天众，而会增益阿须伦（阿修罗，非天）众的！』假如天使看见世间里，有孝顺父母、敬事师长、勤修斋戒、布施贫乏的人的话，就会回去仰白天王而说：『在世间里，有人孝顺父母、敬事师长、勤修斋戒、施诸穷乏的。』四天王听后，就会大欢喜，会唱而说：『善哉！我听到这些善言！世间里乃能有孝顺父母、敬事师长、勤修斋戒、布施贫乏的人。这样，则会增益诸天众，而会减损阿须伦众的。』

为甚么缘故在于每月的十四日要持斋呢？因为在十四日之斋之时，四天王会告诉其太子说：『你应当去案行（巡察）天下，去观察万民，藉此以知道是否有人孝顺父母、敬事师长、勤修斋戒、布施贫乏的人与否？』太子受王的教令后，就去案行天下，去观察万民，而知道是否有孝顺父母、敬事师长、勤修斋戒、布施贫乏的人。都统统观察后，如看见诸世间里有不

孝顺父母、不敬师长、不修斋戒、不施贫乏的人的话，就回去禀报天王说：『天王！在世间里，能孝顺父母、敬顺师长、净修斋戒、济诸贫乏的人，乃为非常的少！非常的少！』四天王听后，愁忧不悦而说：『咄哉！为这样吗？世人多恶，不孝父母、不事师长、不修斋戒、不济穷乏！这样的话，则会减损诸天众，而会增益阿须伦众的！』太子如看见在世间里，有孝顺父母、敬事师长、勤修斋戒、布施贫乏的人的话，就会回去禀告天王而说：『天王！在世间里，有人孝顺父母、敬顺师长、勤修斋戒、施诸贫乏的人。』四天王听后，就会大欢喜，而唱说：『善哉！我听此善言：在世间里有孝事父母、敬顺师长、勤修斋戒、布施贫乏的人。这样，则会增益诸天众，而减损阿须伦众！』因此之故，十四日应斋戒。

为甚么缘故，十五日要斋戒呢？因为在十五日之斋之时，四天王会亲自下来，会来案行天下，观察万民，看看在世间里是否有孝顺父母、敬事师长、勤修斋戒、布施贫乏的人与否？如看见世间的人多有不孝父母、不事师长、不勤斋戒、不施贫乏的人的话，这时，四天王就会诣善法殿，去白帝释天而说：『大王！当知！在世间里的众生，乃多有不孝父母、不敬师长、不修斋戒、不施贫乏的。』帝释天（天帝），以及忉利天（三十三天，第二层天）的诸天神听后，就愁忧不悦而说：『咄哉！为甚么是这样呢？世人多恶，不孝父母、不敬师长、不修斋戒、不施贫乏。这样的话，就会减损诸天众，而会增益阿须伦众的。』四天王如果观见世间里有孝顺父母、敬事师长、勤修斋戒、布施贫乏的人的话，就会还诣于善法堂，去白帝释天而说：『世人有孝顺父母、敬事师长、勤修斋戒、布施贫乏的人。』帝释天，以及忉利天的诸天们听到此语后，都会大欢喜，而唱说：『善哉！在世间里，能有孝顺父母、敬事师长、勤修斋戒、布施贫乏的人。这样，乃会增益诸天众，而会减损阿须伦众的。』因此之故，十五日应斋戒，因此之故，而有了三斋。那时，帝释天为了使诸天们能够倍生欢喜之故，就说偈颂而说：

常以月八日 十四十五日 受化修斋戒 其人与我同

（如果平常都以每月的初八日、十四日、十五日，在这些日子里受教化，而修斋戒的话，那些人就和我同样的了〔指和帝释天同样的具有了善德，而会有机会成为帝释天！〕。）

佛陀告诉比丘们说：「帝释天所说的此一偈颂，并不是最为善受，并不是最善之说，是我所不许可的（我不一定会赞同其说）。所以的缘故为何呢（为甚么呢？）因为那位天帝释，对于淫、怒、痴，还未穷尽，还不能脱离生、老、病、死、忧、悲、苦、恼的，因此之故，我说这种人并未脱离苦本的。如果我的比丘当中，为漏尽（烦恼已尽）的阿罗汉（应供，无生），所作已办，而舍弃了重担，自获己利，而尽诸有结（尽诸烦恼），而平等解脱（脱离生死）的话，则如此的比丘，就

应该说如是之偈：

常以月八日 十四十五日 受化修斋戒 其人与我同

（语译同前。然而由圣者之口说出，则其义才可说为是超越而正确）。

佛陀告诉比丘们说：「那些比丘说此偈的话，才能名叫善受，乃名善说，是我所印可的。为甚么呢？因为这种比丘，其淫、怒、痴都已尽，已脱离生、老、病、死、忧、悲、苦、恼之故，我说此人已离开了苦的根本。」

佛陀告诉比丘们说：「一切人民所居的舍宅，均为有鬼神，并没有空的。一切的街巷四衢道之中，和屠儿市肆（宰杀家畜、市场买卖等处），以及丘冢之间，均为有鬼神，并没有空的。凡诸鬼神，都随着其所依止之处，就以此为其名。如依人就名人，依村就名村，依城就名城，依国就名国，依土就名土，依山就名山，依河就名河。」（如某某山神，某某河神等是。）

佛陀告诉比丘们说：「一切树木，其极小的，有如车轴的，也都有鬼神依止在那里，并没有空的。一切的男子、女人，其最初刚出生之时，均为有鬼神，都随逐而拥护。假如其死亡之时，则那些守护的鬼神，会收摄其精气，其人就会死亡。」

佛陀告诉比丘们说：「假如有外道的梵志来问而说：『诸位贤者！如果一切男女，在其初始出生之时，均为有鬼神随逐守护，在其将欲死亡之时，那些守护的鬼神会收摄其精气，其人就会死亡的话，则现在的人，为甚么缘故，有的会被鬼神所触烧（作祟扰人），有的却不会被鬼神所触烧呢？』假如有此问的话，你们就应该回答他而说：『世人为非作歹，都邪见颠倒，造十恶业，像如是的人之辈，则在百人，在千人当中，只有一位鬼神的守护耳。譬如群牛、群羊，不管是百只，或者是千只，都是一人在守牧那样，他也是如

是，因为行非法之行，而邪见颠倒，作十恶业，像如是的人之辈，如百人，或千人，才有一鬼神在守护耳。假若有人，修行善法，见正信而行，而具足十善业的话，则像如是的人，虽为一人，而有了百千的鬼神在守护的。譬如国王、国王的大臣，有了百千人在卫护一人，他也是如是，修行善法，具足了十善业，像如是的人，则一人而有百千的鬼神在守护的。由于此缘故，世人当中，有的被鬼神所触烧的，有的却不被鬼神所触烧的。』」

佛陀告诉比丘们说：「阎浮提（南瞻部洲）的人，有三种事胜过于拘耶尼（西牛货洲）的人。那三种呢？第一就是勇猛强记，能造业行。第二就是勇猛强记，勤修梵行。第三就是勇猛强记之故，佛陀乃出现在其国土，以此三事，而胜于拘耶尼。拘耶尼的人，也有三事，而胜于阎浮提的。那三事呢？第一就是多牛，第二就是多羊，第三就是多珠玉，以此三事，而胜于阎浮提的。」

阎浮提人有三事，胜于弗于逮（东胜身洲），那三事呢？第一就是勇猛强记，能造业行，第二就是勇猛强记，能修梵行，第三就是勇猛强记，佛陀出现于其国土，以此三事，而胜于弗于逮。弗于逮的人，也有三事，胜于阎浮提，那三事呢？第一就是其土极广，第二就是其土极大，第三就是其土极妙，以此三事，乃胜于阎浮提。

阎浮提人有三事，胜于郁单曰（北胜坤洲），那三事呢？第一就是勇猛强记，能造业行，第二就是勇猛强记，能修梵行，第三就是勇猛强记，佛陀出现于其国土，以此三事，乃胜于郁单曰。郁单曰人又有三事胜于阎浮提，那三事呢？第一就是无所系属，第二就是没有我所，第三就是寿命固定为千岁，以此三事，而胜于阎浮提。

阎浮提的人，也以上面三事，胜于饿鬼趣。饿鬼趣也有三事胜于阎浮提，那三事呢？第一就是长寿，第二就是身大，第三就是他作自受，（从他的希求，而自受饥渴），以此三事，而胜于阎浮提。

阎浮提人也以上面的三事，而胜于龙、金翅鸟。龙、金翅鸟又有三事而胜于阎浮提。那三事呢？第一就是长寿，第三就是长大，第三就是宫殿，以此三事，而胜于阎浮提。

阎浮提人乃以上面的三事，胜于阿须伦（非天）。阿须伦又有三事胜于阎浮提，那三事呢？第一就是宫殿高广，第二就是宫殿庄严，第三就是宫殿清静，以此三事，而胜于阎浮提。

阎浮提人乃以上面之三事胜于四天王（第一层天）。四天王又有三事胜于阎浮提，那三事呢？第一就是长寿，第二就是端正，第三就是多乐，以此三事胜于阎浮提。

阎浮提人也以上面的三事胜于忉利天（三十三天，第二层天）、焰摩天（时分天，第三层天）、兜率天（喜足天，第四层天）、化自在天（第五层天）、他化自在天（第六层天）。此诸天又有三事胜于阎浮提，那三事呢？第一就是长寿，第二就是端正，第三就是多乐。」

佛陀告诉比丘们说：「欲界的众生有十二种类，那十二种类呢？第一为地狱，第二为畜生，第三为饿鬼，第四为人，第五为阿须伦，第六为四天王，第七为忉利天，第八为焰摩天，第九为兜率天，第十为化自在天，十一为他化自在天，十二为魔天。

色界天的众生有二十二种：第一就是梵身天，第二为梵辅天，第三为梵众天，第四为大梵天，第五为光天，第六为少光天，第七为无量光天，第八为光音天，第九为净天，第十为少净天，第十一为无量净天，第十二为遍净天，第十三为严饰天，第十四为小严饰天，第十五为无量严饰天，第十六为严饰果实天，第十七为无想天，第十八为无造天，第十九为无热天，第二十为善见天，第二十一为大善见天，第二十二为阿迦尼咤天（色究竟天）。

无色界天的众生有四种，那四种呢？第一就是空智天，第二就是识智天，第三就是无所有智天，第四就是有想无想智天。」

佛陀告诉比丘们说：「有四种大天神，那四种呢？第一就是地神，第二就是水神，第三就是风神，第四就是火神。在往昔之时，地神曾经心生恶见《不正确的见解》而说：『地当中并没有水与火，以及风。』那时，我知道这位地神之所念，就往其处，而说：『妳当于生起念头之时，曾经说：地中并没有水、火、风吗？』地神回答说：『地中实在并没有水、火、风的。』我在那时，就对他说：『妳不可以生此念，不可说地中并没有水、火、风。为甚么呢？因为地中确实具有水、火、风，只因地大特别多之故，得地大的名耳。』」

佛陀告诉诸比丘们说：「我在那个时候，曾经为那位地神次第说法，去灭除她的恶见，对她示教利喜，而说：施论、戒论、生天之论。说欲贪为不净，上漏为患（由于贪而漏出烦恼），出要为上（解脱生死为最要紧），敷演开示那些清静的梵行。我于那时，知道她的心已净，已柔软而生欢喜，已没有阴盖，容易可以开化，就以诸佛的常法，而为她说苦圣谛、苦集谛、苦灭谛、苦出要谛（苦集灭道的四谛），演布开示。那个时候，那位地神就在其座上，远离尘垢，而得法眼净（看透事理的来源的智识）。譬如洁净的白衣，容易受染其它色相那样，她也是如是的具有了清静的信心，而逐得法眼，并没有半点的狐疑。见法而决定，而不堕于恶趣，不再向于其余之道，而成就无畏。就向我表白而说：『我现在要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尽形寿都不杀生、不偷盗、不淫乱、不欺诳、不饮酒。请佛听许我在于正法当中作为一优婆夷（清信女，地神为女性之故。水、火、风也同样为女性）！』」

佛陀告诉比丘说：「在往昔之时，有一位水神曾经心生恶见而说：『水中并没有地、火、风。』在这时候，地神知道那位水神心生此恶见，就去对水神说：『妳实在心起此见而说水中并没有地、火、风吗？』回答说：『实在的。』地神对她说：『你不可以生起这种见解，不要说水中没有地、火、风。为甚么呢？因为水中确实有地、火、风，只因水大特别多之故，得水大之名而已。』这时，地神就藉此而为她说法，而除去其恶

见，示教利喜她。首先说施论、戒论、生天之论，说欲贪为不净，上漏（烦恼）为灾患，出要（解脱）为最上，而敷演开示清净的梵行。当时，地神已知道那位水神之心已柔软，已欢喜而信解，清净而无阴盖，容易可以开化，就开示如佛的常法，而说苦圣谛、苦集谛、苦灭谛、苦出要谛，这样的对她演布开示。这时，那位水神就远尘离垢，而得法眼净，有如净洁的白衣容易受色之染那样，她也是如是，已信心清净，得法眼

净，而没有狐疑，决定能得正果，不再会堕于恶道，不再向于其余之道，而成就无畏，而白地神说：『我现在要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尽形寿不杀生、不偷盗、不淫乱、不欺诳、不饮酒，请听我在于正法当中为一位优婆夷！』」

佛陀告诉比丘们说：「在往昔之时，有一位火神曾经生起恶见而说：『火中并没有地、水、风。』这时，地神、水神知道那位火神心生此见，就共同去对火神说：『妳实在生起这种见解吗？』回答说：『实在的。』地水二神对她说：『你不可以生起此恶见。为甚么呢？因为火中有地、水、风，只因火大多故，火大得到其名而已。』这时，地水二神就为火神说法，去除灭其恶见，示教利喜，而说施论、戒论、生天之论，说欲贪为不净，上漏为灾患，出要为上，敷演开示那些清净的梵行。二神知道那位火神的心已柔软，已欢喜信解，已净而没有阴盖，已容易可以开化，就以如诸佛的常法，而为她说苦

圣谛、苦集谛、苦灭谛、苦出要谛，这样的演布开示。这时，那位火神就因此而远尘离垢，而得法眼净。有如净洁的白衣，容易为受染色，她也是如是，已信心清净，遂得法眼，而没有狐疑。已决定会得正果，不会再堕于恶趣，不再向于其余之道，而成就无畏。就白地、水二神说：『我现在要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圣众（僧），愿尽形寿不杀生、不偷盗、不淫乱、不欺诳、不饮酒，请听我在于正法当中为一位优婆夷！』」

佛陀告诉比丘们说：「往昔之时，有一位风神曾经生起恶见而说：『风中并没有地、水、火。』地、水、火神知道那位风神生此恶见，就去对她说：『妳实在生起此见解吗？』回答说：『实在的。』地水火三神说：『妳不可以生起此见解曾为甚么呢？因为风中有地、水、火，只因风大特多之故，风大得其名耳。』这时，地水火三神就为她说法，为她除弃恶见，示教利喜她而说施论、戒论、生天之论，说欲贪为不净，上漏为灾患，出要为最上，敷演开示，那些清净的梵行。地水火三神知道那位风神的心已柔软，已欢喜信解，净而没有阴盖，也容易开化，就以如诸佛的常法，而说苦圣谛、苦集谛、苦灭谛、苦出要谛，而演布开示。这时，那位风神就远尘离垢，而得法眼净。譬如净洁的白衣，容易受色染那样，她也是如是，已信心清净，逮得法眼，而没有狐疑，决定得正果，不会再堕于恶趣，不再向于其余之道，而成就无畏，就白地水火三神说：『我现在要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圣众，愿尽形寿不杀生、不偷盗、不淫乱、不欺诳、不饮酒，请听我在于正法当中为一位优婆夷！愿慈心一切，不娆众生！』」

佛陀告诉比丘们说：「云有四种类，那四种呢？第一为白色，第二为黑色，第三为赤色，第四为红色。那白色的，是地大偏多，那黑色的，为水大偏多，那赤色的，为火大偏多，那红色的，为风大偏多。那些云离地有十里、二十里、三十里、四十里，乃至四千里。除了劫初后时之云的上至于光音天者外。

电也有四种，那四种呢？东方之电，名叫身光，南方之电，名叫难毁，西方之电，名叫流焰，北方之电，名叫定明。为甚么缘故，虚空的云中有这种电光呢？有时身光和难毁相触，有身光和流焰相触，有时身光和定明相触，有时难毁和流焰相触，有时难毁和定明相触，有时流焰和定明相触，由于这些缘故，在虚空的云中，有电光之起。其次，又有甚么因缘，在虚空云中，有雷声之起呢？虚空中有时地大与水大相触，有时地大与火大相触，有时地大和风大相触。有时水大和火大相触，有时水大和风大相触，由于此缘故，在虚空的云中，有雷声之起。

相师的占卜雨时，有五种因缘，不可以确定知道（知道不正确），使占雨的人迷惑不解。那五种呢？第一就是云有雷电时，占者说当会下雨，然而由于火大多故，烧云而不雨，这就是占师之初迷惑之缘。第二就是云有雷电时，占者说当会下雨，然而有大风起，将云吹为四散，而入于诸山间，由于此因缘之故，相师会迷惑不解。第三就是云有雷电时，占者说当会下雨，然而这时有大阿须伦（阿修罗，非天），接揽浮云，而置入于大海中，由于此因缘，相师会迷惑不解。第四就是云有雷电时，占者说当会下雨，然而云师、雨师放逸淫乱之故，竟不降雨下来，由于此因缘之故，相师乃迷惑不解。第五就是云有雷电之时，占者说当会下雨，然而世间的众庶民都非法而放逸，而行不净之行、慳贪嫉妒，所见颠倒之故，使天不降雨下来，由于此因缘之故，相师会迷惑不解。这就是其五种因缘，使相师占雨而不可定知的。」

佛说长阿含经卷第二十完

九、世记经：二灾品

大意：本经首先述及成、住、坏、空的四劫，以及在于坏劫之时的三灾，所谓火灾、水灾、风灾之生来。而以世间之人乃由于奉持正法，而修十善业，而得第二禅、第三禅，乃至第四禅的时分。至于光音天、遍净天，乃至果实天而败坏灭尽，以示一切行为无常之法，当时也解说度世解脱之道。

佛陀告诉诸比丘们说：「有四种事（成住坏空的四大劫），为长久，为无量无限，不可能用日月岁数来称计的。那四事呢？第一就是在世间里，会有灾难渐起，而败坏此世间之时（坏劫），其中间的长久，乃为无量无限，是不可能用日月岁数去称计得出之久的。第二就是此世间败坏之后，中间为空旷，并没有世间（空劫），其时期为长久迢远，不可能用日月岁数去称计得出的。第三就是天地初起，向于欲成时（成劫），其中间乃非常的长久，不可能用日月岁数去称计得出的。第四就是天地已成就后，久住不坏（住劫），乃不可能用日月岁数去称计得出之久的。这就是四事长久，乃为无量无限，不可能用日月岁数去称计得出之久的。」

佛陀告诉比丘说：「在世间里，有三种灾难，那三种呢？第一就是火灾，第二为水灾，第三为风灾。有三灾的上际（边际，上限）那三际呢？第一就是光音天，第二就是遍净天，第三就是果实天（广果天，位于第四禅天）。如果火灾之生起时，会烧至于光音天（位于二禅天）的下面（下自地狱，上至初禅天都被烧尽），是以光音天为边际。如果水灾之生起时，会至于遍净天（第三禅天）之下（水灾会浸澜下自地狱，上至二禅天），以遍净天为边际的。如果风灾生起时，会吹至于果实天（第四禅天，广果天）之下（下自地狱，上至三禅天，都被风灾吹散无遗），以果实天为边际的。」

甚么叫做火灾呢！在火灾开始欲起之时，此世间的人都行正法，都正见而不颠倒，而修十善行。修行此法之时，有人证得第二禅的话，就会踊身而上升于虚空中，而住于圣人道、天道、梵道。会高声而唱言：『诸位贤者！应当要知道！无觉、无观，为第二禅天的快乐！为第二禅天的快乐啊！（没有如世间之寻伺一粗观、细想，为

得第二禅天的境地。』这时，世间的人听此声音之后，就会仰望而向他说：『善哉！善哉！唯愿为我们讲说无觉、无观的第二禅道吧！』那时，空中的人听到此语后，就为他们讲说无觉、无观的第二禅道。此世间的人听那空中的人讲说后，就修习无觉、无观的第二禅道，因此之故，身坏命终之后，就往生于光音天。

当时，地狱的众生罪毕而命终之后，来生于人间，他们也修学无觉、无观的第二禅，因此而身坏命终之后，也往生于光音天。其它如畜生、饿鬼、阿须伦、四天王、忉利天、焰摩天、兜率天、化自在天、他化自在天、梵天（初禅天）等众生，在他们命终之后，也来生于人间，也同样的修学无觉、无观的第二禅，因此，在他们身坏命终之后，都同样的往生于光音天。由于这因缘，地狱道乃灭尽，畜生、饿鬼、阿须伦，乃至梵天，都均灭尽。当于那个时候，首先是由于地狱先于灭尽，然后畜生灭尽，畜生灭尽后，饿鬼灭尽，饿鬼灭尽后，阿须伦灭尽，阿须伦灭尽后，四天王灭尽，四天王灭尽后，忉利天灭尽，忉利天灭尽后，焰摩天灭尽，焰摩天灭尽后，兜率天灭尽，兜率天灭尽后，化自在天灭尽，化自在天灭尽后，他化自在天灭尽，他化自在天灭尽后，梵天灭尽，梵天灭尽后，然后人类才灭尽，而没有遗余。人间灭尽而无余后，这个世间就会败坏，乃成为灾难，嗣后天空就不再

降雨，百谷草木都自然的枯死。」

佛陀告诉比丘们说：「因于如是，就应当知！一切诸行均为是无常的（诸行无常），都是会变易朽坏的，都不可以恃怙的。有为的诸法，乃令人非常的可厌患的，都应当寻求度世解脱之道！

其后经过非当久的时期，会有大黑风的暴起，会吹大海水，海水的深度八万四千由旬之处，都被吹而使其为两披，而取日宫殿，置于须弥山的半腹，离开地面四万二千由旬，安于日道之中，由于此因缘，在此世间里会有二个太阳的出现。二日出现后，会使这个世间的所有小河、犬泮（田间水道）、渠流（河流），均为干竭。」

佛陀告诉比丘们说：「因此，当知！一切行都是无常的，都会变易朽坏，不可以恃怙的，凡是有为之法，都是甚可厌患之法，因此，当求度出世间解脱之道。

在其后来久久的时期，会有大黑风的暴起，海水的深度八万四千由旬之处，都被

吹而使其为两披，而取日的宫殿，置于须弥山的半腰，离开地面为四万二千由旬，而安日于其道中，缘于此，世间则有三个太阳的出现。三日出现后，这里的诸大水流，如恒河、耶婆那河、婆罗河、阿夷罗婆提河、阿摩怯河、辛陀河、故舍河，等河川均为干竭，都没有遗余。由于此，而当知！一切行都是无常的，都会变易朽坏，而不可以恃怙的。凡是诸有为之法，都是非常的可厌患的，应当要求度出世间解脱之道。

其后来很久之时，会有大黑风的暴起，海水的深度八万四千由旬之处，都会被吹而为两披，而取回的宫殿，置于须弥山的半腹，安日于道中。因此之故，在世间里，则有四个太阳的出现。四日出现后，此诸世间所有的泉源、渊池，如善见大池、阿耨达大池、四方陀延池、优钵罗池、拘物头池、分陀利池、离池等，纵广五十由旬，统统都干尽。因此之故，应当要知道！一切行都是无常的，都会变易朽坏而不可以恃怙的，凡是诸有为之法，都是甚为可厌患的，应当要求度出世间解脱之道。

到后来久久之时，会有大黑风之暴起，会吹大海水，使其为两披，而取日的宫殿，置于须弥山的半腹，安日于道中，因此之故，在世间里会有五个太阳的出现。五日出后，大海水就会稍减百由旬，乃至七由旬。因此，可知！一切行都是无常的，都会变易朽坏，不可以恃怙的，凡是诸有为之法，都是非常可厌患之法，应当求度出世间解脱之道。到了一个时期，大海则稍尽，残余为七由旬、六百由旬、

五百由旬、四百由旬，乃至一百由旬的存在而已。因此之故，可以知道！一切行都是无常的，都为变易朽坏而不可以恃怙的。凡是有为之法，都非常的可以厌患的，应当求出世间解脱之道。又至一时，大海水又稍稍的减尽，而至于七由旬、六由旬、五由旬，乃至一由旬的存在耳。」

佛陀告诉诸比丘们说：「由于此之故，应当知道！一切行都是无常的，都为变易朽坏而不可以恃怙的，凡是诸有为之法，都是非常的可厌患的，应当求出世间解脱之道。其后，海水又稍尽，而至于七多罗树、六多罗树，乃至一多罗树之高而已。」

佛陀告诉比丘们说：「因此之故，应当知道！一切行都是无常的，都会变易朽坏，而不可以恃怙的，凡是有为之法，都是非常的可厌患，应当求出世间解脱之道。其后来海水又转浅，而为七人、六人、五人、四人、三人、二人、一人，乃至于人之腰，至于人之膝，至于人之专、踝。」

佛陀又告诉比丘们说：「由此之故，应当知道！一切行都是无常的，都会变易朽坏不可以恃怙的，凡是诸有为之法，都是非常的可厌患，应当求出世间解脱之道。其后来海水乃如春雨之后，也如牛迹中之水那样，遂至于涸尽，连人的脚指也不能渍的了。」

佛陀告诉比丘们说：「因此之故，应当要知道！一切行都是无常的，都会变易朽坏，不可以恃怙的，凡是诸有为之法，都是非常的可厌患，应当求度出世间解脱之道。其后经过久久之时，有大黑风的暴起，而吹海底之沙，深度为八万四千由旬，使其着于两岸而飘，而取日的宫殿，置于须弥山的半腰，安日于道中，由于此因缘，在世间里，有六个太阳的出现。六日出现后，那些四天下，以及八万天下的诸山、大山、须弥山王，都起烟而燃烧，有如陶家的初燃陶之时那样，六日的出现时，也是如是。」

佛陀告诉比丘们说：「因此，当知！一切行都是无常的，都会变易朽坏，不可以恃怙的，凡是诸有为之法，都是非常的可厌患，应当要求度出世间解脱之道。其后来，经过久久之时，会有大黑风的暴起，会吹海底之沙，至于八万四千由旬，使其着于两岸而飘，而取日的宫殿，置于须弥山的半腹，安日于道中，缘于此，而在世

间里，则有七个太阳的出现。七日出现后，此四天下，以及八万天下的诸山、大山、须弥山王，都会洞燃，有如陶家的燃窑，而使火焰之生起那样，七日的出现之时，也是如是。」

佛陀告诉比丘们说：「因此，当知！一切行都是无常的，都会变易朽坏，不可以恃怙的，凡是诸有为之法，均为是可厌患的，应当要求度出世间解脱之道。此四天下，以及八万天下的诸山、须弥山，都会洞燃。当于那一个时候，四天王宫、忉利天宫、焰摩天宫、兜率天、化乐天、他化自在天、梵天，都同样的均会洞燃！」

佛陀告诉比丘们说：「因此之故，应当要知道！一切行都是无常的，都会变易朽坏，不可以恃怙的，凡是诸有为之法，均为是非常的可厌患的，应当要求度出世间解脱之道。此四天下，乃至梵天，着火而洞燃之后，会有风吹火焰而至于光音天（极光天，第二禅天的第三天）。那些初

生的天子们看见这些火焰后，都生起怖畏而说：『咄！（唉啊！）这是甚么东西呢？』那些从前就生在这里的诸天们，会告诉后生的诸天们说：『不可以起怖畏！那些火焰曾来过，而齐于此而已。由于念前的火光之故，就名叫光念天（宋元明三本均作光音天）。』此四天下，乃至梵天被火洞燃之后，须弥山王就渐渐的颓落百由旬、二百由旬，乃至七百由旬。」

佛陀告诉比丘说：「由此，而当知！一切行都是无常的，都会变易朽坏，不可以恃怙的，凡是诸有为之法，均为是非常的可厌患，当应求度出世解脱之道。此四

天下，乃至梵天，被火洞燃之后，其后的大地，以及须弥山，都尽为没有而无灰烬。因此之故，当知！一切行都是无常的，都会变易朽坏，不可以恃怙，凡是诸有有为法，均为是非常的，可以厌患的，应当求度出世解脱之道。那些大地被火烧尽后，地下水也尽，水下之风也告尽。因此之故，应当要知道！一切行都是无常的，都会变易朽坏，不可以恃怙的，凡是诸有有为法，都非常的可厌患的，应当要求度出世解脱之道。」

佛陀告诉比丘们说：「火灾起时，天空不再下雨，百谷草木都自然的会枯死，这，到底谁会相信呢？唯独有看见的人，自当会了知而已！像如是的，乃至地下的水也尽，水下的风也尽，谁当会相信呢？唯独有看见的人，自当会了知而已！这就是所谓火灾。甚么为之火劫的还复呢？」

此后，经过很久的期间，会有大黑云在于虚空中，而至于光音天，会周遍降雨，其滴下的水，乃如车轮那样。像如是的经过无数百千的年岁而下雨，其水乃渐长，其高度为无数的百千由旬，乃至于光音天。这时，会有四大风的生起，而执持此水而住。那四大风呢？第一就是名叫住风，第二名叫持风，第三名叫不动，第四名叫坚固。其后，此水乃稍减百千由旬，无数的百千万由旬。其水的四面有大风的生起，名叫僧伽，吹水使其动摇，鼓荡涛波，起沫而为积聚。这时积聚被风吹，而离开水面，而在于空中，自然的坚固，而变成天宫。天宫乃以七宝校饰，由于此因缘，而有了梵迦夷天宫（梵天宫）。其水渐减，而至于无数的百千万由旬，那时，其水的四面有大风的吹起，名叫僧伽风，会来吹水，使其摇动，鼓荡涛波，而起沫，而积聚。遇风吹而离开水面，在于虚空中，而自然的坚固，而变成天宫。天宫为七宝校饰，由于此因缘，而有了他化自在天宫。

其水渐减至于无数的千万由旬，其水的四面有大风之吹起，名叫僧伽风，吹水而使水摇动，鼓荡涛波，而起沫积聚。遇风吹而离开水面，在虚空中自然的坚固，而变成天宫，七宝校饰，由于此因缘，而有了化自在天宫。其水渐减，而至于无数的百千由旬，那时，有僧伽风来吹水，使其摇动，鼓荡涛波，而起沫，而积聚。遇风吹而离开水面，在于虚空中，而自然的坚固，而变成天宫，天宫为七宝校饰，由于

此因缘，而有了兜率天宫。其水转减至于无数的百千由旬，那时，有僧伽风，吹水而使水摇动，鼓荡涛波，而起沫积聚。风吹而离开水面，在虚空中自然的坚固，而变成天宫，由于此因缘，而有了焰摩天宫。其水转减至于无数的百千由旬，水上有沫，深度为六十万八千由旬，其边为没有际限，譬如此间的穴泉流水那样，其水上乃有沫，它也是如是。

由于甚么因缘，而有了须弥山呢？因为有了乱风的吹起，而吹此水沫，致造须弥山，高度为六十万八千由旬，纵广为八万四千由旬，为四宝所成的，所谓金、银、水晶、琉璃是。由于甚么因缘，而有了四阿须伦宫殿呢？因为其后乱风吹大水沫，在于须弥山的四面起大宫殿，纵广为各八万由旬，自然的变成七宝的宫殿。又由于甚么因缘而有四天王宫殿呢？因为其后乱风吹大水沫，在于须弥山的半腹，四万二千由旬，自然的变成七宝宫殿，因此之故，名叫四天王宫殿。为甚么因缘而有忉利天宫呢？因为其后乱风吹大水沫，在于须弥山上，自然的变成七宝宫殿。又由于甚么因缘，而有了伽陀罗山呢？因为其后乱风吹大水沫，离开须弥山不远之处，自然的化成宝山，下根入于地内四万二千由旬，纵广为四万二千由旬，其边为无际，杂色间厕，而为七宝所成的，由于此缘故，而有了伽陀罗山。

又由于甚么缘故而有了伊沙山呢？由于其后乱风吹大水沫，在离开伽陀罗山不远之处，自然的变成伊沙山，高度为二万一千由旬，纵广为二万一千由旬，其边为无际，杂色参夹在其间，为七宝所成的，由于此缘故，而有了伊沙山。其后乱风吹

大水沫，在离开伊沙山不远之处，自然的变成树辰陀罗山，高度为一万二千由旬，纵广为一万二千由旬，其边为无际，杂色参杂在其间，为七宝所成的，由于此因缘，而有了树辰陀罗山。其后乱风吹大水沫，离开树辰陀罗山不远之处，自然的变成阿般尼楼山，高度为六千由旬，纵广也为六千由旬，其边无际，杂色参杂在中间，为七宝所成的，由于此因缘之故，有了阿般尼楼山。

其后乱风吹大水沫，在离开阿般尼楼山不远之处，自然的变成尼邻陀罗山，高度为三千由旬，纵广也为三千由旬，其边无际，杂色参杂在其间，为七宝所成的，由于此因缘，而有了尼邻陀罗山。其后乱风吹大水沫，离开尼邻陀罗山不远之处，自然的变成比尼陀山，高度为一千二百由旬，纵广也为一千二百由旬，其边为无际，杂色参杂在中间，为七宝所成的，由于此缘故，而有了比尼陀山。其后乱风吹大水沫，在离开比尼陀山不远之处，自然的变成金刚轮山，高度为三百由旬，纵广为三百由旬，其边为无际，杂色参杂在中间，为七宝所成的，由于此因缘之故，而有了金刚轮山。为甚么缘故而有了一个月亮的宫殿？有了七个日的宫殿呢？因为其后乱风吹大水沫，自然的变成一个月亮的宫殿，七日的宫殿，而杂色参杂在中间，为七宝所成，为黑风所吹而还到于本处，由于此因缘，而有了日与月的宫殿。

其后乱风吹大水沫，自然的变成四天下，以及八万天下，由于此因缘，而有了四天下，以及八万天下。其后乱风吹大水沫，在四天下，以及八万天下，自然的变成大金刚轮山，高度为十六万八千由旬，纵广也为十六万八千由旬，其边无际，为金刚坚固，不可以毁坏，由于此因缘，而有金刚轮山。

其后经过很久的期间，有自然的云遍满在于空中，周遍的降下大雨，其雨滴都如车轮，其水乃弥漫，而没吞四天下，以及须弥山等处。其后乱风吹地，而为大坑，涧水则尽入于其中，因此而为海，由于此因缘，而有四大海水。海水咸苦，实有三种因的，那三种呢？第一就是有自然云遍满于虚空，至于光音天，周遍的降雨下来洗濯天宫，涤荡天下，从梵迦夷天宫（梵天，初禅天）、他化自在天宫（第六层天），下至于焰摩天宫（时分天，第三层天）、四天下（第一层天）、八万天下、诸山、大山、须弥山王等，均被洗濯而涤荡，其中的诸处，有秽恶咸苦的诸不净之汁，下流而入于海，而合为一味，因此之故，海水为咸的。第二就是往昔之时，有大仙人，将海水念禁咒，长使海水为咸苦的，使人不得以饮此水，因此之故，海水为咸苦。第三就是那些大海水里，有杂类的众生居在里面，其身有的很长，或者为一百由旬，二百由旬，乃至有七百由旬；牠们的呼哈吐纳，大小便都在里面，因此之故，海水为咸的，这就是所谓火灾。」

佛陀告诉比丘们说：「甚么叫做水灾呢？水灾的生起时，此世间的人，均为奉持正法，为正见，而不邪见，而修习十善业。修习十善行后，那个时候，会有人得无喜之第三禅的人（离喜妙乐地），他们会踊身而上升于虚空中，而住于圣人道、天道、梵道，会高声而唱言：『诸位贤者！应当知道！无喜第三禅乐！无喜第三禅乐！』（唯有意识，意识愉悦，至为极妙，故立乐受。初禅天为有觉观，也就是有寻有伺。寻为粗心而分别的心所，伺为细心分别的心所。第二禅天为无寻无伺，也就是不与寻伺相应，而由禅定所生的喜乐的境界。第三禅则为离喜的妙乐的境地，所谓喜，就是喜受，也就是对于所得的利益有欢喜之谓，乐即为轻安的心所，是依定而为心的轻利安适。）

这时，世间的人听此声音后，就会仰白他而向他说：『善哉！善哉！愿为我解说这种无喜的第三禅道！』这时空中的人听此语后，就会为他们演说无喜的第三禅道。此世间的人听其演说之后，就会修学第三禅道，修学后，在他们身坏命终之后，会往生于遍净天（极光净天，为第三禅天的第三天）。

那个时候，地狱的众生，其罪业毕竟，而命终之后，来生于人间。他们也修第三禅道，修禅道后，身坏命终之后，也往生于遍净天。那些畜生、饿鬼、阿须伦（阿修罗）、四天王、忉利天、焰摩天、兜率天、化自在天、他化自在天（自四天王以上，依次为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六层天），梵天（初禅天）、光音天（二禅天）等众生们，命终之后，也来生于人间，也都修学第三禅道，修学后，在他们身坏命终之后，得生于遍净天（第三禅天），由于此因缘，地狱道都消尽，畜生、饿鬼、阿须伦、四天王，乃至光音天等趣，均为消灭殆尽。

当在那个时候，首先是由地狱灭尽，然后畜生才继之而灭尽。畜生灭尽之后，饿鬼也跟之而灭尽。饿鬼灭尽之后，阿须伦也灭尽。阿须伦灭尽后，四天王也灭尽。四天王灭尽后，忉利天也跟之而灭尽。忉利天灭尽后，焰摩天也灭尽。焰摩天灭尽后，兜率天也灭尽。兜率天灭尽后，化自在天也灭尽。化自在天灭尽后，他化自在天也灭尽。他化自在天灭尽后，梵天也继之而灭尽。梵天灭尽之后，光音天也跟之而灭尽。光音天灭尽完毕之后，人类就统统灭尽无余。人类灭尽无余之后，这个世间就败坏到此，乃完成其灾患。

在此之后，经过很久的时间，会有大黑云之暴起，上至于遍净天（极光净天，第三禅天的第三天），都周遍的降下大雨，会降下纯的热水。其雨水会沸涌，而煎熬天上，诸天的宫殿就因此而统统消尽，而没有遗余。有如将酥油放置在于火中，终被煎熬消尽那样的没有遗余，光音天宫（极光天，第二禅天的第三天）也是如是。由此可知，一切行为无常的，为变易之法，不可以恃怙的。有为的诸法，真是非常的可厌患的，应当要求度出世间解脱之道。

嗣后，这种雨又浸梵迦夷天宫（初禅天），将其煎熬消尽，没有遗余，有如将酥油放置在于火中，最后会被煎熬而没有遗余那样，梵迦夷天宫也是如是。其后，此雨又浸他化自在天、化自在天、兜率天、焰摩天等天宫，将它们统统煎熬消尽，没有遗余。有如将酥油放置在于火中，被煎熬而没有遗余那样，那些诸天宫也是如是。其后，此而又浸四天下，以及八万天下的诸山、大山、须弥山王等，都统统被煎熬消尽而没有遗余。有如将酥油放置在于火中，而被煎熬消尽，致于没有遗余那样，它们也是如是。因此之故，应当要知道！一切行都是无常的，都是变易之法，不可以恃怙，凡是诸有为之法，都是甚为可厌患，应当要求度出世间解脱之道。其后，此水又煎熬大地，将大地消尽无余之后，地下的水也消尽，水下之风也消尽。因此之故，应当要知道！一切行为无常的，为变易之法，不可以恃怙的，凡是诸有为之法，都甚为可厌患，应当要求度出世间解脱之道。

佛陀告诉诸比丘们说：「齐于此遍净天宫，都被煎熬消尽之事，到底是谁当会相信呢？唯独有看见的人才能知道而已！梵迦夷天宫会被煎熬消尽，乃至地下之水都会消尽，水下的风也会消尽，这些事到底是谁当会相信呢？唯独有看见的人，乃能当知而已！这就是所谓水灾。」

甚么叫做水灾之还复呢？其后，经过非常久的期间，会有大黑云充满于虚空，至于遍净天，都周遍降雨，其雨滴乃如车轮那么的大。像如是的经过无数的百千万岁，其水渐长而至于遍净天。有四种大风，将这种水持住。那四种呢？第一名叫住风，第二名叫持风，第三名叫不动，第四名叫坚固。其后此水稍减，而为无数的百千由旬，当时四面有大风的兴起，名叫僧伽，会吹水而将其动摇，鼓荡涛波，而起沫为积聚。风会将此积聚大吹而使其离水，而在于虚空中，自然的变成光音天宫（第二禅天），为七宝校饰的，由此因缘，而有了光音的天宫。其水又转减为无数的百千由旬，而那个僧伽大风会吹水而使其摇动，鼓荡涛波，而起沫为积聚，大风将其吹开离水，而在于虚空中，自然的变成梵迦夷天宫（初禅天），为七宝校饰。像如是的，乃至海水一味的咸苦，也。

如火灾复时那样。这就叫做水灾。」

佛陀告诉比丘们说：「其么叫做风灾呢？风灾兴起之时，此世间的人，都奉持正法，都为正见，而不邪见，而修十善业。修习善行之时，在那个时候，会有人得清净护念的第四禅（舍念清净地），而在于虚空中住，为圣人道、天道、梵道。他们会高声而唱言：『诸位贤者！护念清净第四禅为安乐！护念清净第四禅为安乐！』这时，此世间的人听其声音后，会仰望而向空中之人说：『善哉！善哉！愿为我们演说护念清净第四禅道！』这时，空中的人听此语后，就为他们演说第四禅道。此世间人听其讲说之后，就修学第四禅道，在其身坏命终之后，得生于果实天（第四禅天）。

那时，地狱的众生，其罪业完毕而命终后，来生于人间，又修习第四禅，在他们身坏命终之后，也往生于果实天。那些畜生、饿鬼、阿须伦、四天王，乃至遍净天的众生命终后，也来生在于人间，也都修

习第四禅，他们身坏命终之后，也生在于果实天。由于此因缘，地狱道就灭尽，畜生、饿鬼、阿须伦、四天王，乃至遍净天趣，也都灭尽。那个时候，乃由地狱先尽，然后畜生灭尽，畜生灭尽后，饿鬼也就灭尽，饿鬼灭尽后，阿须伦乃灭尽，阿须伦灭尽后，四天王也就灭尽，四天王灭尽后，像如是的展转而至于遍净天之灭尽，遍净天灭尽后，然后人类才灭尽无余。人类灭尽无余后，此世间就败坏，乃至成为灾。

其后，经过很久的期间，有大风的兴起，名叫大僧伽，乃至于果实天（第四禅天）。其风四布而吹，吹至于遍净天宫（第三禅天）、光音天宫（第二禅天），使宫与宫相拍，而碎如粉尘。有如力士之执拿二只铜杵后，将杵与杵相拍，拍得碎尽无余那样，二座宫殿之相拍的情形也是如是。由此而当知！一切行都是无常的，都是有变易之法，不可以恃怙的，凡是诸有为法，乃是非常可厌患的，应当要求度出世间解脱之道。

其后此风乃吹梵迦夷天宫（初禅天）、他化自在天宫（第六层天），使宫与宫相拍，令其碎如粉尘，而没有遗余，有如力士之执拿二只铜杵，将杵与杵相拍，使其碎尽无余那样，此二座宫殿之相拍的情形也是如是。因此，当知！一切行乃为无常的，为变易之法，不可以恃怙的，凡是诸有为之法，都是非常的可厌患的，应当要求度出世解脱之道。其后此风又吹化自在天宫（第五层天）、兜率天宫（第四层天）、焰摩天宫（第三层天），使宫与宫相拍，使其碎如粉尘，而没有遗余，有如力士之执拿二只铜杵，将杵与杵相拍，使其碎尽无余，这些宫殿也像如是的碎尽无余。因此，当知！一切行乃为无常的，为变易之法，不可以恃怙的，凡是诸有为之法，都是非常的可厌患的，应当要求度出世间解脱之道。

其后此风吹至于四天下，以及八万的天下，和诸山、大山、须弥山王，将它们置于虚空，高度为百千由旬，使山与山相拍，令其碎如粉尘，有如力士之手执轻糠散放于空中那样，那些四天下、须弥山，都碎尽分散，其情形也是如是。因此，可知！一切行为无常的，为变易之法，不可以恃怙的，凡是诸有之法，都是非常的可厌患的，应当要求度出世解脱之道。其后风吹大地，使大地都灭尽，地下的水也灭尽，水下的风也消尽。因此之故，当知！一切行为无常的，为变易之法，不可以恃怙的，凡是诸有为之法，都是非常的可厌患的，应当要求度出世间解脱之道。」

佛陀告诉诸比丘们说：「遍净天宫与光音天宫，此二宫座都会互相拍击，都粉碎而如粉尘那样，这种事情，到底谁会相信呢？唯独有看见过的人，乃能知道而已！像如是的乃至地下的水都尽，水下的风也尽，这些事情，谁能相信呢？唯独有看见过的人，乃能相信而已！这就是所谓风灾！

甚么为之风灾还复呢？其后，经过非常久的期间，有大黑云周遍于虚空，乃至果实天（第四禅天），而降下大雨来。其雨滴都如车轮那么的大，霖雨为无数的百千万岁，其水渐长，而至于果实天。这时，会有四种风执持此水，使其住下来。那四

种呢？第一名叫住风，第二名叫持风，第三名叫不动，第四名叫坚固。其后此水渐渐的稍减为无数的百千由旬，其水的四面，会有大风的兴起，名叫僧伽。会吹其水，使其水摇动，会鼓荡涛波，起沫而积聚。大风会吹那些积聚离开水面，在于空中。自然的变成遍净天宫（第三禅天），有杂色参杂其间，为七宝所成的，由于此因缘，而有了遍净天宫。其水又转减为无数的百千由旬，那时僧伽风会吹其水，使其摇动，鼓荡涛波，起沫而为积聚，僧伽风会吹那些积沫离开水面，在于空中，自然的变成光音天宫，为杂色参杂其间，为七宝所成的，乃至海水的一味咸苦，也如火灾的还复时那样，这就是风灾。就是所谓大三灾，就是所谓三复！」

十、世记经：战斗品

大意：本经叙述阿修罗王与帝释天之战斗的情形。帝释天每次有战斗时，都令忉利诸天。阿修罗王也同样的令其部下。两方都吩咐须系缚主将（帝释天、阿修罗王），而都是帝释天的胜利，而执缚阿修罗王回来。里面描述正与邪的界分，善与恶的分际！

佛陀告诉比丘们说：「往昔之时，诸天曾和阿须伦共斗。那个时候，释提桓因（帝释天）即命令忉利天（三十三天，第二层天，帝释天居在四八三十二天的中央之天，计为三十三天，故忉利诸天为帝释天的部属），而告诉他们说：『你们现在要去和他（指阿修罗王）共战的话，假如得胜，就捉拿毗摩质多罗阿须伦（阿修罗王的名），应用五系（颈、两手、两足都缚在一起，后注）把他系缚，带他到善法讲堂来，我欲看看他。』这时，忉利天的诸天，受帝释的教令后，就各自去庄严（整装）。当时，毗摩质多罗阿须伦也命令诸阿须伦，而告诉他们说：『你们现在要去和他们（指帝释天和忉利天）共战，假如得胜的话，就必须捉拿释提桓因，要用五系将他系缚，带他到七叶讲堂来，我欲看看他。』这时，诸阿须伦受毗摩质多阿须伦王的教令后，就各自去庄严（装备一切）。

于是，诸天与阿须伦众，就这样的在战场互相战斗，诸天则得胜利，阿须伦乃败退下来。当时，忉利诸天就顺其战胜之势，而捉拿阿须伦王，就用五系把他系缚，带他到达于善法堂之处，以献示与天帝释。这时，阿须伦王看见天上快乐的情形，就生欣慕的乐心，即自念而说：这个地方非常的殊胜，即可以居住，用复还归阿须伦宫为（为甚么须要回到阿修罗宫去干甚么？没必要之义）？他发此念之时，其身上的五系即得解开，天上的五乐即在于前。然而如果阿须伦王生念而欲还回其本宫殿（阿修罗的七叶讲堂）的话，则其身上的五系，会还缚其身，其现前的五乐也就自会离去。这时，阿须伦王所被系缚在于身上的，会一转而为更加牢固，被魔王所系缚之事，乃胜过于如此之事的。如妄计吾我（自我）的人，就会被魔王所缚，不妄计自我（吾我）的人，则魔缚自会得以解脱的。受我（执取受为我）就会为缚，受爱（以执受为爱）就会为缚。我当有（执计我实存于此世间）就会为缚，我当无（执计我没有在于此世间）就会为缚，有色（执计我为有色）就会为缚，无色（执计我为无色）就会为缚，有色无色

（执计我为有色无色）就会为缚，我有想（妄执我为有想）就会为缚，无想（妄执

我为无想)就会为缚,有想无想(妄执我为有想无想)就会为缚。执我就会为大患,就会为痛,就会为刺。

因此之故,贤圣的弟子,都知道执我为大患,为痛、为刺,而舍弃吾我之想(不执着此自我为实在的我),而修习无我之行(凡夫的世间,没有常,没有单一,没有实体之我的存在)。观察彼我(所谓我)为重担,为放逸、为有为(因缘所生法为有为法);当有我是有为(将凡人所妄执的有我,为有为之法),当无我为有为(将凡人所执的没有我在此之事,为有为法);有色是有为(凡人所执的有色为我,为有为之法),无色是有为(凡人所执的无色是我,为有为之法),有色无色是有为(凡人所执的有色无色为我,为有为之法),有想是有为(凡人所执的有想为我,为有为之法),无想是有为(凡人所执的无想为我,为有为之法),有想无想是有为(凡人所执的有想无想为我,是有为之法);有为之法,为大患、为刺、为疮。因此之故,贤圣的弟子知道有为之法为大患、为刺、为疮之故,就舍弃有为之法,而行无为之行(无为为无造作变化,也就是脱离因缘生灭之法,所谓涅槃一寂灭)。」

佛陀告诉比丘们说:「在往昔之时,诸天将和阿须伦共斗之时,释提桓因(帝释天)曾命令忉利天(三十三天的诸天),曾告诉他们说:『你们这次要去和阿须伦共斗,如果得胜的话,就捉拿毗摩质多罗阿须伦,就用五系去系缚他,将他带回善法讲堂,我欲亲自观察他。』这时,忉利诸天受帝释天的教言后,就各各去白庄严(去整装)。当时,毗摩质多罗阿须伦也命令诸阿须伦,而告诉他们说:『你们现在要去和他(指帝释天)共战,假如得胜的话,就捉拿释提桓因(帝释天),就用五系去系缚他,将他带回七叶讲堂来,我要亲自看看他。』这时,诸阿须伦受毗摩质多阿须伦的教令后,就各自去庄严(整装)。于是,诸天与阿须伦众,就遂共战斗,结果为诸天得胜利,阿须伦的兵众乃败退。忉利诸天就捉拿阿须伦,就用五系去系缚他,将其带回善法堂之处,献示与天帝释。这时,天帝释,正彷徨(徘徊)而游在于善法堂上,阿须伦王遥见帝释天,就在于被缚的五系(用死人死蛇等五尸,系在于犯人的两手、两足、颈等处)当中以恶口而骂詈。当时,天帝的侍者就在于天帝之前,以偈唱说而说:

天帝何恐怖 自现已劣弱 须质面毁眚 默听其恶言

(天帝!您为甚么恐怖他呢?为甚么自己现出劣弱的姿势呢?为甚么白白被质多阿须伦当面毁眚呢?为甚么默然而听他的恶言,并不反言呢?)

这时,天帝释就又以偈回答侍者说:

彼亦无大力 我亦不恐惧 如何大智士 与彼无智诤

(他也没有大神力可毁伤我,我也不会恐怖他;为甚么有大智的众生,需和他那种没有智慧的众生诤论呢?)

那时,侍者又作偈颂白帝释而说:

今不折愚者 恐后转难忍 宜加以杖捶 使愚自改过

(现在如果不折伏愚者的话,恐怕嗣后会愈转为难忍之事。应该用杖加以捶打他,使愚者能够自己改过自新罢!)

这时,天帝释又作偈颂回答侍者而说:

我常言智者 不应与愚诤 愚骂而智默 则为胜彼愚

(我常常说过:有智慧的,就不应该和那些愚者诤论[没必要]。愚者如破口大骂,智者就应保持静默,这就是所谓智者胜过愚者的地方!)

那时,侍者又作偈颂白帝释而说:

天王所以默 恐损智者行 而彼愚驽人 谓王怀怖畏

愚不自忖量 谓可与王敌 没死来触突 欲王如牛退

(天王之所以会静默,就是为了恐怕有

损智者的品行。然而那些愚騃〔愚痴而无知〕的人，却会以为天王您乃怀着怖畏，才不敢反骂的。愚騃的人并不自忖量〔不自量力〕，说他可以和天王您对敌。没死〔冒着死亡〕而来触扰撞突，是欲使天王如牛之退下那样耳。）

这时，天帝释又作偈颂回答侍者说：

彼愚无知见 谓我怀恐怖 我观第一义 忍默为最上
恶中之恶者 于瞋复生瞋 能于瞋不瞋 为战中最上
夫人有二缘 为己亦为他 众人有诤讼 不报者为胜
夫人有二缘 为己亦为他 见无诤讼者 反谓为愚騃
若人有大力 能忍无力者 此力为第一 于忍中最上
愚自谓有力 此力非为力 如法忍力者 此力不可沮

（那位愚痴者并没有知见，而说我为怀恐怖的心；我乃观察所谓第一义，就是以忍辱静默为最上的。乃众恶中的恶者，乃对于瞋恚当中，而一再的生起瞋恚者！假如能够对会瞋恚而不起瞋恚的话，就是战争当中的最上之策！）

（大凡，人都有二种缘〔都为二种事缘〕，第一就是为了自己，第二，也是为了他人。众人都有诤讼的事，不报复打就是胜者哩！大凡人都有二种缘，为了自己，也为了他人；看见没有诤讼的人，反而说他为愚騃的人。如果有人为有大力的人，然而他却能忍耐那些无力之人的羞辱，这种力量就是最为第一的，在于忍耐当中，为最上的。愚騃的人自己说他有大力，这种力，并不是甚么力，如法而忍辱之人的力，这种力，乃不可以沮阻的〔不能抵御的〕。）

佛陀告诉比丘们说：「那时的天帝释，岂为他人吗？不可产生这种观念！那时的天帝释正就是我身是！我在于那个时候，修习忍辱行，不行卒暴，常常都在称赞能够忍辱的人。假如有智慧的人，欲弘扬我道（佛法）的话，应当要修习忍默行，不可以怀有忿诤之心！」

佛陀告诉比丘们说：「往昔之时，忉利诸天，曾和阿须伦共斗。那时，释提桓因，曾对质多阿须伦说：『你们为甚么严饰兵仗，怀着怒害之心，共为起战争干吗？现在当和你讲论道义，以知有胜负吧！（藉论道义，以决胜负！）』」那位质多阿须伦向帝释说：『正使（倘若）舍弃诸兵仗，而止息诤讼，而文靠论议的话，谁能知道胜负呢？』（只说道义，怎么能决谁胜谁负呢？）」帝释教他而说：『只要共相论议，现在你的大众当中，和我的天众当中，自有智慧的人知道谁胜谁负的。』这时，阿须伦对帝释说：『那么，你先说偈好了。』帝释回答说：『你是旧天，你应该先说。』那时，质多阿须伦就为了和帝释议论而作偈颂说：

今不折愚者 恐后转难忍 宜加以杖捶 使愚自改过

（现在不折伏愚者的话，恐怕后来会展转而为难以堪忍的。应该加之以杖捶〔应用杖捶去犯愚者〕，使愚者能够因此而改过自新）。

这时，阿须伦说此偈颂之后，阿须伦众就大欢喜，就高声而称此偈颂为善，唯诸天众们，则保持缄默无言。那时，阿须伦王对帝释说：『轮到你说偈之时了。』那时，帝释就为了应付阿须伦之论议而说偈说：

我常言智者 不应与愚诤 愚骂而智默 即为胜彼愚

（我常常说：有智慧的人不应该和愚騃的人诤议。愚痴的人如破口大骂的话，有智慧的人则会保持静默不语，这就是所谓智者胜于那愚者的地方。）

这时，天帝释说此偈后，忉利诸天们乃皆大欢喜，都举声而称为善。当时，阿须伦众乃默然无语。那个时候，天帝释对阿须伦说：『你再说偈看看。』这时，阿须伦又说偈而说：

天王所以默 恐损智者行 而彼愚騃人

谓王怀怖畏

愚不自忖量 谓可与王敌 没死来触突 欲王如牛退

（天王你所以会保持缄默的原因，乃恐怕会损伤智者的品行，然而那些愚騃的人，会说天王你乃怀着怖畏之心的。愚者并不自忖量〔自不量力〕，而说：可以和天王为敌！因此，都没死〔冒死〕来触扰撞突，欲使天王你，有如牛之退败！）

这时，阿须伦王说此偈后，阿须伦众就踊跃欢喜，都发声称为善。当时，忉利天众则默然无语。这时，阿须伦王对帝释说：『换你说偈吧！』当时，天帝释为了应付阿须伦而说偈说：

彼愚无知见 谓我怀恐畏 我观第一义 忍默为最上
恶中之恶者 于瞋复生瞋 能于瞋不瞋 为战中最胜
夫人有二缘 为己亦为他 众人为诤讼 不报者为胜
夫人有二缘 为己亦为他 见无诤讼者

反谓为愚騃

若人有大力 能忍无力者 此力为第一 于忍中最上
愚自谓有力 此力非为力 如法忍力者 此力不可沮

（那些愚者并没有知见〔没见识〕，说我乃怀着恐畏的心。我并不是怕他，我乃观察第一义，知道忍耐而静默为最上的道理的。恶者当中的恶者，就是对于瞋恚而又一再的生起瞋恚之心的。）

（大凡，人都有二种缘，第一就是为自己，第二就是为了他人。众人都为了小事而诤讼，那些不报复的人才是胜者啊！大凡，人都为了二种缘，为了自己，也为了他人。看见那些无诤讼的人，却反之而说他为愚騃的人。）

（如果有人乃保有大力的人，此人如能忍辱那些没有力的人的话，则这种人之力，就是最为第一之力，在于忍辱当中为最上的。愚者自说他有大力，这种力并不是甚么力，如能如法而忍之力的话，这种力乃不可以沮阻的！）

释提桓因说此偈后，忉利天众即踊跃欢喜，都举声称善，阿须伦众，则默然无语。这时，天众与阿须伦众，都各自作小刻的退却，而自相言说：『阿须伦王所说的偈颂，乃有所触犯，可以说是起刀剑之讎，为生斗讼之根，长养诸怨结（怨恨烦恼），树立三有（欲界、色界、无色界的三界的生死）之本。天帝释所说之偈，则并没有所触娆，不兴起刀剑，不生起斗讼，不长养怨结，而断绝三有之本的。这样，则知天帝所说的为善。阿须伦所说的为不善，自然的，以诸天为胜，以阿须伦为负的了。』

佛陀继续告诉比丘们说：「那个时候的释提桓因岂是别人吗？不可以造这种观念：为甚么呢？因为就是现在的我身是。我在于那个时候，就是用柔软之言去胜于阿须伦众的。」佛陀并告诉比丘们说：「往昔之时，诸天又再和阿须伦共斗。这时，阿须伦战胜，诸天乃不如（战败）。

那时，释提桓因乘着千辐的宝车，怖惧而奔走，跑到中途时，曾经看见睽婆罗树上有一鸟巢，巢里有二只雏鸟，就用偈颂告诉御者说，偈颂说：

此树有二鸟 汝当回车避 正使贼害我 勿伤二鸟命

（在此树上有二只子鸟，你应当驶回车乘去避牠，倘若贼车会来伤害我〔回车就会碰着贼车的冲刺，而会被杀伤，或被擒拿〕，虽然或者会如此，也不可以伤害此二只雏鸟的生命）。

那时，御者听完帝释之偈后，就随时停车，而回避树上之鸟。那个时候，车头正向阿须伦，阿须伦的军众遥见帝释之宝车回向这一边，其军众就相互议论而说：『现在帝释天乘其千辐的宝车回向我们的军众，必定是欲还斗，其势一定是不可抵挡的。』阿须伦众就因此而便退散，诸天就因此而得胜，阿须伦则退败。」

佛陀告诉比丘们说：「那时的帝释天，岂为别人吗？不可以造此观念！为甚么呢？因为即是我身的缘故。我在于那个时候，对于诸众生，乃起慈愍之心。诸位比丘们！你们在于我的正法当中出家修道，就应发起慈悲心，应该哀愍黎庶（人民，众生）！」

佛陀又告诉比丘们说：「往昔之时，诸天曾经和阿须伦共斗。那个时候，诸天得胜，阿须伦败退。这时，天帝释战胜还宫，更造一堂，名叫最胜堂。东西的长度为百由旬，南北的广度为六十由旬。其堂有百间，每间的中间都有七个交露台。一一的台上都有七位玉女，每一位玉女都有七使用人。释提桓因也不忧于供给。诸玉女们都有衣被、饮食、庄严之具，都随着其本所造，而自受其福。由于战胜阿须伦，而因欢喜心之故，而造此堂，因此，而名叫最胜堂。又因在于千世界当中所有的堂观，并没有堂观及得上此堂之故，名叫最胜的。」

佛陀告诉比丘们说：「往昔之时，阿须伦曾自生念而说：我有大威德，神力为不

少。而忉利天、日月诸天，乃常在于虚空，在于我的顶上游行自在。现在我宁可（是否）取那日月作为耳珰（耳环），而自在游行吗？这时，阿须伦王乃瞋恚炽盛，就思念名叫捶打的阿须伦，捶打阿须伦就又念而说：现在阿须伦王正在思念我，我们应当快速庄严（庄备一切）。就敕令其左右，去备具兵仗，一切都就序，就驾乘宝车，和无数的阿须伦众，前后导从，到阿须伦王之前，站立在于一边。这时，阿须伦王又念起名叫舍摩梨的阿须伦，舍摩梨阿须伦又自念而说：现在阿须伦王正在思念我，我们应该快速的庄严。就敕令其左右去备具兵仗，然后乃驾乘宝车，和算不尽的阿须伦众，前后导从，诣于阿须伦王之前，而站立在于一边。

这时，阿须伦王又念毗摩质多阿须伦，毗摩质多阿须伦又自念而说：现在大王正在念我，我们应该快速庄严。就敕令其左右去备具兵仗，然后驾乘宝车，被算不尽的阿须伦众前导后从，往诣于阿须伦王之前，

到后，站立在于一边。这时，大王又念大臣阿须伦，大臣阿须伦就自念而说：现今大王正在思念我，我们应该快速庄严。就敕令其左右去备具兵仗，然后驾乘宝车，被算不尽的阿须伦众前导后从的往诣于阿须伦王之前，而站立在一边。这时，大王又念诸小阿须伦，诸小阿须伦又自念而说：现在大王正在思念我，我们应该赶快庄严。就自庄严，备具兵仗，和无数的大众相随，往诣于王前，站立在于一边。这时，罗呵阿须伦王就自庄严，身穿宝铠，驾乘宝车，被算不尽的百千阿须伦众，兵仗严事，前后围遶，出其境界，欲前往去与诸天共斗。

那时，难陀龙王、跋难陀龙王，将其身缠遶须弥山七匝（回环七次），而震动山谷，薄布微云，一滴一滴的稍为降雨下来。也用其尾去打大海水，海水就波涌，而至于须弥山顶。当时，忉利天就生起其念而说：现在有薄云微布，一滴一滴的稍为降下雨来。而海水又这样的波涌，乃来

到于此，这可能就是阿须伦欲来战斗，因此之故，才会有了这种异瑞的吧！

那时，海中的诸龙兵众，有无数的巨亿，都执持戈矛、弓矢、刀剑，都重被宝铠，器仗都严整，逆与阿须伦的军兵共战。如果龙众战胜之时，就会驱逐阿须伦入其宫殿。假如龙众败退的话，龙就不还宫，就会奔趣于伽楼罗（金翅鸟）鬼神之处，而告诉他说：『阿须伦众欲和诸天共战，我们因此而去和他逆斗，我们不敌，他现在得胜，你们也应当备诸兵仗，大众可以共同并力，和他共战吧！』这时，诸鬼神听龙众之语后，就自庄严，都备诸兵仗，重被宝铠，和诸龙众共同去与阿须伦战斗。得胜之时，就驱逐阿须伦入其宫殿。假如不如时，就不还其本宫，就会退走奔至于持华鬼神的住界，而告诉他说：『阿须伦众欲和诸天共斗，我们因此而和他逆战，然而现在他乃得胜，你们也应该备诸兵仗，众共并力，和他共战为是。』

诸位持华鬼神听龙之语后，就自庄严，

都去备诸兵仗，重被宝铠，众共并力，去和阿须伦争斗。如得胜之时，就驱逐阿须伦入其宫殿。假如不如的时候，就不还其本官，就会退走奔驰至于常乐鬼神的处界，而告诉他说：『阿须伦众欲和诸天共斗，我们就因此而和他逆战，他现在得胜，你们也应该备诸兵仗，和我并力，一同去和他战斗。』这时，诸常乐鬼神听此语后，就自庄严，备诸兵仗，重被宝铠，众共并力，去和阿须伦争斗。如得胜之时，就驱逐阿须伦入其宫殿。假如不如的时候，就不还其本官，就会退走奔至于四天王之处，而告诉他说：『阿须伦众欲和诸天共斗，我们因此而和他逆战，他现在得胜，你们也应该备诸兵仗，众共并力，去和他共战。』

这时，四天王听此语后，就自庄严，备诸兵仗，重被宝铠，众共并力，去和阿须伦共斗。如得胜之时，就驱逐阿须伦入其宫殿。假如不如的时候，四天王就诣善法讲堂，就去白天帝释，以及忉利诸天而

说：『阿须伦欲和诸天共斗，现在忉利诸天应当自庄严，备诸兵仗，众共并力，去和他共战为是。』这时，天帝释就命令一位侍天而告诉他说：『你持我声（传达我所说之语），去告诉焰摩天、兜率天、化自在天、他化自在天子们说：阿须伦和无数之众，欲来战斗，现在诸天当自庄严，备诸兵仗，来协助我的斗战。』这时，那位侍天受帝释天的教令后，就诣于焰摩天，乃至他化自在天，就持（传达）天帝释之声语，而告诉他说：『那些阿须伦，和无数之众，欲来战斗，现在诸天应当自庄严，备诸兵仗，助我战斗。』

这时，焰摩天子听此语后，就自庄严，备诸兵仗，重被宝铠，驾乘宝车，被算不尽的巨亿百千的天众，前后围遶，在须弥山的东面而住。这时，兜率天子听此语后，也同样的即自庄严，备诸兵仗，重被宝铠，驾乘宝车，被无数的巨亿百千的天众围遶，在于须弥山的南面而住。这时，化自在天子听此语后，也严兵众，而在于须弥山的西面住下来。这时，他化自在天子听此语后，也严兵众，在于须弥山之北方而住。

这时，天帝释即思念三十三天，也就是忉利天，三十三天忉利天就自念而说：现在帝释天在念我们，我们应该赶快庄严（装备）。就敕令左右去备诸兵仗，而驾乘宝车，被无数的巨亿诸天众前后围遶，往诣于天帝释之前，到后，站立在于一边。这时，天帝释又念其余的忉利诸天，其余的忉利诸天就自念而说：现在帝释天正在念我，我们应该快速庄严。就敕令左右备诸兵仗，驾乘宝车，被无数的巨亿诸天众前后围遶，往诣于帝释天前，站立在于一边。这时，帝释天又念妙匠鬼神，妙匠鬼神就自念而说：现在帝释天正在念我，我应该赶快庄严。就敕令左右备诸兵仗，驾乘宝车，被无数千之众前后围遶，往诣于帝释天之前而立。这时，帝释天又念善住龙王，善住龙王就自念而说：现在天帝释正在念我，我现在应该往诣，就诣于帝释之前而立。

这时，帝释天就自庄严，备诸兵仗，身被宝铠，乘在善住龙王的顶上，被无数的诸天鬼神前后围遶，亲自出离天宫，去和阿须伦共斗。所谓严备兵仗、刀剑、矛稍、弓矢、斲斨（凸凹的利器）、铁斧、旋轮、羂索，这些兵仗铠器，都用七宝造成的。又用锋刃加在于阿须伦之身，而其身并不伤损，唯将其刃触及其身而已。阿须伦众也执持七宝的刀剑、矛稍、弓矢、斲斨、铁斧、旋轮、羂索，以锋刃加在诸天的身上，然而也只触及而已，也不能伤损。像如是的欲举行那些诸天和阿须伦共斗之事，其情形就是如是！

佛说长阿含经卷第二十一完

十一、世记经：三中劫品

大意：本品叙述由于十恶不善行的果报，而阐说人寿由四万岁而渐减为十岁的期间，以及由于十善行，而人寿由十岁渐增为四万岁的前后二期的期间，合之而为一中劫。在前期中，如怀瞋恚害心，而没有慈仁之心的话，就为刀兵劫。怀着慳贪而没有施与心的话，就为饥饿劫。在于后期中，怀着慈心，相互质问病瘥安隐与否的因缘，而为疾疫劫。

佛陀告诉比丘们说：「有三种中劫，那三种呢？第一名叫刀兵劫，第二名叫谷贵劫，第三名叫疾疫劫。甚么叫做刀兵劫呢？此世间的人，本来的寿命为四万岁，其后稍减而为二万岁，其后又减其寿而为一万岁，再转其寿为千岁，一再的转其寿为五百岁，转寿为三百岁、二百岁，转为如现在的人寿只有百岁，而少超出一百岁，多减一百岁（一百岁以上的很少，一百岁以内的为多）。其后人寿又稍减，又减至于十岁。那个时候的女人，出生五个月之后，就行出嫁。这时，世间所有的美味，如酥油、蜜、石蜜（砂糖）、黑石蜜（盐）等诸有美味，都均自然的消灭，五谷不会生，只有稗稊之类而已。当于其时，本来所有的上好的穿服之物，如锦绫、缯绢、劫贝（绵布）、乌摩（麻布）等，都均为不再会有，唯有麓织的草衣而已。那个时候，此地都纯生荆棘、蚊虻、蜂螫、蜣蛇、毒虫。那些金银、琉璃等宝，和珠玉等物，都会自然的没入于地内，唯有石沙秽恶等物充满而已。这时，众生但增十恶，不再听到十善之名。就是善的名也没有，更何況有行善的人呢？

在那个时候，有二种人，虽然不孝父母，不敬师长，而能作恶的话，就会得到他人的供养，为他人所敬待，有如现在的人之孝顺父母，敬事师长，而能作善的话，就会得到他人的供养，就会被他人所敬待那样，那个时候的人作恶，便得他人的供养之事，也是如是。那时的人之命终堕入畜生之中之事，有如现在的人之得生天上那样。那时的人，互相遇见之时，都怀着毒害之心，唯想相杀，有如猎师之看见那些群鹿之时，只欲杀鹿，并没有半点善念那样，那时的人也是如是，唯欲相杀，并没有一些善念。那个时候，此地都是沟涧、溪谷、山陵、堙阜，并没有一些平地。有时他人之到来时，就会恐怖惶惧，衣毛都会为之倒竖起来。

这时，在七日之中，有刀剑劫之兴起。那个时候的人，如手里执持的草木、瓦石，都会变成刀剑。其刀剑很锋利，所拟的，都均会被切断，会展转相害。其中有黠慧的人，看见刀兵的相害的情形后，就生恐怖而逃避，而进入山林、坑涧无人之处。在藏避七日当中，会心口自言而说：我不害他人，他人也不可以来害我！那个人在于七日当中，都食草之根，以维其生活。经过七日之后，就会由山林中出来。这时，如有一人得以共相遇见的话，就会非常的欢喜而说：『现在遇见生人！现在遇见生人！』有如父母和其一子离别，很久之后又再相见那样的欢喜踊跃，不能自胜其喜悦，他也是如此的情形，会非常的欢喜而踊跃，而不能自胜！那个时候的人民，在于七日当中，会以哭泣相向（大家都只哭泣），又在于七日当中，共相娱乐，而欢喜庆贺。那个时候的人，身坏命终之后，都堕入于地狱之中。为甚么呢？因为乃由于那些人都常怀瞋怒，都害心相向，并没有慈仁之故。这就叫做刀兵劫。

佛陀告诉比丘们说：「甚么叫做饥饿劫呢？那个时候，人民都多行非法，都邪见颠倒，行十恶之业。由于行恶之故，天空不降下雨，百草就由之而枯死，五谷都不收成，唯有茎秆而已。为甚么会饥饿呢？因为那个时候的人民都收扫田里、街巷、

道陌里的粪土遗谷，以自存活而已之故，才叫做饥饿。其次，饥饿之时，那些人都在街巷、市里、屠杀之处，以及丘冢之间，收拾那些诸骸骨去煮汁而饮它，以此而自存活，这就是白骨饥饿。

又次，饥饿劫之时，所种的五谷都尽变成草木，那时的人都取其华去煮汁而饮。又次，饥饿之时，草木之华落下，覆在于土地之下，那时的人，都掘地取华去煮而食，以此而自存活，这就是草木饥饿。那个时候的众生，在其身坏命终之后，都堕入于饿鬼中。为甚么呢？因为这都是由于其人在于饥饿劫当中，常怀慳贪，并没有施惠之心，不肯分割给他人，不念那些灾厄的人之故，这就是名叫饥饿劫。」

佛陀告诉比丘们说：「甚么叫做疾疫劫呢？那个时候，世间的人，都修行正法，具有正见而不颠倒之见，都具十善行。当时，他方世界有鬼神之到来，而此间的鬼神都放逸淫乱，不能保护人。他方来的鬼神就侵娆此世间的人，会挝打、捶杖，会接收人的精气，使人的心乱，驱逼而使人他去。犹如国王之敕诸将帅；务必有所守护。然而有他方的贼寇之到来侵娆，使这些放逸之人（指将帅）被劫于村国。和这情形一样，他方世界的有鬼神来到，而收取此世间的人，挝打捶杖，接收其精气，驱逼而离开他去！」

佛陀告诉比丘说：「正使此世间的鬼神并不放逸淫乱，但是他方世界也会有大力的鬼神之会来到，则此世间的鬼神也会畏怖而逃避他去，那些大力的鬼神会侵娆此世间的人，会挝打捶杖，接收其精气，而伤杀后离去，譬如国王，或者是国王的大臣，虽然遣诸将帅守卫人民，将帅都清慎，并没有放逸，但是他方有强猛的将帅人物，有好多的兵众来破村城，而掠夺人物。和这事情一样的，假如此世间的鬼神都不敢放逸，他方的世界，却有大力的鬼神来到，此间的鬼神就会恐怖而逃避他去，那些大力的鬼神就会侵娆此世间的人，会挝打捶杖，接收其精气，伤杀后离去。这时，疾疫劫中的人民，身坏命终之后，都会往生于天上。为甚么呢？因为这乃由于那个时候的人都以慈心相向，都展转相问而说：你的疾病痊愈吗？身体安隐吗？由于此因缘，而得往生于天上。因此之故，名叫疾疫劫。这就是所谓三中劫（指 1.刀兵劫，2.饥饿劫，3.疾疫劫。）

十二、世记经：本缘品

大意：本经叙述世界的成立的因缘次第（成劫）。首先提到三灾经过后（由火灾过后为始），天地将欲成就时，往生于光音天的人们，在其命终之后（指天寿），展转而下生。那时，刚好为世界渐次完成之时，而国土则被庄严，人民则始于下生。依次为有男女之别，有爱染心之生起。食用之物，由自然产生。而至于渐次隐没，因此而有诤讼之起，而立国王，而定君臣之分，而有四姓的创起！

佛陀告诉比丘们说：「火灾过后，此世界的天地，还欲成就时（终而复始，由坏空劫，而为成劫时），有余的众生福尽、行尽、命尽，而在于光音天（第二禅天）的寿命终了，转生于空梵处（初禅天），在那个地方生起染着之心，爱乐于那个地方，愿其余的众生都共生于那个地方。发生此念头后，有余的众生之福尽、行尽、

寿尽之时，也都在于光音天身坏命终，而转生于空梵处。这时，先生在于梵天的众生，就自念而说：我是梵王，是大梵天王，没有人创造我的。我乃自然而有的，并没有所承受的，在于千世界当中，最得自在，善于诸义趣。我乃富有而丰饶，乃能造化万物的，我就是一切众生的父母！

那些后来才转生于这里的诸梵天，又自念而说：那位先来的梵天就是梵王，就是大梵天王。他乃自然而有的，并没有人能创造他的，在于千世界当中，乃为最尊，最为第一，并没有所承受的，乃善于诸义趣，为富有而丰饶，为能造万物，是众生的父母，我乃从他而有的。那位梵天王的颜貌容状，都恒常如童子那样，因此之故，梵王之名称做童子。

或者有了这个时候，此世间还复的成就时，众生都有往生于光音天的，都自然的化生，都以欢喜为食，其身上的光明会自照，有神足飞行于空中，乃为安乐无碍，寿命也非常的长久。其后此世间变成为大水，大水乃周遍弥漫于此世间，天下都大黑闇，并没有日月、星辰、昼夜，也没有所谓岁月、四时之数。其后此世间还欲变成世间时，有余的众生，福尽、行尽、命尽，而从光音天命终，来生于此世间，均为是化生的，都以欢喜为食，其身光会自照，有神足能飞行于空中，安乐无碍，而久住于此世间。那时，并没有男女、尊卑，上下，也没有异名，众共生于世间，所以名叫众生。

这时，在此地上，有自然的地味的产出，都凝停于地，犹如醍醐，地味的产出时，也是如是，有如生酥，味甜如蜜。其后众生，用手去试尝，而知道为甚么味，初尝时即觉为好味，就因之而遂生味着（执着于甘味），像如是的展转尝之而不止，就因之而遂生贪着那些甘味，便用手去掬它，渐成为抔食，就这样的抔食不止，其余的众生看见之后，又效他那样的去食它，而食之、食之，不知休止。这时，这些众生的身体乃为很麓涩，光明就转灭，已不再有神足，已不能再飞行。那个时候，还未有日月，众生的身光又灭，这时，天地乃大黑闇，如从前那样，并没有不同。其后来，很久之时，有暴风之起而吹大海水，深度达八万四千由旬，使其为两披而飘，而取日的宫殿，放着在于须弥山的半腰，安日于道中，东出而西没，而周旋于天下。

第二的日宫，乃从东出而西没，这时，众生有的说：『这就是昨日。』或有人说：『这并不是昨日。』第三日宫旋绕于须弥山，由东出而西没，那时，众生说：『一定是同为一日。』所谓日，其义就是说：是前明之因，因此之故，名叫做日。日有二种义，第一就是住常度，第二叫做宫殿。宫殿的四方，远见之故为圆的，寒温都很和适，为天金所成的，颇梨（水晶）间厕其间为二分，一分为天金，为纯真无杂，外内都清彻，光明远照。另一分之颇梨，为纯真无杂，外内都清彻，光明远照。日宫的纵广为五十一由旬，宫墙以及地薄，乃如梓柏那样。

宫墙为七重，有七重的栏楯、七重的罗网，七重的宝铃、七重的行树，都周匝校饰，都以七宝而成就的。所谓金墙配银门，银墙配金门；琉璃墙配水精门，水精墙配琉璃门，赤珠墙配码瑙门，码瑙墙配赤珠门，砮磲墙配众宝门，众宝墙配砮磲门。又其栏楯，即金栏而配银枕（银杆），银栏而配金枕，琉璃栏而配水精枕，水精栏而配琉璃枕，赤珠栏即配码瑙枕，码瑙栏则配赤珠枕，众宝栏即配砮磲枕，砮磲栏即配众宝枕。金网配银铃，银网配金铃，水精网配琉璃铃，琉璃网配水精铃，赤珠网配码瑙铃，码瑙网配赤珠铃，砮磲网配众宝铃，众宝铃配砮磲铃。其金树，即为银叶、银华、银实，银树则为金叶、金华、金实，琉璃树即为水精华、实，水精树即为琉璃华实，赤珠树即为码瑙华实，码瑙树则为赤珠华实，砮磲树则为象宝华实，众宝树则为砮磲华实。宫墙有四门，其门都有七阶，都周匝栏楯。有楼阁台观，有园林浴池，都次第相比，而生众宝之华，行行都相当，有种种的果树，华叶都为杂色，树香都芬馥，周流于四方远处，也有杂类的众鸟，都相和而鸣。

其日宫殿，乃为五风所持，第一叫做持风，第二叫做养风，第三叫做受风，第四叫做转风，第五叫做调风。日天子所休止的正殿，都以纯金所造，高度为十六由旬，其殿有四个门，都周匝栏楯。日天子之座，纵广为半由旬，为七宝所成的，乃为清淨柔软，有如天衣。日天子的自身能放出光明普照于金殿，金殿之光乃普照于日宫，日宫的光明出照于四天下。日天子的寿命为天寿五百岁（人寿一百年为天的一小），子孙都相承，而没有间断异样。其宫殿不损害，终究为一劫的期间。日宫运行时，其日天子并没有行之意，他说：『我不管是行是住，都常以五欲自相娱乐的。』日宫行时，有无数的百千诸大天神在前导从，欢乐而无倦，好乐而疾捷，由于此之故，日天子之名称叫做捷疾。

日天子的身上会出千光，其五百光为下照，五百光为傍照，这都是由于其福业的功德之故，才有了此千光，也因此之故，日天子的名称叫做千光。其宿业功德到底如何呢？或者有一人发心供养沙门、婆罗门，也济诸穷乏的人，都布施那些饮食、衣服、汤药、象马、车乘、房舍、灯烛，都分布而常时给与们，都随着他们之所须要，不会逆他人之意，也供养那些持戒的诸贤圣人。由于其种种算不尽的法喜光明的因缘，而善心欢喜。有如刹帝利王，以水浇其头的种姓之初登王位那样的欢悦，其善心欢喜，也是如是。由于此因缘，在其身坏命终之后，为日的天子，而得日的宫殿，而有千光明，因此之故，说他为：善业得千光明。

其次，以甚么缘故，名叫宿业光明呢？或者有一人，他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两舌、不恶口、不妄言、不绮语、不贪取、不瞋恚、不邪见，由于此因缘，而善心欢喜。有如在四衢道头，有大的浴池，清淨而无秽。有人远行，而疲极，而热渴，就进入于此水池内去澡浴而得清涼，而欢喜爱乐那样，其行十善的人，善心欢喜，也是如是。那人身坏命终之后，而为日天子，居于日宫殿，而有千光明，由于此因缘之故，名叫善业光明。

又以甚么因缘，而名叫千光明呢？或者有人，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欺诳、不饮酒，由于此因缘，而善心欢喜，在其身坏命终之后，为日天子，而居于日宫殿，而有千光明，由于此因缘之故，名叫善业千光明。以六十个念顷（念顷为起心的一刹那，为极短的时间），名叫一罗耶，三十罗耶名叫一摩睺多，一百摩睺多名叫一优波摩，日宫殿每年的六个月南行，日行三十里，极南不超过于阎浮提，日天子之北行，也是如是。

由于甚么缘故，日光会炎热呢？有十种的因缘。那十种呢？第一为：须弥山外有佉陀罗山，高度为四万二千由旬，纵广为四万二千由旬，其边为无量，为七宝所成的，日光照山时，触而生热，这就是第一缘之日光会炎热。第二就是：佉陀罗山之表，有伊沙陀山，高度为二万一千由旬，纵广也为二万一千由旬，周匝为无量，为七宝所成的，日光照此山，触而生热，就是第二缘的日光炎热。第三就是：伊沙陀

山之表，有树提陀罗山，上高为一万二千由旬，纵广也为一万二千由旬，周匝为无量，为七宝所成的，日光照此山时，触而生热，就是第三缘之日光炎热。第四就是：离开树提陀罗山之表，有山，名叫善见，高度为六千由旬，纵广也为六千由旬，周匝为无量，为七宝所成的，日光照此山时，触而生热，就是第四缘之日光炎热。第五就是：善见山之表，有马祀山，高度为三千由旬，纵广也为三千由旬，周匝为无量，为七宝所成的，日光照此山时，触而生热，就是第五缘之日光炎热。

第六就是：离开马祀山之表，有尼弥陀罗山，高度为一千二百由旬，纵广为一千二百由旬，周匝为无量，为七宝所成就的。日光照此山，一触而生热，就是第六缘之日光炎热。第七就是：离开尼弥陀罗山之表，有一座叫做调伏之山，高度为六百由旬，纵广也为六百由旬，周匝无量，为七宝所成就的，日光照此山，一触而生

热，就是第七缘之日光炎热。第八就是：

调伏山表有金刚轮山，高度为三百由旬，纵广也为三百由旬，周匝为无量，为七宝所成就的。日光照此山，一触而生热，就是其第八缘之日光炎热。又次，上面万由旬之处，有天宫殿，名叫星宿，为琉璃所成就的，日光照到那个宫殿，一触就生热，就是其第九缘之日光炎热。又次，日宫殿之光照于大地，一触而生热，就是其第十缘之日光炎热。」

那时，世尊用偈颂而说：

以此十因缘 日名为千光 光明炎炽热 佛日之所说

（由于此十种因缘，太阳就名叫千光，光明之炎，很炽盛而热度很强，为佛陀如日光之所说的〔佛面犹如净满月，亦如千日放光明，故形容佛陀为佛日〕）。

佛陀告诉比丘们说：「为甚么缘故冬天的日宫殿为寒而不可以近呢？为甚么有光，而会冷呢？有十三种因缘，使日虽会光，而令冷的。那十三种呢？第一就是须弥山与佉陀罗山（伽陀罗山，须弥山边之

山）的中间有水。其广为八万四千由旬，周匝无量。其水乃生很多的杂华，所谓优钵罗华（青莲花）、拘勿头华（黄色莲花）、钵头摩华（红色莲花）、分陀利华（白莲花）、须干提华（黑色莲花），日光所照其水，一触而生冷，就是其第一缘，日光为冷。第二就是佉陀罗山与伊沙陀罗山（离佉陀罗山不远之山）的中间有水，其广为四万二千由旬，纵广也为四万二千由旬，周匝为无量。有水而有诸杂华，日光所照，一触而生冷，就是其第二缘，日光为冷。第三就是伊沙陀罗山与树提陀罗山

（离伊沙陀罗山不远之山）的中间有水，广度为二万一千由旬，周匝为无量，水中生有诸杂华，为日光所照，一触而生冷，就是其第三缘，日光为冷。第四就是善见山（离巨陀罗山不远之山）与树提山的中间有水，广度为一万二千由旬，周匝为无量，水中生有诸杂华，日光所照，一触而生冷，就是其第四因缘，日光为冷。

第五就是善见山与马祀山（离善见山不远之山）的中间有水，广度为六千由旬，水中生有诸杂华，日光所照，一触而生冷，就是其第五缘，日光为冷。第六就是马祀山与尼弥陀罗山（离马食山不远之山）的中间有水，其广度为一千二百由旬，周匝为无量，水中生有诸杂华，日光所照，一触而生冷，就是其第六因缘的日光为冷。其次，尼弥陀罗山与调伏山（离尼弥陀罗山不远之山）的中间有水，广度为六百由旬，周匝为无量，水中生有诸杂华，日光所照，一触而生冷，就是其第七因缘的日光为冷。调伏山与金刚轮山（离调伏山不远之山）的中间有水，其广度为三百由旬，周匝为无量，水中生有诸杂华，日光所照，一触而生冷，就是其第八缘之日光为冷。

又次，此阎浮提之此利地，有大海江河，日光所照，一触而生冷，就是其第九缘日光为冷。阎浮提的地方，河比较少，拘耶尼（西牛货洲）的地方，水比较多，日光所照，一触而生冷，就是其第十缘的日光为冷。拘耶尼之河比较少，弗于逮（东胜身洲）之水比较多，日光所照，一触而生冷，就是其第十一缘之日光为冷。弗于逮之河比较少，郁单曰（北胜洲）之河比较多，日光所照，一触而生冷，就是其第十二缘之日光为冷。又次，日宫殿之光，照于大海水，日光所照，一触而生冷，就是其第十三缘之日光为冷。」

佛陀于此时，以偈颂而说：

以此十三缘 日名为千光 其光明清冷 佛日之所说

（由于此十三种因缘，日名为之千光的，其光明乃为清冷的，是佛陀如日之所说的。）

佛陀告诉比丘们说：「月宫殿有时有损质，由盈满而亏缺，光明会损减，因此之故，月宫名之为损。月有二种义。第一为住常度，第二叫做宫殿。四方远见之故，为之圆，寒与温都很和适，为天银、琉璃所成就的。有二分，一分的天银为纯真无杂，内外清彻，光明远照，另一分之琉璃为纯真无杂，外内清彻，光明远照。月宫

殿的纵广为四十九由旬，宫墙以及地薄，都如梓柏。宫墙有七重，有七重的栏楯、七重的罗网、七重的宝铃、七重的行树，周匝都校饰，乃以七宝所成就的。乃至有算不尽的众鸟相和而鸣。

其月宫殿为五风所执持，第一叫做持风，第二为之养风，第三叫做受风，第四为之转风，第五叫做调风。月天子所止的正殿，为琉璃所造的，高度为十六由旬。正殿有四个门，周匝有栏楯。月天子之座纵广为半由旬，为七宝所成就的，为清净柔软，有如天衣。月天子的身乃放光明，照琉璃殿，琉璃殿的光明又照于月宫，月宫之光，乃出照于四天下。月天子之寿，为天寿五百岁，为子孙相承的，并没有异继。其宫为不坏，终究为一劫之久。月宫周行时，其月天子并没有周行之意，他说：我的行住，都常以五欲自相娱乐的。月宫周行时，有算不尽的百千诸大天神常在于前导，都欢乐无倦，好乐于捷疾，因此之故，月天子名叫捷疾。

明天子之身，乃出千光明，其中五百光明为下照，五百光明为傍照，这都是由于其宿业的功德之故，而有此光明的，因此之故，月天子名叫千光。其宿业功德到底是如何呢？如世间有人供养沙门、婆罗门，布施于诸穷乏的人的饮食、衣服、汤药、象马、车乘、房舍、灯烛，分布而随时给与，随人意所须要的，都不会逆他人之意。又供养持戒的诸贤圣人，由于这些种种无数的法喜，而善心光明。有如刹帝璃王之以水浇其头之种之初登王位那样，其善心欢喜，也是如是。由于此因缘，在其身坏命终之时，而为月天子。月宫殿有千光明，因此之故，说他为善业得千光明。

又以何业，而得千光明呢？如世间人，行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两舌、不恶口、不妄言、不绮语、不贪取、不瞋恚、不邪见，由于此因缘，善心欢喜。有如在四衢道头，有大浴池，为清净无秽。有一个人，由于远行，面疲极热渴，到这里来而入于此池内，去澡浴清凉，而欢喜快乐。那位行持十善的人，其善心欢喜，也是如是。其人身坏命终之后，为月天子，而居于月宫殿，有千光明，由于此因缘之故，名叫善业千光。

又以甚么因缘，而得千光明呢？如世间有人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欺诳、不饮酒，由于此因缘，而善心欢喜，在其身坏命终之后，为月天子，而居于月宫殿，而有千光明，由于此因缘之故，名叫善业千光。六十个念头之顷，名叫一罗耶，三十罗耶名叫摩睺多，一百摩睺多名叫优婆摩。如日宫殿的六个月南行，日行三十里，极南不超于阎浮提那样，这时，月宫殿在一年的半年间南行，也不超于阎浮提，月之北行，也是如是。

由于甚么缘故，月宫殿会有小小的损减呢？有三种因缘之故，月宫殿会有小小（渐渐）的损减的。第一就是月光出于维

（角行之故，背向转出），就是其第一缘故月光会损减的。其次，月宫殿内有诸大臣身着青服，随次而上，住处就会为青，因此之故，月光会损减，就是第二因缘之月光会日日损减。其次，日宫有六十光，光照于月宫，映而使其不现，因此之故，所映之处，月光就会损减，就是其第三因缘，月光会损减的。

又以甚么因缘之故，月光会渐满呢？乃有三种的因缘，使月光会渐满的。那三种呢？第一就是月光向于正方，因此之故，月光会满。第二就是月宫的诸臣都穿青衣，哪位月天子乃以十五日，处在于中而坐，而共相娱乐，其光明遍照，遏阻诸天之光，因此之故，月光会普满的。有如在众灯烛当中，又燃一大炬火，此火乃遏诸灯明那样，那位月天子也是如是。以月的十五日，在于天众当中，遏绝众光明，其光明乃独照，也是如是的，这就是其第二因缘。第三就是日天子虽有六十光照于月宫，十五日之时，月天子也能以光明逆

照，使其不掩翳。这就是其三因缘，月宫会圆满，而没有损减的。又以甚么因缘，月光中有黑影呢？由于阎浮树影在于月中，因此之故。月光中有影的。

佛陀告诉比丘们说：「心当如月的清凉而无热，而到了檀越（施主）之家时，

应专念不乱。又以何缘，而有诸江河呢？由于日月有热度，由于热而有炙，由于炙而有汗，由于汗而成江河，因此之故，世间里会有江河。有甚么因缘，在世间里，会有五种子呢？由于有大乱风，从不败的世界，将种子吹至而来生于此国的。第一就是根的子，第二就是茎的子，第三就是节的子，第四就是虚中的子，第五就是子的子。就是其五种的种子。由于此因缘，世间里有五种的种子之出生。此阎浮提为日中之时，弗于逮（东胜身洲）的地方就是日没之时，拘耶尼（西牛货洲）为日出之时，郁单曰（北胜洲）的地方为夜半之时。拘耶尼之日中之时，阎浮提为日没之时，郁单曰的地方为日出之时，弗于逮为

夜半之时，郁单曰之日中之时，拘耶尼为日没之时，弗于逮为日出之时，为阎浮提之夜半之时。如果弗于逮为日中的话，郁单曰为日没之时，阎浮提日出之时，为拘耶尼之夜半。阎浮提如果为东方的话，弗于逮就为西方，阎浮提如果为西方的话，拘耶尼就为东方，拘耶尼为西方的话，郁单曰就为东方，郁单曰为西方的话，弗于逮就为东方。

阎浮提之所以名叫阎浮提的原因，就是下面有金山，高度为三十由旬，由于阎浮提树而生（提树下河水中产金），因此之故，名叫阎浮金。阎浮提树的果实，有如蕈，其味有如蜜，树有五大孤，四面有四孤，上面有一孤。其东边的孤，其孤果乃为干闼和（干闼婆，执乐神）所食的，其南边之孤，乃为七国的人所食的。七国之一为拘楼国，第二为拘罗婆，第三为毗提，第四名叫善毗提，第五名叫漫陀，第六名叫婆罗，第七名叫婆梨。其西方的孤果，乃为海虫所食的，其北方的孤果为禽兽所食，其上方的孤果，乃为星宿天所食的。七大国之北方有七大黑山，一名裸土，二名叫做白鹤，三名叫做守宫，第四名叫仙山，第五名叫高山，第六名叫禅山，第七名叫土山。其七黑山的上面有七位婆罗门仙人，此七仙人的住处，第一名叫善帝，第二名叫善光，第三名叫守宫，第四名叫仙人，第五名叫护宫，第六名叫伽那那，第七名叫增益。」

佛陀告诉比丘说：「劫初之时，众生食地味之后，乃久住于世间，其食多的，其颜色为麓悴，其食少的，其颜色为光润。因此之故，在其后来，乃得以知道众生的颜色形貌的优劣，也因此而互相是非，都这样说：『我乃胜过你，你乃不如我的。』由于他们之心存有彼与我，而怀着争竞之故，地味也就消竭。其次，有地皮（蕈状的植物）之产生，其状有如薄饼，色味都很香洁。那个时候，众生都聚集在于一处，都懊恼悲泣，椎胸而说：『咄哉！为祸！现在地味忽然不再显现了！』有如现在的人之得盛美味，而称言为美善，然而后来又失去其美味，因此而烦恼那样，他们也是如是的烦恼悔恨。后来就这样的食地皮，而渐得其味。那些食多一些的人，其颜色都麓悴，那些食少一些的人，其颜色乃为润泽。然后乃知众生之颜色形貌之有优劣，因此而互相是非，大家都说：『我乃胜过于你，你乃不如于我的。』由于其心存有彼与我，怀着争竞之故，地皮就同样的消竭。

其后，又有地肤（状如蔓草的植物）之生出，转更为麓厚，其色乃如天华，其软则若天衣，其味似如蜜。这时诸众生又取而共食，而久住于世间。那些食多的，其颜色就转损，那些食很少的人，其颜色乃有光泽，然后乃知道众生的颜色形貌乃有优劣，而互相是非，大家都说：『我胜过于你，你乃不如于我。』由于其心存有彼与我，而怀着争竞之故，地肤也同样的消竭。其后又有自然的粳米之产生，而没有糠糲。不必（用）加以调和，就备有众美

味。那个时候，众生都聚集而说：『咄哉！为祸！现在地肤忽然不再显现了。』有如现在的人之遭祸逢难，而叫苦说：『苦哉！』那样。那个时候的众生也是如是的懊恼悲叹！

其后来，众生便共取那些粳米去食，其身就因之而为麓丑。也有男女之形（男女性相），都互相瞻视，因此，遂生欲想，而共在于屏处，去行那些不净之行，其

余的众生看见后，都说：『咄！此为非啊！为甚么众生会共生而有如此之事呢？』那些行不净的男子，看见他人的呵责之后，就自悔过而说：『我所作的为非。』就将其身投在于地上。那位女人看见其男子将其身投在地上悔过而不起来，女人就便送食，其余的众生看见后，问那位女人说：『妳持此饮食，到底是欲给与谁的呢？』回答说：『那位悔过的众生，堕入于不善之行的人，我乃送食给他食的。』由于此言之故，在世间上，便有了不善的夫主之名。由于送饭给与其夫，因之而名叫妻。

其后来的众生，遂为淫逸，不善之法就增加，为了障蔽自己之故，遂造房舍，由此因缘之故，始有房舍之名。其后，众生之淫逸转增，就遂成为夫妻。有一些众生之寿、行、福，都消尽之时，从其光音天命终，而来生于此世间。那个时候，就托胎在于母胎之中，因此之故，世间里，乃有了处胎之名。那个时候，首先建造瞻婆城，其次建造伽尸城，婆罗捺城，其次则造王舍城。在日出之时建造，即日出之时就完成。由于此因缘，世间便有了城郭、郡邑，为国王所治之名。

那个时候，众生都初食自然的粳米之时，都早上收成，而夕暮又再成熟，夕暮收成时，翌日的晨朝乃又成熟，收成后，又再生，并没有茎秆。这时，有众生默自念而说：『为甚么须要这样的日日去收获，去疲劳我身干吗？现在应该并取，以供应数日之份为是。』就这样的实时并获，都积聚数日之粮。其余的人，稍后，乃对此人而说：『我们可以互相去共取粳

米吧！』此人回答说：『我已经先积了，不须要更取了。你如果欲取的话，就自随意去取吧！』后人又自念而说：『前面的人能取二日的余粮，我岂不能取三天的粮呢？』此人就这样的去积三日的余粮。又有其它的人对他说：『我们共同去取粮来吧。』此人回答说：『我已取三天的余粮了，你如果欲取的话，就自己随意去取吧。』此人思念说：『那个人能取三日的粮，我岂不能取五日之粮呢？』就这样的取五日的粮。这时，众生都竞积余粮之故，那时的粳米便生出糠糲来，同时，一旦收取后，就不再生，而有枯秆的现象。

那时，众生集在于一处，都懊恼悲泣，都拍胸而说：『咄！这就是灾祸哉！』都自悼责而说：『我们本来都是化生的，都以念为食，都有身光自照，有神足能飞空，都安乐无碍。其后，地味始生时，色味都具足。当时我们都食此地味，都由之而久住于世间。其中，食多的人，其颜色都转麓，其食少的人，其颜色仍然有光泽。于是，众生都心怀彼与我，都生憍慢心而说：『我的色貌优胜，你的色貌不如于我。』由于净色而憍慢之故，地味就因此而消灭。其次乃更生地皮，色、香、味，也具足，我们那时又共取而食，因此而久住于世间。那些食多的人，其色貌乃转而麓，其食少的，色貌仍然有光泽。于是众生乃心怀彼与我，而生憍慢心而说：『我的色貌优胜，你的色貌，不如于我。』由于互净色貌而憍慢之故，地皮便消灭。其后乃更生地肤，转更为麓厚，然而色香味仍然都具足，我们当时就又共取而食，因此而久住于世间。那些食多的人之色貌就转为麓，那些食少的人之色貌则仍然为光泽。于是，众生乃心怀彼与我，而生憍慢之心而说：『我的色貌优胜，你的色貌不如（为劣）。』由于这样的净其色貌之故，地肤也就消灭不现。就更生自然的粳米，然而色香味仍然都具足，我们就在于那时一再的共取而食。朝晨去收获，夕暮又成熟，夕暮去收获，则

翌朝又成熟。由于收刈后又随生之故，并没有人去载收。然而由于我们在于那时因竞共积聚的缘故，那些粳米便生糠糲，收刈后，已不再生，而现有根秆（粳米之茎的株），我们现在宁可共封田宅（稻田），以分各人的疆畔吧！』

这时，就共分田，以为异疆畔，就计量而为有彼与我。其后乃逐自藏自己之米，而去盗取他人的田谷，其余的众生看见之后，就对那位盗人说：『你所作的为非！你所作的为非！为甚么自藏己物，而盗取他人的财物呢？』就呵责而说：『你以后不可以再为盗！』像如是的，并不休止，仍然又为盗，其余的人就又呵责而说：『你所

作的为非！（为不是）为甚么缘故不停止其不对的动作呢？』就使用手执杖去打他，将他带到众人之中，对众人说：『此人自藏粳米，而偷盗他人的田谷。』偷盗的人也说：『那人打我。』众人听后，都懊恼涕泣，都拊胸而说：『世间已转为险恶，乃由是而会生恶法吗？』因

此，遂生爱结热恼的苦报。大家都说：『这是生、老、病、死之原，为坠堕于恶趣之因。由于有田之疆畔之别异，因此之故而生诤讼，而致于有怨讎。然而我们之中，并没有能决断是非的人。我现在宁可拥立一位平等王，以便善护人民，赏善罚恶。我们大家都各共减割，以便供给此王。』

这时，在那大众当中，有一位形质长大的人，其容貌乃很端正，甚为有威德。众人就对他说：『我们现在欲立你为主，以便善护人民，赏善罚恶。我们都会共同减割，以相供给于你的食粮的。』那人听后，就受之而为众人之王。对于应赏的人，就赏他，应该惩罚的，就惩罚他，于是，始有所谓民主之名。最初的民主，有孩子，其名叫做珍宝，珍宝有子，名叫好味，好味有子，名叫静斋，静斋有子，名叫顶生，顶生有子，名叫善行，善行有子，名叫之行，之行有子，名叫妙味，妙味有子，名叫味帝，味帝有子，名叫水

仙，水仙有子，名叫百智，百智有子，名叫嗜欲，嗜欲有子，名叫善欲，善欲有子，名叫断结，断结有子，名叫大断结，大断结有子，名叫宝藏，宝藏有子，名叫大宝藏，大宝藏有子，名叫善见，善见有子，名叫大善见，大善见有子，名叫无忧，无忧有子，名叫洲渚，洲渚有子，名叫殖生，殖生有子，名叫山岳，山岳有子，名叫神天，神天有子，名叫遣力，遣力有子，名叫牢车，牢车有子，名叫十车，十车有子，名叫百车，百车有子，名叫牢弓，牢弓有子，名叫百弓，百弓有子，名叫养牧，养牧有子，名叫善思。

从善思王以来，有十族，为转轮圣王，都相续不绝。第一之名叫做伽妙龕，第二名叫多罗婆，第三名叫阿叶摩，第四名叫持施，第五名叫伽楞伽，第六名叫瞻婆，第七名叫拘罗婆，第八名叫般闍罗，第九名叫弥私罗，第十名叫声摩。

第一之伽妙龕王之族，有五位转轮圣王，第二的多罗婆王之族，也有五位转轮圣王，(三)阿叶摩王之族，有七位转轮圣王，(四)持施王之族，也有七位转轮圣王，(五)伽楞伽王之族，有九位转轮圣王，(六)瞻婆王之族，有十四位转轮圣王，(七)拘罗婆王之族，有三十一位转轮圣王，(八)般闍罗王之族，有三十二位转轮圣王，(九)弥私罗王之族，有八万四千转轮圣王，第十的声摩王之族，有一百零一位的转轮圣王。最后的那位转轮圣王，名叫大善生从。

第十族的声摩王有王子，名叫乌罗婆，乌罗婆王有王子，名叫渠罗婆，渠罗婆王有王子，名叫尼求罗，尼求罗王有王子，名叫狮子颊，狮子颊王有王子，名叫白净王，白净王有王子，名叫菩萨，菩萨王有王子，名叫罗睺罗，由于此本缘，而有了刹帝利之名（田主，王族）。

那个时候，有一位众生，曾作如是之念而说：『世间所有的家属万物，均为是刺棘、痛疮！我现在应该统统把它舍离，应该入山去行道（学道），应该到静处去思

惟真理为是！』那时，他就那样的远离家庭之刺，而进入于山林静处，在一树下思惟。每日都由山内出来，而进入于村里去乞食。村里的人看见后，就加以恭敬供养。众人都共称赞善而说：『此人乃能舍离其家庭的牵累，入山去求道。』由于其能离恶不善之法，因此之故，称之为婆罗门（后来为司祭祀供牺的僧族，最初为修道者）。

在婆罗门的大众当中，不能修行禅定的人，便出山林，便游行在于人间，就自言而说：『我不能坐禅。』因此，名叫无禅婆罗门。经过这样的下于村里时，久而久之，也就会有为不善之法，而施行毒法的，因此而相生此法，遂便名叫做毒。由于上述的因缘，在世间里乃有了婆罗门种，在他们的众生当中，有人曾习种种之业，以自

营生，因此之故，在世间里便有了居士之种（居在家庭，习种种之业，以营生活的人）。在那些众生当中，也有习诸技艺。以自生活的人，因此，世间就有了首陀罗种（工巧人）。在世间里，先有释种（释迦种族）之出后，然后而有沙门之种（出家的修道者。后为佛教的出家人）。在刹帝利种当中，有人曾自思惟：世间的恩爱为污秽不净，有甚么足以贪着的呢？于是，就舍弃家庭，去剃除须发，去穿法服而求道，他说：『我是沙门！我是沙门！』（勤息）。在婆罗门种当中，以及居士种、首陀罗种的大众当中，也有人曾自思惟而说：世间的恩爱，乃为污秽不净的，有甚么值得贪着呢？于是，就弃其家庭，剃除须发，穿着法服而求道，而说：『我是沙门！我是沙门！』

如果刹帝利众当中，有人身行不善，口行不善，意行不善，身口意都行不善的话，则在其身坏命终之后，一向都是受苦的。或者在婆罗门，在居士、在首陀罗的种姓当中，有人身行不善，口行不善，意行不善，身有意都行不善之后，在他们的身坏命终之后，一向也都同样的会受苦的。假如在刹帝利种姓当中，有人身行善，口行善，意行善的话，则在其身坏命终之后，一向都会受乐的。在婆罗门、居士、首陀罗的种姓当中，如果身行善，口行善，意念善的话，在他们的身坏命终之后，一向都会受乐的。刹帝利种当中，如果其身行二种行（善与恶），口与意，也有二种行（善与恶）的话，则其身口意都行善与恶的二种行后，在其身坏命终之后，会受苦与乐的果报的。婆罗门、居士、首陀罗等人，如果其身行善与恶的二种行，口与意也行善与恶的二种行，则其身口意都行善与恶的二种行后，在其身坏命终之后，同样的都会受善与恶的果报的。

刹帝利众当中，如有人剃除须发，穿服三种的法衣，出家去求道，出家后，他则修学七觉意（指：择法、精进、喜、轻安、念、定、舍之七菩提分），他乃由于信念坚固，而出家为道，修学无上的梵行，就在于现法当中，自身作证（证阿罗汉果），所谓：我的生死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更不受后有是。那些婆罗门、居士、首陀罗，如果剃除须发，穿服三种法衣，出家去求道，出家后，他则修学七觉意，由于他乃信念坚固，出家去为道，而修无上的梵行之故，也同样的在于现法当中能作证（证阿罗汉果），所谓：我生死已尽，梵行已立，更不再受后有之身。此四种（刹帝利、婆罗门、居士、首陀罗）中，都能产出明行成（明行具足，智与行都完成），而得阿罗汉（无生，已解脱生死的圣者）为最第一的。

这时，梵天，曾说偈颂而说：

刹利生为最 能集诸种姓 明行成具足 天人中为最

（人生当中，乃以刹帝利为最，为能招集诸种姓的人。如果学至于明与行都成就而具足的话，那就是天神、人数当中的最为第一的人。）

佛陀告诉比丘们说：「那位梵天所说的此偈颂，乃为善说，并不是不善之说。是善受，而不是不善受，为我所印可的（印证，允可）。为甚么呢？因为我现在为如来，为至真，为等正觉，也同样的说此偈的：

刹利生为最 能集诸种姓 明行成具足 天人中为最

（语译如前）

那个时候，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长阿含具足 归命一切智 一切众安乐 众生处无为

我亦在其例

（长阿含经已具足，愿皈命于一切智者〔指佛陀〕！一切众生都能安隐快乐，众生都处在于〔达到〕无为的境地！我也是在于其例哩！）

佛说长阿含经卷第二十二完

(文档结束)

中文简体化说明:

本电子档由网友自由的风 (QQ: 438279207) 根据勤定比丘发布的悟慈长老著作繁体电子版制作, 采用FlipPublisher 逐页提取原始档文字, 由Word转化为简体文字。仅供佛友方便修习之用。所有版权归属原始版权的拥有者。由于逐页提取, 如有转换疏漏之处, 请联系 zgjs@21cn.com 修正。

原始档案内附版权申明:

各位法友先进:

台南开元寺前住持悟慈长老著作之(四部阿舍经白话翻译)今已出刊成书, 若欲请洽者, 台南市观音讲寺洽购。TEL:062227420

本电子书, 属 勤定比丘自行出资打字制作电子档案与校稿, 免费欢迎下载阅读。但不得用于出版贩卖等商业行为, 恐有触犯著作权法。

观音乡 大觉寺住持 勤定比丘 合什

观音乡大觉寺联系电话请拨: 035618425 034732570 0930909876

南无本师 释迦牟尼佛

--

PS:四部白话阿舍藏电子书皆采用FlipPublisher韧体制作, 内附{电子书主程序安装}, 请先安装后, 即可使用该韧体阅读, 并祈法喜盈满, 世尊正法律常驻娑婆。

大觉寺 悟慈长老数字图书馆 谨启